禪門拈頌集序

詳夫自　世尊迦葉已來代代相承燈燈無盡盡相密付以爲正傳其正傳密付之處非不該言義言義不足以及故雖有指陳不立文字以心傳心而已好事者強記其迹載在方冊傳之至今則其麤迹固不足貴也然不妨尋流而得源據末而知本得乎本源者雖萬別而言之未始不中也不得乎此者雖絕言而守之未始不惑也是以諸方尊宿不外文字不悋慈悲或徵或拈或代或別或頌或歌發揚奧旨以貽後人則凡欲開正眼具玄機羅籠三界提拔四生者捨此奚以哉況

本朝自　祖聖會三已後以禪道延

國祚智論鎭隣兵而悟宗論道之資莫斯爲急故宗門學者如渴之望飮如飢之思食余被學徒力請念

祖聖本懷庶欲奉福於

國家有裨於　佛法乃率門人眞訓等採集古話凡一千一百二十五則幷諸師拈頌等語要錄成三十卷以配傳燈所冀堯風與禪風永扇舜日共

佛日恒明海晏河淸時和歲稔物物各得其所家家純樂無爲區區之心切切於此耳第恨諸家語錄未得盡覽恐有遺脫所未盡者更待後賢貞祐十四年丙戌仲冬海東曹溪山修禪社無衣子序

禪門拈頌集卷第一

大覺世尊釋迦文佛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崑山元頌未離兜率境已降父王宮雖度衆生畢猶居母腹中良由非妙用亦不是神通切自立規矩承言須會宗

圜悟勤頌大象本無形至虛包萬有未後已大過面南看北斗王宮兜率度生出胎始終一貫初無去來播擬滅迹除根蒂火裏蓮花處處開

大慧杲頌利刃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不舐不嘗俱不犯端然衣錦自還鄉

竹庵珪頌是非海裏橫身入豹虎群中自在行莫把是非來辨我平生穿鑿不相關

天衣懷上堂擧此話云憑麽說話且是平地陷人其次鹿園然乎鶴樹其中間四十九年張羅布網枝蔓上更生枝蔓

雲峯悅上堂擧此話云法輪到這裏有口無用處你等諸人還相委悉麽若相委悉天下老和尚鼻孔總在你手裏若也不會常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海印信上堂擧此話云諸仁者且道釋迦老子四十九年當爲何事請試明辨看還有麽所以道諸佛出世好與二十棒達磨西來好與二十棒更有二十棒切忌動著動著則打折你腰骨一喝

承天懷上堂擧此話云諸仁者未離兜率已降王宮郎

不無且道未出母胎如何度人若向這裏構得去可謂一見能超三句外蘆花只在月明中若也未然得皮得髓將來用疑過曹溪路八千擊禪床

長靈卓上堂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釋迦老子向者裏掩耳偷鈴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直饒伊麼也未是性燥漢絕底漢何況更有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向什麼處去也祖文當時既已和身放倒兒孫今日又且如何欲得昌隆後嗣別現清規試向出空入有變化無方處下一轉語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黃面老子末上擔一片板只見一邊致令後代兒孫盡力擡脚不起

世尊初生下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偃拈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

（實卯娘圓天下大平）

大洪恩頌東西南北上下四維天高地厚兔走烏飛當時麼鴗今幾度目前機四十九年重指注波斯元是崑崙兒師乃起立高聲叫云釋迦老子來也復左右顧視云侍者點茶來

海印信頌纔降王宮示本然周行七步又重宣指天指地無人會獨震雷音徧大千當時若有不甘者略擊吹毛孰敢先

淨嚴遂頌承春高下盡鮮妍雨過喬林叫杜鵑人靜晝樓明月夜醉歌歡酒落花前

保寧勇頌混沌未分人未雖乾坤纔剖事曆數天生伎倆能奇特末上輸他弄一場

雪溪益頌周行七步露全身天上人間絶等倫莫道早
行人不見須知更有夜行人
慈受頌一火鑄成金彈子團圞都不費鉗鎚拈來萬仞
峯頭放打落天邊白鳳兒
翠嵓宗頌千年石虎產麒麟一角通身五彩明金鎖玉
關渾掣斷毗盧界内鼓煙塵
佛果勤頌右脇誕金軀九龍噴香水巍巍步四方周匝
蓮花起末上先施第一機高風亘古鎮巍巍當時有箇
承當得等閑掄下白拈賊
長靈卓頌周行七步便稱尊家醜那堪放出門只向母
胎度人畢也須一棒一條痕
大慧杲頌老漢纔生便著忙周行七步似顛狂賺他無

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
竹庵珪頌老胡不免出胞胎也解人前伊麼來指地指
天稱第一衆生四十九年哭
白雲昺頌無憂樹下誕金身七步周行事斬新相見謂
言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
石窓頌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是雲門
提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松源頌開口分明便探根指天指地獨稱尊成群作隊
隨他轉幾箇男兒有腦門
無盡居士頌七步周行手指天稱僧棒下命難全母胎
出後成何事爭似閻浮未降前
悅齋居士頌西園方纔出母胎金蓮花上舞三臺當時

一拍無人會憑何辯尊獨處理

雪竇頌舉法眼云雲門氣勢甚大要且無佛法道理老

宿代云將謂無人證明別云鈎在不疑之地

又舉此話連舉雲門拈師云便與掀倒禪床法源話雪實要且只

親也　瑯琊覺拈雲門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

為報佛恩

金山元上堂舉此話連舉雲門拈師云法眼初聞直得

通身流汗將謂雲門謗佛二十年後覷得身心大喜乃

陞座舉云雲門氣宇如王且無佛法道理雲門云我乎

生功夫被者漸子覷破師云法眼難覷破雲門要且扶

他雲門不得金山道螳螂前頭走黃雀續後隨圈中扶

彌漫不覺靈源衣有人檢點得金山也有三十棒分

智海逸上堂云若論此事自摩竭陁國至小室峯前曾

傒溪上地平如掌本絕纖塵瑠璃所成滑如油發誰敢

於中轉措一足然而二千年前爰有菩薩號曰護明不

向天宮守分上辭兜率下降閻浮於淨飯王宮摩耶

夫人右脇降生九龍吐水沐浴金軀既沐浴已其家巨

富此子甚嬌向瑠璃殿上周行七步至唯我獨尊自茲

倒地來二千年積代兒孫扶持不起於中獨有雲門禪

師勇猛發憤道我當時要天下太平法眼聞之便謂入

小雲門不合謗佛雲門扶得一半又被法眼推倒直至

于今更起不得此會之中莫有大力禪客略請相助良

久云若無借人不如自下手乃拈拄杖擊繩床一下云

起也而今而後護惜莫教再倒智海獨力無如之何後

擊繩床

蔣山元上堂云悉達太子纔離母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剖丈夫志作師子乳言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豈非其事不從他得此時率土之人若能各各曉悟去也且護明大士更作什麼伎倆即得嗟恣以機緣未濟不免立先佛化門設歐和垂軌範施顛倒知見用權假機誹開化城接疲乏之徒握黃葉誘悲啼之子亦後人符論信道可昌言遂於多子塔前以至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獨付飲光尊者自此西天綿謹四七東土續焰二三得不大駕崢嶸截群邪之異徑直源派漫通萬派以朝宗　寶林本上堂云古今方便如恒河沙最奇特者是老胡纔生下至唯我獨尊然則一期方

便大似傍若無人看他未開口已前不妨教人疑著及乎吐露箇消息便乃龍頭蛇尾而今與伊截却末後句剔著一轉語令天下兒孫大家出氣豈不快哉乃顧視左右云看看便下座　雲峯悅拈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　潙禮英拈釋迦老子可謂傍若無人當時若遇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羅裏盛油始得　琅琊覺云

法真一舉此語連舉雲門雲竇法涌拈師云若幾箇漢恰似螳螂捕蟬子前不知黃雀在其後黃雀捕螳螂于前不知挾彈者在其後還知麼年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海印信上堂舉此話連舉雲門拈師云雲門大師盡力

道只道得一半然雖如是也是擔枷過狀叅
淨慈本上堂云諸佛出世巧設化門據理而推只要令
人悟去二千年前於無憂樹下纔出母胎便乃周行七
步至唯我獨尊諸天世人不會他箇消息便道四月
八日如來降生還識佛也未豈不見道若以色見我以
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既不許色見聲求
且道他家在什麼處良久云堂堂三界外孰講法中王
佛陁遜上堂舉此話云雲門不道無長處爭奈見解偏
枯　山僧即不然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以拂子擊禪
牀　保寧勇上堂云釋迦老子初生下時周行七步目
顧四方當恁麼時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遂以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三家村裏東卜西卜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祖祢不了殃及子孫下座以手托禪床卻召大衆云
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圓通璣上堂舉此話云可謂蔑
視三界傍若無人最好是雲門出來道至天下太平然
此二古聖於建化門中善則善矣美則美矣若於本分
事中檢點將來猶欠一著在敢問大衆作麼生是本分
事良久云鴛鴦繡出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承天懷上堂舉此話云且道具什麼道理便能如斯語
話無復不瞻前顧後耶無復傍若無人耶大衆試斷看
若斷得非唯天上天下便乃三千世界微塵國土獨尊
獨貴無比無傳若斷未得且於行間往來亦是本分何
故豈不見先聖道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然雖如是也須
具正法眼方解觀得且作麼生是正法眼遂擊拂子云

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佛杲勤拈驚群之句須向驚群處舉揚奇特之事須還奇特人拈出釋迦老子可謂驚群雲門大士不妨奇特直下以不可測度底機輪向千聖頂顙上撥轉若能伊麼體會始知釋迦把斷要津雲門知恩解報且道雲門落在什麼處還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大慧杲云末後一句子聲前露倮倮蓋天蓋地蓋聲蓋色黃面老子得箇一着子便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及至初生即震動一切世界網便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師子吼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為一大事因緣故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殊不知數千年後被箇跛脚阿師要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大平且道釋迦老子過在什麼處莫是指天指地開大口麼莫是不合鼓弄人家男女麼莫是開示悟入佛知見麼若伊麼商量不唯謗他釋迦老子亦乃辜負雲門大師到者裏若知雲門落處即知自已落處且道落在什麼處良久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白雲昺拈雲門稱提超出人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美則美矣要且未知向上一竅在明眼衲僧試請辨看

世尊見明星悟道　偈云因星見悟悟罷非星不逐於物不是無情

翠嵓宗頌一見明星夢便迴千年桃核長青梅雖然不是調羹味曾與將軍止渴來

雲門偃云如來明星現時成道有僧問如何是明星現

時成道師云近前来近前来僧近前師以拄杖打趂
保寧勇上堂云如来明星現時成道大衆且道明星幾
時不現
寶林本峯世尊覩明星悟道云當此之際誰爲舉揚有
多少妙句玄言那箇是能說所說又云與大地衆生同
成正覺老胡且置諸人成底還記得麽良久云幾條溙
水嵓前去一片白雲江上来

世尊在多子塔前爲人天說法迦葉後到世尊遂
分座令坐一本云分座令坐以金襴圍之大衆罔措

佛印元頌靈山會上親聞語多子塔前重爲舉當時一
箇知是誰無限清風遍寰宇
定慧信頌密傳分半座正好驀面唾不伊麽且放過子
孫未免遭殃禍
圜悟勤示勝首座法語云釋迦文多子塔前分半座已
密授此印示後拈花是第二重公案至於付金襴雞足
山中候彌勒是多少富節文也

世尊在靈山說法天雨四花世尊遂拈花示衆迦
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一本世尊以青蓮目顧視迦葉迦葉微笑

大洪恩頌覩面相呈何所擬電閃星流千萬里香風匝
地吹無時優曇花現人間世覷着則腦裂
南明泉頌霜風刮地掃枯荄誰道東君令已回唯有嶺
梅先漏洩一枝獨向雪中開
雲居元頌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水底魚兮天上鳥誤將

彌勒作觀音慰斗前茶不同銚

薦福逸頌世尊自手拈花迦葉破顔微笑二老一雙古錐未知向上一竅

又頌教外別傳事最奇兜羅綿手擧花時會中不得難峰老無限淸香付與誰

定慧信頌暖氣方歸地脉先知嶺梅巳向雪中綻百花猶自待春輝迦葉波迦葉波知不知也似落便宜

東林揔頌教外全提始別傳飮光閉目笑無言可憐十萬靈山衆不薦當頭一著玄

法眞一頌蓮睟一瞬孰能當百萬衆中唯飮光笑踉至今傳不絶綿綿地久與天長

保寧勇頌拈花我佛在靈山迦葉頭陁忽破顔金口密

言親付囑不隨天上與人間

崑山元頌迦葉微微笑不孫世尊聊聒聖賢徒若言目擊傳心要說食還曾飽也無

雪溪益頌靈鷲拈花示上機肯同浮木接盲龜飮光不是微微笑無限淸香付與誰

承天懷頌善逝拈花施妙用飮光微笑洩天機從茲流落東西土引得平人陷是非

佛眼遠頌百萬人天望擧揚拈花微笑大乖張幾多業識茫茫者悶着勞生沸似湯

佛鑑勤頌光明輪手擧花時金色頭陁獨展眉堪笑靈山千萬衆紅香撲面幾人知幾人知却許伊㗰破鼻老古錐

長靈卓頌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不落宮商是何曲調古洞風清寒潭月皎報君知須曉了攔胸著最好音聲鳥

佛跡琪頌釋主靈山示衆時異花拈處笑開眉誰知笑裏真消息無限風光盡屬伊

崇勝珙頌大覺拈花兮灼卜虛聲飲光微笑兮平地崢瞎正法眼藏兮餿飯殘羹分付迦葉兮折脚漏鐺

雲門杲頌拈起一枝花風流出當家若言付心宗天下事如麻

竹庵珪頌海水騰空高底流魚龍蝦蟹信沉浮可憐金色頭陀子直至如今笑未休

牧庵忠頌拈花微笑顯真機密契單傳作者知領取鈎頭端的意定盤星上復何疑

育王諶頌看曉長空鴈已來千林黃葉委苔莓離寂寞一枝菊不入王孫醉後盃

白雲昺頌舉花示衆誰相委迦葉頭陀獨破顏無限白雲藏不得又隨流水落人間

無爲子頌世尊舉花迦葉微笑殃及子孫上祖不了

無盡居士頌世尊迦葉不相知臨虎機關各自施正眼妙心真實相靈山會裏付他誰

悅齋居士頌拋他祖父大家筵拈出花枝作正傳帶累兒孫食到骨借婆裙去拜婆年

薦福逸上堂舉此話云雖則師資會遇針芥相投要且未有出身之路何也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今此會中莫有身裏出門底衲僧麼對衆證據良久云幾乎敎

賊破家喝一喝

定慧信小叅舉此話云自西天泊此土祖師天下老和尚未斷此箇公案山僧今夜不惜眉毛為諸人斷却世尊八下迦葉丁三條且道過在什麼處具眼者試驗看

黃龍心拈穿過衲僧髑髏拶却衲僧眼睛路苊不在悚人向甚處見釋迦老子

海會端拈迦葉善觀風雲別氣色雖然如是還曾頂門重麼　又舉此話云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將箇什麼分付將箇什麼流傳何謂如此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為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

像只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為諸人開此正法眼藏看乃竪手竪兩指云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得言諸人法眼藏于迦葉能當為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藕六月降嚴霜法華難憑道無可得商量大衆既滿口遭了為什麼却無句得商量乃喝一喝云分身兩處看

枯木成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且道有分付無分付若言有分付去涅槃妙心人人具足又何假黃面老子特地新條若言無分付二千餘年祖祖相傳燈燈相續豈可徒然山僧今日將多年滯貨攤向人前衆中莫有來當得底麼良久云誰言天下無人鑑我道驪珠到處晶

曹溪明上堂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於是乎兩手分付直至如今天下紛紛藉藉南走北尋禪覓道數如恒沙轉不相應有何了日山僧尋常只教他休去歇去直下承當去伊麼說話也是埋沒他了也

佛眼遠上堂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親切親切省要省要眼目定動料料掉掉為報先生莫打之遶何也文不加點

育王諶拈分付則分付了也爭柰頭重尾輕何故雞足峰前只知瞌睡龍華會上謾逞神通雖然倒却刹竿要且眉頭不展行脚人試向者裏辨顯寧為人眼看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智門祚頌文殊白槌報衆知法王法令合如斯會中若有仙陀客不待眉間毫相輝

雪竇顯頌列聖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槌

大洪恩頌箇中何必強針錐作者由來競不知最好江南二三月百花開後鷓鴣啼

薦福逸頌頭角麟龍衆若于當時一例受欺謾法王真子揮犍稚直至如今作笑端

海印信頌未兆之前早二三白槌之後更那堪當時若有仙陀客不到如今強指南

淨嚴遂頌彌盧出海橫天外南北東西不見邊一幅素縑描不得竟將天下與人傳

天童覺頌一段真風見也麽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像無奈東君漏洩何

雲溪益頌月在波心徹底寒澄澄應不許龍蟠五湖多少未歸客却被閒人把釣竿

佛眼遠頌法王法令若爲酬老倒文殊強出頭負累釋迦猶可事至今千古鬧啾啾

佛鑑勤頌一輪明月映天心四海生靈荷照臨何必西風撼丹桂碧霄重送九秋音

介庵朋頌莫向聲前討休論句後迷一槌齊擊碎千古稱全提

白雲昺頌瞿曇按指文殊據令漏洩天機一槌打正

芭蕉徹拈莛莛者匝地普天　長蘆賾拈大覺世尊天

機漏洩文殊老子打草驚蛇既然箭過新羅第二義門與君相見　慈受拈擁戟打著連底凍

松源上堂舉此話豎起拂子云世尊三昧文殊三昧總在拂子頭上諸人還見麽卧龍纔奮迅丹鳳便翱翔

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為母說法及辭天界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遶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呵云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嵓中宴坐却見吾法身

薦福懷拈蓮花色比丘尼被熱謾且置還知瞿曇老人

性命在別人手裏麼
寶林本上堂舉此話云諸仁者還知釋迦老漢憐見不
覺醒秖解瞻前不能顧後麼且如法身作麼生說箇見
底道理為當有見見無見見亦有亦無見見非有非無見
若以四句撥之直得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如
今若有箇要見佛底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且道與麼
打他是賞伊是罰伊若點檢得出許你親見如來 叅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不若言
其無智不應二若言其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
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
義我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
翠嵓真拈波斯匿王善問不善荅世尊善荅不善問一

人理上偏拈一人事上偏拈翠嵓當時若見點一把火
照看釋迦黃面老子面皮厚多少 崑山元上堂舉此
話召大衆云大王恁麼問世尊恁麼荅且作麼生會个無
說無聞底道理要會麼枝頭有眼明如日欲識真金火
裏看 圜悟勤小叅僧問波斯匿王 至曾問此義為復
荅他話為他說師云一時在裏許進云只如翠嵓道大
王善問不善荅世尊善荅不善問未審此義如何師云
拈起上頭關棙子進云忽若大王傳此語問和尚未審
如何秖對師云閉口見膽乃云適早已露線索如今更
展家風摩醯首羅三隻眼八面通透釋迦老子百億身
十方分形如印印空如印印水如印印泥初不分前後
中際亦不分縱橫並別到者裏若深入骨髓底直下透

脫不疑天下人舌頭聊聞舉著别起便行
又舉此話云釋迦老子頂𩕳放光肘下懸符於百千萬億境界中提起當陽一着諸人還證據得麼若證據得棱頭獲勅如證據不得伏聽處分正當伊麽時如何放開一線道觸處現神通

大慧杲上堂舉此話召大衆云明明向道尚自不會豈况蓋覆將來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勝義諦中甚義云何秖向他道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是名一義亦名二義正當伊麽時還有向上事也無良久云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奈有天何

密庵傑舉此話云拓開天關踏翻地軸言言見諦句句朝宗還他過量人能提過量事於過量境界中作過量殊勝佛事雖然未免一處請訛在今日忽有問徑山勝義諦中甚義云何只對道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大平何以報萬國盡歡呼

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云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世尊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

大覺璉頌閫內不須分閫外時清文物盡同風大千沙界無違犯正出金輪一化中

玄覺徵爲復是門外語門內語　溈山喆代吾不如汝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文殊大士被釋迦老子一問直得迷失四向討門戶不著却道我不見一法在門外玄覺云是門外語門內語諸人還會麽賞不給大平之士禍不入愼家之門

佛問諸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
未為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飯食間
佛言子亦未為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
呼吸間佛言善哉善哉可為道者矣
知非子頌佛說因緣一大事世界壞時渠不壞東西南
北離州門晉化出入無人會
世尊一日見二人舁猪子過乃問云者箇是什麼
二人曰佛具一切智猪子也不識世尊云也須問
過
大覺璉頌舁著堂堂在擔頭不知何物怎相酬誰云具
智非通識黃面元來解就着
明婆諾不因世尊問幾乎忘却

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作何
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却擡
手云此珠作何色天王云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
世尊歎云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各強
說有青黃赤白黑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
方天王悉皆悟道
大覺璉頌蒲手擎來試問伊盡言無物可流窺直然船
主多才智教得崑崙辨寶歸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外道云今
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云昨日說定今日何說
不定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薦福逸頌靈山會上如來禪問答何曾別有玄今日不

定昨日定借婆裙子拜婆年
五祖戒拈向得將別人物作自己用
天衣懷上堂舉此話云黃面老子被外道挨著出自偶
然雖然如此邪正猶未分若人辨得許你頂門具眼
溈山喆拈世尊大似看樓打樓大溈即不然待問昨日
說定今日何說不定但云非汝境界　長蘆賾拈諸仁
者世尊垂相為可謂恩大難酬若據令而行別有一
著在諸人要會麼師子咬人狂狗趂塊
保寧勇上堂舉此話云諸仁者是知佛法無有定相無
不定相隨機施設一切臨時說有亦得說無亦得說定
亦得說不定亦得猶如大空廓然蕩蕩無障無礙一任
穿鑿縱橫自在如今若有人問保寧今日當說何法即

云說不定法或次日問云今日當說何法即云說定法
或問昨日為什麼不定今日為什麼定即云昨日不定
今日定
圜悟勤小參舉此話云大小世尊龍頭蛇尾若是天寧
即不然忽有問早朝說什麼法只對云不定法即今說
什麼法對云定法或云早朝不定而今為什麼定即向
他道一鉤便上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釋迦未免隨摟
擻忽問虎丘昨日定今日為什麼不定只向他道無雲
生嶺上有月落波心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
　那一通佛召仙人仙人應喏佛云那一通你問我
大覺璉頌仙人纔道五通時衲子當年未展眉更話一

通索問我定知打落二三椎
蔣山泉頌那一通你問我雷車迸出雲中火天上人間
雨似傾驪龍擊斷黃金鎖五通神變謾誇靈不覺眉毛
脚下生
薦福逸頌那一通你問我令人慚愧釋迦老只知步步
蹋金蓮不覺從空入 荒草入荒草葛藤攔路和身倒
保寧勇頌無量劫來曾未遇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
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
雪竇顯拈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却因邪打正
大洪恩拈外道如蟲禦木世尊偶爾成文諸人要會那
一通麼因風吹火匝地光生水到渠成可知禮也
法雲岳拈諸方知識讃美世尊具大慈悲我道世尊是
殺人賊 瑯瑘覺拈世尊不知可謂因正而打邪五通
因邪而打正 翠嵓芝拈五通如是問世尊如是答要
且不會那一通
金山元因化主歸上堂擧此話云五通仙人伊麽問大
覺世尊伊麽答要且未會那一通在如何是那一通緊
羅帳裏真珠撒一任時人摸擇看
雲蓋悅拈大小瞿曇被外道勘破了有傍不肯底麽出
來我要問你作麽生是那一通
雲蓋本拈世尊如是召五通如是應作麽生是那一通
良久云姹女已歸香閣去獃郎猶在火邊煨
長蘆賾上堂擧此話連擧雪竇拈師云雖然如是且道
有佛法道理無佛法道理無則刻肉成瘡有則爲蛇畫

足去此二途向甚處與釋迦老子相見還會麼如蟲禦木偶尒成文　上方益上堂舉此話云諸仁者只如那一通作麼生會若也於此明得便許你高步丹霄心空及第擲大千於方外握乾坤於掌中若也未知且莫向意根下摸揉舌頭上較量

黃龍新示衆舉此話云世尊具一切智那一通不覺遭他毒手

育王諶拈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箇箇點頭道我會還知釋迦老子性命在別人手裏麼

雲門杲拈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往往多在那一通處錯認定盤星　白雲昺拈世尊恁麼要五通恁麼應你若喚作那一通入地獄如箭射

世尊與阿難行次見一塔廟世尊作禮阿難云此是何人塔廟世尊云是過去諸佛塔廟阿難云是何人弟子世尊云是吾弟子阿難云應當如是

圜明拈過去是現在弟子實有此理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阿難好个應當如是爭奈中間欠了一著若要話圓待世尊道是吾弟子便向道更須禮三拜始得世尊若問因甚教吾禮做却向道應當如是

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言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雪竇顯頌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發得迴喚得迴鳴指三下

大覺璉頌良馬逢鞭影便辭騰夷千里未超倫觀來豈及輪王寶一築三千不動塵

大洪恩頌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春風浩浩山鳥喧喧老胡方瞌睡鼻孔讓撩天四十九年人不識空拈黃葉謂金錢放下着

又頌不問有言無言茫茫競認空拳雲開出定見佛迢迢十萬八千臨際德山休縮啐來來乞汝一文錢放憨作麼

天衣懷頌雙鋒護護兩俱摧迷雲從此豁然開收得劫初鈴子後輕輕一撥動雲雷

資壽捷頌撫書搭頭入劍門風悲霧慘自傷魂思量世上行兇者箇箇相土絶子孫

法真一頌不問無言及有言坐觀成敗自安然仙陀響亦知宗旨誰謂世尊曾舉鞭

崑山元頌鮮鱗分明化未全怒隨波浪或沉淵贏得遇風雷便霧散雲開透碧天

保寧勇頌經過過夜宿荒草開得眼來天大曉空心赤腳唱歌歸路上行人已不少

雪竇寧頌問著瞿曇搖不顧憒然情盡自迴頭雲開見佛元無柰始悔平生作意求

佛跡琪頌波旬問佛決情疑良久無言深造微纖足不同駑馬步王鞭揮影疾如飛

崇勝珙頌外道有無指巧言世尊良久入深玄魏鐘豈是一朝語約卜還應千古傳似錦春花從拆落如殘秋月任虧圓見鞭若不同牀卧稱讚焉知被裏穿

圓悟勤頌不問有無言前立問端兩邊俱坐斷一劒倚天寒鞭影未動歷塊過都慈門既開陵有縣無遼天鼻孔須穿却誰是追風天馬駒

佛鑑勤頌世尊恰似青銅鏡掛向扉堂秋月淨表裏無私照勝寒高低一一皆相映

佛眼遠頌杲日連天照有無熟云善逝坐踟蹰如今要見當年事邪正猶來在半途

長靈卓頌外道龐心慣險夷老胡鞭影蓋鍼錐行人拾得東門兔誰管韓獹精力疲

拈頌一　主　婦

育王諶頌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大慈開我迷雲迷雲既開鶻破了也

大慧杲頌兩處牢關擊不通纖塵不動自恭宗忽然業鏡百雜碎黃面瞿曇失却蹤

竹庵珪頌迷悟關鍵蒯徒勞更舉鞭只持雞狗戒不學祖師禪

本然居士頌外道雙穿語默來世尊一撥頂門開可憐凡馬空多肉費盡鞭聲如爽當後人莫向深坑坐住是窒穴須打破

悅齋居士頌雪竇三更日卓午雲門日午打三更畢竟不干鞭影事大家滅燭暗中行

法眼因百丈常和尚請益敘語未終眼日住住汝擬向

世尊良久處會取又從此悟入　五祖戒云七小世尊被阿難一狀領過又出語云汝何所問　玄覺徵什麼處是世尊舉鞭處　雲居錫云要會麼如今歸堂去復見阿誰　雪竇顯拈諸禪德迷雲既開決定見佛還許他同參也無君共相委知則天下宗師並為外道伴侶如今非但諸則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　又拈邪正不分過由鞭影雲門杲云邪正兩分正由鞭影

法雲岳拈前箭猶輕後箭深　東禪齊拈什麼處是外道悟處眾中道世尊良久時便是世尊舉鞭處伊麼話會還得巳不　翠嵓芝云大小世尊被外道當面塗糊只如外道云令我得入要且未夢見在既不曾夢見為甚却悟去　瑯琊覺云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楊岐會云世尊默已從人外道因齋慶讚

翠嵓真云六合九有緇黃青紫一一交參咸言良久據座不對要且不是又舉諸家拈了復云於戲假如鶖子滿慈運智辯辭馳神作用何益之有

道吾真云世尊隻眼通三界外道雙眸貫五天

薦福逸上堂云乃祖之猷廣矣大矣殆茲而來宏綱將墜何也只如二千年前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如何邇來禪徒或云世尊良久或云世尊默然或云世尊不對或云世尊據座試詢其由互呈管見謂據座者即覿面相呈更無餘事謂不對者即現前口喃喃地大好不問其語自墮是以不對謂默然者至理幽玄名言路絕諸緣頓泯方合於道謂良久者欲使他迴光自

照得見本來面目是以良久如斯語話出在實標正是
生死根本何曾夢見世尊垂慈外道悟處今夜今時幸
遭嘉會又叅禪德置在言前後進初機豈無議論不問
有言不問無言時如何世尊向他道什麽試請舉看若
也舉得非唯再整頹綱供養清衆亦表叢林有人賢者
開出有麽有麽良久云看他外道久習邪宗深著我見
鋒鋩小露落處便知當時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至見
鞭影而行已是葛藤了也敢問諸賢甚處是世尊垂鞭
影處若也道得許共外道同叅若道不得此土譯流不
如西天外道

大溈喆拈外道懷藏寶鏡世尊親爲高提森羅顯發喜
條歷然又得阿難金鍾再擊四衆共聞雖然如是大似

二龍玩珠長他智者威猛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一句超然良爲影鞭道出語黙
理合方圓運斤之妙處主可憐斲輪之伎父子不傳莫
訝爻象兮相求龜毛緩落是非兮底事驢年

佛印清上堂舉此話云此是二千年前所留公案如今
三條椽下覷不聞知從上宗師既多甚關批判不小有
云大小世尊語作兩橛有云大小世尊龍頭蛇尾又有
云什麽處是世尊擬讚處便作良久勢又有云什麽處
是外道得入處便云結却舌頭如斯妙解難盡作家爭
奈止宿草庵未免猶居門外所以智海今日略發玄樞
要與諸人恣意點檢諸禪德橫拈倒用外道却句異類
中行瞎去明來世尊乃弄劒鋒上事更有何難問處又

且如何還知麼藕絲掣倒須彌芥子起龍雷電
翠嵓宗拈世尊布縵天大網撈摝衆生其中却有殺人
處亦有活人處若是瑞獸麒麟須別有箇生涯處始得
圓悟勤拈外道因邪打正世尊者發抖擻阿難不善傍
觀引得世尊拖泥帶水若據山僧見處待他道不問有
言不問無言和聲便打及至阿難問外道有何所證而
言得入亦和聲便打何故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
活人劒
佛鑑勤上堂舉此話云後來羅容皆云世尊當時不對
或云世尊當時默然或云良久或云據座如斯理論皆
是識情分別要見世尊垂慈示鞭之處遠之遠矣即令
或問諸人且道世尊畢竟向他道什麼良久云只爲分

明極翻令所得遲
竹菴珪上堂僧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如
何世尊良久意作麼生師云雪上更加霜進云世尊道
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又作麼生師云將錯就錯
白雲昺拈風行草偃響順聲和譬如良馬見鞭影世尊
面皮厚三寸
密菴傑拈此話云黃面老子為人天師被外道輕輕問
着便見七穿八穴外道不識好惡更言大慈大悲開我
迷雲令我得入正是夢中說夢外道去後阿難問外道
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
喝云向什麼處去來黃面老子當時若下得這一喝兒
孫未至掃土衆中莫有為黃面老子作主底麼出來與

烏巨相見良久云吽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傳問你在地獄安否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不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云佛旣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瞿曇眞語親言出親口

雲門杲示衆舉此話云旣無出分又無入分喚什麼作釋迦老子喚什麼作提婆達多喚什麼作地獄還委悉麼自攜瓶去沽村酒却着衫來作主人

世尊因七賢女遊屍多林一女指屍謂諸姉曰屍在者裏人向甚處去中有一姉云作麼作麼諸姉

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云唯願聖姉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云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云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云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悉皆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蔣山泉頌寒林裏忽逢伊帝釋行檀恨已遲三物索來何處有翻令諸姉皺雙眉憍尸迦知不知更獻天花三兩枝

法眞一頌屍陀林裏共遊時同悟如來向上機三物天人不能與只應大士始知歸

云世尊我今空身而住更教放下箇什麽佛云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蹤大本林

心開貴頌兩手持來都放下空身立也更疑猜根塵識界無尋處多謝春風爛熳開

蔘受深上堂舉此話云釋迦老子只知見兎放鷹不覺鑽頭入草山僧更爲係注破若會得且於祖師門下做箇小歌之場休休休放下著無量劫來靈性惡只知貪戀畏如雲一段光明都昧却休休休放下著得生不用多圖塵勞華富貴總成空到頭唯有無生樂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箇髑髏乃

敲一云此生何處婆云此生地獄又敲一云此生何處婆云此生畜生又敲一云此生何處婆云此生餓鬼又敲一云此生何處婆云此生人道又敲一云此生何處婆云此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云此生何處婆罔知生處

大覺璉頌或生諸道或生天別箇敲來却罔然誰信耆婆不知處尸多林內亦尋眠

蔣山泉拈著婆不知生處且置便是釋迦老人丘敲敲地尋伊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梵志曰我義以一切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不梵志拂袖而去至中路

曉菴居士頌三物昔曾收拈來會得不今霄圓未滿明
夜是中秋

真淨文上堂云西天昔有七女遊屍陁林見一死屍姊
問姊曰屍在這裏人在什麼處姊曰妹妹妹應喏姊曰
在什麼處於是空中散花女曰空中散花者誰應曰我
是帝釋見聖者善說般若感我天宮特來散花聖者欲
何所須我當供給女曰別無所須只要个無根樹子帝
釋曰我天宮無種不有若要無根樹子即無女曰帝釋
帝釋應喏女曰這个是什麼帝釋遂隱去師云大衆且
道帝釋是會了隱去不會了隱去又道善說般若感我
天宮又道無無根樹子大衆且作麼生明得不辜負聖
女若也不會不得辜負帝釋歸宗亦有箇無位真人憨

甚癡癡跛跛挈挈且伊麼過時喝一喝

長蘆賾上堂舉此話云大衆帝釋被賢女一問直得倒
退三千里當時若要無根樹子但道者箇是屍多林若
更無陰陽田地但道春來草自青若要叫不響山谷但
道石頭大底大小底小非但七賢女拱手歸降亦乃帝
釋有轉身之路且道何也據七賢女見處自未出得荊
棘林在抵如出荊棘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相唤相
呼歸去來萬户千門正春色

世尊因黑氏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
花兩株來供養佛云仙人梵志應喏佛云放下著
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
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云仙人放下著梵志

乃首謂弟子曰我當廻去斬首謝世尊弟子曰我
師於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梵志曰我寧
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自歎云
我義有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受
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唯有大
覺世尊與諸菩薩知我義墮廻至佛所云我義兩
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佛言我法中無如是
事汝當廻心向道出家於是五百人一時投佛出
家各得果證贖悖默

天衣懷頌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共誰論屈撓驀
折兩頭脫一毛頭上見乾坤

簇真一頌一切不受選家風片言擊破兩頭攻亦懾奪
了廻光處始信言前滴已宗

無用全頌是見受時眼著眉見如不受尋猶賊身既
露徒廻首鬼面神頭一處埋

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
迦葉起舞王問佛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
何更有餘習佛云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
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云迦葉作舞豈不是佛
云寔不曾作舞王云世尊何得妄語佛云不妄語
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云是
佛云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寔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無盡居士頌乾闥婆王樂韻和飲光尊者舞婆娑多生
習氣重拈弄海湧山攝莫管他

修山主問禾山乾闥婆王奏樂直得須弥岌峇海水騰波迦葉作舞作麽生會山云迦葉過去曾作樂人來習氣未除修云須弥岌峇海水騰波又作麽生禾山休去法眼代云正是習氣

世尊將諸聖衆往第六天說大集經勑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魔梵獰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勑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天衣懷上堂舉此話云臨危不變真大丈夫諸仁者作麽生著得一轉語與黃面瞿曇出氣尋常神通妙用智慧辯才到此揔使不著盡闔得大地人無不受佛到者裏何者是佛何者是魔還有人辨得麽良久云欲識魔麽開眼見明欲識佛麽合眼見暗魔之與佛以拄杖一時穿却鼻孔

雲門杲舉此話連舉天衣懷上堂師云天衣老漢恁麽批判直是奇特雖然如是未免話作兩橛若向何者是佛何者是魔處便休去不妨使人疑著却云欲識魔麽開眼見明欲識佛麽合眼見暗郎當不少又云魔之與佛以拄杖一時穿却鼻孔雪上加霜妙喜却為黃面老子代一轉語待遮魔王道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只向他道幾乎錯發你作魔王此語有兩

負門若人點檢得出許你具衲僧眼
實當州普說舉此話連舉天衣懷上堂師云後來大慧
老人拈云天衣老漢伊麼批判且具衲僧眼大慧伊麼
說話你諸人還會得麼我有一箇譬喻如人有些子腥
膻之物引得千萬箇蟻子來其人正無如奈何忽有一
人素持不殺戒看見乃云我又不敢教你使湯潑也兄
弟若會得實當伊麼譬喻便會得大慧云幾乎錯瞞你
作魔王若會得幾乎錯瞞你作魔王便會得他魔王道
待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若伊麼會
得便見即今現前一衆同在第六天與人非人等各發
弘誓護持正法是則如是忽有箇漢出來被他劈口摑
云老老大大却來者裏說脫空也怪他不得

壺叟和尚舉此話連舉天衣懷妙喜拈師云妙喜老漢
與麼批判亦甚奇特雖然如是寧免話作兩橛若向幾
乎錯瞞你作魔王處便休去不妨令人疑着却云此語
有兩負門郎當不少又云若人撿點得出許你具衲僧
眼雪上加霜古聖郎當處被天衣懷捉敗天衣郎當處
被妙喜捉敗妙喜郎當處被背毛不犯干戈只就窠子
裏捉敗今日莫有捉敗背毛底麼若有未具衲僧正眼
若無各自歸堂開眼瞌睡

城東老母與佛同生一世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
即便迴避迴頭轉面皆避不得以手掩面十指掌
中悉皆見佛

雪竇顯舉此話云諸上座他雖是箇老婆宛有丈夫之

作既知迴避稍難不免吞聲飲氣如今不欲見佛即許你切忌以手掩面何以明眼底覷着將謂雪竇門下教你學老婆禪

蔣山泉拈者婆子也甚慷慨只是不知迴避一路諸人還知迴避路麽若也知得許你會老婆禪

長靈卓上堂舉此話云釋迦老人一等慈悲方便也甚奇怪雖然如是畢竟還爲得伊也無要會麽既無迴避處合掌見尊顏一香兼一炷恭敬又何難也不難空王殿裏自家看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能得見而來白佛佛言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

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雲居舜拈諸仁者作麽生會雲居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道普賢在什麽處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燃燈燃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云此一方地宜建一剎時衆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揷云立剎已竟時諸天散花讚云遮子有大智矣

大覺璉頌解髮掩泥爲與濕燈光依舊却拖泥迴頭更道脩名剎杖子標來不辨西

來山因僧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山云九烏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不黑

密庵傑爲大師忠烈王陞座擧此話云大衆燃燈指處

滴水氷生賢于補時天迴地轉於斯見得古釋迦不先今六師不後其或未然更聽重下注脚莫除前棘左伽藍七佛常來此處乘地久天長功不墜天花時復雨毶毶

世尊與衆行次指一片地云此地宜建梵刹帝釋將一莖草插於地上云建梵刹已竟世尊微笑

天童覺頌百草頭上無邊春信手拈來用得親丈六金身功德聚等閑攜手入紅塵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觸處生涯隨分足未嫌伎倆不如人

無盡居士頌一莖脩竹立精藍風卷蟾蜍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二錢根蹉過問前三

佛問一沙彌汝處于家昔為何業曰愛彈琴曰絃緩如何曰不鳴曰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曰緩急得中如何曰清音普矣佛言學道亦然

知非子頌緩即無聲急即促子期云亡伯牙哭擊破無絃彈一曲宮商角徵諸音足

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又問是無常耶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為戲論

悅齋居士頌霜後離邊橘子黃人傳便是法中王三玄三要都休說一點還曾落斷常

世尊在尼拘律樹下坐次有二商人問還見車過不曰不見曰還聞不曰不聞曰莫禪定不曰不禪定曰莫睡眠不曰不睡眠商人嘆曰善哉世尊覺

而不見這箇月斷兩段

悅齋居士頌四稜著地老瞿曇縱分明爲指南莫笑

道邊商販客也知不向兩頭擔

禪門拈頌集卷第一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

大覺世尊釋迦文佛　　西天應化賢聖附

靈山會上有五百比丘發宿命通各見過去殺父母罪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亦時文殊承佛神力握劒逼佛佛云文殊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尒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吾必被害則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了如夢幻同聲讚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劒持逼如來身如劒佛亦尒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海印信頌持劒與悲決衆疑聖凡蕩盡稱男兒空中揮

劒徒施力笑殺東村王老師

法眞一頌文殊當日逼如來五百聲聞眼豁開如劒佛亦尒尒黃蛇窟裏吼風雷

佛印清頌文殊仗劒逼如來五百聲聞佛眼開直得七星光發上十身調御坐蓮臺

黃蘗因僧問文殊執劒於瞿曇如何師云五百菩薩得宿命智見過去生業障五百者即你五陰身是以見此宿命障故求佛求菩提涅槃所以文殊將智解劒害此有見佛心故故言善害云何者是劒師云解心是劒云解心旣是劒斷此有見佛心秖如能斷見心何能除得師云還將你無分別智斷此有見分別心云如作有見有求佛心將無分別智劒斷爭奈有智劒在何師云

若無分別智害有見無見無分別智亦不可得云不可以智更斷智不可以劍更斷劍師云劍自害劍劍相害即劍亦不可得智自害智智相害即智亦不可得母子俱喪亦復如是

香林遠因僧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云了人無了意云如何是了人無了意師云出頭又不出頭

雪竇顯上堂僧問文殊仗劍意如何師云八十老僧開鑪頂進云學人不會師云四須無須月輪孤

天衣懷小參舉此話至如劍佛亦尒拈起拄杖云看看文殊菩薩變作楖栗木拄杖在山僧手裏良久云你若近前却變作金剛王寶劍你若退後却變作德山臨際吞却箇瓦解冰消以拄杖擊禪牀

密庵傑舉此話云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文殊費盡脫頭氣力要且不知此劍來處帶累釋迦老子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五百比丘伊麽悟去入地獄如箭射忽若踏翻大海趯倒須彌雲門扇子踍跳上梵天撞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麽生商量良久云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三匝鳴指一下（或云三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

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
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勑令出定罔明鳴指一下女
遂出定隨棒默
天衣懷頌文殊托上梵天罔明輕輕彈指女子黃面瞿
曇看他一倒一起
蔣山泉頌千眼莫辨來由孤坐是何三昧文殊著力雖
多女子隨邪亦殺罔明闘捩有誰知雨過春山如潑黛
石門易頌堅據群峯覆白雲鷺鷥深谷不知春嵓前花
雨紛紛落夢覺初迴識故人
雲居祐頌百千文殊出不得罔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
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佛陁遜頌逞盡神通不奈何輕輕彈指不消多涅牛入
海成龍去跛鼈依前滯網羅
佛印清頌文殊師利一二三罔明大士五六七可憐黃
面老瞿曇為他女子費心力
又頌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欲識罔明親
出定青山不動水長流
雲竇寧頌俏者賣憨獃郎作脫活中解死死中能活令
人不奈箇來由也道親逢做始末
佛跡琪頌跏趺默對紫金山惆悵文殊出定難不得罔
明從後救至今應是更瞞盱
崇勝珙頌女人入定復何因驚領巍巍豈可論妙德此
時休仗劒罔明無佛處稱尊雲陰不獨霧重黯兩暴仍
蕭雷更無莫言展掃殊無地須信看山別有門

慈受頌長江靚底浪如銀秋日白蘋紅蓼新莫恠漏舟
難到岸行船由在把梢人
曹溪明頌女子如凝跛不迴文殊轟動梵天雷因明舉
手輕彈指底事泮然出定來
圜悟勤頌大定等虛空廓然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據令
何謂直師子奮迅兮搖乾蕩坤象王迴旋兮不貲餘力
孰勝孰負誰出誰入雨散雲收青天白日君不見馬駒
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
佛眼遠頌出得出不得初不離是定聖者起凡情凡人
而乃聖倒用與橫拈扶邪及顯正春雨春風竹戶涼落
花啼鳥千峯靜
佛鑑勤頌世尊嗔文殊喜因明輕輕彈指瞎驢逐隊過

新羅叱緊舌頭三千里
大慧杲頌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因明與文殊喪却
窮性命
竹庵珪頌不假文殊神通休要因明彈指不時臺山會
中女子從定而起
牧庵忠頌秤錘落井只有秤衡兩兩相憶分物不平方
始取出秤錘忽又失却秤衡始去隣家借覓衡上不曾
釘星休休重者從他重輕者從他輕
泉山愈頌女子身中入定時摸頭兩脚掛雙眉由來畫
猫要驚鼠一朝擊破鼠渾欺
心聞賁頌山家不置蓮花漏夜裏酣眠總不知驀地夢
迴聞鳥叫方知天曉已多時

慈航朴頌娘生下來不異癡骨笑面寧受喧羣黃面瞿曇靈府迢迢迢迢十萬八千

寒嵓升頌一曲春歸上苑時數聲嬌鶯滿枝枝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東君總不知

松源頌出得出不得賴得精靈窟何處一下展流祖師無妙訣

介庵朋頌今日天色暗曚曚江神去赴海神會狂風拔出老樹根浪打石頭如粉碎

密庵傑頌出得何如未出時瞎驢成隊要全機而今西海平如砥蘆管迎風撩亂吹

本然居士頌一場雜劇有來由只要傍人笑不休忽覺兩鬢鬖鬖盡不堪羞處也堪羞

悅齋居士頌文殊爲我破殺者罔明爲我破點發令人還憶譙玄鬪解道澄江淨如練

五雲拈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女子也出此定不得只與散意忘生體解　爽山黠拈者公案無不委知文殊甚什麽出不得罔明爲什麽出得諸人儘是奔流度刃底聽非但見者一隊漢敗闕乃至向少祖師出來也被作家歷破其或未會甚不辯邪正不分只管去覓女子出定立少道底

尋嵓眞在歸宗南和尚會中爲首座時南問承聞首座嘗將女子出定話為人是不眞云無南云首座而下不傲險一而不會為什麽道無眞云若日是否分衲僧也小他益謂不得南迴首後侍者報與座明日只貴白稱

英邪亦因疑此箇關曰女子出定意旨如何師引手招
其膝而去眞笑曰嘗思箇有客來在
天童覺拈若定若動當人體看鴻毛輕　而不競大山重
而非重還知老瞿曇鼻孔在我手裏麼
覺範云教中有女子出定因緣叢林商略甚衆自非道
眼明白親見作家莫能明也大愚芝禪師每僧曰文
殊是七佛之師爲什麼出女子定不得罔明菩薩下
方而至但彈指一聲便能出定莫有對者乃自代曰猶
投寺裏宿賊入不良家子妒發其語作偈記之曰出定
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功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罔明文
殊衰菴和尚見之明日陞座舉前語乃曰文殊與罔明
見處有優劣也無若言無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只
如今日行者擊動法鼓大衆同到座前與罔明出女子
定是同是別良久曰不見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
緣亦有得曰佛性天眞事謾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
子出禪時不費纖毫方何曾動所思衆生惑乎普日用
自多疑
雲門杲示衆云又有一種商量古人公案謂之劍緣工
夫又謂之郎君子禪如今商量女子出定話云文殊是
七佛之師爲什麼出女子定不得云文殊與女子無緣
罔明是初地菩薩爲什麼出得女子定云與女子有緣
下語云冤有頭債有主　又有商量道文殊不合有心所
以出不得罔明無意所以出得下語云有心用處還應
錯無意求時却宛然又有商量道文殊爲什麼出女子

定不得將拈在女子手裏因明爲什麼出得如蟲禦木
又云因風吹火又云棄女子何邪解甚者云示作入
定勢又作出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蒼天數聲伏惟
尚饗拂袖之類於地看來慚惶殺人
白雲昺拈打破情解截斷羅籠釋迦與女子各出一隻
手文殊與罔明每人得一橛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一波本離處欲白
槌擯出纔拈槌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
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
葉無對瞎棒默
圜悟勤頌大象不遊兎徑燕雀安知鴻鵠據令宛若成
風破的渾如露鏃徧界是文殊徧界是迦葉相對各儼

然舉椎何處罰好一劄金色頭陀曾落節
雪竇寧頌迦葉當時未丈夫下椎不奈萬文殊要須祖
佛部靈還且道吾門者得無
心聞賁頌剎剎塵塵現不難拔離何若被傍觀當時若
論收蔴細莫把髑髏做佛看
悅齋居士頌文殊徧現百千身畢竟無人識得真多謝
汾陽爲指出重陽九日菊花新
海印信拈欲知且傳路須是去來人
又上堂擧此話云請大衆放此下一轉語看若也道得
非唯迦葉當時亦作後人領袖參
枯木成上堂擧此話云諸仁者迦葉師兄只解騎虎頭
不解收虎尾當時盡令而行說什麼百千文殊和者黃

面老漢也無措足之地如今或有人問香山仁者今夏安居何處香山對他道一月在皇都帝輦一月登紫陌紅塵一月在孤峯頂上如今還有為金色頭陀雪屈者麼何不出來與香山相見良久云洎合停囚長智

天童覺拈金色頭陀有心無膽當時盡令而行莫道百千萬億文殊揔者黃面瞿曇也與擯出若能如是不唯壁立真風亦令後人知我衲僧門下著你諸佛祖不得

長靈卓舉此話乃拈起拄杖云如今十方三世諸佛在拄杖頭上一切處文殊師利一切處三月安居大迦葉雖然縱奪可觀放過文殊師利若是新羅即不然直須一狀領過鑿禪床

圜悟勤拈鍾不擊不響鼓不打不鳴迦葉既把斷要津文殊乃十方坐斷當時好一場佛事

可惜放過一著待釋迦老子道欲擯那箇文殊便與擊一椎看他作麼生合殺

又小參云文殊菩薩一夏三處度夏一月在魔宮一月在長者家一月在婬坊既三處度夏却入世尊會中解制擬為不平所以迦葉欲白椎擯出文殊纔舉此念見會中有無量釋迦無量文殊無量迦葉無量揵椎迦葉既見伊麼直得目瞪口呿何故過量人有過量見有過量用雖金色頭陀到者裏縮手不得展手不去只如伊麼時是大圓覺耶大圓覺外耶須是通方作者始能證明何故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若泰得文殊普賢境界則盡無邊香水無量無數微塵佛刹悉為安居處乃至現無邊身處處行住坐臥亦不相妨亦不犯手正

當伊麼時若是知音者擧起便知所以天寧雖與大衆九十日安居畢竟諸人還知麼諸人若透頂透底去即是文殊普賢境界若不透頂透底去即是迦葉境界雖却文殊迦葉收因結果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九十日功今已滿豁開布袋各優遊

佛眼遠解夏小參擧此話云大衆當時可惜放過甘爲樂小法者若下得者一椎莫道文殊假使釋迦老子亦無容身之處諸人還知者一椎落處麼若知得盡大地一切衆生四生六道一時瓦解氷消無絲毫可見或有箇衲僧出來道請和尚試下手看即向他道動不如靜放過一着何故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雲門杲結夏上堂云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閑和尚

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衆觸禮三拜

密庵傑擧此話連擧後來尊宿拈好一椎又却放過甘作小業人師云尊宿伊麼也是盲人摸象傑上座今夏蔣山結夏護禪破夏迦葉藏終夏且道與文殊是同是別若道是同許他具一隻眼若道是別也許他具一隻眼忽有箇不受人瞞底出來道長老也好泥滑只向他道泥滑中有箇分曉處急須聽取三處移場定是非頑心全不改毫釐胡言漢語憑誰會鐵額銅頭也皺眉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云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

知非子頌佛出文殊言任世世七七年法輪未曾轉著茶
隨因緣唯吾正法眼迦葉得金襴
世尊臨入涅槃告大衆云始從鹿野苑終至䟦提
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
悅齋居士頌四十餘年積累功龜毛兔角滿虛空一冬
臘雪垂垂下落在紅爐烈焰中
智海清上堂舉此話云大覺世尊雖是一期方便後人
不了秖說本無言而今不如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
䟦提河中間五十年未嘗出於世諸人若如來丈六金
身不離群生五蘊昔既若爾今何不然還會麼南宗北
祖皆如此天上人間更問誰以拂子擊禪床
上方益拈此話云既不曾說箇一字五千餘卷從何而
得不見道但以假名字引道諸衆生然雖如是三家村
裏指鹿為馬不妨若是十字街頭懸羊頭賣狗肉却須
照顧始得會麼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胷告衆曰汝等善觀吾
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
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
衆悉皆契悟
心聞賁頌平生已是不知蹤末後無端更點胸百萬人
天從此悟攙非不見紫金容
雲峯悅拈然則膏肓之門不足以發藥雲峯今日且作
死馬醫亦等諸人皮下有血麼
介庵朋舉此話連舉雲峯悅拈云雲峰伊麼說話大殺

麼良為賤欺胡謾漢報恩令日保保任汝等究得徹去何故人人皮下有血箇箇眼中有筋然雖如是只是不得動著動著後如何打折你驢脚

慈航朴小參舉此話云釋迦老子見處偏枯度人不廣乃舉起拂子召大衆云汝等諦觀慈航老人紫磨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今日即有明日即無若謂慈航滅度非慈航弟子若謂慈航不滅度亦非慈航弟子忽頂門裂心眼開普請大地有情無情悉皆平等成佛然後拙庵却不入此保社何故爭之不足讓之有餘

世尊在娑羅雙樹入般涅槃已經七日大迦葉後至遶棺三匝世尊槨示雙趺迦葉作禮大衆罔措

海印信頌飲光後至槨示雙趺雖云密付剛被塗糊孰塗糊堪笑當時不丈夫

雲峯方拈知是般若便休錢云不是金色頭陀急著精彩泊被熱謾要見黃面老子麼拍禪床云百雜碎

華嚴經云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

天童覺頌天蓋地載成團成塊周徧法界而無邊拆塵而無內及盡玄微誰分向背佛祖來償口業債問取南泉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

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

知非子頌掌上有明珠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既不來明珠未嘗失吉祥入法門瞽盲維摩室黙然真不二萬法終

法華經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保寧勇頌三際斷時九聖盡十身圓處剎塵周無私應物隨高下抹過僧祇大劫修

大慧杲頌燕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頭俱漏洩世間多少守株人拍拳擬打天邊月

竹庵珪頌種穀不生豆苗蒸沙豈能成飯大通智勝如來一箇擔板底漢

百丈廣語僧舉此話問此意如何師云劫者滯也亦云住也住一善滯於十善西國云佛此土云覺自己鑑覺滯著於善善根人無佛性故云佛法不現前不得成

佛道觸惡住惡名衆生覺觸善住善名聲聞覺不住善惡二邊不依住將為是者名二乘覺亦名辟支佛覺既不住善惡二邊亦不作不依住知解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為佛覺如云佛不住佛名真福田

臨濟擧語僧擧此話問此意如何乞師指示師云大通者是自己於處處達萬法無性無相名為大通智勝者於一切處不疑不得一法名為智勝佛者心清淨光明透徹法界得名為佛十劫坐道場者十波羅蜜是佛法不現前者佛本不生法本不滅云何更有現前不得成佛道者佛不應更作佛古人云佛常在世間而不染世法

僧問崇慧禪師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云曠大劫來未曾擁佛不是大通智勝佛是什麼曰為什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為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道可成

曹山本寂舉此話云言劫者滯也謂之十成亦曰斷滲漏也秖是十道頭絕矣不忘大果故云守住耽著名為取次承當不分貴賤

智門祚因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云言無再響僧云如何是十劫坐道場云禍不單行僧云如何是佛法不現前云金屑雖貴僧云如何是不得成佛道云眼裏著不得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乃拈拄杖卓一下云者个豈不是

佛法又卓一下云在者裏安得不現前佛法既現前還得成道麼良久云成道不成道金椎打不破堪笑靈雲繚倒剛道迷逢達磨喝一喝復卓一下

涅槃經云聞不聞不聞聞聞聞不聞不聞

天台韶國師上堂舉此話云不聞聞從真起應聞不聞攝應還真聞聞但應不聞不聞法身疑寂非去來今未嘗有異上座此是如來涅槃會上要人悟道諸聖垂箇方便門四句料揀所以如此告報且作麼生商量欲要會麼我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即化揔六合以鏡心一去來以成體若如此去也未有一法隱亦無一法顯何故如此隱顯同源凡聖同源更無別理諸佛出世開權現實畢竟無權可開若伊麼明徹去也何處不是安樂

麼若也心地未明纔念得一大藏教亦無所益被人窮
詰揔不奈何只為根脚未明且聞不破諸上座多虛不
如小實
竹庵珪上堂云聞不聞非風鈴鳴不聞聞我心鳴耳聞
聞於機路中嵩用不聞不開對客吟殘手夜燈諸
還委悉麼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以拂子
擊禪床

涅槃經云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
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
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門
潙山元舉此話云天峰即不然第一向東方下一點瞎
了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喪了諸菩薩命根第

三向上方下一點諸菩薩入地獄 如箭射大衆既有號
令軍須施行以一當三向諸菩薩頂門上下一點去也
卓拄杖一下

涅槃經云吾教意如摩醯首羅劈開面門竪亞一
隻眼
蔣山元舉此話乃竪起拄杖云這箇是拄杖子何那箇
是眼看看一切世界情與非情盡在拄杖頭上猶如萬
里晴空一點雲翳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去未免翳了諸
人眼若也不見諸人眼裏有翳如何即是山僧為你點
却卓拄杖云瞎了也

涅槃經云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
喪 嵩頭舉此話時有小衆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云韓信臨朝底

圜悟勤頌天高地厚水闊山遥蕭何制律韓信臨朝塗
毒鼓未擊已前宜薦取

圓覺經云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来圓覺妙
心

投子青舉此話云秪如山僧拄杖子且不從彼中生何故若從彼中生爭得在山僧手裏諸禪德若知生處祖佛向諸人脚跟下乞命若也不知山僧不免與諸人註破擲下拄杖

晦堂心舉此話云三世諸佛是幻一大藏教是幻達磨西来是幻天下老和尚乃至盡乾坤大地日月星辰無不是幻作麽生是妙心良久云鷺鷥繡出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
次

黄龍心舉此話云釋迦老子千門万户一時擊開靈利漢纔聞舉著撩起便行更若踟躕君向西秦我之東魯

寶林本上堂舉此話驀拈拄杖云拄杖子成佛作祖去也諸人還見麽無有人前莫説打你頭破百裂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
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

華嚴逐頌忽聞隣家炒筍香半年得病陷身亡也知便是好蔬菜不與畢来些子嘗

天童覺頌魏魏堂堂磊磊落落閙處剌頭穩處下脚脚下線斷我自由鼻端泥盡君休斵莫動著千年古紙中

合藥

法真一頌几心不息聖何求飯了山茶白一甌花落花開任時節那知世上幾春秋

雲門杲頌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竹庵珪頌舉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冥嵓孙分成四頌居一切時不起妄念頌一念不生念念常起起滅應時如甄隨地聲音瞽聽非一非二一二既非何論三際千嵓萬壑東街西市覿面相呈有甚巴鼻

放諸妄心亦不息滅頌心本無生乃從妄現妄真二離

打成一片繫風縛雲開雷鎖電雜然前陳不撥自轉急水毬子幾人能辨拈抑棄山只恁相見

住妄想境不加了知頌本無所住隨順而止青天片雲幾千萬里燒無煙火運不濕水活計現成折脚鐺子但笑香嚴神通乃示掌得茶來同在夢裏

於無了知不辨真實頌從本非有於無何立了了常知了知不及日用柴水家常飯食眨動眼睛手身早棘韶陽不會老胡不識畢竟何人從信門入

悅齋居士頌羅漢一年度一僧嶺南行者是盧能德山不肯架佛殿一時收拾入宗乘

黃龍清上堂舉此話云釋迦老子話頭也不知且道過在什麽處今朝不欲更巡寮免見重重相起動

密庵傑上堂舉此話連舉雪堂拈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花擊箇方木變竟難雲安冬瓜長天秋水孤鶩落霞師云釋迦老子攙得一攙矒瞳出來撞著雪堂和尚添得一攙睛預祥符不是壓良為賤也要緇素分明生鐵鑄牛頭牽犂還拽杷智者笑欣欣愚人驚愧是古往今來幾百年更向鬼門重貼封驀拈拄杖云看看釋迦老子來也向諸人道擒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卓一卓

圓覺經云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

資壽捷頌圓明眞覺絶榮枯萬壽高低處一途嶺上石人騎鐵馬塵中萬狗吠金烏風迴巨海千波峻雲斷長天片月孤獨坐寒寒向深夜又聞疎雨落庭梧

圓悟勤頌毫釐不留縱橫自由闇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明明祖佛意明明百草頭𧨧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縱有迴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躶躶放出潙山水牯牛

混成子頌積劫無行爭眞機已自牢殿堂開戶牖田地絶絲毫牀座法空妙垣墻智仞高住持誰共老贏得混方袍

寶林李上堂云九旬休夏此日為初東土西天丞同斯制原諸聖意其亦無他一為護惜含生次為修習聖法然精進之者勇猛勤修於此期中多獲果證若是大心開士器菩薩乘便云以大圓覺至平等性智敢問諸人

只如伽藍與身心是一是二若言是一又能所歷然若言是二則心外有法還有人定當得麽於此明得便與三世諸佛同處安居更無異域如或未明十二時中切須字細

崑山元上堂云時光迅速念念不停方見三月將殘不覺四月已半是我佛垂制之日衆僧嚴道之時或聖或凡共同安處諸高德世尊道以大圓覺至安居師拈起拄杖云若箇是伽藍十方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捴在者裏諸人還見麽直饒見得亦是把纜放船世尊既落便宜聖壽未免失利何也祖祢不了殃及兒孫以拄杖卓禪牀

黃龍新上堂僧問以大圓覺為我伽藍此是佛之伽藍如何是和尚伽藍師云頭髼鬆耳卓朔

進云學人未曉乞師再垂方便師云以大圓覺為我伽藍僧云從今日去更不疑也師云且緩緩師乃云若人轉得九十日夏通於萬年萬年即是九十日夏若人轉得萬年通於九十日夏即是萬年萬年九十日九十日萬年以長撥短以短撥長還知有不落數量者麽於此見得以大圓覺為我伽藍十方聖賢同此安居若見不得一年一度無繩自縛

楞嚴經世尊謂阿難曰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雪竇顯頌全象全牛翳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摸如今要見黃頭老刹刹塵塵在半途

白雲端頌堂前露柱久懷胎長下孩兒頗俊哉未解語
言先作賦一擧便取狀元來

天童覺頌滄海涸乾大虛充滿衲僧鼻孔長古佛舌頭
短珠絲度九曲玉機纔一轉直下相逢誰識渠始信斯
人不合伴

湛堂準頌老胡徹底老婆心為阿難陁意轉深韓幹馬
嘶青草渡戴嵩牛卧綠楊陰

大慧杲頌荒田無人耕耕着有人爭風吹荷葉動決定
有魚行

楞嚴經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
及

海印信頌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覩纖毫花紅柳綠君
不見白雲出沒本無心江海滔滔豈盈縮

崇勝珙頌眼裏須彌重業岌耳中大海疊波瀾無言童
子未開口門外雷聲早戰寒

大慧杲頌春至自花開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搖
三寸舌

竹庵珪頌拄杖頭邊無孔竅大千沙界猶嫌小毗婆尸
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脫庵居士頌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非茲聞見者一
切是邪觀

黃龍心上堂舉此話云還有轉身處也無若能轉得目
前無闍梨座上無老僧若也轉不得莫將閑學解埋沒
祖師心　保寧勇上堂舉此話卓拄杖一下云還見麽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竹庵珪上堂舉此話云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送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云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　妙智廓上堂舉此話云大衆釋迦老子和身放倒了也即今莫有人扶起麽如無育王不惜性命為出一隻手遂竪起拄杖云還見麽眼生八角頭峭五岳

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

崇勝珙頌知見立知兮頭上安頭即無明本兮張網垂鈎知見無見兮弃金拾鍮斯即涅槃兮繫柱獼猴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云敢問諸賢每日見天見地見山見水見僧見俗見明見暗知飢知渴知寒知熱知鹹知淡知好知醜作麽生說知見立知又如何說知見無見底道理那箇是涅槃何者是無明良久云不見道無明念念滅高下執情除觀心如不間何嘗至無餘還會麽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

淨因岳舉此話云山僧即不然今日要與釋迦老子爭鋒別為諸人通箇消息復舉此話云若道雲月是同如來禪即許師兄會若道溪山各異祖師禪未夢見在

黃龍心拈盡乾坤大地皆是上座眼睛更無纖毫隔礙只如今見但見聞但聞行但行坐但坐摠不動著你若動著我則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楞嚴經䟦陁婆羅幷其同伴十六開士於浴僧時隨例入室忽悟水因妙觸宣明成佛子住

雪竇頌了事衲僧消一箇長連牀上展脚卧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驀面唾又拈諸禪德作麽生會他道妙觸宣明成佛子住也須七穿八穴始得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心不見心機前具眼水不洗水直下通身所以道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徧法界只如妙觸宣明處作麽生體悉莫聽別人涚惡水要須冷暖自家知

育王諶拈以強凌弱臨危恃人雪竇不能無過要且失在舷上而今莫有跂上眉毛者麽伊麽見得非唯䟦陁婆羅一人盡大地惣被雪竇唾了若未委悉各請歸堂向巾單下摸𢱢看

楞嚴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端師子頌八還之教垂來久自古宗師各分剖直饒還得不還時也是蝦跳不出斗

心聞賁頌日暖風和景更奇花花草草露全機醍醐一陣香風起引得遊蜂到處飛

金剛經云世尊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淨嚴遂頌四溟風息月當天不動波瀾駕鐵船頼得空生重漏泄免同良馬暗窺鞭

川老着語云惺惺着　頌曰飯食訖兮洗足已敷座

坐來誰共委向下文長知不知看看平地波濤起

雪峰真歇舉世尊入舍衛大城乞食飯食訖收衣鉢敷座而坐須菩提出衆作禮曰希有世尊師云釋迦老子幸自可憐生被須菩提出來道箇希有當下氷消瓦解

雲門杲舉此話連舉真歇語師云好大衆釋迦老子未曾說一字須菩提見箇甚麽便道希有諸人要會麽但向真歇氷消瓦解處看忽然看得破一生參學事畢

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

蔣山泉頌蓮日一瞬時四方無等匹須彌絶纖毫大海無涓滴涓滴方落石滑滑絶纖毫方排空最及結茆於亂山之下種田於寒澗之側困有林方可伸足以卧飢有飯方可開口而哭釋迦文識不識門外西風急

法真一頌諸相非相孰能諳見與不見要須參兩處貝門如透徹此時方得覩瞿曇

崇勝珙頌從來有相不相干虛妄還招罪若山諸相非相饒君見如來面目作何顏

心聞賁頌映林映日一般紅吹落吹開總是風可惜擷芳人不見一時分付與游蜂

川老擧至即見如來著語云山是山水是水佛在甚麽處　頌有相有求俱是妄無形無見墮偏枯堂堂密密何曾間一道寒光爍太虛

瑯琊覺上堂云釋尊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遂拈拄杖云山僧拈起拄杖子阿那箇是相良久云向

下文長付在來日以拄杖卓一下

天衣懷上堂舉此話云諸仁者得即得要且只知瞻前不知顧後山僧即不然若見諸相非相眼在什麼處此語有兩負門若人點檢得出許你具擇法眼參

保寧秀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師云直饒盡大地普請成佛去也未夢見山僧脚跟在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師云雖然如此未免探根先師道若見諸相非相眼在什麼處此語有兩負門若點檢得出許你具擇法眼師云會麼前面是千尋古澗後面是萬仞高山若也不見為諸人重新注破良久云竹瘦有高節雲閑無定心參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作麼生行履得十成去功業力爭英雄劉項時將大平坐亨朴樕羲軒世人

又拈世尊說如來禪法眼說祖師禪會得甚奇特不會也相許

崑山元上堂舉凡所有相至即見如來師召大衆云且道見如來不見如來若言不見爭柰世尊道即見如來若言見又向什麼處見或云見即不見不見即見又是自語相違當伊麼時如何即是師乃拈起拄杖云釋迦老子放光動地說法紛紜諸仁者還聞麼若也聞得方能荷擔如來弘持大事其未聞者下文稍長付在來日

長蘆賾舉凡所有相至即見如來師云如今綠槐遮邊栢文陰脩竹共庭花並列夜夜明星出現朝朝紅日西沉時人盡道我見來也且道釋迦老子在什麼處直饒

倜儻分明敢保老兄未在何也不許將軍見太平
上方益擧凡所有相皆即見如來云佛殿僧堂是相露
柱燈籠是相萬像森羅是相拄杖子是相如何説得箇
非相底道理設使盡大地人一時普請成佛也未夢見
衲僧脚跟且道衲僧脚跟有何長處良久云踏飜大海
水趯倒須弥盧只知胡鬚赤誰識赤鬚胡

金剛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保寧勇頌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寒時向
火熱承涼健則經行困打睡困打睡仰面看天開口取
氣

川老着語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頌正人説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説正法正法悉皆邪
江北成枳江南橘春來都放一般花

雲門偃擧此話云拄杖子不是無爲法一切不是無爲法
明招擧此話問雙嵓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爲極則憑
何而有差別秖如差別是過底語不是過底語若是過
一切賢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麽作差別嵓
無語師云噫雲峰道底　慈明擧此話云前是桉山
後是主山那箇是無爲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金剛經云如來説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
是名第一波羅蜜

川老著語猶較些子

頌一手擡一手搦左邊吹右邊拍無絃彈出無生樂不
屬宮商格調新知音知後徒名邈

悅齋居士頌東嶺雲歸處西江月落時箇中端的旨不

犯一思惟

　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
　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爲消滅

清涼益頌寶劍不失虛舟不刻不失不刻彼子爲得僑待不堪孤然仍則鳥迹虛空有無彌減 思之

靈龕驗頌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胡漢不來全無伎倆伎倆既無波旬失途瞿曇瞿曇識我也無復云勘破了也

天童覺頌綴綴功過膠膠因果鏡外狂奔演若多杖頭擊著破竈墮竈墮破來相賀却道從前辜負我

川老著語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頌讀不及毀不及若了一萬事畢無欠無餘若大虛爲君題作波羅蜜

無盡居士頌四序炎涼去復還聖凡只在刹那間前人罪業今人賤倒却前人罪業山

僧問雲居膺承教有言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此意云何師云動則應墮惡道靜即爲人輕賤又問崇壽稠答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

　金剛經云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

淨嚴遂頌如是知見信解一切現成買賣估擬籌象因來見虛空爛壞

雲門擧此話擧起拂子云這箇是徑山拂子喚甚麼作法相法相既不可得又知箇甚麼見箇甚麼信箇甚麼解箇甚麼復擧起云這箇是法相却喚甚麼作拂子

拂子既不可得如是知如如是見如如是信解又有甚麼過
正當伊麼時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千重百匝無回互大
家靜處薩婆訶

諸佛要集經云天王如來因文殊師利忽起佛見
法見貶向二鐵圍山

雪竇顯垂語云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衲僧
起佛見法見列在五條椽下雪峰起佛見法見誰敢覷
著代云秤尺在手

五雲拈什麼處是二鐵圍山還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
見法見五雲與烹茶兩甌且道是賞伊罰伊同教意不
同教意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云凡夫起佛見法見人間天上永

受輪迴衲僧起佛見法見天南天北走如渴鹿乃拈起
拄杖云拄杖子若起佛見法見釋迦達磨迴避無門路
濟德山藏身無地良久云咄咄不信道遂擊繩床

文殊菩薩所說般若經云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
戒比丘不入地獄

海印信頌虛空撲落旱地飈雷珊瑚結果鐵樹花開寒
山拾得呵呵笑鍾馗昨夜舞三臺

保寧勇頌生平蹤迹無拘檢酒肆茶坊信意遊漢地不
收秦不管又騎驢子過楊州

雲門杲頌璧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閑來打三盞何處
得愁來

竹庵珪頌鵠白烏本玄松直棘自曲清淨比丘僧卻須

入地獄
衆嵒外須分開一半算不足取出三分秤又偏幸得龐
翁幞頭在有時說到普通年

西天應化賢聖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末後文殊
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荅是
為菩薩入不二法門却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
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
然文殊歎云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
二法門

雪竇顯頌出這維摩老悲生空懊惱卧疾毗耶離全身
大枯槁七佛祖師來一室且頻掃請問不二門當時便
靠倒不靠倒金毛師子無處討
大洪恩頌毗耶城裏競頭走謾謂南星真北斗還如蚌
鷸兩相持須臾盡落漁人手
薦福逸頌毗耶城裏維摩詰知他畢竟徹不徹金毛師
子未到時一室去除先漏洩及乎迴問不二門推出一
團無孔鐵鎚被文殊下一楔千年萬載成凹凸
雲居元頌文殊白維摩黑捉賊從來須是賊可憐八萬
四千人直至如今尋不得
天童覺頌曼殊問疾老維摩不二門開看作家珉表粹
中誰賞鑑志前失後莫咨嗟區區抱璞兮楚庭刖士
璨報珠兮隋城斷蛇休點破絕疵瑕俗氣渾無却較些
承天懷頌辯才無礙老維摩坐三賢不奈何一見曼

殊甘杜口平生器宇頓銷磨呵呵阿阿碁逢敵手難藏行
琴會知音調轉高
長靈卓頌洞門常啓客來稀碧草叢邊野蔽肥可笑流
年空老大慚無一德報恩知
介庵朋擧維摩默然着語云錯文殊讚善着語云錯因
成頌是錯何曾錯大哉良不惡鐵牛半夜鬪重關驚起
麒麟折隻角錯錯髑髏盡正令夫子木鐸
知非子頌不問有言無言世尊開我迷雲舉寺揚鞭影
現良馬千里駿奔邪顯玄拂迹眞入不二法門
保福展拈文殊也似掩耳偸鈴力盡烏江維摩一點未
出化門又云大小維摩被文殊一坐直至如今起不得
雪竇顯拈維摩道什麼復云勘破了也

又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云寒山訪拾得僧云伊麼
則入不二之門也師云嘘復成頌云維摩大士去何從
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高峯
瑯瑯覺拈文殊伊麼讚嘆也是杓卜聽虛聲維摩默然
你等諸人切不得鑽龜打瓦
圜悟勤擧文殊問維摩云我等各自說已云何是仁者
所說不二法門師云這一轉語叢林話會不少有道默
然有道良久有道據坐有道不對要且摸揉不著直得
其聲如雷普驚群動自古及今前聖後聖所說法門只
向維摩片時之間一時顯現且道正當伊麼時作箇什
麼得見維摩
維摩因須菩提乞食謂尊者曰外道六師是汝之

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

無盡居士頌邪見歸依外道師與師同墮復何疑憑君滿鉢盛香飯千日享享腹正飢

維摩座主舉問大珠和尚云明為解說珠云迷循六根者號之為六師心外求佛名為外道

維摩詰復善提曰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須菩提聞此茫然不知答

保寧勇頌無邊無際休斟酌潮去潮來本自平者獨後孫升菩薩一般滋味逈分明

大慧杲頌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竹庵珪頌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鑊湯無冷處合眼跳黃河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還見維摩心肝五臟麼若見無端至買石得雲饒

維摩座主舉問大珠和尚云明為解說珠云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著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知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

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云不是藥者採將來善財云山中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於地上拈得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示衆

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大覺璉頌欲採靈苗亙地生吉祥拈起活人坐當時若
也翻逢壽量下三千震一聲
大洪恩頌或是或非何草草能生能殺謾悠悠來年更
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拈起拄杖云甚麼處
去也
薦福逸頌信手拈來草最靈一枝能殺亦能生曼殊室
利開金口迄至如今藥道行
保寧勇頌大地蒼生病似麻吉祥靈藥示無涯其間殺
活難分辨又是重添眼裏花
東林總頌藥忌相治默更深當機生殺按吹毛毗盧海
闊煙波靜誰把長竿釣巨鼇

法真一頌入荒山不擇信手拈來藥殺活總由人臨機
莫參錯
崇勝珙頌採藥文殊召善財善財拈草便拈來文殊示
衆誇能殺活從應懸剪裁拔至今家家孤月白春來處
處百花開紫胡蝶猶已無芳蕊尚差遲休弄獃
五祖戒出善財語云慚愧　首山念拈文殊大似掩耳
偷鈴　瑯琊覺拈文殊可謂誠實之言要且額頭汗出
口裏膠生　保寧秀拈善財當時若見便奪籃來踏在脚
下教伊提不起後有僧問北禪如何是殺禪云三平
到石鞏如何是活禪云大顛在潮州師云雖然如是一
期方便即無不可若子細撿點揔是依草附木竹葉精
靈隱遠即不然乃竪起拄杖云還見麼若也見得全身

速害若也不見性命難存以拄杖擊禪牀
潙山喆拈善財能揀文殊善用非但瘥疾耶直饒盡
大地人抱必死之疾到文殊所教伊箇箇脫體而去何
故解用不須靈丹妙延齡何必九還丹
開元琦請大衆九藥上堂舉此話云開元今日請大衆
丸藥亦不殺人亦不活人但治衆生一切病病既愈藥
還袪且道與文殊相去多少具眼者辨取
承天懷上堂云今朝端午節正是採藥時記得文殊語
善財遲最奇目前無不是拈來草一莖雖然能殺活消
息有誰知自後超今古何人是不疑除是具正眼方能
決是非而今還有具正眼者麼乃竪拂云試向這裏道
看若道得佛病祖病皆愈若道不得世醫拱手

慈受深上堂舉此話云若般道理作者方知若非鐵眼
銅睛往往當面蹉過雖然如是善財箇麼採藥只知其
一文殊伊麼辨藥只知其二還拈起拂子云還識者箇
藥麼會得者長生服之不死神農不知名耆婆無處討破
除佛病祖病掃蕩無明煩惱物物頭頭不蓋藏靈光洞
耀向人曉
白雲昺拈善財信手拈來不費絲毫氣力文殊能辨殺
活須知別有神功
空叟和尚上堂舉此話遂舉潙山喆拈師云善財大瞞
預文殊錯指注潙山隨據三人總欠悟攀拈拄杖卓
一下云莫有向這裏悟得底麼又卓一下云救瘡瘢上
著艾炷

文殊云若正了知衆生煩惱即是諸佛境界
心聞賁頌一曲帝烏寄滄溟海雲飄盡月空明錦川迢
遞湘江闊惆悵無人會此聲
堅意菩薩問善意天子云云何得首楞嚴三昧天
子云常修行凡夫法若見凡夫法不合不散是名
修集
無盡居士頌定心欲證首楞嚴修集凡夫萬法凡聖體
居活成佛道何須辯鑄佳聲名
須菩提說法帝釋雨花須菩提乃問此花從天得
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帝釋指云帝也須菩提云
從何得耶帝釋舉手須菩提云如是如是有本云世尊問
帝釋

大覺璉頌一花纔落萬花飛不在天生豈地為誰見憍
尸擡手處飲光門下皺雙眉
悅齋居士頌此花未許梵天知舉手何如下手時更誘
這些閑猴子乾旋地轉總由伊
雲門偃拈帝釋舉手處作麼生與你四大五蘊釋迦老
子是同是別
須菩提巖中宴坐帝釋雨花讚歎須菩提問曰雨
花讚歎者是何人對曰我是天帝問尊者善說般
若故來讚歎須菩提曰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帝
釋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
雪竇顯示衆舉此話云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佗在
鬧中宴坐也被這一隊漢塗糊伊更有者若把不住問

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早見敗闕了也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惡水驀頭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草裏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甚好惡擬似者般底何處有今日復召大衆雪竇幸是無事人你來者裏覓箇什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佛印元因圓照長老入山上堂云山號穹隆聖萬推遊人行止致華竟不回天帝將花散采得空生出定來遂舉此話云者老漢若點檢來也有二十棒分何故如此雖然道價標清世不免聞名累此身

廣靈祖上堂舉此話至我是梵天又舉雪竇云至敗闕了也師云然而雪竇伊麼說話大似併塞煩惱靜止淨根廣靈即不然莫文白雲藏不得一輪光透照無邊察

曹溪明々上堂云須菩提巖間宴坐未斷機關天帝釋空外雨花是何境界若云無說無示掩耳偷鈴更謂無得無聞揚湯止沸

大慧杲上堂舉此話至云何言善說師喝一喝云當時若下得者一喝非但塞卻梵天口亦乃二千年後免被徑山撿點又舉天曰尊者無說至真說般若師又喝一喝云當時若下得者一喝非但塞却須菩提口亦乃二千年後免被徑山撿點且道徑山還有遭人撿點處也無自云有甚麼處是遭人撿點處不合多口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遂問彌勒彌勒云誰為彌勒誰

是彌勒者
雲竇頌拈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
彌勒者便見氷消瓦解
雲峯悅舉此話至是同是別師遂唱云當時若下得這
一喝免見落三落四須著提云此義幽深至汝往問之
師云果然舍利弗遂首問彌勒彌勒云誰名彌勒誰是
彌勒者師云什麽處去也
圜悟勤拈云還委悉麽一句當機萬緣寢削更聽一頌
夢中說法覺無殊妙用神通不出渠誰是誰名懲弥勒
擇光起處現心珠
又舉此話至是同是別師云低聲低聲又至吾不能說
師云欄涅裏有刺至汝往彼問師云推過別人又爭得

到舍利弗遂問彌勒師云將錯就錯至誰是彌勒者師
云面皮厚三寸

舍利弗一日入城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云什麽
處去女云如舍利弗伊麽去弗云我方入城汝方
出城何言如舍利弗伊麽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住
何處弗云諸佛弟子當住大涅槃女云諸佛弟子
既住涅槃所以我如舍利弗伊麽去

蔣山泉頌茨籠煙深鎖鶖子寧知此條路直饒擡入
涅槃門未免隨他伊麽去月上女更堪悲愛將青黛畫
蛾眉
圜悟勤頌吞來鐵體徹根源出入同途秖此門已住如
來大解脫掌中王寶耀乾坤

心閒貢頌飛紅著意減春光花事迴頭在杳茫可笑曲欄邊舞蝶尚隨風轉似顛狂

潙山喆拈一人入城一人出城何言如舍利弗伊麼去若人知得舍利弗月上女二人去處十二時中動轉施爲無非住諸佛大涅槃若也未知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清涼和拈一出一入何云同去會麼拈起拄杖云舍利弗月上女盡在山僧拄杖頭上若也會得去路無差其或未然一任出入

智海倩上堂云道不孤運弘之在人法不虛行揚之由器良以象王步驟固非狐貉能堪師子奔馳豈是馳驢可及遂舉此話云諸仁者撞旋機而觀大運則二儀之動全彰據會要以視方來則六合之情備舉所以舍利

弗從來大智翻成迷昧之流月上女雖是婦人竟有丈夫之志且道勝負畢竟在誰分上一任諸人撿點聲禪牀下座

圓悟勤拈住無所住行無所行見無所見用無所用各人脚跟下廓同大虛如十日並照觸處光輝苟知伊麼即與月上女同證無生得不退轉隨去來處無不皆在大解脫中三世諸佛鼻孔一時穿却說什麼如舍利弗伊麼去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

西天應化賢聖西天祖師附

西天應化賢聖

初祖摩訶迦葉　二祖阿難尊者

四祖優婆毱多　五祖提多迦

六祖彌遮迦　七祖婆須蜜

十祖脇尊者　十二祖馬鳴大士

十四祖龍樹大士　十七祖僧伽難提

十八祖伽耶舍多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

二十二祖摩拏羅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中華第一世達磨大師嗣法

波羅提尊者　二祖慧可大師

達磨第二世慧可大師嗣法

三祖僧璨大師

達磨第三世僧璨大師嗣法

四祖道信大師

達磨第四世道信大師嗣法

五祖弘忍大師

殃崛摩羅尊者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値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救產難尊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迴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言汝速去報云我自

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尊者便奉佛語往告長者
其婦得開助兒產難
大慧杲頌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
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
竹菴珪頌月裏姮娥不畫眉只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
逐青鸞去猶把花枝蓋面歸
悅齋居士頌密雲西郊不雨四山色如墨聚雷雷不擊
將龍大棒打殺老鼠
雲門杲普說舉此話云遮裏使棒使喝拔倒禪牀引經
教說理事擊石火閃電光夜半捉烏雞得麼因請益湛
堂和尚才舉起此話湛堂曰你但看我殺生處遮話是金
屎法不會如金會得如屎曰豈無方便湛堂曰我有方

便只是你到也不會曰望和尚慈悲湛堂曰鴦崛云我
方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未到佛座下他家生下兒
子時如何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鴦崛持此語未
至他家已生下兒子時如何老漢當時理會不得後因
在虎丘看華嚴經至菩薩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
菩薩成就此忍即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爲深行菩
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
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諠諍寂滅現前譬
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
復起於世間之心師云到遮裏打失布袋湛堂爲我說
底方便忽然現前方知真善知識不欺我真个是金剛
圈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
處不得忽曰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依何住我一
千年覓汝起處不得菩薩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
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悅齋居士頌盡橫來去有何邊空向江邊苦問津若遇
牛郎逢織女家鄉萬里轉愁人
法眼拈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祇如金剛齊還
見障蔽魔王麽
雲門杲拈既覓起處不得一千年隨從底是甚麽金剛
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互相
穀護法眼道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只如金剛
齊還見障蔽魔王麽試批判也是看孔著楔即今莫

有知得拶著起處底麽隨後喝云寐語作麽
毗目仙人執善財手善財即時自見其身往十方
佛刹微塵數諸佛所乃至經不可說不可說微塵
數劫仙人放手即見自身還在本處
黃龍心拈放手即不問你執手處作麽生道
佛眼遠解夏上堂云毗目仙人執善財手頓見過去微
塵諸佛及其放手宛然依舊龍門長老領諸大衆於
此地結足安居及其解夏宛然依舊善財依舊處微塵
諸佛含攝有歸大衆依舊處三月九旬歛收無迹還會
麽毛端藏刹海芥子納須彌不離見聞緣超然登十地
四生六道即心自性三途八難普現色身居華藏海之
中住不思議之内如斯之言乃吾輩之常分耳還信得

及麽
覺範曰朱世英舉此話嘗問予此一段義何以明之予
云昔眾也方執其手即入觀法之時見自他不隔於毫
端始終不移於當念及其放手即是出定之時永明曰
是知不動本位遠近之剎歷然一念靡移延促之時究
爾世尊蓋以蓮爲譬而世尊有知昔子特知之夫蓮方
開華時中已有子子中已有薹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三
世一時也其子分布又會屬焉相續不斷十方不隔也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下無著菩薩問經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什麽法天親云只說著箇法只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無爲子頌彌勒如來說者个法樓閣重重開鏁開八萬
四千眼空眹

萬福懷拈彌勒已是錯說天親已是錯傳山僧今日將
錯就錯與你諸人住破良久云諦聽諦聽向下文長付
在來日

佛眼遠舉此話云且道這箇是什麽法須是揀得出始
得不要認著這箇多是被這箇一句子瞞住了也所以
說病爲法是故名爲可憐愍者

阿育王問賓頭盧尊者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不尊者以手撥開眉毛良久云會麽王云不會尊者云親見佛來（一本云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蔣山泉頌一翳在眼空花亂墜狹路相逢難爲迴避大

王還識老僧無似雪眉毛長窣地

法真一頌阿育問師親見佛師將雙手撥開眉何須直
向靈山覓靚面相逢更是誰

保寧勇頌我佛親見賓頭盧眉長覆肩髮鬔自麁阿育王
猶疑抓嗏嚀咜嗹哩囉哩囌嚧

崇勝珙頌親見佛來人罕知奇哉雙手撥開眉三春紅
錦花滿蹊九月黃金菊堆籬菊堆籬堪笑昭陽顏鑑嘆
行盡天涯與海涯語言寸步不曾移

悅齋居士頌阿耨池龍請佛爾不知真法供如來慇懃
只在眉毛上大施門庭八字關

五祖戒出王語云慚愧　翠嵒真拈且道什麼處見直
饒雪天縹渺湖光瀲灩且莫說夢

孚天琦上堂舉此話云大衆且道尊者向什麼處見佛
莫是撥開眉毛處見麼莫是僧堂前見麼莫是佛殿裏
見麼莫是三門頭見麼莫是十二時中四威儀內見麼
若也見得許汝道尊者親見佛來若見不得切不得道
親見佛來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賓頭盧是則是八字打開兩手
分付要且罕逢穿鑿洎乎蓋覆將來依舊匙挑不上若
是山僧當時見策起眉毛云會麼即向他道將謂尊者
忘卻

月氏國王聞罽賓國有一尊者名祇夜多有大名
稱即與群臣往造彼國礼見問法王既至修敬已
然乃請尊者當為開演尊者曰大王來時好道令

去亦如來時

蔣山勤頌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𩕳頭世出
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又拈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以真道而行風行
草偃

小乘毗婆沙論云有一聚落毒龍所居時有五百尊
者往彼降伏不得後有尊者彈指一下毒龍即降
瑯琊覺拈若據教乘自有科判瑯琊這裏即不然只這
彈指也不消得然雖如是且莫因魚止樂病爲擭盧
真淨文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據此還有優劣也無若
言無五百聖盡其神力皆曰不能此尊者一彈指而毒
龍便伏既有優劣如何可明於此明得作个出格道人
動靜去來五眼不能覩十力不能知堪受人天供養日
消萬兩黃金於此未明山門今日從齋供養羅漢自隨
隊長連牀上開單展鉢下堂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五百尊者神通與彈指尊者
一般爲什麽降龍不得彈指尊者神通既與五百尊者
一般爲什麽卻降得乃彈指云還會麼鴛鴦繡出從
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擊禪牀
妙智廓上堂舉此話云且道這一尊者有甚長處濃綠
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西天祖師

迦葉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爲
迦葉云我若不爲誰爲我爲

法眼拈我當時若見拽來踏殺　五祖戒云迦葉與
沙弥說得道理好　洞山价云莫要茶喫麼

迦葉偈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不法

雲門偃擧法法本來法云行住坐臥不是本來法一切
處不是本來法只如山河大地與你日夕著衣喫飯有
什麽過

智海清擧此話云諸禪德雪嶺南山鼈鼻翱翔舞過新
羅雲門東海鯉魚步驟笑歸憍特直得忉利天主宮殿
震搖堅牢地神身心惶怖乃竪起拂子召云你道這箇
還覺知麽拂開古佛三千界指出群生一片心

徑山杲示衆擧此話拈起拄杖云這箇是拄杖子那箇

是本來法又云這箇是本來法那箇是拄杖子只今莫
有斷得出麽若斷得出非唯自有出身之路亦乃不
受人謾若斷不出雲門饒舌去也開口即失閉口即喪
如是如是遂卓一下云一椎兩當復擧起云看看寒山
拾得掃地倒轉苕帚柄把露柱一擲踍跳上兜率陀天
觸破非非想天人鼻孔蹴盧遮那如來忍痛不禁走入
雲門拄杖子裏藏身雲門一衆呵呵大笑云料掉没交
涉正當恁麽時露柱瞎燈籠聾盡眉又增得多少光彩
又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
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

大覺璉頌金襴之外更何傳召向門前倒刹竿入夜雪

風吹大緊滿天星彩月中寒

大洪恩頌怛薩阿竭二千年密付親承盡後傳直至而今成露布剎竿依舊倚門前

靈居元頌雖峰壞衲吾家物一片清風善護持倒卻剎竿人不會從教天下亂針錐

薦福逸頌花葉聯芳信有期欽光元召劃分披而今莫問當時事路上行人口是碑 難難天南天北叢禪侶競辨門前倒剎竿

定慧信頌金襴付後傳何物迦葉呼名已出機言下便明猶缺漢剎竿倒卻復奚為

天童覺頌一著能迴一局甚仙郎妙處只些些兒點開活眼分生殺不作窮忙死馬醫

又頌倒卻門前剎竿著一把推出誰藏縮工夫磨琢差成人圓陀陀地無稜角

又頌影略門前倒剎竿箇中消息授傳難玲瓏侍者能相委盤走明珠珠走盤

東林總頌金襴傳外更顢頇遍地天機倒剎竿東震西乾扶不住至今殃禍及兒孫

保寧勇頌象王行處絕狐蹤象子雄右雄繼此風休說二千年後事縱經塵劫又何窮

崑山元頌佛付金襴外別將何法傳休言迦葉曾為阿難宣執指應忘月隨流復失源既遊天下路那步最為先

承天懷頌執云傳受甚多聞士家業相傳自不知卻問金

欄外何物剎竿倒者始無疑
雪溪益頌琉璃殿上付金欄棣萼騈芳得二難明外剎
竿從放倒免教南北問風幡
慈受頌頭陁飲光多聞慶喜合掌擎拳難兄難弟一朝
狹路兩相逢裂轉雙睛無處避便向門前倒剎竿丈夫
自有衝天志
崇勝珙頌倒却門前剎竿誰傳迦葉金欄若問別傳何
物善財更把指彈雖然松檜滿山幾人能見歲寒
白雲昺頌金欄之外更何傳背角混牛痛下鞭哮吼一
聲魔膽裂翻身踏破碧潭烟
心聞賁頌意根滅盡須金欄法藏傍邊倒剎竿若謂頭
陁知落處自家猶被眼睛瞞

寒嵓升頌八十婆生兩箇兒讀書萬卷一無遺又還彈
得破斯舌同誦他家没字碑
介庵朋頌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倒却剎竿靈龜曳尾
無盡居士頌慶喜門前倒剎竿金欄傳外有何傳天然
外道無師證爭祭威音佛已前
悅齋居士頌前箭猶輕後箭深除非知有柲難任栴檀
片片無前後句句單明幾箇心
汾陽昭拈不問那知　五祖戒云露
翠嵓芝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没底靴
黃龍南上堂云金欄已傳阿難尚懷猶豫剎竿未倒迦
葉未免攢眉諸上座且道倒那箇剎竿初機晚學罔測
蓋是尋常久在叢林十箇有五雙莽鹵去聖時遙人多

懈怠
長蘆賾舉此話云諸仁者若他兄弟心眼相見言氣相投所以佛法流芳直到今日如今有底向倒剎竿處商量還曾夢見迦葉麽既不如是又作麽生乃顧左右云冢醜不得外揚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大衆若無者箇公案生死纖然白雲師翁道金欄之外復何傳弟應兄呼豈偶然倒却門前剎竿著免教依舊倚墻邊大衆會得麽倚墻邊倚墻邊寂滅光中禮白蓮

阿難一日白佛言今日出城見一奇特事佛云見何奇特事阿難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云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阿難云未審見何奇特事佛云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
大覺璉頌入城見舞出無常翻是靈山言語長若使阿難知舞意蒼天三哭甚無端
阿難偈云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
黃龍南舉此話云後來子孫不肖祖父田園不耕不種一時荒廢向外馳求縱有些小知解盡是浮財不實所以作客不如歸家多虛不如少實
優波毱多尊者偈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黃龍心舉前句云黃龍又爭敢壓良爲賤舉後句云徹

麼諸佛瓦解氷消諸人擬向甚處見祖師各請歸堂

提多迦尊者為長者名曰香衆初來出家趜多尊者乃問汝為身出家為心出家香衆曰我自出家非為身心而求利益趜多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香衆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故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不趜多曰汝當大悟心自明朗放佛法中度恒沙衆

巴蕉拈辟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

彌遮迦尊者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雅堂心舉前句云祖師門戶已是輕開繡出鴛鴦任爾諸人觀看且道金針落在甚麼處復舉後句云會麼南

山輕薄一聲雷從頭喚起昆蟲蟄

婆須蜜尊者偈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

黃龍心舉此語云便伊麼休去停橈把纜且向灣裏泊船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万峰去

長靈卓上堂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更處皆周遍證得虛空時全收復是誰無是無非法一離還一合汝等諸人還知落處麼良久云不因霜雪苦那辨歲寒心

育王諶云心同虛空界無內亦無外示等虛空法觸處皆周遍證得虛空時當仁不讓師無是無非法百川唯

此風擗鐸譊擧　芭蕉拈尊者大似憐兒不覺醜
迦耶舍多至月氏國見鳩摩羅多問是何徒衆祖
云是佛弟子彼聞佛号心神悚然即時閉戶祖良
久扣其門彼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彼聞語
異遂開門迎接逾於舍州紹昭號云
雲居元頌此舍無人應者誰開門相見絕狐疑邪堪更
問從前爰又落靈山第七槌
婆修盤頭尊者偈云泡幻同無导如何不了悟達
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雲峯悅擧此話驀拈拄杖云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
衲僧鼻孔惣在這裏又打香臺一下云南贍部洲北鬱
單越

瑞光本擧此話云既非今古作麼生是其中還會麼三
世諸佛出在其中六代祖師出在其中天下老和尚出
在其中一大藏教出在其中若達其中無法不通可謂
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咄
又擧此話云既非今古是什麼還會麼以拄杖卓一下
云幻出也
佛眼遠上堂擧前二句云眼裏瞳人吹叫子擧後二句
云六隻骰子滿盤紅大衆時人爲什麼坐地看揚州鋒
孟耆栭新翻樣牛上騎牛笑殺人
白雲昺上堂擧此話云諸仁者四大五蘊是泡幻見聞
覺知是泡幻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山河大地有情
器世間無不是泡幻那箇是無导若也見得方知道終

此風續緝諸纂擧　芭蕉拈尊者大似憐兒不覺醜

迦耶舍多至月氏國見鳩摩羅多問是何徒衆祖云是佛弟子彼聞佛号心神悚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彼曰此舍無人祖曰荅無者誰彼聞語異遽開門迎接遊於鄧州紹號云

雲居元頌此舍無人應者誰開門相見絕狐疑邪堪更問從前愛又落靈山第七椎

婆修盤頭尊者偈云泡幻同無导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雲峯悅擧此話驀拈拄杖云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衲僧鼻孔揔在這裏又打香臺一下云南贍部洲北鬱單越

瑞光本擧此話云既非今古作麼生是其中還會麼三世諸佛出在其中六代祖師出在其中天下老和尚出在其中一大藏教出在其中若達其中無法不通可謂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咄

又擧此話云既非今古是什麼還會麼以拄杖卓一下云幻出也

佛眼遠上堂擧前二句云眼裏瞳人吹叫子擧後二句云六隻骰子滿盤紅大衆時人爲什麼坐地看揚州鉾孟著柄新翻様牛上騎牛笑殺人

白雲昺上堂擧此話云諸仁者四大五蘊是泡幻見聞覺知是泡幻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山河大地有情器世間無不是泡幻那箇是無导若也見得方知道終

日杜杜那事無妨苟或未然易尋溪上路難覓洞中天

摩拏羅尊者偈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知非子頌曹溪自云全無伎倆薦取老僧百草頭上栽有一句隨彼逐浪無憂無喜任天真不斷煩惱菩提長

雲門偃因僧問如何是轉處實能幽師云叱了舌頭老僧倒走三千里又問如何是隨流認得性師云饅頭䭔子摩訶般若波羅蜜又有時答云東堂月朗西堂暗

上方益上堂舉此話拈起拄杖云拄杖子是境那个是性識得境何處有性識得性何處有境師良久拈起拄杖云者箇拄杖子踍跳上三十三天聽梵王帝釋說般若波羅蜜却往南贍部洲北欝單越叱唱諸方老和尚

不會末後句見諸仁者不薦後却向上方手內指東畫西道這一隊飯袋子若有孔竅向後鼻孔遼天若無孔竅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師以拄杖一時趁散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云入鄉隨俗君子可入致在一邊雲門道逐物意移是何人境界良久拈起拄杖云祖師來也南頭貴賣北頭賤賣一文兩箇兩文三箇多口阿師無敢數破山僧今日試數破看遂擲下拄杖云侍者扶起拄杖付與雲門禪師打草鞋行脚去山僧領衆歸堂喫茶

保寧勇舉此話拍禪床一下云保寧作一頭水牯牛去也還有相隨者麼若相隨得鼻孔在什麼處若相隨不得保寧自起自倒去也乃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

處也風流

眞淨文上堂舉此話云好諸禪德伊麽也得不伊麽也得伊麽不伊麽摠得如來說一合相卽非一合相須等提好與三十棒

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仗劒問曰師得蘊空否對曰已得王曰旣得蘊空離生死不對曰已離王曰就師乞頭得不對曰身非我有豈況頭耶王便斬之白乳高丈餘王臂自落

佛眼遠頌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頭人一聲殘笛離亭晩君向瀟湘我向秦

雲門杲頌殺人須是殺人漢當下一刀成兩段頭臂雖斷劒刃鋒何似秦時轆轢鑽

竹庵珪頌艀子下揚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滿子千古動悲愁

育王諶頌五蘊俱空一劒尤收擬議躊躇冰消瓦解百千三昧圓融無礙物遊自在師子尊者無端無端罽賓國王叵耐叵耐凝唱一唱云三十年後有人舉在

慈航朴頌金爐香盡漏聲殘翦翦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

心聞賁頌了後酬償話始圓本來空是惡因緣而今斬斷無消息且得怨家離眼前

寶峯祥頌苦海茫茫幾許深前波後浪自爭沉一言識盡三生業但念南無觀世音

介庵朋頌未舉更先知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

繞須彌

玄沙拈云大小師子尊者不能與頭作主　玄覺云玄沙伊麼道要人作主不要人作主若也要人作主蘊即不空若不要人作主玄沙伊麼道意在什麼處試斷看

玄覺徵云且道斬者斬不著　汾州昭別云知師不落

重寶顯拈作家君王天然有存

翠嵒芝拈當時祖引頸王舉劍恁麼時有人諫得住至今無人斷得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

芭蕉云賣寶遇着瞎波斯　瑯瑘拈買寶好一口劍爭奈劍上無眼尊者好箇師子且不解返擲

翠嵓宗拈諫則髑髏遍野不諫則陸地生理要會麼舉不顧即差乎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連舉黃龍新云要問雲竇既是作家君王因甚辯落師云孟八郎漢又伊麼去也

婆舍斯多因與外道無我尊論議外道曰請師默論不假言說祖曰不假言說孰知勝負尊曰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為義曰無心為義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云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云當義非名誰能辯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云為辯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辯者是誰當辯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

芭蕉拈譬如象馬𢤱戾難調加諸楚毒至于徹骨方乃調伏

明安拈蚌鷸相持死在漁人之手乃云何用勞言
雲門杲拈婆舍斯多何用忉忉當時若見他道請師默論不假言詮便云義墮也即今莫有要與妙喜默論者麼或有箇衲僧出來道義墮也我也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

般若多羅尊者因東印土國王齋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轉尊者云貧道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

天童覺頌雲犀玩月璨含輝木馬遊春駿不羈眉底一雙寒碧眼看經那到透牛皮明白心超曠劫英雄力破重圍妙圓樞口轉靈機寒山忘却來時路拾得相將攜手歸

法眞一頌不居陰界不攀緣常在中間及二邊常轉是經千億卷曾無一字落言詮

悅齋居士頌常轉如是經只說者箇法落向白鷺洲往在黃牛峽

汾州昭拈知勞尊者心力

智海逸上堂擧此話云此語大甚迴迂不近人情忽若道勞而無功又作麼生者裏即不然出息但隨衆緣入息而居陰界奉勸百千萬人每年共轉一遍於此見得兩手分付於彼見得一手分付諸禪德試請辨看

長蘆賾上堂擧此話云且道如何是如是經良久云將人鼻孔頭幾箇知消息

佛印淸上堂擧此話云諸人且道經題道箇什麼若也

識得經題去則王城切漢梵字排空句偈文彩縱橫理趣甚深顯現所以始終輙漸箇中盡已全收藏通別貫此外更無餘法如是見得龍宮海藏周沙界金軸玉函不在他

法超云本逸以般若多羅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萬緣之語大甚遲延不近人情爲一手分付古師以達磨廓然無聖之語引玄中玄之內二老宿如土塊上洗垢求瑕擊鼓求士子未夢見祖師之意

崇寧琪心經注法曰心經者即指現前一念般若妙心也豈止六百卷不可詮注假使一大藏教亦詮注不及故東印土二十七祖云入息不居陰界至萬億卷且道七種立題今屬何種頌曰般若波羅蜜此經非色聲唐言護翻譯梵語雖安名卷箔秋光冷開窓曙氣淸若能如是會題目甚分明

達磨大師因梁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契祖遂渡江至魏（翁州智照戲云）武帝舉問誌公誌公云陛下還識此人不帝云不識誌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當遣使詔之誌公云莫道陛下詔闔國人去他亦不迴

雪竇顯頌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問者誰還云不識因玆暗渡江豈免生深棘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淸風匝地有何極師顧視左右云者裏還有祖師麼自云有喚來與老僧洗脚

大洪恩頌聖諦廓然如何辨識築著磕著百千万億一句護相傳九年空面壁與盡還思舊日遊瞻拜隻履歸西國（緊悄草鞋）

雲居元頌出出西來碧眼胡廓然無聖更多盧九年豈坐撈籠盡人有梁王是丈夫

薦福逸頌廓然一鏃遼空不識重下錐刺梁帝不知何處去千古萬古無消息

法真一頌當機覿面提綱正尚猶迷隻履空歸去還從葱嶺西

天童覺頌廓然無聖來機徑廷得非犯鼻而揮斤失不迴頭而踏斂寥寥冷坐少林默默全提正令秋清月轉霜輪河漢斗垂夜柄繩繩衣鉢付兒孫從此人天成藥病

保寧勇頌燒得通紅打一鎚周遭無數火星飛十成好箇金剛鑽攧向門前賣與誰

雪溪益頌第一義廓兮寥兮超象帝不把多年曆日看身辯春分并夏至遼東白鶴去無蹤三山空落青天外

承天懷頌南天大士雙眸碧梁王隻眼明不識廓然無用處孤蹤懡㦬過西京

佛鑑勤頌始聞樓閣一聲鐘日煖蒼龍睡正濃再整鳳凰臺上鼓夜半祥鸞來飛舞漸基水週如磐石胡僧貫盡平生力選指少林歸去來春風一徑花狼藉

堤成子頌廓然無聖信人稀不識重教失大機面壁九年究甚極那堪隻履又西歸

蔣山泉拈灼然者達不識且道賓家不識主家不諳直
饒舜得分明鼻孔在我手裏
黃龍心舉此話問僧分明有箇達磨面前作麼生說箇
不識底道理僧曰不識師拈起拂子曰達磨在者裏
白雲演上堂舉此話至不識連舉黃梅意旨至不會佛
法師云大小大祖師問著底便是不識不會為什麼却
兒孫遍地乃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佛鑑勤上堂舉達磨初見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
義至誌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助佛揚化師云
畫也畫不成塑也塑不就因何武帝不契達磨渡江會
麼蓋主帝不會達磨梵語達磨不曉華言致見覿
面胡越誌公雖善翻譯剛然壓良為賤致見畫虎成狸

雖然如是諸人向什麼處見達磨若也當面見得方知
道山僧如今一邊唐言一邊梵語如或未然白雲斷處
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長蘆賾上堂云達磨見梁王問聖諦只道得箇不識六
祖見黃梅付衣鉢只道得箇不會天下老和尚秖將者
不識不會勘驗衲僧天下衲僧被者不識不會換却眼
睛穿却鼻孔長蘆伊麼道是識了也是會了也是被換
却眼睛穿却鼻孔了也如何道得出身一句名高不用
鐫頑石路上行人口是碑
嵩明教真諦無聖論云真諦者何極妙絕對之謂也聖
人者何神智有為之謂也有為則以言乎權絕對則以
語乎實實之所以全心而泯迹權之所以攝末而趣本

然則真諦也若豈容擬議於其間哉聊試寓言以明其
緒耳夫真諦者群生之元心也衆聖之實際也如也非
如也非非如也隱群心而不昧現聖智而不曜神明不
能測巧曆不能窮故般若曰第一真諦無成無得言其
體而有之則清淨空廓聖凡泯然言其照而用之則彌
綸萬有鼓舞群動然則體而存之若其本乎照而用之
似其末乎當其心冥於至本也默乎清淨而絕聖存智
是亦宜亦所謂第一義諦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孰為謬
乎而泰人以為大甚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而知無
者誰幾是亦未論其微言也若夫凡聖知覺者真諦之
影響妄心之攀緣耳存乎影響則凝滯於名數以乎攀
緣則睽戾於分別是則非聖而聖而聖人所以大聖無

知而而知其真知所以遍知昔人有問於昔人曰云何是
第一義諦應曰廓然無聖問者或曰對朕者誰應曰不
識然斯人也非昧聖而固不識也蓋不欲人以形言而
求乎真諦者也而問人不悟乃復云云刻舟求劍遠亦
遠矣以指標月其指所以在月以言喻道其言所以在
道顧言而不顧其道非知道也睹指而不睹其月非識
月也所以至人常妙悟於言象之表而獨得乎形骸之
外淨名默示而文殊稱善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
聞而聞不其然乎
林間錄云吳中講師多譏諸祖傳法偈無譯人禪者與
之辯失其真適足以重其謗達觀穎禪師論之曰此達
磨爲二祖言者也何須譯人耶如梁武帝初見之即問

如何是聖諦第一義荅曰廓然無聖進云對朕者誰又曰不識使達磨不通方言則何於是時便能不耶講師不敢復有辞

達摩在少林寺九年面壁默然而坐人謂之壁觀婆羅門

雲門杲頌金鼇一釣滄溟竭徒自悠悠泛小舟今日煙波無可釣不須新月更為鈎

竹庵珪頌少室山前風過耳九年人事隨流水若還不是弄潮人切須莫入洪波裏

介庵朋頌長竿釣盡六鼇頭背負三山歸去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

達磨大師因慧可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云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云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云與汝安心竟

雲居元頌立雪忘勞斷臂求覓心無處始心休後來安坐平懷者粉骨亡身未足酬

智海逸頌斷臂難於立雪難覓心無處始心安誰知萬頃蘆花境一一漁翁把釣竿

曹溪明頌小室當年兀坐時了無一物可傳持神光斷臂無筋力更覓安心也是癡

又頌立雪齊腰累小林請師方便更安心自從飲着他家毒翻使平人被陸沉

承天懷頌覓心無處許心安不但謾人亦自謾堪遞同

安曾解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佛眼遠頌若有絲毫付與人可師何得更全身人間天
上迷逢處八兩元來是半斤
雲門杲頌覓心無處更何安覽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
開張意氣爭如不受老胡謾
竹庵珪頌二祖當年立小林蒲庭積雪到腰深叉手當
胷無一事不求不覓不安心
無盡居士頌覓心不得已安心屠肆婬坊嗣小林爭柰
子孫嫌直截諸方五味苦叅尋
芭蕉清拈金剛與泥人揩背　蔣山泉拈且將錯就錯
上方岳上堂云夫求法者不以身為身不以命為命精
勤於斯方成道矣不見菩提達磨遠離西國屆于唐土

九年向小林面壁覓一个人眼中滴血尚不能得衆謂
之壁觀婆羅門不曰之間有座主名曰神光博覽群書
善談玄理常自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
盡其妙近聞達磨大師至人不遠當造玄境諸兄弟看
他回緣成就了自然之理到彼晨夕參侍匪倦疲耶達
磨常日端然殊無返顧一日自已思惟昔日求道敲骨
出髓 丟 積雪過膝達磨不覺迴首乃發問汝立雪中當
求何事 丟 自斷其臂奉于師前雖然如此達磨猶未可
伊復將言辞責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
吾前亦未可在達磨良久與伊近前以慈言慰諭汝既
如是吾宜易汝名為慧可才得法號便解發問諸佛妙
道可得聞乎諸兄弟達磨到這裏精神定動老婆心發

便向他道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是他不覺低頭禮謝復問大師慧可心未安請大師安心　云與汝安心竟於斯便傳衣付法紹継祖燈奇哉諸兄弟看他古聖得事處也不容易雖然如此汝等諸人還知道被者黒面漢謾來欺我唐土兒孫誑惑此間衆生麼直至如今妄想顛倒求玄求妙當時只向小林九年冷坐底多少奇特不妨教人疑著及乎被二祖立雪斷臂了便向者裏把不定撒屎撒尿說真如解脫菩提涅槃我且問你諸兄弟到者裏合作麼生還各自差軟麼伊麼時稍有一箇靈利衲僧出來驀面唾拄杖摔將歸西天去救他到處慚惶也道我唐土有人只爲汝等諸人不喞𠺕致各各中他毒藥直至如今受屈

東林總上堂舉此話云嵩嶽凌空不斷寸土滄溟巨浸豈乏纖波何藉滴露涓流輕塵足嶽然後爲高深者哉徒使穿耳之客踏自點頭華夏兒孫例遺失剎不可道無與渠出氣者咄

廣靈祖上堂舉此話云諸仁者且道有心可安無心可安若言有心二祖自云覓心了不可得若言無心達磨道與汝安心竟然二祖如蟲禦木達磨偶以成文後代兒孫承虛接響說有說無是故若言其有無狀無形若言其無聖以之靈認著頭上安頭不認斬頭覓活若即此心不自心若離此非同木石莫是離知有無情見即是真心麼且莫是對妄立名又莫是在有無之間麼經云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及內外且道在那裏良

又云雲峯千古秀花木四時新
白雲演上堂擧此話 云請師安心師云白雲當時若見
好與二十棒何故他人覷見將謂兩箇說安心法畢竟
如何菩薩龍王行雨闍遮身向上數重雲
雲門杲普說云記得二祖問達磨 云與汝安心竟二祖
當時便休歇去又三祖問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
懺罪二祖曰將罪來與汝懺三祖良久云內外中間覓
罪了不可得二祖曰與汝懺罪竟三祖當時便休歇去
者兩則語叢林擧唱者如麻似粟錯會者如稻似穀若
不作心性會便作玄妙會不作玄妙會便作理事會不
作理事會便作直截會不作直截會便作奇特會不作
奇特會便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不向擊石火閃電光

處會便颺在無事甲裏不颺在無事甲裏便學作古人
兩則公案向三條椽下六尺單前閉眉合眼坐在黑山
下鬼窟裏思量卜度若作者一絡索道理欲明此事大
似鄭州出曹門且喜沒交涉既不許伊麼又如何理會
雲門已是面皮厚三寸分明爲諸人說破第一不得錯
會我說底達磨從西天將得無文印子來把二祖面門
一印印破二祖得此印不移易一絲頭把三祖面門印
破 云云
介庵朋上堂擧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万里一身輕似
葉達磨云爲汝安心竟功名千古重如山然雖如是若
莖衲僧門下料揀沒交涉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要
知麽聽取一頌覓心不得 如蜂蠆爲汝安心毒似蛇 打

破祖師舊窠窟丈夫自合有生涯

達磨大師一日命門人曰時將至矣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揔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當情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傳衣付法

天衣懷頌神光三拜退後立瀑布當前水長急楞嚴會上逞圓通却使老盧雙淚泣

智海逸頌小林真嗣擇全才諸子紛紛點額迴求法莫言容易得曾遇三拜作良媒

南明泉頌無文印子親提處道育揔持皆不顧唯有牢山立雪人三拜纔終眉別豎眉別豎得皮得髓欺唐土小室當前絕點塵誰言隻履西歸去群花笑日兮春深落葉翻風兮秋暮祖師來也急須看大衆還見麼

法雲秀頌神光三拜依位立解會都工末端的皮毛說盡親疎誰言得髓能情息他家幸自可憐生無事却翻成寃對莫寃對石城山下水常急

海印信頌大海驪珠衆莫窺深沉曾未鬼神知離婁有目應難覩罔象無心却可伊如可伊拾得寒山盡皺眉

保寧勇頌門前諸子列成行各逞英雄越霸王如何獨有無言者坐斷毗盧不可當

法真一頌各言所得孰堪任皮骨由來見淺深唯有神

光三拜立云何得髓便傳心
雪溪益頌三更月照鐵門開多少行人去未還好是一
聲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此師□□識門二祖出權二攝玉禪語體意旨如
但益首語云三更月照鐵門開乃成頌云云
翠嵓宗頌弟昆各自騁功能獨有家兄徹骨貧三拜起
來無一語鼻孔累垂蓋口唇
曹溪明頌面貌摸胡百不知撒謾唐土大憨癡有些皮
髓分張盡隻履西歸是阿誰
天寧照頌小室峯前面壁時誰言傳法與傳衣些見皮
髓分張盡葱嶺空携隻履歸
牧庵忠頌三拜無言云得髓虛空落地還提起井底烏
龜吞大蟲過水泥牛不露蹄

薦福懷拈祖師伊麽說話無計較中翻成計較無途轍
中却成途轍若教伊踏著德山臨濟門下免見九年冷
坐被人喚作壁觀胡僧直饒如是也未免殃及子孫
明安拈且道更有一人出來得箇什麽乃云不得不得
又云意況不到　翠嵓芝拈二祖被他當面塗糊莫道
髓皮也不曾摸著因甚却紹祖位
丹霞淳上堂舉此話云信知道法不在言詮之上所以
令諸人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二祖雖然一絲不犯
深達法源然字細點檢將來大似不丈夫取人處分且
道丹霞別有什麽長處良久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
如來行處行
天童覺上堂云裹許含明半夜月通犀角其間轉動忽

地雷花狼牙妙在傍㕘莫觸尊貴小林九年面壁家醜不欲外揚二祖三拜立時曰訥誰知內敵天童今日也大無端

長蘆賾上堂云記得二祖㕘達磨大師誠謂後人標榜然而點撿將來當時望見小林山便好迴去何用剃頭入服金達磨面壁曰雖不言其聲如雷正當伊麼時二祖耳朶在什麼處立雪齊腰揮刀斷臂且道皮下還有血麼達磨道如是則可在可謂屋良唐土兒孫後來達磨問諸緣斷不二祖云巳斷達磨云莫落斷滅不二祖云不落斷滅達磨云諸緣既斷斷爲甚不落斷滅二祖云明明不昧了了常知師顧左右云者裏會去佛祖壽命永不斷絕若是初機晚學實謂醍醐灌頂甘露洗心如

莫出格高人恰似中他毒藥所以二祖禪師問達磨乞師安心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吾與汝安心竟諸人要會明明不昧麼不得春風花不開要會覓心了不可得麼花開又被風吹落達磨臨發願謂門人曰吾去世不久汝等諸人各呈所見承後二祖出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諸仁者二祖既然覓心了不可得又要他達磨大師髓作麼然雖如是若無可取信佛法爭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云久立珍重

白雲演上堂舉達磨大師云誰得吾正宗出來與汝證明尼揔持云據某見處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達磨云汝得吾皮道育云據某見處實無一法當

情磨云汝得吾肉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磨云汝得吾髓師云當時若見他三人便麼道各人好與三十棒只如白雲今日也合與二十九棒留一棒與汝諸人莫聞老有知痛癢者不辜負先聖亦乃得見白雲其或未知堂裏喫粥喫飯更須爛嚼莫多覓是渾鹽吞却

翠嵓宗老我這裏無皮骨肉髓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且道當時恭王面前將出底是皮是髓後來還有人會得也無

圭峯法集別行錄注云達磨云三人得我法深淺各不同居擬持所得如肉斷煩惱得菩表道育要骨達則須惱悟則菩提慧可如髓本無煩惱元是菩提

浮山遠九帶集云只如前二人說得甚分明祖師曰何

言他得皮得肉二祖只禮三拜祖師印可得之衣髓將知善道者不在言詮之下又古人相承安立不乖節次齊排擯讓須至窮孫然後方盡聖意矣

瑞巖勤禪主參話云 元是菩提須日風吹風本洗不小林溪子分皮髓楔光曾不動波瀾無限鱗龍皆發齋難

辭蒜耳一 峯天外出至今留得雪中看

達磨大師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天台韶國師因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花師云日出月明僧云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云天地皎然

仁岳禪師因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那一花師云不堪供養佛僧曰摘向什麼處

師云十字糞堆頭　　福昌信因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第一葉師拽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霏師云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風生雨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摵一摵僧拍掌師云一任跨跳

五祖演舉此話云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　　育王諶舉此話云開花結果不無達磨大師其如花果因由未曾道着瑞嵓不惜眉毛與汝道看但得春風齊着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達磨歸寂葬熊耳山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雲暨復命具奏其事帝令啓壙惟空棺

一隻革履存焉

無盡居士頌非關壁觀九年功歷劫悠悠當處空熊耳塔開留隻履十方全體現圓通

婆羅提尊者因異見王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曰在胎曰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王聞心即開悟

雲門垂語云即今敢問諸人那箇是佛性那箇是精魂　又舉此話云敢問大衆且道西天國王悟得佛性耶悟得精魂耶若道在八處悟得只是精魂若離八處卻喚甚麼作佛性於斯薦得　皇恩佛恩一時報足若薦不得育王今日爲諸人下箇注脚良久云鸞旗麒麟俱是瑞旃檀薝蔔一般香

二祖可大師因三祖問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祖良久云覓罪了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祖云某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祖曰今日始知罪性不

在内外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師深器之

雲居元頌毀佛畫成顯大風從茲起教化音聾既知罪性無來處劍斷殘雲水洗空

曹溪明頌懺罪方知罪性空不勞揮劍掃春風如今山谷峯頭月萬像齊歸一鑑中

海會演頌無孔笛子氈拍版　五音六律皆普遍薦人不識黃幡綽笑道儂家登寶殿

瑯琊覺云猶欠作云何梵在

天童覺小參舉此話云三祖自倒自起二祖相穰打穰今晚海陵善友問覺上座求懺悔若也向者裏心迹俱泯體上無瘡名相纔興泥中洗土且畢竟作麼生月冷空當午松寒露滿襟

三祖璨大師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
憎愛洞然明白

天寧照頌凡亦志緣洞然明白毫氂有差天地懸隔
秋蟾影落潭溪非思量處情難測

雲門偃舉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師云者箇是僧堂者箇
是佛殿那箇是不揀擇無對代云何必如此

法真一舉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師云作麼是無難處衆
中商量有底道飢來喫飯困來眠開眼見明合眼見暗
有什麼難若伊麼正是說難也趙州為什麼直得五年
分疏不下任是釘觜鐵舌漢試為說看

長蘆賾舉此話云古人到者裏開口不得可謂無繩自
縛山僧即不然上是天下是地晝則明夜則暗僧是僧

俗是俗諸人會得洞然明白若也不會唯嫌揀擇

仰山偉上堂舉此話遂拈拄杖云者箇還有取捨麼還
有是非揀擇麼還有憎愛麼既無如是洞然明白

黃龍清上堂舉此話　至洞然明白師云祖師伊麼說話
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者裏如何辨
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又上堂云大衆只如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是揀擇是
不揀擇能恭達士試請斷看良久云直饒見與祖師齊
敢保斯人猶未徹

三祖云圓同大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

知非子頌圓虛妙湛周沙界無欠無餘無罣礙纖塵一
起蕩法生眼裏須彌耳裏海

上方益舉此話云而今要一个無取捨底也難得便是僑陳如尊者每日向僧堂中冷坐也要十八文然雖如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智海清舉此話云諸仁者取捨纔興是非鋒起識心纔動生死魔來所以道難難語嘿寧通向上關不見目蓮與鶖子靈山會上盡瞞頇易易動靜無非第一義堪笑文殊與淨名毗耶城裏談不二有難有易未離塵無又無餘豈是真遍首大虛都打了大千沙界一閑人

四祖信大師問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三祖曰誰縛汝四祖曰無人縛三祖曰何更求解脫乎四祖於言下大悟

雲居元頌無縛明明解脫身西山堆裏一花春直饒不

愛文皇詔也是蘄州廣濟人

天寧照頌志求解脫阿誰縛汝直至如今謊方錯舉

五祖忍大師作童子時四祖問子何姓耶答姓即有不是常姓曰是何姓耶答是佛性曰汝無姓乎答性空故祖默識其法器即俾出家後乃付法

曹溪明頌問姓能將佛性酬傳衣付少也風流當初養母人知否不是冤家不聚頭

禪門拈頌集卷第三

禪門拈頌集卷第四

達磨第五世弘忍大師嗣法

崇嶽慧安國師

六祖慧能大師

蒙山道明禪師

達磨第六世慧能大師嗣法

南嶽懷讓禪師　　溫州永嘉玄覺大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

六祖慧能大師在印宗法師會下見二僧對風幡一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悚然

雪竇顯頌不是幡兮不是風衲僧於此作流通渡河用筏尋常事南山燒炭北山紅

又頌不是風幡何處著漸漸作者若如今擔擔擬禪和護道玄玄為獨脚

大洪恩頌不是風兮不是幡行人曾滯兩重關長安道在應須到莫聽冀嶺叙往還

又頌不是幡兮不是風石城山頂望何窮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又頌不是風幡何處著是風幡兮亦拈却隨他去也大無端一句當機還大錯錯鼻孔撩天也穿却

琅琊覺頌不是風兮不是幡多口闍梨不可詮若將巧語求玄會特地千山隔萬山

天衣懷頌不是風兮不是幡斯言那已播人間要會老盧端的處天台南嶽萬重山

又頌不是風兮不是幡胡人持呪口喃喃報道孟春正月節千峯隱隱色如藍

鴈蕩泉頌不是風兮不是幡刈禾鎌子兩頭彎祖師的旨何人會南岳天台千萬山

又頌不是幡兮不是風趙州南畔石橋東刹竿頭上不迴首嵩頂黃梅踏碓翁

瑞鹿先頌非風幡動仁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識祖師眞是好知音

承天宗頌風幡搖動撥晴暉憑事商量也未知多少祖師門下客頭角須是麒麟兒

資壽捷頌風動幡搖鬧刮垂異驢生得白騾兒臺陽日近西風緊蠨蕭庭槐葯蕭蕭

圓通秀頌不是風兮不是幡放斯明得悟心難胡言漢語休尋覓刹竿頭上等閑看顢頇

雲峯圓頌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壯中些子閑

海印信頌風幡不動幾心動一語如何話兩般匹耐老盧大傍若闍黎座主被嫌譏

法昌遇頌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保寧勇頌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渾家不是不進步無禁當門荊棘生

法眞一頌巴陵老作昔拈來不是風幡安在哉閑東王三吹盡棄波斯蓮上舞三臺

長蘆賾頌不是風兮不是幡刹竿頭上等閑看圓通傍
法無多子鼻孔依前在目前遙蘊秀釋蘭
承天懷頌風動幡搖言最親老盧心動若爲陳當時果
有迦羅眼未必衣盂不付人
佛印清頌風幡是心更何言六門休歎古今傳若並絲
毫仍舊隔大千沙界一毛端
翠嵓宗頌不是風幡不是心祖師正眼只如今如今不
識山河礙識得如今海嶽沉
佛鑑懃頌不是風幡不是心幾人遺劍刻舟尋今明訝
語諸禪客自古眞鍮不博金
佛眼遠頌非風幡動唯心動大海波瀾當過漢萬龍出
沒在外沉生死聖凡無別共無別共底忘摸摸祖佛傍

靈空合掌
崇勝珙頌風幡動兮自西自東往者心兮非異非同默
漢呈機兮未曾發家祖師指示兮轉見病攻從兮言謗
兮明暗塞通爭覓玄沙兮瘖瘂言聾
長靈卓頌夢遊華頂過丹丘踏盡寒雲倚石樓會看瀑
泉瀉崖壁豈知身在碧江頭
心聞賁頌水邊煙賦舞楊裊竹裏雲深古屋低綠遍山
川春事過桐花滿地子規啼
慈航朴頌不是風幡不是心等閑擲土是黃金曾逢一
路平如砥無限平人被陸沉
松源頌不是風兮不是幡分明裂破萬重關誰知用盡
腕頭力惹得閑名落世間

妙矧廓頌不是風兮不是幡靈鋒獨露寶光寒茫茫宇
宙無知已空倚危樓望刹竿
介庵朋頌風幡俱不是仁者心亦非斷碑横古道下有
石爲龜
雪峯存拈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孚上座侍
立次咬齒峯云我伊麽道也好與二十棒雪門昊目覃謹孚上座麽
畢圓鼓朗發生嗣薑議靈舉麽纂謝書鑿龍入斗
保福拈作賊人心虛也是蕭何置律
巴陵鑒拈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不是風幡向
什麽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
清涼益上堂云諸上座且莫將爲等閑差勸且依古聖
慈悲門好他古聖所見諸境唯見自心祖師道不是風
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但且伊麽會好別無親於親處
也
五祖戒拈着甚來由
天台韶國師示衆曰古聖方便猶如河沙六祖曰非風
幡動仁者心動是爲無上心印至妙法門我輩稱祖師
門下士何以解之若言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若言不撥
風幡就風幡處通取若言風幡動處是什麽若言附物
明心不須認物若言色即是空若言非風幡動應須妙
會與祖師意旨了沒交涉既非種種解會合如何知悉
若眞見去何法門不明雖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
雪竇顯舉巴陵拈師云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向甚處著
有人與巴陵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
海印信拈大小祖師話成兩橛好與三十棒更有一个

切忌動著
蔣山泉小叅舉此話連舉巴陵雲竇拈師云要知二尊
宿落處蔣山為你說箇譬諭一似箇人家祖上從來
極有涯業有二兄弟各各鬪使大者使五百小者使一
貫日往月來鬪使不已遂將祖父涯業一時蕩盡累他
子孫無安身立命處忽有一親友見其子孫孤露遂將
伊家祖上宅舍借伊居止其間子孫須念舊時祖業如
何却爲他人須作方便討得當時契書方爲究竟若赴
目前過日得則得未免住在他人屋下大衆蔣山爲你
說譬諭了也且問諸人作何方便討得當時契書
拈木成上堂舉此話云諸仁者祖師權時施設用作指
歸諸人要會祖師端的爲人處麼良久云風兮幡兮心

兮動與不動還迷要會祖師關捩子嵓前時聽子規啼
淨慈本小叅云六祖作行者時到印宗法師會下忽見
二僧因覩風幡共相論議一云風動一云幡動往復紛
紜皆未中理他家當時路見不平便道不是風動不是
幡動仁者心動然雖如此老盧一期接引則不無又且
未能塞斷後人口山僧者裏即不伊麼當時若見者僧
只向伊道瞌睡漢你與什麼作風幡且道與祖師道底
是同是別明眼底鑒看
法真一舉此話連舉巴陵雲竇拈師云且道二老宿語
是同是別若定當得出來與山僧相見
黃龍心問法昌遇曰不是風兮至渡水寒豈不是和尚
偈耶遇曰然有是語心曰也大奇特遇曰汝道祖師前

段為人後段為人對曰祖師終不妄語遇曰意作麼生對曰豈不見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遇曰如孤波水有甚快活心曰師意如何遇以拂子揺之心曰也是為蛇畫足遇曰亂統作麼心曰須是和尚始得

曹溪明上堂云不是幡兮不是風何煩齊後叔聲鐘於乎樹角無人見剛被渠儂強指蹤乃舉六祖大師一日見二僧爭風幡至二僧因而肯悟師云大衆擬此二真道人伊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若是皮下有血儻見他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汝心動出是何言歟當時若下得者一出方有轉身一路君不見古德言兮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與作箇什麼遂擲下拂子云老僧今日被諸人勘破

上方益擧此話遠擧巴陵雪竇拈師云一犬吠虛百犬吠聲當時若是金色頭陀倒却門前刹竿也免得南北禪和被風幡走 殺然雖如是為金色頭陀作主則可要與法雲相見 未在

白雲昺擧此話連擧巴陵雪竇拈師云巴陵云既不是風幡向什麼處著雪竇云既是風幡向什麼處著然則水不洗水金不博金忽有箇不惜性命底漢截斷二老脚跟也免得世諦流布

佛眼遠上堂云昔日六祖大師作居士時隱於廣州法性寺印宗法師席下遇夜廊廡閒有二僧風幡競辯未盡厥理祖師覊步而謂曰可容俗士得預高論不直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告之大衆秖如夜來風起且道是

風動不是風動若道不是風動如此觸著動戶鎮土揚塵作麼生不是風動還斷得出麼山僧道也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也不是心動有人識得麼青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育王諶舉此話連舉巴陵雲竇拈師云此三尊宿一人放行如類崖裂石一人把定如大海吞潮一人謂坐不動如須彌山顯寧伊麼說大殺不顧條章

雲門杲普說舉此話云山僧曾請益一箇長老意旨如何長老將衣袖搖作風動勢云是什麼苦哉苦哉慚惶殺人鈍置殺人有者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定是心動山僧尋常問學者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心動作麼生看囊豈容眨眼

六祖一日謂衆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柒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汝等諸人喚作什麼沙彌神會出衆曰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遂打數棒曰我喚作一物尚自不中那堪喚作本源佛性汝已後設有把茅蓋頭只作得个知解宗徒

海印信頌呼為一物早不中那堪喚作本源佛應現縱横總不離動用施為收不得落灑灑磊落且問時人知不知不知直待見彌勒

法眼拈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為宗即荷澤是也　鴈蕩泉舉此話云既不得喚作本源佛性且道喚作什麼即與祖師蓋乃指拄杖云還見麼無枝無葉有頭有尾搆破面門清風四起雖然不直半分錢天下

七到難可比
長蘆賾擧此話云山僧即不然有一物明如鏡清如水
上照天下照地只在動用中且道是什麽
六祖因僧問黃梅意旨什麽人得祖曰會佛法人
得僧云和尚還得不祖曰我不得僧云和尚爲什
麽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汾州昭代云知藏詞辯傳方
大洪恩頌信手拈來見自殊箇中消息沒功夫黃梅未
許傳斯旨半夜曾將付老盧
佛印元頌當日黃梅傳意旨會佛法人如何藁蘇龍頭
角盡成空盧老無能較些子
圓悟勤頌斬釘截鐵大巧若拙一句單提不會佛法
他葉落花開不問春寒秋熱別別萬古碧潭空界月

梵齋居士頌佛法會不會一棒百雜碎毫末更飛揚虛
空都覆盖
翠嵓芝拈會得即一頭不會得即三首作麽生便有出
身之路 承天宗拈曹溪大士繼佛祖位爲什麽不會
佛法也是掩耳偷鈴藏珠不知讓師鼻孔被六祖穿却
了也
永明壽云若悟其道則可以承紹可以傳衣如有人問
南泉和尚云黃梅門下有五百人爲甚盧行者獨得衣
鉢師云只爲四百九十九人皆解佛法只有盧行者一
人不解佛法只會其道所以得衣鉢故先德偈云有無
去來心永息內外中間都総無欲見如來真住處但看
石羊生得駒如此妙達之後道尚不存豈可更論知解

會不會之妄想乎
黃龍南上堂云大覺於燃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衣半於黃梅又傳箇什麼乃有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昔香山曾漏洩新婦騎驢阿家牽
香山良上堂舉此話云夫語是心苗他若會佛法應不去入家碓房裏舂米他若會佛法應不去竊他衣鉢夜半三更潛地渡江他若會佛法應不向大庾嶺頭使人拈掇不起設諍閧鬪後來死了埋在土窟裏被蒴羅人斫却頭去盡是惡業果報不見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道過在什麼處良久云救苦觀世音菩薩
又○○○○○○○自菩提達磨洎曹溪六代祖師還得者箇道理也無乃作此相對之不見僧問能和尚云黃梅意旨至

我不會佛法不見仁王經云我今無說汝今無聽是一義二義又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猨捉影又云三世諸佛不知有忽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作此相了以拄杖抹却
五祖演舉此話又舉僧問雲峯和尚見德山後得箇什麼道理便休去峯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迴師云大衆此二尊宿一人是祖師一人是禪師及乎問着便道我不會佛法又道我空手去空手迴你諸人還會伊麼說話也無若要會他恁麼說話須是透祖師關始得若不透祖師關輒不得正眼觀看
上方益拈護着僧一人則得
曹溪明上堂舉此話云諸人若學得祖師不會佛法一

生受用不盡到伊麽田地方可能事畢矣然後向孤峯
頂上盤結草庵目視雲漢直饒祖佛出頭來便痛與三
十棒何謂如此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即名為報佛恩
又題黃梅舂糠亭曰七百高僧如龍若虎各出明心妙
偈欲求成佛作祖盧公碓下潛身翻笑傍人蕃齒不知
無物無塵徒尔妄分能所于時舂罷休閑皓月流輝似
于衣盂密付便南行登舟解把蘭橈舞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召大衆云還見祖師麽若也不見
徑山為你拈出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
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
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育王諶拈背手挑燈從中號土杜撰衲僧道我知有只

如夜行古路一句作麽生道若也道得許你親見祖師
又一日上堂云達磨祖師只言不識書笑祖師只道不
會而今談禪說性者匝地普天成佛作祖者如麻似粟
為復是報効祖師為復是埋沒祖師當機要具超方眼
試問其中定古今
六祖因蜀僧方辯造謁問所習何業辯曰善塑
祖遂正色曰試塑看辯不領旨乃塑六祖儀相高
七寸曲盡其妙呈祖祖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
碧海逸頌區區七寸謾勞陳手巧爭如眼巧親塑者不
知何處去曹溪千古浪花新
六祖偈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蔣山元擧此話云如今百花盡放那箇蹔結果良久云
乾坤曾著力風雨莫無端

六祖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
門人曰師從此去早晚却迴祖曰葉落歸根來時
無口

海印信頌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水漲船高鳶飛戾天若
是林間師子兒三歲便能大哮吼

香山良頌葉落歸根不計春來時無口定蹤覩面便虛
得江西馬踏殺衆中多少人

法真一頌五蘊山頭一段空來時無口去無蹤要明葉
落歸根旨末後方能達此宗

松源頌雲開空自闊葉落卽歸根迴首煙波裏漁歌過

遠村

天衣懷上堂云玄黃不眞黑白何別六祖大師道葉落
歸根來時無口若會此箇說話直入維摩丈室往金色
光中見十方世界四聖六凡如觀掌中菴摩勒菓又見
一類衆生寢生死長夜昏昏睡眠不覺不知作金雞報
曉一聲令伊省悟豈不快哉若能如是方可將此察心
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雖然如是古人道楚我者多
西我者少

法雲秀拈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五祖演拈祖師恁麼道猶欠悟在

雪峯了擧此話 至祖遂歸新州國恩寺殺化師云走殺
者老兒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是新州路子可可大笑云

還有共祖師同出同沒底麼
佛眼遠退院上堂舉此話云是什麼說話去了却更來
作什麼不見東山先師道大小大祖師猶大悟在師呵
呵大笑云諸人還會得麼聽取一頌歸根得旨復何論
洞口桑人半掩門花落已隨流水去空留羃羃野雲
屯
松源上堂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神仙妙訣父子不傳
且如何道得接手句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
崇嶽慧安國師與北宗神秀被武后召入禁中供
養因澡浴以宮姬給侍獨師怡然無他后歎曰入
水始知有長人
無盡居士頌秦苑仙娃白玉腮薔薇行水灑寒灰柴門
草戶無扃鑰扃落金槌擊不開

蒙山道明禪師因趂盧行者至大庾嶺行者見師
至即擲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
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
寶王選頌能放得下明提不起雲關嶺頭水杜瀾底水
月和同是非何已雲散水流徹是我是
道明禪師因六祖在大庾嶺頭云不思善不思惡
正當伊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即大
悟
觀音院從顯拈今日不伊麼道還我明上座來
卅覺禪上堂舉此話云看他先祖為人終不肯過這邊
求諸人還會麼屋前人卧千峯室佛祖無因識得渠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大衆還會者話麽正當伊麽時
歷劫不曾迷步步超三界歸家頓絶疑

南嶽懷讓禪師初參六祖祖問甚處來曰嵩山來祖曰是什麽物伊麽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不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秖此不污染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

大洪恩頌是什麽物伊麽來此中何假拂塵埃瞪目看時還不見謾將明鏡掛高臺
又頌說似一物即不中風從虎兮雲從龍此事由來非草草休言無法是真宗

雲居元頌玉在泥中蓮出水污染不能然方比大家如是若承當洞庭一夜秋風起

海印信頌倒騎鐵馬出煙籠簸轉天關振古風寶瓔樓曾不顧入鄽應爲誘童蒙

保寧勇頌戴角披毛伊麽來鐵圍山岳盡衝開閻浮踏殺人無數驀鼻深牽拽不迴

佛國白頌驀頂來時伊麽來不中一物早塵埃便教南獠磨執片照得追風馬子迴

法真一頌什麽生堂伊麽來當機覿面不迂迴經行坐臥非他物自是時人眼不開

歙州英頌鐵牛不喫欄邊草卝角牧童把告報放去高坡卧白雲任渠七顛與八倒阿呵呵會也麽債有頭冤有主拾得要打寒山老

又頌曰吾祖家風豈涉途失宗隨照用心䖏一言為報
知音者近日南能姓不盧
天童覺小參舉此話至什麽物伊麽來讓經八年方下
語云說似一物即不中至污染即不得師云從來不相
似何處更著得污染來然而擬向即觸踈跎即背且道
正伊麽時作麽生還會麽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
獨足立
靈源清云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唯證乃知餘莫能測所
以六祖問讓和尚至吾亦如是茲盡獨標清淨法身以
建教外別傳之宗而揀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然
非離報化大功大用謂若解通報化而不頓見法身則
滯污染緣乖護念旨理必警省耳

讓和尚因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麽處
去師云如大德為童子時相皃何在法眼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
底僧云只如像成後為什麽不鑑照師云雖然
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
慈受頌髑髏裏眼見猶在枯木中龍聲更狂打破虛空
光境盡箇中別有好商量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靈機未動道環先入極理也妙
得窮通順事也聊分借借無像無私何圓何必娟娟即
求之月魂苒苒在花之春律巍巍堂堂若煒煒煌煌三
千大千步周行獨立　又上堂舉此話云只者便是非
像非鏡誰主誰賓何偏何正縱鏤莫我欺無孔之鎚鎔
鑄莫我定無星之秤驀拈起拄杖作攪勢云聊將拄杖

攪豬須令彼魚龍知水為命
佛眼遠開借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光向什麼處去自代云
老僧出家三十年也

讓禪師因馬祖多習坐禪一日將塼於庵前磨祖問磨塼作什麼師曰磨作鏡祖曰磨塼豈得作鏡師曰磨塼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祖曰如何即是師曰比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

保寧勇頌死馬醫來無用處車牛腦後更加鞭皮穿肉綻還知不任重應須角力全

法眞一頌坐禪求佛轉成賒車若不行休打車語默施為常在定但令癡坐即偏邪

松源頌平生心膽向人傾過犯彌天已不輕帶累馬師

胡亂後至今錯認定盤星

挽齋居士頌打車打牛何者是摸著耳埵失却鼻更通一線與君看文殊菩薩名麼甚

知非子頌終日坐禪須彌不動霜磬引迴一場懵懂明眼人見好箇漆桶打牛打車駐雙輪馬駒踏殺天下人

眞淨文上堂云祖師西來教外別傳所謂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大衆人人各有一頭水牯牛駕箇車子即是毛色有異心相不同有赤者白者青者黃者黑者如今莫待下痛鞭各自拽箇車子歸堂喫茶去

大慧杲普說舉此話云而今禪和家理會道牛喻心車喻法但只明心法自明矣但只打牛車自行矣且喜沒

文涉若伊麼馬祖驢年也不能得悟去

永嘉玄覺大師到曹溪振錫攜鉼遶祖三匝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則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師方具威儀恭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大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 隨林默

法眞一頌 永嘉萬里到曹溪三匝云何略不施却遶禪牀三匝後卓然振錫展威儀

曹溪明頌 曹溪未到有何疑月面堂堂更是誰一宿已成歸計晚不干廬老舉鞭遲

知非子頌 生死一事大證了不復往一 宿留曹溪長歌出門去

雪竇顯舉此話 至 生大我慢師便喝云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免見龍頭蛇尾又再舉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代祖師云未到曹溪與尓三十棒了也

南明泉上堂舉此話云諸仁者此箇公案盡道玄覺與六祖君臣道合水乳相投還端的也未南明道大小祖師龍頭蛇尾今日已是借口不得為諸人重舉一徧遶師三匝振錫而立諸仁者還見祖師麽若向者裏見得不止淨光塔下盤十方世界剎剎塵塵皆見祖師若也

未見山僧爲你指出乃拈起拄杖云看看劈面風寒性
性江上客收取釣魚竿擊法座一下
　永嘉證道歌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何所爲
　　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
法眞一頌林間無事衲蒙頭永夜淸宵萬務休江月明
明自相照松風不斷冷颼颼此師錄但擧上二句
開先暹上堂擧上二句云還有知息底衲僧麽若未會
開先童爲注脚如今秋月皎皎涓風蕭蕭還成得箇什
麽邊事所以道佛性戒珠　至體上衣乃拈起拄杖云雲
收霧卷杲日當軒萬像森然作麽生是你諸人覿面一
句良久云好事不如無
智海逸上堂擧此話云諸禪德還會麽江月照寒山無

掌拾得笑松風吹三十三人携手歸永夜淸宵何所爲
懃亦懲世師巍巍何巍巍佛性戒珠心地印乃拈起拄
杖云山河大地不是心地印拄杖子不是心地印霧露
雲霞體上衣衣是體體是衣霧露雲霞是衣體在甚處
霧露雲霞是體衣在甚處何處得一　片來所以道日出
嵓前暗雲生谷裏昏其中長者子箇箇盡無根
承天宗擧江月照至何所爲復擧藥山閑坐則爲因緣
師云閑坐則爲這裏有箇入處許你把定乾坤佛性戒
珠心地印師拈起拄杖云不是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
衣師云乾坤廓淨霧露什麽處得來你諸人作麽生着
箇眼睛與石佛相見其或未知拄杖子便乃兩手分付
擲下拄杖
　海印信上堂擧此話云山僧卽不然爾

舉上二句師云漁翁引釣歸深浦驚起沙鷗四散飛
黃龍心上堂舉此話云只如雲霞消散後體在什麽處
良久云雪寒歸堂向火
寶峯英示衆舉此話云先聖可謂傷鹽傷醋山僧即不
然復舉上二句係云收童嶺上一聲笛驚起群鴉遶樹
飛
黃龍清上堂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更是誰霧露
雲霞遮不得个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團似
鏡菱角尖尖尖似錐
大慧杲上堂舉此話云者箇阿師好與三十棒且道過
在什麽處不合倫常住物納衣鉢下
　永嘉云不可毁不可讃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

　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
保寧勇舉此話云還見麽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
是非多
　寶林本舉此話云覓時不見且置秖如不
覓時是見不見乃拈起拄杖云眼裏無筋一世貧
　永嘉云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擁塞有人問
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
大洪恩頌默時說說時默藏頭白海頭黑文殊摩詰共
相知大施門開無擁塞
圓通秀因湯泉長老迴上堂舉此話蓦拈拄杖云永嘉
鼻孔被山僧穿却了也披沙揀金釋迦旁而無功守株
待兎淨名空度驢年到這裏縱有懸河之辯也卒話會
不及湯泉長老旣向鑊湯爐炭裏飜身轉來必然別有

長廣知事大衆請他陞座爲衆舉揚
永嘉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
時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眞
智海倩舉此話云永嘉老人雖提弱喪要急還家秖知
會月夜行不覺渾身露水若是智海即不然乃竪起拂
子云拂中眼眼中拂上土相逢是何物釋迦曾未俱
尸弥勒幾時在兜率八万四千妙法門門門正路從茲
出報言窮子早歸來便寶玲玶休自屈出非理沒搵頭
四顧且華中妙高峰色青𡹪崪
佛眼遠舉此話云根塵既謝鏡光現前心法雙亡如何
則是赤骴骸身無妄想眼聞耳見離攀緣
永嘉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氂失千里是則龍

女頗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
雲門杲舉此話云永嘉親見六祖來要且只在是非裏
雲門即不然非不非是不是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惺惺
時直是惺惺瞌睡時一向瞌睡也無佛法可商量亦無
麼勞可迴避有時睡覺驀鼻來元是猫兒捉老鼠
永嘉云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
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雲門杲舉此話連舉老宿拈云既無一物了了見底是
箇甚麼師云且道這老宿伊麼道還具眼也無
西京慧忠國師因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
通肅宗帝請國師試驗師問汝得他心通耶曰不
敢師云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

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般師良久又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第三問三藏罔知去處師叱云者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

大覺璉頌西天三藏有他心 却被南陽辨正音蜀國天津俱得見爛泥堆裏空追尋

蔣山泉頌天津橋上蜀江傍覿影尋蹤不隱藏差却日前些子路擧頭無處覓南陽

仰山云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

趙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爲甚不見沙云只爲太近 又徹汝道前兩度還見麼雪竇云敗也敗也

天童覺拈三藏不見國師即且置你道國師自知落處麼若謂自知則百鳥銜花諸天供養未有休日且道正當伊麼時落在什麼處 海會端拈國師若在三藏鼻孔上有什麼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裏

黃龍心擧此話問僧汝既稱曹溪門下客必知有此事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僧罔措師曰全無主宰僧曰三藏第三度爲什麼不見國師師曰汝今一尚不見何更問三若見其一即三可明矣僧曰此事要進修方可見得師曰汝言進修如何進修試說看縱饒修得終成敗壞修與不修轉無交涉僧曰若不修得如今天下有善知識必知此事師曰汝今問我亦無憑據但此去徧參只消致問和尚已是真善知識必具他心慧眼

且道學人即今在什麼處看他見與不見如何撥遣便知到與不到護人自護一時親見豈在別人言説

竹庵珪舉此話連舉趙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師云趙州還見三藏麼

心聞賁舉此話連舉仰山玄沙趙州語師云國師只知勘破三藏不覺自家漏逗三藏宿伊麼指注大似搥頭捕蟬而今要見國師麼穿却鼻孔

忠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喚侍者三應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

投子青頌國師喚侍者重言不當吃他耳又不聾自又無慶雪

蔣山泉頌國師三度喚侍者三迴應家富小兒嬌病多諳藥性吾負汝隴西鸚鵡能言語汝負吾笑殺西來碧眼胡徐會南陽端的意大都年老覺心孤

保寧秀頌國師三喚侍者三應兩箇無孔鐵鎚傍觀也須氣悶彼此無便置今古誰相信缺一人鎚置

黃龍南頌國師三喚侍者打草只要蛇驚誰知淵底青松下有千年茯苓

又頌國師有語不虛施侍者三喚無消息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不如不相識

海印信頌老倒南陽大古錐等閑垂釣泛江湄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東林揔頌國師三喚古今明何事勞生自不能信是與人無舊分非干人與我無情

法真一頌丹鳳喚雛雛復應清音歷歷自和鳴不知何
處成臺榭平地須教波浪生
崑山元頌言行君子樞機古人焉肯虛發須知狹路相
逢不免遭他一撥翻思惡語傷人任運痛如刀割
佛印清頌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迴應若更言負沒負
吾真箇可知禮也
上方益頌南陽三喚侍者三酬依俙曾國駐蹕楊州迴
首衆江空漾碧夕陽西去水東流
承天懷頌國師三喚有來由侍者聲聲一一酬未辨箇
中端的音却成辜負一生休
佛眼遠頌老倒江湖上爭頭事可咍一迴勞子動又是
上鈎來

長靈卓頌喚處分明應處親不知誰是負恩人東家猫
溲西家事却使傍觀笑轉新
崇勝珙頌國師三喚侍者三應魚不化龍藥翻成病大
價還錢殺人償命海晏河清風恬浪靜呼咄二師乎敗
闕一場查沒莫吾乎三師七證
大慧杲頌還子得樂與誰說起來相對眼麻彌已向人
前輸肺腑從教他自覓便宜
竹庵珪頌世路風波不見君一回見面一傷神水流花
落知何處洞口桃源別是春
介庵朋頌放生池畔曉來過十里芙蕖間綠荷花底有
船看不見只聞人唱採蓮歌
知非子頌王仙甕變古今取則入泥入水南陽盡力三

喚三應侍者因測粉骨碎身何以報德

悦齋居士頌三喚無人會得渠至今千載被塗糊落花流水吾辜汝明月清風汝負吾

智門祚上堂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措兒不覺醜云國師辜負侍者意旨如何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飡云侍者辜負國師意旨如何師曰粉骨碎身未足酬　金山元上堂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云老僧耳重進云學人不會師云你若不會山僧爲你頌出國師三喚侍者三若客來須看賊來須打

薦福逸拈侍者心不負人國師面無慙色

海印信拈大小國師被侍者勘破

天童覺拈仁義道中師資分上再呼能再應諭實不論虛且道有辜負無辜負皓玉無瑕雕文喪德

大慧杲普說云如國師三喚侍者話喚作說老婆禪拖泥帶水得麽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喚侍者三應師云國師三喚侍者何曾有辜負侍者三應甚麽處是辜負處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師云平地起骨堆復云叢林中喚作國師三喚侍者話自此便有一絡索雪竇見透古人骨髓云國師三喚侍者點即不到師云尙然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師云却不伊麽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讃雪竇不得師云誰道復召大衆云好箇讃雪竇不得雖然如是雪竇亦讃妙喜不得妙喜亦讃諸人不得諸人亦讃露柱不得玄沙云侍者却會雪竇云停囚長智師云兩彩一賽雲門

道作麼生是國師辜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師云雪峯道底雲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師云埰生招箭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雪竇云設我不得師云却是法眼會興化云一盲引衆盲雪竇云端的瞎師云親言出親口玄覺徵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伊麼應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此見得去便識玄沙師云慚愧殺人琝嵓芝云國師侍者摠大會在師云猶較些子投子云抑逼人作麼雪竇云採根漢師云理長即就復云唯有趙州多口阿師下得箇注脚令人疑著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師云且道者一喝

在國師侍者分上在趙州分上隨後喝一喝復云若不是命根五色索子斷如何透得者裏過雪竇云若有人問雪竇雪竇便打也要諸方檢點師云作賊人心虛雪竇復有一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師云此語有兩負門無事相將草裏行師云普州人送賊負汝負吾人莫問師云放待冷來看任從天下競頭爭師云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復云你若求玄妙解會只管理會國師三喚侍者話那裏是國師辜負侍者處那裏是侍者辜負國師處有什麼交涉摑王攪乱素非鴨類者箇便是國師用劍刃上事　又室中問僧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僧云魚行水濁師云莫屎沸僧無語師便打

又舉此話云國師還見侍者麼侍者還見國師麼

忠國師詰一許云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
與我過淨瓶來僧將淨瓶到師云却安舊處著僧
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古佛過去久矣雲門
眼云逆錄
大覺璉頌有落盧舍決疑心薪子持來莫辨音送了依
前來一句涅槃山後杳難尋
天童覺頌鼻之行空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天得志擬
心一絲對面千里知恩報恩人間幾幾
法眞一頌南陽老作示迷津眼迹全無一點塵僧過淨
瓶安舊處不知元是舍那身
上方益頌兩手分明過淨瓶不知身已在陛城直饒便
具金剛眼也較潙山半月程
心聞賁頌帶雪含霜半倚籬橫斜影裏露仙姿前村昨
夜春來了竹屋老僧猶未知
雲竇顯拈此話連擧雲門拈師云直得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爭得無還會麼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法眞一擧此話連擧雲門雲竇拈師云雲竇伊麼道
且道那箇親那箇踈試定當看 大潙喆拈山僧不然
忽有人問但云大衆歸堂去若人向大潙門下薦得古
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且道轉身一句作麼生良久云
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佛眼遠上堂擧此話云此一則法門若非證入莫曉宗
猷若縱心緣終成解會尋常盡道甚處不是盧舍那更
不識了再問豈不是過去久矣又道國師自受用三昧

拜三若問盧舍那自是古佛過去久矣又云如何是本身盧舍那良久處好會取若不委知遂落草向你道與我過淨瓶來如斯解會但縱心獲不見國師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言甘露乃蒺藜之園要知歷大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大衆如何是盧舍那歸堂喫茶去

竹庵珪舉此話云帝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忠國師因肅宗帝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帝云寡人不會師云莫認自己清淨法身

雪竇顯頌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嘉聲大唐扶得真天子曾踏毗盧頂上行　又頌鐵鎚擊碎黄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刹海夜澄澄不知誰入蒼龍窟

佛鑑勤頌步步踏著毗盧頂亦非自己清淨身妙入空門得空相祖師肝膽佛精神

忠國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主云唯識論師云怎生會唯識論主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簾云這箇是什麼法主云色法翻尚山大衆棚指云師云大師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五戒不持國悴默

天童覺舉此話云此一段事的的明了還他忠國師始得心無異心而法無異法法無異法而心無異心處處虛通會有六窓風月頭頭出礙更無一點塵埃示

忠國師因丹霞來參纔展坐具師云不用不用霞退後三步師云如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云不是

不是霞逃禪牀一匝出去師云去聖時遥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箇漢也難得

大覺璉頌天然離俗効屠龍退進當時稍辨東捉得領珠迴首去依前沉在水精宮

保福云丹霞貪程不覺行困　大溈喆拈丹霞可謂懐藏至寶遇智者乃增輝國師鴻門大啓陟者須是奇人如今還有為丹霞作主者麽出來與大溈相見有麽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

空叟和尚上堂舉此話云不用不用千聖不共如是如是蝘蝎蛇虺不是不是徹骨徹髓進前退後遶禪牀掣電之機落二三

國師因耽源辭曰某甲往南方忽有人問極則事如何祗對師云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麽（五祖戒云和尚終是老婆心切）

海晏信頌不重巳靈猶未可護身符子更那堪為君言外通消息秋月無雲落碧潭

知非子頌隨身筭木冒崎嶇好箇堂堂大丈夫極則立機伸一問可憐須要護身符

忠國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云城南來師云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子云作黃色師云祗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大溈喆云國師伊麽問供奉與童子伊麽答且道還有利害麽若也辨得許你親見國師若也未會城南草依

前作黄色

忠國師因僧問如何是一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即是相應僧曰憶智俱忘誰見諸佛師曰忘即無無即佛僧曰無即言無何得喚作佛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即佛佛即無

心聞賁頌竿頭崖頭撒手去朗州澧州尋路歸麽纔跳盡全機露八角磨盤空裏飛

忠國師因西堂地藏與馬祖馳書至師問汝師說什麽法藏從西過東立師云秖這箇別更有藏却過西立師云這箇是馬師底仁者底作麽生藏云早箇呈似和尚了也

保福展云西堂埋沒大師不少

忠國師因百法座主問禪宗畢竟將何為真實師良久主復云禪宗畢竟將何為真實師云大德不唯會講經論兼有佛法眼目主禮拜出去師召云大德主迴首師云莫錯認定盤星

大洪恩拈這僧問處國師不知國師答處這僧不會禪宗畢竟將何為真實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

忠國師因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如何修行師喚童子以手摩頂云惺惺直然惺惺歷歷直然歷歷向後莫受人謾軍容無語

保福展云國師着一問直得手忙脚亂

忠國師因肅宗帝請看戲師云有什麽身心看戲帝再請師云幸自好戲

雲門偃云龍頭蛇尾
法雲秀拈且道國師向什麽處著到
慧照國師上堂舉此話云敢問諸人國師前言後語是
同是別若言別不可佛法有異若言是同爭奈前云無
身心看歲後言卒自始歲難千途異唱會歸同致故云
是同者猶待乎支末殊陰界況乎說有說空說性說相
或說這邊那邊或說向上向下此皆髑髏前認他鑑照
從妄幻生直須祖佛爐中速鑄金剛眼睛不被諸境所
眩不拘生死所流然後向聲色頭坐卧入生死海優遊
豈不丈夫古人豈不云予見賢思齊無人替代各自努
力喝一喝

忠國師問僧近離什麽處云南方師云南方知識

以何法示人云南方知識只道一朝風火散後如
蛇退皮如龍換骨本來真性究然不壞師云苦哉
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半不生滅僧云南
方知識即如是未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師云我此
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云和尚何得將絶對之身
同於法體師云你為什麽入於邪道云什麽處是
某甲入於邪道處師云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雲門偃拈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山河大地何處得耶

神鼎諲拈若據這僧恁麽道傳語也未解莫累及知識
據國師恁麽道亦是龍頭蛇尾前來身心一如向什麽
處去也試揀點看

忠國師因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牆壁瓦礫

仰山偈頌古佛心即如今切記取來年春

忠國師因僧問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是無情佛耶師云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耳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耶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刹中之佛處處現身佛中之刹塵塵皆爾還體悉得麼良久云六國自猜紛擾事一人獨擅泰平基

忠國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万菩薩僧云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

育王諶頌文殊堂裏万菩薩暫首南無觀世音擇火拈香人不會大悲千手到于今

忠國師因肅宗帝問百年後所須何物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師良久云會麼帝曰不會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國師遷化後帝詔問耽源此意如何源云相之南譚之北(雪竇云獨掌不浪鳴)中有黃金充一國(雪竇云山形拄杖子)無影樹下合同船(雪竇云海晏河清)瑠璃殿上無知識(雪竇云拈了也)

雪竇頌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著龍蟠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投子青頌古塔聳聖迷雲籠龍鳳失霜風半夜沉寶殿

無知識
天童覺頌孤迥迥圓陁陁眼力盡處高峨峨月落潭空
夜色重雲收山瘦秋容多八卦位正五行氣和身先在
裏見來麽南陽文子兮却似知有西竺佛祖兮無如奈
何
法真一頌欲建南陽無縫塔般輸下手費應難本來成
現何須作到處巍巍然著眼看
蔣山勤頌須八面自玲瓏盤空勢岌峩表裏鎮巍巍然若爲
分六鑿執名匿相認影迷形卧龍長怖碧潭清合同舩
子開心擬日用如何不現成
雪竇顯拈肅宗不會且置耽源還會麽只消箇請師荅
據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者一撥不免將南作北有

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那箇是無縫塔
神鼎諲拈前來國師如此作用不能明了又問耽源源
恁麽頌且道盡善不盡善雖成方便須體解始得會麽
神鼎爲你諸人下四轉語相之南譚之北師云君呂有
路中有黃金充一國云淨妙體常無影樹下合同舩云
千聖同轍瑠璃殿上無知識云九聖路絶師云若是恁
麽會去必不相賺神鼎恁麽注解只是辜負國師
上方岳拈柳開青眼細梅綻雪中微
雪峯了拈國師父子奉主愛君盡底將來覿面須倒還
見無縫塔麽若也覷不見訛言誑聖萬里崖州
保寧勇上堂舉此話云所謂非父不生其子雖然如是
譲肅宗一人即得爭奈天下衲僧眼何那箇是衲僧眼

海會演上堂舉此話云衆中盡道國師良久珠不知懸
鼓待撾當時肅宗若是作家君王待伊道教詔耽源但
問道國師國師何必肅宗後詔耽源源呈頌云師代肅
宗云閑言語雪竇頌云師云雪竇可使千古傳名老僧
只要他道澄潭不許蒼龍蟠首尾一時貫串只如前來
一絡索拈放一邊且道畢竟如何乃云姹女已歸霄漢
去獃郎猶自守空房

又上堂舉此話 至 請詔問之師云前面是真珠瑪瑙後
面是瑪瑙真珠東邊是觀音勢至西邊是普賢文殊中
間有一首幡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

慈受上堂舉此話連舉雪竇頌師云古人伊麼說話好
則甚好不免帶累兒孫一向在死水裏做伎倆不能活

路上作生涯忽有人問慧林如何是無縫塔只向他道
春風院落無人到對杏山桃爛熳開

智海清上堂舉此話云還見得麼國師不了殃及耽源
肅宗無為坐安天下諸禪德若以即言定言驚聒與驟
驟爭奔更乃就意明宗鈍刀共鏌鋣鬪刃祖不云乎葉
落歸根來時無口

靈源清因晦堂老人入塔舉代宗帝問忠國師 至 無知
識師云文没子存家風不墜山僧昔為侍者聞先師舉
應真此頌兼下四轉語湘之南潭之北既能吹我亦
能拍中有黃金充一國有耳如聾有口如啞無影樹下
合同船渠無國土處處逢渠瑠璃殿上無知識得人一
牛還人一馬師復云山僧紹振師宗亦有四轉語舉似

大衆良久云一一諦聆觀記取逢人貴要大家知

雪溪益舉此話連舉雪竇頌師云設他肅宗一人勘得爭奈不能坐斷天下人舌頭只如道湘之南潭之北且道無縫塔落在什麽處只如道層落落影團團無縫塔高多少山僧今日不惜兩莖眉毛爲他肅宗與忠國師了却這心願乃竪起拄杖云會麽若向這裏會得去高南枕北一一分明虎踞龍蟠位位周足百千三昧同一圓光諸佛舍利共一寶藏雖然如是縱廣正等拈放一邊且道無縫塔畢竟高多少良久云風雲會處千尋直日月中時八面明擊香臺

心聞賁因請僧喫茶罷上堂舉此話云武是就須無縫塔樣長蘆亦有一所與他底一般只是莊飾有異試向者裏指出看天之南地之東中有光明爛爛紅無影樹邊船不見空餘楊柳自搖風

禪門拈頌集卷第五

達磨第六世慧能大師嗣法

吉州靖源山行思禪師　西京荷澤寺神會禪師

達磨第六世嵩山慧安國師嗣法

嵩山破竈墮和尚

達磨第七世嵩山破竈墮和尚嗣法

嵩山峻極和尚

達磨第七世南嶽懷讓禪師嗣法

江西道一禪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

達磨第七世吉州靖源山行思禪師嗣法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

達磨第七世南陽慧忠國師嗣法

吉州耽源山眞應禪師

達磨第七世嵩山普寂禪師嗣法

終南山惟政禪師

達磨第八世江西道一禪師嗣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

靖源行思禪師問六祖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麽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投子靑頌無見頂露雲攢急劫外靈枝不帶春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

金山元頌聖諦從來尚不爲更無階級可修持至今盧老猶羞殺和數和韈付與誰

丹霞淳頌阜示難將正眼窺迴超今古類何齊若封古殿無人侍月鎖蒼梧鳳不栖

天童覺頌不落階級阜阜超出三際焉用安排十方自然逼塞五色線不我羈縻七寶冠是誰嚴飾

佛國白頌無階無級更無求拿得曹溪第一籌却向廬陵言米價日行千市競相酬

大梅英示衆舉此話云若開个師資終不得他如是之言若要不落他階級終不下聖諦不爲之語箇是諸佛諸祖授受底時節亦是衆生役分外

黃龍新上堂舉此話云聖諦不爲即無階級既無階級六祖何用深器之既深器之不無階級衆中還有不落階級者麽試請辨看

大慧杲示衆舉此話云莫將閑話爲閑話往往事從閑話生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是即是摠未有出身之路靈隱門下莫有獨脫底麽敲出鳳凰五色髓撲碎驪龍頷下珠

清源一日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廬陵米作麽價

天童楚頌廬陵米作麽價貴賤高低羅不暇羅不暇勿縫罅冬始耕兮春又杷

又頌米價隨方貴賤同輪迴心識見難通欲窮思老歸源處月在西兮日在東

薦福逸頌巨宋山河四百州交開物物有來由廬陵米價居然在天下禪僧語路稠

黄龍南頌廬陵米價逐年新道聽虛傳未必真大意不須岐路問高低宜見本行人

天童覺頌大平治業無像野老家風至淳只管村歌社飲那知舜德堯仁

崑山元頌廬陵米價競爭酬大海須知納細流若不張帆歸極浦隨波逐浪幾時休

法真一頌廬陵米價若為酬道得輸他第一籌鼻孔被伊拈却了不須頭上更安頭

雲門杲頌老淸源設鑪諕問佛法酬米價悉毫釐成話欛無面目得人怕

竹庵珪頌廬陵米價少知音佛法商量古到今繡出鴛鴦任人看無端須要覓金針

雲臺靜頌廬陵米價若為酬禪客相逢走未休欲識古人端的旨山前麥熟十分秋

無為子頌廬陵米價如何舉示或高或下任商量東行不見西行利

無盡居士頌一派淸源出小林信衣到此只傳心尋常示衆撫人會盡向廬陵米價尋

悅齋居士頌廬陵米價今多少月圓時大缺時小更有江邊獨醒人開眼做夢到天曉

靈源淸上堂舉此話云穿過髑髏人不識要知須更問思公且道向什麽處問良久云喫茶去

　淸源令石頭馳書上南岳懷讓禪師乃曰廻日與汝箇鈯斧子住山石頭到讓師處未達書便問不

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子問大高生何不
向下問石頭云寧可永劫沉淪不求諸聖解脫讓
不對石頭乃迴師問子去未久書得達不頭曰信
亦不通書亦不達乃舉前話從云去日蒙和尚許
箇鈯斧子住山即今便請師垂下一足頭禮拜入
南嶽住山（雪竇代云搆讓師不與）
海印信頌順水使船猶自可逆風把拖世間稀雖然好
箇擔板漢到頭未免落便宜
保寧勇頌從來祖祖作君王子子孫孫代代昌文武百
僚都不識只應金殿有尊堂
雪竇寧頌王子生來便自尊只應日日在金門從前不
顧人間事唯識爺爺寶殿存

玄沙云大小石頭被大慧推倒至今起不得
雪竇顯拈石頭逈擔板過郤又云大小讓師不解據令
翠巖芝拈思和尚許足石頭禮拜要且不得斧子且道
後來使箇什麼
枯木成拈行思鈯斧子天下衲僧誰敢傍覷獨有石頭
善能擔荷雖然如是可惜放過當時見伊纔垂下一足
時便與一喝云別處人事
海印信拈一峯是箇擔板漢石頭較些子然雖如是只
會向前不覺喪身失命
黃龍南上堂舉此話云石頭馳書今古共聞後人不善
宗由空能提唱致使水乳不辯玉石不分同安今日擘
破一半布施大衆石頭雖然善能馳達不辱宗風其柰

這僧六性不知落節既是落節迴來白什麼處得鉗斧子住山若者裏見得非唯住山盡十方世界塵塵剎剎虎穴魔宮皆是住處若也未見敢保諸人未有安身立命處

翠嵓璣上堂舉此話云馳書達信須是作家鉗斧住山古今亦有住山即且從且道讓和尚依去意作麼生還有人斷得麼出來斷看有麼有麼如無翠嵓說似六衆驗人端的處開口便知音

上方益舉不求辭脫師代云未識其人先觀所使

廣靈祖將入院發先馳脫索舉此話連舉書拈師云廣靈師不然不問你大高大下只要信息流通若得語高局旋待到廣靈與發个拄杖子

清源謂石頭云人人盡道曹溪有消息頭云有人不道曹溪有消息師云大藏小藏從何得頭云盡從者裏去諸事總不關師甚然之

圓悟勤頌有箇消息大況居無箇消息轉埋沒大藏小藏從茲出無涉獵亡然無檢錄如蜜甜如蘖明如日黑如漆繫辭千字對拈塵填溝塞壑少人識

崑山元上堂云死生大事要能馳求但得觸處皆爲分外所以古人道曹溪有消息有人不云至總從者裏流將出靈源簡有靈聲知權落處然雖如是一等入公門九牛拽不出聻

清源因荷澤神會來參乃問甚處來會云曹溪來師云還將得曹溪消息來麼會振身而立師云猶

常瓦礫在會云和尚莫有真金與人一不師云設有
汝向什麼處著
石門易頌且問曹溪水淺深便將瓦礫雜真金若非碧
眼胡僧鑑無限行人被陸沉
玄沙拈云果然　雲居錫云只如玄沙道果然是真
金是瓦礫　上方岳拈啞子唱歌聾人拍
翠巖芝拈真金瓦礫錯下名言如今變作什麼
天聖泰拈神會若不見行思焉知凡礫惡和尚被他一
問直得額頭汗出口裏醭生　長蘆賾拈諸仁者曹溪
一派徹底澄清知見未忘幾成滲漏神會當時放下便
能瓦解冰消既識未然可惜一生擔帶

荷澤一日入堂白槌云白大眾老僧獵信到父母
俱喪請大眾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大眾始坐定荷
澤便即打槌云勞煩大眾
大覺璉頌送關父母已俱亡鳴雞未曉堂更苦勞
煩成底事初擬方學見郎當
明招舉此話云荷澤當恁麼時莫待良久鳴槌別下得
箇什麼語代云蒼天蒼天便出去

破竈墮和尚居嵩嶽山塢有一廟甚靈廟中唯安
一竈遠近祭祀不歇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
者入廟以拄杖敲竈云汝本埿瓦合成靈從何來聖
從何起乃敲數下云破也墮也其竈便破墮須臾有
一青衣峩冠設拜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
蒙和尚說無生法遂得解脫特來禮謝師云是汝

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後衆曰甚等久
侍左右未蒙示誨靈神聞說何法便得解脫師云
我別無道理只向伊道泥凡合成靈從何來聖從
何起你等何不禮拜衆遂作禮師以拄杖打頭云
破也墮也大衆一時大悟
大覺璉頌拄七漫漫黑煙焞焞胡為翻作精靈莜頭
三叩便分崩突然有箇峩冠出大衆重吞適來何術只
是渠家無底物一齊伸拜眼倘張再打從前髑髏骨屈
屈作麼生登萊所竈箇箇頭邊插筆
佛眼遠頌禍福威嚴不自靈殘盃冷炙享何人一從去
後無消息野老猶敲祭祀聲（此舉中主神再拜而沒）
又頌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奇妙低頭侍

奉歡喜問評佛法商量傷子性命一（此舉一主大衆一時大悟）
圓悟勤普說舉此語云秖如山僧即今舉拂子且道與
破竈墮是同是別遂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若也見得
不唯一不辜負破竈墮和尚亦乃不辜負從上祖師若也
不見不唯辜負破竈墮和尚亦乃辜負自己知有此事
不從他得所以道靈從何來聖從何起只如諸人現今
色身是父母血氣成就若於此識得靈明妙性則若聖
若凡一齊從這裏掃了不可得便乃內無見聞覺知外無山
河大地尋常着衣喫飯更無奇特所以道我若向刀山
刀山自摧折我若向地獄地獄自消滅方知有如是靈
通有如是自在秖如今禪僧家何不迴光返照明教徹去
破竈墮一日因僧從牛頭處來乃問來自何人法

會僧近前又手遶師一匝而出師云主頭下不可
有此人僧乃遶師左邊又手而立師云果然僧却
問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云爭得不由他僧云伊
麼則順正歸源去也師云歸源何順僧云若非和
尚幾錯招愆師云此猶是未見四祖時事見後道
將來僧遶師一匝而出師云順正之道今古如
然僧作禮而退

心聞賁若破靈騰向鑽頭去處發感恩不成感道僧問歎
頭處處峭峭不成峭峭不成峭順正歸源感不成感歸
源何順說中有一得一失還擬點得出蘇擬點得出
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若擬點不出赤脚人趁兔著
靴人喫肉

崇山峻極和尚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云
擔枷帶鎖僧云如何是大作業底人師云修禪入
定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復問我善者不從惡
復問我惡者不從善後有僧舉似安國師師云
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悅齋居士頌專利大姐得聽凝豐丈夫尋人立號殺從此
聲名喧塞巷何曾損著一莖眉

天衣懷示衆舉此語云諸仁者作麼生會若會得今夜已
是老僧與你諸人說破前頭則實不答斜後面是私通
車馬若能辨得許你具擇法眼

圜悟勤拈云窮善善因何生究惡惡從何起若能明見著
箇田地便是諸法無生有問崇嶽如何是大修行底人

對他道坐禪入定如何是大作業底人對他道擔枷把鎖且道是同是別

江西馬祖因讓師云道一在江西爲人說法揔不見寄个消息來遂遣一僧往馬祖處候見伊上堂但出問云作麼生待渠有語記取來其僧依教往問之祖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

雲門杲頌見得分明識得親擧來猶自涉途程直饒不犯毫芒者也是拈飽舐指人

讓和尚

竹庵珪頌胡亂三十年不少鹽醬江西馬大師南嶽

悅齋居士頌休說般若說菩提句轉親時路轉迷要見金毛師子乳元來只唱鷓鴣啼

雲門杲示衆擧此話云雲門卽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　又示衆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頂門具眼衲僧到此如何擬向然冤有頭債有主雲門今日和泥合水向炙瘡瘢上更著艾炷要與馬師相見遂以拂子面前畫一畫云還見麼拆東籬補西壁眼見則親手攬不及釋迦彌勒擬手椎胷文殊普賢連聲叫屈喝一喝云馬面夜叉才瞥首牛頭獄卒便擎拳

又普說云達磨從西天將得个無文印子來把二祖面門一印印破二祖得此印不移易一糸頭把三祖面門印破自後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遞相印授直至江西馬祖馬祖得此印於讓和尚便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喝一喝云印文生也

又云祖師門下穿人鼻孔底盡從者一句子來你道者一句子從甚麽處來從打牛打車處來云

介癡朋舉此話云天下衲僧被馬大師一時籠罩却進亦無門退亦無路吞又不進吐又不出南禪今日忍俊不禁要與馬大師相見去也亦欲與天下衲僧通條活路以拄杖卓一下云會麽上是天下是地口裏喫飯鼻裏出氣遂喝一喝云園頭天色亢陽與我擔水潑却菠蔆

馬祖翫月次謂二三子曰正當恁麽時如何智藏曰正好供養懷海曰正好修行普願拂袖而去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海印信頌三獸渡河深淺別不勞精辨迥然分爭如巨受張帆若不顧波濤過海門

東林揔頌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雖秖有照壁月更無吹葉風

蔣山勤頌皎皎凝虛碧沉沉發皓彩秋色共澄清永夜臨寒海修行供養逗圓機聊聞便去超方外馬駒兒端的別萬古定乾坤一言全殺活復云高著眼

靈嵓真拈神鼎叔翁云只爲老婆心切翠嵓則不然普萬里鉤駐千里烏騅佈慢天網收衝浪巨鱗還有麽有則衝浪來相見如無且歸嵓下待月明

天童覺舉此話云經歸藏禪歸海普首歸依合掌頂戴王老師超物外二十年前恁麽來如今去盡閑光彩

天章月中秋上堂舉此話云馬大師具金剛眼睛雖揀

辨南泉有出二子之見然猶未免獨超物外之寂眾中莫有出得南泉之見底麼有則出來與你證據若無山僧不免爲爾諸人下箇切脚忽有人問天章正恁麼時如何天章荅云山僧依前著衣喫飯且道天章與南泉之語相去多小良久云黃花自黃花翠竹自翠竹叅

佛眼遠舉此話云看他如斯論量也大奇惟大師致此一問諸大士直得息剝補劓望作全人塞壑移峯責就平坦還契得馬大師此一問麼委悉得麼良久曰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還知四大老落處麼若也未知聽取一頌國清才子貴家富少兒嬌大家出隻手彼此不相饒

松源上堂舉此話至西堂云正好供養師云望梅止渴

百丈云正好修行師云金不博金南泉拂袖便行師云只得一檝馬師云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師云唵嚤呢噠哩吽發吒這一火落鼻孔揔被穿却了也你諸人且向什麼處出氣

慈航朴舉此話云馬祖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諸子競上金鉤不顧性命逆波遡浪各逞神通未免一串穿却諸人要識馬大師麼不犯清波意自殊

馬大師偈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秖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

智海清舉此話云還知麼真非守性順滅定而万有繁興緣不失宗應群動而一心常寂所以理融事相三世諸佛却迷妄徹真源六道凡夫常悟更須知有不落凡

聖底句良久云煙籠翠竹山含玉露滴黃花地湧金

馬祖因僧問和尚爲什麽說即心即佛師云爲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

翠嵓宗頌鐵牛耕破洞中天桃花片片出深源秦人一去無消息千古峰巒色轉鮮 此頌即心即佛

蔣山勤頌無縫鏁子八面玲瓏不撥自轉南北西東海神知貴不知價留向人間光照夜 此頌非心非佛

又頌碧海珠崩山璧爆亂擲誰別識剗刀蹤却無根樹萬壑峯巒斂煙霧 此頌非心非佛

長靈卓頌風動葉頻落山高日易沉坐中人不見窓外

白雲深

崇勝珙頌報化雖然非真佛非心還與即心同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牧庵忠頌西子顏容孰可儔不塗紅粉自風流忽從鬧市門前過引得傍觀看未休 此頌即心即佛

又頌二月春光景氣浮少年公子、御街遊銀床坐塞傾盃樂三个孩童打馬毬 此頌非心非佛

寄庵傑頌大海波濤闊千峰氣象雄古今無間斷南北路頭通

香山良上堂舉此語云能靈却施主飯狂言綺語作什麽乃拈起拄杖云只如拄杖子倒上天堂逆入地獄向帝釋閻王鼻孔裏踍跳然後觸著汝諸人眉毛眼睫穿

過髑髏向面門上大叫一聲云佛殿騎三門出去也到恁麼時作麼生說个即底道理還有人說得麼若能說得不妨與馬大師出氣若也說之未得不如靜處薩婆訶 咄

松源嶽僧問馬大師如何是佛師云即心是佛後來南堂靜頌即心即佛鐵牛無骨戲海獰龍摩霄俊鶻西江吸盡本為奇火裏生蓮香馥馥師乃云馬大師裂破面皮南堂老漢敲骨出髓後代兒孫若據恁麼為人達磨一宗掃地而盡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答云即心是佛又問如何是道答云無心是道又問佛與道相去多少答云道如展手佛似握拳

瑯瑘覺上堂舉此話云古人方便即不可山僧者裏也有些子若無人買山僧自賣自買去也如何是佛嵓前多瑞草如何是道䃂下足靈苗佛與道相去多少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綠水遶青山

寒嵓升上堂舉此話云趕人不得趕上罵人不得罵著若要起膏肓之疾須是下殺活之藥大衆與麼提掇且道有什麼交涉喝一喝云灼然有什麼交涉

馬祖因龐居士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領解

投子青頌文彩縱來別得春當遇力未人半夜言莫使外人識

石門易頌 借問乳神獨步人 全提分付大言親 西江吸
盡無消滴 誰解猴門鑰要津
天童覺頌 吸盡西江向汝道 馬師不肯落荒草 三千剎
海一成秋 明月珊瑚分相照
又頌 吸盡西江向汝道 馬師家風不草草 截流一棹破
煙寒天水同秋 清渺渺
保寧勇頌 風吹日炙露屍骸 泣問山人覓地埋 忍後不
禁多口 老陰陽無處可安排
白雲演頌 一口吸盡西江水 洛陽牡丹新吐蘂 簸土颺
塵勿處尋 頭撞著自家底
雲門杲頌 一口吸盡西江水 甲乙丙丁庚戊己 咄咄咄
羅羅哩

竹庵珪頌 大海波濤淺 小人方寸深 海枯終見底 人死
不知心
密庵傑頌 西江吸盡了無餘 突出堂堂大丈夫 盡道逆
閒胡鬚赤 須知更有赤鬚胡
介庵朋頌 不與萬法為侶 看來有甚巴鼻 蕭閒風吹草動
直得蕭森鼎沸 休鼎沸 鷓鴣啼在深花裏
心聞賁頌 一口吸西江 癡人戽夜塘 龐公乞作紅爐雪
馬祖身歸草裏藏 波渺渺水茫茫 好是乘槎人不顧 從
教日出照扶桑
本然居士頌 江水向東流 知君口門窄 馬師道了也 曠
年還會得 疑殺天下人 只是遮一則。
保寧秀拈 馬大師鄧然把定意根 被箇俗漢輕輕撥[illegible]

便見敗闕且道過在什麼處具眼者辨看
東林捴上堂擧此話連擧僧問風穴不與萬法爲侶者
是什麼人風穴云砑額望扶桑乘穐人不顧師云衆中
道馬大師是胑底語教伊無出氣處風穴是褒底語一
迴擧着一迴新與麼批判亦未免諸方檢責此二老只
解用鋤刃上事不解向鋤刃裏藏身竇峯即不然不與
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前三三後三三
眞淨文上堂擧此話云禪門多作奇特商量云如解會
又不見馬大師威光自在裁長補短
白雲演上堂擧此話云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
到底略彴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
佛果勤心要擧此話云信此老蹤跡天下人只管開指

一語便令作無限知見若有解截這老漢葛藤便請罷
叅　又擧此話云此个公案多有傍參商量作機境
解會殊不夏宗猷也要須是个生鐵鑄就底方能逆流
超證乃解翻却二老鐵船始到壁立萬仞處方知無許
多事　又擧此話云多少徑截省要何不便與麼承當
更入他語言中則永不透脫多見學者只麼下度下語
要索合頭此豈是透生死且解要透生死除非心地開
通此箇公案乃是開心地鑰匙子也只要明了言外領
旨始到無疑之地
又小叅擧此話云山僧略露个消息爲人須是徹殺人
須見血直下便承當已落第二月且道如何是第一月出
佛眼遠問僧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万法爲侶者是什

麽人如何自代云某甲已荅和尚了也
　馬祖因龐居士問不昧本來身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云一等没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居士隨後云適來弄巧成拙
大覺璉頌通方誰更決狐疑俯仰何人辨得伊三禮便歸方丈去朔風空把屋頭吹
保寧勇頌浩浩擎山戴嶽來撐天拄地勢崔嵬從教弄巧翻成拙撒手前行更不迴
心聞賁頌直上覷直下覷無絃又無聲一曲驚天地伍頭歸去憑誰畫龐公弄巧翻成拙萬古傲歒何處覓一彈絲浸秋天月
瑯瑘覺拈一夜作雞不覺天曉

金山元上堂舉此話云問心問琴未是宗門苗裔覷上覷下非為太分機關然而馬大師如照天紅日常放光明龐居士似出海獰龍略擡牙爪且道什麼處是弄巧成拙要會麼漢王已坐含元殿紀信依前說詐降
薦福逸拈此二老漢一箇開口了合不得一箇合口了開不得更有一箇未欲說破乃呵呵大笑歸方丈
翠嵓悅拈且道賓家弄巧成拙主家弄巧成拙還有人揀得出麼若揀得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若揀不出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仰山偉上堂舉此話云居士有什麼事只恐不了若也了得僧俗一般何故為他問處不昧荅處不差諸人還要見他問荅處麼良久云問處露堂堂荅處事已彰雖

有末後句下口難商量

佛眼遠上堂舉昔石頭大師一日問龐居士子近日如何居士曰卒說不及乃呈一頌曰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号丘山絶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石頭默然許之後造江西問馬大師不昧本來人 至 直上覷師云大衆若不是馬大師被他一問百雜碎諸人要什麽作本來人若無本來人作麽生眼見色耳聞聲種種施為運轉諸人還見本來人麽如今盡道本來人無形無相不曾著衣喫飯不生不死如此會得爭合本來人要知麽諸人揔是本來人一段生死變化煩惱無明又如何消遣聽取一頌與子偕行今日路如君共看本來人同名同姓同形段無死無生無色塵畢竟如何切忌喚作本來人

雲門杲示衆舉此話云且道是馬大師弄巧成拙龐居士弄巧成拙還有緇素得出者麽若緇素不出瀨馬繫拈椿直饒緇素得出也是蝦蟇口裏一粒椒

又舉此話云馬師覷上覷下即不無爭奈昧却本來人居士雖然禮拜渾崙吞个棗馬祖歸方丈上隨後云弄巧成拙救得一半

馬大師問藥山子在此許多時本分事作麽生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師云攄汝所見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何不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云某甲何人敢言住山師云不然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

爲無所爲宜作舟航山由是住山

圜悟勤擧此話云大衆古人得意之後不忘利生直入深山提持宗要山僧暗昧豈敢仰攀如是則更不用幾東肚皮却有箇折脚鐺子與方來共守寂寞若信得及不在切切或未諦聽取箇末後句高峰突兀倚天門青嶂虛閑可探根折脚鐺兒幸然在不妨推去隱深雲雖然如是也須是大家出一隻手始得且道畢竟如何妙舞應須誇遍拍三臺須是大家催

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絶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問取智藏僧乃問藏藏以手指頭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汝去問取海兄僧去問海海云我到者裏却不會僧迴擧似師

師云藏頭白海頭黑

雪竇顯頌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馬駒踏殺天下人臨際未是白拈賊離四句絶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

海印信頌不知聲所問人不覓將聲示擧渠不識指來指去問兩人不辯東西徒費力依舊空迴自惆悵路破草鞋多少緉

天童覺頌藥之作病鑒乎前聖病之作醫必也其誰白頭黑頭兮克家之子有句無句兮截流之機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毗耶老古錐

東林總頌百非四句絶言黑白分明定正偏師子窟中無異獸驪龍行處浪滔天

白雲昺頌四句百非皆杜絕陽春白雪唱彌高風清月白無雲夜誰把吹毛擬贊刀

悅齋居士頌這裏精魂用得靈纖毫不動海山傾若言無說為宗旨蹉過靈山十萬程

蔣山泉拈可憐馬祖三人被者借一時勘破雖然如是白雲守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法真一拈者僧鼻孔被幾个白拈了猶自不知只如馬祖西堂百丈為復是推過不為他說為復別有道理請試道看

香山良上堂舉此話云謂之頭明頭黑忽然有人問五峯除却揚眉動目四句百非外答某甲祖師意五峯向他道答則甚不得有箇短頭話子說向你昔日有一老

僧年過八十歲白而皺行步蹣跚將死不久忽有僧問云師伯作麼生老僧云昔日少年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叅

潙山喆拈者僧與麼問馬師與麼答離四句絕百非絕藏海兄弟不知會麼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

上方益拈藏兩箇窮漢從他說不得海兄又患瘂爭奈好事不如無

白雲演上堂舉此話云馬大師無著慚惶處只道得个藏頭白海頭黑著僧將一撮䁬矓撥得个不會若也眼似流星多少人失錢遭罪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大衆說白道黑理甚分明諸人還見馬大師麼又立也大無端

蔣山勤上堂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馬
大師爲什麽不與他說師云闍梨不妨具眼進云智蔵
道問取海兄去又作麽生師云爛泥裏有刺百丈道我
到這裏却不會意旨如何師云烏龜鑽破壁進云馬祖
道蔵頭白海頭黑又作麽生師云塞外將軍令進云只
如三尊宿是荅他話是爲他說師云一狀領過進云語
帶玄而不露口欲談而詞喪師云猶有這箇在進云
忽若截斷衆流言詮不涉又作麽生師云待我上山採
拄杖進云這老和尚一點也謾他不得師云放過一著
又舉僧問馬大師玉問取智蔵去師著語云錯僧問蔵
玉問取海兄去師云錯僧問海玉却不會師云錯僧舉
似馬大師玉海頭黑師云錯錯復云若是明眼漢一舉

便知落處白雲先師道這僧擔一擔矇瞳換得个不妥
樂馬大師道蔵頭白海頭黑白雲拈云風后先生只知
其一不知其二只如山僧下五个錯且道落在什麽處
莫將限學解埋沒祖師禪
又小參僧問離四句玉問取西堂去此意如何師云三
頭兩面進云僧問西堂西堂云我今日頭痛問取海兄
去又作麽生師云同坑無異土進云僧問海海云我到
這裏却不會又作麽生師云黑漆桶裏夜生光進云只
如僧舉似馬祖祖云蔵頭白海頭黑又作麽生師云下
許外人知　白雲昺拈人平不語水平不流者僧只
知日裏點燈且不知半夜發墨若也眼似流星方見得
赤心片片　心聞賁拈尊宿家箇箇具些毛病就中是

馬大師最甚瑞岩恁麼道忽有箇漢出來指定大笑一
聲也好慙惶殺人
　馬祖因見僧叅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
便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却拄杖
休去
雪竇顯拈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
不來劈脊便打　天童覺拈踏門之機室中之意具眼
者分明辨取　法真一拈雪竇只知其一者僧當初不
惜命便入也恰似个衲僧待他打時接住拄杖倒與一
送豈不是作家他既不知只是个赤肉挨白刃底漢
　馬祖因定慶叅問什麽處來慶云峴山來祖云峴
山重多少慶云三斤二兩祖云爲什麽秤重許多

　慶云秤尺在手祖乃呵呵大笑
智海逸頌秤尺何人得自持高低輕重秤師知峴山一
舉三斤二笑殺江西老古錐
　馬大師因僧問如何是涅槃師云急僧云急箇什
麽師云看水
開先暹舉此話云通身是鐵也被一鐃且道在賓在主
有眼底請商量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
你道僧近前祖攔腮一掌云六耳不同謀
黃龍南上堂舉此話云古人尚乃不同謀如今無端聚
集一百五六十人欲漏洩其大事如今忽有明眼人覷
見是一場禍事雖然如是如今既到這裏將錯就錯思

神茶飯也少不得良久云十字街頭吹尺八酸酒冷茶
愁殺人以拂子擊禪床

圜悟勤舉此話連舉黃龍語師云黃龍不妨日風吹火
也未免隨語生解若有問道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只
對他道水長船高泥多佛大

松源上堂舉此話連舉黃龍拈師云薦福看來直是
好笑且道笑箇甚麼賊無種相鼓籠

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云日
面佛月面佛

雪竇顯頌曰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
曾苦辛為君幾下蒼龍窟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

大覺璉頌曰日面佛月面佛盡深藏芳夜不出衲僧指看

斗擻眉毛地端嚴獨擻骨出出透靈物措大金錢來肯
燒雨裏齊乾埋虎窟

薦福逸頌曰日面佛月面佛晶晶冥冥恍恍惚惚左顧右
眄石出右没茫茫匝地普天幾箇是知窠窟知窠窟似
何物急急急遼天鶻

蔣山泉頌曰日面月面左旋右轉大唐擊鼓新羅發箭流
水前溪後溪落花三片五片聾人不藥忽雷聲空向雲
中看閃電

天童覺頌曰日面月面星流電卷鏡對像而無私珠在盤
而自轉君不見鉗鎚前百鍊之金刀尺下一機之絹

真淨文頌曰日面月面胡來漢現一點靈光萬化千變

菩提院則之頌曰日面月面左轉右旋萬里光寒千江影

現碧眼黃頭是何神變
東林揔頌日面月面佛無私誰薦驪龍頷下珠滿握光
明耀斗牛何須拔劍立遲除
雲臺靜頌欲識日面月面休更左右顧盻直下箭過新
羅空裏徒勞繫電
保寧勇頌蒲團上端坐針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
兩三片
佛真一頌日面月面分明對現潭底秋空目前誰辨
上方益頌日面東方月面西誰云任運落前溪山桃落
盡春歸去猶有子規枝上啼
雪竇寧頌日面月面天迴地轉道吾呼神石鞏看箭欲
識馬師觀音示現

白雲演頌妖嬈女子畫娥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
顏難比並卻來架上著羅衣
琅岑崇頌日面月面金針玉線繡出巧鴛鴦雙雙誰
不羨戴月宿蘆花隨波戲水面驀然飛起碧霄空舉
首銀河橫素練
長靈卓頌日面月面佛大海波翻須彌突兀磕破腦
門額頭迸出明眼衲僧未辨明擡頭好看冲天鶻
白雲昺頌日面月面空中閃電佇思停機埒成招箭
崇勝珙頌日面佛兮月面佛兎角杖兮龜毛拂馬大師
兮安不安烏東沐兮兎西沒兎西沒豐干禪師騎虎出
路逢拾得笑呵呵卻披寒山出出出
心聞賁頌古廟耽耽枕古城推門杳不見神形這迴卻

打門前過更不疑他禍福靈
介菴朋頌曰面月面雷公閃電雨散雲收長江練練
混成子頌曰面月面衲僧針線剖仔綾羅穿破紬絹頂
門有眼放光明今古目前俱不見
知非子問南禪泉和尚日面佛月面佛古人意旨如何
南禪云添鹽添醋復成頌曰添鹽添醋亦多知八駿如
風不易追五帝三皇何處去寒蟬聲在夕陽枝
又自云指東劃西復成頌曰指東劃西還會麼八十真
中三兩个著龍窟裏幾驪來隔海新羅鷂子過
無為子頌曰面佛月面佛夜夜朝朝好風物馬駒踏殺
天下人軒轅照破精靈窟
無盡居士頌竹䈟騎子氣生獰蹴蹋毗盧頂上行正恁

胛疼却頭痛病來猶有巧心情
智海逸病起上堂云山僧數日拙於將理勞諸禪德頻
到問訊憶得馬大師不安院主問至月面佛師云此話
天下叢林咸言盡善盡美殊不知馬大師閑雲生不雨
院主大德病葉落非秋薦福即不然和尚近日尊候如
何自云風氣攻人腦疼痛不堪言
香山良上堂舉此話云日面佛月面佛波斯走入新羅
國天高地遠少人知水闊山長有誰識釋迦文千百億
手裏黃金變為鑛那落迦裏叫蒼天都史陁中喚彌勒
休休斯須市退勿人收將謂泰時無底梳元來祇是大
饅頭券　東林揔上堂舉此話云五湖衲子今古商量
道何不進語云和尚宜喫薑附湯又云起動和尚又云

且喜安樂又云日面也與麼月面也與麼又云日面光明月面烜赫與麽話會一期也縱奪可觀何異在子求晝餅以充飢迷虔逐陽燄而止渴還有人於此道得个坐斷天下人舌頭底句麼若有可謂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去若無明朝後日看黽頭青絲三五莖懷裏香錢一兩个胡張三黑李四祖殿上喃喃為你說破方知道金雞解銜一粒米供養什方羅漢僧

又馬祖忌日上堂云大寂禪師得法於南岳讓和尚示寂江西建塔物亦不安之時院主問和尚近日至月面佛院主便休去師云東西衲子南北禪人競頭商量絲絲不已最好是一般道馬祖臨終便乃傾囊扑撒院主雖然無語直下有陷虎之機或云釣鼇之鉤蝦蜆不顧張鳳之網鸞鸞何知寶峯今日截斷衆流都為諸人頌却莫向伽羅堂內觀來機深辨更何言金雞豕破瑠璃殼玉兎挨開碧海門

靈源清上堂舉此話云院主當時見他恁麼道但點一盞茶蓋湯與他馬大師若也善別機宜便應云吾赤心既吐汝青眼還開雖然如是埋沒殺人欲得不遭埋沒麼更須奮取隨身句

竹庵珪舉此話云病在膏肓

慈航朴上堂云日面佛月面佛亘古亘今東湧西沒明頭合暗頭合在彼在此千重百匝衲僧鼻孔吧吧糞掃堆頭添楂蘆以拄杖卓一下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云

共坐不相識僧云伊麽則禮拜去也師云暗寫愁
腸寄阿誰
保寧勇頌共坐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之伊縱饒紹
續家門者半是貧寒乞養兒
空叟和尚上堂舉此話云共坐不相識相識却非親見
徹非親非識處依前錯認定盤星
石頭希遷禪師問濟源云和尚自離曹溪甚時到
此住源云我却不知汝甚時離曹溪師云某甲不
從曹溪來源云我已知汝來處了也師云和尚幸
是大人且莫造次
丹霞淳頌木人來問青霄路玉女年尊似不聞攜手相
將歸故國暮山嵐鎖重重雲

石頭垂示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藥山云非言語動
用亦無交涉師云我這裏針劄不入山云我這裏
如石上栽花師便休
圜悟勤頌井底泥牛吼月雲間木馬嘶風把斷乾坤世
界誰分南北西東直中曲曲中直要平不平還稱尺
如非子頌石頭沒交涉針劄亦不入藥山沒交涉栽花
石上立突兀古來高絕潤流水急霜風一葉秋聲發孫
猿泣
天洪恩頌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會得箇中意方知
月色寒
石頭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問取露柱
僧云某甲不會師云我更不會也

靈源清頌覿面相呈便相罵兩人中有一人真要識是
非須看取鐵牛耕出玉麒麟叅

石頭到思和尚處問甚麼處來師云曹溪來思乃
竪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師云非但曹溪西
天亦無思云子莫到西天來麼師云到則有也
思云未在更道師云莫全靠某甲和尚也須道一
半思云不辭向汝道恐後無人承當

投子青頌白雲藏玉鳳紅日照無瑕隱隱星攢處無私
鎮九霄

吉州耽源山真應禪師辭國師歸省覲馬祖於地
上作一圓相展坐具禮拜祖云子欲作佛去師云
某甲不解捏目祖云吾不如汝

雪竇顯拈云然猛虎不食其子爭柰來言不豐諸人要
識耽源麼只是箇徹身露影漢

終南山惟政禪師因唐文宗皇帝嗜蛤蜊一日御
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為異即焚香禱之乃開俄
變為菩薩形梵相具足召師問焉師曰臣聞應以
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身已
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為常非常耶為信
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
說法了迺帝大悅勅天下寺各立觀音像

知非子頌現身說法舞慈悲呈機一句終南師大唐天
子豁然悟震雷破蟄眼龍飛

百丈懷海禪師隨馬祖行次見野鴨子飛過祖云

是什麽師云野鴨子祖云什麽處去也師云飛過去也祖遂扭師鼻頭師作忍痛聲祖云何曾飛過去

雪竇顯頌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山雲海月情依前不會還飛去欲飛去却把住道道

佛印清頌師資閑向草中行野鴨飛鳴惹怒生鼻孔扭翻成底事新羅日午打三更

上方益頌流水有西東蘆花無背向沙鳥怒飛來漁人驚夜唱誰道月明無處尋元來只在秋江上

崇勝珙頌鴨非鴨人非人聲聲之聲今古新趙州文遠同鬪劣三老無人獨實身只回三歲閏之餘一年難遇兩迴春

蔣山勤頌野鴨過前溪千峯凜寒色相顧不知歸未免着傍擊祖破疑團葛怛鋤稍風直上透青雲山海月渾餘事一語歸宗萬國朝

佛鑑勤頌馬師攔路無知識借來鴨子通消息直得鼻頭鞭血流費盡老婆多少力

佛眼遠頌草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然鼻頭是甚閑皮草十字縱橫一任穿

百丈因馬大師陞座良久師出捲拜席祖下座歸方丈馬祖四家錄丈為馬祖侍者一日隨侍路行次聞野鴨聲馬祖云什麽聲師云野鴨聲良久馬祖云適來聲向什麽處去師云飛過去祖回頭將師鼻便搊師作忍痛聲馬祖云又道飛過去師言下有省回來明日馬祖陞堂纔坐師出卷却席馬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馬祖云適來要舉一轉因緣你爲什麽卷却席師云爲某甲鼻頭痛祖云你什麽處去來師云昨日偶出入不及參隨馬祖

喝一喝便出去師

大覺璉頌密布陰雲降雨時攔龍須是硬金槌大千已卷無私還疊嶂凝農未展眉

承天宗頌列衆陞堂振祖威大雄卷席且從伊如今正令誰相委敵聖還他師子兒

海印信頌陞堂卷席迥難儔杲日騰輝處處周堪笑忽雷驚宇宙井中之物不擡頭

又頌卷簟陞堂事已賒古今皆贊絕周遮近聞碧眼胡人說井底泥人交鐵虵

長蘆賾頌馬祖纔陞堂雄峰便卷席由基箭射猿滿地花狼藉

法真一頌馬祖一日始陞堂四衆儼然候舉揚百丈即

時收卻席那知鈎在不疑藏

佛跡琪頌錦繡摩尼一片雲琵琶幽簟卷波紋雍容四衆齊迴首無說之中得未聞

崑山元頌琴有千鈞世罕稀肯緣麗鼠發樞機只應金翅騰翔處一鏃遼天中的歸

又頌馬祖昔日陞座百丈出來卷席古者雖即那斯令人還識不識盲饒識得分明未免晴天霹靂

上方益頌夜深認得歸時路不待天明便出關三尺鏌鎁橫在手至今坐斷大雄山

華嚴宗頌鬼子擲起那吒面赤脚跨定須彌盧鐵牛鞭起黃河岸大洋海底食珊瑚

天寧照頌胡張三黑李四秖麽零來復零去無根樹子

兩頭開笑倒燈籠蕪露柱
崇勝珙頌陞堂早是糟中糠卷簾仍加雪上霜無影樹
閒遊織女紫羅帳裏失牛郎貪無達士將金齊病有閑
人說藥方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佛鑒勤頌潮來潮子上潮頭手把紅旗逆水流忽被猛
風吹退浪此時伎倆一時休
佛眼遠頌掛得帆來遇便風須臾千里到家鄉臨門上
岸逢妻子歡喜情懷不可當
介庵朋頌南山打殺虎長橋斬却龍世上除三害長安
信息通
知非子頌陞堂卽卷簾賓主詞不措拈杖擊香臺大衆
各歸去

無為子頌野鴨飛鼻頭裂卷簾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
大雄峯也是天邊第二月
雪竇顯舉此話云諸方皆謂奇特恁麼去還當麽若當
此若水母以蝦為目若不當又空讃嘆箇个什麽衆中
一般漢亂蹋向前問古人意旨如何更有老底不識好
惡對云將謂仙陀客又云來日更到座前苦哉苦哉如
此自稱宗匠欲開人天眼目驢年去諸上座雪竇當時
若見伊出來卷席劈脊與一蹋令坐者倒者俱起不得
且要後人別有生涯去免見互相鈍置豈不个个英靈
底漢還會也無歸堂
又拈馬祖陞堂百丈捲席正令不從拗曲為直
枯木成上堂舉此話云馬祖陞堂百丈卷席直下承當

不勞心力打破虛空那留朕迹饒君擺手便歸家避得
風雷霹靂良久云還會麼曉風吹綻菊花黃皓月印
開秋水碧　智海逸上堂云大寂陞堂雄峯卷席將軍
一怒煙塵永息乃召云這裏還有上將麼良久云幾乎
停因長智
佛日才上堂云一迴相見一迴新到者方見道中人是
以馬祖陞堂百丈卷席雪竇師翁道正令不行拗曲作
直師云如此也賞他大過罰他無力佛日即不然爲祖
外堂百丈卷席驀拈拄杖云正令當行卓一卓云楖栗
拄杖已靠西壁知音人不迴一去斷消息久立歸堂與
茶去　海印信上堂云馬祖陞堂百丈卷
席雖然如是要且無佛法道理莫是未陞座未卷席已

前是麼如斯解會如麻似粟轉見勿交涉離此二途却
請諸方定當看　又師問僧馬祖陞堂百丈卷席你作
麼生會僧曰諸方喚作道眼因緣師曰據你作麼生會
僧曰亦喚作道眼因緣師曰未有馬祖已前道眼在什
麼處僧擬議師喝曰這瞎漢從此妄想顛倒一時氷散
出去　又因僧問馬祖陞堂百丈卷席祖下座歸方丈
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待他纔出便好擒住擬議不來打
了趂出也無許多葛藤有般漢菽麥不分邪正不辨秖
管道是向上因緣道眼話會學到驢年也未夢見
晦堂心上堂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盡
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花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
堪垂釣如今必有辨浮沉識深淺底漢試出來定當永

脈看有麼如無且將漁父笛閑向海邊吹

百丈侍馬祖遊山歸忽然哭同事問曰憶父母耶師云無事曰被人罵耶師云無事曰哭作什麼師云問取和尚同事往問馬祖祖云你去問取他同事迴至寮中見師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爲甚哭如今爲什麼笑師云適來哭而今笑同事罔然

佛眼遠頌一迴思想一傷神不覺囅然笑轉新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雲門杲頌有時笑有時哭悲喜交并暗催促此理如何舉向人斷絃須得鸞膠續

竹庵珪頌世間名利閑榮辱雲雨紛紛手翻覆悲歌相繼不堪論棒頭無眼黃粱熟

松源上堂舉此話連舉雲門杲頌師云杲和尚甚生氣槩猶向古人背後叉手薦福亦有一頌哭不徹笑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擡頭腦後三斤鐵

百丈在馬祖會下祖問師什麼處來師云山後來祖云還曾逢著人麼師云不逢著祖云爲什麼不逢師云逢著即擧似和尚祖云甚處得這个消息師云某甲罪過祖云却是老僧罪過

佛陁遜拈山下不曾逢著即且置山上還曾逢著麼若逢著即紛陽消息流布諸方若不逢著什麼處去來

禪門拈頌集卷第五

禪門拈頌集卷第六

達磨第八世江西道一禪師嗣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百丈再參馬祖祖竪起拂子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師良久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遂取拂子竪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亦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師直得三日耳聾黃檗檗到百丈一日辭欲禮拜馬祖去丈云馬祖已遷化也檗云未審馬祖有何言句丈遂舉再參因緣云我當時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檗聞舉不覺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否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

汾陽昭頌無事侍師前師指繩床角上懸塵放却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此本百丈再參侍立次祖以目視禪床角拂子丈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竪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

大覺璉頌叩羽鳴商觸處通師資交互現宗風振威一喝霜飈起任是昭文也不聰

薦福逸頌大家雄筆再書時相將行處萱離迴頭一喝亂坤點兩耳都聾總不知

蔣山泉頌放收誰道設譏訛滿機關見也麼一喝如雷聞者喪耳聾三日未稱多

海印信頌一喝叢林舉者稀耳聾今古強針錐燈籠撫掌呵呵笑露柱低頭却皺眉

真淨文頌　容情步步隨人轉　有大威光不能現　突然一喝雙耳聾　那吒眼開黃蘗面

保寧勇頌　木馬躍殺閻浮人　泥龍飲竭滄溟水　霹靂滿空山岳摧　看看平地波濤起

東林揔頌　末明大智再參尋　相逐相隨用不任　斷喉截流全體現　一聾三日孰知音

上方益頌　兩轟遊雲尚未歸　晴空忽地一聲雷　嶺梅已得春消息　不比山桃一例開

佛印淸頌　馬祖親傳古佛心　大雄懷海是知音　當時一喝聾三日　無見無聞直至今

崇勝珙頌　一喝翻令三日聾　相逢誰識大家公　春陽雖有無私力　花發寧教取次紅　取次紅　謝三不是釣魚翁

佛眼遠頌　掛拂遭呵耳便聾　衲僧姿若驗宗風　金剛腦後抽生鐵　華岳三峯倒卓空

又頌　家肥生孝子　國霸有謀臣　擧頭碍口　誰來到　無兒孫此頌黃蘗吐舌

慈受頌　文子相逢臭味同　龍泉寶劒再磨礱　要明馬祖當年喝　大地山河盡耳聾

蔣山勤頌　立拂掛拂　全機出沒　即此離此　講若盡　一頂門當下轟霹靂　鍼出膏肓必死疾　承當一喝聾三日　師子神威寶返擲　百鍊真金須失色　復云　有麼有麼出

雲門杲頌　馬駒喝下喪家風　四海從茲信息通　烈火鍛中撈得月　巍巍獨坐大雄峯

竹庵珪頌　江西一喝動乾坤　大用全機是誠門　三日耳

聾風過耕罕抱黃蘖喪兒孫
白雲昺頌大機大用不虛傳掛拂遺可豈偶然打破盡
孰歸去後從教千古黑漫漫
心聞賁頌龍帶曉煙歸洞府鴈拖秋色過衡陽不堪迴
首開山路木落猿啼正斷腸
大宋皇帝頌狀頭一拂子舉放已皆非百丈何遲鈍一
喝入精微
無盡居士頌一聲喝倒大雄峯三日髑髏雙耳聾黃蘖
縱聞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家風
本然居士頌好一喝似把千鈞弩機撥直下承當也大
難萬里無雲見空闊拂子指來有殺活
悅齋居士頌拂子偏他弄得奇絲來線去少人知恰如
執盡芙蓉老橘綠根黃十月時
潙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竪拂因緣此二尊宿意旨
如何仰山云此是顯大機之用潙山云馬祖出八十四
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山云百丈得大
機黃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道之師潙山云如是如是
雪竇顯拈竒性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
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刀刀相似
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謾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你
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百丈竪起拂子為復如蟲禦
木為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
無雜色　汾州昭拈悟去便休得說什麼三日耳聾
石門聰云若不三日耳聾爭得悟去汾州聞云我與麼

道較他石門半月程

東林㹅舉此話連舉汾州石門拈師云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火迸佛法豈可曲順人情東林今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百丈不無他三日耳聾汾州石門未免箇二俱瞎漢只這三箇老還曾悟也無良久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長蘆賾擧此話云這个公案流布來多時也唯黃蘗仰山深相委悉山僧不避譏嫌試爲斷看當時百丈竪起拂子只得馬祖大機却掛拂子於舊處不得馬祖大用要會馬祖一喝麽非但殺人刀亦乃活人劒要會三日耳聾麽只知馬祖放行不知馬祖把定

天童覺小參僧問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作麽生師

云聲在耳處耳在聲中僧云可謂塵根脫落消息平沉去也師云切莫強鉗鎚師又云只知馬祖一喝還分外着得麽還分外有這道理處麽若也个時承當不下草草地又是業識流注若是坐得斷新得隔一絲一毫立不得說什麽作再參馬祖其間毫髮不容若分外着得些子不說作三日耳聾不見雪竇道大冶精金應無變色而今有般漢體不到見不徹使鉤使鉗作道作理埋没自己帶累先宗若是說不淨潔脫不了當又向這裏添一重去也莫作泥裏洗土塊

龍門新上堂云雄峯孤頂信難造輕喝當機耳便聾三日不知何處去今宵依舊播眞宗昔日百丈再參至三日耳聾後來雪竇道奇怪諸禪德　至　應無變色師云雲

豈今日路見不平要問盡實旣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百丈爲什麽三日耳聾還會麽從前汗馬無人見只要
重論蓋大功
佛眼遠上堂擧此話云大衆說甚三日耳聾直得龍門
打鼓上堂大衆盡皆雲集僧堂橫呑佛殿露柱倒掛燈
籠天高地厚月白風淸雨順風調河淸海晏飢則共君
餐苦菜渴則與子飮寒泉直饒天外雨花飛爭似歸堂
喫茶去
蔣山勤擧此話連擧汾州石門雲竇拈師云然則作家
共相提唱不妨各有爲人眼要且只明得馬祖百丈大
機未明馬祖百丈大用不惜眉毛盡个消息也要諸方
檢責還知這一喝麽直似奮雷霹靂聽者喪膽亡惡要

會三日耳聾正如毀塗毒鼓聞者喪身失命擧拂子云
或有个問即此用離此用和聲便打隨後喝後云還
見馬祖百丈麽
雲門杲擧拂擧至黃蘗喪我兒孫師云百丈被喝直得
三日耳聾黃白聞擧不覺吐舌百丈疑其承嗣馬祖後
因蒻菴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打六十棒便與三日耳
聾並氣臨濟始覺如蒿枝拂相似敢問大衆旣是師承
有據因什麽用處不同會麽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
人被陸沉　白雲昺拈馬祖一喝直出威音王已前百
丈雖則三日耳聾要且只承當得一半
　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云獨坐大雄峯僧
　禮拜師便打

雪竇顯頌祖域交馳天馬駒化門舒卷不同途電光石
火存機變堪笑人來捋虎鬚
大覺璉頌堂堂獨坐大雄山來往何人敢一攀學者擬
生親近想杖頭挑起未同還
投子青頌巍巍峭迥出雲霄頂鎖氷寒勢外遥坐觀四
望煙籠處一帶青山萬水朝
薦福逸頌巍巍獨坐大雄峯三尺龍泉握掌中堪笑人
來挨白刃立爲虀粉在誰躬
海印信頌雄峯獨坐鎭巍巍四海歌謡滿路岐任是通
身鋒刃者到來無不竪降旗
保寧勇頌大雄峯頂獨巍巍直下撗分八字眉賴得縮
頭知進退未嘗容易敢相虧

雲臺靜頌吹毛横按大雄峯誰敢於斯謾祖宗若是飲
光門下客也須膽碎斷行蹤
崇勝珙頌獨坐大雄山無縫豈易彈手中横抽標攛外
遠峯巒遠峯巒從來大道通長安
佛鑑勤頌清風刮地氣横天獨坐雄峯大有權咄一
聲嵓洞裂更無蹤跡到門前
蔣山勤頌爭喪著蓋雪中送炭纔持虎鬚捧頭有眼在
來獨坐大雄山他家曾踏上頭關
本然居士頌要識衲僧鼻孔須遇作匠鈐鎚你若未明
宗旨我又拿着阿誰
法真一拈昔僧還有過也無
佛鑑勤舉此話云只見錐頭利僧問德山如何是奇特

事山云我宗無語句師云不見鑿頭方僧又問羅山如何是奇特事山云道什麽師云羅山只知趂老鼠不覺撞倒油瓶今夜忽有人問蔣山如何是奇特事但向伊道今日不愁明日飯生涯只在鉢盂中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要會麽熟炊無味飯接待不麥人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錯打人僧問徳山如何是奇特事山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云猶較些子僧問羅山如何是奇特事羅山云道什麽師云成何道理大衆古人釣頭著餌意在得魚如今生脚上船能有幾个或有人問龍門如何是奇特事山僧向伊道此去大湖不遠恁麽說話有甚奇特又向伊道遲只是棠梨大衆還會麽等閑如不會須作等閑看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騎虎頭收虎尾還他百丈老人若論奇特事未免有些譊訛諸人還點撿得出麽冬不寒臘後看

密菴傑舉此話云百丈善能據虎頭亦解收虎尾雖然頭尾兩全至竟未徹源底今日忽有問靈隱如何是奇特事只對他道爲國開堂僧若禮拜但云知恩方解報恩且道與百丈是同是別若揀得出平步青霄其或未然更聽一頌虎驟龍驤伊麽來驀然平地起風雷棒頭正眼明如日凜凜清風廓九垓

百丈因馬祖馳書并醬三瓮與師師令排向法堂前乃上堂衆才集師以拄杖指醬瓮云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破衆無語師便打破歸方丈

蔣山泉頌　愛兒還與愛賊同免使兒孫惡外窮家邑成
來誰得見至今獨坐大雄峯
法真一頌　送斷三疏通遠信當時打破衆還驚父慈子
孝誰相委莫道禪家大不情
百丈每日上堂常有一老人聽法隨衆散去一日
不去師乃問立者何人老人云某甲於過去迦葉
佛時曾住此山有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
也無對云不落因果墮在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
轉語師云但問老人便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
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告辭云某
甲已免野狐身住在山後乞依亡僧燒送師令維
那白槌告衆齋後普請送亡僧大衆不能詳至

晚參師舉前因緣（黄蘗問百丈古人錯答一轉語墮在野狐身今人轉轉不錯時如何丈曰近前來與汝道蘗近前打師一掌丈呵呵大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特溈山在百丈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問典座作麼生溈乃撼門扇三下司馬云大麤生溈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大洪恩頌　不落不昧成群作隊師子咬人韓獹逐塊（此頌不落）
又頌　不昧不落護些力斟酌直下承當無繩自縛（此頌不昧）
薦福逸頌　不落與不昧先後百丈語半斤稱不足八兩
較些子較些子留與天下衲僧舉
資壽捷頌　前代因緣後代彰靈龜曳尾迹猶長淮南
起泉南思撒檻櫳茶分外香
倘知信須不昧不落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
帶言詮無繩自縛廓爾大虛何處摸捺春至花開秋來
木落錯錯誰知普化搖鈴鐸

東林揔頌大雄曾決野狐因五百生前錯隨身不落不
昧如來曉得華文歷幾秋春
真淨文頌不落瓶鎗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相逢盡
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真如喆頌大冶洪爐烹佛烹祖規模鎔鑄識者同措
崑山元頌因果之中發問端古今情計百千般靈龜巳
透龍門去漁者徒勞把釣竿
佛陁遜頌不落不昧定疎親區區未免野狐精雄峯猜
絕人難到千古雞山對月明
法真一頌不落因果不昧因果打破散關無不可莫教
錯認定盤星恰似避溺還投火
天童覺頌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柰何不落不昧

商量也依前撞入葛藤窠阿呵呵會也麼若是你灑灑
落落不妨我哆哆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
哩囉
承天懷頌五百生來在野狐為將魚目作珠呼須知落
昧爭多少開口知君精與麄
雪竇寧頌五百生前舊主人大雄指示脫狐身叢林未
曉機前妙昧落商量轉失真
上方益頌不落不昧分明話會月照寒潭風生古檜快
鷂冲天狂狗趂塊言寡尤行寡悔
又頌江北江南問野狐只因昧落兩踟躕鴻門一路開
雙扇那个男兒是丈夫
靈源清頌明明道不落老人何處錯的的言不昧百丈

幾時會不會將不錯運然宜妙覺不落與不昧卓作標
正位全機因果有來由脫體非沉無忌諱非自非是誰
是言下迷宗生擬議再問重教舉一迴潛觀徹底起風
雷迸風轉喝雷聲絕飲氣深歸藏醌拙他日如何舉似
人雄峯撐破秋天月
崇勝珙頌百丈山百丈山迦葉佛時大無端大行大果
豈容易不落不昧成艱難艱艱無字之經若為看難難
萬木高標歲歲寒
慈受頌不落與不昧前後百丈語毫釐若參差鐵山橫
在路豈不見藍田當年人射虎初時一箭没其羽子細
看來元是石再欲射時射不入幾乎懸羖牽將軍千古
令人空嘆息

蔣山勤頌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至鑒難逃大虛寥廓一
往迢迢五百生只緣因果大修行疾雷破山風振海百
煉精金色不改
佛眼遠頌醉眠醒臥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位
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又頌一問當機絕異同定乾坤箭鍛勳功轉轆一掌脫
腮下笑殺雄山遺老翁此頌黄蘗打一掌
又頌春至是花開余顆安狂哉可怜圖裏邑不入鏡中
來此頌溈山撼門扇三下
雲門杲頌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驀路相逢銀山粉碎拍
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个憨皮袋
竹庵珪頌百丈野狐塞鴈嘀蘆廣掀翻張顛草書

肯王諶頌不落墮野狐不昧脫野狐無風自動草齊器盛醜酬好是大雄雲散後嘲嘲千仞摔空虛心開貴須不落不昧拈君稜猶一隨一脫是誰縱奪自丈峯頭古鏡明無限光精失窠窟

客庵傑頌五百生前失却五百生後大錯大錯誰道祥麟只一箇

混成子頌野狐要賽野狐涎若會驢年至馬年妹手。將冰消凍雪到頭冰雪是虛傳

又頌變是心野狐如今開如市說甚五百生會也不相許

無盡居士頌化形來問大修行當下金篦刮眼睛轉得野干成百丈夜深依舊野干鳴

悅齋居士頌兩頭俱是野狐身落在中間未離塵直下撞飜群隊去隣雞三唱促行人

潙山舉黃蘗問百丈野狐話問仰山仰云黃蘗常用此機潙云天生得從人得仰云亦是禀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潙云如是如是

天衣懷上堂僧問大修行底人還具因果也無師云只賢人作鬼不見鶴成仙進云古人又作麼生師云且識取前話師乃云百丈有野狐話大行教世至便脫野狐身諸禪德如今盡道大修行人正在因果前來却道不落因果成撥無因果所以墮野狐中後來道不昧因果他便得脫去若也前是撥無因果後是不昧因果作如此商量盡大地善知識無一个得入身惣作野狐始得

稱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若恁麼道趙州亦須作野狐始得又問忠國師天堂地獄因果是有是無國師云無從來又問徑山欽天堂地獄因果是有是無徑山云有秖如此二古德敎誰作野狐即是又僧問峻極和尚如何是大修行底人極云擔枷負鎖如何是大作業底人極云修禪入定此是一人對兩轉語還有相違處麼若有相違亦須作野狐若無相違那裏是一理相貫處千問萬對且置作麼生說个大修行底人若以即言定言滯句迷封善為情存分量識附法塵若如是作人天師自語尚不知落處非唯自家無眼亦乃瞎却他人苦哉苦哉諸禪德夫行脚人須具正法眼始得莫學祖似般

若

大洪恩拈一言已出駟馬難追禍福無門唯人自召雖然若到諸方莫道大洪有此語

尋常宗拈不落因果聽瞎在什麼處不昧因果時脫在什麼處諸人還定當得麼若定當得見解共野狐一般若定當不得見解不如野狐且道畢竟如何祖自吉凶無卦兆休將龜殼問孫賓

佛眼遠舉潙山撼門扇三下因緣師云依道問他野狐話他却撼門扇且道緊要在什麼處要會麼盡是金毛師子子莫於中路却輪迴

育王佛智上堂舉僧問先百丈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落因果師云錯後百丈云不昧因果師云錯

今日忽更有人問育王不落因果是不昧因果是對云錯錯且道與百丈有優劣也無良久云滴油金鉄箭射透玉麒麟　雲門杲上堂僧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云不落因果爲什麽隨野狐身師云逢人但憑麽舉進云只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麽脫野狐身師云逢人但憑麽舉進云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什麽師云向他道逢人但憑麽舉乃云大修行人落因果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也不離這个消息大修行人不落因果又擊禪床一下云也不離這个消息落與不落一葉句下却喚什麽作因果又擊禪床一下云也不離這个消息乃舉起拂子召大衆云五百生前消息在不須意下別搜求

又舉此話云不落與不昧半明兼半晦不昧與不落兩頭空索索五百生前个野狐如今冷地謾追呼喝一喝云座中既有江南客休向樽前唱鷓鴣

白雲昺拈會萬像齊有無混去來即今古眼若不瞎諸要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衆中稍稍行脚人欲道會了也及至問著這个公案不免落七落八討个絕滲漏底漢如天上揀月要知入水見長人何裏失錢河裏摝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這一則話叢林商量甚衆要且只添得群隊多不能放言下脫得本體摞出今日不惜口業爲你諸人分明說破要會麽五百生中受屈只緣不識个落字千百衆中較量只緣不識个昧字都來兩字誵訛陷却多少平直而今要識這兩字落處麽乃卓

拄杖一下復喝一喝云脫也脫也照顧主宰

林間錄云道圓禪師聞南禪師居黃蘖積翠庵往依之一日燕坐下板聞兩僧舉百丈野狐曰緣一僧曰只如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曰便是不落因果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圓悚然異其語不自覺其身之起意行上庵頭過澗忽大悟見南公敘其事未終涕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榻熟寐忽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楖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公大笑

百丈示衆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時潙山云某甲不道却請和尚道師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

額望汝雲嵓云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舉了嵓云師今有也未師云喪我兒孫

雪竇顯頌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

又頌和尚也併却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

又頌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雄山上空彈指

天童覺頌大雄父子許雍容消息傳通到劫空裏臥老蟾呼不覺扶疎卅桂月朦朧批湘顯

又頌却請和尚道三世諸佛也靠倒釋迦師淨名老毗耶麼駐心相照倦鶴夜移巢靈蛇寒入草正偏轉側子

妙圓兼到

保寧勇頌三个兒郎慾長成大家將本各經營其間消折兄嫌弟也有贏錢弟怨兄

心聞賁頌乾坤一統勿譊訛鼎足三分事愈多賴得韓侯能把定不教容易動干戈

法真一拈若三个且拈放一邊忽若問山僧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嶴云和尚秖待某開口又云氣急殺人且聽他斷看

圓悟勤上堂僧問百丈問溈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溈山云却請和尚道此理如何師云傍觀者哂進云百丈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為復是答他話為他說師云老婆心切進云五峯道和尚也須併却意

言如何師云一箭中紅心進云百丈道無人處斫額望汝是肯他不肯他師云萬人叢裏奪高標進云雲嵓道和尚有也未又作麼生師云拖泥涉水兩三重進云未審雲嵓會了恁麼道不會了恁麼道師云與闍梨一般進云忽有人問和尚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師云合取進云恁麼則與雲嵓一般去也師云直截根源人不識忙忙業識幾時休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此是叢林中流布底畫書賣後來品評此三人語各有淺深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和尚也併却龍蛇陣上看謀略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如今衆中或去請益或去過話有人道此三句語未契得百丈喚作抑而不揚却請和尚道百丈

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此豈不是抑而不揚
和尚也須併却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何處是有肯
他也則是抑而不揚和尚有也未百丈云喪我兒孫更
是不肯也拟如百丈道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甚
生汝第事既併却咽喉唇吻明箇什麼邊事也好扶持
取
雲門杲普說舉此話云衆中商量道百丈大似花賊叫
屈掩耳偷鈴三子恁麼祇對大家走入荒草裏且喜沒
交涉向你道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既不在言語上當
恁麼時合作麼生我早是與你說了也
百丈見趙州來參師云甚麼處來州云南泉來師
云南泉近日有何言句示徒州云今時人直教悄

然去師云悄然且致茫然一句作麼生道州近前
三步師喝之州作縮頭勢師云大好悄然州擲袖
便出去
瑯琊覺拈趙州老人向師子窟裏撥得牙爪
百丈上堂云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
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心聞賁頌靈光獨耀絕纖留放去收來得自由一等是
春能富貴者些晴暖便風流
真淨文上堂舉起拄杖云靈光獨耀迥脫根塵
復料拄云放下也體露真常不拘文字不舉不放復名
何物遂擲下云看良久喝一喝
又上堂舉此話至不拘文字師云此是百丈大智禪師

舉揚大衆作麼生良久云在家疑是客別國却爲親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
聞云我尋常向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
个半个他恁地驢年去
與數壽頌魯祖見僧面壁此理不妨徑直時人更莫斟
量祇者不勞心力中閑或聞一類强言正是相爲非唯
謗他古人亦乃困於上智會得祖師現前不會也難逃
避
海印信頌面壁咸言上上機納僧到此擬何之直饒堰
斷千江水也落宗門第二機
混巖真頌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泥陽近
日無消息果早當年不自瞞

拈頌

天童覺頌淡中有味妙超情謂綿綿若存兮象先兀兀
如愚兮道貴坐離文以喪淳珠在淵而自媚十分爽氣
兮清磨暑秋一片閑雲兮遠分天水
錦隴進頌是是非非覓不休爭如端坐碧峯頭野猿啼
鳥無尋處花落從他逐水流
佛眼遠頌泥陽何處得摸摸後代商量苦也無古人剛
地成多事敢問如今會也無
心聞賁頌見客非常無禮儀無人敢與辨來由火叔劈
椿運將去獨有玄沙硬骨頭
無爲子頌魯祖面壁不通消息移步進前一林荊棘
保福展問長慶稜云只如魯祖節文在甚處被南泉
恁麼道稜云退己讓人萬中無一　蔣山云陳老師當時

若見背上點五火抄何故為伊解放不解收
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　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與麽道為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揀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　玄覺云南泉為復是唱和語不肯語
雪峯蓋拈何勞如此若有僧來見个什麽知時好又云我即不然未具胞胎不得會會得即打折你腰
琅瑘覺上堂舉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而坐衆中商量極有多般梁山受業先師曾有一頌魯祖三昧最省力才見僧來便面壁若是同心達道者不在揚眉便相悉山僧即不然祖師面壁播諸方無限禪人謾度量無事晚來江上立數株寒柏倚斜陽
智度良上堂舉此話玉驢年玄沙云我當時若見劈脊與五下大棒師云不無他玄沙恁麽道只如魯祖見僧來何必須面覷壁坐便是禪面壁便是道便是為人便是不為人便是接人便是不接人只如面覷南泉便不是禪便不是接人忽然有檀越施主來官員賓客來不可也面覷壁坐何不纔見僧來問訊向他道上座安樂歲三兩日來不見面無事麽喫得粥飯麽送喫待者點一盞茶來與上座喫喫茶纔了上座謝訪及老僧今日勞倦且自下去致重恁麽有什麽過然責金須遇買金人　叅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魯祖為衆竭力南泉家醜外揚長蘆恁麽點撿還更有人點撿長蘆麽有點撿無點撿即且置魯祖為人處作麽生還會麽無底合盤盛不盡密心就子箇將來　又上堂舉此話云魯祖法

出釘生南泉令下語起天童不是掂點古人也要諸人
體悉還會麼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東林拶上堂若以正令提綱盡乃土鉾結舌何處更有
今日為什麼不見昔曾祖和尚見僧來便乃面壁師云
曾祖山前道路不妨要徑爭奈相逢者稀後南泉聞云
至驢年得麼師云王老師阿誰皮下無血玄覺云為復
南泉是唱和語是不肯語師云玄覺話自作兩截何不
斷却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下火抄何故
為伊解放不解收師云陳老師也是草草忩忩什麼處
是不解收處大似倩伊收相似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
與五下又拶師云玄沙大殺沒來由大凡語有分付事
有回依見什麼道理也道與五下火抄雲居錫云羅山

玄沙怒恁麼道為復一般為復別有道理若揀得出許
上座佛法有箇去著師云若作一般會羅山玄沙一生
受屈若道別有道理祖道今日直下平沉須知有箇劉
絕坐斷天下舌頭底句試道看良久云要道有什麼難
擊禪牀
佛鑒勤心要舉此話云二老孟蹋齊有不是不知有因
甚却恁麼說話還究到曹祖節文處麼若究到即見南
泉如水入水若不諳此乃分跡曹祖儆孰南泉圓轉蹉
他語脈露布窠擴擦不著在
雲門杲上堂舉曾祖凡見僧來參即面壁而坐一日南
泉至亦面壁而坐南泉遂於背上拊一掌祖云誰泉云
普願祖云作甚麼泉云也是尋常師云捶鉤四海只釣

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已南泉老人雖善別機宜識休
咎要且未知曾祖落處如今莫有知得落處者麼切忌
向鬼窟裏卜度
又拈曾祖不得南泉幾乎覷破壁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一箇面前一箇背後黙捺將來
也大巨耐山僧今日又且如何人貪智短馬瘦毛長
曾祖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 護證云 師云汝口在
什麼處 僧云無口 師云將什麼喫飯 僧無對（洞山他 不饑喫什麼飯 新山泉代云蓋）
知非子頌 機先一觸難抛身何路走堪憑語流有口
同無口
雪竇顯拈 好劈脊便棒者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

開不得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步平腰穩底嶮絕處發著行玄
體妙底平地上喫交曾祖尋常秖解把定及乎此時却
解得轉病除藥藥識用醫方有活得人手段還會麼
莫謂龍門三級浪而今無限陸沉人
又上堂舉此話云只解提死蛇頭不能將猛虎鬚當時
待他問你口在什麼處便與一喝拂袖便行直饒曾祖
全機往往做手脚不及
伏牛山自在禪師與馬祖馳書去忠國師處國師
問大師有何語句示徒師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
什麼語話良久又問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
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云猶較些

子師曰馬師即恁麼和尚此間如何國師云三點
如流水曲似刈禾鐮
雪竇頌舉此話至猶欠些子師代當時便喝又舉伏牛
却問和尚此間如何至曲似刈禾鐮師云是什麼語話
也好與一拶見之不敢千載難忘
溈山喆拈當時但呵呵大笑復問國師此間如何待云
三點如流水又呵呵大笑教他國師進且無門退亦無
路何故入虎穴撩虎兒須是其人
黃龍新拈大小國師向語默裏轉却當時若見道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更與喝出豈不光前絕後
松源上堂舉此話至猶較些子連舉黃龍拈師云諸大
老也甚奇怪打鑼敲椰平高說下說也說得到行也行

得到只是未有出身之路喝一喝
伏牛示衆云即心即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
是藥病相治句有僧出問如何是脫洒句師云
伏牛山下古今傳
育王諶頌伏牛山下古今傳流落江湖万万千自是不
歸歸便得落花流水兩依然
靈源清舉此話云伏牛老漢能奪能與可謂作家然雖
如是不免被黃龍拂子穿却鼻孔竪起拂子云正當伊
麼時忽有人問如何是脫洒句但向道即心即佛
三角總印禪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
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
師曰蹉過也麻谷乃掀倒禪床師打之麻谷無語

䨇霄顯拈兩个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貶上說什麽此（長慶接代云悄然保福 云三角賊過後張弓）
事蹉過有僧問眉毛為什麽不貶上師便打
蔣山泉拈可惜麻谷不合停因長智待伊繞道若論此
事便與掀倒禪床
承天懷上堂舉此話至早 是蹉過師云大衆古人恁麽
說話不無奇特然奈迅速大殺殊不知底事從來不動
大似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且道胡漢不來又
作麽生乃云不離本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
圓悟勤舉此說云劒刃上顯殺活電光裏分緇素不妨
眼辦手親是致箭鋒相拄雪竇云兩个老漢眉毛也未
曾貶上說什麽此事蹉過師云慣調金鏃又麼沙揚一

箭落雙鵰人前誇敵手雖然大似把手上高山未免傍
觀者哂 若據崇寧見處異作此事早是好肉上剜瘡了
也何況更論貶上眉毛早已蹉過麻谷雪竇賊過後張
弓則故是更有一个驀拈拄杖下座
雲門杲拈蹉過麻谷也不知
三角因僧問如何是三寶曰禾麥豆三云學人不會
曰大衆忻然奉持
淨嚴遂頌三角對酬禾豆粟龍宮海藏難收錄雲門曾
問踈山僧便道如今粥飯足
無盡居士頌三角山頭祖令孫可曾留意較精麁歸依
禾麥歸依豆一粒人間不可無
麻谷寶徹禪師持錫到章敬遶繩床三匝振錫一

下卓然而立章敬云是是譴讃錯著師又到南泉遶
繩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讃
云諸錯語師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麽道不是泉云章
敬即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雪竇顯頌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
策風高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
病藥
天童覺頌是與不是好看捲積似抑似揚難兄難弟縱
也彼既臨時奪也我何特地金錫一振大孤標繩床三
遶閑游戲叢林擾擾是非生想像髑髏前見鬼
保寧勇頌顛邑規模恰似眞人前拈弄越光新及乎入
大重眞試到了須歸是假銀

圜悟勤頌如是不是去却藥忌擬把封疆全軍失利杖
頭突出古菱花舉世風流屬當家
心聞賁頌明宣一道聰明呪暗寫兩行靈寶符讒道驗
鯨游六合何嘗有夢到華胥
長慶稜代前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又代後云和尚是
什麽心行　保福展別但振錫一下出又拈章敬南泉
可謂一是一非又云麻谷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
別調中　法眞一擧此話至章敬云是是師着語云是
什麽心行至不是不是師代僧便喝至爲什麽道不是
師云敗也敗也至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師云南泉何不
與本分草料
大潙喆拈章敬道是落在麻谷彀中南泉道不是亦落

在麻谷發中大潙即不然忽有人持錫遶禪床三匝卓
然而立但向伊道未到這裏好與三十棒
天童自舉麻谷持錫到章敬至是是師云我當時若見
恁麽道再再遶禪床一匝便出谷又到南泉至不是不是
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師云我當時若見恁麽道亦
再遶禪床一匝便出諸仁者還會麽天童再遶此一匝
莫道這兩老漢儗是三世諸佛亦跳不出且道再遶
一匝有什麽長處更聽取山僧頌一是一不是休論許不
許天童再遶匝諸人作麽舉作麽舉分明對衆唱个羅
羅哩復召大衆云是什麽唱一唱

雲門杲示衆舉
麻谷持錫到章敬至卓然而立師云純鋼打就生鐵鑄
成敬云是是師云錫上鋪花三五重谷又持錫到南泉

至卓然而立師云已納敗闕了也泉云不是不是師云
枷上更著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麽道不是師云
愁人莫向愁人說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
所轉終成敗壞師云試把火照看南泉面皮厚多少復
召大衆云要問恁麽批判且道肯他不肯他

麻谷坐次有僧參纔展坐具師乃垂下一足僧便
出師下禪牀云靑天白日豈有者人韋僧云某甲
未有過在師與一掌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擊石火閃電光賓主歷然窮則變
變則通擱腿便掌且道賞伊罰伊不犯清波意自殊

麻谷與丹霞江邊行次見水中魚師指云魚魚丹
霞云天然師明日却問丹霞云昨日天然意作麽

生丹霞放身作仰倒勢師哭云蒼天蒼天

大覺璉頌魚伯元本是天然老倒何須叙舊緣賴得傍

邊無尾耳只令同伴哭蒼天

麻谷因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如何是教

外別傳事師下禪床拈拄杖遶身一匝豎一足云

會麼僧無對師便打

心聞賁上堂擧此話云麻谷大似西天三藏不會唐言

莫教誦一道真言便須咒得不消而今莫有倒轉舌頭

底麼驀拈起拂子擬一下云訣謀在我手裏

麻谷一日使扇次有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

尚爲甚却揺扇師云你只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

處不周云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却揺扇

僧作禮師云無用處師僧著得一千个有什麼益

慈航朴上堂擧此話云者僧話墮不知麻谷分疎大殺

撿點將來一狀領過若是天童待伊道風性常住無處

不周和尚爲什麼使扇遶以扇子當面一摑者僧若解

轉身吐氣始知山僧箭不虛發是汝諸人也須照顧踣

跳上三十三天一場禍事禍事

介菴朋擧此話云鋪陣則易變陣則難只如道無用處

師僧著得一千箇有什麼益此意又作麼生要知麼殺

人刀活人劍於斯會得臨事見人脫或未然更聽一頌

白刃臨頭容易彈當機網逼開難酬須知實即當空妙

信手拈來無不周

鹽官齊安禪師 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

侍者云扇子破也師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

侍者無對

雪竇顯頌犀牛扇子用多時問著元來總不知無限清
風與頭角盡同雲雨去難追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
重生請禪客下一轉語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
時有僧出云大衆參堂去師喝云拋鈎釣鯤鯨釣得箇
蝦蟆

大覺璉頌盐官剛要覓犀牛侍者何曾解掌收截不已
歸潭底去深藏雙角肯回頭

大洪恩頌莫將言句強名模信手拈來會也無從此
華山圖籍上更添潘閬倒騎驢

天童覺頌扇子破索犀牛棬攣中字有來由誰知桂轂
千年魄妙作通明一點秋（此錄并舉資福代）

崇勝珙頌盐官不向趙州求侍者爭知文遠優縱有繩
頭常在手此時何處覓犀牛

雪竇顯舉資福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師云我
要不全底頭角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師云犀牛
兒猶在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師云適來為什
麼不將出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師云可惜勞而
無功

聞先還舉此話至還我犀牛兒來師代云當時不知和
尚無

佛日才上堂舉此話至侍者無語師云諸禪德若是本
色侍者合作麼生酬對然雖絲毫水貴辨淺深爐冶淘

金且分真偽還有人爲侍者出氣也無若也道得犀牛
扇子猶在師良久云暑天堂上用滿座清風生

塩官示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麽人得打衆
無對南泉聞云我當時若見向道王老師不打這
破鼓

法眼拈南泉何須道諸破鼓但道王老師不打自然是
个破鼓

雪竇顯上堂云虛空爲鼓須彌爲椎打者甚多聽者甚
少且問誰是解打者莫謗塩官好只如南泉道王老師
不打這破鼓法眼云王老師不打兩个既不奈何一个
更是懡㦬

入問僧虛空爲鼓須弥爲椎王老師不打還肯得諸方

也無代云千年田八百主

保寧秀上堂舉此話云辜恩古人大似勞而無功如今
即不然虛空爲鼓有什麽音響須彌爲椎成何器具打
者甚多着什麽來由聽者極少耳在什麽處假饒王老
師不打也未是作家法眼道王老師不打正是作賊人
心虛且道大平者裏別作麽生以拄杖擊禪床

黃龍心拈南泉法眼只知一向明前甚乃不能顧後且
如塩官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麽處是破處還點撿
得麽直饒點撿得个破處分明我更問你索鼓在

智海清上堂舉此話連舉法眼拈師云諸禪德泰尊宿
爵貴金玉者不尚其風明水大羹嗜滋者不知其味
南泉雖善生擒虎兕爭奈得後忘前法眼更要活捉窠

龍來免拖泥帶水且如若言道虛空為鼓須彌為槌什麽處是破來還有人檢點得麽若也檢點得出則一兩昔遊千山秀色若也檢點不出碧眼胡僧笑點頭又那弟子空冒鼓聲禪床

座主問僧講何經論僧云講華嚴經師云經中有幾種法界僧云略說四種廣說則重重無盡師豎起拂子云者个是第幾種法界中收僧良久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出去將稱關云若禮拜即與和尚導禾山代云某轄不類未離其體法眼代撫尊三下云

雲門舉此話云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座主雖則倚勢欺人要且理無曲斷何故突出難辨要須鑿在機先擬起便行已是死

於句下若是个漢當時見豎起拂子便與掀倒禪床直饒座主和尚全機也須倒退三千

座主和尚垂示云一切衆生本有佛性溈山聞此語却云一切衆生本無佛性師令二禪客來參溈山目見仰山遂云察聞禪佛法也大難須是參學始得仰山畫一圓相托向背後却展手索二禪客無語仰山云佛法也大難須是參學始得便拂袖而行

大覺璉頌 林中孤坐大鵬鵰六載方知苦行非野鵲不巢黃面頂雪山深處突雲飛

悦齋居士頌 忽然擡眼見虛空南北東西總一同指手可可歸去也一時驀過有無中 此總盡前下二僧詣溈山探之既到若生輕慢仰山曰能法柔

齊客易二僧去將行三十里一人有省去一切衆生無佛性識
示諸也一人又行十里因渡水亦有省去一切衆生有佛性的
然有性
却塵沒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
此理如何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云莫是
長老見處麼蘗云不敢師云漿水價即且置草鞋
錢敎什麽人還蘗不對

蔣山泉頌猶騎奔馳勢不休草案風動更甚愁歛身師
子無尋處空使行人說路頭

海印信頌兩陣交鋒戰不難埋兵挑鬬何人曉秪解輪
鎗趁勢來喪身失命知多少知多少右人撫掌呵呵笑

佛眼遠頌問答分明是切磋幾人於此見譊訛少年俱
决龍蛇陣老倒同吟雜子歌

無盡居士頌當頭坐露答南泉一物無依百刹閒行脚
徃山身已老草鞋錢價使誰還

潙山問仰山莫是黃蘗搆南泉不得麽仰山云不然須
知黃蘗有陷虎之機潙山云子見處得與麽長

保福展云若無潙仰埋沒著黃蘗　五祖戒云仰山大
似為他盡衆　上方益舉此話連舉潙仰因緣師云南
泉和尚只解布陣不解收軍黃蘗慣得其便仰山宗門
桂析潙山擲面目前　畢竟恍若不同林卧焉知被
裏破　雲門杲拈不見遺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
不獻詩　白雲昺拈先行不到末後大過南泉雖有本
分鉗鎚爭奈黃蘗亦是作家爐鞴若不得流水多應過
別山

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衆云某甲買師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趙州云明年與和尚作一領布衫臥龍代云 和尚屬某甲手也找是什道理點招代鉄拈）（傍僧肯云 諸不著去 好）

大覺璉頌王老賣身非貴賤傍人酬價虛開口布衫披後正相當全勝巖露形走

佛印頌王老明明要賣身一時分付與傍人可憐天下爭酬價一請（續此 轉語）

海印信頌賣身王老難為價貴賤俱非不易酬若使當時無退悔換來分付與園頭

保寧勇頌王老哀哉不惜身臨危將賣與何人若無令子輕酬價往往一年空過春（此錄無舉 趙州代語）

倪成子頌王老賣身無著處癡人欲買價難酬東西兩个撞露柱蚊子無端咬鐵牛

雲竇顯舉此話連舉臥龍禾山趙州語師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輸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雲竇也擬酬个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別處答和尚不得　兜率悅舉海印頌師云定慧老作雖善定奪古人難底公案只辨得這僧不解酬價爭奈承者趙州兜率不亦復云王老賣身重定價非貴賤卒難酬強奏戈甲盡歸漢堪笑南泉屬趙州

開元琦上堂舉此話云似此因緣衆中商量卜度是非未息開元今日與諸人剿絕卻趙州老漢當時何不道已屬某甲了也待伊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坐斷天下人

舌頭去且道開元恁麼道三十年後還免是非也無良久云者裏是什麽所在說是說非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恁麼殺人有數尊宿爲此僧著語趙州云明年與和尚作一領布袍一人道成何道理一人道和尚屬湛甲後來靈審道別處容和尚不得大衆許多尊宿爭頭競買也要運出自己家財王老師交關未成不敢胡亂分付這般行貨古今亦少見之龍門今日亦賣身去也然則有貴有賤量分文不直貴則金玉難酬你買也屬你不買也屬你若識得龍門龍門與你作道伴有人處無人處起心動念物知得你善則令汝行惡則令汝上縱經三塗歷八難一步不相捨離常與你作道伴你若不識龍門龍門與你作冤家教你

出家使汝行脚令汝尋師遣汝體究遂致你不會令汝茫然令汝求覓解會令汝巧作道理遂令淨妙國土而作土石山河常樂法身而作無明煩惱成不自在常生退失一步不放捨常與你作冤家大衆龍門屬你諸人來多時識得是道伴不識是冤家還有人明得此否麽乃拈拄杖點一下曰一道伴二冤家通逆順遍河沙眼是空壁是花得龍門道無涯遂放下拄杖子曰少賣弄歸堂去

南泉因翫月次有僧便問幾時得似這个去師云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趙州拈點

法真一頌皎月團圝曒碧天趙州王老戲階前二人心

眼俱相似光彩從來共宛然
慈受頌趙州拈出蔆花鏡王老親拈自王撾一盤當陽
令瓦碎此心能有幾人知幾人知兩箇分明是赤眉風
前月下揚家醜笑倒廬山老古錐
空叟和尚頌何時得伊麽閑目中秋坐也曾伊麽來補
目是塵埃無端携袖歸方丈只堪掘地與生埋
上方岳上堂舉此話云且問諸禪德南泉休去意在
什麽處若家進語那裏議說後來頭上座曰新有頌云
劍落寒泉漫刻舟狼花千古使人愁兒曾言語重伸問
抱得南泉默不酬師云諸方盡皆讚歎此箇更無加
矣若到上方這裏百雜碎衆中還有眼目兄弟識出來
點撿看若無人出來上方與諸人削却末後句定天下

禪和眼睛總翁釣罷歸來痛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度頭又云高
人各請歸堂
天童舉此話云二十年前且置二十年後又作麽生
還知王老師行履處麽屋裏販揚家不著孛
長慶曉中秋上堂僧問南泉二十年前事對衆分明指
示者師云人心自寄皓月色本尋常遠云爭奈一輪光
彩遍發發師云眸上眉毛早是蹉過乃舉此話云大衆
直饒倜儻分明只會得一半且道如何得圓圈去良久
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廣靈祖拈云此箇公案叢林批判者多殊不知二老宿
騎墻祭弁呈宗眼蹉限隨時荅括機山僧有頌連雲劍
閣路雖嶮到者方爲過不難開戸未登門外徑須知更

有趙州問

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如隨分納些些他總不妨

蔣山泉頌不放東西何處著芳草萋萋雲漠漠昭陽未解惜皮毛長慶偏能弄蹄角驀地幾个不妨惡手脚爭免被牧童兒一時穿却

楊文公頌溪東去溪西去難免官家稅賦直饒隨分供輸未解牽牛去住

悅齋居士頌瞎漢牽牛過小溪紛紛牛迹隨東西南泉若語君知否口字書時一角低

雲門偃拈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說得納處分明

我更問你覓牛在　長慶稜拈你道古人前頭爲人後頭爲人

大陽延謂衆曰廓然去皆盡去無所得心去平常心去離彼我心去然後方可所以古德道牽牛向溪東放至納些些總不妨免勞攝作麽生是隨分納些些底道理但截斷兩頭有無諸法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若能如此著法法無依平等大道萬有不繫隨處轉轆轆地更有何事

智門祚示衆舉此話云所以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直饒你截斷凡聖極盡有無也只是老鼠入飯甕未知有向上一竅在便有僧問如何是向上一竅拈便打云我早是將一塊屎驀口抹了

伱更來斆我手作麽僧擬議便趂下

雪竇顯舉此話連舉長慶雲門拈師云一時穿却

翠嵓悅拈說什麽隨分納些些盡乾坤大地色空明暗情與非情揔在翠嵓者裏放行則隨緣有地把住則逃竄無門且道放行好把住好

法眞一舉此話連舉雲門拈師拈起拂子云即今鼻孔已穿在者裏了也更向什麽處索你諸人要見麽日勢稍晚

天童覺拈南泉牧牛可謂苛特直得一切處關防不得爲什麽如此是他隨分納些些

大溈喆拈雲門只解索牛不解穿他鼻孔拈拄杖云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鼻孔盡被山僧拄杖一時穿却且道山僧鼻孔在什麽

處良久云誣人之罪以全罪科之

圜悟勤拈和光順物與世同塵不犯鋒鋩收放自在是南泉本分草料山僧自少亦養得一頭水牯牛有時孤峯獨立有時閙市縱橫不論溪東溪西一向破塵破的且道即今在什麽處試著眼看

雲門杲普說舉此話云者个公案有多少人錯斷如何是納些些底道理便道著衣喫飯有什麽難向驢前馬後作活計且莫謗他南泉好

白雲昺上堂舉此話云敢問大衆如何是隨分納些些底道理十載萬松行正令又携秋錫過曹溪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王老師傾腸倒腹即不無未見移風易俗在山僧只養得一頭驢一向東倒西擂順時一

日何啻千里萬里恸時直是一步不肯移且道與王老師水牯牛相去多少良久云傒人舞棹野老謳歌

密庵傑舉此話連舉長慶雲門雪竇拈師云南泉起模畫樣長慶披沙揀金雲門鼻孔先穿雪竇攧款結案驀拈拄杖云更有一箇在什麼處擲下拄杖

禪門拈頌集卷第六

禪門拈頌集卷第七

達磨第八世 江西道一禪師嗣法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南泉一日因東西堂爭猫兒師遂提起云大衆道
得則救取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賊去偷賊斬便云
轉師斬為兩段復舉前話問趙州州便脫草鞋
於頭上戴出師云子若在恰救得猫兒

雪竇顯頌兩堂俱是杜禪和撥動煙塵不奈何賴得南
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

又頌公案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閑遊草鞋頭戴無
人會歸到家山便即休

大覺璉頌兩堂玉自若相爭王老一刀成兩截趙州續
得再活時牙爪生獰似冰雪

投子青頌臨險推人事要知求利先自露針錐鈎魚盡
說語風勢及至風來波路迷潦倒趙州雖好手鐘鳴齋
後赴來遲要知大像嘉州路鐵牛鎮斷陝關西

資壽捷頌南泉斬後趙州救師子窟中無異獸西乾梵
語阿彌陀東震唐言無量壽山錄云南泉上堂有猫兒此上法座象擬敘求衆去
有人道得不斬道不得即斬首座作猫叫齋衆便謝

天童覺頌兩堂雲水盡紛拏王老師能驗正邪利刀斬
斷俱亡象千古令人愛作家此道未喪知音可嘉鑿山
透海兮唯尊大禹鍊石補天兮獨賢女媧趙州老有生
涯草鞋頭戴些些異中來也還明鑒秖箇真金不混

沙

保寧勇頌雪刃含光射斗牛不唯天地鬼神愁命根落
在藥泉手直下看看兩段休

又頌狸奴頭上角重生王老門前獨夜行天曉不知何
處去楚山無限護崢嶸

東林總頌一刀兩段南泉令當頭高著趙州開劈面若
無宗正眼又隨流水落人間

雲溪益頌東西兩畔盡田疇粒米拋來總不收可惜猫
兒輕斬却至今老鼠鬧啾啾

又頌打破淮西赤脚歸一天寒雪照光輝凱歌不到胡
兵耳猶向軍前守信旗

翠嵓宗頌石裏藏金誰辨別迷人但見蘚痕斑却被石

人窺得破鐵船載入洞庭山

崇勝珙頌撥轉機鋒王老師兩堂何必覓猫兒果然問
處都無語一斬如何未息疑趙老既呈崖險事古錐依
舊和羅旋和羅槌打盡死乎鑽盡龜

佛眼遠頌五色狸奴盡力爭及乎拔劍盡生首分身兩
處重相爲直得悲風動地生

又頌安國安家不在兵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劍客今
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

白雲昺頌王老能吹無孔笛趙州善撫沒絃琴詎韓曲
調憑誰聽露柱燈籠笑轉深

無盡居士頌南泉掌握機權一物全提問兩邊誌子
脫鞋頭上戴猫兒生死更泛然

本然居士頌巳展不縮便斬却父子相逢救得活可憐門外有遊人秖解依模畫渾脫一種弄魂精髑髏勞眼睛

混成子頌風力所轉共平出猫兒斬斷還成屈祖師令右作標儀賣扇老婆手遮日

悅齋居士頌提起分明斬處親落花飛絮撲行人草鞋頭上出門去四月圓荷葉葉新

保福展拈雖然如是也即是破草鞋　翠嵓芝拈大小趙州秖可自救

大洪恩拈猫兒救得何用却須救取南泉趙州乃舉手作捏勢云南泉趙州性命揔在這裏若放過則無可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拍一拍

真淨文上堂云南泉斬猫兒與歸宗斬蛇叢林中商量還有優劣也無優劣且止只如趙州戴鞋出去又作麽生若也於此明得德山呵佛罵祖有什麽過於此不明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所以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喝一喝

翠嵓璣上堂舉此話云南泉老人一期方便大似憐兒不覺醜拙情看冷暖人意逐高低前似銀山鐵壁進而無門退而無路背後含水和泥一場狼藉殊不知千古之下與後人作笑端若是翠嵓即不然直饒兩隻履戴頭上出去也須斬却何故當斷不斷返招其亂敢問諸人秖如今日一場公案作麽生商量若也商量得出昔日南泉今朝猶在若商量不得翠嵓今日略露鋒規諸

人諦聽良久云青山秖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翠巖宗拈要識南泉活計麼只這死猫兒是要識趙州活計麼只這破草鞋是諸人第一不得著手拈若也拈著死却你手
竹庵珪舉此話至遂斬却師云急急如律令復舉至拾救得猫兒師云正是普州人送賊
南泉與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師於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則去歸宗於圓相中坐麻谷便作女人拜師云恁麼則不去也宗云是什麼心行 師於是相喚迴來
雪竇顯頌由基箭射猿遶樹何大直千箇與萬个是誰曾中的相呼相喚歸去來曹溪路上休登陟復云曹溪路坦平為什麼休登陟

大覺璉頌國師孤坐大堂堂四海瞻風各自忙三箇中途相會了長安重去甚無妨
海印信頌三箇同人去還官偶值清風明月夜或吟或詠或彈琴夜靜更闌猶未捨忽覺天明歸去來他時自有知音者
保寧勇頌漫漫大地盈尺雪江湖一片難分別漁父披蓑月下歸誰道夜行人路絕
佛眼遠頌同氣相求事可論一回見面一歡情兩行何處閒文字一隊誰家好弟兄
玄覺徵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底語不肯語
雲居錫徵比來去禮拜國師南泉為什麼却相喚迴且

道古人意作麼生
佛印元拈歸宗麻谷氣宇如王落在南泉圈裏當時見他畫圓相拂袖便行直饒南泉更有神通也較三千里
翠嵓芝拈當時若見每人與一棒且圖天下太平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云可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也似一毋生成
大章覺拈我當時若見便與撥却圓相不唯打破南泉窠窟亦乃教歸宗無著身處麻谷呈伎倆不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果然果然
法眞一拈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看他手段機鋒心眼相似可謂白圭無玷精金絕擇便好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同爲道伴若不恁麼盡是隨隊喫飯漢

洲運英示衆舉此話云學般若菩薩須到這个田地始得如金盤裏盛珠不撥而自轉然雖如是秖如南泉道恁麼則不去也剗害在甚麼處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道看如無山僧與作下箇注脚良久云不入洪濤裏爭顯弄潮人
白雲昺拈動絃別曲還他麻谷歸宗擊鼓旛偏宜南泉老漢直得同行不同步黨理不黨親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南泉因陸亘大夫語話次大夫云肇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怪師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雪竇顯頌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

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承天宗頌大夫錯會肇師宗却謂森羅一體同難憶南
泉無限意庭前花發笑春風
蔣山泉頌庭前一株花千枝復萬萼髙風一陣來蒲地
紅英落可憐遊子不歸家空倚欄干到日斜
天童覺頌照徹離微造化根紛紜出沒見其門犳神劫
外問何有着眼身前知妙存虎嘯蕭蕭嵓吹作龍吟冉冉
冉洞雲昏南泉點破時人夢要識堂堂補處尊
保寧勇頌大夫作牧見南泉擧古明今理盡圓恰到放
將身命處不知何故却茫然
雪溪益頌一枝兩枝千萬枝金刀擬剪即離披不離披
有誰知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圜悟勤頌山輝石蘊玉林秀淵藏珠見此一株花似夢
猗然根體不同途王老師脫規模解向長安正閙處發
得悠悠陸大夫
佛鑑勤頌南泉灑脫爲諸君笑指庭花別是春不是守
株閑待兎直須驛騎上青雲
不應頌天地同根萬業象大分明識取鉤頭意莫認定
盤星
雲門杲頌天地同根休一開未曾擡步已立家無陰陽
處花薰發正本無瑕翻有瑕
竹庵珪頌若知天地本同根終不應來更問人却得南
泉强指似等閑花發夢中春
心聞賁頌指點深紅與夢同更無妖艷在芳叢南泉笑

衆移春去留得殘香醉蜜蜂

混成子頌青松之操黃金之堅四時不變百鍊匪遷各性自住同根理全志至之道淳風在前

法真一拈只如此一林花向什麼處著若知落處便能直截根源其或未然切忌摘葉尋枝

黃龍心拈舉則易見還難彌盧頂上天風寒峩峩直下蒼龍窟誰敢覷著

靈源清上堂舉此話至大夫於言下領旨師云南泉以虛空作誅陸亘用須彌為槌一擊知音窮根徹體乾坤萬化頓入無餘從茲寶藏洞開便見家風大展濟人功利復何窮況是頭頭皆具足

圜悟勤拈陸亘手攀金鏁南泉八字打開直得七珍八寶羅列目前乃竪起拂子云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通身是眼分踈不下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者一則公案流布叢林僅三百載中間有無數善知識出世秖是未嘗有一人與伊分明判斷徑山今日與伊斷却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謾他陸亘一點不得亦未摸著他脚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亘謾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人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即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

心聞賁拈肇法師逼塞虛空王老師無處藏著瑞嵓今日更不敢向癡人面前說夢是你諸人畢竟指那箇作同根一體底

玉泉仙上堂舉肇法師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又道會萬物為已者其唯聖人乎師云肇法師通達老易窮盡理性境智融說此語也甚希有若據衲僧分上點撿將來秖是箇拶根阿師只解深拋矴石把纜放船大似抱橋柱澡浴相似不解逆波把拖看風使帆爭似我南泉與陸大夫相見時節陸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至如夢相似南泉和尚一言之下剖出大地根源大似由基架箭一發便中雖然如是能有幾人到此田地其或未明慈氏更與頌出同根天地未超然見花如夢指根源劫後共栽無影樹令人却憶老南泉

南泉示眾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問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云和尚莫打某甲向後錯打人去在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保寧勇頌軟纏藏鋒入陣來畫時擒下眼睛開死生一決英雄士文虎雙行將相才

雪竇顯拈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

瑯瑘覺拈不見道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

圜悟勤拈道非物外意在鈎頭物外非道離鈎三寸

空叟和尚舉此話云避得迅雷重遭霹靂

南泉因師祖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師云王老師與你往來者是藏祖云不往不來者師云亦是藏祖云如何是珠師召師祖祖應喏師云去汝不會我語祖悟去

神鼎諲頌渠問摩尼珠摩尼在何許呼名應答聲諸方
莫錯擧

蔣山泉頌碧波深處釣魚爲抛餌牽絲力已窮一棹清
風明月裏不知身在水晶宮

天童覺頌別是非明得喪應之心指諸掌往來不往來
只者便是藏輪主賞之有功黃帝得之罔象轉樞機能
使倆明眼衲僧無繇辯

圓悟勤頌鏖塵遂兎驟龍躍踏透青眼不瞬照物孛寧
虛往來不往來草裏謾逡翻百尺竿頭入虎穴分明月
上長珊瑚

雲竇顯擧此話至往來者是藏師云草裏漢祖云不往
不來者云亦是藏師云雲上加霜祖云如何是珠師云

險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著得箇眼賓主交
擬便能深入虎穴或不習嚴縱饒師祖語云也是龍頭
蛇尾叢

承天宗擧此話拈云雲竇著語師云如今與往來尚
自不會豈況不往不來你向什麼處見石佛我當時若
作師祖待南泉召師祖便出來撥倒禪床當知摩尼珠
付囑有在

枯木成拈南泉大似將黃葉作金錢指瓦礫爲珠玉師
祖雖然薦得正是棄了甜桃樹尋山摘醋梨致使後代
參玄之士人人金鍮不辨水乳雷同香山今日更不囊
藏被蓋分明爲你指出自家寶藏不用從人借借自然
應用無窮乃拈拄杖召大衆云寶山到也須開眼莫使

茫茫空手迴

圜悟勤拈南泉一期壺手收放擒縱即不無要且未見向上事在只如盡大地是如來藏何什麽處著珠盡大地是摩尼珠喚什麽作藏若明得有轉身處許他具一隻眼

松源上堂舉此話連舉雲竇著語圜悟頌師云雲竇恁麽注脚圜悟恁麽頌薦福也有箇道處分明月上長珊瑚一段風光爍大虛大地衆生同受用如來藏裏本來無

南泉因陸亘大夫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坐有時臥欲鐫作佛得否師云得大夫云莫不得否師云不得雲岩云坐則佛不坐則非佛洞山云不坐則佛坐則非佛

薦福逸頌聞得也道得不得還不得候白何曾白候黑不是黑賊他王老師天下賊中賊賊大夫象簡曾拈得

天童覺拈轉功就位轉位就功還他洞上文子且道南泉意作麽生直是錯錯不得

五祖演小參舉此話至泉云不得師云大衆夫為善知識須明決得為什麽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麽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為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个佛脚四大洲作个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

僧作第二个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个佛南贍部洲作一个佛西瞿耶尼作一个佛北欝單越作一个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喚什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贍部洲還他南贍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欝單越還他北欝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汝又喚什麼作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詸蘇語大衆記取這一轉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有人明得此言也無南泉道得龍門云好箇佛南泉道不得龍門云好片石還見否是他道弟子家中作麼生說家家在什麼處諸仁者識彼家裏來家中何所有持此一片石廣大堅且久靈山曾獻佛帝釋聊舉手心中出何物安樂且長壽

白雲昺小參舉此話云古人一問一答如洪鐘在架大擊之則大鳴小扣之則小應陸大夫辭如真金百鍊須要本分鉗鎚南泉明眼宗師一擊乃聲流千古於茲會得卷舒在我用捨非他苟或未然不免為地盡是南泉道得得千古萬古為規則南泉道不得不得臨際未是白拈賊經行坐卧不相妨日用何嘗有差忒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向當來見彌勒

南泉因趙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師便歸方丈州云這老漢尋常口吧吧地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措首座云自是上座不會莫

道和尚無語州打首座一掌云這一掌合是堂頭
老漢喫
智門祚頌離却四句絕百非作者相諳識得伊趯下禪
床便歸去從他鷂子摶天飛
蔣山泉頌絕百非離四句問著一詞全不措俊鷹突入
深雲去擲彈黠兒方措往癡鴟叫在籬邊樹
崇勝珙頌下繩床兮歸方丈烏豆從來好合醬直得結
舌而無言幾人醉卧失天亮雲際擱聰一掌時鶯驚春
雷無兩撲響隨名
南泉因趙州問明頭合暗頭合南泉便歸方丈州
到僧堂前云堂頭老漢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
首座云莫道和尚無語自是上座不會州便打云

者棒合是堂頭老漢喫
保寧勇頌大事當陽已皎然十分須是要周圓堂中上
座黑如漆冷地為誰喫暗拳
五祖戒拈正賊走却邏蹤人喫棒又云南泉當斷不斷
返招其亂　雲居舜拈你諸人作麽生會諸人會處便
道首座落他趙州圈䙡與麽會又爭得大愚道趙州大
似傍若無人
蔣山元上堂舉此話云衆中商量道南泉討特龍華
道正好喫棒何故如此為他有箇不合卓拄杖下座
南泉有時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
趙州出院也（別本云與何一鑑闗山）趙州云和尚棒敎誰喫師云
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麽處州禮拜而出

南明泉須泛舟去直入滄溟最深處錦鱗來齧了絲筒
便却迴漁翁猶把釣頭尋瑠璃萬頃無波動落日秋山
映晚霞孤舟和月宿蘆花
圓悟勤頌霧起龍吟風生虎嘯兩口一舌異音同調文
殊普賢佛法見南泉趙州日月面據令而行指顧間盡
情貶向鐵圍山忽有箇不慣底出來道崇寧嗏只向他
道果然果然
雲門偃舉此話代云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鉢下得
箇安樂　又代與衆除害
玄覺徵且道趙州休去是肯南泉不肯南泉
法真一舉此話連舉雲門代語師云放行則兩不相傷
據令則彼此俱險還有人點檢得者兩箇老漢麼

夾山齡舉此話云南泉一期逞俊爭奈平地生堆趙州
雖則覿面投機不免腦門著地
白雲演上堂舉此話至二鐵圍山師云白雲即具大慈
悲遂拍手云曼殊室利普賢大士不審不審今後更甘
也無自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
圓悟勤拈南泉動絃趙州別曲苦痛蒼天寒山拾得若
是崇寧即不然燈籠露柱昨夜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
棒令歸本位去也或有箇出云和尚棒教誰喫只對他
道落賓落主
育王諶拈南泉雖則無過爭奈平地喫交趙州雖則推
倒南泉要且脚跟下已深三尺如今莫有不甘底麼但
請出來與你一坑埋却

又云文殊普賢相打貶向二鐵圍山南泉各與二十棒古今共委三門佛殿相顧而笑廣利各與一盃茶喫汝等諸人如何解會復云一盃茶二十棒南泉有賞有罰二十棒一盃茶廣利左之右之行脚人須是識痛痒具慚愧始得

徑山杲上堂舉此話云南泉無過口能招禍趙州禮拜草賊大敗徑山不管結案據欵文殊普賢且過一邊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南泉趙州行不犯之令文殊普賢受難雪之恥直得天下衲僧个个頭上如戴一百二十斤重鐵枷相似山僧今日依公問罪庶免傳因長智舊茄拄杖云再犯不容

南泉在天台國清辭寒山拾得寒山問什麼處去

師云游石橋去山云作箇什麼師云禮拜五百羅漢山云我聞五百羅漢盡作水牯牛了也師云蒼天蒼天山云雖是後生還同老作師云噓噓

風穴因僧問祇如南泉道游石橋去意旨如何師云出袖藏鋒能劒利毛睫無差滑石橋進云南泉道禮拜五百羅漢意旨如何師云匝地菩萁真聖境六通尊者彼中居進云寒山道五百羅漢盡作水牯牛了意旨如何師云作者不居無位位披毛乃混聖凡機進云南泉噓噓意旨如何師云相逢驗血輕彈指舉開莫還異人間

南泉因趙州問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師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指示師云昨夜三更月到窓

保寧勇頌拕脫鼻頭何處是亂他泥水恣縱橫日斜倒
坐騎牛去又見東山片月生
雲門杲頌度體裁衣量水打碓毫氂不差且居門外
竹庵珪頌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驚人又久長留得寒
窻夜來月三更依舊照茅堂
翠嵓悅拈若不是南泉洎乎打破蔡州
東林總上堂舉此話云古今稱揚盡謂南泉文子秘密
商量何可不可然且道知有未知有若道知有賊盧頭
在凡夫若不知有昔賢失其境界畢竟底事又作麽生
良久云喑人自肯乃方親參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連舉雲峯悅拈師云雲峯老人只
却一隻眼殊不知秖因後語當下打破蔡州

空叟和尚拈云趙州有偷營劫寨之機南泉具活捉生
擒之手雖然勢均力等未免鬧眼尿床
南泉問講師講什麽經云涅槃經師云涅槃經中
以何爲極則云以如如爲極則師云喚作如如早
是變也
法眞一頌涅槃寂滅本無名喚作如如早變生發明經
中何極則石人夜聽木雞聲
南泉示衆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也今時人須向異
類中行趙州在僧堂前逢見師便問異則不問如
何是類師以兩手托地趙州以脚一踏師倒地趙
州走入延壽堂叫悔悔師令侍者問悔箇什麽州
云悔不更與兩踏

保寧勇頌張公移住向深村被賊㨮身入後明鍋子一
時偷云後更來高枕戳兒孫

德山圓明舉此話 至 異類中行有人舉似歸宗宗云鎚
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南泉聞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
師云南泉中毒也

瑯瑘覺舉此話 至 異類中行連舉歸宗語 至 又恁麼去
師云山僧不然遇水喫水遇草喫草焉知畜生行

法華舉上堂舉此話 至 異類中行師云且道作麼生是
異類中行乃云石牛長卧三春霧木馬嘶時秋後泉

佛日才拈又不惡子不孝作之在前悔之在後明眼衲
僧難瞞莫□

南泉因山下有一僧卓庵而坐僧遂問近日南泉
出世何不往彼問訊空坐何為庵主曰莫道南泉
出世直饒千佛出世我亦不去僧持此語見師師
大驚遂令趙州往驗看州到庵主處從東過西庵
主不顧州又從西過東庵主亦不顧州遂當門立
曰草賊大敗庵主亦不顧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
師師云從來疑著這漢

雪竇顯拈大小南泉趙州被个擔板漢勘破了也

為山喆拈庵主坐斷勝敗大小南泉趙州向淨地上喫
交

法真一拈是即是庵主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
同死趙州便禮拜時但云者賊我識得汝了也待伊從
西過東從東過西時拽拄杖打趁出庵且看趙州別有
什麼伎倆

佛眼遠小參舉此話云大衆者一則因緣諸人作麽生委悉莫是趙州南泉不到庵主田地返被庵主勘破落他陷虎之機也無莫是庵主雖然沚無受用臨機不解互換平也上死人也無諸人者素非此理大九行脚人須是道眼分明始得若道眼不明秖被南泉趙州庵主三人換却眼睛了也實無小許相應處若也道眼分明趙州南泉庵主便是上座更無異見也還相背諸也無不見道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惣是塵

南泉入園見一僧乃將瓦子打之其僧迴首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云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云翹足又作麽生僧無語 後有僧問石霜南泉翹足意作麽生霜舉手云還恁麽也無

悅齋居士頌瓦子飛來裂面門後來翹足更難吞等閑捏目與他驗同是張驢直下孫

淨慈本舉此話至南泉翹足僧無語師代云和尚莫要柱杖否

蔣山泉代云賴得園頭不見

南泉問僧夜來好風僧云夜來好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枝松僧云吹折門前一枝松又問僧夜來好風僧云是什麽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枝松僧云是什麽松師云一得一失

白雲昺頌休論得失較踈親言下知歸有幾人詬著藍田射石虎令人翻憶李將軍

悅齋居士頌三子共聯詩風松互發輝夢中移樹去空裏摘花歸

翠嵓眞拈衆中商量甚多有云前來攄實祇對所以云得後來不合云是什麽風所以云失然只知車書混同泥王一所何哉不知道之根源理之深淺要會麽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献詩

圓悟勤拈大丸酬唱隨機著眼辨龍蛇別緇素所謂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只如南泉道一得一失敢問那个得那个失到這裏須是向上人始得還委悉麽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南泉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麽百鳥銜花献師云步步蹋佛堦梯僧云見後為什麽不銜花献師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無盡居士頌花落花開百鳥悲巖前物是主人非 桃源

咫尺無尋處一棹煙蒹寂寞歸 此録但舉牛頭因緣

雲門偃拈南泉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僧問如何是步步登高門云香積世界僧云如何是從空放下門云填溝塞壑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雲門雖有針膏肓起癈疾之能未免治聾作啞步步登高從空放下什麽處得這消息來有僧請益雲門如何是步步登高 至 填溝塞壑師云且救得一半

南泉因忠國師問什麽處來師云江西來國師云還携得馬師眞來否師云只這是國師云背後底咏師拂袖便行泉[illegible]佉南

佛眼遠頌入面當風紙遮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責

身王老師不作賤兮不作貴

長慶稜代大似不知保福展代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者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爲當扶背後　五祖戒代和尚於此路熟　開先暹代云情知和尚不識馬大師

育王諶拈頭聳五岳腳生三角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南泉一日牽牛巡堂首座於牛背上拍一下師休去趙州將一束草置首座面前州將鼻孔山泉代餓撫把道

佛眼遠問僧南泉牽牛巡堂如何自代云徐尋常東行西行有佛法道理無佛法道理　又云錯行此路

育王諶拈草裏出身即易身裏出草即難不出不入不難不易方能同類中行

南泉示衆云江西馬大師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時趙州出禮拜了去有僧問州曰上座禮拜了去意作麼生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遂問師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大覺璉頌黑時一賊入空堂傍邊有个仙陀識見機不捉抽頭出人來却說隣家覓隣家潛身隱荊棘嘍并賊獲得不是物諾

最嵒宗頌不是心兮不是佛兮不是物那吒夜入蒼龍窟鐵鞭擊碎明月珠從教大地如翻墨

佛眼遠頌祖佛場中不展戈後人剛地起諸訛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徑山杲頌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故尚沉吟而今便
好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
竹庵珪頌剔起便行三萬里紙令休去八千年分明更
為從頭舉一任諸方取次傳
妙智廓頌不是心佛物盡把鷲鶩剛綉出當機覿面尚
躊躇金剛腦後添生鐵
介庵明頌非心非佛亦非物一二三四五六七因思天
竺雨前茶渴憶洞庭霜後橘
黃龍心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云古人恁麼道譬若
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使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猶
是騎驢向氷凌上行若是射鵰底手何不向蛇頭上揩
辨透關者試辨看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兩箇老漢雖善動指頭殊
不知傍觀者醜
又普說云室中問兄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
來問時幸自在家裏坐才問他是什麼便離却本位走
出門前比如問人你在那裏云在家裏却問他屋裏家
兒子便忘却家去外面討言語求祗對所謂差之毫
釐失之千里
南泉坐次有僧叉手侍立師云太俗生僧便合掌
師云太僧生僧無語師休去
淨嚴遂頌合掌太僧叉手太俗撒手出門山青水綠攙
步移身擬古風木人拍唱無生曲
佛眼遠頌南北東西無不利令人深愛老南泉眉毛撕

繫如相似鼻孔遼天不着穿

保寧秀拈且道南泉還見者僧麼者僧還見南泉麼然則王老師從來難為人不免龍頭蛇尾這僧雖善順主家爭奈不解作客勞煩主人長蘆這裏不敢望諸人又手合掌且莫擺手出三門去也是幸事山僧伊麼說話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為辨看

雲門杲示衆舉此話云合掌大僧生又爭又倍氣勢不與麼時尊體無頓處無頓處有巴鼻唵蘇嚕蘇嚕悉唎悉唎喝一喝云是什麼道來王令稍嚴不許挽行奪市

南泉住庵時一僧到師云我上山作務請齋時作飯自喫了却送一分來其僧齋辦自喫了却將家事一時打破仍就床卧師伺之不來遂歸見僧卧師亦去一邊卧僧便起去師住後云我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來直至如今不見

五祖戒云也是貧兒思舊債　翠嵓芝云兩箇漢前不至村後不至店

南泉訪陸大夫正值雙六次夫拈起骰子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不如信彩便擲下骰子師云臭骨骰十八

蔣山泉頌信彩擲來無得失骨骰十八普羅詳雖然手眼皆相似未免傍觀笑一場

南泉云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

神鼎諲舉此話云你道破家散宅好解作活計底好初

心底人且取前語文殊先德直須破家散宅更有一言
萬里崖州

南泉云老僧向前被人裁返本還源去幾㨂麽會
禍事

無盡居士頌水陸悠悠打野時牧童牛上覓牛騎而今
不覺兒吟吟笑泊合生披野狗皮

南泉有書與茱萸和尚書中云理隨事變寬廓非
外事從理變寂寥非內茱萸看了呈起問大衆云
誰能與山僧作得廻書乃有僧問如何是寬廓非
外茱萸云問一答百也無妨僧曰如何是寂寥非
內茱萸云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如何
是寬廓非外長沙閑目良久僧曰如何是寂寥非

內長沙開目視之僧又問趙州如何是寬廓非外
州作喫飯勢僧曰如何是寂寥非內州作拭口勢
僧便舉似師師云此之三人不謬爲吾嫡子

承天簡拈此三人一人得皮一人得肉一人奈不叙魏
不管

南泉因陸亘大夫問弟子親從六合來彼中還更
有身否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空不可有具足無邊際身妙不
可亡具足無邊際用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彼同彼在
此同此雖然天人彼此要且不與他合所以主不自主
乃能一切處主賓不自賓乃能一切處賓若能伊麽去
不唯覷破南泉亦知陸大夫出生入死縱橫變態不與

身拘還體悉得麽明月隨人如有以自雲作雨也無心

南泉因僧問歸文室將何指示師曰昨夜三更

失却牛天明失却火

保寧勇頌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賣未繫

弓鞋未穿面不洗手頭不裹

悅齋居士頌失牛失火是何宗萬折分流總向東正賊

只今何處在江頭反照渡頭風

育王諶拈失即失了也要且有人見既是有人見妾得

謂之失

妙智廓上堂舉此話云南泉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

向石火電光裏覿面提持早是錯七錯八廬山即不然

忽有人問歸文室將何指示於人拈棒和聲便打即

時趂出為什麽如此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

看

空叟和尚舉此話云南泉老子於三世諸佛說不到處

受用六代祖師用不及處提持致使天下衲僧無門趣

向新保壽只得合水和泥與諸人通一線路乃舉拂子

云還見南泉麽喝一喝

南泉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天童覺頌跛跛挈挈鬅鬅鬙鬙百不可取一無所堪默

默自知田地穩騰騰誰謂肚皮憨普周法界渾成飯鼻

孔累垂信飽參

雲門杲頌三世諸佛不知有老老大大外邊走眼皮蓋

盡五須彌大洋海裏翻節斗

又頌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堪笑無端王老師錯認簸箕作熨斗

育王諶頌明來暗去已多時暗去明來亦已久南泉山下王老師算孔却落傍觀手

浮山遠舉此話云三世諸佛為甚不知有弄巧成拙狸奴白牯為甚麼却知有鵝鳥逆風飛

大愚芝示衆舉此話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為如此兩段不同雲門杲云大愚若無後語俏合被狸奴白牯換却眼睛雖然如是也未免拜鎚

蘇醋

寶林本舉此話云三世諸佛不知有且憑欽氣吞聲狸奴白牯却知有切忌強生頭角若也未明這裏更有箇

道窺知有不知有緣水青山且從舊曹溪鏡裏本無塵何必面南看北斗

上方益舉此話云大衆既是三世諸佛為甚麼不知有得佯聾處且佯聾狸奴白牯為甚麼却知有瞞他一點也不得拈起拄杖云且道法雲拄杖子知有不知有良久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靈源清上堂云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機絕蹤迹處不思議去好無人知衡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

寒嵓升上堂舉此話云知有不知有醜婦不覺醒十字街頭被人笑以手掩面失足走且道走從什麼處去又被爛泥裏蹉倒　松源上堂云三世諸佛不知有未為

分外俚奴白牯却知有　雪上加霜乾三連坤六短透今
古没遮攔聲前有路轉應難盤走珠弄珠走盤喝一喝

南泉因院主主應喏師云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以神通三度攝諸匠人往彼雕佛形相只雕得三十一相唯有梵音相雕不得院主乃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人

大覺璉頌梵音一相不思議三逞雕檀盡見虧彈舌真言人莫薦却令王老暗攢眉

南泉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云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他知何夙排辦至於如此主云昨夜土地神報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既是大善知識為甚却被鬼神覷見師云土地前更添一分飯着

玄覺徵什麽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雲居錫徵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羅漢林因僧問南泉辭莊不問土地添飯意如何師云喫

達觀穎云南泉被這僧一問不免向鬼窟裏作活計

天童覺拈長蘆即不然若見者莊主伊麽道便與捉住云放你不得何故如此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枯木成上堂舉此話云南泉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蓋為脚跟不點地山僧前日到西莊問知莊還知山僧到來麽知莊云無人來報不得迎接山僧云豈無土地耶

知莊云莫道土地神佛祖也不見和尚行履處山僧云旣是佛祖爲什麽不見知莊無語衆中莫有知方高士爲知莊代一轉語麽良久云土地神不了事遣向香山門外著

南泉因陸亘大夫問云古人甁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甁不得如今不得毁甁不得損鵝作麽生出得師召曰大夫大夫應諾師曰出也

大覺璉頌鵝居甖內已先飛何事重敎應喏爲若使當年見陳老且令緘却遼鞬皮

知非子頌狐疑欲決問聱訛不破甁兼不損鵝千尺絲綸拋一鈎巨鼇隨手出洪波

南泉因陸亘大夫問和尚何姓師云姓王陸云王還有眷屬也無師云四目不昧陸云王居何位師云玉殿苦生

天童覺擧此話連擧僧問曹山玉殿苦生意旨如何山云不居正位僧云忽遇八方來朝時如何山云他不受禮僧云何用來朝山云違卽斬僧云違是臣分上事未審君意如何山云樞密不得旨僧云恁麽則燮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山云汝還知君意麽僧云外方不敢論量師云深深處細細行隱隱時密密覷若能恁麽徹根徹源旁參回互宛轉虛玄不觸尊貴機橫梭度針露線穿所以道句裏明宗卽易宗中辨的卽難正恁麽時且道有辨白無辨白若道有辨白又却不密密若道無辨白又却不惺惺正恁麽時作麽生體悉還會麽三歲老人

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尋常宗指陸亘大夫纔跨金門便親王座南泉善通王
令不犯威嚴所謂謀智同施家邦共立且道黃閣簾前
許誰親近良久云傳聲傳聲
南泉刈茅次僧問南泉路向什麽處去師拈起鎌
子云我者鎌子三十錢買僧云我不問鎌子南泉
路向什麽處去師云我者鎌子用得快
智海清頌王老真機迅若風示人方便孰能同茆鎌舉
起神鋒露驚得泥牛過海東
枯木成上堂舉此話云南泉用處比若利劍揮空不留
痕迹這僧秖解問路焉知脚下浧深香山今日不免為
他畫足重說偈言覿面相逢問路頭鎌刀提起謾相酬
可憐不具金剛眼空走雲山幾度秋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我這鎌子用得快當時三十文
錢買南泉門下路岐通寄語行人看精彩看精彩相讓
殺衲僧眼被葉山尋而今覷破露堂堂大地撮來成一
塊大衆若也如此顆粒滲漏他不得
白雲昺拈者僧只解問路不知隨照失宗南泉雖善指
南大似釘椿搖櫓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南泉門前活路子八字打開這僧
肚裏惺惺佯聾詐啞當時若見南泉道我使得最快便
乃轉一步云賺我來大小南泉也須倒退
南泉一日自收生飯了將去生盆上敲三下亞身
語老鵶云作麼作麼回首忽見趙州在背後立被

州提起草鞵便擲南泉低頭便歸

明招代南泉待趙州欲取草鞵次但云秪觧趙老鵶忘却鷂子兒

南泉見鄧隱峯來指淨瓶云淨瓶是境你不得動着境與我將水來峯將淨瓶傾水於師面前師便休歸宗云鄧隱峯也是亂做

雲門杲頌眼中無翳休挑刮鏡上無塵不用磨信脚出門行大路橫擔拄杖唱山歌

竹庵珪頌南泉不指淨瓶隱峯何曾寫水從教有耳鑽龜佛法不在這裏

黃龍心上堂舉此話云信知道急行不至緩行大過南泉亦好个話端要且不能圓就既是能吹必須能拍若

不能拍吹着甚勞甚處是隱峯亂寫處且來與眼試點檢看

南泉示衆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雲門杲頌兩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何須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竹庵珪頌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青山白雲落花芳草若是靈利阿師終不回頭轉腦

妙智廓頌片片殘紅隨遠水依依煙樹帶斜陽橫筇石上誰相委樵嘯一聲天外長

介庵朋頌法不加君子禮不責小人戲飲花前酒落暉過陽春

雲門杲示衆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南泉老人和身放

倒至今數百年來其間無數善知識出世未曾有一人
為他扶起雲門今日擬將燈心拄須彌山試為扶起看
遂拈拄杖云南泉放倒雲門扶起有賓有主明眼衲僧
商量切忌別作道理既許商量為什麽不許作道理良
久云祖罵饒汝接背相唾饒汝潑水卓一下

南泉與歸宗杉山同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
過了師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什麽宗云似箇貓
兒宗却問杉山山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師師云我
見是箇大蟲

悅齋居士頌三人見虎各呈機兩箇如如一箇非爭似
山翁拍手笑野花徧揷滿頭歸

法真一拈大小歸宗杉山只說得箇相似底直饒南泉

恁麽道也未具爪牙在何不放出箇焦尾底使等諸人
要見麽乃拈拄杖云退後退後大衆走散師以拄杖一
擴便歸方丈

南泉與歸宗同行中路煎茶次師云從前與師兄
持論因緣即且置他後有人問極則事時如何宗
指地曰此一片地好卓庵師云卓庵且置極則事
如何宗遂趯翻茶銚師云師兄喫茶了某甲未曾
喫茶宗云據此見解水也難消師休去

海印信頌甚逢敵手難藏行將為邊功不讓先四海晏
清民樂業不知誰解日高眠

五祖戒云南泉只解作客不解作主

大潙喆云南泉逢強即弱歸宗逢弱即強三十年同行

畢竟事不通商量然雖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南泉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麽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僧云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云汝若隨我即須啣一莖草來

金山元頌 行履從來異類中不知頭角與誰同若啣水草來相見擺尾搖頭四野風

蔣山泉頌 異類中行得自由拽穿鼻孔卒難收草枝含得相逢處高卧深雲任白頭

雪峯了拈 改頭換面恁麽來是南泉橫身爲物處只這一莖草耀古騰今顯得破底爲什麽向口不得

兜率山智堅禪師因普請擇蕨菜次南泉拈起一莖云這箇大好供養師云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泉云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

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翠嵓芝云只如杜山伊麽道還有免得麽若免得去未具眼在若免不得又違前語

盤山寶積禪師因見人買肉語屠者曰精底割一片來屠者放下刀叉手云長史那个不精底師於此有省師又一日出門見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哀哀師身心踊舉馬大師印可悦

白雲昺頌 底事從來不覆藏頭頭物物自相當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悦齋居士頌 一葉初飛早覺秋滿墻見角便知牛聲前言下通消息猶是棚前小部頭

長蘆賾拈諸仁者盤山直饒悟去別有商量在當時馬
大師才聞舉著劈脊便打非唯踏倒化城盤山亦有轉
身之路諸人要識盤山麼只是弄精魂漢

盤山示衆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
捉影

投子青舉此話云旣是不傳因甚陜府鐵牛走過新羅
國裏去乃喝一喝云達者須知暗裏驚

瑯琊覺舉此話云上來講讚無限勝因

圓通秀舉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是何孔竅學者勞形如
猿捉影果然摸摸不著到這裏設使綿綱打就生鐵鑄
成也須顙頭汗出㤼不㤼麼又作麼生良久云踏著秤
鎚硬似鐵　叅

雲門杲舉此話連舉慈明云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師云
不傳不然塞口難宣須彌頂上加爲起讖躬

又上堂舉此話連舉慈明拈師云向上一路熱鬧鬧聲

盤山示衆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
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
何物

淨嚴遂頌目森羅徹底空俱亡還與未亡同箇中不
用安名字千古由來振祖風

松源頌指不成爲盡不成卧龍長怖碧潭清擬心湊泊
終難會達者應須暗裏驚

雲門偃舉盤山語云盡大地是光喚什麼作自己你若
識得光去境亦不可得有什麼光境光境旣不可得

復是何物又云此是古人慈悲之故重話會語這裏個
儻分明去放過則不可若不放過舉手云蘇嚧蘇嚧
又舉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云直饒伊麼道猶在半途
未是透脫一路僧便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云天台華
頂趙州石橋
又云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東海裏藏身須彌山上走馬
師以拄杖打床一下大衆眼目定動師乃拈拄杖趁散
云將謂靈利這像捅

枯木成上堂云盤山大似引人向門頭戶底若是香山
即不然燈籠放光照破衲僧髑髏拄杖踍跳築著祖師
鼻孔乃拈拄杖云綫這黑漆烏藤也解放光動地擲下
拄杖
寶林本上堂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

亡爺來是一條拄杖子古人到遮裏因什麼不識乃拈
起拄杖云看看盤山鼻孔今日被雙林穿却了你等諸
人還委悉麼良久云朝三千暮八百擊禪床
黃龍清上堂舉盤山語云才見伊麼道便與腦後一劄
待他轉頭來却問復是何物從教直下難分雪管取息
深懷拈中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師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
一枝金 又舉盤山語云千年常住一朝僧
心聞賁上堂舉盤山語云盤山向采石灘頭失腳萬年桑
勢遊猿猴入水淋等諸人還識心月麼賊是小人智過
君子
妙智廓上堂舉此話師云此二尊宿儘麼
說話正隨光境中撿點將來俱入悟在若是育王則

不然竪起拂子云還會麼大朗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盤山示衆云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

靈覺顯擧此話云好諸禪德若能如是心心無知身是踞妙峯孤頂非但善財七日不逢設使文殊百劫親來也摸摸不着　瑞光本擧此話連擧靈覺拈師云諸仁者善財不逢且止還見文殊麼若於此得入便乃超凡越聖把定封疆若也不會許你是箇靈利衲僧參

雲門杲擧此話云咄咄咄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密庵傑上堂擧此話至劍刃無虧師云且與麼時如何遂顧視左右云填溝塞壑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盤山示衆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高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

法真一頌地厚山高孰使然玉藏巨璞不知年若人念念常如此甚與世間爲福田

靈覺顯擧此話云晝行三千夜行八百是我尋常用底拈放一邊爾諸人向甚麼處見盤山速道速道

雲峯悅拈落老漢生來菩薩學處顢頇似地擎山如石含玉什麼處得這消息來

雲門杲上堂擧此話云盲王即不然若能如是揑目住花

妙智廓上堂擧此話云盤山老人恁麼見解有甚快活處廬山則不然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一時百雜碎了也靠拄杖下座

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

雪竇顯頌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泉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堂秋水深

法真一頌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日明夜暗山高海深三界本因心所現無心三界自平沉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盤山恁麼示也是自把髻投衙山僧今日為諸人注破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天高地厚海闊山深四大本空佛依何住頭出頭沒西天此土古人以有為無撥諸人眼睛山僧將無作有穿諸人鼻孔是決還甘也無設有是處但請出來吐露也要大家證據其或未然莫隨媒鴿走歷喪綱羅身

盤山將順世告眾曰有人邈得吾真否眾皆將寫得真呈師師皆打之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看化打筋斗而出師云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

佛眼遠頌師真醜拙不堪呈用盡身心笑殺人波中莫覓絲頭意白鼻崑崙賀新正

悅齋居士頌掣風掣顛打筋斗猶是丹青第二手更有僧繇向上人撫掌呵呵笑破口

保福展拈普化掣顛不少盤山醜拙更多

禪門拈頌集卷第七

禪門拈頌集卷第八

達磨第八世江西道一禪師嗣法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洪州水潦和尚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鎮州金牛和尚
汾州無業禪師　則川和尚
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洪州西山亮座主　南嶽南園曇藏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浮盃和尚
潭州龍山和尚　烏臼和尚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　利山和尚

京兆興平和尚　澧州華林善覺禪師
韶州乳源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
五臺山鄧隱峯禪師　襄州龐蘊居士

歸宗智常禪師一日剗草次有一蛇過師以鋤斷之有一座主見曰久嚮歸宗到來只見个麁行沙門師曰是你麁我麁（傳燈云是个義行脚門師云座主歸叅堂內喫茶去）

海印信頌大用縱橫掣電機爍迦羅眼尚遲疑還擬夢
囊中唇吻卻隨他去亦隨

白雲昺頌手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鉤大底是
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悅齋居士頌蛇分兩段劒光生多少行人錯認盧雁憶
揚江秋色好釣魚船上謝三郎

雪竇頌舉此話連舉雪峯問德山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山便打峯便走山乃召云衲子峯迴首山云已後悟去方知徹底老婆心師云歸宗只解慎初不能護末德山頗能護令且未明斬蛇師召大衆云看取峯今日斬三五條以拄杖一時打下

法真一舉此話至休麁我麁座主云如何是麁宗舉起鋤主云如何是細宗作斬蛇勢主云恁麼則依而行之宗云依而行之且置你甚處見我斬蛇主無語宗休去師云二俱不了你甚處見我斬蛇奪鋤頭便與一钁者僧既無語也好與一钁然雖如是恁麼死蛇斬得也無用處

香山良上堂舉此話連舉雪峯問德山古人斬蛇至老婆心師云一人善能斬蛇且未能放蛇一人善能放蛇且未能斬蛇五峯亦能斬蛇亦能放蛇大衆看五峯斬蛇去也云死乃與拄杖一下大衆看五峯放蛇去也放汝生去汝命且去湖州作百姓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真淨文上堂舉此話云大衆只如赤眼斬蛇向真僧道休麁我麁且古人見處作麼生遂舉拂子云今日歸宗舉拂子與當時歸宗斬蛇是同是別良久云人人有个天真物妙用縱橫總不知今日分明齊指出斬蛇舉拂更由誰

歸宗因小師辭乃問甚處去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師云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僧云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僧云會也會也師云道道僧

擬開口師又打其僧後舉似黄檗檗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着个个屙漉漉地秖有歸宗較些子

大覺璉頌一味偵來亦大酸襌從下背也應難可憐黄檗猶遭債臘月氷霜徹骨寒

崇勝珙頌歸宗只有一味門者休誇靈利在舍為客非難臨筌取魚不易堪思臨際當時三回佛法大意黄蘗豈是老婆大都金用大試鑪

雪竇顯拈以強欺弱有什麼難我者裏有一味禪為什麼不學但向道收待伊拈起有般無眼漢只管哭啐啐雪竇門下誰敢便下座

智海逸拈黄蘗禪師也是變志莫醜忽後不禁歸宗老漢權精一味不覺傷蓋傷醋者个師僧將赤肉抵他乾棒蓋為有來皆苦更有一个且聽諸方斷看

圓悟勤舉此話云歸宗和尚東虛空為箇杖子向千聖頂顊上全提鉗瓶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若不得黄蘗明辨端倪洎合勞而無功雖然如是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今日對諸人面前分明拈出還相委悉麼朝擊三千暮八百煅真佛祖只憑伊

長靈卓上堂舉此話云者僧問一味禪歸宗便打諸人尋常作麼生會天寧不得已為你頌出私醞香醇價又輕至今官路少人行歸宗一味如蓮苦蹉過叢林幾後生如今還有不蹉過者麼試出來吐露个消息看良久云天寧一味更是苦處以拂子擊禪床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我今向汝道恐汝不

信僧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師云即汝是僧云如何保任師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其僧於此有省

崇勝珙頌堪嗟黃葉止啼兒更遇老婆雙淚垂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

法眼拈若無後語何處討歸宗

雪竇顯舉至即汝是別云侍者寮裏喫茶去

承天琦上堂舉此話云歸宗老人窮性太甚何得貴買賤賣共著恁麼承當也是不著便且道承天恁麼說話還有為人處也無良久云但知行好事不要問前程

[illegible][illegible]問

雲門杲上堂云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清淨是名佛滅度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且作麼生是此事又作麼生保任豈不見僧問歸宗至空花亂墜師云歸宗放去大范收來大違者僧當時若拍手呵呵大笑一巡歸宗老漢向甚處著者面目敢問諸人而今合作麼生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又法語舉此話云這僧初無決定信聞歸宗直指之言猶懷疑惑欲求保任方能自信歸宗老婆心切向他所秉執處以金剛王寶劍用事劈面便揮這僧方在萬仞崖頭獨足而立被歸宗一揮始肯放身捨命

歸宗因座主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翹一足曰會麼主曰不會師曰三箇見在一任選取主怒與訟遣判

海印信頌觸目菩提已撒沙宗乘三箇更周遮衲僧相

見呵呵笑春鳥啼喃罵殘花

歸宗因僧問初心如何得箇入處師以火筯敲鼎蓋三下云還聞麼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又敲三下問還聞麼僧云不聞師云我何以聞僧無語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悅齋居士頌踢翻茶銚口如啞鼎蓋三敲耳又聾詐啞佯聾人不委只看雙眼有重瞳

歸宗因見僧普請搜磨乃云磨從你搜不得動著中心樹子僧無語擬福嚴代云拄來磨如今卻不成

崇勝珙頌衆僧普請搜磨歸宗分明告報中心樹子不移明眼衲僧幾个

歸宗因李渤問一大藏教明什麼邊事師竪起拳云會麼李云不會師云坴讀萬卷書拳頭也不識

蔣山泉頌放開日月明把定乾坤黑一罰不迴頭滿地生荊棘龍宮海藏兮非多石火電光兮未急君不見紫霄峰下墨池邊八駿如龍追不及

歸宗因李萬卷問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師云你身如椰子大萬卷書著在什麼處

圜悟勤舉此話云歸宗老漢尋常一條白棒打佛打祖及乎李萬卷問著不免曲順人情放開一線然使用處也只教你當頭截去後來衆中知識者便道芥子是心須彌是萬卷納之於心何所不可佛法若只如此爭到今日也

歸宗因僧問全身供養時如何師云是依將得甚物來僧云所有不惜師云供養什麼僧無語師便休

大覺璉頌全身欲獻更無疑爭奈宗師秉鐵鎚一擊悄然何處去西川東越似依俙

歸宗示衆云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進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音行師彈指云諸人還聞否僧云聞師云一隊漢向這裏覓个什麼以拄杖打趂呵呵大笑歸方丈

圜悟勤頌無學彈指超圓通耳根緣透出聞不聞妙哉觀音行棒頭指出金剛王喩吾道中爲津梁

白雲昺拈古人醋裏有鹽須是舌上有眼譬如走盤之珠影跡不留劒去久矣徒勞刻舟仁義道中歸宗今且行一半令若盡行當時一衆總是涅槃堂裏漢

大梅山法常禪師問馬大師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師即大悟便入山卓菴經于六載祖一日忽然思之乃教一僧去問當時見馬大師得甚麼道理便卓菴去師云當時見馬大師道即心是佛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大師近日佛法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迴擧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

禾山因僧問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師云真獅子兒

開元琦擧此話云庵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僧只知

其二不知其一山僧恁麼道還有緇素也無若向這裏見得去可謂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若見未得且道平生行脚眼在甚麼處

大梅因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二人互相不肯同上山相見了具說前事夾山問未審那个親那个踈師云一親一踈夾山又問那个親師云且去明日來夾山至來日又問未審那个親師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云我當時在大梅失卻一隻眼

圜悟勤頌有佛不迷無佛則無大梅頂門眼正劃時已驗親踈家抱荊山璞人握靈蛇珠失卻與換得同歸故

殊途作家金錐當面擲臨機俊鶻趁不及將謂赤鬚胡更有胡鬚赤

心聞賁頌未曾拈出定盤星多少行家惡不平待得權衡來就手方知斤兩自分明

慈航朴頌有無生死剔團欒才有親踈涉兩端要識全提端的處梅峯獨立更高寒

悅齋居士頌 大梅眼瞎耳聾逢人不辨享音隔墻擲過塼頭忽然打著者是

雪竇顯拈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時聞舉若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為天下宗匠

天童覺小參舉此話至同往問大梅被一時坐卻不許

分踈然而公案現成覺上座不免出一隻手與劈破去
也有底莫依守要會功中移步無處莫停留更須位裏
轉身且道畢竟如何還會麼夜月有輝幽野渡白雲無
雨累秋山

圜悟勤拈是即是兩口金剛寶劒要且拂掠虛空金山
即不然生死爲諸佛根基諸佛乃生死爐鞴若解嶮絶
承當即證六通八解

　大梅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西來無意
鹽官聞云一个棺材兩个死漢玄沙聞擧云鹽官
是作家

悅齋居士頌到處相逢一椀茶東家杓柄比西家平生
不解分明說只恐傍他眼底花

雪竇顯拈三个也得

黃龍新上堂擧此話連擧雪竇拈師云雪竇道三个是
死漢是活漢是不死不活漢具眼者試請甄別

圜悟勤擧此話連擧雪竇拈師云一串穿卻

　大梅因龐居士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
云你向甚處下口士云百雜碎師云還我核子來

松源頌大梅梅子熟龐老已先知正眼驗深要相逢拍
手歸

翠嵓芝拈此二人大似把手上高山

　大梅臨遷化示徒云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閒
聽鼯鼠聲乃云即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逝矣

白雲昺頌物非他物他非物物他物物非他物物非露散雲

收樵徑出遠山孤迥峭巍巍

雪竇頌拈者謗生前善因死後顢頇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

佛眼遠因僧問古人道即此物非他物意旨如何師云這老漢不識好惡與人說作什麼　又云你尋常寮舍裏東語西話還有吉凶麼

大珠慧海禪師初參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个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

黃龍南上堂舉此話云汝等諸人各有自家寶藏爲什麼不得其用只爲不迴頭擊禪床下座

天寧琦因施主請開藏上堂舉此話云祇如馬大師指示寶藏底麼分明諸人還會也無若也會去自家寶藏亦乃如然其如未會五千四十八卷句句分明更須子細看過

大珠問座主蘊何經論主云講金剛經師云若言如來有所說則爲謗佛若言不是佛說又是謗經除此之外試與老僧說看主無語

法真一頌曰非四句都拈了敢問云何會此經却是虛

空能講得熾然常說有誰聽

大珠云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清淨是名佛滅度

黃龍南上堂舉此話云好个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開个入路既得个入路又須得个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深淺既知寬廣又知深淺一蹋蹋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雀噪鵶鳴栢樹間豎禪床

洪州水潦一本作老和尚初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胸蹋倒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

上便識得根源去便禮拜而退師住後告衆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未休

東林總頌云水潦承機徹祖意馬駒一蹋曉根源虛空撲落無閑地却向滄溟駕鐵船

知非子頌君不見南宮水老被一馬當胸蹋倒毛頭上識得根源走起來呵呵大笑玄玄玄了了了半夜裏雞鳴天曉

瑯瑘覺拈大衆你道水潦還曾悟也未

蔣山泉拈驀然蹋地去更是好笑在

天童覺舉此話云大師不合放過待伊起來恁麼道但問只這一毫從甚麼處得來待伊擬議更與一踏

佛果勤心要曰水潦參馬祖至識得根源豈不快哉與可呵大笑以至平生示衆長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

如今笑未休又復呵呵大笑蓋是存誠堅確正直入頭
處未得驀然遭蹋便徹底承當荷擔透脫無疑尋吐出
胷中所證亦不復以別語云
育王諶拈蹋則蹋倒了也爭奈這一毫頭猶在
水菴因僧到以手畫一圓相拈放師肩上師以手
撥三下却畫一圓相指其僧其僧便禮拜師便打
云這虛頭漢
保寧勇頌蹋出拳來乃是常如何得不見客商依定
蓁蕪偏黨短自短長自長
上方益舉此話至虛頭漢師別僧云但禮拜以脚踏一
下云也是第二月僧話

百丈山惟政禪師一日謂衆曰汝與我開田了我
為汝說大義衆開田了首座請師說大義師乃展
開兩手衲本稍大僧禪師
佛眼遠頌開田說大義後人莫容易百丈機特開發而
還有咲
悅齋居士頌開了田說了擡歸來一盞香薑湯大家請
去袈裟下開眼同時夢一場
溈山喆拈百丈說大義可謂今古罕聞光前絕後大溈
即不然但向道開田勞力請歸堂歇教他天下衲僧土
鋒結舌何故龍有九鼻難穿驀馬無千里謾追風
海會端拈百丈說大義只止於此當時再爲拈底向
甚處去也若言更有在未免蛇畫足且道作麼生得
百丈老人立地處方云客來無茶點舊湯備禮儀

東林惚上堂舉此話云首座無語有二尊宿相謂曰如何代首座下得一轉語契得百丈去一丘田得恁麼高那一丘田得恁麼低一云但道請和尚向僧堂後洗脚方文內喫茶師云此二尊宿也甚奇特光前絕後還知道端然平地上平地上死人無數直徑百尺竿頭百尺竿頭未為好手作麼生道得个恰好底句良久云切不須施叅

靈巖亨請首座上堂舉此話云好諸禪德百丈禪師公案幾三百年尋覓今日竟為批判百丈雖善察色行針應病與藥爭何孫縣衝首返增困頓首座雖竭已所有濟彼危難不覺家無四壁取笑傍觀此二尊宿檢舉將來損多益少然雖如是若不存學還餓底學者瞿曇是丈夫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大衆古人得恁麼徑截還會他恁麼方便麼百丈說大義辛勤事可知龍門無道理大衆總狐疑

育王諶拈大義雖說只是無人證明當時若有个漢道前彈指三下云不可思議直饒百丈鐵作心肝面皮也須三寸

百丈因南泉來參問從上善知識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麼泉云有師云作麼生是不為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云說了也泉云某甲只恁麼知和尚作麼生師云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泉云某甲不會師云我大殺為汝說也

或本云百丈
涅槃和尚

雪竇顯頌祖佛從來不為人衲僧今古競頭走明鏡當臺

列衆珠一一面南看北斗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口

圓悟勤頌鸞膠續斷絃猊血化驢乳從來不爲人古今參佛祖箭既離絃無返迴將欲奪之必固與語時默默時語人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松源頌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大唐天子國依舊代三千

本然居士頌爲人不爲人說了話不了昨夜雨蕭風花落知多少鈍鳥猶在蘆葦邊俊鶻已是青天表

悅齋居士頌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蝦蟆跨跳蚯蚓屈無端月下守株人覷得眼睛黑煙出

法眞一拈這兩箇有頭無尾漢好各與二十棒如今忽有人問山僧從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對他道有待伊道如何是不爲人說底法但向道却自問取諸聖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好大衆三老師葛藤被涅槃和尚截斷了也涅槃和尚葛藤且不得動著非唯競往不斜亦乃盡法無民雖然如是還檢點得出麼如今奪得連城璧秦主相如盡喪身

石鞏慧藏禪師爲獵人時趁鹿從馬大師庵前過問云還見我鹿麼祖云你是什麼人師云獵人祖云你還解射麼師云我解射祖云一箭射幾个師云一箭射一个祖云你不解射師云和尚一箭射幾个祖云我一箭射一群師云彼此生命何用射一群祖云你既如是何不自射師云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云者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歇師於是以刀斷髮在庵給侍

法眞一頌趂鹿馬師庵畔過直教自射息狂機廻觀下
手都無麼千里追風覓得歸

雪竇顯拈馬大師一箭射一群信彩射得有甚用處不
如他石鞏一箭射一个却是好手雪竇今日效古人之
作擬放一箭高聲喝云看箭後云中也

佛燈拈且道作麼生是一箭射一群底道理直是三千
大千世界生命也不銷一箭　翠嵓芝拈馬祖一箭一
群猶未善射山僧借一箭射蠢動含靈無不由者雖然如
是只道得一半更有一半留與諸上座道

承天琦上堂舉此話云庵主不妨有慈悲之故其奈道也未
盡當時何不向伊道負殘罪悪難爲恕火急修行早是遲

　石鞏九上堂拽開弓喝云看箭如是三十年一日

　三平開直造座下便撥開胸師便置弓三平云這个
　猶是殺人箭如何是活人箭師彈弓絃三下平便
　禮拜師云三十年一張弓兩下箭今日射得半个
　聖人（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活人箭爲什麽向弓絃上辨平無對顛云三十年後要人擧此話也難）

芭蕉情頌蕭灑月彎弓石鞏箭人能難得當稍箭唯有三
平擘開胸石鞏叫喚半箇漢

靈山嵩頌解擘當胸箭因何只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法燈頌古有石鞏師架弓箭而坐如是三十年知音無
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細反思量元伊是射垜

薦福逸頌三十年來事一弓一弓弓擬定寰中寰知半
聖雖投欵納璧牽半信不通

蔣山泉頌張弓架箭豈徒然中的雖多命不全半聖投

機無別意功高何必盡安排
石門易頌中的應須前後看當胸得者還難絃中殺
活無人辨空手迴歸只自護
法真一頌張弓架箭幾何年獲得三平機不全若使當
時能射弄先教落節向弓弦
崇勝珙頌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才到勞開胷半个聖
人今日得大顛蹤外幾時逢
承天懷頌家國興平知幾春張弓架箭動經塵開胷一
戰雖降款覩面猶呼半聖人
心聞賁頌謾得琤琤急上弦孔巢一鏃驀天道前子
細來觀覷錯把盤陀石射穿
悅齋居士頌石鞏張弓三平撥胷中也中也虎吞大蟲

普山拈人人盡道三平中的莫怪他也撫良久云機關
不是韓光作莫把胷襟當等閑　夾山愛拈射虎不真
徒勞沒羽　雲竇顯擧此話連擧雲門問長慶作麼生
道先得石鞏變作半个聖人慶云若不還價爭辨真僞
雲門云入木見長人師云石鞏要先拗折一不難宗三
平中的了也然則若要活三平且未免張弓架箭
承天宗擧圓明頌彎弓滿月來爲甚擦撥天雷霹靂轟
三平承當第二月發於途路不全身師云若能擺鉗下
名言有什麼交涉關捩別云三十年擘開胷正是第二月
師云也是石鞏洗土塊石鞏則不然彎弓滿月未爲真
霹靂飛來豈有人可惜三平胷看箭後云中也
石明易拈大衆他恁麼承當爲甚麼却只與作半个聖

人且道三平得失在什麼處　天童覺拈石鞏習氣不
除三平相席打令前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
半个聖人豈不是以已方人大都不入驚人浪到了難
尋辨竒魚　法真一舉此話遶舉法燈頌師云三平作
麼生免得喪作半箇聖人又作麼生免得喚作射垜當
時若見石鞏彈弓絃三下便好拗到禪床先過拗折弓
箭豈不是終始作家雖然如是直至如今要一箇難得
秉拂說覺上堂舉此話云三平也是死中得活石鞏雖
然佳恁麼張弓架箭亦未為好手若是山僧當時見留學
開口便與伊一頓待伊知痛癢去蹤跡上三十三天索
著天帝釋鼻孔也道大唐國裏有人然雖如是也須是
三平始得以拂子擊繩床

中邑洪恩禪師因仰山問如何是佛性師云我與
你說个譬喻如一室有六窗中安一獼猴外有人
喚云山山獼猴即應如是六窗俱喚俱應仰云只
如內獼猴睡時又作麼生師乃下禪床把住云山
山我與你相見了
天童覺頌窺眠雪屋歲摧頹窗蘿明夜不開寒梧園
林看變態舞風吹起律筒灰
法真一頌云六窗一一要獼猴睡著如何解應酬只與加
鞭令醒悟當時早謾悠
慈受頌入人有人老獼猴暮四朝三卒未休要著便能
知落處入花藥上露金蛇
雲居錫徵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話何處有中

邑也　崇壽稠徵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个弄精境胸手像性義在什麼處　玄覺徵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法真一拈中邑一等是為人是什麼手脚仰山云只如獼猴睡時如何便好與一掌若也惺惺便能跳出六窓若不惺惺有什麼為處

中邑凡見僧來便拍手謌唇云嗚耶仰山到從西過東從東過西而立師云甚處得此三昧來山云曹谿脫印學將來師云如是如是山云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云我從章敬處得來

智海逆頌曹谿脫印傳時錯章敬師承授處麤將謂胡鬚赤天下赤髯知更有赤鬚胡

瑯瑯覺拈瑯人莫向瑯人說　大愚芝拈看兩箇老和尚可殺漏逗對面相謾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二老漢正是癡人說夢雖然笑他者多西他者少

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放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僧問長慶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　後僧問大光長慶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光作舞僧禮拜光云見箇什麼便禮拜僧作舞光云這野狐精

雪竇頌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持來付與他若是金毛師子子三千里外見譊訛

又頌前箭猶輕後箭深誰云黃葉是黃金曹谿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此舉大光作舞因緣

圜悟勤頌絲來線去分明過與君不相諳如何驗取因齋慶讚和泥土踏襲只言呈作舞野狐精七星利劍血長鯨

佛眼遠頌長連床上狐屎屎三聖堂前狗犬春跳出金牛窠窟子月明照見夜行人

悅齋居士頌待伊昇飯到僧堂肋下三拳莫較量普請舞時齋拍手不然顆粒莫承當

曹山因僧問古人憑麼是奴兒婢子否山云是僧云向上事請師道山咄云遮奴兒婢子

雪竇顯擧至與飯來看語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

上方岳拈金牛和尚倍酒又倍歌這一堂僧箇無佛陁耶　東禪齋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

麼生還會麼只如長慶興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為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盂掌鉢時迎來送去時為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麽生得別來若一般拾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麽若未會行脚眼在什麽處

長蘆賾上堂擧此話及擧雪竇頌師云大衆雖則雪竇自有出身之路然而埋没金牛山僧隣院住持且與金牛雪屈乃云金牛飯熟笑可可蒲桶盛來付與他為報滿堂菩薩子非是擧箭眞誵訛

慈航朴上堂擧此話云衆中道金牛不是好心殊不知他當為宕子山僧將無作有率尓効顰遂拊掌可可大笑且道是同是別雪竇道若是金毛師子三千里外

見說訛那裏是他說訛處這裏見得直是好笑笑殺三
十年
金牛行食次問龐居士生心受食淨名已呵去也
一途居士還甘否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云
豈干他事士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卻師便行食士
云不消一句子
崇勝珙頌淨名訶處未為嘉善現當時路已差何事莫
容與龐老不消一句又龍地諕蹤跡一行機
圓悟勤頌淨名可善現金牛勘龐老被此不相饒些機
無處討雲行雨施雷奔電掃殺虎陷虎出草入草就窠
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又拈善現作家金牛奇特盡被龐居士一時穿過了也

拈頌八　十九

只如龐居士道不消一句子且道是那一句子端坐受
供養施主常安樂
金牛因臨濟來乃橫按拄杖方丈前坐濟遂拍掌
三下歸堂去師卻下去人事了便問賓主相見各
有軌儀上座何得無禮濟云道什麼師擬開口濟
便打一坐具師作倒勢濟又打一坐具師曰今日
不著便遂歸方丈
溈山舉此語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勝劣否仰云勝即
總勝劣即總劣
長慶稜舉此語連舉溈仰問答師云諸人要會勝則總
勝麼金牛臨濟二俱作家要會輸則總輸麼大似無風
起浪攙仰山見處可謂能區能別能殺能活然而點撿

將來猶欠一着在當時若問新羅此二古佛還有勝劣否乃拈起拄杖云鎭陽紙貴敲禪床下座

汾州無業禪師凡學者致問師多答之云莫妄想

智門祚頌馬祖出得一汾州妄想如雷播九州恭禪若無衲子眼多被海上覓浮漚

崇勝珙頌汾州莫妄想所行須水長來者盡誇能幾人拾著攢於著覆眞妄想墮漸落坑搊地獨不知射虎弩千鈞邦道大功能賞

昭國師示衆舉此話云諸仁者總云不消个莫妄想若也不識妄想根源幾成造作也不是幻他不是斷他又第个什麼諸仁者大凡行脚也須具眼始得若更尋言覓語並無用處不用忖度思量一時驗取動不如靜秩須究取

慈受上堂云昔有汾陽和尚凡見僧來便云莫妄想凡有所問皆云莫妄想監院云人傳和尚佛法只有一句子今後休得也自後汾陽凡見人來只云休得也師云古人不欲露著所聞勝妙所得故言不敢華辭不敢作直截句令諸人莫妄想休得也諸人還休得也未諸人每日自開眼至合眼所作所為無非妄想至於睡夢之中亦是妄想妄想一起顛倒萬端開塵勞門迷清淨界若能識得妄想根源直下休歇去上無佛求下無魔怖中無生死亦無死畏便是清淨本源天真妙道若不識妄想根源輪迴三界出沒四生由此入彼未有休息山僧自來多口今朝狼藉相逢普勸諸人記取汾陽一段因

緣誦取慧林兩首拙偈可以向人天路上做得箇小歇場願世世生生常同法會偈云莫妄想好參詳不知終日爲誰忙若知忙裏有消息一朶蓮花生沸湯休得也便好休百年浮幻水中漚自家屋裏天真佛切忌區區向外求

汾州云若一毫頭凡聖情念未盡不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白雲端云設使一毫頭凡聖情念淨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

雲門杲頌移身不移步移步不移身走却金師子捉得玉麒麟

竹庵珪頌一道如絃直心親手更親箭穿紅日影方是射鵰人

又上堂舉此話云一毫頭凡聖情念俱盡何故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今時禪和子便道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若恁麼佛法豈到今日要會麼乾元道烏龜哭生菜猢猻入布袋分明無事人只被這箇礙你諸人要這箇不要這箇遂喝一喝以拂子擊禪床

則川和尚一日摘茶次龐居士問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麼師云若不是老僧泊與龐公荅話士云有問有荅蓋是尋常師不管士云適來莫恠容易借問師亦不管士喝云者無禮儀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去在師乃提茶籃便歸

保寧勇頌相逢相識謾相邀水碧溪深隔斷橋無限說話殊不聽急扃門戶更徒勞

雪竇顯拈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
與擒下幞頭誰敢獎作龐居士　法真一拈龐公一夜
作賊不覺天明則川既以已方人居士乃點見落節

則川一日在方丈內坐龐居士入來云秖知端居
丈室不覺僧來叅時師垂下一足士出三步却入
師却收足士云得恁麼自由自在師云爭奈我是
主人何士云你秖知有主不知有客師云侍者點
茶士作舞而出

法真一拈龐公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可惜者一盞茶當
時何不與第一機祇對

章敬懷惲禪師出世後百丈叮嚀一僧汝去章敬
待伊上堂時大展坐具禮三拜然後取章敬鞋子

拂却上面塵了却倒覆在章敬面前看伊有甚語
句回來舉似吾僧一依百丈指教師云老僧罪過

黃龍新拈百丈逞盡神通不消章敬道箇老僧罪過

竹庵珪上堂舉此話連舉黃龍拈師云新孟八猶欠一
著在只知百丈逞盡神通殊不知百丈伎倆俱盡只知
章敬不消道箇老僧罪過且不知章敬一款便招還會
麼虵吞蝦蟆猶自可更有蜈蚣在後頭喝一喝

西堂智藏和尚因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
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荅云
有曰和尚伊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
曰某甲曾叅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
麼生道曰他道一切揔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

日徑山和尚有妻否日無師日徑山和尚道無即
得俗士禮謝而去
慈受上堂舉此話云看他古人無慈直得如是諸人且
去人大路上開箇光明種子不可說過頭話大不濟事
智嚴因與李翻尚書說話次書問一僧馬祖以何
法示人僧云即心即佛書云且過者邊立又問一
僧馬祖以何法示人僧云不是心不是佛書云且
過那邊立書却問師馬祖以何法示人師召尚書
書應喏師云鼓角動也
蔣山泉頌野僧但見營中斑敎主能偷鬪囊閑鼓角聲
中歸去後不知月上屋頭山
西山亮座主講得二十四本經論一日去訪馬祖
祖問曰聞說大德甚講得經論是否主云不敢祖
云將什麽講主云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
和伎者爭解講他經論主云心既講不得莫是虛
空講得麽祖云却是虛空講得主拂袖而出祖召
座主主迴首祖云是什麽主於是大悟便作禮謝
祖云者鈍根阿師禮拜作什麽主直得遍體汗流
歸寺謂衆曰我一生功夫將謂無人過得今日被
馬祖一問平生功夫冰釋而已後乃罷講直入西
山杳無消息
法眞一頌幾年錯謂將心講誰信虛空講似流驀嗄回
頭方瞥地西山一去絕蹤由
眞淨文上堂舉此話云而今即知是虛空講得多便何

虛空裏釘橛殊不知馬師神通光明解黏去縛

　南園曇藏禪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和尚何不使
　沙彌童行師乃撫掌三下

智海逸頌沙彌童行投來頻自是禪流見不親運水般
柴燒浴次更教撫掌勞人

曹山聞僧舉此話云一等是个拍手拊掌就中西園奇
恠俱在一指頭禪蓋為承當處不諦傳却問曹山西園
拊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僧云向上更有事
也無山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叱云者奴兒婢子鐵
酮　天童覺拈識尊卑知貴賤南園是作家分玉石辨
金鍮曹山不出世這僧雖解切磋琢磨也秖向奴兒婢
子邊著到還知麼放曠淋漓兩不傷猶是夜明簾外客

五洩山靈默禪師到石頭云一言相契即住一言
不契即行頭據坐師拂袖出去頭呼云上座師迴
首頭云從生至老只是者漢回頭轉腦作什麼師
於言下領旨

佛眼遠頌在途在舍若為酬莫把先師一例求雄雄宇
宙如王者未免平邊無髑髏

洞山价拈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也大難承當雖然如
是猶涉途在　長慶稜云險玄覺云那箇是涉在途底
有僧云為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玄覺徵為復薦
得自己為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為什麼成三寸若是
三寸為什麼悟去且道洞山意旨作麼生莫亂說子細
好　翠嵓芝拈石頭據坐五洩便去石頭召他却成多

事　雲峯悅拈石頭老人坐不定把不住似這般擔板漢從教去便休又喚他迴頭來被他塗糊一上道我向遮裏有箇悟處驢年夢見

淨慈本小叅舉此話至言下大悟便乃拗折拄杖二十年中給侍左右後來洞山道至猶涉途在師云諸禪德還知麼洞山雖有父子之情又且當仁不讓且道肯他不肯他若言不肯他又道不是先師也大難承當若言肯他因甚道猶涉途在且道洞山意作麼生那裏是涉途處這裏若也覷得破方見古人眼目若覷不破也秖是箇沒地頭漢

圜悟勤舉此話云若是山僧當時不須喚他從他擔板蹉却一生只為慈悲落草以至如此只如諸人坐立儼然從生至老只是這箇更疑什麼

竹庵珪普說舉此話云大衆從生至老只是耆儂耆漢是阿誰你諸人十箇有九箇錯認然雖如是且道五洩悟處作麼生山僧道者漢從生至老切忌回頭轉腦箭穿紅日碧波心不動機輪猶落草飽喫飯和衣倒對面淸談終不道棒下金剛眼豁開不許夜行投明到

浮盃和尚因凌行婆來作禮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云浮盃無剩語婆云未到浮盃不妨疑著師云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有寃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知倒邪為人即禍生後僧擧似南泉泉云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聞笑云上老師猶少機關

在時有幽州澄一禪客乃問婆南泉為甚少機關婆哭云可悲可痛澄一罔措婆乃問會麼澄一合掌而立婆云伶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這臭婆問教口啞澄一云未審和尚作麼生問他州便打澄一云為甚卻打某甲州云似這伶死禪和不打更待何時婆聞卻云趙州合喫婆手中棒州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乃冀云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聞令人去問云如何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州聞乃作頌送云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你婆行婆哭聲何得失婆荅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令幾喪目前機

雲門杲頌掌內摩尼曾不顧誰能護惜孃生袴孚孟不會老婆禪直至如今遭點污（瑯琊孟禍蝦下）至

又須電光石火尚猶遲伶死禪和那得知轉向迴頭擬尋討夕陽已過緣稍西牖（何緣蹶下）至

又須眼光爍破四天下婆子拳頭没難當機覿面事如何猛虎脊梁誰解跨（瞎驢闢襴下）至

知非子頌西隣來助哭著天聞道東家人遠然堪嗟導孟無剩語當機不似老婆禪（瑯琊孟著天下）

無盡居士頌銅睛鐵眼老婆婆摧折婆孟伎倆多無奈趙州謾不過大家埋取死禪和

悅齋居士頌老媼無家哭一聲趙州千里動歸情後人哭殺無巴鼻空作鷺鷥效鸛鳴

龍山和尚隱山因洞山與密師伯到乃問此山無
路闍梨向甚處來云和尚從何而入師云我不曾
雲水洞山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時師云春秋不涉
云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云不知云為甚不知師
云我不為人天來云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
云我見兩个泥牛闘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

保寧勇頌泥牛入海無消息天上人間何處覓謂言春
去秋復來步步羸騎得渠力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好諸禪德秋踈山瘦月落潭空
雲木意消功勳路絕且道正伊麼時如何體悉玉輪撥
轉笑呵呵直下相逢不相識

慈航朴小參舉此話云道人行處如火銷冰隱山是則

是沒消沒息雖然聞名猶在今夜或有人問山僧見箇
什麼便住此山只向道是我祖翁遺業竟教何為點
山前疏竹依然在颼颼清風來未休

龍山因洞山問如何是主中主（一本云賓中主）師云長年不
出戶山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青山覆白雲山云
賓主相去幾何師云長江水上波山云賓主相見
有何言說師云清風拂白月

天童覺拈主也雲藏頂相賓也雪覆眉稜相去也呵呵
有限言說也玉振金聲我此四句且道與隱山是同是
別叢林具眼者試請辨看

又上堂舉此話云淨不涉緣照不對物用無去來之相
混無彼我之心若能恁麼去穩穩密密玲玲瓏瓏還會

麼宛轉虛玄事不彰明暗只在影中圓

烏臼和尚因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問定州法道何似這裏僧云不別師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云今日打著一个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僧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云汝若要山僧迴與汝僧近前奪師手中棒打師三下師云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喫在師云草草打著个漢僧便禮拜師云和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云消得與麼消得與麼

雪竇顯頌呼則易遣則難互換機鋒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滄溟深處立須乾烏臼老烏臼老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

烏臼見玄紹二上座來遂問二禪伯近離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便打僧云久嚮和尚有此機要師云你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師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雲門杲頌猛虎不容蚊蚋泊大海那能宿死屍死在是三頭并六臂臺風無不豎降旗

竹庵珪頌赤身挨白刃死中還得活一背自迷蹤萬事皆瓦解

心聞賁頌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邊有急兮須警國有亂兮必定撣若各救命似懸絲不向枷檻扣壁爭知儞上似冤戲

雪竇顯拈宗師眼目須至與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　大溈喆拈烏臼大似巨靈擡大華之威蒼龍奪珠之勢直得乾坤失色乃拈拄杖云諸人還識烏臼麼若也識去橫按鏌鎁衆中獨據若也不識棒頭有眼明如日卓拄杖

蔣山勤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雪竇明辨古今分別邪正若不知有爭奈烏臼雖然只見烏臼放行未明烏臼把住要知把住處麼直得釋迦彌勒猶爲走使不敢正眼覷著若使據令而行盡大地人並須喫棒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大好山僧云學人問道何言好山師云汝祇識山何

曾遊道

蔣山泉頌峨峰孤頂許誰登佛祖悲懷向此興遊子慈須迴首看老樣端處碧層層

利山和尚因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云舌頭不出口僧云爲甚麼如此師云內外一如故

雲門杲舉此話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須還利山始得若是徑山即不然或有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向渠道花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爲甚麼如此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京兆興平和尚因洞山來禮拜師云莫禮老朽洞山云禮非老朽師云非老朽者不受禮洞山云他亦不止（一本師云他且不受禮山云他亦不曾禮）

天童覺頌渠非老拷不禮不受歲寒逃前盡廬頂後把
定盡中白日長觸著通內背蚰吼良醫叮囑病人服藥
不如忌口

華林善覺禪師因裴休訪之問曰師還有侍者否
師云有一兩个休云在什麽處師乃喚大空小空
時二虎自庵後而出休覩之驚怖師語二虎曰有
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休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
如斯師擧起數珠云會麽休曰不會師曰山僧常
念觀音

大覺璉頌裴公來訪華林閒見境心生怖未開却問邊
何歸二虎數珠常念靈巖山
無盡居士頌作何行業馴雙虎擧問裴休汝會麽雷雨

龍門三百尺魚腮多少曝驚殺
知非子頌侍者哮來放去咆哮各入山林擧起數珠不
薦老僧常念觀音
悅齋居士頌當頭差過正觀音常念觀音這毒藥試問
二空何所護石頭大小在山陵
佛眼遠上堂擧此話云大衆會他此箇意旨麽常念觀
音力伏猛獸道眼通明萬緣何有良哉大士時時垂手
念茲在茲安樂長壽

乳源和尚示衆云西來的的意大難擧唱時有僧
出師劈脊便打云如今是甚時節出頭來便歸方
文
心聞賁擧此話連擧保福代云爲和尚不惜身命長慶

云不妨不勞承天宗云這箇若不出頭棒是乳源自喫
師云一人曳尾於塗三人證龜成鼈
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
以棒打地而示之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師回
頭尋棒不見乃云若在者裏拈著一棒有問門人
曰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
於竈底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雲門杲舉此話云幾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鄧隱峯禪師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襯衣衣右邊
邊舉拄云道得即不打于時大衆無對師便打
下
法眼云鄧隱峯奇怪奇怪要且打不著又云直得

衆出自偶然　雲峯悅拈果然果然
靈嵓芝拈此語有勘破處且道勘破阿誰
鄧隱峯去訪丹霞山下逢見丹霞乃問丹霞山在
什麽處霞云靑黯黯處師近前便拜住云莫祇這
箇便是霞云眞師子兒一撥便轉師便休
雲居舜拈大愚道丹霞祇知衫穿不覺鞋綻
龐蘊居士辭藥山山命十人禪客相送至門首士
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時有全禪客云
落在什麽處士打一掌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士
云汝恁麽稱禪客閻老子未放汝在全云居士作
麽生士又打一掌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 雪竇別云初問處但
握雪團便打

雪實難須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没可把天上人間
不自知眼裏耳裏絶蕭洒蕭洒絶碧眼胡僧難辨别
真淨文頌龐老境界滴水滴凍藥山關捩兩自定動機
不發時一場困夢本自天真阿誰解川
雲溪益須全公相送龐公正值滿天雪下片片不落别
處可憐有口如啞直饒握得成團鶻過新羅去也解道
前路無爲猶免得東打西打打不打也大奇三年留客住
莫待去時飢
真淨文因雪上堂舉此話云全禪客當斷不斷返遭其
亂且道全禪客當時合下得什麽語免被龐公折挫如
令真有扶持佛事者麽出來開發大衆眼目亦表自己
參學身心如無老僧爲你說破今日臘月初十山門街

訪弓者入寮打疊忽有人問諸弓者已在寮中時又作
麽生良久乃喝云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
黄龍清新雪上堂舉此話云龐公用處直截難當劈面
飛來不異紅爐一點而今還有人見得麽若也見得深
入普賢真境處從來五月不消融若見未得使命前求
處心念佛
龐居士因一百靈問南嶽得力底句還曾舉似人否
士云亦曾舉似人靈云舉似阿誰士自點胷云龐
公靈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讃歎不及士却問阿師
得力底句還曾舉似人否靈云亦曾舉似人士云
舉似阿誰靈戴笠子便行士云善爲道路靈一去
更不迴首

丹霞淳上堂舉此話 至讚歎不及師云若援百靈恁麼
問大似木童敲玉戶引出碧霄居士恁麼荅也是帶
雨煙中去被雲日下歸百靈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
居士不及誠乃金毛須共金毛獻鳳凰還與鳳凰遊諸
人若也於斯明得方知劫外靈松瑞千古迎風任歲寒
其或未然不免重為宣說良久云還會麼相逢借問當
時事宛轉轆轤未兆前抱子金雞雲外唱懷胎玉馬火
中眠常行不逐人間步明月清風豈間然
智海清上堂舉此話云奇哉諸禪德叢林中皆謂百靈
和尚善向高高峯頂立則脚跟下未免聲訛能入深深
海底行則頂門上猶多榼𣔻所以對俗子面前便直得
高輸降款若如斯話會不妨於龐光門下為佛法紀綱

列祖堂前具死生縱棄然而要見百靈龐公即未在何
故殊不知這兩老漢知音相逢彼此非真非俗傾盖如
舊身心無自無他贊之則不為有餘毀之亦未為不足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這个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
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龐公一著何故當時若不
得个破笠遮却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

龐居士坐次問靈照云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
祖師意你作麽生會照云這老漢頭白齒黃作這
箇見解士云你作麽生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
師意

雲門杲示衆舉此話云龐居士先行不到靈照女末後
大過直饒齊行齊到若到雲門一坑埋却且道過在甚

歷處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龐居士在草庵中獨坐驀地云難難百碩油麻樹上攤龐婆得聞接聲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女子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

雲門杲法語舉此話云此三人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若以心意識博量卜度非獨不見三人落處十二時中亦自昧却自巳本地風光不見本來面目未免被難易不難易牽挽不得自在欲得自在請將此三人道底作一句看妙喜巳是拕泥帶水下注脚了也

龐居士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

法雲秀上堂舉此話云只如無生話作麼生說若說得

即喪我兒孫若說不得口在什麽處離此二途如何話會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雲門杲示快然居士法語云昔龐居士云云後有个居士謂之無為皆和此偈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遮兩个俗漢子將他十方常住一片田地不向官中印契各自分疆列界道我知有而時時向無佛處稱尊當時亦有个不平底謂之海印禪師因見無為此偈亦有一偈曰我無男婚亦無女嫁困來便打眠誰管無生話遮三个老漢說此三偈使然居士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不開不合也著妙喜只得冷冷地看看則不無畢竟快然居士向開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不開不合處著到耶若在開眼處著到則落在龐公

圓繢裏在合眼處著到則落在揭無為圓繢裏在不開
不合處著到則落在海印禪師圓繢裏使然見恁麼說
定道捴不恁麼若捴不恁麼又落在妙喜圓繢裏要出
三老圓繢則易要出妙喜圓繢則難挍然畢竟如何出
得待歸延平嫁了女却緩緩地來為你說破

龐居士頌云十方同共聚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
場心空及第歸

心聞賁頌風月山川共一家誰來語下定龍蛇大白不
曾發便殷筆頭昨夜自生花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既是無為作麼生學若也心空
又作麼生及第還相委悉麼其或未然天童又為分疎
去也欽乾巨海推倒須彌廓大靈通更是誰參脊秀林

栴檀枝穿乳出猫師子兒三千界現一彈指八萬門開
雙用眉知不知為不為蘊滿十虛於心超德劫影流萬
象秀氣分二儀

靈源清舉此話云恁麼說話大似郎生退屈以己方人
雖然如是建化門中是真方便何也已坐玉堂之士不
在登科末外金牓之流要須入試大衆今朝同會選場
各縣本來題目欲心空及第須逢本分試官若逢本
分試官且道以何為驗直下一言通變化迅雷聲裏辨
魚龍

圜悟勤舉此話云大丈夫具變烈為氣標概英靈踏破
化城直截承當外不見有一切境界內不見有自己上
不見有諸聖下不見有凡愚淨躶躶赤洒洒一念不生

捅底剔脫豈不是心空到箇裏還容棒喝麼還容玄妙理性麼還容彼我是非麼直下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豈不是選佛場中擊頭戴角雖然如是子細檢點將來猶涉指擬且不涉指擬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千聖不留無朕迹萬人叢裏奪高標復有頌云任山只貴衆和諧表裏通明應聲齊斬脚鎗兒幸無恙相憑出手共提攜

松源上堂舉此話喝一喝云猶有這箇在薦福門下十方同聚會一切即尋常寒則圍爐向火熱則各自乘涼信道壺中日月長喝一喝

密庵傑舉十方同聚會師云鐵壁銀山箇箇學無為師云日月照臨此是選佛場師云龍蛇混雜心空及第歸

師云九聖同居驀拈拄杖擲按云龐居士在這裏坐地是汝諸人還見麼遂擲下拄杖云三生六十劫

龐居士一日不在丹霞來訪見靈照洗菜次問居士在否照放下菜籃斂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照提籃便行霞便迴士從外歸照舉似前話士云丹霞在麼照云去也士云赤土塗牛妳（一本云這冤家子喪我門風）

智海清頌古佛天然仙陁靈照驀路相逢龍吟虎嘯雲居只稱斂手罷為猶讃放籃更有龐公寂語畢竟誰人相諳

又須斂手擲籃迴見時迴來歸去又何疑家風要却渾閑事輸了丹霞問上機

雲溪益頌露頭藏面便相酬慣出人前不怕羞自是奴

奴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白面郎白面郎從來門戶
恰相當可憐赤土塗牛妳打瓦鑽龜亂度量
崇勝珙頌兩問丫娘不作聲苦哉放下復提行男兒慷
慨從來少牛妳土塗何日平
大溈喆拈大小丹霞被居士女子勘破山僧當時若作
丹霞但與呵呵大笑待他問長老笑个什麼却向道不
是冤家不聚頭　法真一拈靈照女子前來却得蓋非
是文不生其子後底打不著大似龍頭蛇尾居士云丹
霞在麼但斂手近前相挹豈不是絕後光前彼既不然
居士亦樵虎不食其子若點檢將來靈照也好與一頓
茶蘼柄始得

　龐居士一日見丹霞來遂不語亦不起霞提起拂

子士便提起槌子霞云秪恁麼別更有在士云此
回見子不似於前霞云不妨減人聲價士云比來
折挫汝一上霞云伊麼則啞却天然口也士云你
口啞却本分猶累我啞却霞擲下拂子便出士召
云然闍黎然闍黎霞不顧士云不唯患啞兼乃患
聾

悅齋居士頌龐公患啞丹霞患聾打箇噴嚏是處通風
法真一拈大小丹霞猶不免落他便宜當時待伊召然
闍梨但掩耳出去看他更別有什麼道理

　龐居士一日看石林林見來竪起拂子云不落丹
霞機汝試道一句來士奪却拂子却竪起拳頭林
云正是丹霞機士云汝與我道不落看林云丹霞

患瘂龐公患聾士云恰是

崇勝珙頌拈來拂子問龐君豎起拳頭實可論落與不
落患聾瘂遭他恰是更何言懡㦬

龐居士因賣笊籬下橋喫撲女子靈照才見亦去
爺邊倒地士云你作什麼女云見爺倒地某甲相
扶士云賴是無人見

黃龍南頌隨見不覺笑呵呵却於中路驟泥沙黃龍老
漢當時見一棒打殺這冤家

崇勝珙頌父子機深名已彰過橋喫撲更難量相扶一
句出江表入水知人分外長

妙智廓頌龐公倒地女全憂不是冤家不聚頭驀被傍
人偷眼覷渾家不覺暗包着

龐居士頌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
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

雲門昺擧此話云白的的清寒寒水不能濡火不能
燒是箇甚麼切不得問着問着則瞎却你眼以拄杖
擊香臺一下

龐居士見洛浦禮拜起云仲夏毒熱孟冬薄寒浦
云莫錯士云龐公年老浦云何不寒時道寒熱時
道熱士云患聾作麼浦云放你三十棒士云瘂却
我口塞却你眼

靈源清頌直下瘂却我口分明塞却你眼由來洛浦龐
公未出睦州搭板覿面全提照古今冬寒夏熱憑誰揀

龐居士將入滅令女子靈照出視日及午以報女

送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王出戶觀次女登父座合掌坐亡王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

知非子頌說無生話父子團欒語哉靈照捷急機關如期即易復往還難罷翔避難擬上涅槃

長蘆賾上堂舉此話云大小龐公可謂點兒落節諸人要識靈照麼先行不到

禪門拈頌集卷第八

禪門拈頌集卷第九

達磨第八世南嶽石頭希遷禪師嗣法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潭州長髭曠禪師　汾州石樓和尚

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　潮州大顛和尚

達磨第九世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嗣法

潭州大潙山靈祐禪師

丹霞天然禪師初見馬祖以兩手托幞頭祖云吾非汝師南嶽石頭處去師遂至石頭如前托幞頭石頭云着槽厰去師依童行次一日石頭謂衆曰今日齋後普請剗佛殿前草衆競具鍬钁師獨洗頭棒剃刀於石頭前胡跪頭云作什麽師云請師剗

草頭笑爲剃髮與授戒師掩耳而去却迴江西馬祖院騎聖僧項衆驚報馬祖祖親來見乃云我子天然師遂作禮云謝師安名祖問甚處來師云石頭來祖云石頭路滑子莫曾蹉倒麽師云若蹉倒則不來也

圜悟勤頌問一答十告往知來龍馳虎驟玉轉珠迴聊聞舉著已瞥地別起傾行何俊哉剗草圖奇崛安名尤突兀二老路頭黃贊藍千里骨真蜆鎮儼然覿面看標格鶯雲一擧迷風日

悦齋居士頌斷盡葛藤不開行人不到石頭迴一條徑路都休說呼取花奴喫飯來

丹霞因過慧林寺值凝寒遂於殿中見木佛乃取

燒火院主偶見呵責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云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有何舍利師云既無舍利更請兩尊再取燒之主自後眉鬚墮落

投子青頌古嵓昔日閑冷侵扉飛者驚危走者迷夜深寒熱汀洲火失曉漁家任自疑

崑山元頌諦觀化佛身其數若微塵本了真時偽徒假果地因雖知凭實机更悟解花巾攢與丹霞老依稀作近隣

崇勝珙頌丹霞木佛火初焚院主剃頭入腰盂東舍累喪西舍哭南山驟雨北山昏煙雲散去家家月霜雪消來處處春盡道相見猶無事誰知不來還憶君

育王諶頌十方諸佛放光明院主眉鬚無一莖平等若

來欲誰與從教衲子競頭爭

心聞賁頌村院無柴劈佛燒無端汝自落眉毛夜深兒得遭寒凍已見平生作略高

慈航朴頌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無盡居士頌雲擁巖扉凍不春一尊木佛劈為薪可憐院主眉毛落燒殺儂家屋裏人

保寧勇拈然則有理不在高聲若也子細點撿將來大似勞而無功還會麽寃有頭債有主

天童覺開爐上堂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云天寒宜向火擁毳任堆堆僧云夜冷更深更熱一軀去也師云也須照管眉毛始得僧云通身紅爛去方始是知

音師云為他閑事長無明僧云只如院主為什麽眉鬚墮落師云也與上座病痛一般僧云不解作客煩勞主人師云還他本色漢手段始得乃云十月朔風雨聲寒天意作叢席地爐今日開免燒木佛無斟酌大衆丹霞無斟酌何似院主無斟酌師復云本合便恁麽休却天童忍俊不禁為你諸人下个注脚丹霞將錯就錯院主眉鬚墮落如聾如盲大家翁攪擾殺你不要惡

保寧勇上堂舉此話云大衆院主眉鬚墮落即且置且道丹霞眉毛在也無若也見得與古佛同叅若也不見切忌撥無因果後有僧問天笠和尚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笠云寒即圍爐向煖火熱即竹林溪畔坐保寧如今也無木佛與諸人燒堂中自有無煙火要向即向要

撥師撥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乃云上閒僧多下閒僧少

真淨文上堂云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又教中云求見自作他受他作自受若尒則禪門與教乘敵體相違故丹霞自燒木佛傍僧受殃未審此理如何其有人明得麽良久云若無人雅登公首座深明此理希諸高德且蒙賴而知之就而明之

又上堂舉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師驀拈拄杖云不是木佛便擲下云誰敢燒你擬即眉鬚墮落不擬又且如何遂高聲叫行者拈起拄杖下座

長蘆賾小叅舉官人問趙州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眉鬚墮落州云官人宅中甚麽人變生造熟官人云所使州云是他却會諸仁者丹霞燒木佛蓋為天寒院主眉

鬚墮落心麁者失趙州見處徹底老婆心忽有人問山僧丹霞燒木佛為什麼院主眉鬚墮落只向他道必不空然具眼衲僧子細點撿

白雲昺拈難思難議丹霞立處孤危可信可憑院主却行異類有般漢見解未超影響眼目不辨東西便道院主云木佛豈有舍利却成謗佛所以眉鬚墮落殊不知自已性命已在別人手裏了也還委悉麼不會作客勞煩主人

丹霞一日謁忠國師先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則在不見客師曰大深遠生曰佛眼亦覰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鞭侍者二十棒遣出後丹霞聞之乃云不謬為南陽國師

石門易頌風靜波澄月映空途中人借問山翁只知迴顧幽林下不覺東嵓雲靄籠

又拈且道侍者過在什麼處

雪竇寧上堂舉此話云國師從苗辨地丹霞因語識人侍者棒雖承當奈何不知來處天平今日逆風把柂順水流舟頂門具眼衲僧必然別有涯岸

本然居士拈丹霞為客大惡躭源接待疎荒國師不耐稚責據理斷來這二十棒合是國師自喫只為他臨渴掘井臨嫁灸癭

丹霞問僧甚處來僧云山下來師云喫飯了也未僧云喫飯了也師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

僧無語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爲什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一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福云道我瞎得麼

雪竇頌盡機不成瞎按牛頭沒草四七二三諸祖師
寶器持來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天上人間同陸沉
芭蕉徵拈各具一得一失又代僧云爭不足讓有餘又
代丹霞云施受俱無利益　汾陽昭代云若不上山爭
識丹霞　玄覺徵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問石頭三乘十二分教某甲
粗知甞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
望和尚慈悲指示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
得恁麼不恁麼捴不得汝作麼生師佇思頭云子
因緣不在此江西有馬大師子往彼去應爲子說

師至彼准前請問馬祖云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
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
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師於是有省便作禮
祖曰子見箇什麼道理師云某甲在石頭時如蚊
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宜善護持

長靈卓頌凜凜清風八面吹雄雄獨跨鐵牛見爲公剔
起金剛眼睛破髑髏應自知
雲門杲頌好个話端阿誰解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
竹庵珪頌四海狼煙靜中原信息通罷拈三尺劒休弄
一張弓此録與雲門杲録但舉石頭語
心聞賁頌融融和氣似春天甚爲忽風生又凜然堪笑玉
梅龍忍凍爲誰開落向籬邊此舉揚眉瞬目

松源頌坐斷千峯路穿開巖石落天那答問端的端的髑
髏前
無為子頌拈不得大無端野老焉知天地寬直饒數到
八九十家山猶隔一重關
保寧秀拈石頭好个無孔鐵鎚大似分付不著藥山雖
然過江悟去爭奈平地喫交有什麼扶策處插賢即不
然與麼也得不與麼也得與麼不與麼揔得得得且
道使那个得字試為辨看
藥山衆上堂舉此話云大衆石頭雖然性氣壘奈揔由
作直若是南禪即不然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
恁麼揔得都來一箇虛空討甚東西南北年年夏熱冬
寒處處山青水綠飯來開口要飯睏來伸脚覷急諸仁

者忽若閻老來索飯錢向他道甚麼即得學道不問過
承天寄上堂云古人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
麼不恁麼揔不得古人恁麼道大似傍若無人敢謂諸
人如何是恁麼底書衆中還有道得底麼試出來道看
若無人道得闗元為諸人道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
五祖演上堂舉此話云山僧在衆日嘗兄商量道即
心即佛亦不得非心即佛亦不得若恁麼說話敢稱
禪客何故揍不知石頭老人文主兼帶翻路發金若是
五祖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
圓悟勤舉此話云今時衆中兄弟傳道石頭一向壁立
千仞所以他不會馬祖放開一線他乃掉去參不知石
頭甚麼道已是漏逗了也馬祖道處這一着尤更毒害

因什麼藥山得悟去且道因什麼如此到此須是生鐵鑄就底漢始得所以道此事不在語言上不在文字上看他石頭問頭石頭了及至馬祖處亦如是問此人是箇鐵石身心如今若有如是心底人何憂不徹

佛眼遠上堂云古人道我有時揚眉瞬目至一不是如今入一不奈得了便別作解會說道得底人道是也得不是也得問伊作麼生是得底人便道他今上不說得與不得得也好不得也好乃長噓一聲曰有什麼共語處秖如古人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至摠不得又作麼生他便道此是擗遶語擗你屋裏老爺老孃又問伊此是擗遶語不擗遶語如何便道與麼也得不與麼也得與麼不與麼揔得此要作實頭語實你屋裏老爺老

孃師復吁一兩聲曰有什麼共語處去為衲僧須作衲僧說話你等合作麼生莫道龍門不肯我埋沒我心行我麼良義龍門與麼是要你到不要你到也須子細看詳好

雲門示衆問僧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揔不得作麼生僧云揔得師云拋却甜桃樹緣山摘醋梨

藥山一日坐次石頭覩之問曰汝在這裏作麼師曰一切不為頭曰恁麼則閑坐也師曰若閑坐則為也頭曰汝道不為且不為个什麼師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贊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丹霞淳頌云徹又澄兮脩然若謂渠開萬八千月即澄

江魚不見釣人何必更抛竿
隱靜儼頌石頭打草要蛇驚簑蓋玄機絕毫情迅句追
風須辨的報云千聖不知名
佛印清頌華山宴坐一事不為翻於平地亂下針錐長
江浩浩疊嶂巍巍雖云千聖不識其如萬像知歸後園
驢哭草池中蛤置苔
圜悟勤頌擺撥佛祖縛曠然羅墨外一物亦不為縱横
得自在古鑑臨臺明辨去來金鎚影動鐵樹花開任運
相將不可陪法雲隨處作風雷
五祖戒拈云藥山學中說要兩重重
大洪恩拈已是葛藤更與一線如道不識誰是不識
者若也道得且容你左之右之若道不得莫妨我東

行西行
智海逸舉石頭云從來共住不知名師着語云擔板漢
任運相將只麽行師云亂踏漢自古上賢猶不識師云
以己方人造次凡流豈易明師云據欵結案復云上賢
既不識面凡夫又不知名且道智海還知麽智海若不
知不識諸人向什麽處摸捺既摸捺不著且看維那堂
中一椎打就　蔣山元舉從來共住主豈可明師云自
古上賢猶不識龍華今日不可緘口無言去也良久云
擧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　長蘆賾拈且道此尊宿意
旨如何良久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高峻如石含玉不
知玉之無瑕
五祖演小參擧此話云大衆須是過得祖師關會得道

玄路始會此般說話石頭與歷舉示便類趙州庭前栢
樹子洞山麻三斤雲門超佛越祖之談五祖亦有頌任
運不知名輕輕着眼聽水上青青綠元來是浮萍
圜悟勤小參舉此話至恁麼則閑坐師云而今人一不會
便道喚什麼作閑坐又道不因和尚問某甲不知心下
黑漫漫地只管胡道他自然有箇趣乃云若閑坐則為
也頭云汝道不為至造次凡流豈可明且道畢竟不為
底是个什麼何故却不識千聖既不識如何共住所以
這些子事不容你思量計較近傍不得鬼神莫窺覷却
千重萬重惡知惡解心眼自見若見剩不除得失是非
關念則來纏交涉

雲門果指物是實價錢是足陌

又舉此話云看他古人一箇閑坐也奈何他不得今時
學道之士多在閑坐處打住近日叢林無鼻孔輩謂
之默照者是也

竹庵珪小參舉此話云你諸人還得恁麼也未你諸人
閑坐時只是胡思亂想識情分別何嘗一念休歇直箇
閑坐來不是掉舉便是昏沉掉舉則是攀緣分別昏沉
則是昏瞶瞌睡又何嘗會閑坐來古人道我行往坐卧
未嘗有一絲毫事

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云大衆久思示誨請和尚
為衆說法師令打鍾衆方集師陞座良久便下座
歸方丈主隨後問云和尚適來許為衆說法云何
不垂一言師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天童覺頌癡兒刻意止啼錢良馬追風顧影鞭雲掃長
空巢月鶴清寒入骨不成眠
又頌家法簡嚴非二非三月來明湛水雲退露寒嵓真
機自得妙處誰拈不是文殊白槌後也應千古屈瞿曇
雪竇顯拈可惜樂山老漢平地上喫撲盡大地人扶不
起　瑯琊覺拈藥山下座不妨疑著及乎院主拶著失
却一隻眼　翠嵓芝拈藥山下座院主當初在藥山不
為他說話可謂誤他三軍
海會演上堂舉此話云辭然以已方人爭奈賊身已露
諸人要識藥山麼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靈源清舉此話連舉雲嵓云藥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師云大衆藥山恁麼為人還出得經律論壓主也未雲

嵓如斯提唱還當宗門中旨也無諸人試辨看若也辨
得非唯救出藥山亦與雲嵓出氣若辨不出大平今夜
亦遭連累
雲門杲舉此話云歸方丈師云當藥不少又舉拳桂得
老僧飯云笑殺人
密庵傑舉此話連舉翠嵓芝拈師云翠嵓祗具一隻眼
殊不知藥山歸方丈便是勞他三軍
藥山與道吾雲嵓遊山次見榮枯二樹乃問枯者
是榮者是嵓云榮者是藥一靜語　云師云與麼則灼
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吾云枯者是師云與麼則
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相次高沙彌至師又問
彌云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迴顧雲嵓道吾

云不是不是

蔣山泉頌一莖菜一枝粘中心緑葉更扶踈昔聞任解千般語免得傍人彈子撕

海印信頌落霜黃葉作金錢凝駭兒啼見喜歡捉得獻爺俱道好不知誰是西傍觀

保寧勇頌探赫塗泥復擺頭盡由行注線牽抽鼓聲打破曲吹徹收拾大家歸去休

天寧琦上堂舉此話至枯僧去師云正是知音又問雲巖至爍爛去師云聽了也又問高沙彌至不是不是師云也是憐兒不覺醜山僧恁麼指注且道還有是非得失也無具眼者試辨看如無山僧向諸人道得失是非一時放却

藥山因高沙彌辭去師云汝往什麼處去沙彌云江陵受戒去師云受戒圖箇什麼沙彌云圖免生死師云有一人不受戒不求免生死汝知之乎沙彌云恁麼則佛戒無用也師喚云這饒舌沙彌猶掛唇吻在

長蘆賾舉此話云此二尊宿雖是作家撿點將來獨守寒岩異草青坐卻白雲宗不妙

藥山因僧問學人欲歸鄉時如何師云子父母偏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子歸何處僧曰恁麼則不歸也師云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有个絕糧方子與你僧曰便請師云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大衆荊棘林中紅爛盡無路還

鄉二時堂內絕糧方卻須歸去所以山僧二十年披雲嘯月未始遊方十年來接物利生何嘗出世諸人皆把文再契券論量祖業田園就赤水以求珠珠沉赤水向荊山而覓玉玉隱荊山說道赤水無珠荊山無玉是誑謼你說道赤水有珠荊山有玉亦是誑謼你山僧有時畫方成圓指南成北何故如此蓋為諸人唱還鄉曲子曲調不圓熟路難忘鄉談未改非指南之不妙也如何得曲調圓去豈不見道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

藥山入菜園見園頭栽菜師云栽則不障汝栽只是莫教生根頭云莫教生根大眾喫个什麼師云汝還有口麼

白雲昺上堂舉此話云園頭橫身荷眾頂不滾施藥山

截斷眾流絲毫不立若明藥山意去無底鉢盂光爍赫若明園頭意未天台楖標黑鱗皴且道藥山是園頭是良久云多虛不如少實

藥山因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云莫諂曲僧云不諂曲時如何師云傾國莫換

圓悟勤頌道中有至寶濟世無倫匹藥嶠發深藏雅云莫諂曲不諂曲傾國相酬未相直壁立萬仞此心真不必當來問彌勒

藥山謂雲巖云與我喚沙彌來巖云和尚喚他作麼師云我有个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挈下巖云伊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

大溈喆拈藥山若不得雲巖折脚鐺子幾成廢器大溈

折脚鐺子也與諸人共出一隻手何故且圖古風不墜
圜悟勸拈舉一明三是衲僧家尋常行履雲岩既告往
知來藥山亦不謾分付崇寧雖百醜千拙有个沒底籃
子更望諸人兩手提挈何故有條攀條
牧庵忠拈潙山亦有箇折脚鐺子雖然要人提上挈下
只是不得動著大衆既是提上挈下為什麼不得動著
若不恁麼爭知夲分手段
介庵朋舉此話連舉圜悟云道頭知尾舉一明三師頌
云一步闊一步一著高一着提折脚鐺兒施阿伽陀藥
須弥土一撮飽飽水半杓快活唱巴歌過層門大爵又
舉應庵云藥山道頭雲岩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且不
識碁耶師云藥山索鹽雲岩牽馬雖然道頭知尾未免
翻成話欛會麼若也不會更聽一頌舉一明三未足奇
直須未舉便先知行纖不落時人後敵勝還他師子兒

藥山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疑師云待晚間來
為汝決至晚叅衆集師云今日要決疑僧何在僧
便出來師下座把住云大衆者僧有疑便與一推
却歸方丈

玄覺徵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甚麼處是決疑若不
與決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　翠嵓芝拈藥山與
麼決疑土上更加泥雖然如是這僧也不辜負藥山
大洪恩拈藥山雖善能决疑爭奈這僧疑情轉甚大洪
門下還有要決疑底衲僧麼日勢已晚各請歸堂

藥山要請一人化主出外緣化其僧不出門首至

甘贄行者家行者便問上人是甚處化主僧云藥山行者云還將得藥來麼僧云行者有甚病行者乃將銀子二十兩與這僧其僧得銀便歸藥山行者乃謂妻曰藥山若有奇特之人銀子却更送來若無奇特之人銀子則不送來其僧果至藥山師便問何歸太速僧云佛法相當師云有何事僧遂擧前因緣師云汝急送銀子去還伊其僧又送銀子至行者家行者乃謂妻曰藥山却有奇特之人便添銀子二十兩與藥山

同安代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

智海清上堂擧此話云奇怪諸禪德甘贄行者只解作賓不解作主藥山老人只解作主不解作賓善能出生

入死巨眞導俗却還這化主僧何謂也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擧禪床

翠嵓宗拈甘贄雖然得一隻眼失却兩箇睛猶不知化主布網待魚有當面白拈底手段藥山雖則精鑑不著爭奈鼻孔在別人手裏當時但不送銀還他莫道甘贄設使祖師親來要見藥山且緩緩

藥山因朗州刺史李翶問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翶曰不會師曰雲在靑天水在缾翶乃呈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靑天水在缾

大洪恩頌兩路相逢不相識雲水悠悠無定迹饒君富貴百千般爭似儂家窮的的

天童覺頌雲在青天水在缾幾人錯認定盤星藥山入
字韓開也恰到如今話大行
無盡居士頌雲在青天水在缾眼光隨指落深坑谿花
不耐風霜苦說與深深海底行
天衣懷舉此話云諸禪德道遠乎哉擬何門而趣向湖
光流萬頃波瀾亂山列千峯衆色臨海岸者莫問船師
登高山者德雲不下一切處覺城東畔一切處普光明
道場彌覆樓閣無處不周七處九會今日共諸人一時
叅舉
佛陀遜拈藥山爲人方便即不無爭奈迂迴大甚自雲
今日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道但向他道雲在嶺頭
關不徹水流澗下大忙生

崑山元上堂云大鵬一舉何啻九萬程遠奮翱翔只
在藩籬之下然遊方有遠近且鼓羽而不殊大道本乎
一乘豈容幾有優劣憶昔李相公問藥山云水在缾相
公答是有設幾箇星藥山此頌今古皆知諸仁者大凡
尊宿皆以三等接人只如相公當時於第幾句中薦得
若或知其端的許你親見藥山師乃呵呵大笑便下座
育王佛智上堂舉此話云若作雲在青天水在缾會只
具一隻眼不識藥山未明自已不作雲在青天水在缾
會亦不識藥山未明自已去此兩頭作麼生是直截處
還會麼塵剎全歸掌握中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藥山恁麼垂示相國恁麼承當
可謂龜鑑無私對揚有準檢點將來大似能照不能用

藥山因李翱問如何是戒定慧師云貧道這裏無
此閑家具翱莫測玄言師云大守欲得保任此事
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
得便為滲漏
知非子頌高高山頂步步進虎狼百獸誰敢近深深海
底徐徐行波濤不顩蛟龍獰十二時中明極則諸佛無
非等閑得
雲居簡因僧問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
頂立深深海底行意旨如何師云高峯深海迥絕孤危
似汝閨閤中軟暖底又問叢林多好論尊貴邊如何曰
要汝知大唐天子不書斷會麽洪覺範賛曰大陽明安
嘗蹴藥山之語曰高高山上標不出深深海底藏不沒

其兒孫遮掩之以為妙得其言及聞雲居之言則如真
虎踞地而乳百獸震恐乃悟明安所示蓋裴是之屍也
余作偈曰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道人行立處塵世
有誰爭無間功不立巢儀尊貴生酬君顛倒欲枯木一
枝榮

藥山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什麽
却自看師云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得也無
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

保寧勇頌遮眼誰同藥嶠看牛皮穿透骨毛寒五湖四
海知多少字密行踈蹤一般
混成子頌藥山眼病把經遮妙手能拈鱉鼻蛇擬議便
須遭一口牛皮穿過數如麻

長慶云眼有何過　玄覺徵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
藥山意
大洪恩拈看經秖要遮眼眼亦要東看西看且道眉毛
鼻孔要將何用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翠嵓宗拈真心不動教海澄明得用如如義天炳煥正
恁麼時且道是經是眼若向這裏見得徹去更不用尋
行數墨逐妄迷真其或未然牛皮穿透猶自可髑髏遍
野幾人知

藥山因見遵布衲洗佛乃問遵這个從汝洗還洗得
那个麼遵曰把將那个來師乃休
長慶云邪法難扶　玄覺徵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
主衆中喚作洗佛語亦云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

大洪恩拈可惜勞而無功說什麼這箇那箇當時但以
惡水劈頭潑若能如是非唯劃斷藥山葛藤亦免掛後
人唇吻
黃龍南路佛上堂舉此話云古人隨時一言半句亦無
巧妙令人用盡心力安排終不到他境界衆中商量或
云遮个是銅像那个是法身銅像有形可以洗滌法身
無相如何洗得藥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被遵公靠倒
直得口似匾擔不勝懡㦬又云古聖垂問只要驗人問
彼那个便道把將那个來正是隨聲逐色敵他言句上
他圈繢藥山見伊不會所以便休又道藥山恁麼來早
是無事起事好肉上剜瘡遵公不見來病却向灸瘡瘢
上更著艾焦有云古人得了逢場作戲無可不可何高

何低彼此知有自是後人强生分別如前所解盖不過人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所以只要識心思量計校以當宗乘殊不知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用此思惟辨於佛境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縱經塵劫終不能著是故行脚高人切須自看從上來事合作麽生畢竟將何敵他生死以少許淨麁識見自作障礙佛法不是這个道理目

妄今日不避口業與汝諸人說破此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仰山偉拈此語諸方有多少商量仰山為作拈出蹤衜烏蚫兩頭動驚諸活吞白雲錄　圜悟勤拈藥山問處闇隔重關遵老荅來一摠兩當不可只守這一路也或有問崇寧只俗得這个還浴得那个麽提起杓子向伊

道何似生　高亖謹拈國尺竿頭雖能進步平田淺草不解翻身當時見他道把將那个來何不道要在嶺頭關不徹

白雲昺上堂舉此語云問者窮根極本荅者截鐵斬釘雖然爭家同時要且不能圓就要會麽這个那个切忌擘破水長船高泥多佛大

藥山夜叅不點燈話語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曰特牛已生也只是和尚不道師喚侍者點燈來其僧便退入衆雲嵓後舉似洞山山云者僧却會只是不肯禮拜

佛眼遠頌犢牛生子顯相諳兩眼通紅色似藍把火照來無覓處大家齊唱一時叅

投子青小參舉此話連舉洞山拈師云大衆且道甚處是這僧知有底道理若道得可謂與這僧雪屈若道不得卻被藥山謾這僧今夜不惜眉毛與諸人頌破一句那教祖佛知特牛生子落今時暗中一曲依俙似燈照殘文不是詩

翠嵓芝拈我則不然犢牛生兒也不向你道何故如是若向你道何處更有王老師

蔣山元上堂舉此話云古人言何容易且道天峯一句子待甚時舉似諸人乃呵呵大笑歸方丈

枯木成上堂舉此話連舉先投子頌至不是詩師云諸仁者藥山門下風行草偃水泄不通於唱道門中猶較些子這僧雖則知時及節爭柰高峯頂上有一人大不肯在先投子和尚雖則發揚宗音還免得後人唇齒麽放上塵見處也要諸人點撿藥山一句子大地沒人舉夜月落西峯青山頂不露且作麽生說个不露底道理良久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廣靈祖拈藥山雖然當場舉唱也是掩耳偷鈴這僧頗能瞎地作聲爭柰龍頭蛇尾山僧也有一句子分明舉似諸人良久云第一不得錯舉

圜悟勤舉此話連舉法燈云當時不要索燈但問他道生底是犢牛兒特牛兒又代云雙生也師云藥山垂鉤意在驪頷這僧吞鉤三千浪激洞山眼正千里同風法燈重發鉤線再拨甲背雖然如是山僧則不然夾山有一句子威音王已前與諸人道了也或有問明頭合暗

頭合只對他道龍得水時係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雲門果普說云如論藥山夜開示衆云我有一句子至
其僧便歸衆後來法燈出語云且道生底是牯牛是特
牛自代云雙生也商量時亦作言下合無生會藥山云
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便是道了也所以遮僧領得
便出來道特牛已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直是綿密不
露鋒鋩法燈徵云至雙生也亦只作言下合無生會云
他自問牯牛特牛乃自代云雙生也更無少剩佛眼也
覷不見將此等語作以的破的不露鋒鋩不費氣力會
云云

藥山問雲嵓作甚麼嵓云擔糞師云那箇嵓云
在師云來去為阿誰嵓云替他東西師云何不教

伊並頭行嵓云和尚莫謗他對師云係不合恁麼
道嵓云和尚如何師云還曾擔麼
入洪恩拈藥山憑麼道為是並頭句為是獨行句若人
辦得許他一生於天上人間擔糞第一
藥山問僧年多少云七十二師云是年七十二那
云是師便打
曹山云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僧問如何免得此棒
山云王勅既行諸侯避道
藥山因僧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群如何射得麈中
麈師云看箭僧放身便倒師云侍者拖出僧便走
師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躂[illegible]
雪竇顯頌麈中麈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若活成

群鼓虎正眼從來付獵人師高聲云看箭

圓悟勤頌獵人有神箭射得塵中麈箭下快承當跳出曹溪路翻身踏著上頭關敵勝驚群皆亦聞

大洪恩拈藥山箭雖百發百中然中者未必皆死這僧雖僅能向死中得活要且秖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

瑯瑘覺拈賊出關門家中叫屈

藥山因高沙彌住庵一日歸來值雨師云甚處來彌云客裏師云可殺濕彌云不打這鼓笛雲嵓云皮也無打什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麼皮師云好一場曲調

丹囊淳頌借尔垂言借問伊知音爭使落今時胡家不犯宮商曲玉笛同時劫外吹

悅齋居士頌無皮無鼓亦無聲解却三更打五更此曲秖應天上有人聞那得幾回聽

藥山與道吾和尚說著溪老上世曾爲節察來吾云和尚上世曾爲什麼來師云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云憑何如此師云我不曾展他書卷石霜代云曾展書卷

廣靈祖舉此話云大衆不是藥山不展爲他著察上世家訓大嚴然道吾不辯當頭問得不唯藥山不敢展他書卷直饒龍樹祖師來也摸捺不著

藥山因僧問如何是涅槃師云未開口時喚作甚麼

大洪恩拈未開口時且置如今開口也喚作什麼今時

人往往祇知開口要不能合有處觀解合口竟不能開
三千年後悟去且教此話大行
藥山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云什麼物作聲師
便抽刀驀口作斫勢
投子青頌大鵬無伴過天池師子將兒絕後蹤豈稱
犯歸行路一吼吞雲萬象馳
僧問老宿驀口斫意作麼生老宿云不敢向這裏出頭
長髭曠禪師參石頭頭問什麼處來師曰嶺南來
頭曰嶺南一尊功德還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
只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垂下
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
某甲所見如洪爐上一點雪

天童覺頌嶺頭功德眼應是虛開無洪爐一點雪直下
廓亡依
保寧勇頌一鋪大悲千手眼十分圓就未開光君看筆
下神通現更有靈蹤在上方
佛印清頌長髭來向嶺南來功德圓成眼已開若重善
財迴首處文殊元不離樓臺
崇勝珙頌長髭禮拜見何說如洪爐上一點雪自言功
德久成來點眼之心曾未歇未歇休說兩个泥牛鬪入
海直至如今消息絕
五祖演頌洪爐一點雪如音聲不聲龜毛扇子扇泥牛
一點血
心聞賁頌一足垂來親點眼嶺頭功德已圓成長髭只

怕精神露却指蹤爐片雲輕
無盡居士頌國手精奇老石頭臺頭點出佛雙眸破繩
牀上閑無足兩道神光夜不收
知非子頌嶺頭功德成猶欠點眼在石頭翹一足當下
長髭拜紅爐一點雪丸夫會不會誰云劫火然這个隨
他壞
悅齋居士頌傳來鉢斧自清源託啞佯癡誤後昆若是
金毛師子子這般栗棘大家吞
玄覺徵且道長髭具眼不具眼祗對若具眼為什
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
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雪竇顯拈無眼功德有什
麼點處　蔣山泉拈對一鏑功德被這兩个胡點亂點

拈頌 九　二十三

兜率悅拈石頭當時見長髭得个入頭處便證據伊休
去大似小慈妨大慈若據兜率才見長髭道據某甲所
見如紅爐上一點雪是何言歟好與朝三千暮八百直
教渠瞥地千眼頓開萬途同轍會麼一涂也不到濫觴
法雲杲上堂舉此語云長髭雖然滿路風光其奈中他
毒藥石頭穩被諸方覷破　定慧信上堂舉此語云諸
方盡道長髭當時得石頭點眼殊不知失却一隻眼且
道請說在什麼處試請驗看
曹溪明上堂舉此話云大小石頭被長髭一劄直得手
忙脚亂若是山僧則不然待他道只欠點眼但向道任
是僧繇筆到這裏無下手處待他道這漢定省精神
別生光彩便成樣得一鏑活功德豈不快哉長髭功德

即且止如何是諸人一鋪功德良久云未點眼底不勞
拈出喝一喝　天寧熠上堂擧此話云石頭垂一足還
點得麽這僧禮三拜還見得麽老僧出一隻手諸人眼
上眉毛以拄杖卓一下云六尺山藤路輕撥帝珠垂範
影重重
雲門杲示衆擧此話云衆中商量甚多或云無眼功德
有甚點處或云莫要點眼麽待他道便請好劈脊便打
若憑麽來兒織汚遮功德雲門即不然待這老漢垂下
一足但道起動和尚
白雲昺拈覺作大庾嶺頭一鋪功德已是殘害石頭垂
下一足長髭云如紅爐上一點雪轉見漏逗雖然如是
劒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

長髭問僧發足何處僧云九華山控石庵師云庵
主是誰僧云馬祖下尊宿師云名什麽僧云不委
他法号師云他不委你你不委他僧云尊宿眼在
什麽處師云若是庵主親來也須喫痛棒始得僧
云賴遇和尚放過某甲師云百年後討着僧也難
得
雪竇顯拈是則二俱作家要且只解收虎尾不能據虎
頭若使德山令行並須瓦解　法真一拈者个衲子可
謂絶後光前直是接棒也打他不得
石樓和尚亊擧問僧近離什麽處僧云漢國師云
漢國天子還重佛法麽僧云賴遇某甲若問別人
即禍生尚不見有人何佛法可重師云闍梨受戒

多少時僧云三十夏師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雪竇顯拈者僧棒即喫了要且去不再來棗樹令雖行爭奈無風浪起　法真一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棗樹雖則無風起浪不妨擒縱可觀所謂如猫弄鼠畢竟性命在他手裏殺活臨時似者般掠虛漢如今有甚麼限若撞着棗樹作家也不放過

天皇道悟禪師問石頭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云我這裏無奴婢離箇什麼師曰如何明得頭云汝還撮得虛空麼師曰與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云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師曰某甲不是那邊人頭云我早知汝來處師曰和尚何以贓誣於人頭云汝身現在師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

頭云汝道阿誰是後人師從此有省

雲門杲舉此話云且道省得箇什麼

天皇一生常叫快活快活欲入滅臥疾中叫云苦苦院主把酒來與我喫將肉來與我喫閻老子來取我也院主云和尚一生叫快活如今為什麼叫苦師云且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語師推出枕子便告寂

圜照頌甜甜徹底甜苦苦連根苦拈起枕頭時新羅夜打鼓皉驟

保寧秀拈得即得點撿將來這漢生前顢顢頇頇死後莽莽鹵鹵若要鼻孔撩天尾搬竹筋殘羹餿飯拈放一邊熱爐餬餅要請便請還會麼人無根株以食為命

潮州大顛和尚因石頭問那箇是汝心師云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復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云除卻揚眉瞬目將心來師云無心可得將來頭云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

雲門杲舉此話云且道大顛悟得箇什麼

大顛和尚因韓文公觴問弟子軍州事多何處乞師一句師良久文公罔措三平為侍者乃敲牀三下師云作麼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禮謝三平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个入處

淨嚴遂頌徑截之言問大顛文公良馬暗窺鞭影手三平加智拔中宵雲散月當天

黃龍南頌宗師一等嚴家風籬落擊碎獅子窟中無異獸多王行處絕狐蹤

杭齋居士頌絕徼途中卻易登小路卻難是深坑當時原道原何壹貫南窓一燈燈

松源法語舉此話云你看他師資互作方便向不可名不可言處發揮非韓公利根穩性安能一撥便轉所謂揮斤者斂手亦須受斤者有不動之質然後二俱得妙不然則成一場漏逗也

大顛因韓文公問和尚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云會麼公云不會師云晝夜一百八明日復來門首見首座問和尚言晝夜一百八意如何首座扣

齒三下公至方丈見師乃問晝夜一百八意旨如
何師扣齒三下公云元來佛法不別師云侍郎見
何道理公云適來門首問首座亦恁麽祇對師喫
首座至云適來與麽祇對侍郎是否首座云是師
乃打趁出院

海印信頌潮勢如山觀者如市本分弄潮人出沒如遊
戲可憐不是弄潮者往往須向潮中死

保寧勇頌一步寸行兩步移門前驚起鳳凰兒搊蹤不
在梧桐樹群爲家西空繞枝

智海清頌賓主相逢問歲年數珠提起動三千常時若
遇泉南老先爲韓公畏大顛

無盡居士頌搊揚僧步俗人多于法無親不奈何逐出

悅齋居士頌晝夜一百八大死裏有活扣齒搊一般首
三門扣齒撥圓顱倒卓拔又呵呵
塵底翻身

從禮嚴云首座知前不知後大顛令不單行
審饒舌也是不察觸拂打破斧斗

潙山靈祐禪師一日侍立百丈丈問誰師曰靈祐
丈云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丈躬起深撥
得少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丈曰
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
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

學嚴遂頌力去尋遺蹤上珠撥尋無處數嗟呼傳人爲
指蹤元在姑嚳寧生田無處

保寧勇頌提起都來祇一星豁然騰欲亘天明連延野
外猶難救直得三年草不生
法眞一頌百丈拈來火一星溈山舊見省平生明朝又
共遊山去索火還吹拈木莖
雲溪益頌撥動寒灰火便明曉來山外尚熒熒堪嗟法
眼堂前客猶向南方問丙丁
知非子頌等閑一撥紅爐裏爆火如星灰不死信手拈
來瞬目間始知佛法無多子
大乘遵在慈照會中一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照曰
任伊緘云緘後如何曰初三十一云恁麼則好時節也
曰汝見什麼道理云今日一場困照便打遵乃有頌曰
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

紅爐火盡不添柴
白雲昺拈百丈雖解撥灰弄火不知燒卻自己眉毛溈
山雖明時節因緣要且未知向上一路
溈山在百丈爲典座百丈將選大溈主人乃請首
座對衆下語出格者當與住持即指淨瓶云不得
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首座曰不可喚作木楔也
丈不肯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丈笑曰第一座輸卻
山子也
東林揔頌定脫英雄示淨瓶毫氂分處更無擡太平本
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雲溪益頌不顧山前有信旗單刀一直入籌帷長戈短
戟都無用奪得將軍金印歸

超海濤頌百丈堂前定大溈金毛師子振金威淨瓶趯
倒還元化千里淳風動地歸
育王諶頌囊裏盛錐不出頭出頭須有好來由淨瓶踢
倒無些事歸住家山即便休
知非子頌漢庭築壇拜將有客自呈伎倆不能度德量
材妄欲貪功嗜賞作家踢倒淨瓶木楔如何主掌
溈山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疎山問承師有
言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
師呵呵大笑疎山云某甲四千里賣布單來和尚
何得相弄師喚侍者取錢還者上座遂囑云向後
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去在後到明招舉前話招云
溈山可謂頭正尾正只是不遇知音疎山復問樹

倒藤枯句歸何處招云更使溈山笑轉新疎山於
言下有省乃云溈山元來笑裏有刀
蔣山泉頌藤枯樹倒呵呵大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遊
子貪程去不歸及至歸來親已老親已老不須嗟猶勝
當日未還家
海印信頌樹倒藤枯伸一問呵呵大笑有來由羚羊掛
角無尋處直至如今笑未休
崑山元頌獨樹不成林雲峰一徑深同聲千里應開口
便知音
法真一頌溈山示衆有無句此句猶如藤倚樹學人隨
語認筌第一笑至今成路布
真淨文頌呵呵大笑意難論樹倒藤枯問有因纔向明

招言下悟眼開只是舊時人
天童覺頌藤枯樹倒問溈山 大笑呵呵豈等閑笑裏有
刀窺得破言詮無路絕機關
雲門杲頌若將此語定綱宗寡負明招獨眼龍笑裏忽
分猩水路方知千里共同風
竹庵珪頌有句無句藤倚樹 元來白飯用米做高樓吹
笛柳如煙滿地春風落飛絮
寒嵓升頌螺江一色軟玻璃 放棹隨流去不迷擬欲提
他彼底月驀頭落在眾峰西
本然居士頌咬我屎撅費君牙齒欲識可呵大笑時勝
似劈脊打出你鄭子在言君莫聽綠陰春盡杜鵑聲
無盡居士頌布單酬價見明招滴水如金未合銷不是

感通年後誰住山強得有柴燒
桄齋居士頌兩笑古來有吉凶 一笑地大一 山風不如
擲下靈碁課弄巧被前上上中
羅山閑在禾山蔣因共清貴上座說話次貴云天下無
第一人大小溈山猶輸他道吾開云有什麼語輸他道
吾貴舉石霜碑溈山才禮拜起溈山問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子意如何霜無語却到道吾處吾問什麼處來霜
云溈山來吾云有何言句霜遂舉前話吾云你何不道
取霜云只為道不得吾云你為我看庵我與汝去報酬
吾來日便往溈山溈山泥壁次忽回首見吾在背後溈
山云智頭陀因何到此吾云不為別事只為和尚問諸
道者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還是也無溈山云是吾云忽

然樹倒藤枯時如何潙山呵呵大笑被吾捺向溼裏潙山揔不管衆舉了云者个豈不是潙山輸他道吾閑云上座三十年後若有把茆蓋頭切忌道着者話貴不肯却與道吾作主被閑擒下地云白大衆各請停喧某甲今日與清貴上座雪潙山哭屈話且須側聆貴云知也知也便禮拜閑云何不早道你還識道吾麼只是錯驛裏李色撮糞漢

天衣懷上堂舉此話云如今叢林中錯商量者極多要見古人即不可諸人要會麼潙山一笑將軍出塞明招一笑絺瘧壓塵

瑯瑘覺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妙喜讚語云瑯瑘大似醍賊 翁子雖然如是恩大難酬）

又上堂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恰好喫棒你道過在什麼處良久云不是僧繇手徒說會丹青

揚岐會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歸去楊岐與麼道也是看鍋鏴更有後句不得錯舉

黃龍心上堂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者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乃舉拂子曰看大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山僧

圜悟勤云我嘗問五祖演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

雲門杲上堂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碧眼胡兒不知落

處且道落在甚麽處驀拈拄杖召大衆云看看直下來也急著眼覷擲下拄杖　松源上堂僧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荅云秤槌䴡醋進云樹倒藤枯又作麽生荅云換骨洗腸丹霄獨步進云潙山呵呵大笑又且如何話會荅云殺人刀活人劒　又上堂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孟八郎漢便恁麽去乃拍禪床云蘇嚕蘇嚕

潙山示衆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卧始得踈山乃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師竪起拂子山云此是落聲色句師歸方丈山不契便辭香嚴云何不且住山云某甲與和尚無緣嚴云有何因緣不契試舉看山遂舉前話嚴云某甲有箇語山云道什麽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山

云元來此中有人乃囑嚴云你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遂去後潙山問嚴云問聲色話底矮闍梨在麽嚴云已去也師云曾舉向子麽嚴云某甲亦曾對他來師云試舉看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云他道什麽嚴云深肯師失笑云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只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

心聞賁頌無無特地成蕭洒有有分明落混同不是半聾兼半啞如何作得大家公

潙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無心是道僧云某甲不會師云何不會取不會底好僧云如何是不會底師云秖是你不是別人師又云今時人但直下

體會取不會底正是你佛正是你心若向外求一
知一解將謂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
出汚你心田所以不是道
法真一拈潙山與麽說話亦是運糞入心田爭得不汚
師以拄杖一畫云與你運出了也
心聞賁拈大潙恁麽說正是運糞入不名運糞出萬年
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會底更不須會且道還運得出
麽也是鄭州出曹門
潙山因僧問如何是百丈真師下禪床叉手立僧
又問如何是和尚真師復上禪床坐
法真一頌師下禪床立神號并鬼泣師上禪床坐龍盤
并虎卧一樣方興兩介張拈起元來是雙破趙州鋪婚僩

鶗鷉
松源頌百丈狸奴面潙山鬼眼睛見人空解笑弄物不
知名
大洪恩拈似即似猶欠點眼在當時便與掀倒禪床免
見遞相鈍置
潙山普請次靜板鳴有一僧拍手呵呵大笑歸去
師云奇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至晚問其僧你適
來見什麽道理僧云朝來未喫粥聞板聲歡喜師
云聽殺人鏡淸云當時潙山有此一僧識山云當
時潙山無此一僧
圜悟勤拈這僧洪音大振直得一千五百人善知識眼
目定動及乎勘證將來却打个背翻筋斗若不是潙山

爭見汗馬功高後來道有此一僧只得一半道無此一僧只得一半今日板聲鐘聲魚聲鼓聲齊振或有个拍手呵呵大笑只向伊道觀世音菩薩來也

溈山泥壁次因李軍容來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簡而立師迴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軍容便轉笏作進泥勢師便拋下泥盤與軍容歸方丈

嵓頭聞云噫佛法澆薄也大小溈山泥壁也不了

明招云溈山當時合作麼生免被嵓頭點撿代却轉泥盤作取泥勢便拋下歸去又代軍容云昔日高蒙子猶在

溈山陞堂次有僧出云請和尚為眾說法師云我為汝得徹困也僧便禮拜雲峯云古人得恁麼老婆心切去沙云山頭老和尚蹉過古人事峯復問

沙什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沙云大小溈山被那僧一問直得百雜碎峯駭然

大洪恩拈二三老宿雖解看風使帆要且不免隨波逐浪

禪門拈頌集卷第九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

達磨第九世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嗣法

潭州大潙山靈祐禪師　洪州黃蘗山希運禪師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
大于和尚

達磨第九世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嗣法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

潙山因仰山問如何是真佛住處師云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焰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仰山於言下頓悟

育王諶須崑崙出手舞三臺乾闥婆三羯鼓催囉囉哩哩囉誰拔拍南番船主笑咍咍

心聞賁法語云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焰之無窮思盡還源是箇什麼這裏脫得去更有什麼淨潔病既無思底復無淨底直得一絲不挂和自家本躰都盧不見恁麼入器塵敎誰染著恁麼入逆順敎誰嗔喜然後打徹明暗兩頭向不明不暗處看大悲院裏有齋話方知來由方知落著恁時一隻眼照破山河大地如倚天長劍誰敢當頭覷著你有如是骨筋方能向凡聖叢中入作因行掉臂成就悲智願力己他兼利法門亦只從這一條路去別無道理

潙山與仰山行次師指一丘田謂仰曰這頭得伊麼高那頭得伊麼低仰云却是那頭高這頭低師云你若不信但向田中立看兩頭仰云不必中間立亦莫住兩頭師云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仰

云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師便休

知非子頌高平低平不由水平等何曾有兩般古人有言作牓樣量在秤兮不在盤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喝一喝

溈山問仰山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仰云某甲有驗處時有僧從面前過仰召云闍梨其僧迴首仰云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師云此是獅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天童覺頌一喚迴頭識我不依俙蘿月又成鉤千金之子纔流落漠漠途窮有許愁

溈山夏末問仰山子今夏作何所務仰云開得一片田種得一籮粟師云子今夏不空過仰卻問和尚今夏作何所務師曰晝日一飡早晨一粥仰云和尚今夏亦不空過言了退後吐舌師云子何得自持自刃斷其命根仰掉袖便出

悅齋居士頌會見夏裏不虛過剩得一雙沒底靴直至于今無著處大家赤腳唱田歌

溈山喆拈仰山眼照四天下到大圓鏡前卻向淨地上喫交大圓可謂養子之緣不免挂後人唇齒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大衆溈山父子尋常相見游戲神通不同少少還有知得底麼若無溈山僧與諸人說看開一片田密密綿綿兩頓粥飯其道自辨山僧一夏與

諸人相見自是諸人不薦若或薦成一片是什麼一片
看取當門齒

潙山因仰山歲旦問訊次師云元正啓祚是人道
得親切處子試道一句來仰良久師云情知你荅
此話不得仰又良久師卻問香嚴云你還荅得麼
嚴云某甲徧荅得此話師云便請嚴亦良久師呵
呵大笑云賴遇寂子不識此意

大覺璉頌元正道處皆親切春令行時遍十方寂子香
嚴俱不識和風時節下冰霜

空叟和尚頌仲冬嚴寒晷運推移頭正尾正半憨半癡
黃面黠煌無處著猶將掃帚畫蛾眉

潙山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師云田中多

少人仰揷鍬子叉手而立師云南山大有人刈
茅仰拈鍬子便行

投子青頌潙山問處少知音揷地酬佗佛祖沉踏倒玄
沙傍不肯免教蒼翠帶春煙

天童覺頌老覺情多念子孫如今慙愧起家門是須記
取南山語鏤骨銘心共報恩

保寧勇頌殘種條耕正及時入泥入水更同誰南山茅
草多人刈偏是爺兒兩个知

崇勝珙頌潙嶠田中多少人仰山鍬子定踈親去年貧
兮來是貧今年貧貧始是貧

佛眼遠頌數日分明察則難衲僧無不膽毛寒須知更
有當中路但向須弥頂外看

雲竇顯舉此話連舉玄沙云我當時若見踏倒鍬子鏡清云不奈船何打破戽斗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揷鍬處义手處招喚某甲僧應喏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師云諸方老宿咸謂揷鍬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若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潙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

翠嵓芝云仰山只得一橛諸人別有會麼

瑯瑘覺上堂僧問古人借問田中事揷鍬义手意如何師云袈裟裹綠水螺髻拂青雲進云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師云作麼生是弄潮人其僧便喝師云七棒對十三

枯木成上堂舉此話云仰山雖則善能迴互不觸他風子細撿點將來不免令人唇齒若是香山即不然甚處來田中來田中多少人但對他道某甲從來不

合伴待這老漢更若再三擲下鍬子云今日大似勞而無功如今還有扶得仰山鍬子者麼遂拈起拄杖云雖然不是吾家物曲爲今時借路行

天童覺拈仰山恁麼蓋直下更無別个潙山恁麼道个中似帶傍來且道畢竟作麼生殷勤謝子輸肝膽委曲還他老肺腸

雲門杲上堂僧問潙仰當時相見處揷鍬义手意如何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沒絃琴上知音少父子彈來格調高師云你且道在揷鍬處在义手處進云竿頭絲線師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師云又卻伊麼去也

又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育王諶拈解腕終不向外曲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插鍬叉鍬目立且行仰山可謂
功不浪施若不是潙山也識伊不破向什麽句中識得
具緇素眼底試請著一轉語

潙山坐次仰山入來師交拳示之仰山便作女人
拜師云如是如是

法真一頌仰山自外才方入兩手相交復握拳寂子深
深女人拜謝師特為老婆禪

慈受頌佳人十八正嬌癡一曲堂前舞柘枝祇有王郎
知雅態更無人道柳如眉

心聞賁頌翡翠簾前燒畫燭綺羅叢裏醉金卮王郎貪
看紅裙舞醉倒春風自不知

又頌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夜半庭前柘
枝舞天明羅袖濕燕脂

又拈潙山心不負人仰山面無慙色爭奈壁角裏有个
漢冷笑諸人還識得他笑處麽

又上堂舉此話云巨嶽何曾之寸土大粟蜘蟟吞大虫
潙山末後道如是如是也只讓得个不會底諸人只今
要會麽覿機對面不當今摸地撈天何處尋好是海枯
終見底無端人死不知心

潙山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
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山撼茶樹一下師云子只
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
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三十

蔣山泉頌體用俱非爲飛兎走撼茶默坐天長地久三
十拄杖令雖嚴也是憐兒不覺醜
保寧勇頌春暖相將出翠微時行時坐幾忘歸黃昏一
陣東風雨未免渾身透濕衣
崇勝珙頌摘茶體用幾人傳一撼茶株一默然三十山
藤杖未放竟將黃葉作金錢
悅齋居士頌撼茶錯斷如麻粟體用分時更歷然體似
占波雙額發用如傳海兩眉嬾
首山念拈夫爲宗師須具擇法眼始得當時不是潙山
便是扶籬摸壁　玄覺徵且道過在什麼處
瑯琊覺拈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又云若不是潙山

洎合打破蔡州　天童覺拈潙山仰山父子可謂叢林
盡道各得一橛殊不知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秋
又小釋迦僧問記得潙山摘茶次垂撼茶樹意旨如何師
云觀面露堂堂全身活卓卓僧云仰山撼潙山潙山
良久意旨如何師云截斷兩頭路中間不隔絲僧云其
間還有得失也無師云一箇得體一箇得用僧云只如
天童朝說暮說爲復明體明用師云舌頭不出口你莫
亂鈸鎚　師乃云衲僧做得好田地自然穩密受用
不妨蕭洒有底如孩雞打鳩相似打著打不著便恁麼
去有底如貓捕鼠相似候著候不著只恁麼守直饒
打得著候得出若體若用自然有个省發處所以潙山
問仰山終日只聞子聲臺和尚只得其體兄弟得體底

人生死搖動不得得用底人縱擒留滯不得若也在表不被物导在裏不被寂因往來宛轉自然成一家去方知溈山得體仰山得用他家父子有相就底處所亦有相棄底時節若也打得徹去方知溈仰父子俱不屋弃在體時體中得用在用時用中得體所以道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且道怎不借借時如何偏正不曾離本位無生那涉語因緣

靈源清謝茶頭上堂舉此話云溈山體仰山用有頭親無別其千鈞之弩發當機箭來離絃的先中中則不無且道落在什麽處良久云堂中茶一椀滋味大家知

白雲昺謝茶頭上堂舉此話云父慈子孝大家籠統顢頇子角相攻兩人各得一橛且道體用雙收一句作麽

生道舉起拂子云看看手執夜明符幾个知天曉

溈山問仰山即今事且置自古事作麽生仰山叉手近前師云猶是即今事自古事作麽生仰山叉手退後師云汝屈我我屈汝

法真一頌師資會遇意何深無地臨機問古今叉手近前還退後曾經百鍊見真金

育王諶拈溈山屈仰山易見仰山屈溈山難見只為叉手太高退後太速若非鐵眼銅睛卒難相赴諸人今日屈顯寧了也顯寧即不敢屈諸人然雖如是也是作賊人心虛

溈山問仰山云涅槃經四十巻多少佛說多少魔說仰山答云總是魔說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仰

山曰某甲一期之事行脚在什麽處師云只責子
眼正不説子行履
海印信頌至理無名超物外豈將文字亂稱呼仰山眼
正應難得撿點須知在半途
溈山見劉鐵磨云老牸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
大會齋和尚還去麽師放身卧磨便出去
雪竇顯頌曾騎鐵馬入重城勑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
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天童覺頌百戰功成老大平優柔誰肯苦爭衡玉鞭金
馬閑終日明月清風富一生
石窓頌探水溈源老牸牛一言相契播嘉猷知音千古
曾無間同死同生類莫收

無盡居士頌老牸牛來到此間明朝大會去臺山白雲
一曲知音少樵唱漁歌自往還
本然居士頌劉婆來覲溈叟兩个相將便是一對無孔
鐵鎚打作連環樞紐忘生擒得人口
僧問風穴溈山道老牸牛你來也意旨如何穴云白雲
深處金龍躍僧云只如劉鐵磨云來日臺山有齋意旨
如何穴云碧波心裏玉兎驚僧云溈山便作卧勢意旨
如何穴云老倒踈慵無事日高眠高卧對青山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劉鐵磨見紫胡喫拄杖而來便
能通變大溈山叅百丈踢淨瓶之後具此神通語默俱
到彼此同風且道二老宿遊戲處作麽生還會麽但得
琴中意何勞絃上聲

潙山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
左脇書五字云潙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潙山僧
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潙山僧某甲且道
喚作什麽即得仰山出禮拜而出

芭蕉情頌潙山叢得一頭牛不是尋常耕田者諸聖從
來無異路卅開迷者不識牛

神鼎諲頌不道潙山不道牛認著何處有來由分明裂
破應須會會得還同不繫舟

天衣懷頌潙山水牯牛鼻孔重三斤八个駱駞䭾不起
䭾不起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黃龍南頌昔日潙山有水牯而今老倒卧荒坵形容卓
立雖無力灌嘆依前是好牛四野草青隨處放千峯雪

白早須收若能撐攀及時蔔極目桑田何用憂

又頌千群萬隊水牯牛不出潙山這一隻無心管帶常
顯前作意追尋尋不得不大不小有筋力一身兩號少
人識隨緣放去草木青還晚收來天地黑收放須得鼻
頭繩若不得繩無準則世間多少無繩人對面走却這
牛賊

又頌潙山水牯骨贏錐毀變毛衣逐四時童子未知攀
角上鹿心便要驀腰騎忽然弄影無邊際不覺翻身墮
嶮巇直至起來牛失却渾身泥水淚雙垂

海印信頌山下為牛山上僧恒沙異号未為能常愛看
天雲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道吾真頌水牯為山峭峻機分明人類顯幽奇兩途語

出分明處夜鳥投林曉復飛

石門易頌好是潙山水牯牛飢餐渴飲卧淸流更無鞭杖來拘束儘澗沿山得自由

覓山元須潙山水牯牛面孔底摸樣脇下縱標名眼前殊不像或遊古澗邊忽在孤峯上剔起眉毛看雲深千萬丈

保寧勇頌毀却形容撥却頭當陽難隱个蹤由驢名馬字雖呼喚多少傍觀許面著

智海喆頌蹄角分明觸處周不勞管帶不勞收任知不犯他苗稼水草隨時得自由

智海淸頌東澗水流西澗水前園花發後園花潙山水牯非人畜胡越相逢會一家

混成子頌祖師垂示接迷聾一身兩号擲搖風情歷不脫應難會返已焚香問誌公

雲居膺代他無異號南塔湧代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只道得一半

吉州耆福曰當時但作此相○托呈之

新羅情云但作此相(牛)托呈之又云同道者方知

芭蕉徹曰但作此相(物)(衣)(稱)托呈之又云說也說了注了也

悟取好乃述一偈不是潙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物)(衣)(稱)號相賈作

雪峯了指這野狐精劈面便唾若不懸羅開眼被人熱瞞

保寧勇上堂云百丈和尙與靈居和尙一日相會百丈

云見說溈山近日變作一頭水牯牛去也雲居云彼此老大百丈遂侍師云還知百丈猶欠一著麽保寧爲百丈出一則語師再舉至彼此老大師云爾然雖然如是還見溈山入泥入水處也無良久云平容雖有異頭角自分明

溈山令僧馳書上王常侍侍看書了乃問溈山和尚近日有何言句僧云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竪起拂子侍云彼中作麽生商量僧云即色明心附物現理侍云會即便會著甚死急侍遂有書迴溈山書內畫一圓相相內書日字師接得折開示其僧云會麽僧云不會師云我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上來師展似仰山仰山於地上畫一圓相相內書日字以脚抹却師點頭

保寧勇頌箇是北斗藏教位四海九洲如鼎沸波斯匿王鼻拄天攘王如來脚踏地

圜悟勤舉此話云看他得底人步驟趣向豈守窠窟則箇箇集若善觀其變則能原其心既能原其心則有自由分既有自由分則不隨他去既不隨他去何拙而不自得哉

溈山因仰山請益師云終日與子說話成得什麽邊事仰山以手畫前一畫師云若不是老僧幾被子賺仰山遂問終日請益和尚成得箇什麽邊事師云數字岸上船在中流仰山禮拜便出

心聞賁拈云放一線道見幾而作撿點將來父子兩箇

皆納敗缺
溈山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云若是百丈先師在子須喫痛杖始得仰山云今日事作麼生師云合取兩片皮有分仰山云此恩難報師云非子不才老僧年邁仰山云今日親見百丈師翁師云子向甚句中見百丈先師仰山云不道見只是無別師云始終作家

翠嵓宗拈且道溈山什麼處是與百丈無別處若定當得非唯親見百丈溈山亦乃知祖師正眼今日有在其或未然山僧與你道破乃擧拂子云溈山仰山總在這裏

佛眼遠上堂擧此話云從上來至百丈有不犯之令溈山深得其旨能向劒刃上行仰山飲氣扶持且不犯鋒

傷手有般漢秖管行棒下喝還明他不犯之令麼不見道始終作家諸人每日來去什麼處得見百丈

白雲昺小參擧此話云溈山與麼垂示可謂壁立千仞到者須是其人仰山也不易承當末後一著未能勦絕當時才聞子向甚句中見百丈先師便與拈出百丈家風發者老和尚倒退三千里為甚如此不見道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當時已是放過今夜又且如何劒閣路雖嶮夜行人更多

溈山坐次仰山與香嚴侍立師云如今與歷者少不與歷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山從西過東立師云者个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山云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云即今亦不小師云合取

口

法真一頌一窟金毛師子兒相將無事共遊嬉同時哮
豕知機變鳳轉龍盤也大奇

隱静儼頌溈山無語辨龍蛇 一對驪珠絕點瑕師子座
中無異獸嘉聲動地徧天涯

育王諶拈君君曰父父子子溈山門下時人總知要
且不知君有諍臣父有諍子仰山香嚴若是个漢才見
他道這个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但掩耳出去
雖是點兒落節也救得一半

溈山施生飯與鵶鳥次迴首見仰山師云我今日與
他上堂一遍了也仰云某甲隨例得聞師云聞底
事作麽生仰云鵶作鵶鳴鵲作鵲噪師云子為什

麽逐聲色仰云和尚適來為什麽逐聲色

石門聰拈兩箇惣道逐聲色其中有一箇正逐聲色
翠嵓宗拈石門也是貪觀雲裏鴈忘却檞中鵝若恁麽
撿點將來彼彼不了宗上座莫別有見處麽近年老大
多昏塞人來和問嬾開言

溈山與仰山遊山次鵶銜柿子抛下仰拾得度與
師師云子甚處得來仰云和尚道德所感師乃分
一半與仰云子也不得空然

玄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圜通秀因清禪客從海會端和尚處來舉問此話師着
語云和尚脉不采事清云拾與海會語一般師云道什
麽清云海會云大似不采事師云此兩則語一親一踈

你試為我辨看清良久云海會語親師云許你具半隻
眼我却為你別道乃云若非和尚難分此事清歸舉似
海會會打一掌云瞎漢去那裏納敗闕也不知

潙山一日方丈內卧仰山入來師轉身向裏卧仰
云某甲是和尚弟子不用形迹師作起勢仰便出
去師召云寂子仰乃回師云聽老僧說个夢仰作
聽勢師云為我原看仰乃取一盆水一條手巾來
師洗面了香嚴入來師云我適與寂子作一上神
通不同小小嚴云某甲在下面了了得知師云汝
試道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乃歎云二子神通過
於鶖子目連

法真一頌取水点茶不失機當時原夢若知時如斯始
謂仙陁客鶖子神通豈及伊

崇勝珙頌一盆水兮一甌茶洗滌了兮還嘉語方原
夢兮數如麻爭如二師兮點頭老禪流未會云林寺子
問取靈照兮與丹霞

白雲昺頌瀉箇無心任性眠等閑說夢要人原夢茶過
水成何事華嶽三峰直指天

大洪恩拈三箇瞌睡阿師夢中說夢有什麼共語處雖
然真聞有得有失有是有非若人辨得不唯智慧神通
過於目連鶖子亦乃解空第一

法真一拈看他兩个為後是如蟲蝕木為後是啐啄同
時說什麼鶖子神通便是文殊親來也未相過得且道

此二人具什麼眼

潙山上堂云你等諸人祇得大體不得大用仰山問山下座主和尚意作麼生主云你試舉看仰便舉主乃與一踏仰歸舉似潙山山呵呵大笑

蔣山泉拈擬兒不覺醜羞是尋常也須救取仰山始得

圓悟勤拈須知大機中有大用中有大機且道雙放雙收時如何刹竿頭上仰蓮心

潙山問仰山天寒人寒仰云大家在者裏師云何不直說仰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云直須隨流

圓悟勤頌北風遥嚴威凜凜侵肌骨一句名人天幾曾容朕迹隨流認得本來身遍界莫非無價珍

潙山與仰山行次指前頭栢樹子問前頭是什麼仰云栢樹子師復問耘田公子公云亦恁麼答師云這公子他後有五百衆分

大潙喆云山僧則不然耘田公子吾不如汝且道大圓是山僧是甚人辨得許汝具擇法眼若也不辨佛法熾然生滅

潙山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山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云汝只得其事仰云和尚適來問什麼師云妙淨明心仰云喚作事得麼師云如是如是

翠嵓宗頌妙淨明心一句全真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舒肝瀝膽照徹古今箇中也不昧遍界是黃金

溈山一日示衆云吾住世不久汝等諸人各呈已見時有志和上出衆禮拜師云不思善不思悪正當恁麽時還我志和上座本來面目和云正當恁麽時便是某甲放身命處師云子恁麽則落空去也和云若見有空可落何曾是某甲放身命處師云子何不問和云到這裏亦不見有和尚可問師云去子福薄扶吾教不起

圓通秀拈云還會麽家醜不可外揚

黄蘗希運禪師叅百丈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絶去也丈云將謂汝是个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云某甲特來丈云若未則他後不得辜負吾也

法眞一頌國泰由來自偃兵路逢劒客也須呈雖然猛虎不食子正令他時作麽行

崇勝珙頌一迴相見一迴新從上宗乘若示人大雄良久復何因兒孫引撥競蹤親競蹤親大公直釣坐江濱東西南北絶四鄰夫子徒勞更問津

佛眼遠頌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現成財本成家者多見飢寒在子孫

翠嵓悦拈百丈老人憐兒不覺醜然雖如是盡法無民

天童覺拈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悪還他百丈黄蘗不是不知有且秖要此話大行還會百丈歸方丈麽林間風葉落化外水天秋

又小叅擧此話云古人也有恁麽時節雖離語言而語

言具足雖出音響而音響分明為什麼百丈卻道將謂似是个人有底道默處是豈不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阿難問云外道有何所證便道令我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又不見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為老僧作个無縫塔至知識此是諸佛諸祖授手底時節便知道默時一字一點無欠少說時一言一句沒分外語默不到處古今無盡時作麼生行履偏正不曾離本位無生那滯語因緣

黃蘗因百丈問甚處去來師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虫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遂與丈一摑丈吟吟大笑便歸上堂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虫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大覺璉頌匝界寥寥振一聲山林掃蕩大風生全威既逞猶傷觸何處行人不膽驚

東林摠頌大機開擧口牙聲錬烏靈龜脫殼巢一斧斫來山下虎兒數千古更咆虓

崇勝珙頌正令全威不盡行親遭一口更何爭大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大平

佛眼遠頌大雄山下斑斑虎觸著傷人誰敢顧親遭一口老婆心何曾用著腰間斧

知非子頌百丈陞堂問作家大雄山虎勢哈呀當時直下機鋒捷覿面親遭惡爪牙

潙山問仰山黄蘗虎話作麼生仰云和尚如何潙山云
百丈當時便合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云不然潙
山云子又作麼生仰云不唯騎虎頭亦解把虎尾潙山
云寂子甚有崖嶮之句
五祖戒云百丈大似作賊人心虚黄蘗熟處難忘
開元琦到黄蘗山陞座舉此話云百丈雖有殺虎之威
爭柰臨危卻怯黄蘗忽後不禁翻成弄巧成拙要知百
丈親遭一口處麼向三日後看古人事已舉了且道羅
山與即今黄蘗相見事作麼生良久云道義論無倦雲
泉話有餘
翠嵒宗云大雄山前既有猛虎百丈聲價從此轉高雖
然如是養子方知父慈

黄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
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
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師云不道無禪
只是無師
雪竇顯頌凜凜孤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蛇大中天
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
蔣山泉頌無師充塞大唐國噇酒糟漢會不得竹寺閑
過春已深落花亂點莓苔色
天童覺頌歧分絲染太勞勞葉綴花聯敗祖曹妙握司
南造化柄水雲器具在甄陶屏割繁碎剪除氄毛星衡
藻鑑玉尺金刀黄蘗老察秋毫坐斷春風不放高
佛眼遠頌大唐國裏無禪師不許會兮秖許知著[illegible][illegible]

彩如脫了方知棒喝誑愚癡
雲門杲頌身上著衣方免寒口裏說食終不飽大唐國
裏老禪今日爲君拈破了
竹庵珪頌大唐國裏無禪師札拜歸堂更不疑堪笑河
陽新婦子不如臨際少厮兒
昔三讓頌大唐國裏何曾有斷際當年錯品題噇破酒
糟何處去袈裟一幸已拖泥
寒嵒升頌自少能緣百尺竿通身旋轉猾如鰻懸空翻
下攢刀裏鼓鼕得傍觀盡膽寒
悅齋居士頌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八十老趙州撞
着凌行婆
五祖戒代僧語云謝和尚說得道理好

石門聰拈黃檗垂示不妨奇特才被布衲挨接著失卻
一隻眼　承天宗舉此話連舉五祖戒代語師云五祖
戒眼照四天下要見黃檗猶未可若要扶竪正法眼藏
須是黃檗宗師　翠嵒真拈諸方商攉便道黃檗坐卻
這僧又道黃檗被這僧上來直得分析不下何爲也翠
嵒輒生擬議霧豹澤毛未嘗下食庭鷄養勇終待驚人
潙山喆拈諸人還會麽黃檗從前多意氣作家曾踏上
頭關
上方益上堂舉此話云大小黃白被者僧一撥也似賣
分踈踈不知醉時是醒時言語當時便好與三十棒趕
出院去也未到兒孫斷絕處然雖如是君子下馬避醉
人諸人要識這僧麽盡是噇酒糟漢以拄杖卓一卓

天寧照上堂舉此話云黃白將錯就錯爲蛇安脚崇寧要平不平幾合屈着

圜悟勤上堂舉此話云黃白老漢能匹能別能揀能擇擒虎兕定龍蛇則不無要且只明得當時事殊不知彼一時此一時若是山僧即不然汝等諸人盡是英靈豪傑底憑麽舉止須信有奇特事還知大宋國裏有禪師麽且道禪師即今在什麽處如今迴避不及不見露个面目去也

雲門杲普說舉此話云這箇話頭便是箇禍胎莫道未悟者錯會直饒悟得徹頭徹尾大法未明也觀他黃蘗不見只如黃蘗道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你如何理會衆中商量道人人分上誰不丈夫豈假師承噇酒糟便是

吃言語言語乃古人糟粕也且喜沒交涉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豈不見潙山舉此話問仰山黃蘗意作麽生仰山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潙山云此實難辨只如潙山仰山憑麽問荅又作麽生商量到這裏須是箇人始得

白雲昺拈黃蘗和尚操打破虛空底鉗鎚有喝散白雲底意氣直得風行草偃鬼哭神悲四聖六凡更無透偏末後被者僧一撥幾乎忘前失後遂舉起拂子云不見道全得者个刀

黃蘗在南泉會爲首座一日捧鉢向南泉位中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中行道師云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孫下去師過第二位坐泉休

去

大覺璉頌唱道威王佛已前兒孫出設奉南泉誰言路
莭勝全節一坐須饒五十年腆擬頭塑便
海印信頌王老師無巴鼻托鉢入堂問來意當時不顧
任安然直使至今無出氣阿呵呵依舊位今古不知誰
失利

崇勝珙頌威音已前王老孫雪霜才伴自然春相逢盡
道君行早誰知更有夜行人夜行人去年貪子来是貪
佛眼遠頌殺此老來誰記得人前各自強惺惺一坑未
免俱埋却幾个如今眼子青

溈山云樹敵者亡仰云不然須知黃蘖有陷虎之機溈
云子見處得與麽長　雪竇顯拈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

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即便於第
二位坐令黃蘖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
雲峯悅拈後來叢林中多有商量或道黃蘖有陷虎之
機南泉有殺虎之威若作與麽說話誠實苦哉殊不知
這老賊有年無德喫飯坐處也不依本分若雲峯門下
說甚威音王已前王老師更大直須實據趂出

智海清因立僧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看此二員老作
直是向西河師子口裏揷手雲峯猛火焰上存身左卷
右舒殺得天廻地轉高揚低捺翻教海覆山傾一輪皓
月皐霜空千古清人肝膽澈如今去聖時遙衆見者多
却謂黃蘖有陷虎之機南泉有射鵰之箭妄生指注強
作主持非唯自巳摸糊亦乃和他連累既不然者正當

今日誰是知音良久云南堂經劫人長在北面立徒好
去尋
雲門杲拈何待問他甚年行道才入堂見他在三住便
捧鉢向第二位坐直饒黃蘗有陷虎之機擬向什麼處施
設

黃蘗辭去次南泉云如許大身材戴箒子大笠子
師云三千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云王老師咲師
戴笠子便行
佛眼遠頌相見錦江頭相攜上酒樓會還少病知分
不多愁

黃蘗因散衆在洪州開元寺裴相國一日入寺
忽見壁間畫像問院主云壁間是甚麼主云高僧

裴云形儀可觀高僧在甚麼處主無語裴云者裏
莫有禪僧麼主云有一希運上座頗似禪僧裴遂
召師擧前話似之師云但請問來裴云形儀可觀
高僧在甚麼處師召相公公應諾師云在甚麼處
裴於言下領旨
慈受頌鄴城寶劒沉埋久一道寒光射斗牛不是張華
辨端的只應千古枉淹留
天童覺因客上堂擧此話云且道裴相國省得个什麼
良久云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圜悟勤擧此話云諸人且道問處是答處是且道是是
箇什麼禪僧家直須有省發始得莫只認聲認色所以
老僧尋常道千人萬人但識取一人千句萬句但識取

一句千機萬機但明取一機畢竟且道是什麼將知洪爐大冶千煅百煉正要得人須是向一言下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聊聞舉着透頂透底淨盡無餘且如斷際一呼之下因什麼高僧卻作裴公裴公卻成高僧若論此事直須是後流始得淨盡所以道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雲門杲因李參政請示衆舉此話云裴公將錯就錯脫盡根塵黃蘗借口無慈不費心力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雖然如是黃蘗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今日大資相公或問雲門形儀可觀高僧在什麼處雲門亦召云相公相公若應喏雲門即向道今日堂中特謝供養

黃蘗因裴相國捧一尊像胡跪於前云請師安名師云裴休休應諾師云與汝安名竟休作禮云謝師安名

保寧勇頌云妝粧來掌上擎老胡剛為立屈名君今欲得超諸相須向金剛頂額行

雲竇顯舉此話代休當時便喝

雲門杲因蔡郎中請示衆舉此話云裴公黃蘗可謂如水入水似金博金雖然如是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今日蔡郎中或捧一尊像請雲門安名即向道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若云謝師安名即向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黃蘗見僧來乃云諸方老宿盡在我拄杖頭上僧禮拜後到大樹處舉前話樹云黃蘗伊麼還曾夢

見諸方也未曾迴擧似師師云我者話已遍天下
瑯瑯覺拈大樹恁麽道大似有眼如盲黃蘗一條拄杖
天下人咬嚼不碎
慈航朴上堂擧此話連擧瑯瑯拈師云瑯瑯恁麽說話
大似三文買孝鞋赤邊交殊不知黃蘗大樹可謂一條
拄杖兩人舁直是頭正尾正山僧今日向諸人道諸方
老宿鼻孔盡被天童者拂子穿却有為諸方作主底出
來與山僧相見拈起拂子云還見麽龍象蹴踏非驢所
堪擲下拂子
空叟和尚擧此話連擧瑯瑯拈師云大小瑯瑯錯下名
言殊不知黃蘗平生只據一條拄杖向這僧面前施展
不出卻得大樹出隻手扶持且救得一半

黃蘗在百丈一日普請開田歸丈云運闍梨開田
不易師云隨衆作務丈云有勞道用師云爭敢辭
勞丈云開得多少田師作鋤田勢丈便喝師遂掩
耳而去
智海逸頌金鋤才動土旱地忽聞雷好是開田眩狼杜
掩耳迴若不迴雄峯路上滑於苔
佛眼遠頌相見言談理不虧等閑轉面便相揮畢竟木
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金鑾拈云父慈子孝師善徒頑黃蘗也是打草驚虵
瑯瑯覺拈百丈一喝可謂垂絲於萬丈潭中黃蘗掩耳
獨聳於千峯之上
大潙喆拈黃蘗開田功不浪施百丈住持令不虛行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百丈一喝風雲借音黃蘗掩耳諸人自摸索看

黃蘗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云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云尋羚羊聲來師云羚羊無聲到汝尋僧云尋羚羊迹來師云羚羊無迹到汝尋僧云尋羚羊蹤來師云羚羊無蹤到汝尋僧云與麼則死羚羊也師便休至明日陞堂云昨日尋羚羊僧出來僧便出師云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云將謂是本色衲子元來只是義學沙門以杖打出

雲竇顯拈只如聲響蹤迹既無獵犬向甚處尋逐莫是絕聲響蹤迹見黃蘗麼諸禪德要明陷虎之機也須是本分衲子

黃蘗入厨見飯頭乃問作什麼云揀衆僧米師云一日喫多少云二碩五師云莫大多麼云由恐少在師便打飯頭舉似臨濟濟云我與汝勘過這老漢纔去侍次師便舉前話濟云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便問莫大多麼師云何不道來日更喫一頓濟云說甚來日即今便喫道了便掌師云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濟便喝出去

潙山云養子方知父慈　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

大慈山寰中禪師上堂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法眼拈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　真覺徵且道大慈

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
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
雪竇顯拈大凡扶竪宗乘須辨個得失且大慈識病不
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
劈脊便打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又然別有長處敢
有一个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
大愚芝拈這僧出來大慈便歸方丈並無个道理作麼
處是識病處如今也須子細
海印信上堂舉此話連舉雪竇云劈脊便打師云萬福
即不然忽有人出來向道喫茶去
黃龍心舉此話云可惜放過當時若見伊才出來劈脊
便打待他得知行棒來處免見千古之下遭人點檢黃

龍今日也識病會答話忽若有个漢出來掀倒禪床者
裏合作麼生又道請上座試代一轉語
天童覺示衆舉此話連舉雪竇云劈脊便打師云大慈
雪竇二俱作家要且只顧目前不防脚下或有个不識
好惡不問東西底漢出來便掀倒禪床直饒你全機大
用也只恐著手脚不辨正當與麼時還有識病底眼麼
大慈因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云般若以何為
體州呵呵大笑師明日見州掃地次却問般若以
何為體州置箒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心聞賁頌 以何為體呵呵笑推倒當頭陷虎機鳥帶香
從花裏出龍含雨向洞中歸
雪竇顯拈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識麼

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　大潙喆拈云若才見問便大笑便與一掌明日又問待伊大笑又與一掌大慈若下得這兩掌趙州若不對他可謂生鐵鑄就風吹不入漢大凡宗師一等是搖撼乾坤直教如旱天霹靂萬里無雲轟一聲教他眼目定動豈不快哉要識趙州大慈麼莫隨從前多意乘他家言語聖明君

天童覺小叅擧此話云兄弟大慈趙州兩箇古佛一期相見不妨奇絶且作麼生商量明中呈伎倆是人猜博默裏動鋒頭阿誰知有還相委悉麼休道神鋒藏笑裏須知果箭落風前

白雲昺拈兩个老漢只解掩耳偷鈴不能移風易俗或有問南華般若以何爲體劈脊便打待他眼目定動却

問他般若以何爲體靈利漢忽然踏着必定自知落處

心聞賁上堂擧此話云要會麼張公拾得个鋤頭却被李公認將去張公索手無可用不免又問李公借借則任你借切不得道是我底

大慈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得無行路不行不說時合行什麽路洛浦云行說俱不到則本事在行說俱到則本事無

天童覺上堂擧此話至說不得底師云古人百巧千般垂手接物曲爲今人內駢與後諸人掃蕩根塵外則與後諸人辟拓功行此恩此德何以報之然雖如是猶是

化門之說若據衲僧分上合作麼生諸禪德衲僧分上壁立千仞勿爾用功處直饒洞山與麼道則理事俱到可知矣山僧更有一問問汝諸人有口有足則從汝說任汝行忽若遇个六根不完四體不具底出來又作麼生教伊用功諸禪德天章這裏總無如許多骨董亦無根塵可蕩亦無功行可立亦不能說亦不能行都無一長與汝諸人飡采何故如是豈不見古人道但盡凡心別無聖解還信得及麼然雖如此驀忽有个出問道只如天章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天章只向他道今日騰騰任運明日任運騰騰俗是俗僧是僧更別說个什麼秡鴉聲喝一喝

天童覺拈絕是非泯蹤迹相逢不識面識面不相逢諸

尊宿各有長處如今舌頭上無十字關脚跟下無五色線要行便行要說便說若有人問長蘆如何是要行便行云步如何是要說便說云啊

大慈因僧辭乃問向什麼處去僧云江西去師云將老僧去得麼僧云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　法眼別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

汾陽代知汝力微

天童覺拈大慈合伴不著這僧不如獨行也須是伊麼始得直饒大慈古佛也不奈這擔板漢何且道別有甚麼長處

古靈神贊禪師因受業師一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

古紙驢年得出去其師置經

知非子頌祖師曾有言心迷法華轉不悟牛皮透悟止
要適眼念此投牕蜂迷途不知返出門世界寬長安路
平坦

古靈臨遷化剃沐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
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云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
皆側聆師儼然順寂

大覺璉頌無聲三昧罕人知一衆端心擬聽之王兕已
領西北暗至今猶尚望天眉

雪峯了拈只這不識豈不是撥了眼睛汝等還識無聲
三昧麽若禮三拜歸位而立管取死中得活

大于和尚因清田爲侍者冬日問訊次師問云金

剛正定一切皆然春去秋來事作麽生侍者云不
妨和尚借問師云如今即得去後如何侍者云誰
敢問着集甲師云大于老人還得麽侍者云更要
別人撿點在師云如斯輔弼宗師可謂不廢光彩
侍者禮拜

智海清舉此話云諸仁者大于老人雖謂慈悲心切不
妨有尊有卑清田侍者直是給侍誠勤真箇有終有始
然雖恁麽若要此話分圓成更須進取一步始得敢
問諸人爲當大于老人進步爲當清田侍者進步具眼
者試出衆斷看良久無人師乃云鸑鷟麒麟俱是瑞祥
檀蓓蔔一般香

趙州從諗禪師作沙彌時到南泉泉時次見師來

恭便問近離甚麽處師云瑞像院泉云還見瑞像
麽師云瑞像即不見祇見卧如來泉問你是有主
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云那箇你主師
云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體起居萬福
知非子頌 時節因緣遂機湊泊良玉離石不煩磨琢有
主沙彌灑灑落落見卧如來饒跳出欄
悦齋居士頌 仲冬尊候萬福時哉遂中善為一蹴蹋翻
大海一拳拳倒須彌 毗錄蕭舉羙荳拈歸宗宗說一上 多年裝事了章新為說子
佛法甚結束了上堂宗日近前來著近前宗云
時寒途中善為著吟此語頌云前解
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還
假擬向否泉云擬向即乖師云不擬爭知是道
泉云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

真達不擬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
耶師於言下大悟
翠嵓悦頌 平常心是道舉步入荒草誰笑老師到底
不能曉不能曉至竟金烏徃飛走
則之頌 圍爐向火通身煖煖不識冰徹骨寒天上有星
皆拱北家家門外通長安
法真一頌 趙州昔日見南泉言下投機自廓然要會平
常心是道平常不往道方玄
佛鑑勤頌 欲識平常道天真任自然行藏宜舉措走馬
則加鞭若遇飢來飯還因困則眠蠢從緣所得所得亦
非緣所得亦非緣當人了自然雨中看皓月火裏汲清
泉直立頭垂地横眠脚指天應須習慣會方契祖師禪

圓悟勤頌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千重百匝四海一家解却粘去却縛言無言作無作廓然本體等虛空風從虎兮雲從龍

雲門杲頌勸君不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味一回舉起一回新

竹庵珪頌若謂平常心是道披蓑向上更生枝點肉汗衫如脫了還來眼上與安眉

開先暹上堂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不知那个是平常心如今和南不審叉手並足盡是非常作麼生是平常不見德山先師道平常心是道天真莫可論如月落萬潮不是衆流吞既然平常不可更強生頭角不勞久立

法真一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衆中商量只作平實會或云返常合道若如此惣滯在平常要見古人亦未可僧便問只如師意如何師云鐵解稱鎚撥問僧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却問取南泉

開元琦上堂云此之一法展去則遍周沙界收來則纖毫不存若僧若俗悉皆具足若大若小俱無邊表豈不見昔日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至州言下大悟諸仁者且道趙州當時悟底事作麼生還有道得者麼若無開元今日為諸人道去趙州老人秖知躡步向前不覺臨坑落塹南泉和尚也是冷處著把火以拂子擊繩床下座

雲門杲普說云 云有學而知之者有生而知之者如僧

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你喫粥了也未
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僧於言下忽然大悟當下
休歇便知生死去處妙喜常說不易這僧有力量趙州
將一百一十斤擔子一逆送在他肩上這僧荷得一氣
走一百二十里更不迴頭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心裏便
怙怙地與得慈力運得悲願此是學而知之者那箇是
生而知之者如趙州作沙彌時同本師行脚到南泉值
南泉卧次本師禮拜了趙州方禮拜南泉問云近離甚
處州云近離瑞像泉云還見瑞像麼州云瑞像則不見
面前只見卧如來南泉遂起問你是有主沙彌無主沙
彌州云是有主沙彌泉云那箇是你主若是如今禮和
家便近前彈指打个圓相喝一喝拍一拍攜袖便行於

出者般惡氣息你看他趙州緩緩地近前道孟春猶寒
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乃喚維那云此沙彌別處安排
次日趙州來問如何是道南泉道不行棒也不下喝也不
談玄也不說妙也不畫經也不引論也不舉古人公案
亦不說葛亦不說理只實頭向他道平常心是道為他
趙州已理會得平常心了便卻問還假趣向也無泉云
擬向則乖王　弢是非耶趙州於言下千了百當南泉道
道不屬知不屬不知主峯謂之靈知荷澤謂之知之一
字衆妙之門黃龍死心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要見圭
峯荷澤則易要見死心則難到者裏須是具超方眼說
似人不得傳與人不得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青天白
日悟个甚麼咄咄咄驪珠擊碎蒼龍窟

遠錄公九鼎集平懷常實帶云僧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其如達平常道也見山即是山見水即是水信手拈來草設使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有何差異但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邊方寧靜君臣道合豈在麒麟出現鳳凰來儀方顯祥瑞哉但得理歸直道盡乃平實無聖可求無凡可捨內外平懷泯然自盡所以諸聖語言不遠世諦隨順世間會取述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雪竇顯頌編辟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大洪恩頌趙州布衫七斤八斤袖頭打領腋下剜襟千手大悲提不起無言童子笑欣欣

金山元頌誰向天河鑿水源百川從此一時乾張騫殺下無迴路拋却枯查側面看

天章楚頌萬法歸一一歸何青州布衫七斤蘇剪裁長短宜相稱莫把襟裾就地拖

又頌萬法歸一一歸何所青州布衫重七斤一任諸方說道理說道理是不是問取眼耶老不語笑

南明泉頌七斤衫子少人知出在青州更勿疑腋下剜襟如不縫袖頭打領恰相宜九夏豈嫌山水重三冬寧懼雪霜欺汝今勿討開針線直下看來是阿誰

海印信頌放去花無發收來水逆流誰知番[illegible]箇箇

者皮裘
仰山偉頌趙州布衫重七斤造大禪和莫亂拜毫係斷
時提不起且緪識取定盤星
保寧勇頌獨坐獨行真蝎斗無規無矩老禪和四方八
面難拘檢天下誰能奈你何
東林總頌青州曾製七斤衫萬一根源直指南陽氣發
時無硬地誰云枯木倚寒嵓
又頌問來親切布衫酬指出青州是舊遊皓月當空登
巨浸鯨鯢無奈不吞鉤
天童覺頌黃河九曲七斤布衫胡馬嘶北越鳥巢南衲
僧恰到真當處語不甚人面不慙齜齷鱗一擧一唱齩齵
綵云黃九曲

雲竇寧頌問一歸源最的談作家親對七斤衫如盍入
水看不見奚著方知滋味鹹
雲溪益頌袖頭打領人人會脥下剜襟箇箇知恰到七
斤提起處定盤星上見狐疑不作貴不作賤南泉老子
曾相見不是從來慣剪裁誰人有恁閑針線
佛鑒勤頌一領布衫重七斤臘天披得我如春青州舊
有閑針線度與林間補衲人
雲門杲頌青州七斤衫盡力提不起打破趙州關機是
自家底
竹庵珪頌半夜黑漆黑捉得一箇賊點火照來看元是
王大伯
牧庵忠頌我愛青州好布衫針線工夫作者諳秤得七

斤何大重不知脫却倩誰擔傾䑕州

心聞賁頌山楷石礙無路地轉溪斜別有村嶺上一

聲橫笛響暝煙斜日又黃昏

混成子頌一歸何處自問著寒松石下長伸脚無縫布

衫趙州被快鷂不打籬邊雀

本然居士頌路逢猛虎援來時嵓谷生風草木迷幸有

介牙渾不用箇中消息有誰知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又舉僧問汾州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州云青絹扇子足風涼師云此二老宿一箇三冬有

功九夏無德一箇九夏有功三冬無德總說了也還有

揀辨得底麽若辨未得莫道卞璧無瑕相如誑於秦主

雲峯悅因僧入室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悅

便喝僧茫然悅問趙州道什麽僧擬議悅以拂子驀口

打

真淨文上堂云人貧智短馬瘦毛長遂舉趙州云我在

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師云有年無德洞山見免放

鷹知生不知其死大衆欲出生死不涉有無大用現前

勿隨言語䑕州

慈受上堂舉此話云有般底闍人伊麽舉便道趙州問

東荅西不存窠臼也是辜負了也且道趙州言趣在什

麽處良久云水因有月方知淨天為無雲始見高

圜悟勤拈摩醯三眼一句洞明四海朝宗千途共轍雖

然如是更有一著任忽有問蔣山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只對他道飢來喫飯困來眠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大衆至音絕韻妙由非聲遮身不掛寸絲赤體全無忌諱諸人切莫拈能話指直須截斷舌頭放下身心自然快活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後名何物快活快活歸堂喫茶

雲門杲普說或者見古人公案不可以理路商量處便著一轉沒交涉底語一應應過謂之玄妙亦謂之不涉義路亦謂之當機透脫如僧問趙州 至重七斤之類多少人錯商量云遮僧致得箇問頭奇特不是趙州有出身之路便柰何不得 云萬法歸一一更無所歸若有所歸即有實法所以趙州識得破當機妙用一應應過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多少奇特或者商量道萬法歸一一歸何所一若無所歸即落空去所以趙州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趙州選一轉語直是奇特不落有無答得甚妙云云

竹庵珪拈當機語當機擬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

達磨第九世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嗣法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

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云鎮州出大蘿蔔頭

雪竇顯頌鎮州出大蘿蔔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鵠白烏黑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

薦福逸頌鎮州蘿蔔播華夷萬物還他本土宜就謂當時人獨愛如今更是好充飢

南明泉頌衲僧巴鼻徒穿鑿平實商量累祖宗多謝張公勤苦力蘿蔔留得過深冬

海印信頌陶潛彭澤唯栽柳潘嶽河陽秖種花何似晚年江上望數峯蒼翠屬漁家

保寧勇頌鎮州蘿蔔天然別滿口明明說向人薄福闡提猶不信一枚秤得二三斤

法眞一頌趙州出大蘿蔔多口禪和啓口塞不知更欲問來由鎮州只在黃河北

佛鑒勤頌鎮州風水出甚麼土長根生蘿蔔大雖然滋味也尋常天下衲僧咬不破

蔣山勤頌鎮州出大蘿蔔猛虎不食伏肉直饒眼似流星爭免持南作北老趙州逈殊絶片言本自定乾坤返使叢林鬧聒聒

雲門杲頌參見南泉王老師鎮州蘿蔔更無私拈來塞斷是非口雪曲陽春非楚詞

竹庵珪頌鎮州出大蘿蔔頭師資道合有來由觀音院裏安彌勒東院西邊是趙州

牧庵忠頌鎮州蘿蔔是何滋味勸君小嚼發人冷氣雖然消得麵毒服藥無功最忌趙州老趙州老幾多禪和被你惱

心聞賁頌鎮州蘿蔔趙州言親見南泉不會禪今古更無師弟子琵琶空有十三絃

牧庵忠上堂舉此話云衆中商量盡謂趙州老無采之談塞斷人口如斯話會深抑古人諸禪德要會麼試聽牧庵一頌大冶洪爐久烹煉十分精熟可憐生不逢明眼親裁鑑價例高低未可評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趙州師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僧云不問者个師云你問趙州聻

雪竇顯頌句裏呈機劈面來爍迦羅眼絕纖埃東南西北門相對無限輪鎚擊不開

大覺璉頌學者尋師問趙州四門開敞任遨遊通途不是士羊廣莫就傍家覓路頭

萬福逆頌相對四門開時人共往來老僧移步處日日長蒼苔

興教壽頌奇哉一禪翁示我四門頌一理而多名多名非別共一理四門體四門一體體用體用常湛然該括河沙衆

佛日才頌南北東西門始開奔波撞入趙州來額頭撈破知多少一去經年不見迴

海印信頌東西南北趙州門往復行人孰可論石女跨
牛歸後洞木童吹笛過前村
則之頌巍巍城郭四門開十字街頭任往來何事帝鄉
人不顧謾隨歌管上樓臺
東林揔頌四郭開闢鎮趙州幾於城下起戈矛將軍戰
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
佛鑒勤頌四海聞名到此間主翁言語水潺潺門前盡
是長安路金鏁無鑰夜不關
法華舉上堂僧問趙州東門南門西門北門意旨如何
師云有問有荅僧云不問不荅時如何師云却被你道
者以頌示之云四般俱已息六種豈能分倚闌閑度日
傍北別無門巧語從教設玄辞謾共論迥出威音外不

到是非奔
承天琦室中垂問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趙州為
什麼有東門南門西門北門佛跡琪對頌曰壁落無雲
似鑑清四門關合有誰明輪蹄往復曾無礙南北東西
錯問程
天童覺示衆舉此話云好兄弟趙州四門長開不礙諸
方往來十字街頭人大叫平鋪買賣沒相猜恁麼見得
方知趙州老子與衲僧出眼中金屑斷鼻上泥痕了也
還端的麼月到中秋滿風從八月涼
黃龍新元正日上堂舉此話云趙州老有一款四門開
道通徹入門來明皎潔出門去莫漏泄通一線為君說
元正日大年節

上方益因呂承議舉此話問諸方意旨如何時有老宿
荅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師別云驪珠落落金盤乃有
頌曰驪龍珠本無價落落金盤忽傾下神光爍爍照人
寒南北東西没可把没可把也大差天涯遊子不歸來
莫道綠楊堪繫馬

雲門杲舉此話云適僧問趙州趙州荅趙州得人一馬
還人一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會麼受恩深處宜先退
得意濃時便好休

趙州問僧曾到此間否僧云曾到師云喫茶去又
問僧曾到此間否僧云不曾到師云喫茶去院主
問為什麼曾到也教伊喫茶去不曾到也教伊喫
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云喫茶去

大覺璉頌白土和麻詎足珎北人相見話殷勤如今若
遇仙陁至别煮研膏待上賔

投子青頌見僧便問曾到否有言曾到不曾來留坐喫
茶珎重去青煙暗換綠紋茵

薦福逸頌叢林宗匠實難加臨事何嘗有等差任是新
來將舊住殷勤秖是一甌茶

蔣山泉頌三等擎甌禮數全誰能覿面辨媸妍石橋破
院無珎品且夾油麻一例煎

翠嵒悅頌趙州有語喫茶去明眼衲僧皆賺舉不賺舉
未相許莫笑禾山解打皷

黃龍南頌趙州驗人端的處等閑開口便知音覿面若
無青白眼宗風爭得到如今

又頌相逢相問知來歷不揀親疎便與茶翻憶憧憧來
往者忙忙誰辨滿甌花
海印信頌趙州喫茶去衲僧皆罔措任是仙陀婆未免
遭指注非指注喫茶去
東林揔頌三甌茶自振家風遠近高低一徑通未薦清
香往來者誰諳居止院西東
法真一頌人來訪趙州唯道喫茶去無端院主不惺惺
更與一甌令惺悟
天童覺頌到與不到喫茶一揆不著機關殊無伎倆且
非平展家風豈是隨波逐浪唯嫌揀擇沒分踪識得趙
州老和尚
承天懷頌應機隨手用無涯不到曾經一揆茶未入口

髯全漏泄那藏更辨盞中花
智海清頌趙州識老真知識來者人人與茶喫自從陸
羽著仙經直至如今絕消息
又頌老倒禪和是趙州喫茶端的好來由魔斯去後無
消息空使龍王望不休
黃龍新頌趙州喫茶宗風奇特到與不到正白拈賊
上方益頌入門曾不問指老雷倒還他一椀茶堪笑山
東河北子更來裏面著胭脂
崇勝珙頌趙州茶話實難論明鏡從來絕點痕靉憶當
時獻供者統隨來後最殷勤最殷勤爭如爛嚼核輪吞
慈受頌曾到喫茶去未到喫茶去趙州老禪和口甜心
裏苦心裏苦直至如今無雪處

佛眼遠頌趙州一椀茶驗盡當行家一期雖似好爭免
事如麻
牧庵忠頌曾到不曾到且喫一盃茶待客只如此冷淡
是僧家
松源頌趙州喫茶去毒虵橫古路踏着乃知非佛也不
堪做
介庵朋頌冷處着火鬧裏拋塼順水流舟洗脚上船
保福云趙州慣得其便　法雲岳拈趙州和尚只知伊
麽去不會伊麽來雖然如此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南明泉小參舉此話云可憐趙州將一盞麁茶東獻西
献雖然苦澁難當要且家園所出諸人江南兩浙河北
西川盡曾到來且道甚處茶最好莫有收得底麽對衆

呈似看良久云直饒將得出來未免胡點亂點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兼舉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作麽
生僧便行清云邯鄲學唐步雪竇拈云者僧不是邯鄲
人為什麽學唐步師云喫茶去喫茶去明明指人無異
語家風平展没機關誰道趙州誤院主苦苦苦往往邯
鄲學唐步恰恰長安道上行分明有眼如天瞽鏡清道
邯鄲學唐步雪竇道者僧不是邯鄲人為什麽學唐步
還會麽答機者失斯敵者亡
仰山偉上堂舉此話云院主不問東　西喫却一椀不知
來處若是喫著趙州茶者須是討藥服下始得為他茶
無味不似黃龍建茶滋味好喫所以黃龍先師道誰人
肯喫趙州茶仰山今日略露家風呈示大衆仰山家風

事大常一言直下不隱藏會即直下便會取不會且莫
亂商量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以拄杖擊禪床一下
寒嵓升入院上堂舉此話云大衆趙州把三尺吹毛劒
向十字路頭旋轉揮霍無有當其鋒者然雖如是大有
人目瞎口啞不曾得趙州茶喫在畢竟作麽生良久云
喫茶去
白雲昺拈當頭拨下明明獨露無私覿面相呈句句曾
無蓋覆或若蝦蟇入你耳朶裏毒蛇鑽你眼睛中當伊
麽時如何委悉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心聞賁拈趙州口行人事且無消滴沾唇若是具眼高
賓見他伊麽道但高揖云不煩起動
趙州因臺山路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麽去

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阿師又伊
麽去也後僧擧似師師云待老僧去勘破師明日
便去如是問婆亦如是對師歸謂衆云我爲汝勘
破婆子了也
投子青頌靈龜未兆無凶吉變動臨時在下人路頭問
破誰人委王老東村努目瞋
浮山遠頌借問遵臺路婆眞指不誤雖然徑直言奈緣
多憑去趙州勘破歸會者遠何攙月色曉堂分雲收山
岳露
薦福逸頌趙州作者勘婆婆良策奇謀用不多一計便
令寰宇定何勞特地問干戈
淨嚴遂頌古路坦然誰措足問荅分明去者騃凜倒趙

州來往意到頭只許老婆知

天章楚頌驀直臺山指路頭不知賺殺幾禪流若非饒舌傍觀老也塞婆婆口未休

南明泉頌臺山一路去悠悠親到還他古趙州勘破老婆迴首日長江依舊向東流

石霜藍頌趙州勘破婆子葉落便合知秋天下幾多禪客五湖四海悠悠

黃龍南頌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如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以路為讎

丹霞淳頌木人嶺上歌玉女溪邊舞明月共同途無私照今古

雲峯悅頌言中辨的老禪和驀直臺山路不蹉勘破却

迴人莫問岳陽船子洞庭波

景福順頌趙州問路婆子荅去直恁麽去昔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你說處同道者相共舉

海印信頌撥動干戈避老師坐觀勝敗少人知婆婆勘破光前後得便宜是落便宜

又頌驀直之言理最親趙州勘破意唯新縱饒奪得連城璧未免俱為眼裏塵

蔣山元頌臺山路上婆趙州親勘破可憐孤寡兒成隊羅幃臥

佛陁遜頌一言勘破老婆禪今古臺山路不偏南北行人盡歸去落花芳草似當年

東林揔頌趙州一勘老婆也千古英風價轉新南去北

來由未薦臺山從此長荊榛
真淨文頌似狂不狂趙州老或凡或聖人難曉是非長
短任君裁老婆被伊勘破了
又頌臨歧有水復有火遇賤則貴全可臺山一路去
無差幾箇行人脫羈鎖
法真一頌趙州勘破婆子婆子勘破趙州禪子秖知其
一不知事在兩頭
大溈喆頌叢林老作世無傳凜凜威風四百州一擊鐵
關曾粉碎恩大難將雨露酬
保寧勇頌何事趙州婆子詰雄雄今古振嘉聲高空有
月千門靜大路無人獨自行
崑山元頌劍閣險巇猶可度臺山平坦最難登進前徧

地鋪荊棘退後遍天布葛藤有信憑誰通北秀志機從
自想南能爍迦羅眼如開豁勘破閻浮幾萬僧
長蘆賾頌趙州勘婆子能有幾人知好看前路事莫比
在家時
仰山偉頌趙州家風事大常老婆勘破事已彰臺山路
上俱無尋來者去者路堂堂
天童覺頌年老成精不謬傳趙州古佛嗣南泉枯龜喪
命因圖象良馬追風累纏牽勘破了老婆禪說向人前
不直錢
佛跡琪頌五臺山下老婆姨強為行人指路歧不得趙
州親勘破至今天下尚懷疑
雲溪益頌臺山山下路崎嶇多小行人在半途五里牌

邊相借問不知驚馬是龍駒
崇勝珙頌臺山一路宛然老婆慣得其便相逢盡稱蓬島相見誰是的仙趙州易地作天勘破端的無偏吹火不解尖嘴致令滿竈生煙
慈受頌驀直去驀直去草鞋跟斷人無數唱歌須是帝鄉人一箇拍兮一箇舞得徹勿多般趙州婆子特相瞞今古五臺山下路長松短檜鎖雲端
翠嵓宗頌婆婆不在五臺山平地行人作易難驀直坦然今古路區區却過趙州關
長靈卓頌勘破誰知老趙州玉鞭鞭起卧金牛臺山今古行人口笑飲清風味轉幽
佛眼遠頌趙州言勘破笑殺老禪和院主眉鬚落南泉

打粥鍋
又頌趙州勘破却成罪過大地衆生千个萬个
蔣山勤頌善繫無繩約善行無轍迹不戰屈人兵直面當機疾老婆勘破五臺山有誰參透趙州關
雲門杲頌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驀過冷地卧
竹庵珪頌劈面三拳連腮七掌盡大地人不知痛癢
牧庵忠頌臺山古路坦然平閒著老婆荊棘生賴得趙州能勘破從兹依舊任君行
育王諶頌有口無心老古錐遭婆勘破詐誰知高名不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是碑
心聞賁頌婆子曰行擯擗趙州因事長智無端一句請

訛惹得四海鼎沸勘破了有誰知春風過後無消息留得殘花一兩枝

介菴朋頌曰小家罵娘罵爺作楊相似來生我家容菴慄頌天高地厚人難見海闊山遙只自知勘破却迴休且問得便宜是落便宜

知非子問路頌客問臺山路答云驀直去又伊麽去迷者誰悟賴得趙州與勘破者婆子一詞不措當時不欲盡今行較却一二三四五

中白以頌答臺山路上箇婆婆來往禪流没柰何趙老轉身還恁麽携節歸院有誵訛風清月白同無事平地撲那却湧波仗劍文殊翻失笑遭寇道七禮彌陁

無盡居士頌五臺山路入㟞峨驀直饒聲指似他更有

趙州多事漢歸來道我勘婆婆

悦齋居士頌臭嫗明明是虎精臺山路上絕人行趙州一勘知端的元是平田婆子兄

雪竇顯在明州看曾學士坐次士問曾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破婆子話端的有勘破處麽師云清長老道个什麽士云又伊麽去也師云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者婆子繢襴不得麽士云者裏別有个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師云勘破了也

玄覺徵前來僧也與麽問答後來趙州也與麽問答且道甚處是勘破處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遮僧勘破　瑯瑘覺拈大小趙州去遊婆子手裏喪身失命雖然如此錯會者多

寒居元上堂舉此話云諸方盡道趙州勘破婆子爭奈婆子話在復有頌曰趙州老年勘老婆不知甚處有誵訛諸方無故爭脣舌唯有寒居不管他為什麽不管他詞繁不如理直　溈山喆拈天下衲僧只知問路老婆要且不知脚下泥深若非趙州老人爭顯汗馬功高真淨文上堂舉此話云遊臺山者憧憧往來莫知其數未有一人不被伊謾唯趙州一日謂衆曰臺山下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大衆雖然不受伊謾若點檢來也好喫婆子手中棒且道趙州過在什麽處若知趙州過方辯不受人謾歸宗門下莫有不受人謾底麽喝一喝

東林揔上堂云夫學道之士宜具正眼若不正叔麥難分乃舉此話云且道什麽處是勘破處衆中商量道婆子不具眼辨趙州不得直饒伊麽道正被趙州勘破了也當時若辨得何不道江南僧向北僧但撼門扇三下或別擡却門或云且坐喫茶但伊麽道有什麽勘處又有道趙州纔舉意來早被婆子勘破了也所以迴來無計奈何自立宗眼謂之勘破今時辨明者少又有云趙州被婆子勘破也是婆子被趙州勘破也是又有云勘破二字正是宗眼亦是衲僧巴鼻亦是向上一竅貴要後人咬嚼待天下人摸索不著又有云此正是道眼但從勘破處主張無有得失一向拍喝左右扶持撼你不動處是入道眼格也又有云豈有伊麽事古今因緣如聾掃撥向一邊莫顧者好如斯語論若盡餅充飢指鹿為馬終無實處且道畢竟勘破作麽試道看良久云

山前麦熟早廬陵米價低

雪溪益拈臺山路上十箇五雙跡破草鞋當時若有箇具眼底管取不動干戈坐致太平便直饒婆子有返擲之威也是強生牙介而今既被趙州勘破且道那裏是勘破處大似攔泥裏著刺能有幾个踏著若是脚跟點地底必然須知痛痒然雖如是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

雪竇廣小參舉此話云趙州也伊麼去者僧也伊麼去且道什麼處是勘破處要會麼聽取一頌鼓唇弄舌趙州老宇宙空來無處討臺山路上坦然平䟫使行人入荒草

佛果勤心要云趙州勘破婆子叢林議論千萬多作見解殊不知他古人自在乾淨處立看你向泥坑子裏頭出頭沒

雲門杲普說舉此話云諸人還會麼寰中天子敕塞外將軍令但伊麼看取山僧昔年理會不得曾請益一杜撰長老為山僧注解云者僧才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便被婆子勘破了也婆云驀直去僧便行正是隨聲逐色如何不被勘破又道才開口便勘破了也今日思量直是尉耐山僧為你說破若會得趙州道臺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便會婆子道好个阿師却伊麼去山僧嘗頌云天下禪和云云此頌甚分明切不得錯會

竹庵珪上堂僧問臺山婆子指路意旨如何師云金龍夜攪碧潭寒進云趙州却言勘破又作麼生師云玉兎

朝隨紅日去進云婆子從此不復勘僧又作麼生師云
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云云
牧庵忠拈大衆且道什麼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還委
悉麼聽取山僧一頌今古臺山路坦平遊人特地生蹶
嶮勸君休說老婆禪勘破依前遺點撿師復召大衆云
勘破了也
知非子云趙州自道勘破了雖然如是者婆子過在什
麼處公案要圓更索點檢在中白荅云臺山問路來往
盡遺點額及至趙州問者元來只在遮裏要知婆敗闕
處麼若教嫫母臨粧鏡也道不勞胡粉施要知趙州勘
破處麼九十九億如來傳

拈頌十一　　十四

趙州示衆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
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
有僧問云既不在明白裏護惜个什麼師云我亦
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師
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
雪竇顯頌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
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
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蔣山勤頌至簡至易同天同地揀擇明白云何護惜口
似椎眼如眉涉語脉蚿憐蝬堪笑云云 和三獻王縱棄刖
却一雙足
雪竇顯拈趙州倒退三千　天童覺拈遮僧也如切如
磋不能見機而變趙州也如琢如磨幾乎事不解云衆

中只管道退身有分殊不知盡力提持還體悉得麼僧
執打着達底漢
又小參僧問趙州云至道無難至護惜也無趙州既不
在明白裏向什麼處去也師云尋常無孔竅个處絶光
芒僧云伊麼則處處踏着趙州鼻孔師云又是特地來
隔越三千里僧云趙州意作麼生師云無孩縫漢方知
僧云時有僧出云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个什麼州
云我亦不知此僧雖解伊麼問大似韓獹趂塊師云今
日又乘一个僧云學人當時若作者僧但只拈起坐具
云某甲尋常不敢觸忤和尚師云又是上門上户僧云
者僧又道和尚既不知為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州云
問事即得禮拜了退趙州釘觜鐵舌為什麼却懡㦬而

休師云我也分疎不下僧云到者裏還有分疎處也無
師云莫道天童無分疎洎乎趙州也被靠到僧云將謂
胡須赤更有赤須胡師云只者一句却較些子僧云只
如和尚與趙州相去幾何師云天童却是隰州人僧云
葵花向日柳絮隨風師云平常無事好特地作誵訛師
乃云衲僧做得到放得穩自然步步踏着無虛弃底工
夫句句道著無虛弃底音韵所以趙州道至道無難至
是汝還護惜也無若是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直是没一
絲毫特地底時節莫落揀擇莫落明白一切放得落有
什麼如許多事所以衲僧家纔有佛法禪道便好喫痛
棒着僧道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个什麼州云我亦
不知你看他答話元來着个知底道理不得者僧又道

和尚既不知為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趙州到極則處便能推邊者老漢尋常直然無稜縫絕芸角到此幾被者僧拶得上壁似乎有稜縫有芸角後來雪竇頌至道無難言端語端至君自看他道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者須脫揀擇脫明白要與趙州合去兄弟既透過揀擇使道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既透過明白便道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若兩句却是洞下透明白時節趙州做處直是摸稜所以僧問香嚴如何是道枯木裏龍吟如何是道中人髑髏裏眼睛後來僧問石霜枯木裏龍吟意旨如何霜云猶帶喜在髑髏裏眼睛意旨如何霜云猶帶識在兄弟你去體看放教歇去及得盡去消息絕去透得徹

去所以道轉一色功後看自然便能向一切時中分分曉曉絕滲漏透聲色無處所沒蹤跡便如道無中至也徹底伊麼至無中到也徹底伊麼到只在其間出沒得盡若是其間人知天童今夜大殺漏逗突牙嚙齒殺佛殺祖去也性躁漢真實識得者決定無奈據者邊也無本據那邊也無本據不分曉漢於一切言說又添一重去也諸人分上合作麼生若是通方底人其間自有做處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僧云此猶是揀擇師云田厙奴什麼處是揀擇僧無語

雪竇頌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虻弄空裏猛風螻蟻

撼放鐵柱挿兮擇兮當軒布鼓

薦福逸頌我獨尊兮巍巍乎揀之擇之田庫奴田庫奴金佛何須要度爐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雪竇顯頌象王嚬呻師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烏飛兔走

薦福逸頌一二三秋四五秋分疎不下有來由堪悲堪笑藥山老剛道如蚊上鐵牛

雪竇顯上堂舉此話云識語不能轉死却了也好與二十棒者棒須有分付處你若辨不出且放此話大行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且道趙州是答他話不答他話

明眼底人覷得他骨頭出天童不免下注脚去也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商量誰信分明酬價玲瓏底相知搭胸底相許寧可與曉事人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為人師云何不引盡者語僧云某甲只念到者裏師云只者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雪竇顯頌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僧云既有為什麼却撞入者个皮袋師云為他知而故犯

又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無僧云一切

衆生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却無師云為伊有業
識在
大洪恩頌有有有路上有花無有酒一程兮作十程行
坐看南星懸北斗
又頌無無無無匣中無鉧又無書三入洛陽人不識翻身
飛過洞庭湖
又頌有復無無復有百年妖怪虛開口一句當風震若
雷井蛙半夜同哮吼
又頌無復有有復無何事人來訪子湖千里同風無足
道一條杖子兩人扶
薦福逸頌有佛性無佛性正却倒倒却正踏破澄潭月
拗折無星秤火向水中燃撅從空裏釘肯類首龜鼃死

虵一對牙開緊鼓定此師擧錄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為有業識在又僧問趙善自子還有佛性也無善云有僧云和尚還有否善云我無體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善云我非一切衆生
保寧秀頌少年學解昧宗途老倒依還滯有無古佛純
金誰辨色惑為機智覺躊躇莫躊躇話有談無須是渠
天童覺頌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直鉤元來負命魚
逐氣尋香雲水客嘈嘈雜雜作分踈平展演大鋪舒莫
怪儂家不慎初指點瑕疵還奪璧秦王不識藺相如
又頌趙州道有趙州道無狗子佛性天下分踈面赤不
如語直心真莫怪言麁七百甲子老禪伯驢糞逢人換
眼珠
法真一頌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從來只向兩頭走

未能一鏃破雙關業識依前還作狗
真淨文頌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
不知心
白雲演頌趙州露刃劒寒霜光燄燄更擬問如何分身
作兩段
徑山杲頌有問狗佛性趙州答曰無言下滅胡族猶為
不丈夫
竹庵珪頌宣德門前過迴頭便招禍若要無事時且歸
屋裏坐
育王諶頌子尋浪底魚生角萬仞崖頭虎嘯風却笑趙
州無佛性猶能向月吠晴空
密庵傑頌狗子無佛性殺人便傷命楚痛百千般

因邪却打正
無爲子頌佛性明言狗子無諸方何事強名摸尚猶趑
塊尋香氣豈有威風助紫胡
悅齋居士頌趙州倒用司農印日暮途窮且逆行射虎
不真俄没羽忽然誤點却成蠅
翠嵓芝拈說有說無兩彩一賽如今作麼生道
廣靈祖上堂舉此話至有業識在師云此箇公案叢林
批判甚多或云狗子討甚佛性問者無佛性或云是冷
語對伊或乃展開兩手又有僧問修山主狗子還有佛
性也無主云有至知而故犯大衆問既一般趙州爲甚
答無山主爲甚答有衆中道宗師家出語臨時應用說
無也得說有也得或云不落有無在有無中明　或云湼

般經佛自說有性又說無性或云汝但承當取自作主宰若怨如此解會盡是情存聖量識附法塵說無時著無說有時著有不若都盧撥在一邊正法眼藏若伊麼商量祖師西來大殺無補亦乃屈他趙州老人山主和尚且如何即是良久云面赤不如語直

白雲演上堂舉此話云大衆你諸人尋常作麽生會老僧尋常只舉無字便休你若透得者一个字天下人不柰你何你諸人作麽生透還有透得徹底麽有則出來道看我也不要你道有也不要你道無也不要你道不有不無你作麽生道珍重　育王智上堂舉此話云一滴混千江一鏈開衆竅若向聲前薦得不但趙州老人一大藏教一時明破其或未然更向雪上加霜重為注

破乃云狗子佛性有海底麒麟大哮乳狗子佛性無吾頭捉著須彌盧任使雪花封岳頂碧天依舊月輪孤月輪孤天台楖栗長珊瑚　竹庵珪上堂僧舉問此話意旨如何師云一度着蛇咬怕見斷井索

趙州因僧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云急水上打毬子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

雪竇顯頌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

天衣懷頌初生孩兒急水毬納子隨波卒未休若問德山行正令何似當時問趙州

趙州訪茱萸才上法堂萸云看箭師亦云看箭萸

云過也師云由也
知非子頌馬祖一箭鹿一群石鞏張弓人半箇爭如敵
手逢作家一云中也一云過明眼人見笑呵呵趙州茱
萸爭什麼
雪竇顯拈二俱作家蓋是茱萸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
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个射垛漢
法真一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大凡作家相見比如
鬪將出陣弓箭皆奇虛發雖然兩不相傷爭奈遭人點
撿趙州當時才上法堂待茱萸云看箭州便好與一坐
具茱萸設別有勇略奇謀更作麼生出手
曹溪明上堂舉此話云此二老宿正是亂世英雄大平
奸賊雖然箭鋒相拄如何用處兩般若是杜波斯難窺

佗縫鑄曹溪門下賓主歷然不動神情見成活計彼此
和顏悅色大家問訊起居向玆大平盛時切忌無風浪
起若然則劍戟鑄為農器好干戈藏向虎皮休
石門雅到子湖上堂舉此話云茱萸和尚有萬般謀略
千里威風架箭當弦纔逢作家趙州亦能出生入死展
陣開旗將一張弓箭天下橫行百步穿楊千尋落鴈百
發百中更無有失大衆茱萸趙州既然如是及乎對手
為什麼中過不等且道誵訛在什麼處復云二老宿直
饒弩牙齊發箭鋒相拄也未免干戈相對若是石門與
子湖今日相見不施弓箭不用玄謀但只舉手和南低
頭不審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良久云春蘭雖馥馥秋
菊更馨香

趙州會中兩僧相推不肯作首座知事白師師云
總教作第二座知事云不知教甚人作第一座師
云裝香來知事裝香了師云戒香定香慧香
白雲昺上堂舉此話云趙州和尚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耀古騰今不妨奇特要之來也只得第二座作麼生是
第一座遂畫一圓相云看看妙舞更須知徧拍三臺須
是大家催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庭前栢樹
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師云我不將境示人僧
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庭前栢樹子法眼問覺鐵觜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覺云先師無此語眼云和尚天下盡傳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如何言無覺云莫謗先師好先師無此語

雪竇顯頌七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人問西
來指庭栢卻令天下動干戈
又頌千聖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得連
城璧秦主相如總喪身
汾陽昭頌庭前栢樹地中生不假犁牛嶺上耕正是西
來千種路鬱密稠林是眼睛
天章楚頌低頭屈膝問西來庭栢森森眼不開堪笑自
家無種息至今猶覓趙州栽
又頌趙州庭栢古今傳衲子休誇格外玄要會祖師端
的意錦江依舊屬西川
又頌趙州庭栢半青半白擡頭不薦劈脊便摑
天衣懷頌趙州庭前栢三冬刮地寒處處綠楊堪繫馬

家家門底通長安
浮山遠頌庭前栢樹趙州道廬陵米價吉陽數三歲童兒皆念得八十翁翁會也無六月嚴凝秋又熱鴈廻沙塞口啣蘆
慈明頌趙州庭前栢天下走禪客養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
瑯琊覺頌趙州庭前栢衲僧皆罔測一些雲水僧盡是十方客
薦福逸頌深院盤根翠色幽老師曾指示禪流年年不改凌霜節下載清風何日休
承天宗頌西來祖意問偏多趙老鋒機答最高卻指庭前青瘦栢至今天下走禪袍

鷓鴣泉頌趙州庭前栢冰霜徹骨寒祖師提不起令眼坐相看
又趙州庭前栢孤根不可移須信繁枝下清風無盡時
又趙州庭前栢無根處處生泥牛哮吼處半夜日頭明
又趙州庭前栢葉聲常帶秋明明都漏泄道士倒騎驢
又趙州庭前栢婆娑滿大千今朝喫粥早更放日高眠
石門易頌庭前翠栢霧雲籠鸞鶴立龍盤勢轉雄叵耐趙州多口漢一時分付與禪翁
道吾真頌趙州庭前栢眼裏雷光掣雲水往來多村翁行步劣
佛日才頌趙州庭栢說向禪客黑漆屏風松蘿亮隔
資壽捷頌趙州庭前栢妄動諸禪客南問北家鄉東尋

西路陌三春楊柳青寺夜蟾蜍白風靜海濤迴彼斯遙
所額

翠巖悅頌抱拙少林已九年趙州忽長庭前栢可憐無
限守株人寒窻坐對千峰色

又頌入門何必辨來機滾倒禪和不自知栢樹庭前剛
指注翻令平地下針錐

海印信頌人問庭前栢子是嶺南客翻思臘月天雪裏
梅花拆

黃龍南頌萬木隨時有煽變趙州庭栢鎮長榮不獨凌
霜抱貞節幾奏清風對明月

又頌趙州有語庭前栢禪者相傳古復今摘葉尋枝雖
有解那知獨樹不成林

又頌庭栢蒼蒼示祖心趙州此語播叢林盤根抱節在
金地禪者休於格外尋

真淨文頌庭前栢樹子趙州無此語若是本色人直下
未相許

又庭前栢樹子趙州有此語寫報同道流覿面如何舉

又庭前栢樹子我道不如松栢枝斫落地打著去年機

又造化無私不思力一一青青成寒色長短大小在目
前可笑時人會不得

崑山元頌積翠盤根勢倚天花州曾指向庭前莫嫌枝
葉婆娑甚屈指將逾二百年

東林揔頌青青庭栢何年植祖意分明示趙州倚變桑
田有窮劫露翠苗無影不凋秋

仰山偉頌茶茶芽芽不開花蕊蕊蕊不著子七金山
上光門樂直下透過白銀砂
佛陀遜頌栢在庭前不妄言趙州今古道長存春來秋
去年年事不信靈山問世尊
保寧勇頌庭前栢樹示禪流幾箇親曾見趙州明年更
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天童覺頌岸眉橫雪河目含秋海口鼓浪抗舌駕流撥
亂之手太平之籌老趙州老趙州攪攪叢林卒未休徒
費功夫也造車合轍本無伎倆也塞壑塡溝
雪竇寧頌趙老庭前栢衲僧負命脉人人只看樹頭青
不見其中香子白
淨嚴遂頌有語謗趙州無語謾自己可憐法眼師放過

覺鐵觜如今休更問如何清風匝地憑誰委
又頌趙州無語幾人知江北江南見者稀山寺桃花復
何在祖逢空發白公詩
承天懷頌趙州庭栢外無他風撼寒聲若夜濤人問西
來曾指出不離當處葉婆娑
慈受頌趙州庭前栢何似門外柳大盡三十日小盡二
十九更問事如何合卻嬾生口
崇勝珙頌趙州庭前栢子炒飯從來難著有眼睛漢不
明無舌頭人解語不明解語爲君再舉南商一人蕭朝
朱紫
佛鑑懃頌萬里長空雨霽時一輪明月映清輝浮雲掩
斷千人目得見姮娥面者稀

雲門杲頌崎崎嶇嶇平坦坦平坦坦處甚崎嶇驀地跛驢能蹴踏抹過追風天馬駒（此錄連舉五祖演拈）

妙智廓頌松栢千年舉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

楊次公頌趙州庭下栢森森摘葉尋枝古到今明眼衲僧如覷著西來祖意合平沉

混成子頌趙州庭前栢自古存高格不見趙州人諸方好為客

悅齋居士頌鐵牛千古臥清波大地無人奈汝何誰把一絲輕撥轉黃田村女夜拋梭

葉縣省因僧請益栢樹子話云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云和尚重言爭敢不信曰還聞簷頭雨滴聲麼其僧豁

然不覺失聲云嘟省云汝見个什麼道理僧便以頌對云簷頭雨滴分明瀝瀝打破乾坤當下心息省欣然

善慧大師因僧問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師云天際月初生乃成頌曰庭前栢樹子天際月初生石人附掌笑泥牛海底行

雲居祐示衆舉此話云奇哉古聖垂一言半句可謂截斷聖凡門戶直示彌勒眼睛今昔無墜眾中異解多途商量非一埋沒宗旨錯判名言或謂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或謂山河草木物物皆是真心顯現何獨庭前栢樹子乎塵毛瓦礫都是一法界中重重無盡理事圓融或謂庭前栢樹子纔舉便直下薦取觀體全真擬議之間早落塵境須是當人作用臨機相

見或棒或喝或擎起拳頭衣袖一拂這箇眼目如石火電光相似或謂庭前栢樹子更有甚麼事趙州直下為人實頭說話飢來喫飯困即打眠動轉施為盡是自家受用如斯見解似粟如麻皆是天魔種族外道邪宗祖取識情分別用心取捨強作知見口耳相傳誑惑於人賣圖名利是何等種玷瀆祖風何不遊方徧歷求善知識決擇身心略似箇衲僧古來自有宗門師範我佛心宗釋梵諸天拱手歸信三賢十聖罔測其由乃舉拂子云若向這裏悟去山河大地與汝同參復顧左右云道林爭敢辭良為賤

佛鑑勤舉此話云大凡師資道合言意相投得意忘言得兔忘罤得魚忘筌祖師之道不絜乎哉好是昔者倩

涼問覺鐵觜至無此語涼云而今天下盡傳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如何言無覺云莫謗先師好先師無此語涼忽悟其意大衆且如趙州栢樹子話見則共見聞則共聞因何覺鐵觜却云先師實無此語莫是法離文字不在言詮麼莫是善惡不思心體自現麼莫是衲衣下事不勞鎚劄麼莫是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麼若如是會未免辜負趙州既不如是合作麼生伊麼也不得不伊麼也不得伊麼不伊麼揔不得良久云會麼頭鑽荊棘知無著掛角羚羊是趙州

徑山杲示衆舉法眼問覺鐵觜至莫謗先師好師云若道有此語差過覺鐵觜若道無此語又差過法眼若道兩邊都不涉又差過趙州直饒揔不恁麼別有透脫一

路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舉起拂子云還見古人麽喝一喝　又示衆舉此話云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既是打破關為什麽却尋言語當初將謂茅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

又普說云五祖師翁有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伊麽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伊麽會方始是你諸人還會麽者般說話莫道你諸人理會不得妙喜也自理會不得我此門中無理會得無理會不得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云云

洪覺範曰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曰庭前栢樹子又隨而誠之曰汝若肯我伊麽道我則辜負汝汝若不肯我伊麽道我則不辜負汝而昧者剿之使

古人之意不完為害甚矣

僧寶傳云雲寶鑑嘗與客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客曰法眼禪師昔邂逅覺鐵觜者於金陵覺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栢樹子因緣記得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法眼拊手曰眞自師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有規轍乎時有苦行侍其旁輒匿笑而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客語尓乃敢慢笑笑何事乎對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一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顯異之結以為友

趙州在南泉作爐頭一日大衆普請師在堂中燒

火迺叫云救火救火大眾走到堂前師便閉却門
大眾無語南泉遂將鑰匙拋從窻裏入師便開門
崇勝珙頌驗人機智峻如山叫火開門豈等閑不是憐
兒不覺醜鑰匙誰肯掉窻間
趙州在南泉會裏一日在井樓上打水次見泉過
乃抱定柱懸一脚云相救相救泉上楜梯一井欄云
一二三四五師至晚具威儀上方丈謝云今日謝
和尚相救
崇勝珙頌趙州懸脚小知音王老踏梯能相救象王行
處絕狐蹤師子窟中無異獸
御山偉上堂舉此話云趙州伊麼作用莫是徒然麼諸
人要見趙州南泉師資作用麼兩手雙開拄施命恒

沙數身在井中懸聲聲叫相救上梯一二三明月婆娑
路會則直下會不會明記取
竹庵珪拈蒲地落花春寂寂渾無鶯語與鶯啼
又上堂舉此話云大眾此理如何你若會得方是既洒
衲僧你若不會盡是業識茫茫漢要會麼寬著頭債看
主濕紙果大垂大棒打老鼠
趙州到茱萸堂上遂步策杖而行萸云作麼師云
探水萸云者裏一滴也無探个什麼師以拄杖靠
壁便下去
大覺璉頌一滴雖無浪已深滔滔流古亦流今趙州杖
子遭漂溺直到滄溟不可尋
海印信頌偷營斫寨須名將寨主關防不斷蹤半夜被

他偷得號不施寸刃獲全功

保寧勇頌逐步移筇探淺深果然滄海碧沉沉一聲蹤分明在將謂歸家不可尋

崇勝珙頌携筇探水足機變老倒不疑蹉過箭賊是小人雖易明智過君子誠難辨

雲門杲頌深淺聊將拄杖探忽然平地起波瀾傾湫倒嶽驚天地到海方知徹底乾

竹庵珪頌茱萸者裏無一滴趙老無言便走出春去秋來三百年拄杖至今猶靠壁

育王諶頌茱萸堂上曾來拄杖何妨探一回一滴也無斜靠壁山堂秋老桂花開

瑯琊覺拈拙乱收數主年義鬼弄人

蔣山泉拈茱萸雖無一滴奈捧出難填趙州探水有功未免扶籬摸壁　雲門杲拈釣在不疑之地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由基弓矢張顛草書作者相逢不容眨眼且道趙州以拄杖靠壁而去意在什麼處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趙州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云你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你問那箇時

雲門杲頌使得十二時辰呼來遣教且去倚官挾勢欺人茫茫無本可據

竹庵珪頌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朝昏十二時使殺老僧渾不管不知鬧事有誰知

蔣山元上堂云光陰易得看看便是夏末記得趙州云

你等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此是天人之師堪受人天供養而今或有人使得十二時又能回天關轉地軸將謂作夜以夜爲晝喚道天峯將什麽供養得他良久云釅點盞荷茶

長靈卓舉此話云趙州老漢倔强從敎倔强殊不知有箇人不使十二時亦不被十二時使全本全赤全去全來汝等諸人作麽生辨要知麽自携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松源拈也是徐六擔板

趙州因僧問正當二八時如何師云東東西西僧云如何是東東西西師云覓不着

蔣山泉頌東東西西自高自低雲生大華月照寒潭後春色已闌風雨散老鴉猶戀葉間啼

趙州因僧問毫釐有差時如何師云天地懸隔進云毫釐無差時如何師云天地懸隔

長靈卓頌毫釐有差天地隔毫釐無差天地隔隔不隔愼端的但能信手摘楊花須會風生庭前柏趙州開好標格齒還路上沒蹤跡

眞淨文上堂舉古人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且道毫釐不差又如何良久云僧堂裏喫茶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諸人要識趙州麽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提金鞭賀太平

趙州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个住處師云什麽處是某住處居云山前有箇古寺基師云和尚何不自住居便休又到茱萸萸亦云老老大大

何不覓个住處師云什麼處是某甲住處更云老
老大大住處世不知師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卻
被驢子撲
雲居錫徵什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
上方岳拈雲居與茱萸途中相見面依舊孟春猶寒趙
州手携長劍箭落雙鵰
丹霞淳舉此話連舉明安云舉目示之師别云日午月
照前
大溈喆拈雲居茱萸爲人猶如爲己爭奈趙州不入這
綣繢雖然如是不得霧雪力焉知松栢操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你也住我也住十方三世一時
捏聚月醉雲酣離水屋轉身觸倒珊瑚樹

又示衆舉此話云你也伊麼住我也伊麼住作業相似
貪相聚十方無壁四面無門遮醜無衣禦寒無絮直下
不居空箇中看轉處採花蜂集不萌枝臥月烏棲無影
樹
又小參僧問趙州到雲居至和尚何不自住未審意旨
如何師云一切衆生俱到此一切諸佛亦復然僧云未
審古寺基路頭在什麼處師云清涵鯨海寬冷射蟾輪
寒僧云露濕千峰冷雲籠萬樹寒師云更須轉卻功方
與那人合僧云星移月暗無消息客散雲樓酒盞乾師
云正伊麼時如何辨白僧云滿口冰霜寒徹骨此中消
息與誰論師云卻較些子師乃舉此話云兄弟一切諸
佛到此是住處一切衆生到此是住處若不到此喚什

麼作休歇田地須知當處滅盡從此建立便見當處出生豈不見修山主改葬儀一切諸佛一切衆生盡向此處安葬雪峰道兄弟共十字同心著一儀薪盡火滅後密室裏爛如泥珍重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一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一

達磨第九世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嗣法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

趙州因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師云洗鉢盂去僧豁然大悟

南明泉頌喫粥了去洗鉢善射穿楊復穿筈一陣曉風池上來秋還浪擺紅衣脫

薦福逸頌乍入叢林乞指示大施門開無擁塞往往靈山得記人未有如斯當次第

天童覺頌粥罷令教洗鉢盂豁然心地自相符而今參飽叢林客且道其間有悟無

又頌喫粥了洗鉢去法尓圓成正覺矩可憐禁氏怕真

龍郭枉謝郎騎猛虎太常埋真實語這僧且問如何悟從來鼻孔大頭垂不用安排兮自著處所

又頌闍說英雄苦戰爭四方坦路自難行而今踏著長安道始信邦家致太平

慧林遜頌粥後令教洗鉢盂初心往往覓心疑豈說到此分明了已是平空不丈夫

法真一頌乍入叢林伸一問趙州指示意何如不留朕跡誰能辨粥了令教洗鉢盂

崇勝珙頌乍入叢林兮乞師指示趙州開口兮喫粥了未喫粥既了兮千般富貴洗鉢盂去兮正好瞌睡

牧庵忠頌粥罷當須洗鉢盂尋常受用莫粗疏若言悟去知端的天殺西來碧眼胡

密庵傑頌雲門了令教說鉢盂鐵針無底要人扶片帆高掛乘風便徹海須還大丈夫

無為子頌雲門了說鉢盂何曾指示曹溪路謾言隨衆三十年記得巖頭和尚說

悅齋居士頌雲門了教伊說鉢盂令人還憶楚江鱸武昌柳色今如許似得山陰雪夜無

雲門偃拈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箇什麼若言無者僧因甚悟去

雪竇顯拈教不似雲門為他盡底直言向你道聞者如蟲禦木否者偶爾成文然雖與麼瞎却衲僧眼作麼生免得此過諸仁者要會麼還亦趙州實諦未若却者僧與衆了雪竇與你拈教子歸堂

雲峯悅拈雲門與麼道大似為黃門栽鬚與他蓋覆是雲峯則不然這僧伊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

黃龍心舉此話連舉雲門要拈師云雲門垂語雖則善能鋪舒爭奈貪程要且不能安家立國乃問僧只如上座親來亦要鉢亦說鉢即今是迷是悟其僧禮拜起師云近前僧近前我有一瓶拂子與你歸去

雲巖益拈趙州不惜睛却者僧眼直得南北叢林盡向鉢盂上作活計當時若好箇喫茶去不會道得

又上堂云大千都是箇伽藍說甚江西與嶺南齋粥二時隨分過來明特地無君恭乃舉此話云趙州老漢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忽若這僧有粥不盡底飯與不了底粥又作麼生然雖如是諸人也須借疊教潔淨始得

莫教撞著趙州被伊惡水潑却也可惜許參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大衆山僧今朝喫粥也洗鉢盂
只是不悟既是爲善知識爲什麽却不悟還會麽豈可
喚鍾作甕終不指鹿爲馬善人難犯水銀無假冷地忽
然覷破管取一時放下
又上堂云趙州道箇洗鉢去莫儱侗爾知歸鳥窠吹起
布毛侍者當下得旨爲復是就伊明破爲復是吐露向
伊亦不是就伊明破亦不是吐露向伊大衆會麽本有
之性爲什麽不會　長靈卓上堂舉此話云汝等諸人
早來人人喫粥各各洗鉢盂趙州伊麽道這僧伊麽省
還會得也未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因送客處記得別
家時天寧向伊道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雲門杲舉此話連舉雲門拈話師云雲門老漢大似
阿脩羅王秏動三有大城諸煩惱海後喝云寱語作
什麽復云囂囂難聾聾子　抽金鎖離身捨命尋參蹉
過雲門何
又上堂舉此話云還端的也無雲門云且道有指示主
爲甚悟去師復云趙州與這僧若不得雲門一生受屈
而今諸方有一種瞎漢往往錯作洗鉢盂話會了
又舉此話云諸方拈設甚多下注脚亦不少未曾有一
人分明說破少會今日爲諸人分明說破喫粥了便洗
鉢盂且道還曾指示無黑豆從來好合醬比丘尼定是
師姑
　　育王諶拈者僧喫粥不曾有口洗鉢不曾
有手有手何不打破有口何不吐却既不吐却又不打

破因甚悟去　白雲昺舉此話連舉雲門雲竇拈師云
雲門雲竇合提正令打破羅籠拂迹成痕欲隱弥露南
華道者僧雖然悟去只悟得趙州第二杓且逐開眼底
衲子必不雷同

心聞賁上堂云趙州了洗鉢盂去還曾恁麼見得也未
喫粥了洗鉢盂去又見个什麼要得相應但拈了見
底只如拈了見又作麼生要會麼趙州即今在西堂眼
睛裏跨跳不覺又從首座耳根裏出而今又在監院心
頭上遲遲疑疑地驀竪起拂子云長蘆為你擒在這裏
了也各請急著眼看莫教依舊走失

趙州因僧辭乃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
三千里外逢人莫錯舉僧云伊麼則不去也師云

摘楊花摘楊花

南明泉頌截斷三門過者稀臨鋒誰解振全威楊花摘
處何人見風送漫天似雪飛

保寧勇頌堂堂好箇丈夫兒剛被麻胡取次欺若解奮
拳張意氣世間何處可容伊

雲門杲頌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鎚被蟲蛀無佛處急
走過撞着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莫錯舉兩箇石人相
耳語伊麼則不去也此語已行徧天下摘楊花摘楊花
唵嚤呢噠哩吽發吒

竹庵珪頌有佛之處不得住無佛之處急走過三千里
外摘楊花他日歸來舉似我

知非子頌門外千山路親聞趙州句有佛急走過無佛

不得住若遇明眼人分明舉似去觀音院彌勒問著詞
不措
天衣懷上堂舉趙州送僧豎起拂子云有佛處至摘楊
花師云諸仁者非但走這僧脚底皮穿亦乃啞却者漢
口口若不啞為什麼逢人莫舉山僧今日不惜兩片皮
與你諸人舉放開也森羅萬像日月星辰捏聚也攣攣
拳拳跛跛挈挈言貴也價直婆婆言賤也都來不直半
分錢 智海逵上堂舉此話至莫錯舉師乃召云諸禪
德趙州禪老端居趙國常懷把人之憂這裏即不然有
佛處信緣住無佛處隨分過三千里外逢人但伊麼舉
雖然如是須是箇漢始得
天童覺拈沉空滯寂把手傷風俱未是衲僧去就直須

莫入人行市莫坐他牀榻正不立玄偏不附物方能把
住放行有自由分 曹溪明上堂舉此話云雚溪即不
然有佛處牢把住無佛處莫空過牢把住自己靈光蓋
天地莫空過莽莽蕩蕩招殃禍不如劃斷兩頭直下歸
家穩坐 白雲演上堂舉有佛處不得住師云換却你
心肝五藏無佛處急走過師云鴈過留聲三千里外逢
人不得錯舉師云出門便錯僧云伊麼則不去也師云
種粟却生豆 州云摘楊花摘楊花師云不覺日又夜爭
教人少年 牧庵忠上堂舉此話連舉一尊宿云有佛
處也住些子無佛處也住些子師云牧庵即不然有佛
處也七顛八倒無佛處也七顛八倒大衆且道伊麼說
話與古人還有親疎也無若人弁得許汝七顛八倒

松源上堂舉雲門杲頌師云大慧老人盡力只道得到者裏還知香山落處麼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芳珠走盤密把鴛鴦閑繡出金針終不與人看

密庵傑上堂云有佛處不得住陝府鐵牛雙角露無佛處急走過南海波斯鼻孔大三千里外猶楊花種豆由來生稻麻拈拄杖云趙州來也遂卓一卓

知非子舉問趙州謂行脚僧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又云汝等諸人但向衣鉢下端坐十年若不成佛斬取老僧頭去衆中或有个明底出來問和尚兩處指示如此教學人急走則是端坐則是且道如何栽指自代云投明須到不管夜行

趙州示衆云此事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

現老僧把一枝草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為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時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麽

五峯良上堂舉趙州道老僧有時將一枝草作一枝草用師云五峯則不然拈起拄杖云拄杖子有時變作三世諸佛有時變作拄杖子拄杖子變作三世諸佛便乃放光動地照耀無邊演說無生通明自在廣度有情俱登正覺三世諸佛變作拄杖子便乃登山涉水度嶺穿雲携个鉢囊挈个鞋袋出一禪林入一僧舍箇過斷橋伴歸林下然先聖伊麽後聖不伊麽先聖不伊麽後聖却伊麽伊麽不伊麽是什麽癡措大癡措大二百年

中有一个放去直教天地驚收來且向林中坐阿呵呵
是什麼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連舉五峯云我有時將柱杖子作三世諸佛有時將三世諸佛作柱杖子師云此二老宿一時熱發亂語狂言指神話鬼智海即不然有時將丈六金身變作丈六金身肖題卍字頂佩圓光合掌讃嘆云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昔曾供養今復還親近有時將柱杖子變作柱杖子不長不短不直不曲亦讃嘆云楖栗出匡頂萬中無一枝得來爲至實行坐鎮相隨只如山僧伊麼道還塞得諸方口麼自云塞不得又云爲什麼塞不得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智海倩上堂舉此話云智海即不然山僧尋常把一枝

草只作一枝草用把丈六金身只作丈六金身用佛是無上正真煩惱是衆生業識諸人且道智海與趙州是同是別若謂是同趙州恁麼智海不恁麼又怎生得成同來若謂是別趙州昔日示衆智海今朝示徒又怎生得成別去諸人莫要委悉麼歛光論劫坐禪布袋終年落魄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云殿裏底是泥龕塑像師云是僧云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

保寧勇頌酸甜滋味本天然帶葉連枝顆顆圓南贍部洲人未識菴摩羅果信虛傳

雪竇寧頌問佛明明酬殿裏言思不到妙難陪而今多少顢頇者却肯粧成箇土堆

恍廓居士頌見得精明用得麁尚何雙眼有偏枯雖然
信口無差擇終不呼郎喚作奴

趙州示衆云今夜荅話去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
出禮拜師云比來拋塼引玉引得箇墼子法眼舉
問覺鐵觜先師意作麽生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
甚人去得時有人出云某甲去得云汝去不得法
眼云我會也

圓悟勤頌千年田八百主誰當機辨來處趙州要荅話
拋塼引墼子覺老話端倪如拜將相似去得去不得言
下分緇素个裏高於萬仞峰不動纖毫擒佛祖崇寧勤
古所作荅話去也或有个出來只向伊道了
長慶問覺上座這僧才出禮拜為甚麽便收伊為墼子

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麽問慶云向伊道什麽云也
向伊恁麽道 玄覺徵什麽處却成墼子去叢林中道才
出來便成墼子只如每日出入行住坐卧不可惣成墼
子也且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
保壽拈射虎不真徒勞没羽 雪竇顯拈劒利漢闇擧
便知落處然雖如此放過覺鐵觜夫宗師語不虛發出
來必是作家因什麽拋塼引墼諸禪德要識趙州麽從
前牙馬無人見只要重論蓋大功
將山勤拈諸方盡道趙州得逆群之用一期閙施設不
妨自在遮僧要擊節扣關閃電光中卒著手脚不辦覺
鐵觜能近取譬不墜家聲法眼有通方鑒便知落處敢
問既是宗師為什麽拋塼只引得箇墼子試恭詳看

趙州示衆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
水真佛内裏坐
雪竇顯頌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
不雕偽
金佛不度爐人來訪紫胡牌中數个字清風何處無
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辜負我
智海逸頌金佛不度爐德山不善湏許公數作禮一拜
一呼驢
木佛不度火丹霞怯冷坐蒲爐燒禦寒院主眉湏墮
泥佛不度水何人見不著當闍示厥師般若長江裏
真佛肚裏坐趙州深懶惱九年住小林未嘗向人道
泥不塑真金莊嚴示世人低頭至舉手佛祖許同倫

嵩山元頌金佛不度爐須知不離花蕊蝶逐香樹
豐崇爲
木佛不度火吾鄉多新果無當結實時嘗新食數顆
泥佛不度水大從溪來起欲成龍例山如何一貫止
真佛内裏坐出哉熱苦大聖主不遺醫龍門須透過
雲門是頌九十七種妙相顯陸毫端難狀趙州眼目精
明覷見心肝五臟
竹庵珪頌金佛本佛泥佛度爐度木度火盡入趙州紅
爐烈焰光中很過一聲白雪陽春鶴古無人能和
知非子頌木佛從來不度火寒僧雪夜撥爐坐若識在
直無智人明朝寺主眉鬚墮死灰舍利淘不成一父眉
須依舊全丹霞乞得天然名真等假子誰不明

丹霞淳上堂云金佛不度爐妙相圓明會也無泥佛不度水落落圓音美復美木佛不度火蕭蕭古殿無關鑰是須撒手直歸家莫向半途空懡㦬諸禪德且作麼生是歸家底事良久云還會麼獨坐枯根石頭上四溟無浪月輪孤

白雲端示衆擧此語云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床云須知海岳歸明主未信乾坤陷害人

天童覺小叅擧此語云金佛不度爐師云到者裏有因緣底有欵相底有名字底俱立不得若是眞佛屋裏坐箇瞬三世諸佛仰望不及歷代祖師傳持不得天下老和尚攢說竪說說不著唯是自己深證始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唯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見

雲門杲上堂擧此語云趙州和尚吐心吐膽要還合報了也還有知恩報恩者麼

竹庵珪上堂擧此語呵呵大笑云待君心肯日是我命亨時

妙庵心上堂擧此語乃喝一喝云是何言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妙庵則不然金佛須度爐木佛須度火泥佛須度水眞佛無住處大衆還委悉麼金佛須度爐直要鎔若俱盡木佛須度火且要灰飛煙滅泥佛須度水教他返本還源眞佛無住處步步絕行蹤所以道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諸人十二時中向什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去處將來涅槃堂中免見脚

忙手亂其或未然只知畫遠眼前過不覺是從頭上來
參
趙州因嚴陽尊者問　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放
下著嚴云一物不將來放下箇什麼師云伊麼則
擔取去尊者大悟
黃龍南頌一物不將來肩頭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
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虎為知巳光陰幾百年清風猶
未巳
天童覺頌不防行細輸先手自覺心麁媿撞頭局破腰
間斧柯爛洗病凡骨共仙遊
眞淨文頌移高就下縱威權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
王眞妙訣動隨聲色被拘牽

天童覺小參云你但常自休歇不將地水火風相隨行
便常出生死古人道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若或將
來是須颺却嚴陽尊者問趙州至擔取去兄弟尋常不
要擔將來便是一箇無事道人三界中不現身相李色
儱當伊麼去　又小參僧問嚴陽尊者問趙州至放下
著此意如何師云滿頭堆摟來通身洗淨去僧云拈却
根塵一切空廓然遍徹周沙界師云也無遍地道理僧
云爭奈谷荅響而常虛珠發光而自照師云猶是應底
時節僧云如何得恰好相應去師云劒去遠矣子方刻
舟　又小參云有時人境俱不奪平平坦坦法法見成
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東方來者東方化所以嚴陽尊者
問趙州至伊麼則擔取去豈不是伊麼時節有時人境

两俱穼消息盡稜角没透頂透底如珠發光光還自照
是伊麽周旋方是衲僧若不伊麽十二時中向什麽處
去來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好大衆還見得悟處麽盡力放
不下着力擔不起將謂一物無元是自家底見得自家
底心中大歡喜自茲家業興一舉九萬里
趙州訪一庵主便云有麽有麽庵主竪起拳頭師
云水淺不是泊船處便去又訪一庵主亦云有麽
有麽庵主亦竪起拳頭師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
禮拜而去
崇勝珙頌問處一般荅處同如何末後有西東柱禪不
見優玄處各㸃秀能南北宗

慈受頌上庵竪起拳頭趙州左眼半斤下庵竪起拳頭
趙州右眼八两君看陜府鐵牛何似嘉州大像若謂惣
没誵訛露柱燈籠合掌
育王諶頌昨日道什麽曹州狗子如驢大是伇聽我來
琉璃殿上生青苔逢人得笑且開口從來華頂在天台
介庵朋頌趙老聲名蓋九州誰知庵主更風流焦塼打
著連底凍赤眼撞却火柴頭
知非子頌歷盡山川人罕遇龍頭鼠尾無窮數水淺舡
深歸去來風雨蕭蕭留不住
又頌狻猊座高未易側握手成拳為拯則五體投地口
稱揚可憐一生起不得𩕄主後
本然居士頌两个拳頭一个甜凝兒覷處頗堪憐若人

踏著趙州路始信壺中別有天

姜山愛拈趙州只見錐頭利　雲居舜拈趙州當時甚生慈氣雖然如是要且鼻孔在二庵主手裏

上方益拈問得天雷重遭霹靂

蔣山勤拈佛祖命脉列聖鉗鎚撥斗移星經天緯地有般漢未出窠窟只管道舌頭在趙州口裏殊不知自已性命已屬他人若能据向上綱宗與二庵主相見便可以定龍蛇別緇素正好著刀還知趙州落處麽切忌顢頇　又小叅舉此話云且那裏是水淺不是泊舡處那裏是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處有者道趙州先知前庵主不會所以道不是泊舡處先知後庵主會所以道能縱能活有底道舌頭在趙州口裏任渠與麽如斯見解總

是邪徒情識卜度不得真正宗眼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庵主一般竪起拳頭趙州何故肯一个不肯一个且道得失在什麽處趙州自起自倒勘破多少阿師庵主坐斷要津過了幾多奸黠要識趙州麽柏樹床右角云識取趙州要識二庵主麽柏樹床光角云識取庵主還有人點撿得失處出麽良久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育王諶拈趙州雖具眼破四天下眼要且被庵主謾過一生

趙州示衆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地爐頭有一轉無賓主話直至而今未曾有人擧著

頌閑賓頭蒙頭不覺翻翻腰開眼從教焰焰紅莫謂平

常使無患須防豆爆炎灰中

將山元上堂舉此話云叵耐趙州欺謾古今者箇又是甚麼菝蹉立而今須教趙州對衆舉却天峯有拄杖若將下一頭點著生者須死今日事便同空劫已前若將上一頭點著已往却來威音王佛外事即在目前遂拈拄杖云與我點趙州來放空便點師乃呵呵大笑云相隨來也且立地問你當時將無賓主話謾人而今速須舉却喚著速應教舉便舉乃高聲喚趙州這漢卓拄杖一下云舉無賓主話來又卓一下云正是梳蹉立有什麼長處你雖舉了當時不合謾人仍須五體投地拜謝大衆遂擲下拄杖云忽有人出來道天峯莫弄鬼眼睛閻老子鐵棒打你有日且道天峯如何但得為人心已徹骨髓身也是閑

知非子舉問趙州無賓主話作生舉則是紹紀云禾山解打鼓中白云賺舉了也自代云分明記取

趙州因僧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彴師云汝只見略彴不見石橋僧云如何是石橋師云度驢度馬僧云如何是略彴師云箇箇度人

智門祚頌趙州石橋本無星水急停魚不易停橋上只觀驢馬跡誰人承向御街行

雪竇顯頌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還須釣巨鼇堪笑同時灌溪老解云劈箭亦徒勞

雪溪益頌長鯨已壓浪頭飛破鼈橋邊尚輾促度馬度驢誰會得綠楊影裏路東西

雲居錫徵趙州為當扶石橋扶略彴

趙州嘗與侍者文遠論議鬪劣不鬪勝勝者輸餬餅遠云請和尚立義師云我似一頭驢遠云我似驢紂師云我似驢糞遠云我似糞中蟲師云你在裏許作什麽遠云過夏師云把將餅子來

上方益頌南是高山北是溪兩岐奔走盡輸機廬庭路迥休深入跨却驢兒耶便歸

五祖戒拈禍不單行　瑯琊覺拈趙州文遠也是蕭何置律

海印信上堂舉此話云趙州文遠大似紀信詐降

天童覺拈高高標不出低低望不及眼自爭先得籌因打劫贏

徑山杲上堂舉此話云文遠在驢糞中過夏亦不如語直趙州貪他小利贏得个餬餅撿點將來也是普州人送賊且道畢竟如何良久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白雲昺拈無星秤子誰人能辨若也辨得可以摧魔破執蕩盡除疑若辨不得從教千古萬古黑漫漫塡溝塞壑無人會　本然居士拈文強子弱文弱子強且道是趙州倚勢欺人是文遠灼然義膽若辨得出許你有喫菓子分（此本無菓子）

趙州訪道吾吾見來著豹皮裩把吉撩棒在三門前等候纔見師來便高聲唱喏而立師云小心祗候著吾又唱喏一聲而去

雲門杲頌有禮有樂有唱有酬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竹庵珪頌聳首兩足尊瞻仰不蹔捨眉間白毫光照耀
大千界
翠嵒芝拈有人見得此二人落處不妨具眼若不知落
處未具眼在乃擊禪床一下云若也不會打與三百
竹庵珪拈若無闍老子誰人柰你何
趙州因僧辭乃問甚處去僧云閩中去師云我閩
彼中軍馬隘鬧直須迴避始得僧云向甚處迴避
即得師云恰好
智海逸頌閩說閩中馬去多丁寧遊子避干戈臨歧指
箇藏身處無限雄師不柰何
蔣山泉頌七閩歸路日爭鋒迴避須教不見蹤恰好藏
身何處是青山雲外萬千重

趙州因僧問夜外兜率晝降閻浮其中摩尼珠爲
什麼不現師云道什麼僧再舉師云毗婆尸佛早
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靈源清舉此話云趙州老漢若無後語未免奔馳大平
即不然纔見道夜外兜率晝降閻浮其中摩尼珠爲什
麼不現連聲便打教他痛後返思管取光明璨爛擊禪
床
趙州挾起火示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休不得
嘍作火老僧道了也（一本師撥火問僧云老僧嘍作火汝嘍作甚麼僧無對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法眼別云我不如汝）
無爲子頌我嘍作火汝則不可已道了也嘍作什麼
黃龍清上堂舉此話云趙州老漢著什麼來由從教遍

界騰紅焰爇得渾身冷似氷
竹庵珪上堂擧趙州云今日開爐說些箇火爐頭禪遂夾起火云我喚作火你不得喚作火且喚作什麽師云衆中禪和子聞得便道趙州老漢殺人不貶眼且道趙州曾殺得什麽人來又有底道趙州老婆心切趙州平生硬似鐵說什麽老婆又有道趙州平生有此機鋒則熱蒸餠又有道趙州正是金剛圈栗棘蓬有什麽交涉又有道趙州赤心片片若伊麽見解只是个杜撰禪和大衆且道許多見解惣不契老禪畢竟如何老禪道我喚作火你不得喚作火且道喚作什麽道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以拂子擊禪床
宗當升上堂擧此話云冷灰裏豆爆燒著你諸人脚指

了也因甚不知痛處却去火爐上打成兩橛舌頭上錯了一拍雖然如是你而今喚作什麽即得大爐頭禪難說難說

趙州路次見一婆子問和尚住在什麽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師擧問僧你道底那个西字一僧云東西字一僧云棲棲字師云汝二人總作鹽鐵判官僧云和尚爲什麽伊麽道師云爲汝總識字
知非子頌不見妙峯師子乳象小狂獵逐塊走問來竟對西與棲可憐箇箇墮人口
悅齋居士頌識字人家住小寨出門不辭問東西有人來問西棲字背手提留一米齊
法燈別兩僧云已知去處　蔣山還別云和尚將謂

別人不識

趙州路上見一幢子無一截僧問幢子一截入地去也上天去也師云也不上天也不入地僧云向什麼處去師云撲落也

雪溪益頌幢子多年無一截任他日炙與風吹也知撲落非他物草莽分明舉似伊

知非子頌幢子截大道邊不入地不上天真際開示直截根源知幾百年封苔蘚

趙州因僧來參適值以衲衣蓋頭而坐僧便退師云闍梨莫道老僧不欵對

慈受上堂舉此話連舉僧問法眼請和尚廣開方便與

學人入路眼遂拈手一下師云諸人要會一尊宿意麼比如停掃洒一條路迎人到家只是人不肯移脚忽然移脚時如何慈受要與你提撕挈鋒

趙州一日在東司上見文遠過遂召云文遠遠應諾師云東司上不可與你說佛法

雲門杲頌趙州有參語文遠不覆藏窮出大藏教功德實難量

竹庵珪頌老僧正在東司上不將佛法為人說一般屎臭栴檀香父子之機俱漏泄

趙州一日從殿上過乃喚侍者一聲侍者應喏師云好一殿功德侍者無對蔣山泉云和尚也須禮拜始得

雲門杲頌好一殿功德總是過去佛百福相嚴身不使

栴檀刻日日香煙夜夜燈看來當甚乾蘿蔔

竹庵珪頌殿上發來先應喏不知業識大茫茫雖然功德已成就爭奈當初不放光

趙州因侍者報云大王來也師云萬福大王侍者云未到在師云又道來也

黃龍南上堂舉此話云頭頭漏洩罕遇仙陁歸宗道侍者秖解報客爭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

慈受上堂舉此話云看他古人見地明白受用處不妨省力學者麁心多是對面蹉過云云

趙州訪臨濟才洗脚濟便下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正值老僧洗脚濟近前側聽師云會則便會啗啄作麼濟拂袖便行師云三十年行脚今

日為人錯下注脚

雲門杲頌一人眼似鼓槌一人頭如木杓兩个老不識羞至今無處安着

竹庵珪頌洗脚處更不安排側聆時非是啗啄趙州林際二老人相見何曾下注脚

保寧秀舉此話連舉老宿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拈云衆中商量道趙州不識林際作賊却為他下注脚林際當時作聽勢何不掩耳便掌與麼商量何曾夢見趙州識得林際然兩箇盡是老賊須知一箇好手捿賢問伱諸人且道那个是好手具眼者辨取

慈受上堂舉此話連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床脚是僧云莫秖者个是否州云是即脫取去師笑云好諸

人者看他古人相見一言半句一劄一錐直是千聖也
摸索他不著不見道須叅活句不叅死句若向活句下
薦得可與祖佛為師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翻來覆去
只是者一句子敢問大衆畢竟作麽生會師良久云嶺
上寒梅溪上柳一番春色一番新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半雨半晴桃紅李白點著便行不
勞啗啄那箇是他錯下住脚處試道看

趙州到投子處齋時投子過餬餅與師師不接亦
不顧投子令沙彌度與師師接得起禮沙彌三禮
投子亦不顧
大覺璉頌蒲萄彎弧射趙州鑵開傑掩不昂頭楚師退
後開旗鼓壁壘千重豈易收

趙州一日共文遠行次忽指面前地云者裏好造
个巡鋪子遠便近前展兩手云把將公驗來師與
一摑遠云公驗分明過
雲門杲頌一正一邪一倒一起文遠趙州靴裏動指
竹庵珪頌天子居關市裏老僧在百草頭擺手御街來
往不怕巡火所由

趙州問婆子什麽處去婆云偷趙州笋去師云忽
遇趙州又作麽生婆子便與一掌師便休去
海印信頌彎弓直射勢難當陷虎之機理頗長雖是貪
他一斗米誰知損却半年粮
雲溪益頌幾年坐斷臺山路看盡行人走南北無端撞
入趙州開偷得笋兮不成竹君不見卞和氏雖得一塲

榮刖却一雙足

華嵩宗頌一路雄兵犯界河煙塵塞路絕人過夾邪鎮背張負在畫角城頭唱楚歌

無盡居士頌趙州勘破老婆時迦葉難隱盡歛眉却被老婆轟一掌都緣多事落便宜

雪竇顯拈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　法眞一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雪竇欲勝道且道是趙州分上婆子分上試子細點檢看

白雲端上堂舉此話云趙州休去不知衆中作麼生商量白雲也要露个消息要衆人共知婆子雖行正令一生不了趙州被打兩掌咬斷牙關婆子可謂去路一身輕似葉趙州高名千古重如山

慈受上堂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無勘婆子處無勘趙州處慧林今日因齋慶讚為諸人點破婆子無心偷笑惡聲已播叢林趙州有失關防關裏遭他毒手然雖如是落便宜是得便宜

育王諶拈趙州可謂近水樓臺先得月者婆子向陽花木易爲春點檢將來正在西湖三月裏

趙州一日在佛殿上見文遠禮佛以拄杖打一下遠云禮佛也是好事師云好事不如無

雲門杲頌文遠修行不落空時時瞻禮紫金容趙州拄杖雖然短腦後圓光又一重

竹庵珪頌平生侍奉老師翁無些子氣息佛法妙盡天機一字教他不得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召大衆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
急走過趙州是即也是要且脚跟下一條線子在便饒
坐斷毗盧頂不禀釋迦文也祇知步步登高未肯從空
放下若是个變通底因行掉臂借路經過於建化門中
隨處施展上與十方諸佛同一慈心下與一切衆生同
一悲仰以至一瞻一禮一稱一讃聞者見者罔不加敬
是以山僧今日見諸人禮拜不獨不學趙州麁心拍肓
更能以手加額隨喜讃嘆敢問大衆且道肯王與趙州
用處若爲優劣與麽體悉得去當知能禮所禮性空心
佛衆生無別其或未然肯王更向你道到頭珠有水未
免線因針

趙州一日在方丈內閑沙彌喝參師向侍者云教
伊去侍者才教去沙彌便珎重師向傍僧云沙彌
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蔣受頌趙州門户都無關鑰侍者麁心當頭蹉過靈利
沙彌珎重便行師從後云者裏下一轉語有麽良久又無人
應師云夜深歸堂向火
雲門杲頌慇懃風撼蕭蕭雨檐獅子咬人韓獹逐塊
竹庵珪頌得入門在門外說向人人不會更高聲我耳
背
雲居錫云什麽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會得
便見趙州

趙州因見諸方異解頌云趙州南石橋北觀音院
裏有彌勒祖師遺下一隻履直至如今覓不得

知非子頌石橋北岸趙州南當來彌勒住觀音手攜隻
履流沙去態耳山開無處尋
趙州因有一婆子施財請轉大藏經師下禪床遶
一匝云轉藏已畢人回舉似婆子婆云比來請轉
一藏如何和尚只轉半藏　擷捧
崇勝珙頌水滿長江雲滿山老婆要踏趙州關當時遶
座回傳示一藏翻成半藏難透浪隻鱗穿禹穴必夜群
驚殺沙灘而今大有如君者往往將經容易看
慈受頌走下禪床行一轉看了如來五千卷婆子年高
眼尚明夜深月下穿針線
玄覺徵什麽處是大半藏且道那婆具什麽眼便伊
麽道

大洪恩拈女人家到了秖會老婆禪恰道得一半殊不
知大隨請轉一藏却轉兩藏具看經眼底辨者 大洪蹤跡
開元琦上堂舉 至 投子遶繩床三匝云轉藏已了人回舉
似婆子婆子云比來請和尚轉一藏和尚爲什麽却轉
兩藏師云投子老人窮寒大殺何得貴買賤賣藏經也
不倩與衆僧致得千古之下掛人脣吻這箇婆子轉藏
其因其果無際無涯山僧恁麽道諸人還會麽三十年
後有人說破擊繩床下座
雲門杲秉拂舉此話云衆中商量道如何是那半藏或
云再遶一匝或彈指一下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或拍
一拍伊麽見解秖是不識羞若是那半藏莫道趙州更
遶一匝直饒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設使

更是須彌山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假
饒天下老和尚亦如是遶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也
只得半藏設使山河大地森羅萬像若草若木各具廣
長舌相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未來際於婆子分上
亦只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麼良久云鴛鴦繡出從君
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竹庵珪小參舉此話云大衆你看有伊麼看經僧有與
麼看經檀越投子下禪床轉一匝看一藏已是過當爭
奈婆婆道只轉得半藏大衆請訛在什麼處山僧道投
子未下禪床婆婆先看半藏直饒投子先行終被婆婆
趕上只要本分看經不得別呈伎倆任是釋迦老子須
喫婆婆拄杖復以拄杖卓一卓云珍重

趙州初參投子至桐城縣見投子便問莫是投
子庵主麼子云茶鹽錢布施我來師先去庵內子
後攜油缾歸師便問久嚮投子到來秖見箇賣油
翁子云你秖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師云如何是
投子子提起油缾云油油師無語子休去
法真一拈大小趙州向油缾裏抗倒當時見投子提油
缾云油油但問道見面不如聞名秖者投子放過趙州
也好與一狀領過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玄言師云壁上掛錢財
投子青頌輕輕入問玄中事便吐肝腸說與他木人暗
皺雙眉處石女多言爭柰何（此錄僧問大陽聖和尚）
無為子頌玄言玄言壁上錢財掛起家門幸自平安白

日招神引鬼

無盡居士頌玄言分明示學人錢財壁上掛金銀連珠六點三千貫不濟飢寒不濟貧

趙州將遊五臺山次有大德作偈留云何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乃問作麼生是正眼大德無對

法眼代云請上座領某甲情

同安顯代云是上座眼

瑯瑘覺拈常得血流無用處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年盡不燒錢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天童今日不免為諸人麼拈去

也老老大大宗師出語元無犀訖却云年盡不燒錢討甚祖師西來意磨洗絕瑕疵理齊力竭喚令地看來伎倆無趙州古佛較些子作麼生是趙州較些子處豈不見道不習禪不論議鋪个破蓆日裏睡想料上方兜率天也無如此日炙背忽有箇漢出來云我也伊麼睡得麼但向他道只恐未曾夢見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以兩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不取於相見若不動云法眼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

崑山元頌要知物物不遷前春去歲今年既不將今作古焉肯名也為天釋迦權指黃葉仲尼徒歎逝川無謂

先德既投遍問親見南泉也

佛鑑勤示衆擧此話云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如或未然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兎走才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彼彼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云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麽

趙州一日齋次有一婆子入堂指云遍一堂僧盡是婆婆生得復指趙州云唯有大底孩兒五逆不孝師瞪目視之婆便出去

松源上堂擧此話云一人打鑼拍板一人吹無孔笛楚音清雅令人樂聞且道是什麽曲調洞庭山脚太湖心

趙州問僧向甚處去僧云摘茶去師云閑

雲蓋智頌遮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攤身節什麽要對鶴問可可

趙州問俗行者劫僧云我有十貫錢若有人下得一轉語即捨此錢前後有人下語並不契師遂往行者處行者云若下得一轉語即捨其錢師戴笠子便行

瑯琊覺拈云帝家仙不得御王喬端坐却昇天

趙州見趙王入院不起以手自拍膝云會麽王曰不會師曰自少出家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

佛眼遠上堂擧此話連擧騰騰和尚仰視則天曰會麽天曰不會騰曰老僧持不語戒忠國師見肅宗帝以手指頭帽子曰會麽帝曰不會國師曰天寒莫怪不下

帽子師云大衆明得三人意旨麼譬如賓頭到岸獲大富而濟有餘王戸抽開林子堂而入乎室猶在門外無奈不入之何因守孤貪是珠寶之計還會麼示 和尚足歸堂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不錯路師云識心見性是不錯路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譬若有人頭戴漆籠賣事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若要不錯路須是識心見性始得且那箇是識底心那个是見底性有般底蹋伊麼道便道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伊麼見解正是鄭州出曹門

趙州示衆云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僧問如何是此性師云四大五蘊僧云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云五蘊四大

法眼拈云是一个兩个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

圜悟勤拈云千尺寒潭徹底清　雲門杲云寶藏天王

趙州因僧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時如何師云今朝又風起

雲門杲頌今朝又風起蹋處莫錯認着閻羅王嗟苦陰司鬼

趙州因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云無路是趙州

雲門杲頌無路是趙州老將足機籌南并塞北當下一時收

趙州因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老僧只管

看
雪竇顯拈看則不無爭則不得且道扶着僧扶趙州

趙州因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云呈漆器
雪竇顯拈諸禪德還有識得趙州底麼出來相共商量
若未能辨明大好從頭舉與你點破四九三十六收
青王甚拈月中尋不得海上舊留名也須是趙州老人
若向者裏見得老僧未陞此座時已呈似諸人了也還
曾向箇裏點簡要驗得破也未直饒驗得破未免
青平還木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欄中失却
牛
圜照禎欄中失却牛有闊點有斟更若求玄妙獨豯等

氣毬

趙州因僧問庭前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
僧云幾時成佛師云待虛空落地僧云虛空幾時
落地師云待栢樹子成佛
蔣山元上堂舉此話乃拈拄杖云若有人問龍華拄杖
子幾成佛也無向你道待虛空落地問虛空幾時落地
向伊道即今落地卓拄杖一下
雲門杲法語舉此話云看此話不得作栢樹子不成佛
想虛空不落地想畢竟如何虛空落地時栢樹子成佛
栢樹子成佛時虛空落地定也思之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版齒生毛
投子青頌九年少室自虛淹爭似當頭一句傳版齒生

毛猶可事石人踏破謝家船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牆外底僧云學人不問者个道師云你問什麽道僧云大道師云大道通長安

大覺璉頌問道師言牆外底區區來往盡相宜於中未薦重求言直到長安設可之

投子青頌知道還他潦倒翁親言相指自忽忽聞山路遠重須去一徑長途君任通

蔣山泉頌趙州真古佛叢林只一个大道通長安重禹喧喧過南北遊人火急歸莫教空踏草鞋破

松源頌大道透長安言端亦語端臘盡雪消去春來依舊寒

悅齋居士頌些子機關在舌頭逢人點著出如流從來淺水無魚鼈空使漁人下釣鉤

承天照覺上堂舉此話云只如趙州伊麽指示大道為當是及耶不及耶良久云弄潮須是弄潮人

趙州上堂云才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荅話分也無樂普在衆扣齒雲居云何必師云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時有僧云請和尚舉師便舉前話僧指傍僧云者僧作伊麽語話師休去

法真一拈者箇幾漢如臨大陣矢在絃上不能發得唯拋瓦礫見伊上堂云才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荅話分也無便好掀倒禪床喝散大衆豈不是大丈夫漢既摠不能趙州休去好與一狀領過

趙州因僧問與麽來時如何師云接僧云不伊麽
來時如何師云接僧云伊麽來從師接不伊麽來
為什麽亦接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智海逸頌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
不敬信信得及為君列在下風立
育王諶拈趙州一等接客末後也不免撑門拄戶或有
問育王伊麽來從師接不與麽來為什麽亦接向他道
育王門下無第二頭安排
趙州問僧甚處來僧云雪峯來師云雪峯近日有
何言句僧云雪峯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
諸人向什處屙師云上座若去為我寄个鍬子
智海逸頌爾望雪峯猶萬里北遊未踏趙州關驪他一

隻破鍬子二百餘年去不還
蔣山泉頌石橋一路滑如苔關嶺風高凍不開相見盡
言遊歷去幾人曾到雪峯來
雲門杲頌途路彼乞數十州傳言送語當風流不知脚
下泥生刺踏着錐人脚指頭
竹庵珪頌大地是眼何處屙天下不奈雪老何趙州寄
箇鍬子去方得此話圓增
心聞賁頌柳帶搖風日正長酴醾落盡已無香小園尚
有芳樽在斷送春愁入醉鄉
保福展拈南有雪峯北有趙州
雪竇顯拈著僧既不從雪峯來可惜趙州鍬子
瑯瑘覺拈衆中有云寄鍬去埋却趙州若道寄鍬盂去

便道盛粥飯用匙箸莫作麼商量不是僧從手邊說
學丹青
空叟和尚舉此話云若向這裏轉得身吐得氣只認得
驢鞍橋五十年前三十年後明眼衲僧一場漏逗
趙州示衆云不得閑過念佛念法僧便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念佛云念者是誰僧云無伴師叱云這
驢
雲門杲舉此話云這僧雖然無伴成群作隊聒擾殺人
趙州雖好一頭驢只是不會喫草
趙州因秀才辭云文在此閑聒撓和尚無可為報
待作一頭驢來報荅和尚師云教老僧爭得鞍才
無語

淨嚴遂舉此話云秀才當時但作驢叫因成頌曰
作驢報荅要得鞍當時便好作驢叫若能解向異中行
免使趙州淡笑料
趙州因僧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猶是客作漢
密菴傑舉此話云這僧置箇問端不妨嶮峻爭奈趙州
有起膏肓底手段雖然如是總落在天童手裏竟如
何喝一喝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毗盧頂相師云老僧自少出
家不曾眼花
應菴華拈大小趙州語上偏枯若有問天童如何是毗
盧頂相只對伊道大底大小底小
密菴傑舉此話連舉應菴拈師云若向趙州語下見得

坐殺天下衲僧若向天童語下見得走殺天下衲僧忽
有問華藏如何是毗盧頂相只對佗道碌塼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出來底人師云諸佛菩薩
徑山杲舉此話云大小趙州亢來膽小或有人問徑山
如何是出來底人向佗道猪㾦狗佗若道徑山舌頭
得恁麼自在我也知你是箇鐐楄
　趙州問僧曾看法華經麼僧云看來師云衲衣在
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你作麼生會其僧
擬礼拜師云你披衲衣來麼僧云披來師云莫惑
我僧云如何得不惑去師云莫取我語
雪竇顯拈云大小趙州龍頭蛇尾諸人若能辨得便乃識
破趙州如或不明个个高擔衲衣莫惑翠峰好

　趙州到黃檗檗見來便閉卻方丈門師乃於法堂
上叫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
張弓
保福展拈黃檗有頭無尾趙州有尾無頭
五祖戒拈黃檗只會買賤不會賣貴趙州因禍致福
雪竇顯拈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怱有箇衲僧問雪竇
笑箇什麼笑賊過後張弓
　趙州臨順世時分僧馳拂子傳語趙王云此是老
僧一生用不盡底
保寧勇頌一生受用應無盡這个都來有幾莖分付趙
王千古在任佗南北競頭爭
入上堂舉此話云趙州一生用不盡底終不錯分付人

雖然不錯分付人爭奈趙王提不起乃拈拄杖云此是保寧一生用不盡底不如未死已前兩手手等分付與諸人擲下拄杖拍手云阿喇喇三十年後莫教失卻

蔣山泉代大王云和尚莫將常住物作自己用

上方益代慚愧慚愧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二

拈頌第十卷第二十一條

我不依　眼照四　聲子也

天童覺頌　溈山拈花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三

達磨第九世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嗣法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日子和尚

池州甘贄行者

達磨第九世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嗣法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

達磨第九世廬山歸宗寺法常禪師嗣法

五臺山智通禪師稱大禪佛

達磨第九世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嗣法

壽州良遂禪師

達磨第九世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嗣法

鎮州普化和尚

達磨第九世金陵牛頭山智威禪師嗣法

婺州天柱山崇慧禪師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

達磨第九世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嗣法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澧州道吾山宗智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長沙景岑禪師令僧問會和尚曰和尚未見南泉時如何會良久僧云見後如何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迴舉似師師作偈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其僧便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

　水傳云不會師云四海五湖王化裏

蔣山泉頌悲澁會老叅曰區區癡意尊宪爾長沙秖會進步忘還家百尺竿頭誰不到霧卷雲收日杲杲南北遊人歸去來澧朗州中山水好

天童覺頌五人要破一聲雞轉那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蟄無言桃李自成蹊又將萬方新勢誰怕春曉沒歷泥

雪竇顯到靈隱上堂云論戰也箇箇力在當鋒相拄又須是箇特達漢始得若意根尚滯直須向前契擇所以長沙道百尺竿頭至是全身僧要蹋著泉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泉云更進一步僧復問瓦官一本盖官官云百尺竿頭用進作什麼僧不肯官便打師云大衆古人機變出在一時其間別有商量亦來言著且如雪竇今日弄入靈隱也似百尺竿頭做筋斗之言得進一步善與大衆相見則十方世界一時周匝

承天宗上堂舉長沙道百尺竿頭須進步師拈拄杖云百尺竿頭在者裏進也跳不出不進也跳不出忽若拗折石佛拄杖子也跳不出為什麼如此諸人會麼石佛惣會石佛會麼諸人不會未後一句道十方世界是全身更跳不出若無七穿八穴底眼來究隨在長沙窠裏

　又連舉南泉盖官語師云若叅南泉須進一步若叅盖官須退一步明眼底辨看

承天懷上堂舉百尺竿頭是全身師云大衆古人與麼語話不妨奇特然察檢點將來只知過溪不覺水流

何故只如十方世界是个金身百尺竿頭向什麽處安著還有人救著裏見得麽若也見得便能放下歸家穩坐若也未見一任擔取去

雲門杲若要見長沙更進一步若有人問如何進這一步我待欵欵地與你着藤

無用全上堂舉此話連舉大慧道要見長沙麽更進一步師云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麽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洗骨換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

長沙一夕與仰山翫月次山云人人盡有這个事秖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汝用去山云你作麽生用師便踏倒仰山山起來云亦直下似个大虫

長慶稜拈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

保福展云好一个月只是用力大多被他踏破却成兩个人人盡道岑大虫奇特須知仰山有陷虎之機

圓明代更與一踏

明招舉此話問僧莫道便請別不得什麽語師代云莫道得便宜好又云接却着又云咬著舌（此錄岑云請你道 仰云便請道）

瑯琊覺拈李陵雖好手爭免陷番身

法真一舉此話連舉長慶拈師云仰山也大無端長沙云恰是請汝用山便好與一踏却云作麽生用及被踏倒又云直下似个大虫更好與一踏非唯勦絕仰山亦塞得長慶口諸方從此目長沙為岑大虫若點檢將來也只是个攪尾底

雲門杲中秋上堂舉此話云皎潔一輪寒光萬里靈利

者葉落知秋偈觸者忠言逆耳休不休已不已小釋迦有陷虎之機老大虫却無牙齒當時一踏豈造次驀然倒地非偶尒衆中還有緇素得二老出者麽良久云設有也是拖棒打月

長沙因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云汝道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否僧云未審是何人成佛師云是汝成佛僧無語師云會麽僧云不會師云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向汝道什麽

投子青頌吾殿重重紫氣深星分辰位正乾坤金輪不御閫外境豈歪諸侯賓卓尊

圓悟勤頌巨嶽何曾乏土唐皇豈可刈芽禮拜迸前又手西天十萬迢迢古佛則自自己則古佛珊瑚巖邊十洲春蟜殊影奪驪龍窟

東林摠上堂云欲明今日事識取本來人便能於生死海中無明路上横身為此事所以僧問長沙垂地向汝道什麽僧又無語後有老宿云好个大虫兒只是个牙未備師云什麽處是未備處還知老大虫兩迴被者僧勘破麽且道什麽處是勘破處若向者裏見得非唯寢虎尾亦能騎虎頭若也未能切忌持虎鬚

牧庵忠舉此話云長沙老漢龍頭蛇尾雖然解顯尊貴未免自起自倒忽有人問牧庵本來人還成佛否直拔向渠道若是本來人何須更成佛真金不博鍮誰敢輕埋沒

長沙因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云

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僧云不會師云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乃有頌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

保寧勇須座剎平常露此身疑生情動見跡親湖南城裏從來事米賤柴多足四隣

天童覺拈雖然實主互換要且泥水不分或然裂轉鼻孔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又合作麼生如今王令稍嚴不許人攙行奪市　圓悟勤拈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有人道得不難不易句却來徑山手裏請棒喫

長沙因有秀才看佛名經乃問百千諸佛但聞其

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未云未曾師云無事題取一篇

淨嚴遂頌黃鶴樓詩崔顥題古今吟韻詠難齊秋空月影千江印春晚黃鸝是處啼

天童覺頌無事題取一首我儂不落他人後略略綽綽恩大口醇醇醨醨白家酒醉中猶道未沾脣被人問著還打手不打手三年一閏冬後數九

黃龍新頌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旗渠無國土歸何處贏得多才一首詩

慈受頌海水有時終見底人生到死不知心秀才若會翻身句管取白衣入翰林

白雲昺頌百千諸佛聞名久國土莊嚴何處求覿面若

無精識眼又隨船子下揚州

育王諶頌黃鶴樓馳天下名菩提道種本圓成自從崔顥留題後除得平平仄仄平

心聞賁頌黃鶴樓前題一篇無限指大失至則長沙一隻眼長今古何曾有蹤跡

松源嶽頌黃鶴樓前一首詩把將瀟灑盡娥眉百千諸佛負消息覿面分明舉似伊

悅齋居士頌崔顥題後無詩流後來一句君知否十二欄干生兩耳一時壓倒黃鶴樓

雲居元舉此話云長沙恁麼為人大似金剛與泥人揩背因甚麼如此依俙似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希

上方益拈道吾恁者是吾師其奈這揩大未肯當時待

伊問遂為人說法也無旁口便掌教他題甚閑言長語不見道罵秀才不如打秀才然雖如是須合羅翻鷂別

黃龍清上堂舉此話云長沙和尚居宗關要既當薮衡衆流黃龍應物投機未免隨波逐浪當時見問百千諸佛但有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只向道閑名直下驚天地更問所居成自瞞迴首却登歸去路家家門下通長安

圓悟勤拈藏乃劈面解辨者何人劈箭當胄承當者幾若能向奔流度刃疾焰過風處見長沙橫身為物去不消一捏其或隨言語入路布便謂問東答西別轉舌頭且作麼生是長沙端的處還委悉麼殺人刀活人劍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大衆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

為什麼卻與麼道秀才尋常嘲風詠月為什麼長沙面前一辭不措若是黃鶴樓有什麼難題處聽取山僧題破遂云答題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覲近

白雲昺拈蚌腹有珠剖時方見言中有響悟後方知任是諸佛出世現身現土說法利生也出他不得還見長沙為人處麼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在火邊樓

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首座問和尚什麼處去來師云遊山來座云到甚麼處來師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迴座云大似春意師云也勝秋露滴芙蕖

雪竇顯頌大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迴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

悟真一頌無事攜筇閑縱步堂中首座問何來潛奇掩勝皆窮盡不設遊山空往迴

雲蓋益頌拂拂山香滿路飛野花零落草離披春風無限深深意不得黃鸝說與誰

佛鑑勤頌獨步靈機語逢人口便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迴薄霧籠紅日輕煙襯綠苔若將詩句會埋沒王才

雪竇顯著語云謝師答話

天童覺上堂云輕煙冪冪細僧家節物迎春氣象華琉水落花無限意得山消息付長沙記得長沙一日遊山至也勝秋露滴芙蕖師云身心一如物我同體不用轉

山河大地歸自已亦不用將自已作山河大地如珠發
光光還自照一切時一切處如何得恁麼現成受用去
還會麼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保寧勇上堂舉此話云大衆還知得此二尊宿相見底
時節麼直是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長沙因僧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偈
曰礙處非墻壁通處勿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
來同
長蘆賾舉此話云山僧即不然礙處是墻壁通處是虛
空若能如是會日出海門東
晦堂心上堂舉此話云拂子是色那箇是心靈利漢才
聞舉著隔墻見角早知是牛更若擬議思量白雲千里
萬里

長沙因竺尚書來謁師召云尚書書應諾師云不
是尚書本命書云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
个主人公也師云不可喚尚書作至尊也書云恁
麼則總不祇對和尚莫是第子主人否師云非但
祇對與不祇對時從無始劫來是个生死根本乃
示頌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無始
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
知非子頌本來無死無比比著依前不是廓然透過透
身一陣毗嵐風起
雲門杲拈即今祇對者既不是本來人却喚什麼作本
來人良久云我伊麼道且作死馬醫

僧問永明壽長沙云學道之人至本來人豈離識性別有真心耶壽曰如來世尊於首楞嚴會上為阿難揀別詳矣而汝猶故不信阿難以推窮尋逐者為心遣佛呵之推窮尋逐者識也若以識法隨相行則煩惱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於妄並是妄識不干心事

長沙因僧問諸佛是誰師師云你從無量劫來承誰恩力僧云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云近日曾祖開堂亦與諸人東語西話

保寧勇頌水墨冊青狀不成混然竹木个精靈承恩乞福拋枉校向道明明自不聽

靈實寧上堂舉此話云者僧如盲摸象自謂見全諸人

要識長沙歷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長沙因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要騎便騎要下便下

長靈卓頌探花蝴蝶舞三臺啄木搖頭鳴話鼓處處相逢夲大蟲元來便是玄沙虎

無盡居士頌百年身後擬奚為馬腹驢胎受一度特語禪流好精進他時承嗣老王師

瑯瑘覺行腳時在衆中與一尊宿談論次因舉此話其尊宿遂問師云莫是對他語否師云無莫是成他問否師云無莫是點他語否師云無畢竟如何師云磬聲斷後不許易價因成一頌示衆云要騎即騎要下即下磬

聲斷後不許易價

瑞鹿先示衆云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个言語不妨狐疑不妨篤信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真常或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个言語或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或會云東家是什麽西家是什麽或會云乃作驢叫又作馬嘶或會云喚什麽作東家驢喚什麽作西家馬或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或會云作露柱處去或會云東家作驢斷南泉甚處西家作馬斷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總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便下這个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勿多事珍重

長沙因僧問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夙債秖如二祖是了不了師云空

真淨文頌臨機無巧妙得意不勞功其如人不會閑空便謂空

子湖嵓剩禪師門下立牌牌上書云子湖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或新到才相看師便喝云看狗僧才迴首師便歸方丈

廣福逸頌子湖堂上絶人行只為當前狗子獰見影聞聲心膽慴當頭寧免喪殘生

海印信頌子湖有狗甚希奇門外書牌告衆知當日若逢師子子直教腦裂與魂飛喝一喝

法真一頌分明牌字示來賓擬議躊躇即害人到者山頭不着眼臨時往往喪其身

崇勝珙頌當年脫灑子湖叟來者盡遭吠靨狗無人燒箇羅窗頭教伊爛舌遶天走遶天走蝦跳何曾解出斗踢地師子正學乳誰敢進前亂開口

佛眼遠頌老大宗師沒巴鼻養狗之緣大兒戲奪牌禪客如到來鉛刀爭及吹毛利

知非子頌韓獹逐塊枉紛紜羊蹤迹遠取人頭足心爭如子湖大子湖大靈利衲僧高著眼見不見每日上山三五轉

雪竇顯舉此話云衆中總道遮僧著一口著即著了也爭奈者僧在敢問諸人子湖狗著者便死因什麽者僧猶在若無知方眼激得者僧設使子湖出世咬殺百千萬个有甚益我當時若見先斫下牌然後入院待者老漢喝云看狗與伊放出个焦尾大虫如今諸人要見麽日勢稍晚歸堂

神鼎諲小參舉此話云古人提唱一段因緣你道恁麽時下得什麽語神鼎當時若在他會裏便出云若畜生又云死亦作退身勢白兆和尚亦云白兆有狗上不取人頭中不取人腰下不取人脚也不擬議咬得他死便休僧問如何是白兆狗兆作狗聲僧云猶是喫屎狗兆云作麽生是咬人狗僧把衲衣角便擲兆便打師云白

兆道也不擬議咬得死便休且道其僧便拂兆便打誰得誰失白兆大似喪車後掉樂袋亦有僧問如何是神鼎狗向伊道誰敢倚門傍戶僧禮拜向伊道神鼎也大喩有僧便請益此語師云我當時要个不惜身命底人直至如今無人拼得老僧意你兩个些需个消息看僧擬議師云死

佛印元上堂云昨夜茶堂大吠聲蒲堂雲水盡皆驚天明把手開相問好个圓通又不成遼擧子湖和尚至便歸方丈雲竇道我當時若見與伊斫斷脾然後放出一个焦尾大蟲與伊相見師云雲竇和尚不識好惡燋尾大蟲豈與狗對若是歸宗則不然放他無面目閑吠兩三聲　佛日才上堂擧此話至便歸方丈後趙州去問如何是子湖犬湖作犬吠州云喋屎犬犬湖便休去師云若是明眼人擧著便知後來雲竇師翁拈至放出焦尾大虫諸禪德看他二先達雖然各出一隻手也是擻敵者云珎重　雲溪益上堂擧此話連擧雲竇拈云我當時若見才入門至焦尾大虫後來佛印又拈云雲竇至開吠兩三聲師云佛印雖然不與狗鬭爭添長他業識更教他東吠西吠海會今日却須救取遼畜生喝一喝云住住養狗都緣怕賊來好人相見莫紫嘊而今四海清如鏡休向門前更卑牌

子湖一日中夜叫云有賊衆皆驚走師到後架把住一僧叫云維那捉得也僧云不是某甲師云是即是只是汝不肯承當

崇勝珙頌中青叫賊賣能優爭奈靈均千古愁睫在眼
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
雪嵓芝拈子湖也是相頭買帽　法眞一拈子湖大似
勞而無功當時既捉著賊不著自合依條反坐師驀拈
拄杖顧大衆云者一隊賊今日并贓捉獲以拄杖一時
打下

子湖見劉鐵磨來便問汝莫是劉鐵磨否磨云不
敢師云左轉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師便打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劉鐵磨既
不能見機而變子湖遂乃倚勢欺人且道其間事作麼
生莫是驅耕夫牛奪飢人食麼要且不伊麼你道如何
體悉還會麼不見道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
無

子湖云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粥飯氣力麁無事
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云秖如諸人每日東廊上西廊下
出僧堂入寮舍甚處見子湖老於是見得子湖性命盡
在諸人手裏若見未得諸人鼻孔揔在子湖穿却一宿
覺出來呵呵大笑云尋常向你道行亦禪坐亦禪你都
不信如今有甚救處喝一喝下座

圓通秀舉此話云四百新長老朝離海會承諸人相送
上山到這裏成得箇什麼邊事若有人道得出來略為
證明還有麼良久云恩大難酬

淨慈本舉此話良久云是則是爭奈口是禍門

雲門杲拈不得作佛法商量不得作世法解會汝諸人
還會麼

鄂州茱萸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莫向虛空裏釘
橛時有靈虛上座出衆云虛空是橛師便打虛云
和尚莫錯打某甲師便歸方丈傳燈云金輪可觀和尚問如何是道師云莫向虛空裏釘橛觀云虛空是橛萸乃打之觀拈僧云莫拈某甲已後錯打人在更便仍

法真一頌虛空是橛幾人諳獨有靈虛最善柴潦倒茱
萸雖倚勢龍頭蛇尾更何堪

雲門偃拈屎上加尖僧云和尚適來與麼道那門云捷
鍾謂響得个蝦蟆出來此錄云靈駒上座問　雲居錫云此人
具眼不具眼因什麼著打

雪竇顯拈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趂出

法雲秀拈茱萸只知瞻前這僧不能顧後子細檢點將
來兩箇摠須喫棒且道過在甚處具眼者看

法真一拈茱萸雖倚勢欺人又不能折合得老僧等是
箇捋虎鬚又却有頭無尾和尚莫錯打某甲茱萸休去
便好與拽下禪床豈不是大丈夫漢

崑山元上堂舉此話云諸高德茱萸當時打伊且道是
賞是罰賞罰且置敢問諸人阿那箇是虛空那箇是橛
若也未明聽取一頌虛空與橛吾今為決擬論玄微眼
中添屑以拄杖擊禪床

日子和尚因亞溪來叅師作起勢亞曰這老山鬼
猶見某甲在師云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亞欲進
語師乃叱之亞曰大陣前不妨難禦師云是是亞

曰不是不是
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池州甘贄行者入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云請大衆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贄乃禮拜便出去泉却到廚內打破鍋子
海印信頌甘贄設粥顯家風王老無端讃施功報去始將鍋打破也如賊過後張弓
保寧勇頌兩頭木牯忽相逢出入平田淺草中杖子擊來何處去悠悠千古永無蹤
崇勝珙頌甘贄設粥調衆口摩訶般若南泉剖曙色纔分便下山無奈船何打穿斗
雲門杲頌南泉打破閑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為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顢頇
竹庵珪頌狸奴白牯念摩訶爭似南泉打粥鍋雖然佛法無多子天下叢林不奈何
白雲昺頌極目千山草木黃一溪流水送殘陽老僧笑指猨啼處更有靈蹤在上方
介庵朋頌走却甘贄打破粥鍋支遁放鶴羲之養鵝
無盡居士頌財施無窮法施多為他狸牯念摩訶無端甘贄低頭拜撩撥南泉打破鍋
法真一拈南泉乃是不奈船何打破穿斗待伊云請和尚念誦只好發近前來便與一掌非唯把定甘贄行者又惜得一箇鍋子
翠嵓宗拈狸奴白牯念摩訶穿雲玉鳳出巢窠欲要條

絲不掛未免打破砂鍋豎起拂子云還見南泉麼便擲

下拂子

歷靈祖上堂舉此話云南泉大似貧家作事驚動四隣

甘贄見利忘義猶骨多在要會麼烏帝東嶺上花發樹

南枝

雲門杲拈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甘贄行者入南泉設齋黃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

蘗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行者異錢出去須臾復

云請施財蘗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行者乃觀

崇勝珙頌甘贄行錢入堂首應熟處難忘奇哉行與不

行大眾手亂腳忙

翠嵓真拈甘贄行者雖見落節黃蘗施財何曾夢見

雲門杲舉此話連舉翠嵓真拈師云一等是隨邪逐惡

這雲居羅漢較些子

松源上堂舉此話連舉翠嵓雲門杲拈師云總是擔耳

偷鈴殊不知甘贄有收有放青廬撒處惺惺雲收雨霽

長空閙一對鴛鴦畫不成

甘贄行者因有住庵僧來緣化什物曰若道得即

施乃書心字問是什麼字僧云心字贄却問其妻

妻云心字贄云山妻亦合住庵僧無語贄亦無施

法真一拈伊麼住庵豈不鈍置殺人被箇俗漢折倒他

書心字問是什麼字只向道是先祖諱也不識甘贄若

是箇漢必然青眼相看

五臺山秘魔嵓和尚常持一木杈每見僧來禮拜

即杈却頸云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

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
時有霍山來跳入懷中秘魔於背上撫三下霍山
跳出師拍手曰三千里外賺我來
大覺璉頌 叉子常於當門持 往來誰敢觸雄機 霍山跳
入懷中坐 師手如何得倒歸
海印信頌 自謂獨提誅龍劍 及逢真龍不柰何 也似將
軍空柰戰 無功歷枉動干戈
黃龍南頌 叉擬相逢兩不饒 到頭撫背似癡獃 迴首恐
人生輕笑 謾云千里賺余來
佛隴璉頌 天膽霹心是秘魔 擎叉當下坐盤陁 霍山一
見知端的 不是無端亦取過
法真一頌 老子擎叉孰可陪 行僧往往只空迴 大禪佛

向懷中臥 空路三千賺我來
承天懷頌 深深巖穴傍煙霞 中有禪翁持一叉 衲子到
來俱讓死 誰知蒼去眼中花
崇勝珙頌 秘魔叉子動家邪 來往禪流被死降 禪佛單
刀直入處 恰如項羽到烏江
無盡居士頌 擔橫擔杖叉來行脚 偏搭袈裟去出家 茹是
賺行千里路 何妨拗折手中叉
知非子頌 秘魔一叉 由邑嗚耶 米舖捲物 有地作家 當
時卻是後嗣幽巖
悅齋居士頌 千里何曾賺汝來 賺吾三拼不當才賤 相
好人不肯道 剩顯須從學中埋
明招代 撥當時若見伊欲道來 道先與一椀

法眼代乞命乞命　法燈代但引頸示之　五覺代老
兒家教郤又子得也　開先暹代當時但云蒼天便出
五祖戒云山僧當時若見奪取叉來驀頭叉倒點把火
看伊面皮厚多少　翠嵓芝拈還有賺處也無非但賺
他大禪佛雪山自稱大禪佛　大愚今日也賺大衆上來
海印信拈只解張弓不能放箭

湖南祇林和尚嘗持一木劒自謂降魔每日文殊
普賢皆為魔魅才有僧參禮乃曰魔來也以木劒
亂揮數下便入方丈凡如是十二年後置劍時有
僧問十二年前為什麼降魔曰賊不打貧兒家僧
曰十二年後為什麼不降魔曰賊不打貧兒家
心聞賁頌信手揮來一一親祇林劍下絕煙塵大平曲

調無人和喜尋皇家定亂人

五臺山智通禪師嗣歸宗大在歸宗會下忽一夜巡
堂叫云我已大悟也衆駭之明日宗上堂集衆問
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云智通宗云汝見什麼
道理言大悟試說似看師對云師姑元是女人造
淨嚴遂頌悟了還同未悟時何須更說與人如賊贓敗
露無藏處便道師姑是女兒
保寧勇頌夜半高聲似小神个中明白有誰親如今隨
例傳真響也道師姑是女人
崇勝珙頌師姑元是女人做禮佛中實旨野搖頭上安
頭知來知只恐冬瓜變作瓠
真淨文上堂舉此話云善知識甚善賺殺多少人卻須知

有賺人處驗山也有箇悟處且道悟箇什麽化主元是
徒弟做羨即甚羨殺多小人却須知有笑人處賺人
笑人兩語雙陳能悉新子試辨疎親

壽州良遂禪師初叅麻谷谷見來乃將鋤頭去鋤
草師到鋤草處谷都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却
來敲門谷曰阿誰師曰良遂不稱名忽尓契悟曰
和尚莫瞞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
賺過一生及歸講肆開演有云諸人知處良遂總
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吅一鏁豁呵三啊嚩唧三聽豁

汾州昭頌逆順之機不易當大根良遂解思量若非久
積同風事爭肯迴頭詣法王

薦福逸頌禪林深邃下遊盤鋤草關門衆易看莫謂老

師渾不是得相瞞處且相瞞

又頌諸人知處良遂知良遂知時人不知我爲諸人與
良遂一心分作兩般悲

海印信頌閉户撥鋤理最幽豁然大悟語元由從前學
業虛勞力始得黃河轉底流

佛眼遠頌平生心膽向人傾到此門中有幾人別後都
城舊知已朧煙衢日又黃昏

悦齋居士頌三發周遮眼尚盲天堪教乎背人行忽然
終暖知些小便發三更作五更

雲門偃有時云不敢望你有逆水之波且有順水之意
也難得乃舉此話云賺過一生師云便有逆水之波如
今得入是順水之意亦換作變放時節又云麻谷問阿

誰他道莫瞞某甲不是識破麻谷相見時節若不禮拜
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亦知有賺人處又云作麽生
是良遂知處
海印信因僧舉此話玉賺過一生師云奇怪似此等人
難得便自肯去雖然如是當時放過待他恁麽道便好
擒住把火一照擬欲開口便與本分草料僧又舉後歸
散講遂云諸人知處玉諸人不知師復云作麽生會良
遂知處僧曰不會師曰苦哉今時衲僧不如古時座主
有什麽共語處出去
東林揔上堂云雲門大師道汝等諸人只有順水之波
且無逆水之意却是良遂座主知有逆水之意遂舉此
話云諸人不知方知雲門道良遂却知有逆水之意旂

州須云逆順之機玉信法王師云寶峯今日不識好惡
輒敢與蛇畫足亦與一頌韶石玢陽肯諾他便知迴首
逆風波不登麽谷玄開路十二本經休得麽
松源上堂舉此話連舉雲門云便有逆水之波師云為
人為徹咬著生鐵逆水之波盡空釘橛
鎮州普化和尚居常入市振鐸云明頭來明頭打
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裏來連
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云揔不伊麽來時如何
師拓開云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迴舉似臨濟濟
云我從來疑著這漢
大覺璉頌明頭來與暗頭來八面虛空盡打開一句不
然俱遂出大悲鑰動去天靈

海印信頌暗明盡打謗無上擒住方知無伎倆伎倆無亂稱呼至今誰解辨真虛

崇勝珙頌四方八面與明暗打盡頭頭無可勘一旦類呻師子兒大悲院裏與餕餡喫餕餡諸方禪侶疑成擔直饒夢裏強惺惺爭免空池守鶺鴒

雲門杲頌先師會裏呈真處臨際堂前喫菜時連此三回露柱索出這緣甚盤乞兒

竹庵珪頌僂羅須要逞聰明金撈何曾得貴名將下樓頭歸去好莫騎驢子傍人門

松源頌水急魚行澁峯高鳥不栖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知非子頌明頭打暗頭打偏來正去不暫捨大悲院裏

明日齋普化機關沒可把東西南北出門去直截中踏赤灑灑

悅齋居士頌明日大悲齋知君隻眼開若還具龍眼秋到鴈南來

僧問聰和尚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聰云日出暖陽坐天寒不舉頭

海印信上堂舉此話云不見道雷聲甚大雨滴全無恭仰山偉上堂云古人凡為一事必不虛設昔日普化在衆裏事不管也不執務毎日只携一鼓子向前街後巷叫云明頭來明頭打至疑者這漢師云仰山即不然明頭一打乾坤現暗頭一擊大地昏明暗兩頭俱不動師下禪床立云大衆大悲院裏顯全身

保寧勇上堂舉明頭來明頭打師拍手一下暗頭來暗頭打師拍手一下四方八面來連架打師拍手一下一下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喝云笑殺傍觀者

五祖演上堂舉此話云若是五祖即不然有人問恁不與麼來時如何和聲便打是他須道五祖盲枷瞎棒我只要你與麼道何故一任舉似諸方

雲門杲上堂僧問明頭來時如何師云頭大尾顛纖進云暗頭來時如何師云野馬嘶風蹄撥刺進云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云雪峯道底乃云明頭來明頭打開眼著暗頭來暗頭打閉眼著四方八面來旋風打漏逗不少虛空裏來連架打著甚來由總不恁麼來却較些子明日大悲院裏有齋特地一場愁復云古人

恁麼道令人恁麼提放宗乘中成得甚麼邊事喝一喝

普化因臨濟院有齋河陽木塔乃同臨濟在僧堂內坐才說及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言猶未了師從外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乃指兩尊宿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只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出去

海印信頌　騏驥驚駝辨者稀毿毿毛色混同之若無伯樂毒精鑒千里追風不易騎

仰山偉上堂舉此話云大衆還見得普化用處麼若見得普化用處便見得仰山用處若見得仰山用處普化用處也尋常仰山今日為諸人拈出古人用處三師聚

話共商量擡頭忽見一顛狂是凢是聖請師辨臨際一
喝震大唐普化直指面前高聲叫賊賊自彰衆中莫
有識賊者麼以辦子盤裡來

本然居士拈普化通天散聖臨際徹底作家河陽新婦
木塔老婆又作麽生普化雖復是賊良為賊雖復是顯
揚宗教河陽木塔今日放光休等諸人切須著眼

普化與臨濟赴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
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師遂趯倒
飯床濟云大麁生師云這裏是甚所在說麁說細
濟休去明日又同一家赴齋濟問今日供養何似
昨日師又趯倒飯床濟云大麁生師云瞎漢佛法
說甚麁細濟乃休去一本云濟乃歎

大覺璉頌或毛吞或芥納只見飯床頭倒卓明明一箇
又如斯麁細不論甚安著這風顛終不錯至竟舌頭須
坐却氣爆爆作麼生對老鶴

海印信頌要識真金須入火再三煆錬見精麁上行買
賣不饒議好物從來價自殊

上方益頌翻著供養不尋常兩度遭伊趯飯床盡似這
般無禮漢將何因果剃將去

金鑾善拈直饒這否到梵天猶是第二月

雪竇顯拈兩个老賊與箇也不了好與二十棒雖行
且那个是正賊

香山良上堂舉此話云忽然有人問五峯毛吞巨海芥
法爾如然五峯向伊道亦是神通妙用亦是本體如然

本體如然即且置作麼生是神通妙用乃拈拄杖下座
以拄杖趁散大衆出云逐桶恭堂去
真淨文上堂舉此話云古人一等恭禪悟得脫洒見處
明白得用便用不在擬議之間何也為他無佛法知見
為礙而今莫有無佛法為礙者麼良久喝云設有又打
在無事甲裏　蔣山勤拈精金不百鍊爭見光輝至
寶不酬價爭辨真假不是臨際不能驗他普化不是普
化不能抗他臨際所謂如水入水如金博金雖然如是
放過則彼此作家點檢則二俱失利具擇法眼者試請
辨看　白雲昺拈臨際覿面提撕普化全機酬酢直得
南山鼈鼻吞却東海鯉魚陜府鐵牛觸倒嘉州大像為
甚如此相逢不下馬各自趁前程

普化到臨濟院喫生菜濟見乃云者漢大似一頭
驢師便作驢鳴濟云這賊師云賊賊便出去
海印信頌逆順之機孰正邪到頭須是本行家和泥合
水無人會滿座馨香鐵樹花
上方益頌草裏相逢兩赤眉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
號彊相似試問何人得勝歸
趙州云何不與本分草料
法真一拈大小臨際驢子上喫撲直至如今起不得化
作驢鳴時何不便與踏倒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一个驢鳴兩个賊甚與諸方為
軌則正賊草賊不須論大施門開無壅塞
普化一日於街市中就人乞直裰人皆與之師俱

不要臨濟令院主買棺一具師歸來濟云我與汝
做得箇直裰了也師便自擔去繞街市叫云臨濟
與我做直裰了也我往東門遷化去市人競隨看
之師云我今日不來日往南門遷化去如是三日
人已不信至第四日無人隨看獨出北門外自入
棺內全身脫去
悅齋居士頌東門不吉過南門若往南門犯死殃這漢
生狂到底臨行猶自弄金圈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因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時
還有佛法也無師云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僧
云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云萬古長空一朝風月
僧無語師復云闍黎會麼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

達磨來與未來作什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
不會為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
看其僧又問如何是解卜底人師云汝纔出門便
不中也
佛眼遠上堂云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古人恁麼告報大
好言詮豈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豈可以萬古
長空不明一朝風月此是廣大心法自在之宗若也明
得何處更有一絲頭剩法來久立
長靈卓上堂舉此話云崇慧如鐘在架扣之則鳴善則
善應及乎斷卦要且未能端的只如未出門時是吉是
凶大衆稱實開鋪也汝等諸人亡羊多歧一夜東西尋
覓不得何不出來卜一卜看良久云若無稱實自卜去

也擲下拂子云赤脚人趁兎著靴人喫肉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一日侍立五祖次一本侍立智威處有長安講華嚴經僧來問五祖真性緣起其義云何祖嘿然師乃謂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

雲門杲拈一念未興時不可無緣起也或曰一念未興發什麽作緣起我也只要汝恁麽道

潤州鶴林素和尚因僧敲門遂問是什麽人云是僧師云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僧云佛來為甚麽不著師云無你栖泊處

松源頌十月清霜重臨風徹骨寒若無棲泊處撒手出長安

寒嵓外上堂舉此話云大衆鶴林老漢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若是支提這裏則不然任是南來北來一時向明牕下安排著為甚麽如此要安將一鉢香積飯熏入人人毛孔中

潭州雲嵓曇晟禪師初叅藥山山問甚麽處來師云百丈來山云百丈有何言句師云有時云一句子百味具足山云鹹即鹹味淡即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麽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云爭柰目前生死何師云目前無生死山云三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又問海兄更說什麽法師云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外會取山云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什麽法師云有時上堂了

大衆下堂次復召大衆大衆迴首乃云是什麼山

云何不早恁麽道師於言下有省

投子青頌行盡千峯路轉高背歸方憶舊雲房貪尋古調單于曲暫蹉胡家一韻長

淨慈本舉藥山問雲嵒至作麽生是百味具足底句連舉老宿代云已具荅聞師別云和尚却與他疏通

雲嵒參藥山山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云是山云弄得幾出師云六出山云我亦解弄師云和尚弄得幾出山云一出師云一即六六即一後到潙山山問師聞汝在藥山解弄師子是否師云是潙云為復常時弄有置時師云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潙云置時師子在什麽處師云置也置也

雪竇顯送僧文舉此話頌尾題金毛師子子擲檀林下青莎裏置也置也咸自全一出六出眉剔起非擬擬知幾幾星疏不喝三千里天外風清哮吼時為君吸盡西江水出

智海逸頌栴檀林裏弄金毛藥嶠雲嵒伎最多置也置也從君看一出六出孰奈何或喘或息或低昂銛牙銳爪足施張令人孤坐思前事不覺可可笑一場笑一場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蔣山泉頌一出六出頭伸尾屈雲嵒藥山未離窠窟祐老能牽師子兒置也金毛寒颼颼

白雲昺頌一即六六即一信彩弄來無得失宜號弄得百千般師子何嘗能返擲衆中還有返擲底師子麽縱

饒七佛祖師見了也須失色
悅齋居士頌六卽一一卽六此是師子真面目直饒弄得出場時何異失錢遭罪
泐潭準示衆舉此話云大衆藥山雲巖鉗鎚殺人兩子文弄一个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只須獨自弄教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个金睛擺發鉤鐵爪乳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蔣空裏飛禽亂墜擢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看做一个定場舞下座救云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雲嵓因院主遊石室回師云汝去入到石室裏看爲什麽便祇回院主無對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師云汝更去作什麽山云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天童覺拈云徑頭尖却針開眼拈得線線無頭而莫度針無元以難穿到遼裏縈縈續續絲須是洞山始得

雲嵓因僧問二十年侍百丈爲什麽心燈不續師云頭上寶花冠僧云頭上寶花冠意如何師云大唐天子及冥王後僧舉問允慕度禪師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峯云如慣洞上之言
丹霞淳頌玉鞭高舉擊金門引得珊瑚價莫論迴古輪王全意氣不覽寶印自然尊

雲嵓一日掃地次道吾云太區區生師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云伊麽則第二月也師竪起掃帚云者箇是第幾月吾休去

天童覺頌從來聊爾不了門頭得用隨宜即便休象骨嵓前弄蛇手見時做處老知羞（此錄拈舉玄沙雲門拈）

羅山因長慶共玄沙舉雲嵓在藥山掃地次至道吾休去沙云我當時若在不見提起掃箒便云正是第二月慶云忽然被他倒轉掃箒攔面一摵又作麼生沙當時便休有僧舉似羅山山云噫兩个漢不識好惡雲嵓箇漢縛脚縛手死來多少時也

雲門偃云敢見娘般勤　保福展云雲嵓大似猩裏推車步步區區　雪竇顯舉至第二月也別云消合放過

大洪恩拈二俱好手獨掌不浪鳴二俱不了小慈妨大慈以拄杖一劃云這箇是第幾月衆無對師便打

真如喆舉此話連舉玄沙雲門語師云將勤補拙此三

句語一句可以定乾坤一句可以驗衲僧一句可以接初機諸人還揀辨得麼若揀辨得出許汝親見慧光若辨不出莫道慧光山勢嶮隔江遥望碧雲閑

潭州道吾宗智禪師因雲嵓不安乃問脫却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嵓云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云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雪竇顯別嵓云喚侍者與我記取者一問

圜悟勤拈大周遮生道吾云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相見師云大拯峻生大凡善知識舉一語垂一機要明生死根源令一切人明心見性去豈不快哉或有問道林脫却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只對他道何處不逢渠

道吾與雲嵓到南泉泉問闍梨名什麼師云宗智

泉云智不到處作麽生宗師云切忌道著泉云灼然道著則頭角生異日師與雲嵒在後架把針次泉問師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喚作如如早是變也直須向異類中行道取異中事子作麽生行履師乃抽身入僧堂

投子青頌金剛際下古髑髏幾被人踏血濺空明月任從君自搠寒松那棄白雲封

道吾與雲嵒自南泉迴藥山嵒問藥山如何是異類中行山云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嵒云某甲特為此事歸山來山云且去嵒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嵒不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師却下來問嵒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麽生嵒云不為某甲說師

便低頭後雲嵒臨遷化遣人馳書至師覽後曰雲嵒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且不違藥山之子

丹霞淳頌饑飡嫩草遙山去渴飲寒泉曲澗迴放蕩不耕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催

玄覺云古人伊麽道還有也未雲嵒當時不會什麽處是不會處　翠嵒芝云道吾云雲嵒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說只如伊麽道道吾還知有也無

道吾因溈山問什麽處來師云看病來山云有幾人病師云有病者不病者山云不病者莫是智頭陁麽師云病與不病揔不干他事速道速道山云道得也與他没交涉

天童覺頌妙藥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捉手若存也渠本非無至虛也渠本非有不滅而生不亡而壽全超威音之前獨步劫空之後成乎也天盖地擎運轉也烏飛兎走

道吾因僧問無神通菩薩為什麽足跡難尋師云同道者方知僧云和尚還知麽師云不知僧云和尚爲什麽不知師云去汝不會我意

靈源清舉此話云道吾和尚秖知其一不知其二這僧秖知其二不知其一忽若一二門通聖凡路絕當機不隱有箇商量却問無神通菩薩爲什麽蹤跡難尋請上座別下一轉語

道吾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下禪床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祗對

拈頌十三　三十一

投子青頌驪龍海卧瑞雲高四望歸宗萬派朝木人來問西言事迴惠東園一顆桃

大洪恩拈那僧當時但與遶禪床一匝便出然雖如是放過則不可

道吾到五峯峯問還識藥山老宿麽師云不識峯云為什麽不識師云不識不識

丹霞淳頌白雲深處路難通擬問蹤由已涉功掛角羚羊無影跡從容還落正偏中

道吾因雲嵒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麽師云如人夜中背手摸枕子嵒云我會也師云汝作麽生會嵒云遍身是手眼師云道即大殺道只道得

八成嵓云師兄作麼生師云通身是手眼

雪竇顯頌遍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鵬騰六合雲摶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壒兮忽生那个毫釐兮未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棒頭手眼從何起喝

大洪恩頌觀音妙音十八十九眼見耳聞是人知有左捏軍持右擎楊柳捏聚放開烏飛兔走

天童覺頌一竅虛通八面玲瓏無眾無私春入律不留不礙月行空清淨寶目功德臂徧身何似通身是現前手眼現全機大用縱橫何諱忌

法真一頌見覺聞知成一片夜中摸枕遇何辨通身徧體孰親疎眼似眉毛方得見

圓悟勤頌遍身是通身是酥酪醍醐爲一味毫端湧出

須彌盧芥子吸竭滄溟水十虛吞爍正眼覷照用同時人境俱奪棒頭喝下錯承當背手拈來已失却莫莫水是水兮山是山切忌無繩而自縛

天童覺上堂僧問記得雲嵓問道吾 至 背手摸枕子 未審此意如何師云無心能作用作用自無心僧云伊麼則玲瓏八面八面玲瓏師云恁麼不將來通身能變態僧云爲甚道吾却云道即大殺道只道得八成師云分箇遍身與通身底時節僧云只如徧身與通身相去多少師云只隔一絲頭便成千萬里僧云推得一絲頭時如何師云恰與那時合師云雲嵓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吾云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箇時具許多眼更不作前後更不作思惟正恁麼能應底是甚麼

豈不見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識得謂之佛性不識謂之精魂你若作道理作安排便是業識流注所以長沙和尚道學道之人不悟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是須徹底回來方解伊麼變弄你若談聲色認執捉認鹹淡㧞不是也俱放盡識神便與麼去如鏡照像如谷答響相似是以釋迦老子今千百億身大悲菩薩具千手眼男子身中入正定女子身中從定起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且道正伊麼時如何展翅奔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偈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雪竇顯拈著漢勞而無功忽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作麼生免此過良久云莫謂水寒魚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

慈受小禿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可惜著漢勞而無功師云慧林亦有一頌雨笠煙蓑一葉舟黑風白浪使人愁強將絲鉤拋香餌磨盡波濤未肯休忽有箇衲僧出來云和尚恁麼道也是勞而無功山僧卻向他道自今已後知人意深入蘆花不轉頭

船子一日謂夾山曰石頭下一爪看看欲絕也山曰不然師曰子又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師遂囑云他後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秖明此事汝今得之於後莫

著撥隍聚落向深山中把钁頭覔取一个令不斷絶山乃辞師送上岸山再三迴顧情義眷眷師乃召夾山妝將謂別有在便覆却舩山便行却一解入覆抹而

丹霞淳頌白雲檻外思悠哉密密金刀剪不開幽洞豈拘開鏁意縱橫無繫去還來只舉嘴衔天下到明此事

東林揔頌夾山橈下悟心休何患身名路覆舟今古華亭垂釣者煙波江上使人愁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藏身須要無蹤跡君眼胡僧難辨白没蹤跡處莫藏身門門廓達了諸塵獨來將謂無儔侶鬧東忽然逢古人柳線含金猶畏冷梅花破雪已成春阿儂手眼通身是善應無方處處真且作麽生是處處真底事還會麽益州附子懷州牛膝蜀云下至明此事

又上堂舉此話云好諸禪德巽嵓黑苴坐著成功明月白雲步時分影正當伊麽時如何行履良久云幽洞不拘開鏁意縱橫那涉兩頭人上同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三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四

達磨第九世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嗣法

宣州捫樹慧省禪師　高沙彌

達磨第九世丹霞山天然禪師嗣法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

達磨第九世澧州長髭曠禪師嗣法

澧州石室善道禪師

達磨第九世澧州大川和尚嗣法

天僊和尚傶天云

達磨第九世潮州大顛和尚嗣法

本生和尚　　澧州三平山義忠禪師

馬頰山本空和尚

達磨第九世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嗣法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達磨第九世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嗣法

于迪相公

達磨第十世杭州天龍和尚嗣法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

達磨第十世洪州高安大愚和尚嗣法

筠州末山尼了然

達磨第十世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嗣法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達磨第十世潭州大溈山靈祐禪師嗣法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

宣州稗樹慧省禪師坐次洞山來參師問汝來作麼山云來親近和尚師云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什麼洞山無對後曹山聞舉乃云一子親得

丹霞淳頌從來父子不相離石女何勞更問伊昨夜寒嵓無影木白雲深處盡橫枝

稗樹問定山不落數量請師道山提起數珠云是落不落師云圓珠三數人有請師圓前話山便打師便去山云三十年後趙覺大哭去在師異後開堂示衆云三十年前被定山老子瞞我一上不同小小

雪竇顯舉此話云定山用即用爭奈除稗樹知即知要且未出具擇法眼試請辨看

高沙彌參藥山山問見說長安甚鬧你還知麽師云我國晏然山忻然曰子從看經得從請益得師云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什麽不得師云不道他不得自是他不肯承當

投子青頌興亡雲去與雲來渠無國土絕塵埃須彌頂上無根草不受春風花自開

法眼舉至我國晏然師別云見誰說

上方益舉至晏然師代云特舍漢

佛眼遠舉此話問僧如何是我國自代云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因僧問自到和尚法席每來

上堂不落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師云嬿箇什麽僧
便問洞山云爭怪得老僧後有僧問法眼眼云
祖師來也
雪竇顯擧此話云兩箇老漢被者僧穿却唯有法眼與
他同參若是雪竇門下喫棒了趕出
空叟和尚擧此話連擧雪竇顯拈師云雪竇未免打之
遂保壽道屎無兩樣臭
翠微因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爲什麽供養羅漢
師云燒也燒伊不著供養一任供養
圜通秀拈然則有理不在高聲若也子細撿點將來大
似勞而無功還會麽冤有頭債有主
澧州石室善道禪師凡見僧來拈起拄杖云過去

諸佛也伊麽現在諸佛也伊麽未來諸佛也伊麽
長沙聞云我若見卽令放下拄杖子別通个消息
圜悟勤拈石室置箇問端不妨孤峻若不是長沙爭得
投機雖然只知伊麽不知不伊麽遂擧拄杖云過去諸
佛不伊麽現在諸佛不伊麽未來諸佛不伊麽或若撼
道放下拄杖子我也知你只是學語之流生機處道將
一句來
石室因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云道如
展手佛似握拳山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
以手撥空三下云無恁麽事無恁麽事
知非子頌展手放開握拳把定可信可依無病成病佛
兮道兮喪身失命

雲居錫拈云要會麽如今歸堂去明日却上來

蔣山元上堂舉此話云古德奇恠如今若有人問龍華佛之與道相去幾何荅他云臂長衫袖短卓拄杖一下法眞一擧佛似握拳道如展手師乃合掌云者底似个什麽若道得許你是个了事若道不得莫道不疑好

石室因杏山問承聞行者遊臺山來還見文殊麽云見杏山云道什麽師云道你生身父母拋在深草裏杏山無對

寒嵒升普說擧此話云遮一段公案是如何其他句語休說我只問你諸人石室行者道和尚父孃拋在荒草裏意旨如何莫是截却他杏山問端麽掃却他杏山語路麽又莫是超出道理之外不在分別之間麽又莫是

有語中無語有意中無意麽又莫是不立一塵不存一法麽你諸人若會得去也有什麽玄言妙句妙句玄言只是你賽含裏說話一般何故只爲你去者裏起情見生意解所以到者裏便吞吐不去遂成剩語不唯是成剩語便是五陰界中生死根本也不是小事云云

石室與仰山翫月次山問云遮个月尖時圓相什麽處去圓時尖相什麽處去師云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嵒云尖時圓相在圓時沒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心聞賁拈仰山伊麽問耀古騰今石室伊麽荅輝天鑒地雲嵒伊麽辨明白無邊際道吾伊麽說隱現一時該雖然如是未免俱弄光影在

天仙和尚因僧來才展坐具師云不用通時脫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僧云某甲有口啞却即閑苦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麽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云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師云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僧云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拍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法眞一頌將軍帳上軌能過不易僧初善切磋蛇尾龍頭弓劒折山勝三十未為多

本生和尚拈拄杖示衆云我若拈起尔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尔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為人在甚處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師云也知闍梨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雪竇顯擧世話云遮僧也善能切磋爭柰弓折箭盡然雖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師拈起也天迴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為人處也無師後拈起拄杖云大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大平　法眞一拈本生恁麽示衆者僧云某甲不敢妄生節目也不易出來副箇時節本生云也知闍梨不分外師云本生也未是好心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生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師云本生豈不是據款結案僧無語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師云可惜沓僧一

去更不再來當時若見本生道也知闍梨不分外但云
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侍伊擬議便與掀倒禪床師驀
拈拄杖云若是老僧手裏敢有一箇動着
白雲爲拈舉直指佛祖門風絕跡工跳衲僧巴鼻縱
使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點著不來白雲萬里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偈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
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無妨分不分

雲門偃舉即此見聞非見聞師云喚什麼作見聞無餘
聲色可呈君師云有什麼口頭聲色个中若了全無事
師云有什麼事體用無妨分不分師云語是體體是語
復拈起拄杖云拄杖是體燈籠是用是分不分不見道
一切智智清淨　黃龍心拈若分去主即是主賓即是

賓若不分去主即是賓賓即是主敢問箇中事作麼生
了箭穿紅日影須是射鵰人

保寧勇上堂舉此話云保寧有時以拄杖子作體有時
以拄杖子作用拄杖子作體也乾坤收尒世界坦然拄
杖子作用也秋蟲冬潛春生夏長不見道體中有用用
中有體體不離用用不離體以拄杖橫按禪床云且道
是體是用若到諸方不得道保寧四稜塌地

白雲端示衆舉雲門拈云大衆雲門只解依樣畫蛾眉
圓通即不然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眼是
眼耳是耳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無妨分不分四五百
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

佛眼遠上堂舉即此見聞非見聞師云捻土爲香無餘

曆邑可呈君師云人思舊念个中若了全無事師召大
衆云立處孤危體用無妨分不分師云巡堂看取下座
衆巡堂了後謂衆曰有人會得麼又曰會得麼衆無對
師云癡漢癡癡漢
雲門杲舉此話云若也分去雨下地上濕天晴日頭出
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若也不分金剛與土地揩背
一㨾晉尚

三平一日陞座有一道士出衆從東過西又一僧
從西過東師云適來箇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
道士出作禮云謝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禮云乞
師指示師亦打後謂衆云此兩件公案作麼生斷
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無對師云既無人斷得

老僧為斷去也乃擲下拄杖歸方丈
大潙喆云若不是三平老漢幾乎作道理斷却不見石
鞏道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箇聖人果然

潙潁山本空和尚示衆云秪者施為動轉還合得
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弃底道理若
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
得不成茶話去師云你識得口也未僧云如何是
口師云兩片皮也不識僧又問如何是本來祖翁
師云大衆前不要牽恭侍嬢僧云大衆忻然去也
師云你識點大衆性者僧作禮師云伊往往道一
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云辜負平生行脚眼
大洪恩拈大小本空話作兩橛出家兒著什來由對衆

奉爺侍嬢喫茶說話但喚作茶話有什麽過兩片皮識與不識何足介懷具行脚眼試請辨看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一日問天皇曰某自到來不蒙和尚指示心要皇曰汝自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師云何處指示皇云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擧手何處不示汝心要師佇思間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有省乃復問如何保任皇曰 任性逍遥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法眞一頌龍潭昔日見天皇心要法門無隱藏二六時中常為說臨機自是不承當

于迪相公出鎮襄陽酷刑慘毒忤者皆殺之因讀觀音經有疑處一日訪紫玉通禪師乃問云如何是黒風吹其舡舫飄墮羅刹鬼國玉乃抗聲云于迪客作漢你問恁麽事作麽迪聞之大怒玉乃云只者便是黒風吹其舡舫飄墮羅刹鬼國迪因而有省

圓悟勤擧此話云你且道他恁麽問紫玉何故恁麽答他此乃發他根本無明現前隨手為伊指出不妨好手然不若當時不消者後語從他斫作兩段却有些衲僧氣息及乎為他點破也是順手摩挲大凡接人有三種機若是第一機為人只消向他道于迪客作漢你問恁麽事作麽更無方便只是沒義理難話會若於此直下

承當去更不擬議則與栢樹子麻三斤一口吸盡西江水更無差別所以道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只要教你當頭領得去若是第二機為人則易也只是發起問端如道于迪客作漢你問恁麽事作麽此乃發他根本無明令他無明現前隨手點破若是第三機為人不免入泥入水重下箇注脚如云于迪客作漢便是放却黒風吹其船舫于迪忽作怒便是羅刹現前玉云正是黒風吹其舡舫豈不是觀音出現此是落草注解瞎人眼目破滅胡種若是真正衲僧直須撥却豈不見道但參活句不參死句活句上薦得與祖佛為師

于迪相公問紫玉佛法至理乞師一言玉曰相公佛法至理須去其情禮公云便請和尚去其情禮

玉曰便請問來公云如何是佛師召相公公應喏師曰更莫別求藥山後聞此語曰噫可惜于相公生埋向紫玉山下相公聞得特訪藥山乃問如何是佛山召云相公公應喏山曰是什麽公於此有省

招慶共羅山舉次慶曰藥山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有隔羅山云大師也不得草草當時賴遇于相公可中草窠裏若撥着箇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慶曰作麽生羅山曰還知于相公是鍜了金麽

育王諶舉此話云這裏見得白衣拜相親面至尊其或不然千古儒賢亨會意却將分付與何人（此錄只舉紫玉因緣）

務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凡有詰問只竪一指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

訖示滅

雪竇顯頌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盲龜

興教壽頌俱胝竪起手指得失是非頓祛茍明萬法全真但益足記多舉

瑯琊覺頌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鷂子搏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天童覺頌俱胝老子指頭禪三十年來用不殘信有道人方外述了無俗物眼前看所得甚簡施設彌寬大千剎海飲毛端鱗龍無限落誰手珍重任公把釣竿師復竪一指云看

崇勝珙頌住庵大早古人同堪笑俱胝枉用功不得尼師激發處指頭何日遍天龍好事不如無

又頌一指一生用不盡誰知糟粕出天龍後人聚口攢頭味不覺醺醺醉夢中

佛眼遠頌老大宗師竪指頭一生用得最風流玄沙拗折無人會年來年去冷颼颼

知非子頌俱胝舉示先覺後覺童子之一指隨機刃落收濺呼回如啐如啄

南嶽西園藏禪師因自燒浴僧問和尚不使沙彌童行何得自燒浴師拊掌三下後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拍手拊掌就中西園奇怪俱胝一指頭禪蓋為承當處不諦一本作的僧却問曹山西園拊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云如何是向

上事山吐云這奴兒婢子玄覺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若悟為什麽道不當處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什麽處

長慶稜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喫　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　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麽道意作麽生

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麽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什麽處

雪竇顯舉圓明示衆云俱胝和尚但有問答只竪一指頭寒則普天普地寒師云甚麽處見俱胝老熱則普天普地熱師云莫錯認定盤星森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險絕甚麽處得一指頭禪雲門杲著語云可謂是貴人多忘　雪峯下舉俱胝和尚臨遷化示衆云

我在天龍處得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師云大衆要會麽竪起指頭便脫化後有僧問白雲俱胝百無所解只會竪个指頭死得甚快令時人滿肚是禪何故臨行辛苦多去不得雲曰不是去不得却被禪留住師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若不痛下毒手聲欬嘮雖多見俱胝老子逼塞虛空　圜悟勤舉此話云俱胝凡見僧來及答問唯竪一指蓋通上徹下契證無疑差病不假驢駞藥也後代不諳來脉隨例竪个指頭謾人不分皂白大似將醍醐作毒藥良可憐愍若是真的見透底始知鄭重終不將作等閑所謂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是故須具頂顙上眼方可入作後來曹山云俱胝承當處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有般拍盲底隨語生解便拗屈

俱胝以謂實然殊不知焦塼打著連底凍到這裏直須子細切忌顢頇只如俱胝臨遷化去自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豈徒然哉

竹庵珪拈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育王諶上堂云俱胝竪一指只要你見若也見得方知碓觜解生花投子下禪床立只要你識若也識得方知佛面新添百醜曾祖逢人面壁只要你分曉若也分曉得方知有手只可月下弄琵琶育王與麼說只要你悟若也悟得方知從頭至尾只是个憣竿頭上仰天心

徑山杲上堂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唯竪一指又自賣至云我在天龍處得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後來瑯瑘有頌云俱胝一指云師云俱胝和尚若不得瑯瑘為

伊出氣幾乎埋没了遮一指頭禪妙喜既伊麼舉不免隨後也有个庄脚俱胝一指頭喫飯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

又普說云不見昔日俱胝和尚住庵時因一尼戴个笠子直來遶他繩床一匝云道得則放下笠子俱胝當時道不得尼拂袖便行俱胝云何不且住尼云道得即住俱胝又無語尼去後俱胝自歎云我雖是个丈夫漢却不如个婦人便要燒庵下山忽夜夢神人曰和尚不須下山已後當有肉身大士來為和尚說法也過數日果見天龍和尚到來俱胝遂舉前話似之天龍曰你問我我與你道俱胝曰道得則放下笠子天龍遂竪起一指俱胝忽然大悟後凡有所問只竪一指每日我得天龍

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瑯瑯覺和尚嘗有頌曰云云你看這一須便是會得這一指頭禪分曉也這个如何學得俱胝身畔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他事也學豎指祇對有人謂俱胝曰和尚這童子也不可得亦會佛法九有人問他皆如和尚豎指俱胝聞得一日潛將一柄刀在袖中喚童子近前來問你也會佛法是否云是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便豎起指頭被俱胝捉住以刀斫斷童子叫喚走出俱胝遂喚童子童子回頭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不覺將手起不見指頭忽然大悟奇哉信知佛法不可傳不可學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因上劄此且道在什麽處一時說了也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且道如何是一指頭禪乃豎起拂子云見麽若也見得可以與俱胝把手共行脫或未然新鷹福不免重說偈言一着高一着一步闊一步坐斷佛祖關迷却來時路

末山尼了然因灌溪閑和尚問如何是末山然云不露頂閑云如何是末山主然云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然云不是神不是鬼變个什麽閑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

天童覺頌非男女之相出有無之量透萬機之前超三界之上窮而通簡而當松含月兮夜寒溪帶雨而春漲

眞淨文頌末山不露凌雲頂今古崢嶸在目前又道本無男女相非君莫辨火中蓮

心聞賁頌山不露頂形非有相覩面相呈是何模樣出

門不見一絲毫滿目白雲與青嶂
大洪恩舉灌溪遊方日至末山尼了然會中先自云相
當即住若不相當即推倒禪床然陞座溪上參然問今日
離何處溪云路口然云何不蓋卻溪無對乃禮拜擭問
如何是末山然云不露頂丞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年
師代前語云又響末山代後語云識得末山了也念伊
是女人家但且恁麼道更看伊如何若他依舊又作老
婆相然後與推倒禪床來邊諸方或謂不然末山園頭
甚要
天童覺小參舉此語云不是男不是女不是神不是鬼
不是佛不是物只知白雲無心誰辨青山在目夜明識
取斷蛇珠還襄退下蒼龍骨等閑擊斷紫絲條天上人

閒收不得收不得底事從來沒窠窟
佛果勤心要云昔灌溪往末山山問近離甚處溪云路
口山云何不蓋卻溪無語次日致問如何是末山境至
變个什麼如此豈不是腳踏實地立萬仞處所以
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古人既尒
今人豈少耶若有金剛王寶劍當須遇著知音可以
拈出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初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
提吾乃喚沙彌沙彌應諾吾云添淨瓶水著良久卻
問師汝適來問什麼師擬舉吾便歸方丈師有省

丹霞淳頌甚手還他作者機尋常語裏布鎗旗直詢擬
進歸方丈一句分明更不疑

石霜在溈山法會為米頭一日在米寮內篩米溈山云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敢拋撒溈山於地上拾得一粒云汝道不拋撒這个什麽處得來師無對溈山又云莫欺這一粒子百千粒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什麽處生溈山呵呵笑歸方丈至晚上堂云大眾米裏有虫

知非子頌放去縱橫拈來破碎米頭揀辯經篩出碓百千萬粒生一粒內問一粒生絕倒不對雪峰世界亦如斯大鳴鼓集衆觀會也不會

瑯琊覺拈溈山一粒米彈破衲僧牙

蔣山泉拈溈山也是養子之緣當時待伊道未審這一粒從甚處生但知痛與一頓管取燿古騰今

石霜因僧問如何是石霜深深處師云無鑐鏁子兩頭搖

投子青頌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程遙苦痛生金鏁搖時無手犯碧波心月兔常行

天童覺頌先行不到末後太過一著中間見也麽才形黑白分生殺帶累樵人爛斧柯

保寧勇頌無鑐鏁子卒難開枯木堂前莫亂猜千古兩頭搖不動待他麟角衲僧來

黃龍新上堂舉此話云石霜老漢不識好惡鏁既無鑐即無兩頭既無兩頭搖个什麽良久云青山無適莫白雲任卷舒

石霜因雲蓋問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麽生曰無人接得渠師曰道也大殺道只道得八九成曰未審和尚作麽生道師曰無人識得渠

大覺璉頌接不得無人識十分通後還成七仙家栽種未抽芽海心果子渾圇赤門不開戶外蠢癡兒苦死帶瞅唧軒然趯破出頭來萬古寒嵓長寂寂

投子青頌古殿嵓開月鑠松霜凝雪蠹韻無窮星前人卧千峯室佛祖無因識得渠

東禪齊拈只如石霜意作麽生若道一般前來為什麽不許伊若道別有道理又只重說一遍且道古人意作麽生

石門易上堂舉此話云古人一言一句可謂擲地作金聲敢問諸人只如道無人接得渠有何所短無人識得渠有何所長若有人辨得不妨具行脚眼雖然如是若是石門則不然待他才問和聲便打非唯把住這僧鼻孔亦使傍觀者瞥地還相委悉麽雙收雙放為今時萬古無人識得伊爭似一刀為兩段免教枝上更生枝

天童覺拈穩密田地忌隨功勳貼體衣裳會須脫却宗中辨的量外轉機須字細始得同中之異酌然尚帶依俙異中之異直是難臻妙極還到石霜父子轉側處麽燭曉玉人初破夢夜寒青女未登機　又拈無人接得渠貴逼馬相如果來橋上也記得柱頭書無人識得渠慕向醉樵夫回頭斧柯爛大海一成沽

又小參舉此話云兄弟子就父移功圓路轉動犯則頭角生也醜拙露也直饒瑠璃殿上玉女搖頭明月堂前石人撫掌也秖是旁參邊事到這裏三世諸佛瞻望不及歷代祖師讚歎不著天下老和尚詮注不到方有少分相應如今欲得恁麼去麼且把兩頭撤開中間放下髑髏前四大後體收就裏許携得將來隨到處用得恰好方信道十方世界中唯有一乘法更無一滴滲漏直得塵塵剎剎佛佛祖祖其只道佛祖在剎塵裏安居元秖這便是擬議則話作兩橛你佛則不得一如

雲門杲拈一對無孔鐵鎚就中一个最重

石霜居方丈有僧在明窓外問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覩師顏師云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徧

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什麼處不是石霜僧迴舉似師師云這老漢有什麼死急

蔣山泉頌霜峰雪老盡悠悠月下相逢互唱酬爭似釣螺江上客一聲漁笛過滄洲　兼擧玄沙拈

保寧勇頌雙眸自少患生盲兩耳從前只聽聲指點萬端都不見如何彈指得分明

知非子頌參徒曾不覩師顏只對明窓咫尺間徧界不藏還會否天台南嶽萬重山

玄沙拈山頭老漢蹉過也　　洞山代笑殺土地

五祖戒代著甚來由　　瑯瑘覺云雪峰雖有利人之心且無出人之眼石霜雖有出人之眼未知向上一竅

法雲秀云要見石霜麼雷嫌千口少貪恨一身多

東禪齊拈只如雪峰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也
佗為什麼道死急若不會作麼生雪峰豈可不會然法
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
須曾學來始得會亂說則不可
天童覺拈石霜雪峰相去多少直是千里萬里若有人
問長慶徧界不曾藏意旨向道什麼處是石霜
天寧琦上堂舉此話云雪峰與麼道是為著僧不為著
僧是是為著僧什麼處是為伊處若道不為這僧又向
伊道什麼處不是石霜諸人若向這裏見得可謂十二
時中言談語笑動止施為無非佛事若見不得二十年
後此話大行
佛眼遠拈既知咫尺之間為什麼卻道不覩師顔既言

徧界徧空如何更云不曾藏覆還見落節處麼若見得
便見石霜老子雪峰大師
白雲昺舉此話至甚處不是石霜違舉玄沙云老老大
大腳跟不點地在師頌曰咫尺之間不覩師顔孛然獨
露誰作遮攔撩倒石霜曾指月區區雪老重饒舌釣魚
船上謝三郎金剛腦後添生鐵
　石霜因僧問教中還有祖師意麼師云有僧云如
何是教中祖師意師云莫向卷中求
雲門偃代不得占著僧卻向屎坑裏坐地作什麼
長靈卓上堂舉此話顧大衆云這裏會得世尊三百六
十餘會五千四十八卷被諸人一口吞盡一切處題目
分明一切處字義炳然其或未然墨是字黃底是紙

那箇是看經眼

石霜因僧問眞身還有出世也無師云不出世僧云爭奈眞身何師云琉璃缾子口

天童覺拈通身便盡徹底無功撒手興來隨處得用還識石霜老漢麼舍當無影迹徧界不曾藏

石霜示衆云須知有教外別傳一句時有僧出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非句雲門云非句始是句

虎雲秀拈示上更加尖　法眞一拈且道是什麼句

長靈卓上堂舉此話云如何説箇非句始是句良久云在舍秖言爲客易臨筌方覺取魚難

石霜因僧辭師問船去陸去僧云遇船即船遇陸即陸師云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

雲門代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又云臨行一句永劫不忘

石霜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咬齒其僧不會直得石霜遷化卻問九峯先師咬齒意旨如何峯云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云我與先師有甚冤

投子青上堂舉此話云諸仁者且道這三人尊宿還有祖師西來意也無若道得可謂千古同風若道不得山僧不避性命與諸人道破良久云時熱借取眉毛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與道吾至一家弔慰次師乃拊棺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云

為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迴至中路師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吾云打則任打道則不道師便打後道吾遷化師至石霜舉似前話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云為什麼不道霜云不道不道師於言下有省（有本聞誦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有省）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霜云作麼師云覓先師靈骨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雪竇著語蒼天蒼天）師云正好著力霜云這裏針劄不入著什麼力師持鍬肩上便出（太原孚代先師靈骨猶在）

雪竇頌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氂如山如岳黃金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無處著隻履西歸曾失卻

丹霞淳頌本地虛明無一物幾人認得黃金骨持鍬肩上便行時大辯從來還若訥

法真一頌生前曾不遇知音沒後徒將靈骨尋只在目前何更覓黃金鑠子任浮沉

保寧勇頌終日挨門復倚樓幾迴明鏡照梳頭一從事卻潘郎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翠嵓宗頌明頭落節暗裏喫交毒手當偃摩處折雪裏鷺鷥飛不見一隻銀瓶挂樹梢

崇勝珙頌死生不道本來情打打從教到死生寂滅樂中君未到君能到此更難行

圜悟勤頌生耶死耶築著磕著不道不道藏頭露角黃

金毫骨鏗鏘白浪滔天卓犖殷勤為語透開人萬里孤
光長爍爍無撈摝趙州石橋成略彴
長靈卓頌木人把板雲中唱石女穿靴水上行生死死
生休更問從來日午打三更
介庵朋頌自古恩深怨亦深恩忘怨斷見天真有鍬便
解尋靈骨白浪堆中有轉身
明招云莫道作什麽別下得什麽語代云鸕鷀語鶴又
代漸源便擲却鍬子云隐淺水無魚
佛印元拈石霜氣上加尖喚醒千个漸源也無用處當
初待伊舉了以棒打出非唯作天下宗師亦乃與道吾
雪屈因知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大潙秀拈六九言論須有轉身之謀道吾既無便哭他

痛棒且道漸源具什麽眼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至打則任打道則不道師云道吾
與麽道已是掩耳偷鈴更被爛打一頓大似失錢遭罪
諸人還委悉麽覺上座有頌生也死也不道不道只知
憨狗怒逐塊誰見死虵驚出草著眼家林裏許看不崩
裂上春陽早
又上堂舉此話至不道不道師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見之不取思之難到用息而長靈體虛而自妙寥寥古
路無人行靈洗青山疊寒早
雪溪益拈道吾道則大殺道罕寨水乳不分法雲今日
不免為諸人分明說破靈源湛寂無古無今妙體虛明
何生何死大千似壞須知有不壞之軀六道輪迴須知

有不輪迴之質所以足連河畔特示雙趺熊耳峰前曾留隻履是知百骸俱散歸火歸風一物長靈蓋天蓋地然雖如是這兩个老子也只是負出不負入大衆且道負入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坐殺半開金鏁遊夜深誰見紫微君喝一喝

海會端上堂舉此話至源便打師云白雲今日忿氣不堪須要斷者公案道吾第一不解與身作主第二不能隨機入俗當初待伊問道生耶死耶但向伊道等歸院裏向你道當時若著得者語靈利漢一踏踏著大小大道吾和尚也又免得一頓拳頭有眼底子細看

圜悟勤舉此話至道則不道師云銀山鐵壁有什麽階昇處山僧今夜錦上鋪花八字打開商量者公案去也生也全機現死也全機現不道復不道个中無背面直下便承當不隔一條線逼塞大虛空赤心常片片

又舉此話至吾云不道不道漸源同前後來在一處聞誦觀音經至忽然大悟師云道吾橫身為物指出生死根源漸源覩到寶山一向當面蹉却若不是金剛正性宿植根深爭得向平田淺草裏迴光見得道吾著力相為處且作麽生是道吾著力相為處試請道看

雲門杲示衆舉此話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公案兩重一狀領到靈牙吹毛截斷綱要既奪髑臭在拈了免瞎帽大坐當軒氣浩浩喝一喝

漸源一日因在紙帳內坐僧來撥開帳子云不審師以目視之良久云會麽僧云不會師云七佛已

前事為什麽不會後僧舉似石霜霜云如人解射箭不虛發

東林惣拈七佛已前事即且從石霜發什麽作箭良久云漸源頭白石霜頭黑七佛已前曾漏泄既漏泄掩不得南海波斯生白澤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湛湛不昏綿綿若存三世佛護持為之頂相歷代祖傳授為之命根且作麽生體悉還會麽蒼顏祖父寒居位白鼓兒孫夜過門

漸源因寶蓋來相看師乃卷簾入方丈坐盖下却簾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云遠涉不易猶隔津在才語了盖便打一掌者云有堂頭和尚在莫打某甲盖云為有和尚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云猶隔津在

天童覺拈云然猶隔津在然則各各彼彼自是一家且作麽生得同生同死莫共命連枝去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潞州淥山惹寂通智禪師因見雪師子乃指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麽衆無對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

雪竇云雲門解推倒不能扶起

海印信頌頑童積雪為師子觀者無不生欣喜雖然踞地勢威獰不解搖頭擺尾仰山曾指示禪人雲門推倒誰扶起雪竇師子雪師子似即似是即未是

天童覺頌一倒一起雪庭師子慎於犯而懷仁勇於為而見義精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衲僧家了

無奇同死同生何此何彼瞎信破梅兮春到寒枝涼飈
脫葉兮秋澄潦水
長蘆瞎顛見截功夫豈是誇春風未劃且斷仰山一
色曾推倒除是雲門老作家
知非子須雪作獅子兒推倒殺人窺春來日又暖更不
存毫絲
開先暹代僧云和尚未問時好
大洪恩拈推倒扶起盡是常儀捏聚放開穿透明鑑還
知古人爲人處麼也須是箇滴水滴凍底衲僧始得
瑯琊覺上堂舉此話至不能扶起師云師今問設諸人
推倒扶起相去多少拄杖子撥過眉毛鼻孔裏呵呵大
笑便擲下拄杖

法眞一拈推倒扶起則不無作麼生是仰山當時爲人
處
天童覺小參舉此話至不能扶起師云此話叢林有底
多作機鋒相見商量還當也未若不恁麼又合如何覺
上座今夜不惜兩莖眉傍出一隻手要與古人相見仰
山與麼說話大似一機之絹雲門善解裁長補短偏能
補短三尊宿各有長處衲僧家畢竟取何人作則但願
春風多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若也恁麼會去乃有殺
活手具通方眼不墮猴化門頭八面受敵亦乃毗盧頂
上十字縱横其或未然不免重說偈言去也衲僧巴鼻
圓明絕類直須推倒却要扶起平馬歇就明月泉泥牛
耕破琉璃地披毛戴角異中來天上人間能幾幾

仰山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廬山師云曾到五老峯麽僧云不曾到師云闍梨不曾遊山雲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雪竇顯頌出草入草誰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顧無瑕右眄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路

法真一頌出草何如入草時全身入草為慈悲仰山隨手隨他去直至如今在路歧

雲居元上堂舉此話至不曾遊山僧無語師云設這閑功夫又舉雲門大師道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若是出草之說則不與麽不見烏臼問僧近離什麽處云江西臼便打云你說不會第一底近前來僧擬議臼云

同坑無異土參堂去師云夫作家宗師要補衲子須是匠馬根鎗直入百萬陣中活斬一員上將出生入死不顧危亡若是雲居即不然也不教你入草也不教伊出草只於僧堂裏法座前與你相見若這裏會得未必無風起浪

大為秀拈今人盡道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只知捉月不覺水深忽若雲門當時謹慎唇吻未審後人若為話會然水母無目求食須假於蝦　大為喆拈仰山可謂光前絕後雲門雖然提綱宗要鉗鍵天下衲僧要且無風浪起諸人還識這僧麽親從廬山來

天童覺拈雲門雖然識得仰山底裏要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且道仰山意作麽生無限風流慵賣弄免人指

點好郎君　黃龍心拈雲門仰山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殊不知被者僧一時領過黃龍今日更作死馬醫乃拈拂子度與僧僧擬議師便打

慈受上堂舉此話云古人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即且止諸人曾遊五老峯麼師笑云又伊麼去也識得廬山五老峯箇中何地不相逢舌頭無骨隨人轉熨斗煎茶銚不同

仰山一日忽見異僧乘虛而至作禮而立於前師問近離甚處曰早晨離西天師云何大遲生曰遊山翫水師云神通妙用不無闍梨佛法須還老僧始得僧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西天貝多葉與師作禮乘雲騰空而去

法眞一頌應眞來訪仰山翁須信聲聞未盡空問者不知開撥子元來只是有神通

崇勝珙頌五百人中第幾人脚跟曾未點埃塵仰山開竅如天遠翫水遊山涉苦辛

白雲昺頌遠離西竺路迢迢親向支那弄海潮若要淸風生閫外拽來好與四藤條

東林揔拈諸方商量如麻似粟盡道這碧眼胡見來無蹤去無迹直是光前絕後若不是仰山也難為縱奪諸禪德殊不知這碧眼胡見騰空而來騰空而去一生只在虛空裏作活計有什麽光前絕後大小仰山被他將兩杓惡水驀頭澆了也當時集雲峯下白有正令何不施行大衆且道作麽生是正令出

雲門杲上堂僧問仰山道神通遊戲即不無尊者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未審他據箇什麽道理師云只知開口笑不覺舌頭長進云恁麽則今日却被和尚笑也師云揚聲止響作麽進云神通遊戲即不無尊者佛法須還徑山始得師云還見徑山麽進云小賣弄師云有眼如盲乃云神通游戲仰山灼然不會佛法要妙羅漢灼然不知雖然彼此不相知要且各各無欠少既無欠少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圓者圓法身方者方法身便與麽悟去方知長者不是長短者不是短圓者不是圓方者不是方既總不是却喚什麽作法身喝一喝云泊合停囚長智

仰山一日因梵僧來叅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前添作圓相以脚抹却師展兩手僧拂袖便出云此土有小釋迦出世

法真一頌寂子偶逢穿耳客曾將半月示伊家僧添滿月灑然去却道親逢小釋迦

承天蘭拈仰山大似竪子喫苦瓜

仰山坐次有尊者來作禮問和尚識字否師云老僧隨分者乃右旋一匝云是什麽字師於地上書箇十字者左旋一匝云是什麽字師改十字作卍字者畫一圓相以兩手托如脩羅掌日月勢動身搖頭云是什麽字師乃畫一圓相圍却卍字者乃作樓至勢師云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者禮拜登空而去後經五日有僧問云某甲瞻覲

大覺璉頌吐出橫鋪直下從何出掌中日月撼須彌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云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攝海印爲義海体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
公鎚斷驪龍窟那吒怒方成粉骨普化搖鈴入大壺敎
牛兒眼似髑髏中不見是何物
蔣山泉頌性海無風浪起時魚龍變化有誰知饒君解
打千般令飯盡還須著米炊
天童覺頌道環之虛靡盈空印之字來形妙運天輪地
軸密羅定緯文經放開捏聚獨立同行機發玄樞兮靑
天激電眼含紫光兮白日見星
悅齋居士頌不是曾看貝葉書幾乎入法總生疎試將
拄杖穿春接此字西天有也無
長蘆賾拈來言不盡必有餘報仰山不是不知留與後

人點撿乃拈起拄杖云賊賊擊香臺一下
白雲昺拈仰山雖然識字未免拘甸人情羅漢三明六
通畢竟何曾夢見
仰山夢往彌勒所居第二座有一尊者白槌云今
日當第二座說法師乃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
句絶百非諦聽諦聽
大覺璉頌權歸二座演空輪擊動金槌衆樂聞兩兩三
三迴首處虛堂千古微深雲
天童覺頌夢中擁衲參耆舊列聖森森坐其右當仁不
讓揵椎鳴說法無畏師子乳心安如海膽量如斗數自
淚流鮮腸珠割護語誰知泄我機厖眉應笑揚家醜雖
四句絶百非馬師父子病休醫

法眞一須夢裏說空也大奇百非四句若為離當時能
舉摩竭令何必堂中下一椎
鄉耶覺與夢入五百聖堂為第二座至五百聖衆各各
散去師云且道五百聖衆散去是肯他仰山不肯他仰
山若肯又辜負仰山若不肯猶如平地上喫交山僧今
日下一椎兩莖眉毛與設諸人註破摩訶行法離四句絕
百非你若舉似諸方諸方若與麽會入地獄如箭射
大溈秀拈仰山依文解義即不無忽然彌勒會中有个
作者才見伊道摩訶行法便云合取兩片皮非唯止絕
仰山寐語亦免使後人夢中說夢
拈木成上堂舉此話云仰山一夢今古共傳直至如今
未有一人原得今日香山試為諸人原看寂子見處超

過佛祖語脫聖情然雖夢覺一如爭奈迴頭轉腦香山
夜來也有一夢今日舉似諸人衆中還有原得者麽良
久云若無各請歸堂喫茶去
天童覺示衆舉此話云仰山舉似溈山山云子已登聖
位師云玉女依俙夜動機錦絲歷歷吐梭騰水天湛碧
全功隨盡月寒清一色迷諸禪德全功負墮一色猶迷
作麽生體悉得恰好相應去擡搦拈衣云是佛却裝珎
御復名證
　仰山住東平時溈山付書并鏡一面至師接得捧
　起示衆云且道是溈山鏡仰山鏡若道是溈山底
　又在仰山手裏若道是仰山底又是溈山寄來道
　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衆無語遂撲下

海印信頌古鑑封來辨者難示徒行令現顛損當時若
有仙陁客留得如今烱影寒
法真一頌潙山寄鏡與東平提起分明示後生各各
詞無一對當時打破不容情
佛陁遜頌寶鏡高提辨者稀謂言撲破在當時宜陽路
遠湘江闊步陸乘舡人不知
保寧勇頌潙山古鏡仰山提日上東方月照西撲落不
知誰拾得秋風索索草萋萋
智海清頌全放全收意不孤潙山送至仰山頭可憐一
片如秋水三問無人撲破休
上方益頌八十婆婆學畫眉風流欲比少年時若無明
鏡分姸醜盡道不勞紅粉施

五祖戒云更請和尚說道理看驀奪打破

仰山問僧什麽處人僧云幽州人師云汝還思彼中
麽僧云常思師云能思是心所思是境彼處樓臺
殿閣人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麽僧云
某甲到者裏揔不見有師云信位即得人位即未
在據汝見處秖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

大洪恩頌得坐應須更自看涅槃城東未為安披毛戴
角重相見歷盡艱難幾許般
天童覺頌無外而容無礙而沖門牆岸岸關鎖重重酒
常酣而卧客飯雖飽而頹農突出虛空兮風摶妙翅蹋
翻滄海兮雷送遊龍
法真一頌幽州桑梓問來端歷歷山川在肺肝思底返

思都亘得披衣向後更須看

翠嵓宗拈正思時山河大地從何而有返思時山河大地從何處無若向這裏直下覷得透方信道有無迹盡彼我雙亡人位信位齊彰能思所思平等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還相委悉麼碧玉盤中珠宛轉瑠璃殿上月能徊

佛眼遠普說擧此話云大衆若僧道所思有許多般思底無許多般見解有偏敎令仰山道秖得一玄道眼不正若據山僧所思樓臺殿閣有許多般便是無許多般思底無許多般便是有許多般可驗現今目前有許多般便是無許多般無許多般便是有許多般亦如眼目仙人執善財手善財見無量世界微塵數諸佛仙人放

手宛然依舊好大衆放下手了宛然依舊且作麽生會會取好久立

仰山因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爲什麽却覆師豎起拂子居士云恰是師云是仰是覆居士拍露柱一下云雖無人見露柱與我證明師擲下拂子云一任擧似諸方

保寧勇頌賊偷賊物大希奇好手還他火伴知今日并贓審捉獲得便宜是落便宜

仰山參東寺寺問汝是什麽人師云廣南人寺云我聞廣南有鎭海明珠是否師云是寺云此珠如何師云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寺云還將得來麽師云將得來寺云試呈似老僧看師叉手近前云其

甲聽到潙山亦被索此些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
伸寺云真師子兒善能哮乳辟如蟭螟蟲向蚊子
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
少

法真一頌鎮海明珠到處晶從來一顆自圓成仰山東
寺曾遭索叉手還將取次呈

圜悟勤頌善撫大阿鋏決無傷手尼慣編猛虎鬚必有
全身策鎮海珠巧呈似離色離聲離名字旃檀林裏熱
旃檀師子窟中乳師子

海印信上堂舉此話云諸方盡道仰山呈珠語奇特山
僧則不然李陵雖好手未免陷番身泰

白雲昺拈鎮海明珠希世之寶仰山既弄影迹不留東

寺稱提綽有余裕雖然如是於唱道門中猶較些子還
會麽眦曰笑驢脣有語非胡漢

空叟和尚拈云小釋迦收得鎮海明珠可謂是轉轆轆
活鱍鱍所至放光動地無端被東寺將泥彈子換却後
來道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大似賊過後張弓

仰山因陸郎中問如何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師
豎拂子郎中便拜異時師却問郎中曾問不斷煩
惱而入涅槃老僧豎拂子郎中作麽生會陸云據
某甲見處入之一字也不用得師云入之一字不
為郎中

雪竇顯舉此話云作麽生會別陸云拂子到某甲手裏
也又別仰山後語云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法燈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爲什麽人又云郎中且莫煩惱

仰山問僧近離什處僧云向南師拈起拄杖云彼中還説這箇麽僧云不説師云不説還説那箇麽僧云不説師召大德衆堂去僧便去師復召僧應喏師云近前來僧近前師便打

雲門云仰山若無後語爭識得人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四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五

達磨第十世潭州溈山靈祐禪師嗣法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

京兆米和尚

達磨第十一世洪州黃蘗山希運禪師嗣法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仰山因僧辭以手畫一畫僧不去師又畫一畫僧乃去

大愚芝拈前一畫為什麽不去後一畫為什麽却去大愚為你注破前一畫與後一畫都成兩畫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連舉大愚拈師云還會麽一畫一畫成兩畫萬像森羅齊應拍佳人纔唱畢眉低那料座中有狂客仰山老大愚老盡力施為無處討驀豎起拂子云在這裏復以拂子畫一畫云萬年這一畫須有分付處還見得麽拔山力盡烏江水今古悠悠空浪花

仰山卧次因僧問法身還解說法否師云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未審說得底人即今在什麽處師推出枕子溈山聞云寂子弄劒刃上事

大覺璉頌劒刃手尋倚大清二輪交互詎晶明寂然提起當機用誰信人間有不平

云門杲拈溈山直是憐兒不覺醜仰山推出枕子已是漏逗更著个名字喚作劒刃上事誤他學語之流便恁承虛接響流通將去妙喜雖似借水獻花要且理無曲

斷即今莫有傍不肯者出來我要問你推出梵子還當
得法身說法也無

枯源上堂舉此話云仰山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被這
僧連搊兩搊便乃四稜蹋地總山一期忍俊不禁不知
失却一隻眼忽有僧問古文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便與
攔胷一踏踏倒教伊起來作个洒洒落落底漢不見道
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仰山問僧好雨僧云好雨師云好在什麼處僧無
語師云你問我僧云好在什麼處師指雨示之

育王諶拈仰山向一滴之内興盡彼瀾要且只贏得者
僧顯寧取不然好在什麼處君子愛財取之以道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一人只知看雨一人只知指雨
子細檢點將來大似釘樁搖櫓育王當時待他道好在
甚麼處只向他道滴穿眼睛浸爛鼻孔或有个衲僧出
來道育王也是釘樁搖櫓却許他具一隻眼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眾中盡道仰山只向一點一滴
中指示者僧不妨徑捷若據山僧見處好則好只是少
些个若是拏雲攫霧底何不向傾湫倒岳處道將一句
來

仰山問僧你會箇甚麼僧云會卜師拈起拄杖云
這箇六十四卦中什麼卦中收僧無語師自代云
適來是雷天大壯而今變作地火明夷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仰山向鬼門上貼卦不覺騰蛇
遶足而今爻象已生還辨得吉凶也未見機而作不俟

終日
仰山同陸侍御入僧堂陸乃問如許多師僧爲復是喫粥飯僧爲復是叅禪僧師云亦不是喫粥飯僧亦不是叅禪僧陸云在此作什麽師云侍御自問他看

法眞一頌來問成風頗不藏幾多龍象在雲堂旃檀林裏曹無雜造次凡流豈易量

仰山令人打放叅鼓三下堂內一僧聞鼓聲亦上法堂將鼓打三下首座白師云和尚何不勘這僧爭容得他如是師令侍者去請適來打鼓上座來侍者便去請其僧隨侍者至僧堂前却問侍者是和尚教來喚否侍者云是其僧拂袖歸僧堂侍者

迴舉似師師云首座爲你勘破這僧了

大覺璉頌前三聲後三上上方擊動下方響蒲堂雲水不仙陀裸體堂中皆偃仰板頭人足伎倆捏手弄潮失蒿槃眼皮籠皺辦難開一片頌還十三兩

仰山拄杖坐僧問和尚手中拄杖從甚處得來師乃拈放背後僧無語

蔣山泉頌葉公好畫龍見龍還不識背後冷光生眼前黑似漆手中底若爲論曾窮飛鳥道敲遍野僧門

仰山一日見香嚴乃問近日師兄見處如何嚴云據某甲見處無一法可當情師云你解猶在境嚴云某甲只如是師兄又作麽生師云你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嚴云叔子已後疑殺天下

人去在
法眞一頌寂子香嚴論見處直教闇者轉疑深相逢未
肯三分語那得全拋一片心
玄覺云金剛經道實無一法然燈佛與我受記他道實
無一法可當情為什麽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什麽
處 潙山喆拈云前箭猶輕後箭深無限平人被陸沉
圓悟勤舉此話云他直得無無一法當情尚遭仰山點撿
到者裏無能所知無一法無無一法也須是箇人始得
所以喚作無事人方始說本来無事既是本来無事只
如目前萬境擬然六凡四聖那裏得来直須超達始得
且作麼生是超達底句莫帷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
頭關

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麽聖云慧寂師云慧寂是我
名聖云我名慧然師呵呵大笑
雪竇顯頌雙收雙放若為宗騎虎由來要絶功笑罷不
知何處去只應千古動悲風
法眞一頌神通遊戲不為難互换機鋒始可觀雙放雙
收底時節呵呵大笑幾何般
雲峯悦頌張弓架箭可無機特向函開展信旗胡馬若
非知步驟頂門爭免一金鎚
悦齋居士頌這漢元來不識名從教人道大狂生粗癡
徒步出明去逢馬逢驢踏便行
雲門杲拈兩个蔵身露影漢殊不顧傍觀者
仰山問東寺云借一路過那邊得否東寺云大凡

沙門不可只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東寺卻問師借一路過那邊得否師云大凡沙門不可只一路也別更有麼東寺云只有此師云大唐天子決定姓金

空叟和尚舉此話云仰山良久自彰其醜東寺只有此認賊爲子大凡沙門不可只一路也別更有麼箇裏道得超方句許你天上天下

仰山去見東寺寺才見乃揖手云不用上來已相見了也師云與麼相見還當也無寺於是却歸方丈閉却門師歸舉似潙山山云寂子是什麼心行師云若不恁麼爭識得伊

保福展云仰山大似蚊子上鐵牛

承天宗拈仰山識得東寺強說道理設使潙山親去也未能與東寺相見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在潙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迴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舉似潙山山云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此語玄沙問地藏我與麼道汝作麼生會地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

首山念頌分明歷世三十春因悟桃花色轉新人人盡得靈雲意不識靈雲是何人

又頌玄沙道處小人知寥寥相逢更莫疑今古相傳親的旨少年多是白頭兒

神鼎諲頌傷嗟尋劍客桃花遇春開靈雲一見處今我

笑咍咍
淨山逵頌不是玄沙定紀綱靈雲那得事全彰桃花覺了咸皆委未徹何人共體量師子離群山岳靜象王迴步海澄光二師不並歸何處釣魚船上謝三郎
投子青頌山前桃發故園春花綻紅枝省此身證據謝君傍著力笑顏雖展意生嗔煙鎖綠楊鶯囀緩雨侵石笋倚空隣金烏放去無消息木馬嘶聲過漢秦
薦福逸頌春暖桃花處處紅靈雲千古道還同玄沙留語叢禪問南北東西路莫窮
蔣山泉頌桃花開處忽伸眉未徹玄沙也大奇幾度狂風吹擺後依前似火萬千枝

雲曾悟了老兄未徹試通來
又頌幾回落葉幾抽枝悟了還同未悟時却謂玄沙重點眼至今衲子轉生疑
蔣山元頌學劍彌年四海行桃花大笑正春晴八千吳楚如龍虎一曲張良萬古名
𡸁嵓悅頌桃花見後謂無疑壯志由來本是伊若問玄沙言未徹現前贓物自家知
道吾真頌靈雲桃花見親切英俊超越古今哲星簇孤輪明皎潔利刃精輝用無絕玄沙敢保君未徹雲水休話个生鐵新羅打鐵燒却鍛磨礱還用三尺雪
黃龍南頌二月三月景和融遠近桃花樹樹紅宗匠悟來猶未徹至今依舊笑春風

又頌龍象相逢世不群一來一去顯蹤親時人不悟其中旨摘葉尋枝長客塵

又頌一見桃花更不疑叢林未徹是兼非須知一氣無私力能令枯木更抽枝

法眞一頌歲歲桃花發舊枝靈雲何事獨無疑祖師關捩如能轉免被玄沙有後詞

眞淨文頌奇哉一見桃花後萬別千差更不疑獨有玄沙言未徹子孫幾箇是男兒

又頌昔日靈雲見悟時香苞紅蕚一枝枝如今到處還開也陌上相逢說向誰

東林摠頌桃花爭解悟靈雲自是靈雲見未眞一旦不疑疑底事平生知了了何因勞尋劒客迹三紀徒費流

光幾十春翻笑玄沙言未徹特教千古後方新

保寧勇頌萬年松下忽相逢按樹鳴條浩浩風堪笑脫來無覓處崔嵬和雨在雲中

崑山元頌春去復春來桃花依舊開縱然金屑貴落眼即塵埃

佛陁遜頌年年二月見桃花此日相逢便到家天下遊人尋未徹如何拈却眼中砂

天章覺頌靈雲悟桃花玄沙傍不肯昭昭然此心分明隱隱也放身未穩放得穩八兩元來是半斤剗頭稱尾能平等

佛迹琪頌陌上櫻桃似錦紅半隨流水半飄空不知多少參玄士悟得靈雲向上機

覺範頌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蝦

承天懷頌桃綠花紅艷曳時靈雲一見諦無疑个中未徹明明處特許玄沙作者知

雪溪益頌武陵日暖花又開依舊去年花落處溪頭行客空徘徊青煙不鎖來時路波渺渺兮水彌彌謝家人不在漁磯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自不知

崇勝珙頌春來在處百花芳獨有靈雲見異常縱待桃花紅勝錦爭如有麝自然香自然香要須入水見人長

圓悟勤頌陌上笑春風枝頭徧消息紅光爍大虛豈借陽和力

又頌學劒宗師既不疑玄沙未徹最新奇掃除學路刮肌骨格外之機如電拂

佛眼遠頌春來依舊一枝枝同地同天道不疑未徹之言人莫問令子特地笑嘻嘻

雲門杲頌懃道見桃花悟道此語不知還是無茫茫宇宙人無數那个男兒是丈夫

又頌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一箭中紅心大地無寸土頌妄妙末徹之語

竹庵珪頌桃花尋劒客不語笑春風白頭歸未得家住海門東

又頌敢保老兄猶未徹玄沙之言何大切君看陌上桃花紅盡是離人眼中血

牧庵忠頌灼灼夭桃笑臉紅靈雲一覩悟真空玄沙檢

點開多口土上加泥又一重

白雲昺頌二月桃花爛熳時靈雲一見更無疑玄沙未徹誰相委鼻孔從來向下垂

心聞賁頌識得玄沙搖捏灘頭舡一片逐風飛山南山北紅如錦惆悵劉郎未得歸

無用全頌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鼈競頭爭

妙智廓頌師子狩行無伴侶象王蹴踏絕狐蹤陽春轉入胡笳曲不是風吹別調中

介庵朋頌靈雲諦當甚分明突出玄沙兒眼睛野店解沽酒處隔簾聞得賣花聲

知非子頌三十載妄驅馳逢落葉幾抽枝永無退失善

護持一見桃花更不疑

無爲子頌靈雲偶尔見桃花二十年來得到家何事玄沙未相保枯根株上別抽芽

悅齋居士頌靈雲端的見桃花更遇玄沙老作家暗把愁腸輪寫了相邀來喫趙州茶

雪竇顯擧三十年來尋劍客師云有麼有麼幾回落葉又抽枝師云衲僧眼光失却了也自從一見桃花後師云塡溝塞壑直至如今更不疑師云敗軍之將以拄杖卓地一下云看　法華擧到大愚芝處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曰曲不藏直云那个且從這个作麼生曰大街拾得金四隣爭得知云上座還知麼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献詩云作家詩客曰一條紅線兩

人牽云玄沙道諦當甚諦當又作麽生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云却是曰樓閣後雲勢峰巒疊翠層復呈頌曰鳳返白騰霄漢去靈雲桃樹老鴟捿古今休須桃花意天上人間不可陪

長蘆賾上堂云至哉學道是靈雲不歷年華三十春一悟更無心外法桃花滿眼落紛紛然雖如是葉飄飄入眼特地出還難

保寧勇上堂舉此話云且道靈雲畢竟見什麽道理莫是悟得个萬法不生不滅無去無來空寂之理麽若與麽何曾悟在秖如玄沙恁麽道爲復是肯他不肯他若道肯他玄沙眼在什麽處若道不肯他靈雲過在什麽處衆中商量解會極多所以千聞不如一見保寧亦敢

保諸人未徹在且聽一頌靈雲忽尒見桃花賴遇玄沙是作家此話古今應不墜任他雲水走天涯

天童覺小叅僧問靈雲悟桃花意旨如何師云眼力不到處靈雲却合頭僧云正是青天白日師云靈雲見處作麽生僧云一見桃花未免眼中著屑師云上座眼裏還有筋也無僧云而今不打這鼓笛師云瞎驢趂大隊僧云只如玄沙爲什麽却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箇是衲僧迴互底時節僧云也是臘月扇子師乃云靈雲見桃花悟道盡道即物契神訖事顯物是什麽說話到者裏拈却一切眼放下一切身通身伊麽來徹底伊麽見方與自巳心通萬像體合

雪峯了上堂云爛熳桃花發靈雲笑不休春風香滿路

花在舊枝頭正恁麼時諸當甚諸當玄沙為什麼却道敢保老兄未徹在還會麼梵志翻着襪時人盡道錯寧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　雲臺靜上堂云二月桃花處處開風吹片片落善哉靈雲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猶肚猜昔日靈雲和尚在衆三十年無入頭處偶因一日出行遇見桃花忽然悟道乃有頌云大衆只如靈雲老漢與麽語話還得無疑也未所以道說食不當飽畫餅不充飢口頭聲色有什麼憑准一百五十年來放過無人撿點他雲臺今日道靈雲老漢當時雖然得箇入處也不免被桃花眼裏穿來穿去

雪竇寧拈然則湼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靈雲見處則且置只如玄沙恁麼道落在什麼處良久云曾為浪客偏憐客為愛貪盃惜醉人

大平演拈說甚麼諦當更參三十年始得

慈受上堂舉此話云且道那裏是靈雲未徹處頂門具眼底學者便知腦後安眉者猶環因指還會麼三十年來信脚行一朝蹉過是非坑撥花蔟蔟隨流水一往傍人把路爭

蔣山勤拈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靈雲既撥動天關玄沙乃掀翻地軸且道那个是未徹處具透關眼者試請辨看

又拈唱彌高和彌寡雪曲陽春殺人刀活人劔利物之要有般底尚拘聞見隨語作解便說相識殊不知日下孤燈已失光焰畢竟什麼處是未徹處壺中日月長

白雲昺拈靈雲悟處窮盡萬法根源立沙稱提坐斷千
差要路一節一卷一唱一酬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
是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献詩

靈雲因鏡清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露柱懷胎
清云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大清清云大清還
受點也無師不對清云恁麽則含生不來也師亦
不對清云直得純清絶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
流注清云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似鏡常明清云
向上更有事否師曰有清云如何是向上事師曰
打破鏡來與子相見一本長生 問長慶

翠嵓宗頌半夜霜凝星斗寒長空雲盡山月落青天與
棒人盡知蒼龍退骨誰能覺金鳳衝開玉鎖開麒麟擊

斷黄金索逍遥物外孰能拘南北東西迥超卓

天童覺拈分與未分到機夜動點與不點金梭暗抛直
是一色純清未得十成要穩且道打破鏡來向什麽處
相見還會麽清秋老兎吞光後湛水蒼龍蜕骨時
又小參云吾佛法中真實到處直須及盡今時全超空
劫向那時脫然放得下十方飄墜落一旦絶方隅豈不
是喜躍躍處於其間辨得出體得妙一切生死影像混
立不得一切道理名言俱著不得於著不得處便是你
渾身便是你鼻孔豈不見鏡清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
何至與子相見兄弟體得盡个時雖空空他不得方見
露柱懷胎底時節明白稍移蹤便見片雲點大清底時
節大清終不受點靈雲到那裏挿舌不得含生不來時

直是口門窄直得純情絕點似鏡長明猶是真常流注伊麽時有辨白伊麽處有智用須知向上更有事在所以道打破鏡來與子相見者裏出光影斷功勳方與那人合明妥道服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蔣山勤拈長生善問長慶善答麽啄相投水乳相合不見古者道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相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君明此个須便見二老宿問荅始知父母未生已前既生之後全體露現且道打破鏡來如何相見撫掌云了　牧庵忠拈二尊宿發明本分大事可謂如切如瑳如琢如磨不妨端的拈點將來大似貼肉汗衫未能脫體致使有般漢隨語生解便向混沌未分時生計較打破鏡處說道理驢年解悟去

若擬牧庵見處說什麽混沌分與未分打破鏡與不破直饒你向露柱懷胎處會得正是片雲點太清裏諸仁者畢竟還委悉麽良久云待虛空落地時却向汝道

靈雲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僧未喻旨再請垂示師云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

蔣山泉頌驢事未去馬事來鐘聲才斷鼓聲催相師爭喫和羅飯北有文殊在五臺

保寧勇頌東行不見西行利南頭買賤北頭貴橫千竪百算何窮九九翻成八十二

育王諶頌驢事未去馬事來去來未免屢塵埃爭似寒山逢拾得相逢撫掌笑咍咍

心聞賁頌驢前馬後識靈雲滿眼風埃絕點塵行遍天台并鴈蕩歸來重看錦江春

靈雲問僧甚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我有一信寄雪峯僧云便請師脫履拋向面前僧便去雪峯問甚處來云靈雲來云和尚安否云有信相寄道了脫履拋向面前峯休去

潙山秀拈雪峯既不能弁他來信端的者僧又只知依模畫樣鈍置他靈雲忽若當時道我有一信寄他云便請靈雲只據坐這僧又若為通路不可大丈夫漢為人驗達教他一言不措

靈雲因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竪起拂子僧云出世後如何師亦竪起拂子其僧不肯到雪峯乃

舉前話峯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峯竪起拂子僧云出世後如何峯放下拂子僧禮拜峯便打其僧後舉似玄沙玄沙云你還會麼僧云不會沙云我與你說个比喻如人賣一片田地四至界畔摠屬了也中心樹子猶屬我在

雲門杲頌祖文田園都賣了四邊界至不曾留衆何猶有中心樹惱亂春風卒未休

竹庵珪頌萬事由王老師樹子未屬你在磨額看兒成佛二祖大師僧僧

悅齋居士頌若言舉放有疎親猶是庵頭寄宿人雪老齋前行餘子靈雲茶罷點椎仁

雲門偃舉此話至雲亦竪起拂子師云前頭却實後底

打不著又云不說出不詢何處有一問時節
潙山喆拈這僧一張弓兩隻箭撥亂天下主立前面
前一个伎倆施展不得何故鵲有九皋難翥翼馬無千
里謾追風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大衆既是四至分明結契了也
為什麽中間樹子猶屬他不見道千年田八百主若識
得中間樹子耕鋤任你耕鋤布種任你布種開花任你
開花結子任你結子若無中間樹子爭喚作常住良久
云作麽生自云高處高平低處低平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至雲亦豎起拂子連舉雲門拈師
云靈雲拈來雲門貶剝明眼衲僧如何批判要會麽不
落千差誰論一句殺活權主鑿巢芭蕉拟得在影草

竿頭失在定盤星上迴頭日謾漉風秋珊瑚影轉謾攀
緣

靈雲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臨朕麻磑
井底種林檎後云會麽僧云不會師云今年桃李
貴一顆直千金
大洪恩頌臨朕磑祇如今憑麽會得滿目花針相逢盡
相識得箇是知音桃李凋殘春已暮今年大少去年人
蔣山泉頌井底林檎千錢一箇拄撥衲僧圇圇吞過雖
然價數不虧人請向迷時逢達磨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因僧問擬息如灰時如何師
云猶是時人功幹僧云幹後如何師云耕人田不
種僧云畢竟如何師云禾熟不臨場

應庵拈云鳳閣香沉雪巢夜冷半窓明月和氣靄然正當恁麽時且道應庵與揲山還有相見分也無見與不見且置只如這僧恁麽問還具眼麽苟或未然雲藏無縫襖鳥宿不萠枝

空叟和尚擧此話連擧應庵拈師云大小應庵只有補綴底針線且無打破底鉗鎚在今日徑山門下若是權息如灰者必然趕出三門外縱有不隨時人功幹者正好喚來洗脚還知秉拂上座落處麽良久云陣雲横海上拔劒攪龍門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因颺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乃有頌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潙山聞得曰此子徹也

翠嵓宗頌粥飯隨緣養病軀本無迷悟可開渠無端擊着庵前竹直至如今在半途

雲門杲擧此話至一擊忘所知云你看他得底人發言自是不同初聞擊竹作聲忽然大悟所悟底心便絕消息如彌勒彈指樓閣門開命善財入善財心喜入已還閉便是這箇道理香嚴悟處旣絕消息父母未生時事頓爾現前才作箇頌子便有爲人底方便下面注曰更不假修治云云

香嚴頌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也無因仰山云如來禪即許師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又呈偈云我有一機瞬

目示伊若人不會別喫佛孫仰云且喜師兄會祖
師禪也
悅齋居士頌祖師禪一屢工夫有未圓只解種成無影
樹未能開得火中蓮如來禪合手成掌開成拳笊籬白
盡香積國扇子扇到梵王天
長慶稜云一時坐却　玄覺徵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
分不分　雲居錫徵衆中商量如來禪淺祖師禪深只
如香嚴當時何不問如何是祖師禪若置此一問何處
有也　瑯瑘覺拈哉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至錐也無師云智海即不然去年
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猶著趙州衫今年脫下
雲居袴諸禪德貪者貪似鬼富者富如驢作麽生得貪

富均平去自云不可續鳧截鶴又云爲什麽不續鳧截
鶴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
金山元上堂舉此話至錐也無師云諸高德且道香嚴
錐子既無遊回用个什麽卓拄杖云歸堂喫茶
蔣山元上堂舉此話云既無卓錐之地將什麽塞口遮
身不見道金雞解含一粒米供養十方羅漢僧
蔣山泉示衆舉此話云香嚴雖然慈悲廣大豈知恩多
怨深山僧即不然我有一機電掣猶遲有人不會腦後
金鎚
爲山喆拈香嚴可謂上無片瓦下無卓錐露躶躶赤灑
灑沒可把若不是仰山幾乎放過這漢何故不得雪霜
力焉知松栢操

眞淨文上堂舉此話至雖也無師云香嚴與麼道奇特甚奇特要且只知其貧不知其富洞山即不然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唯有一領墨點布褊衫今年富添得一條百衲山水袈裟歲朝抖擻呈禪衆實謂風流出當家諸禪德洞山與麼爲復是不肯古人耶爲復扶古人耶試辨看

雪竇寧上堂舉香嚴云我有一機至別喚沙彌師云雪竇即不然我有一機祖佛不知言隨事變物逐意移有時當面用無物可追隨乃高聲召大衆衆舉頭師復云歸堂喫茶去　松源上堂舉此話至雖也無師云年去年來貪復貪祖師標榜重千斤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香嚴開堂後潙山令人送書幷拄杖子到師接得哭云蒼天蒼天僧云和尚爲什麽如此師云只爲春行冬令

智海逸頌接得杖子哭蒼天不言絕後及光前春行秋令人難會踏破草鞋脚底穿

法眞一頌尊人寄物哭蒼天春令冬行也倒顚若有會中眞衲子禪床好與即時掀

育王連舉五祖戒云前來鈍置猶可後來鈍置較殺師拈云香嚴是病人怕毒食五祖是張良在鬧市裏看戲這僧却具行脚眼潙山又有父子之情又無父子之情

瑯琊覺上堂僧問古人對拄杖子爲什麽哭蒼天師云蓬頭跣足

海印信拈依俙似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香嚴示衆云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則喪身失命當與麽時作麽生則是時有虎頭上座出問上樹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呵呵大笑

汾陽昭頌香嚴啣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真擬議却從言下覔喪身失命數如塵分陽為你開天路雲散長空月色新

蔣山泉頌可呵大笑没針鎚上樹何如未上時任使香嚴多伎倆傍觀不免為攢眉

石門易頌古聖悲心利後人口啣枝上露金身直饒奇

路無消息未免家中喪二親

保寧勇頌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莫馬窺鞭影逐塊且非師子兒

雪竇寧頌香嚴樹上鼓風波樹下窮源笑答他上樹莫能明向上爭如静處薩婆訶

雲溪益頌狹路轉身難東西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花開

悦齋居士頌攀緣上樹問如何樹下商量不載多踏著稱提硬似鐵長安元不隔山河

雪竇顯拈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則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翠嵓芝拈問者對者不免喪身失命如今衲僧作麽生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雪竇老漢尋常光前絕後獨步寰中不覺被香嚴送放樹上直至于今脚不覆地具眼者辨取

天童覺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虎頭上座是个惡賊用無義手打不妨家直饒本色作家往往措手脚不辦雪竇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到這裏亦只得藏身露影還會香嚴做處麽三千劒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見大平

法眞一拈秖如香嚴笑箇什麽乃舉雪竇拈師云且道雪竇是樹上語樹下語試請道看

竹庵珪舉此話云喪身失命師云香嚴大似蕭何置律

徑山杲上堂僧問古人道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未審還有答話分也無師云答話了也進

云學人爲樹上語和尚爲什麽向樹下答師云只爲你在樹下問進云謾得大衆眼麽師云灼然謾不得進云只如樹子未生鼻息未動香嚴向甚麽處得這个話頭來師云向你漆桶裏得來進云只如和尚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無進云恁麽則却成虛設師云虛設乃云如人上樹至違他所問是時香嚴才恁麽道便有个傍不肯底喚作虎頭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樹下道將一句來師云險香嚴呵呵大笑師云險徑山這兩險有一險如天普盖似地普擎有一險將掉沒交涉還有揀得出者麽若揀得出非唯親見香嚴亦使虎頭上座無安身立命處如無經山將現成公案爲你諸人下个注脚喚作竹篦則觸不

喚作竹篦則背
又普說舉此話云山僧昔年曾請益一个尊宿未審香嚴意旨如何遂以拂子柄銜在口中緊閉却眼便作銜樹枝勢搖手擺脚柢對山僧師乃彈指云如此者亦是當年馳聲走響底尚作這般去就其餘作恠不在言也你要會麼但只作一句看我先為你說莫見道作一句看便向舉起處會舉了便會了且不是這个道理是什麼道理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至喪身失命如何這裏間不容髮當時香嚴會中只有个虎頭上座領得香嚴意便出來為香嚴出氣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云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香嚴呵呵大笑師云鐵作面皮又云回天輪轉地軸後來雪竇拈云樹上道則易至致將一問來雪竇雖為虎頭上座出氣爭奈蹉過香嚴今時有般謬漢聞雪竇恁麼道便引洞山語云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謂香嚴立此个問頭喻如一團火相似不可觸雖然如此不可斷却言句有問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又且何妨你不妨會得好不見汾陽和尚頌曰香嚴銜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真師云從實供通擬議却從言下喪身失命數如塵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汾陽為你開天路雲散長空月色新師云開言語雖然如是若向這裏提得去一生參學事畢

介庵明上堂舉香嚴示衆云如人在千尺懸崖口含樹枝手無所攀脚無所蹋忽有人問西來意道正恁麼時

如何師着語云賊時有虎頭上座出衆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着語云賊香嚴呵呵大笑師云爛泥裏有刺雪竇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師着語云賊師云這三箇賊數中一人正賊一人與賊過梯一人坐地分贓且道那箇是正賊諸人若向這裏揀辨得出非唯會得香嚴意抑亦自有出身之路脫或未然更聽一頌乱世姧雄多行霸道妻兒父子各不相保窄中拾得性命無異當年李廣

香嚴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髑髏裏眼睛僧舉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僧云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

智海清頌枯木龍吟不聞髑髏眼睛何覩年年寒食徧郊原壘壘墳上加添土

僧問曹山耽章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章曰血脈不斷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章云乾不盡又問有得聞者否曰盡大地未有一人得聞又問未審是何章句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乃作偈曰枯木龍吟方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天童覺拈王居門裏且不出門

又上堂舉香嚴語師云若能恁麼去言語有所不到思惟有所不及且道作麽生行履得相應去還會麽風掠煙沙蘆擁雪船橫野渡水涵秋

又上堂舉香嚴語師云耳聽聲而無響眼有照而忘緣

曠劫情親裏許圓生死死生不到處雲磨秋色水連天
又示衆云有而不有情塵豁盡而獨靈無而不無妙應
差殊而不忒所以僧問香嚴如何是道至髑髏裏眼睛
又僧問風穴如何是道穴云五鳳樓前如何是道中人
穴云問取隍城使諸人如何履踐得始終貫徹表裏通
同去還會麼花蜂釀蜜春脾健月兔寶霜夜氣淸
雲門杲示衆舉此話連舉曹山語至獨中淸圓悟老人
云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師云
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出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香
嚴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
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了具眼者辨
取

香嚴因僧問如何是王索仙陁婆師云過者邊來
又僧問趙州王索仙陁婆時如何州曲躬叉手
雪竇顯舉香嚴語云鈍置殺人又舉趙州語云索鹽奉
馬
法眞一拈老僧即不然人問王索仙陁婆時如何對云
君子可八又云軍隨印轉一任諸方點檢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雪竇一百年前
作家趙州百二十歲古佛趙州若是雪竇不是雪竇若
是趙州不是且道畢竟如何天童不免下箇注脚差之
毫釐失之千里會也打草驚蛇不會也燒錢引鬼荒田
不揀老倶胝只今信手拈來底
京兆米胡和尚跡糶米訪王常侍侍視事次乃舉

筆示之師曰還判得虛空麽侍乃擲下筆入宅更
不復請師致疑明日憑華嚴（一本鼓山監院）置茶筵次設問
昨日米和尚有何言句便不得相見侍云師子齩
人韓獹逐塊師纔聞乃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
也侍云會即不無你試道看師云請常侍舉侍乃
竪起一隻筯師云這野狐精侍云這漢徹去也

大溈喆拈米胡雖然如是且只得一橛常侍云這漢徹
去大似看樓打樓大溈不然常侍雖是箇俗漢筆下有
生殺之權米胡是一方善知識要且出他繼不得當
時待他擲下筆但向道我從來疑著這漢

京兆米令僧問仰山云今時人還假悟也無山云
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向師深肯之

投子青頌碧岫峯頭借問人 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
得重陽令爭似靈苗不犯春

天童覺頌第二頭分悟破迷快須撒手捨筌罤功勞未
盡成勝拶智也難知覺壁勝免老氷盤秋露泣烏寒玉
樹曉風凄持來大仰辨眞假痕玷渾無貴白珪

佛眼遠頌悟人千个道無憂肯信遭他第二頭寂寞山
花寒食後夕陽西去水東流

投子青拈照仰山與麽道即得還免得自已落麽若免
得更有一人大不肯在若免不得亦落第二頭米胡雖
然肯他自已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諸人試點檢看若點
檢得出兩人瓦解氷消若點檢不得且莫造次

京兆米問僧近離甚處云藥山師云藥山老子近

曰如何云大似一片頑石師云得恁麽鄭重云也無你提撥處師云非但藥山米胡亦恁麽僧進前顧視而立師云看看頑石動也其僧便出

雪竇顯拈米胡也縱奪可觀爭奈死而不弔

潙山喆拈米胡好片頑石多少遊人不識及至衲僧一見不免將南作北

空叟和尚舉此話云這僧於無提撥處親見藥山後到米胡如水乳合雖然全賓全主足有可觀只是欠大師子牙爪在

米胡因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也無師云達僧云只如眞正理作麽生達師云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什麽人做僧無語

雲門杲舉此話云徑山當時若作這僧即下一轉語塞却這老漢口且道下什麽語良久云若教容易得便作等閑看

鎭州臨濟義玄禪師在黃蘗會因第一座勉令問黃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蘗便打如是三度乃辞蘗蘗令見大愚愚問什麽處來師云黃蘗來愚云黃蘗有何言句師云某甲三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喫棒不知有過無過愚云黃蘗恁麽老婆爲你得徹困更來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云者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佛法無多子你見个什麽道理速道速道師便向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托開云

汝師黃蘗非干我事時陳尊宿為首座

天童覺須九包之離于里之駒眞風度籥靈機發樞廓面來時飛電急迸雲破處大陽孙捋虎鬚見也無箇是雄雄大丈夫

眞淨文須蒼根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花

又須便言黃蘗無多法大丈夫見豈自辜肐一下兩拳明有信不從黃蘗付將來

徙眞一須斷際家風本沒多雖蒙三頓不仙陁大愚一日輕饒舌黃蘗元來是老婆

東林惣須雷震風行便合休巨鼇無便上灘頭飜身一吸滄溟竭鼓動山河四百州

拈頌十五　二十六

保寧勇須雷電喧轟海岳昏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雲散白日滿天星斗分

白雲端須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飜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雲溪益須點頭三迴下禹門雙腮曝日赤如焚一朝忽透桃花浪騰頭角生風雲風雲生兮不可留揚鬚攫攫歸瀛洲老龍相見還相問吐出明珠更不毒

崇勝珙須得便宜失便宜智慧飜成愚癡佛法大意不語三回六十萬杖背蘗老婆徹困大愚非于我師近來學得些身法問著無提惣不知

佛眼遠須擘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瞎驢死後當枝折大地如今有幾人

介庵朋頌　未雨先雷驚殺人黑風幾度卷埃塵鷺鷥衝
斷煙雲後竚着青天大日輪
容庵傑頌　一頓渾家盡滅門更加兩頓累兒孫銀山鐵
壁俱穿透萬里无雲宇宙分
無盡居士頌　林際度三夏不參黃蘗禪上來六十棒手
脚遂茫然忽悟婆心切攤行肋下拳無人知此意林下
說三立
悅齋居士頌　一枝雪中梅便知春到來如何一盃酒須
待藕林開
溈山擧問仰山臨濟得大愚力黃蘗力仰山云非但捋
虎須亦解坐虎頭　香山良室中拜代問僧黃蘗打林
際三頓棒林際便悟去師今知州知縣每日打到夜因

什麼不悟無對代云不可總學這廝兒又云莫道不悟
白雲演上堂擧白雲端頌一拳至也風流師曰大衆若
到白雲門下須要衆人助拳
臨濟因赴普請鋤地次見黃蘗來拄钁而立蘗云
這漢困耶師云钁也未擧困个什麼蘗便打師接
住棒一送送倒蘗喚維那維那扶起我維那近前
扶云和尚爭容得者風顛漢無禮蘗才起便打維
那師钁地云諸方火葬我這裏一時活埋
大覺璉頌　賊身山敲鑿土才慾却被白拈重踏做邏蹤
人劣受臟污拷著凝頭不通露翻身掘地盡生埋兒孫
俱喪何人顧杳然失了賊來路
眞淨文頌　奪旗斬鼓著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爲報四

方禪者道等閑莫作守株人

潙山問仰山黃蘗打維那意作麼生仰云正賊走却邏蹤人喫棒

大洪恩拈推倒扶起萬古風規火葬活埋諸方樣然雖如是若以正眼觀來未免一時埋却

大潙喆拈黃蘗倒地維那扶起大葬活埋淸風未巳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大衆當時拄杖子如今却在龍門手裏乃提起召大衆曰還有臨濟手段底麼出來出來龍門却是放得下遂擲下拄杖放身便倒曰有扶起者出來良久曰旣無臨濟之人又無扶起之者龍門自起自倒有甚用處歸堂去

臨濟在黃蘗一日普請次師在後行蘗迴頭見師空手乃問钁頭在什麼處師云有一人將去了也蘗云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蘗竪起钁頭云秪這个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竪起云爲什麼却在某甲手裏蘗云今日大有人普請便歸院

潙山舉此話問仰山钁頭在黃蘗手裏爲什麼却被臨濟奪却仰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臨濟在黃蘗栽松次蘗云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師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便將钁打地三下蘗云雖然如是巳喫吾三十棒了也師以钁柱地作噓噓聲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大覺璉頌一钁兩钁地乾索索遍嶺青松皆物著一噓
再噓困遯身驢拄却钁頭點氣無禪宗大興由汝扶雙
林不爾收雙趺

悅齋居士頌吾宗有古記溺下鍬拍地縱有鍾鼓手莫
寫古之意

溈山舉此語問仰山當初黃蘗秖囑付臨濟一人別更
有在山云有郎有秖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溈山
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山云有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
大風即止　大溈喆拈臨濟恁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
如是臨危不變方稱丈夫黃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也是憐兒不覺醜

佛眼遠因吳居士為栩庵請上堂舉此話云大衆林際
所栽者松可謂根盤沙界葉覆彌盧三賢十聖為憩息
之方諸佛祖師為作止之地故得後代子孫昌盛永茂
宗枝自古及今綿綿不斷如今衆中若有一頁禪客出
來道深山裏用起庵作麼山僧也只向伊道一與山門
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大衆
一與山門作境致見者頓超無學地二與後人作標榜
九聖迷悟皆一樣若是叢林向上關有人踏著喜無量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钁頭打地師云好諸禪德钁子
拈來打地做出無限境致出門不見一絲毫山前山後
蔚蒼翠林際宗綱豈有別異衲子只認唱聲高不知蹤
過根株事

臨濟辭黃蘗蘗問什麼處去師云不是河南便是

河北蘗便打師約住棒遂與一掌蘗呵呵大笑喚
　侍者將先師禪板拂子來師召侍者將火來蘗云
　汝但將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去在
海印信頌師資敘別意非遥禪板將來命火燒祖佛已
靈猶不重聽行餘長執拳挑
崇勝珙頌一掌由來未息機更須索火乃方知雖云父
子相傳處誰得師資密付時瞳子無光空瞬目頂門有
眼肯揚眉可憐潙仰助哀甚報佛恩若徒尔爲
潙山擧問仰山林際莫辜負他黃蘗也無仰云不然潙
云子作麽生仰云知恩方解報恩潙云從上莫有報恩事
不仰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擧似潙云吾且不知子
但擧看仰云如楞嚴會上阿難讚佛云將此深心奉塵

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豈不是報恩之事潙云如是如是
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介庵朋上堂擧此話云黃蘗恁麽分付當時打他底棒
向什麽處去那還免得後人道老婆心切憐兒不覺醜
麽誰知祖禰不了殃及兒孫臨濟恁麽受囑還坐得天
下人舌頭斷麽子細按點將來猶欠一著若是新惠安
即不然雖無人分付禪板拂子須要高出黃蘗臨濟一
頭地敢問大衆且道新惠安有什長處以拄杖卓一下云
猛釰付與烈士紅粉分付佳人若向這裏會得管取坐
斷天下人舌頭其或未然更聽一頌及第心空未足誇
翻身一蹋倒山河衲僧活計無多子尺水能興万丈波
　臨濟問龍光不展機鋒如何得勝光據坐師云大

善知識豈無方便光乃瞪目曰覓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闕也便行

雲門杲舉此話云可惜龍光放過這漢雖然如是也須殺取林際老漢始得

又到落霞請上堂適來蒙堂頭法叔禪師舉臨濟訪龍光因緣客聽主裁敢不依嚴命略與諸人下箇注脚龍光據坐雖然無語其聲如雷臨濟云這老漢今日敗闕堂頭法叔禪師道那裏是他敗闕處妙喜道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殺暗中行

空叟和尚舉此話云二大老相見一人如龍無角一人似蛇有足若人揀點得出許你天下橫行

臨濟到鳳林林問有事相借問得麽師云何得剜肉作瘡林云海月澄無影遊魚獨自迷師云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林云觀風看浪起翫水野帆飄師云孤輪獨照江山靜自笑一聲天地驚林云任將三寸輝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大道絶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

潙山問仰山林際道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為人仰云和尚作麽生潙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潙云子又作麽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潙云如是如是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五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六

達磨第十一世洪州黃蘗山希運禪師嗣法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　睦州龍興寺陳尊宿

達磨第十二世鶴林玄素禪師嗣法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

臨濟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義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子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喫誰為吾下手時有僧出衆云某甲下手師拈棒與僧僧擬接師便打

上方益頌蒿藤六十似蒿枝虎眼臨崖孰敢窺箭發不真空沒羽返遭牙爪惡他誰林際老且放過若是金毛師子兒管取繩床被掀倒

知非子頌當時六十棒蒿枝拂相似堪笑杜禪和一不知關捩子

悅齋居士頌三頓愚是有甚奇只今當憶大慈悲可憐賤相禪和子不變好人歷持伊

雪竇顯拈林際放處較危收來太速

承天宗拈林際宗師一等是扶豎如來正法眼藏振發斷際全機如似領八千勇士百萬精兵要與作家相見這僧既宗要不來林際令行一半若盡令而行直須遍天地衲僧喫棒方可扶豎林際宗乘我當時若作這僧待伊拈棒坐具便摵蓋是本分林際若是知方莫必然明窻下安排

法眞一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說什麽收來六棟林
際也只是無佛處稱尊者僧當時若見他道誰爲下手
便好掀倒禪牀豈不是大丈夫漢又縱饒个什麽林際
更有機風也分付他不得
佛日才上堂舉此話云前撤上座衆中有者漢不惜身
命衲僧且道當時喫棒者也無若也不甘其僧眼在什
麽處若也甘何故將活底與他死棒古人且置佛日今
朝也不得放過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打散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臨際得得求人不到等閑落節
這僧草草開口便見容易擡頭當時纔見恁麽道何不
便與衲僧手段見之一千歲千載難逢
雲溪益拈云照用之機不無林際要且可得个皮下無血

若頌十六　二

底這僧當初若會纔見云誰爲其下手但云貧人思
舊債待伊拈棒奇伺這句已辯然急他人未肯拉宣饒
林際今行也是拗曲作直
羅宗祐且道臨濟今日用處與當時喫棒處是同
是別若道同爭他黃蘗若道別爭他臨濟若也盡其機
来且道在誰分上乃拈拄杖云退後退後
松源上堂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拈起拄杖云林際據
令而行不知是負黃蘗靈盡方盡教也只見得一邊
且道薦福節文在什麽處擲下拄杖
臨濟問院主甚處來主云州中糶黃米來師云糶
得盡麽主云糶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云還糶得
者个麽主便喝師便打次典座至師遂舉前話座

云院主不會和尚意師云你又作麼生座便禮拜
師又打
薦福逸頌　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俱不取後代兒
孫渾莽鹵宏綱要地還誰擧
天童覺頌　林際全機格調高棒頭有眼辨秋毫掃除狐
兔家風峻變化魚龍當大燒活人劍殺人刀倚天照雪
利吹毛一等令行滋味別十分痛處是誰遭
佛陀遜頌　放去收來似等閑行人林説路行難横擔拄
杖東西去六月長天大雪寒
佛鑑懃頌　擢昇翻裂蒸蒸輕如春雪自飄飄纔方落
地人皆愛方不禁風當下銷
雲門杲頌　雖紅爐目睛空不問金鍮鐵錫銅入重盡

數成木去惹客蹤尋消其中
悦齋居士頌　一喝一禮同羅黄米院主得所典座得體
智得道上堂擧此話云後代兒孫盡謂林際對總把斷
本推不識林際不知林際禮師老婆心切諸德還會麼林
際一條棒打著兩箇上家門立見妻養子不及女君不
見話理斷腸亂山中落落風規照千古
蔣山泉拈　數習甚來由動他心念院主能盡不解算街坊
解算不能盡但知一人出一隻手何事不得威獰且饒
林際亦讓頭更高聲敲實于外作一斗
當龍門上堂擧此話云喝亦打禮拜亦打還有親疎也
無若無親疎林際不可首肯伽瞎棒去也若是歸宗即不
然等寺主一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又云林際

行令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破
大溈喆拈寺主下喝典座禮拜林際令行古今獨邁
東林總上堂舉此話云衆中有商量云林際橫按寶刀
寺主不合衝冒鋒芒以此與棒典座善會機宜林際以
棒蓋覆又道林際與寺主如函蓋相合若箭鋒相拄由
是以棒與卻又道典座直下顓頇不善其言林際以正
令當行又云此兩種棒盡是弄精魂平地上陷人無風
起浪且道此諸般之說還有的當者麼還契佛祖者麼
若有試對衆拈出看良久云別寶須還碧眼胡鑿禪床
黃龍新上堂舉此話云典座禮拜有過無功院主一喝
有功無過既是有功為什麼被打棒頭有眼明如日要
識真金火裏看

臨濟會下兩堂首座一日相見齊下一喝有僧舉
　問師未審還有賓主也無師云賓主歷然
葉縣省頌兩堂上座齊下喝瞽目之人無分別凡言賓
主句下分何勞龜卜問前程
慈明圓頌叅家之機箭拄鋒瞥然賓主當時分宗師慣
物明縫衰北地黃河徹底渾
浮山遠頌兩堂上座展機鋒水乳相逢無變通林際歷
然如未辨若取藏箕別處春
又頌兩堂上座齊下喝眼裏瞳人帶金屑鏌刀同用不
能分黑白昆崙諾夜月
海印信頌一喝須教水逆流歷然賓主未輕酬當人若
要通消息半夜扶桑出日頭

崇勝珙頌賓主歷然千聖不傳一宿九年時節因緣若要救毋生天無非大目揵連

雲門杲頌以平報不平王法本無親林際雖明眼也是黃龍精

竹庵珪頌作家相見終不錯兩兩同時看啐啄喝下雖然賓主分爭如普化搖鈴鐸

廣慧璉示衆舉此話云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賓主只是个瞎漢若道無賓主亦是个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好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麽生出得山僧罔措去良久云苦哉蝦蟆蚯蚓教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弥山百雜碎遂拈拄杖云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

承天宗拈林際此語走殺天下衲僧我即不然當時見僧舉似但云一對無孔鐵鎚　天童覺拈殺人刀活人劒在林際手裏雖然如是當時便與一喝直饒他大逞神通也秖得同聲相應

蔣山勤拈正勑既行諸侯避道

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床擒住云道道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麽乾屎橛 雪竇拈云林際似白拈賊

大覺璉頌拽將來沒可據却被白拈拖取去堂堂赤在鐵圍西今日行人猶指注往往低頭看百衲禪僧遺錮鋊

海印信頌春色離披雪在開等閑垂鉤出岩隈金鱗一不
遇虛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
天童覺頌迷悟相返妙傳而籠春折百花兮一吹力回
九牛兮一挽無奈泥沙撥不開分明塞斷甘泉眼忽然
突出肆橫流師復云險
法真一頌堂堂無位一真人出入何曾在面門打破盡
執無覓處渠儂本自納乾坤
保寧勇頌獺土颺塵沒處藏面門出入大郎當撒屎撒
尿渾閑事浩浩誰分臭與香
雪溪益頌眉橫鼻直眼睛烏擒住元來是鬼奴摩擺撓
來渾不管看人猶自面顢頇
徑山杲頌腦後見腮村僧大開眼了作夢雖然趯得老

鼠一棒打破油甕
竹庵珪頌面門出入見還難無位真人咫尺間去路一
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
知非子頌自呼自應主人翁解弄精魂未是通無位真
人肉團上最常出入面門中
雪竇顯舉此話並舉雪峯拈師云大善稱若神鬼莫知
既被雪峯覷破林際來是好手復召大衆雪竇今日撥
你諸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歸寮舍自摸撩看
瑯琊覺拈林際可謂冰凌上度過九轉劍刃上拾得全
身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林際業及旋沒水一期藥手
為人則放過一着若據本分宗眼點撿來也不得無過

不見他古人道直饒道本來無一物猶未銷得他鉢袋子更說什麼有位無位真與不真然雖如是衲僧家流臨機縱奪七通八達又不可一向依様畫猫兒者僧若問天童如何是無位真人天童劈脊便打忽有个動轉兒見者僧死在林際手中雖然恁麼且道林際把住這僧與天童便打相去幾何良久云鷺鷥嫉了從衆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白雲昌拈覿面轢提携身荷擔放行處金聲玉振把住處草偃風行者僧若向電光石火處瞥得一隻眼與林際相見去未必輸他先手還會麼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空叟和尚拈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雪竇只知撥人眼睛不知打失了鼻孔雪峯善能捉敗臨濟爭奈蹉過無位真人如今要見無位真人麼良久喝一喝

臨濟問僧什麼處來僧便喝師便揖坐僧擬議師便打又見一僧來師竪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見一僧來便舉起拂子僧不顧師便打

大覺璉頌良工須辨不毛金爐冶才烹盡空禁一點已隨灰燼去當鉗誰是能鍾林

徑山杲頌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急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

竹庵珪頌主賓都落三數陣陣開旗不展旗石火光中分勝負倒騎鐵馬上須彌

松源頌閃電光中覓主分屈空著上立綱宗祖師活計

只如此後代兒孫掃地空
先大覺舉此話至不顧便打連舉雲門僊代云只宜一拳擬
老漢師云得即得猶未見臨際機在
大洪恩拈倚天長劒鎮定乾坤築着磕着搆得搆不得
俱不免喪身失命驀拈起拄杖卓一下大衆擬議師便
打
翠嵓芝舉臨際問僧至擬議際便打師云臨際也麁心
好彩賴是這僧若是今時衲僧且作麼生出得又舉一
僧至禮拜便打師云這僧有理不伸死而不弔作麼生
會如今作麼生與這僧出氣
育王諶小參舉此話云須知這三僧中一人大過一人
不及一人正上不足正下有餘所以林際有處正抛花
開有處尚未捨棄有處事曰叮囑起當知這拂子亦能
殺人亦能活人亦能迷人亦能悟人有時迷中示悟有
時悟處示迷有時迷悟雙收有時迷悟雙放恁麼見得
豈唯林際賞罰分明抑亦山僧今夜無過若不如是笑
我者多西我者小
臨濟上堂僧出禮拜師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
頭好師云落在什麼處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便喝僧禮拜師云你道好喝也無僧云
草賊大敗師云過在什麼處僧云再犯不容師云
大衆要會林際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智海逸頌臨際賓主句主賓玄機難涵來二禪客大衆
好生觀

崇勝珙頌林際賓主句問荅須相趂不比是法位世間相常住虎嘯生風寒龍吟起雲霧杜禪如未明不得亂指注

瑯琊覺拈眞金須入火

竹庵珪舉此話至僧便喝師云可知禮也

臨濟持鉢到一婆子門前云家常添鉢婆子開門云大無猒生師云飯猶未曾得何責人無猒婆子閉却門

悅齋居士頌家常添鉢大無厭苦勸從他哭作甜乞我一文休去也不須屎上更加尖

佛日才拈婆子雖然機知縱橫也是自賴林際出不當時還肴此人覩在閫外若要林際口門直須將飯與伊

臨濟因僧問如何是劒刃上事師云禍事禍事僧擬議師便打

投子青頌劒藏匣冷逼人寒擬問栖遲過嶺南更欲進前來退後悲風千古遶巖潭

臨濟陞座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眼師云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師下座却自坐師廻身云不審谷擬議師却拽谷下座復坐谷便出去 一本云十二面觀音那个是正面

蔣山泉頌遠乎半程近較一刻將謂猴白更有猴黑正眼從來誰得見白雲鑠斷千峯色

海印信頌大悲正眼問來端互搜之機孚細看便會得亦顧預也似鮎魚上竹竿

保寧勇頌多年衆上紙間名今日陣前親見一面匹馬單

鏖戰數場好是且機關一箭
崇勝珙頌爭先從來不讓師許哉宗匠僻輸機從前肯
信玄中妙對此方知細裏微細裏微磨軟何處辨妍媸
勿謂青山無限好幽禽關道不如歸
雲門杲頌睬却當陽个一看毫來抄去乏施呈不知除
却王維手更有何人畫得成
竹庵珪頌大悲觀音開正面官不容針通一線鼠拽胡
蘆有底柱鬼爭祭禰無人見
達觀頴拈諸禪德此二尊宿如此且道作生今時人愁
道照用照什麼盌一切人只解自騎馬去捉賊自持刀
去殺賊此二人便能奪賊馬捉賊奪賊刀殺賊雖然如
是林際雖是得便宜却是落便宜

大洪恩拈二老師與風掣顛有什麼共語處大洪當時
若見以棒一時打散免致向後魔魅人家男女
臨濟因王常侍來訪師同入僧堂內看侍云者一
堂僧還看經否師云不看經侍云還坐禪否師云
不坐禪侍云既不坐禪又不看經作个什麼師云
揔教伊成佛作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
云將謂你俗漢
投子別官人何得貴耳賤目　　鏡清代以來揔博引玉
潙山喆云王常侍可謂儒門君子禪門良匠若非翻鑑
精明爭得是非顯然。
雲溪益拈大小林際被个俗子勘破雖然如是王常侍
樸頭不免被林際持下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臨濟老漢握一柄金剛王寶劒氣衝宇宙天下横行誰闘敵這官人輕輕一撥便見水消瓦解且道這官人有什長處聽取一頌世出世間稀有事驪發須還過量人只將諦衮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明眼人前猶涉路夲鳳栖不在梧桐樹

介庵朋上堂舉此話云臨濟平日一條脊梁硬似鐵佛來也入不得祖來也入不得如一團火相似為什麼却被主當侍拶得上壁若無後語幾乎打破蔡州且道這官人有什長處試為頌看當堂示現宰官身皮有血兮眼有筋大覺場中慣除戰雷光影裏立功勲

臨濟在黄檗堂中打睡檗下來見以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頭見是黄檗又打板頭一下却去上間見首座坐禪乃云下間後生却坐禪你在這裏妄想作麼首座云者老漢作什麼黄檗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

溈山問仰山黄檗入僧堂意作麼生仰山云兩彩一賽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打睡坐禪坐禪打睡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老黄檗大殷懃深耕淺種小人知

臨濟一日侍立德山次山顧謂曰老僧今日困師曰這老漢寐語作甚麼山拟拈棒師便掀倒繩床

雪竇顯拈云真作家宜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猛虎口中奮鬚饑爪下分免敢謂林際德山二個瞎漢有人辨得天下横行

雲峯悅拈二員作家一擬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喝一喝　海印信拈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然雖如是猶欠一著在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并舉雲峯拈師云雲峯老人恁麽批判大似晉州人䟦山若見縛作一束送在河裏何故不見道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

又法語舉此話云你看他了事漢等閑驀路相逢自然各各有出身之路後來雲峯悅拈云此二員作家王喝一喝師云據妙喜所見雲峯亦未免和泥合水好與這兩个老漢一狀領過一坑埋却且道過在什麽處

臨濟示衆云但有問訶一不虧欠伊教識伊來處恁

麽來恰似失却不恁麽來無繩自縛一切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來是錯分明恁麽道一任天下人貶剝

瑯琊覺拈作生與作生剝良久云垂鈎四海爲釣驪龍格外玄談盡尋知己喝一喝

臨濟因僧參來人事了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師便喝僧遂禮拜師云這賊僧云賊賊便出去師云莫道無事好首座侍立次師問還有過也無座云有師云賓家有過主家有過座云二俱有過師云過在什麽處座便出去師云莫道無事好

海印信須大智如愚人莫測收來放去亦非拘迴頭借問傍觀者弃汝殘生活也無

南泉拈云官馬相踏　保寧勇上堂舉此話云大衆這一群賊其中有正賊有草賊且道那个是正賊那个是草賊辨得麼口欵分招賊物難認

雲門昇曾說舉此話云林際暗中輸了一籌却向明中贏得一著雖然有輸有贏有明有暗爭奈傍觀者醜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云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臨濟示衆云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个堪受人天供養

靈源清上堂舉此話云林際老漢發機全一箭雙鵰落處玄復顧謂大衆落在什麼處若也見得則山僧出去與諸人步步同行諸人在家時時共山僧同坐直饒同坐同行猶涉化門途轍且道不涉途轍一句作麼生道

等閑水長船高處漾出驪龍明月珠

白雲昺上堂舉此話云林際和尚深明緇素洞曉正偏和光同塵混而不雜要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若是南華即不然在途中則脚踏實地處家舍則鼻孔遼天若人直下知歸可謂一棱兩當且道畢竟落在什麼處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㵎下太忙生

寒嵒升上堂舉此話云大衆白淨淨赤洒洒薄如磚厚如瓦受人天供養底是何人者大頂峯下衆如雲人人鼻孔都向下　雲門杲拈賊身已露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

臨濟因僧問如何是三眼國土師云我共汝入淨妙國土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

中意無老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光
明衣說化身佛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顯示大衆云還見林際老漢麼若
也未見徑山爲你拈出法身報身化身咄哉魍魎妖精
三眼國中逢著笑殺無位眞人

臨濟問洛浦從上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那个最親
浦云總不親師云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便打

恍齋居士頌二人棒喝舉如煙何處知他正與偏冉冉
都成芳草夢陰陰渾似落花天

心聞賁舉此話云看他活卓卓底脫略窠臼超放自如
臨機拈出應不到黏手綴脚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
關且作麼生是末後一句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

臨濟示衆云大凡下語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
三要有玄有要汝等諸人作麼生會

汾陽昭頌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
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慈航朴頌三玄三要不難分隻眼從來亞頂門不向臨
濟邊滅卻至今何處有兒孫

瑯琊覺上堂舉此話連舉汾陽頌師乃喝一喝云是第
幾玄良久云你也沒量罪過我也沒量罪過

竹庵珪上堂舉此話云大衆萬從叮嚀起展轉見諸訛
聽取山僧一頌句中難透是三玄一句該通空劫前臨
際命根元不斷一條紅線手中牽

又舉此話卓拄杖一喝云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

似水長流

臨濟問德山示衆云道道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師令侍者去見他如是道便問道得爲甚也三十棒待伊若打你接柱杖推一推看去一如指教德山被一推倒便歸方丈閉却門者迴舉似師師云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見德山麼者擬議師便打

海印信頌單于自負藝過人小將教招去似真到彼果然贏小捷迴來未免陷全身

嵩頭義拈德山尋常只據目前一个拄杖子佛來也打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　東禪齊拈只如臨際道我從前疑這漢是肯底語不肯語爲當別有道理試斷看

臨濟凡見僧入門便喝

大洪恩頌入門來便喝已是大忉怛無限杜禪和更後論款拈咄

崂嚴遂頌一錫定燈塵還何辨主賓桃山齊入貢誰識聖明君

佛慈本頌偉哉臨濟喝狀似春雷發草木盡滋榮蛟龍難止遏差之悟處迷的也死中活尺蠖與蚰蜒豈知鵷海闊咄

極山衆頌入門便喝全無巳尊引得兒孫弄粥飯氣

竹庵珪頌一喝喝上四禪天臨濟元來不會禪盡道朝陽生戶外不知夜月落堦前

介庵朋頌一喝山崩海水枯全機脫略沒規模泥牛迸

出燼霄外直得嘉聲滿道途
無盡居士頌蟄戶幽扃凍不開虛空忽震一聲雷蛟龍
一擧雲霧蚯蚓頭頭食土塵
臨濟一日拈餬餅示洛浦云萬種千般不離這个
其理不二浦云如何是不二之理師再拈起餅示
之浦云與麼則萬種千般也師云屙屎見解浦云
羅公照鏡傳灯云羅漢智依与黃端長老喫餬餅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云云至依曰作麼是羅公詠拊頭笑
大溈喆拈林際和尚便風顚拄洛浦鼓棹揚波然雖如
是林際門下即得溈山門下不得
臨濟遷化時三聖爲院主師上堂云吾去世後不
得滅却吾正法眼藏聖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
藏師云忽有人問你作麼生道聖便喝師云誰知

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
蔣山泉頌正法眼藏誰傳得喝下滄溟徹底乾從此瞎
驢無覓處鐵山歸路黑漫漫
黃龍南頌圓寂將歸叙別時可憐法眼好任持喝下不
閑泥木路瞎驢從此小人騎
海印信頌可嘆正眼信非虛堪笑臨行將虎鬚會省華
山圖籍上又添潘閬倒騎驢
天童覺頌信衣半夜付盧能攪擾黃梅七百僧林際一
枝正法眼瞎驢滅却得人憎心心相印祖祖傳燈夷平
海岳變化鯤鵬只个名言難比擬大都手段解翱騰
佛陁遜頌正法臨行欲付渠便於言下定親疎當頭一
喝無人會作隊成群趁瞎驢

保寧勇頌出門握手再叮嚀往往事從叮囑生路遠夜
長休點火大家吹殺暗中行

東林揔頌叮嚀正法示將終一喝玄關絕不通自此瞎
驢無覓處幾多江上問漁翁

靈源清頌林際全機何指的瞎驢親喜遇知音宗風要
見長無墜流水高山意轉深

佛印清頌三聖一喝小人拈掇雖是死蛆解弄却活來
堀臭肉硬抹抹迹網金鱗活鱍鱍林際瞎驢君子可八

雲溪益頌玉洞玄關道路長蟠桃不是等閑芳遮藏不
許時人見秖恐春風漏泄香

翠岩宗頌萬仞峯前握手時清歌一曲少人知但見瞎
驢驚宇宙不知誰眼付傳誰

崇勝珙頌正法眼藏滅不滅臨終告衆底時節三聖進
前喝一聲可憐從此驢兒瞎驢兒瞎幾人別雪夜猿啼
轉嗚咽翻思癡人得夢時展開雙手向誰說

佛鑑勤頌瞎驢滅却正法眼出得兒孫遍大唐須信莛
莛煙浪裏灼然別有好思量

雲門杲頌瞎驢一跳衆皆驚正法那堪付與人三要三
玄俱喪盡堂堂擺手出重城

竹庵珪頌到老不曾開話路臨行回首却叮嚀深深海
底猶嫌淺直向金剛木際行

白雲昺頌萬派朝宗勢未休魚龍出沒任優游瞎驢滅
却正法眼直得黃河却倒流

心聞賁頌喝得佛魔無處走摑教天地一時鳴臨行自

被雷驚殺伎倆何曾做得成
介庵朋頌握手登途徹曉行誰知武步不多爭天明各
自歸家去留下瞎驢為禍殃
南院問風穴汝聞臨際將終時語否穴曰聞之院曰臨
際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
子見即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妥尾如此穴曰密付
將終全主即滅院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穴曰親承
入室之真子不同門外之遊人院頌之
大為秀拈古者忍死待來曰何正法眼藏却向瞎驢邊
滅臨際行計速速三聖又却忿忿曰漸父子情忘遂使
後人失望若不得流水多應過別山
香山良室中問僧你道林際謂三聖云誰知吾正法眼

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去作麼生無對代云林際從來不
許他又云滅猶未盡
雪峯了舉此話至滅却還有須必流不止問如何直無
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覔吹毛用了急還磨言訖
坐滅師云徹底咬釘咬鐵須還个老兒呵呵大笑云正
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且置為什麼吹毛用了急
須磨良久云快著精彩
智海清上堂舉此話至滅却三聖後繼嗣林際師云頌
梨賓鏡精光不假磨成閻浮檀金純淨非因煅出是故
師資心契今古道同炳若丹青明如皎日還見得麼更
聽短頌雲山蒼蒼瀰海湯湯山頭像湧海底塵揚三聖
反錯盡歸故國林際懷抱屈沉湘君不見鷲峯席上

俱龍象獨瞬遵許付飲光於根於蒂何深固千古萬古流無央諸禪德若會則正法眼藏兮藏與不藏不會則這瞎驢兮護自度量

睦州龍興寺陳尊宿開堂陞座云首座咏荅云在寺主咏荅云在維那咏荅云在師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睦州和尚十字打開兩手分付若也踏步向前便被當面諱却睦州開堂圓通為你諸人點檢了也圓通開堂諸人且道畢竟作麽生相逢會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天地

圓悟勤拈一等是借路經過就中奇恠若是崇寧又且不然首座咏在寺主咏在維那咏在自行不妨蓋肩打

十九　欲

拈頌十六

草只要驚蛇若能一撥便轉免致撒土撒沙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借手行拳驚群動衆龍門上客未舉先知若不然者靈隱失利

睦州因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云昨日有人問趯出了也僧云和尚恐專甲不實師云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崇勝珙頌釋迦彌勒只高揖睦州大過猶不及若是衲僧正令行山藤何止痛三十

知非子頌高揖不拜畫指衲僧病教休不肯休損他苕帚柄

雪竇顯拈睦州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

法眞一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睦州當時見者僧才

問便好和聲打出雖然如是睦州老漢不可是不知者棒放過也好為什麼如此誅龍之劍豈可揮蛇諸人要識者僧麼只是个白踏州縣底漢

薦福逸上堂舉此話云消一般漢只管道睦州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殊不知者僧投之即輕若鴻毛狀同埃壒睦州報之即價重丘山恩深河海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好大衆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方有宗師手段天童不免隨後讚歎去也粟棄將軍令已行八荒四海要澄清提來劍氣干牛斗洗蕩氛埃見大平　又上堂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點檢將來雪竇也與三十拄杖何故不見道當斷不斷返招其亂諸人還會也無天童不免指出去也王老師是意氣是

是非非蕩情謂倚天照雪爛光芒掃盡攙搶千萬里 此錄云僧問南泉

佛鑑勤上堂舉此話云衆中商量只道睦州權柄在手縱奪臨時殊不知睦州車不橫推理無曲斷要會麼直須著精彩

睦州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僧問如何是裂開師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恁麼道你又作麼生僧云某甲不恁麼道師云盞子落地楪子成七片僧云如何是揑聚師斂手而立

海印信頌獵犬尋能尋氣息深山走獸被傷擒靈羊掛角無蹤迹嗅尺不成空自迴嶺上木人真咄咄溪邊石女笑咍咍野花片片隨流水榮落知從何處來

碧嵓悅拈會㖿相罵饒汝接嘴相唾饒汝潑水
又舉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師云賓入不賓出
天童覺拈睦州用處直是長三短五七縱八橫撒在面
前抛向腦後不妨奇特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入理
深談不啻百步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也是好笑大小睦州被這僧拶得
恰似落湯螃蠏七手八脚一時露

睦州喚僧云大德僧迴首師云擔板漢

長靈卓頌腦後與一錐頭頭蹈坑坎直饒喚不回也是
虛擔板休擔板透過睦州關乾坤一隻眼
徑山杲頌睦州擔板再容眨眼闊狹短長不須增減
竹庵珪頌電火光中休草草翻輪鋒上莫忉忉等閑却

放全身入然不當頭犯一毫
無為子頌睦州喚隨卦斷回不回擔板漢
雪竇顯拈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這僧喚既回頭因甚
却成擔板 晦堂心拈雪竇亦秖具一隻眼這僧一喚
便迴為甚麽不成擔板
翠嵓宗拈這僧迴首直下莫辨垂絲睦州用勢甚麽草
人若無雪竇證明這僧還同受屈雖然如是睦州却是
好心若發雪竇恁麽道也好喚迴與箇擔板漢
靈源清上堂舉此話連舉雪竇晦堂拈師云擔板漢落
誰家一隻眼如何辨深山午夜月明中叫哭石人心中
箭
雲門杲普說舉此話云曾有个禪頭舉這話問僧你作

麼生會才見僧開口便道果然擔板且喜沒交涉遂舉
雪竇晦堂拈師云者兩个老漢可與睦州把手共行若
是个靈利漢才聞舉著眼似銅鈴終不向者裏打之遶
竹庵珪拈睦州被這僧勘破
白雲昺拈真鍮不博金舉世少人信

睦州見僧來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僧曰某甲
如是師云沙門前金剛為什麼豎拳僧云金剛
尚乃如是師便劈脊打出

海島信頌平地且易遭跌舞袖盡金錢不易看長安夜夜
家家月誰知絲樂有多般
崇勝珙頌此言從來落草難見成公案早多端麒麟師
子好龍鄉爭奈當時跳野干

本然居士頌前箭猶輕後箭深君蹤臨更何疑宗師
若沒生機路爭解當風辨是非極林際白拈有來歷
悅齋居士頌亂上地下之乎者也一任諸人鑽龜打瓦
上方益頌此話還與雲門大師關舉云睦州正恁麼時
天下人拔柳攔錐師云睦州和尚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雖然如此慣向路頭春色裏能經行陣入還羅雲門大
師只從其短不從其長這僧先鋒者作殿後無功
雲峯悅舉此話至三十棒師云作賊人心虛
仰山偉上堂舉此話至三十棒僧云某甲過在什麼處
州云你未遇人在師乃云見成公案面前與痛棒不打
明相詩一句擊動海龍王直得三年不下雨以拄杖擊
禪床一下

育王諶指頭上是柳腑下是柤向什麼處見睦州
雲門杲舉此話至三十棒連輿雲峯悅拈師云又爭得
一个道了問中容作道我恁麼道還有過也無家云作
賊人心虛妙喜曰三个也有
又上堂舉此話云雖然無孔笛撞著氈拍板直是五音
諧協六律諧和子細點檢將來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
是傍觀者良久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腰

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
一重時如何師云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苽
蔣山泉頌陳老師禪林主種得苽茄蒲團誰君知猛
提取林間日露風花發清明雨
長靈卓頌鑁子頭邊得意時開花著子不愁官幾多不

善根株杳只見枝頭又長枝
白雲昺頌極目重重發不開冬苽茄子蒲團栽烏飛兎
走分明暗箭有天台北五臺
徑山杲上堂舉此話云逼逼處觀之不足伍伍處平之
有餘茄子明日堂中一任諸人橫咬豎咬還有人向冬
苽上道得一句子麽若道得一句子若僧若俗有情無
情盡皆飽鰯鰯地若道不得還我飯錢來

睦州因僧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云量才補職僧
云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云伏惟尚饗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睦州古佛善應來機雖然如是
只得八成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展演之言劫向他道
問十答百有什麼難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唱一喝云且

莫屎害佛

睦州問僧甚麽處來僧便喝師云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作麽生僧無語師便打云者掠虛漢

雪竇顯頌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若謂騎虎頭二俱成瞎漢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

法真一拈大九捋虎鬚也是有者个手脚始得三喝四喝後作麽生坐具一攛便行猶較些子者僧既龍頭蛇尾睦州令行一半若是老僧手裏棒折也未放在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老睦州甚生氣槩却向者僧手裏呈欵

睦州問哉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麽生陵云和尚問誰師云問長老云何不領話師云我不領話汝不領話

雪竇顯拈瞎也瞎也復云者葛藤老漢好與一劃斷拈拄杖云什麽處去也　　天童覺拈睦州哉陵總道不領話其間有貪觀白浪失却手橈乃竪起拂子云看

睦州問僧近離甚處云河北師云河北有个趙州和尚上座曾到彼麽云某甲近離彼中師云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遂舉喫茶話師乃云慚愧却問僧趙州意作麽生云只是一期方便師云苦哉趙州被尔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尔作麽生沙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你作什麽沙彌云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

悦齋居士頌睦州一棒驀過却被沙彌推倒把手䟦過
闍浮一箇落在荒草且道是睦州是沙彌梧桐葉落風
蕭蕭野渡無人空寂寥唯有白鷺石上翹低頭水底看
魚䟦

雪竇顯拈者僧竟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諸
上座若能辨得非唯趙睦二州雪屈亦乃翠峯與天下
老宿無過若道不得到處潑人卒未了在

雲門杲示衆擧此話連擧雪竇拈師云雪竇只知一杓
屎潑他趙睦二州殊不知這僧末上被趙州將一杓屎
潑了歸到睦州又遭一杓只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什
麽處有二員古佛

睦州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

杖一時趂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丈云是什麽有什
共語處黃蘗和尚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趂下復
召大衆衆回首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
子

海印信頌敲磕鍮鉐入陣來單于星散若冰摧高聲再
召無人應拍馬擔鎗得勝迴

雪竇顯拈云什麽猶較些子直是未在若據雪竇衆集
以拄杖趂下便休可中有个無孔鐵鎚喜能擔荷可以
籠罩古今乾坤坐斷驀拈拄杖云放過一著

谷隱聰擧黃蘗語了云前來甚是奇特後來龍頭蛇尾

天聖泰云無人須見血　瑯琊覺拈若入洪波裏須是
弄潮人　海印信拈古人用處似履春冰然雖如是若

不藍田射石虎　幾乎誤殺李將軍　天童覺拈下媒求
鴿直鉤釣魚各有椎物利生底手段若是箇牢籠不住
呼喚不回底漢又作麼生以拄杖擊香臺一下
上方益拈百丈黃檗雖能攝令只知慎初不知護末當
時若有个返擲底自合打破蔡州常樂即不然待諸人
一時集也亦不行臨際之令也不展德山之機也不與
諸人闘勝闘劣也不問諸人得髓得皮困即大家散去
不困更立小時大衆自道常樂與麼說話還有為人底
眼麼良久云休休直須立到天明也只是這般事不如
各歸堂打睡去以拂子擊禪床一下大衆方散師復召
大衆大衆回首師云莫教失却杭子

圜悟勤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古人各出一隻手提
振綱宗誘掖後進切不泯施子細點檢將來百丈將棒
趁狗未免相顧眶眶黃檗香餌綴鉤吞著要身失命蔡
州當衆舉覺與賊過梯雪竇要人擔荷撩風起浪今日
總不伊麼各請歸堂
松源上堂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轉見諸訛這幾箇
老漢出來張羅布網却向平地上擁蜆撈蝦殊不知用
盡自已心笑破他人口喝
　趙州示衆云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
頭處既得个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今時人明明
向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有夲時緔僧出禮拜起日不執章賴和尚師日早題章鵲了也

法眞一頌學道先須入頭處既得入頭莫莫眞明明向道尚猶迷何況言中曾蓋覆

無為子頌得箇入頭不敢莫直饒轟到禪床未解請風案字

法雲秀拈這箇公案諸方批判甚多具眼者步山僧不避譏嫌為你諸人注破還會麼睦州便是陳蒲鞋若向這裏見得可謂是大施門開其或未然莫道不疑好

雲峯悅拈古人與麼道和身放倒了也汝等諸人還相委悉麼若相委悉眞睦州若不委悉雲峯亦遭連累

長蘆覺舉此話連舉圓通先師著語云睦州蓮是陳蒲鞋師云此一轉語如石上釘橛山僧更與諸人分明說破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也未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

頭既得箇入頭却須卸却膩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灑灑落落作个無事道人然雖如是直饒親見洞山更須知有北斗裏藏身向上一竅在還會麼學法須須到頭莫於中路歇　　翠嵓宗拈舉起拂子云我若恁麼穿却睦州鼻孔若不恁麼撥却睦州眼睛又道今時人明明向汝道猶尚不會驢年夢見麼

翠嵓璣上堂舉此話云好諸人者可謂睦州一言道盡何也大凡叅禪問道須是有箇入頭若得入頭方知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無入頭區區區途路役役塵中盡業空纏無有休日且作麼生是諸人入頭處莫是一棒一喝竪指竪拳瞬目揚眉或畫圓相作女人拜兩手捏拳放頭上打筋斗出去或近前三

步退後三步或這邊邪邊立或邪邊過這邊立是入頭處麼莫是穿僧堂入佛殿莫是飢則喫飯困即打眠寒即向火熱即就凉遊山翫水任意遨遊是入頭處麼莫是把得定作得主不受人瞞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麼若如此是入頭處可謂一句合頭語萬刧繫驢橛異日他時未審將何敵於生死既不與麼又且如何要會麼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慈受上堂舉此話至辜負了也師云邪裏是者僧辜負處或云者僧不合出來禮拜只如不出禮拜還是辜負那不是辜負那直饒不出也是辜負古人如何得不辜負去到者裏須是箇人始得只管向識情上卜度言句中計較無有是處還知睦州與麼道已是辜負衆人了

也諸人檢點得出麼老婆臨死三回別眼裏無筋一世貧

雲門杲舉此話叫曰葛藤得也未

松源上堂舉此話連舉木庵和尚又道諸人未得个入頭處須得个入頭處若得个入頭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師云二老漢惣放不下在既能明似鏡何用曲如鉤雖然如是養子方知父慈

睦州因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云抖擻多年穿破襴衫一半逐雲飛僧云不會師云有時搭向肩頭上也勝時人著錦衣

開先暹上堂舉此話云如虫禦木偶尓成文一時之機則不可若論古佛嘉謨祖師垂範則未之足拾何以自

阿難之後天竺震旦莊此位者謂之迦葉門生且石頭雄踞衡嶽馬祖宏闡江西示後子孫繁盛立宗途或拈拄杖或竪拂子起多方便諸德迦葉之衣自此破碎而來千孔萬竅山僧擬將一鍼一線補綴完全敢問大衆竪拂子為人好拈拄杖為人好良久云二俱無所是逝水向東流不用久立

睦州一日上堂衆才集乃云忽然忽然僧出衆云却請大衆歸堂去師乃拍繩床云苦殺人僧擬回頭師乃一時趂下

大覺璉拈山僧道不然不然何也夜烏啼曉月玉女打鞦韆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還有具這个眼腦底麼赤日光

中閃電雞黑雲影裏疾雷奔轟畔未暇重回顧已覺金鏈扣頂門卓拄杖下座

睦州見僧來參便喝云上座如何偷常住菓子僧云某甲方來因甚道偷常住菓子師云贓物現在

松源頌傾籃寶山寶全身入荒草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睦州因僧問以字不是八字不成未審是何章句師彈指一下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上來稱讚無限勝因蝦蟆跳上梵天蚯蚓走過東海

蔣山泉頌掇取金鱗釣艇橫轟然霹靂下青冥漁翁豈識潭中意空聽風波拍岸聲

海印信頌以字不成八不是多口阿師難下觜懵懂禪

人無祭何尋文座主失依倚休依倚暫然十萬八千里住住是什麼奄蘇嚧哩

雲門杲曰熊伯莊請秉拂舉此話云這僧只問經頭一字睦州盡將善知衆藝差別字輸以龍龕手鑑唐韻玉篇從頭注解撒在這僧懷裏遮僧也不妨奇特直下便肯承當且道什麼處是他承當處聽取个注脚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彈指未終普天匝地擘開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參透華嚴會中善知衆藝教內教外一時收世出世間皆周備無邊罪咎如火消冰無量勝義如恒沙聚更有个末後句堅牢庫藏永收藏總屬山前熊伯莊

睦州因王常侍來參乃問曰今日何故入院遲侍曰為看馬打毬所以來遲師曰人打毬馬打毬侍曰人打毬師曰人困麼侍曰困師曰馬困麼侍曰困師曰露柱困麼侍茫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間忽然省得明日見師云某會得昨日事也師曰露柱困麼侍曰困師遂許之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此是達磨大師宗旨露柱不解打毬如何却困還有明得者麼人困馬困未是困露柱之困始是困好於言下證無生莫向言中尋尺寸百丈若無雙耳聾林際爭解領三頓盡將業識作流傳此道今人弃如糞

睦州問僧正云講得唯識論麼正云不敢小年曾讀文字來師拈起糖餅擘作兩片云你作麼生正無語師云喚作糖餅是不喚作糖餅是正云不可

不喚作糖餅師却喚沙彌來來作你喚作什麼彌云
糖餅師云你也講得唯識論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僧正與沙彌真實講得唯識論只是不知糖餅來處睦州老人雖是一方善知識若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畢竟理會不得

睦州因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要道有什麼難僧云請師道師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

悅齋居士須撥開一路如纏直一二三四五六七蒼苔葉下醉醅酥紅蕤枝頭吹篳篥

睦州示衆云大事未辨如喪考妣大事已辨如喪考妣

保寧勇須春去秋來古與今相逢休論歲時深饑餐渴飲無他事盡藝蒲頭霜雪侵

睦州因秀才相看云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云會麼秀才罔措師云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黃龍南上堂舉此話云睦州一點直在威音王已前存乎八法論書却被俗人勘破若是歸宗即不然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為山喆拈睦州不妨用得這一點妙又似以勢欺人大為即不然乃畫一圓相云會麼字義炳然文不加點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連舉黃龍南上堂師云睦州瞞人大殺歸宗善通其變二大老可謂相挐把手上高樓未免傍觀者哂若謂八法論書猶未有事在然雖如是者

也之乎又也無他不得即今莫有向文不加點處道得
一句子麼素面呈人終未可點辨紅粉始風流
睦州因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經也無云有甚
饆饠䭔子快下將來
雲門杲頌一氣轉一大藏教頓漸偏圓權實無邊妙
義炳然彰元來一字也不識
竹庵珪頌睦州只愛錐頭利這僧不見鑿頭方直饒轉
得百千藏這般供養也尋常
雲門杲拈云更饒早起更有夜行人
空叟和尚舉此話云扁舟已過洞庭湖
睦州問僧什麼處來僧瞪目視之師云驢前馬後
漢僧云請師鑒師云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僧

無對
大洪恩代云遇知音後別云勘破了也
睦州問秀才先輩治什經秀才云治易師云易中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箇什麼秀才云不知其道師
云作麼生是道秀才無語師云果然不知
雲門杲舉此話云秀才雖然無語默契睦州只是少末
後一著徑山當時若見睦州道果然不知但拊掌呵呵
大笑管取睦州不相觸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一日因新到來偶引麵次遂
引麵示之其僧便去師晚間問首座今日新到在
甚處座云當時便去師云是即是只得一撅
雪竇顯拈老觀大似失錢遭罪　玄覺云什麼處是少

一概（翠巖芝云老觀道他只得一概大似壓良為賤彼此出家兒）

靈觀因雪峯來敲門師云誰峯云鳳凰兒云作什麼峯云來啗老觀師便開門搊住云道道峯擬議師便托開閉却門雪峯住後示衆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𢯭

松源頌一不做二不休主賓互換有來由無端打著這底漢亦眼搐著火柴頭

有老宿拈雪峯徒有此語當時入不得今也入不得

明招代雪峯纔見開門便云動即喪又代老觀云俊哉俊哉

雲竇顯舉此話連舉老宿拈師云這一隊忘恩背德漢有甚交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教你入今既摸𢯭不著累他雪峯俱在老觀門下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因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見遂於圓相中作一畫（一本一點）却封迴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

大覺璉頌江西明月正無雲西越東吳盡被吞堪笑蝦蟆才飽鍊直然千古飽兒孫

大洪恩頌一家有事百家忙衡鑑分明理自彰病懶都盧無伎倆冬便温暖夏便涼（此錄連舉雪竇拈）

育王諶頌異寶來夜生碧虛水水山山唯一色同風千里有誰知欽師猶被馬師惑○惑不惑兜率天宮問彌勒

保福展拈甚處是惑處作麼生得不惑去

五祖戒云两彩一賽又云三人指路擬何為

雪竇顯拈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个什麽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與麽只是不識著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麽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這馬師當時盡出早自惑了也

大溈喆拈諸人還識馬祖徑山麽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可謂千里同風不見道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薦福懷上堂舉此話云諸仁者作麽生會老僧今夜已是老婆與你諸人說破前頭則官不容針後頭是私通車馬若能辨得許你具擇法眼

崑山元上堂舉此話師召大衆云大為宗匠必定功不浪施因甚麽國師却云欽師猶被馬師惑諸人要會先德意麽良久云千鈞之弩豈為鼷鼠而發機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馬師仲冬嚴寒國一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時節忠國師為什麽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還委悉麽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徑山因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内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云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

雲門杲舉此話云不向四威儀中又如何見國一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七

達磨第十世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嗣法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

達磨第十一世趙州東院從諗禪師嗣法

杭州多福和尚

達磨第十一世湖南長沙景岑禪師嗣法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

達磨第十一世潭州雲嵒曇晟禪師嗣法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初到龍潭問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顯潭云子親到龍潭師作禮而退

保寧勇頌浩渺深沉納衆流護持香餌擲金鉤風雲合匝雷霆動應許龍王不出頭

心聞賁頌血盆似口劒如牙遇世樞機未足誇親到龍潭龍不見這回失却眼前花

雪竇顯拈將錯就錯又云大大小小德山

翠嵓悅擧此話云大小德山向蘧蒢裏淹殺僧云和尚作麽生師云汝還識龍潭老漢麽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摵

黃龍心擧此話連擧雪竇拈師云雪竇與麽道不知德山將錯就錯不知龍潭將錯就錯識休歇底衲僧必知去處未過關者亦宜辨白還相委悉麽縱饒栽種得不是棟梁材

白雲演上堂擧此話云龍潭老人可謂騎賊馬趕賊

德山在龍潭入室夜深潭曰子且下去師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曰和尚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纔接潭便吹滅師不覺失聲曰我自今已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至明日潭升堂云个中有个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師遂取疏鈔於法堂前將一炬火提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大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將疏鈔便燒於是禮辭師曾講金剛經

海印信頌因邪打正義非深坐斷千差迥莫尋滅燭豁然開鐵眼大千沙界悉平沉

淨嚴遂頌明暗相形事渺茫誰知腦後逆神光都來劃斷千差路南北東西達本鄉此頌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已上

又頌義天教海縱窮通一瞥才生花滿空寶劍直揮凡聖斷百川萬派盡朝宗此頌窮諸玄辯已下

東林揔頌明暗分時見定動火光滅處見來由龍潭截斷辞源後佛祖高峯罵未休

保寧勇頌一條瀑布當空落半夜金烏掌上明大口纔來深意氣與誰天下共橫行

雲溪益頌一陣旋風霧靄關千峯突出碧崔嵬驚猿惡鶴拋來久半夜山前變得廻

佛眼遠頌黃金為骨玉為肌莫把他家比日尋多少發來悟心匠盡將底事縱威音突

心聞賁頌牛斗明邊劍氣橫張華一見膽魂驚柔時躍入池中去波面空餘霹靂聲

寒嵓升普說舉此話至將疏鈔便燒師云且道有个什麽事到這裏直是自信也信不及自肯也肯不去更著

得思量歷者得擬議麽者得揀擇歷者得取捨麽者得玄談麽者得妙義歷我而今與你引个比喻比如一顆通紅熱鐵丸相似若是个不懼生死底直下一口吞却吞却後如何吞却後可謂之遍體清涼不唯是遍體清涼又燒却你舌頭上骨云云

德山到潙山挾複子於法堂上從西過東邊從東過西邊顧視云無無便出（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師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便具威儀再入相見潙山坐次師提起坐具云和尚潙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去（雪竇云勘破）潙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麽處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便出去也潙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

拈頌十七

在（雪竇云雪上加霜）

雪竇頌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險墮飛騎將軍入虜庭再得完全能幾个急走過不放過孤峯頂上草裏坐（咄）

大覺璉頌擇天雲機勢巍巍來從何人敢正覷英膽再迴麾壘處陣頭才動却收旗

海印信頌虎穴林深人不到到者還須是獵人老虎驕驚方擧目瞥然跳出獲全身

雲溪益頌偷營斫寨入中營應是機謀已十分袖裏金鎚猶未動山前飛騎去紛紛

圜悟勤頌大用不拘今古搭模倒指蝎尾平捋虎鬚若非深辨端倪何以坐觀成敗從處頓脫囊錐高來卷舒

方外孫峯頂上浪滔天正令當行百雜碎㖿
五祖戒拈德山大似作賊人心虛溈山也是賊過後張
弓　上方岳拈溈山和尚賊過後張弓德山只知榮不
知辱　徒真一拈雪竇於兩處皆著語云勘破了也未
後又云雪上加霜且道是溈山分上德山分上若也明
得許你具一隻眼
雲門杲拈二尊宿恁麼相見每人失卻一隻眼
德山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
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為什麼打某
甲師曰你是甚處人僧曰新羅人師曰未踏船舷
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 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
海印信頌誅龍之劍未可揮虵大獵之家豈藉狐兔君

不見諸葛亮作軍師或施擒縱小人知百萬雄兵如指
掌小醜擒來又放之人歎訝馬頻嘶無限兒郎唱大奇
好是四方雄猛將聞名早已竪降旗
大溈喆頌高提祖印踞寰中孰肯當機定吉凶不是新
羅這衲子爭教千古振清風
雪竇寧頌見成公案妙難知特把斯言驗衆時堂下既
無師子子棒頭放出接盲龜殺活手大鈍捷任人將去
等毫釐
圓悟勤頌大冶烹金忽雷驚蟄草木秀發光耀日新不
費纖毫力擒下天麒麟全威殺活得自在千古照耀同
氷輪話作兩橛句中眼活龍頭虵尾以指喻指撞著露
柱瞎衲僧塞斷咽喉無出氣擬議尋思隔萬山咭嘹舌

頭三千里

本然居士頌法眼圓明拈強扶弱雪竇拈來也大錯機輪轉處千眼猶迷況是禪人眼瞎直須自有小許乃能領解我語兩莖眉毛做得主

雪竇顯舉此話連舉法眼圓明拈師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着露柱底个瞎漢

大愚芝拈時人盡道德山作家用得好若伊麼還曾夢見麼大愚道德山被這僧一推直得瓦解冰銷雖然如是今時査二个尊宿也大難得

瑯琊覺拈德山何似履春冰雖然如此如猫弄鼠

海印信拈古人恁麼看風使帆則不可若據令而行直須喫棒了趂出衆　大潙喆拈德山大似倩平世界鋥甲磨槍這僧不惜性命身挨白刃法眼道話作兩撅大似藥病相治圓明道龍頭蛇尾也是金鍮難辨雪竇道撞着露柱瞎漢截斷衆流如今還有人與新羅僧作主麼出來與大潙相見乃竪拂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佛陁遜小叅舉此話云德山和尚平主一條白棒佛來也打直是不虛其奈一生受屈乃舉法眼圓明拈師云此二老師秪是隨言生解且不能與德山同生同死雪竇和尚又拈云此二老宿至不招其亂底劍雪竇猶較些子雖然如是後來又道諸人還識新羅僧麼當知只是个撞着露柱底瞎漢師云大衆者僧既

從新羅來因甚却是个瞎漢雪竇老人一場敗闕也不小令夜莫有路見不平底衲僧麽便可出來掀倒禪床唱散大衆也表道叢林中有人雖然如是往往麽心者失拈拄杖一時趁散便歸方丈

海會演小叅云乃舉德山示衆至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會者不少且道向什麽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底僕試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爲大衆與德山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未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麽到這裏須是个漢始得

圜悟勤拈德山大似金輪聖主衆中獨據四方八表無不順從等閑布一撒施一令直得草偃風行若不是這

僧爭見殺活擒縱底德自在遂舉法眼圓明雪竇拈師云雖則直率單提各能扶竪德山要且只扶得末後句未扶得最初句在且作麽生是德山最初句大鵬欲展磨霄翅誰顧崩騰六合雲

雲門杲普說舉此話至法眼圓明雪竇拈師云衆中商量道某甲話也未問便好打德山不打却問你是甚處人這裏便是話作兩橛龍頭蛇尾處且喜沒交涉又道這僧若是作家才見他問你是甚處人便好掀倒禪床他既不能却被德山道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這裏是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鋼所以雪竇云要識新羅僧麽秪是撞著露柱底人瞎漢且喜沒交涉禪若是伊麽地會得時更不消悟也聰明靈利底一時隨語生

解解注將去便了我且問你與麽解注得一時有下落了生死到來却如何支遣而今分明向你道這些閑言長語便是出生死底徑路你莫去徑路上栽荊棘摇屎窖云云

德山一日飯遲自托鉢至法堂上雪峯見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麽處去師便迴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師聞舉令侍者喚嵒頭至方丈問汝不肯老僧耶頭遂密啓其意師至明日上堂與尋常不同頭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何雖然如此只得三年（本録云果三年遷化）

大覺璉頌　魚鼓未鳴何處去一歸方丈便休休茶毗後

品難陳敘鉢盂人天不舉頭

海印信頌　垂絲奉為釣鼇頭不遇鰕䱇便却收剛被傍人布置網撈蝦撈蜆鬧啾啾

天童覺頌　末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大含胡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人前唱鷓鴣

上方益頌　兀兀低頭托鉢歸傍觀爭免笑嘻嘻早知不要鳴鐘鼓一等教伊且忍饑

雲竇岳頌　渠儂慣弄勿絃琴韻出青霄音趣深多少傍邊人著耳誰知得失本無心

徑山杲頌　一棚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竹庵珪頌　鐘未鳴鼓未響托鉢歸方丈德山不會

末後句嵓頭密意誰相亮只得三年也大奇留與諸方作榜樣

心聞賁頌懵懂行來又撞頭不如托鉢且迴休無端惹起三年話添得傍人一段愁

介庵朋頌鼎沸空市鬧隨行命似懸絲得不爭拜內不聞歌樂響到頭無犯獲全生

密庵傑頌斫却月中桂清光轉更多狐狸俱屏跡師子奮金毛

無盡居士頌齋罷鐘沉捧鉢迴嵓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在莫是遭他授記來

雪竇顯舉此話連舉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沒去處沒去處師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有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个無齒大蟲若不是嵓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雲居元上堂舉此話云叵耐嵓頭作乱人家院舍然雖如是蚊虻弄空裏猛風螻蟻撼於鐵柱殊不知德山是个無齒大蟲直饒通身是鐵也被一饒諸人要會末後句麼雲居為你說破拈拄杖云乍可啞却我口不可瞎却汝眼

翠嵓真拈德山嵓頭一狀領過雪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地在　大為喆拈嵓頭大似高崖石裂直得百里走獸潛蹤若非德山度量深明爭得昨日與今日不同

圜悟勤拈此个公案叢林解會極多然小有的確透得者有以謂真有此句有以謂父子唱和實無此句有以

謂此句須密傳授不免只是話會增長機路去本分甚遠所以道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藥　心聞賁舉此話連舉明招代語雪竇拈師云雪竇如曾陽操戈望日而揮直得日返三舍然只害得德山暫免負痛之恥且不能拔天下人深根固蔕之疑山僧今日不惜與德山嵓頭相見且欲與天下人雪屈諸人要會末後句麼良久云鵲巢樹下

德山因雪峯問歸宗斬蛇意旨如何師以拄杖趂打峯便走師召云存闍梨峯回首師云已後有明眼人為你點破去在

大覺璉頌呼來全易遣歸難電目流光不可攀明眼點開何處去至今猶尚在南山

德山因嵓頭雪峯到欽山山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與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師云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師便打欽山被打歸延壽堂云是則是打我太殺嵓頭云汝與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

蔣山泉頌虎穴深入亦堪嘉老將攙身陣已斜有路不能揮雪刃令人千古暗噓嗟

雪竇顯拈諸禪德欽山致个問端甚是奇特爭奈龍頭蛇尾設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摵大丈夫漢持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令若盡行雪峯嵓頭總是涅槃堂裏漢　資聖勤拈德山只會打死欽山不會打活欽山當即不然若擬欽山合喫三頓棒

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這裏合喫多少棒議舉天皇龍潭底者欽山禮拜又示放過更有一頓落在什麼處良久云這一頓三十年後作點眼藥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至便打師云有理能伸乍遇其人尋常之云欽山只顧其前不顧其後如今作麼生與欽山出氣

大溈喆云德山門下草偃風行大溈即不然待開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劈脊便棒且道德山是大溈是會麼橫按鏌鎁全正令大平寰宇斬癡頑

德山因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師云作麼作麼廓云勅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師便休去明日師浴出廓過茶與師師撫廓背一下云昨日公案作麼生廓云這老漢方始瞥地師又休去

大覺璉頌一人當陣衆皆隨欲息還須作者收天曉旂前相問著半斤八兩儀饒伊

海印信頌袖裏藏鋒迴莫傳任他高作連機轉君看舉鼎拔山力來到烏江不肯休

天童覺頌覿面來時作者知可中石火電光遲輸機謀主有深意敵無家無遠思發必中更饒誰腦後見腮爭人難觸犯眉底著眼方集得便宜

保寧勇頌鼾聲高聲叫不聞夢中讝語自紛紛明朝一下方醒覺懊惱昏沉不可論

上方益頌 不問文班與武班 循街侵曉覲朝天 傍觀莫
笑金吾老 騣馬驕多不著鞭
知非子頌 奇哉德嶠設機關 學語常流透出難 刱點飛
龍逢跛鼈 不分賓主不堪觀
雪竇顯拈 然精金百鍊須要本分鉗鎚 德山既以已方
人 者僧還周受屈 以拄杖一劃云 道來 公案且置 從上
諸聖什麼處去 大衆擬議 師一時打趁
黃龍南拈 云德山持聾作啞 雖然閙得便宜 爭公掩耳
偷鈴 爭奈傍觀者醜
天童覺拈 在家尊貴不受一點塵埃 驀路相逢 別是一
般光彩 德山廓侍者 皆是十成了事底人 為什麼被天
童點檢 還相委悉麼 衲僧奪得連城璧 秦主相如僚儸

歸
智海清上堂舉此話云 諸仁者 大凡一實一主 須是知
音 同死同生 方為妙敵 還知麼 廓侍者獨立孤懸崖石
上 蠅身倒捋虎鬚 閙金剛安坐於大海波中 背手逆擒
龍角 然雖徒然在禮特山前列陣 向古波國裏爭鋒 分
明是智輸有贏 且道 誰得誰失 要知 請諸人試為斷看
白雲昺拈 德山和尚 登之不清 撓之不濁 若無這个眼
目 未免隨邪逐惡 還會麼 國清才子貴 家富小兒嬌
德山見僧入門便棒
大洪恩頌 一棒一條痕 莽鹵不可論 丈夫多意氣 幾箇
是知恩 嗌
保寧勇頌 驟雨迅雷擊寨 閃電影隨將軍 雖有令何似

舜竟時

淨慈本頌宗匠憑何顯正邪一條拄杖辨龍蛇脚𨄔跨戶苦三十猶恐沉埋老釋迦

長靈卓頌德山棒臨濟喝銅金剛鐵菩薩轟雷發處有耳皆聾撒星來時無眼不瞎瞎與公董揩曹溪月

介庵朋頌平生心膽向人傾一棒分明盡不成若也翻身知落處水天空闊月澄清

無盡居士頌一條楖栗倚青天別向三乘教外傳未眨眼時遭八百擬開口處著三千

大愚芝上堂云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君子嵒即不然三門前好與三十棒何謂如此棒喝齊施早已睽古今皆贊總周遮二途不涉憑何說南海波斯進象牙

德山一日見僧來參乃閉却門僧便敲門師云誰僧云師子兒師乃開門其僧便禮拜師便驀項騎云這畜生甚處去來

大覺璉頌門前哮吼振威時伏地還教德嶠提著畜生何處去元因不及死猫兒

德山因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云恁麽無禮合與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出師云饒汝如是也只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便打云須是我打你始得僧云諸方有明眼人在師云天然有眼僧擘開眼云猫便出師云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法眞一拈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能有幾个過得若不是者般衲子豈能向猛虎口中脫得性命且道他具什麽

德山會下有兩僧入山卓庵多時師令嵓頭往彼看他作生頭將一柄斧入山見二人在庵内坐頭便提起斧云道得也一斧道不得也一斧速道速道庵主不顧頭擲下斧云作家作家歸舉似師師云他作生頭云洞山門下不道不得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

大覺璉頌千仞重關斫不開利鋒傷了事難諧莫言菴主無雄戰贏得長柯共劈柴

德山示衆云老漢見處即不然這裏佛也無法也無達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數是鬼

神簿拭瘡膿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得也無佛是老胡屎橛

雲門偃拈讃佛讃祖須是德山老人始得

瑯琊覺拈諸人若與麽會入地獄如箭射只如雲門與麽道也是入地獄如箭射

蔣山元上堂舉此話云汝見德山呵佛罵祖毀最上乘法直入拔舌犁耕地獄無有出期假使三世諸佛亦不能爲之免也而今還有救他德山者麽有則一任大逞神通如無天峯使一个無眼耳鼻漢子且救他性命去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德山不安有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云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云啊哪啊哪

大覺璉頌翳目觀花起大虛澄澄何有復何無啊耶一
霞還却否見覺元來不病軀

薦福逸因病起上堂舉此話召大衆云作家宗匠語不
浪陳如人解射百發皆中信而有之然雖如是薦福見
處也要諸人共知還有不病者也無自云有如何是不
病者自云傷寒鼻涕流珍重

雪峰了舉德山臨遷化示疾垂啊㖿啊㖿僧無語山云
捫空追響勞汝身心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
逝師拈云可惜許老漢平生見僧入門棒如雨點及
乎臨行被人撈著忘了話頭雖然恁麽秖如高聲叫啊
㖿啊㖿是什麽病痛

寶林本因病起上堂云數日為疾所拘不得與大衆相

見然即身為苦本衆病攸依凡厥有生無能免者記得
德山垂啊㖿啊㖿師云好笑諸仁者這老漢尋常一條
脊梁硬似鐵洎乎到此便乃忘前失後千古之下令人
不甘如今欲與他扭正頹綱令重生光彩免見遭相鈍
置豈不快哉乃驀拈起拄杖云甚處去也擊禪床

竹庵珪上堂舉此話又舉一日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
聖向什麽處去山云作麽作麽廓云敕點飛龍馬跛鼈
出頭來師云阿耶阿耶作麽作麽絕相似不爭多馬後
驢前奈你何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遂大
笑云大小老禪也只道得箇相似句如何是不相似句
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
雨打梨花蛺蝶飛莫便是不相似句麽擲下拂子云漆

攝參堂去
杭州多福和尚因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
一莖兩莖斜僧云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
雲門杲拈饒汝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還我多福一
叢竹又如何話會
松源上堂舉此話連舉死心拈云斜即任斜曲即任曲
喚什麼作一叢竹師云三年一閏喝一喝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初參長沙岑和尚沙問何
處人師云刑州人沙云我道汝不從彼中來師云
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
大洪恩代云錯復拈云這僧龍頭蛇尾也怪伊不得常
聞說道个大蟲今日觀來恰如个病老鼠相似然雖如

是大凡一步和因要須有三蛇二鼠
韶州洞山良价禪師問雲嵒和尚百年後忽有人
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祗對嵒良久云只這是師
便問嵒云承當這个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
過水覩影大悟前旨因有一偈曰切忌從他覔迢
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
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法眞一頌動靜從來無與俱迴頭驀地始逢渠直饒伊
歷猶堪在喚作如如又卻迂
悅齋居士頌著箇什麼摸不似孃生鼻孔若非大易
六爻便是胡笳二弄
洞山供養雲嵒眞次有僧問雲嵒道只這是意旨

如何師云我當時泊錯會失師意僧云未審雲嵓還知有也無師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天童覺頌爭解恁麼道五更雞唱家林曉爭肯恁麼道千年鶴與雲松老寶鑑澄明驗正偏玉機轉側看兼到門風大振兮規步綿綿父子變通兮聲光浩浩

長慶稜拈既知有為甚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

天童覺因大洪忌辰上堂舉此話云老婆心腸養兒之道衲僧手段還他奪父之機知恩報恩句中宛轉似背不背量外提撕个是洞山底或有人問普照邈得師真對他道什麼良久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翠嵓宗拈千虛不如一實洞山老人會得雲嵓意如印子脫出相似也甚奇怪後人不體先賢意旨一向別作道理妄生穿鑿深屈古人只如宗上座見處又且如何不可更拈推竪拂也

洞山為雲嵓諱旦設齋陞座時有僧問和尚在雲嵓處得何指示師云雖在彼中不蒙指示進云既不蒙指示何故為他設齋師云爭敢違背他進云和尚既發足南泉何故為雲嵓設齋師云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為佛法只重他當時不為我說破進云恁麼則還肯他也無師云半肯半不肯進云為什麼不全肯師云我若全肯即辜負先師去也

白雲昺上堂舉此話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洞山雖則一手擡一手搦要且不能塞斷人口當時若有个漢向

朕兆未分前把斷佛祖命門何處更有師承祖嗣雖然
如是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

洞山遊方首謁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次南泉垂
問曰來日設馬師齋未審馬師還來否眾皆無對
師乃出對曰待有伴即來南泉讚曰此子雖是後
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

天童覺頌白雲之賓青山伴位裏借功看互換無底合
盤轉手擊穿心盋子通身飯

洞山與密師伯行次見白兔子面前走過密云俊
哉師云作麼生密云如白衣拜相師云老老大大
作這个語話密云你又作麼生師云積代簪纓暫
時落魄

天童覺頌抗力鬚雪平步雲霄下惠點國相如過橋蕭
曹謀略能成漢巢許身心欲避堯寵辱若驚深自信真
情叅迹混漁樵

蔣山泉拈此二尊宿也甚清高若點檢來俱無是處何
故老老大大飽喫飯了向荒草裏相提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卽日貴人舊家富漢兄弟相成
尊賓互換突曉途中眼不開夜明簾外機旋轉驕牛戴
帽異中來百鍊真金色不變

龍門遠小參舉此話云者个公案如何消遣得去且道
是何道理諸人若會得白衣拜相便乃獨步丹霄不出
當流若會得積代簪纓便解奪飢人之食驅耕夫之牛
還委悉麼直饒一一垂示分明諸人分上總使不著如

何是諸人分上事試斷看良久云討甚兒子孫重
洞山因僧問三身中那身不墮諸數師云吾常於
此切僧後問曹山洞山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
曹云要頭斫將去僧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
云我也曾到洞山來
天童覺頌不入世未循緣劫壺空處有家傳白蘋風細
秋江暮古岸舟歸一帶煙
保寧勇頌此切堪傷走外求丟親何故叙冤讎姑然蒲
面無慚色更有曹山乞伱頭
重實寧須常於此切妙趣倫不墮之身是此身要問曹
山要頭與休將實語作謾人
悅齋居士頌解道吾常於此切一迴飲水一迴噎堪笑

世人不識渠嫌生鼻孔忽拈捏
承天宗拈諸上座一轉語海晏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
一轉語騎賊馬趂賊試請辨看忽有箇衲僧出來道總
不與麼也許伊具一隻眼
雲門杲舉承天宗拈云恁麼葛藤也未夢見三箇老漢
在復云何不向膏肓穴上下一鍼
洞山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師云何不向無
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師云寒時寒殺
闍梨熱時熱殺闍梨
雪竇顯頌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
殿照明月忍俊韓獹空上堦
天童覺頌一般黑白互交羅生殺其中細 琢磨擬人疑

嘗當頭著不覺腰間爛斧柯

國悟勤頌　盤走珠珠走盤偏中正正中偏羚羊掛角無蹤迹獵狗遶林空蹤踏

長靈卓頌　偏中有正正中偏流落人間百萬年幾度欲歸歸不得門前依舊草芊芊

竹庵珪頌　寒時寒殺熱時熱無寒暑處天然別綿州附子漢州薑打刀須是并州鐵洞山老子不瞞人親傳當面藏身訣

心聞賁頌　碧玉幢邊猶有月木晶簾裏寂無人乘閒偷睡仙夢枕爛看十洲三島春

松源岳頌　寒暑分明說向君不容擬議辨踪親逼塞驀折兩頭脫舉目長空一笑新

知非子頌　有問寒暑迴避何處無處恫然洞山一句寒殺熱殺平地無數

悅齋居士頌　三身報化俱現前七佛威儀都漏洩世人但見還諸天不解臨流數魚黿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好个無寒暑處無落無門無户若人於此安身立命永劫無憂其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枯木成拈衆中商量道者僧問既落偏洞山答顯正位其僧言中知言却入正來洞山却從偏去如斯商量不唯謗讟先聖亦乃屈沉古已不見道閑衆生解意下丹青目前鑑夷文翁成病六九行脚高士欲窮此事先須識取一說正法眼藏其餘佛祖言教是什麽熱椀鳴聲

然如是敢問諸人畢竟作麼生是無寒暑處良久云還
會麼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作
不應我著我則瞞汝去也若恁麼體得始會洞山意天
童不免下个注脚裹頭看勿暑寒直不塗須瀝得乾我
道巨鼇能倚拾笑君沙際弄釣竿
淨慈本問僧云古人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你道不寒不熱底是什麼人僧無對師代云金剛脚下
鐵崑崙
真淨文上堂舉此話云大衆若也會得不妨神通遊戲
一切臨時寒暑不相干若也不會且向寒暑裏經冬過
夏喝一喝

靈源清上堂舉此話云問處既明答還不措袖中付與
連城璧且道這僧還識寒暑也未明眼衲僧試商量看
又上堂舉此話連舉雪竇頌師云洞山言雲竇音今
日為君重舉起寒時寒殺要知歸永夜雪鋪明月裏
曹溪明上堂云梅雨初霽炎蒸乍生但得一念無私自
然諸緣頓息清凉世界在汝心中向外馳求轉增炎悶
不見僧問洞山至熱殺闍黎師云洞山老人一期酬對
縱奪可觀點檢將來翻成欺敵南山今日別有一則語
布施大衆如何是無寒暑處四海五湖王化裏青山芳
草日光中拂子擊禪床
徑山杲上堂舉此話連舉僧問一老宿時節恁麼熱向
什麼處迴避宿云向鑊湯爐炭裏迴避僧云鑊湯爐炭

東如何迴避宿云衆苦不能到師云三老宿一人在寒暑裏無手一人在寒暑外無手寒暑裏無手者不見有寒暑之相寒暑外無手者通身是寒暑徑山與麽道諸人還辨明得麽若辨明得得南天台北五臺若辨明不得今日熱如昨日

牧庵忠拈大衆既是無寒暑處為什麽寒時寒殺熱時熱殺洞山老漢未能勦絕所以掛人脣齒衆中有商量道渠無寒暑或云覓什麽作寒暑或云寒也不干他事熱也不干他事恁麽商量盡落情識忽有人問牧庵寒暑到來如何迴避但向伊道用迴避作什麽或進語爭柰即今何便與劈脊打然雖如是牧庵亦是停囚長智後五日未免遭人撿點　白雲昺拈明頭暗合正去偏

來不假安排悉皆據位雖然如是門庭施設則不無入理深談則未在且道如何是入理深談底事若非金色頭陁有理也無雪處

寒嵓外上堂舉此話云寒時寒殺熱時熱殺利刀終不自割酸酸甜甜辛辛辣辣雖是死蛇解弄也活

洞山示衆云兄弟秋初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生去後有擧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師聞乃云大唐國裏能有幾人（大陽延云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

薜山泉頌出門便是大忙然萬里無來未得圓欲識家鄉歸去路暮雲輕鏁綠綿綿

丹霞淳頌歸家豈坐碧雲床出戶不行青草地南北東

西本自由渠無無背面那迴避

石門易頌萬里風煙草木踈目前無法可相於白雲深處生涯路猶被漁翁冷笑渠

天童覺頌草漫漫門裏門外君自看荊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看看幾何般且隨老木同寒瘦將逐春風入燒瘢

圜悟勤頌新豐路坦然豈事正偏圓萬里無寸草何人可向前機不轉隨塵緣透得脫犯風煙劉陽端的破中邊出門已是草芊綿投機儻善語來脉兩岸俱玄一不全復云看脚下

佛眼遠頌出門便是草閑殺龍門老北去禮文殊南來登五老鬚髮已蒼浪言歸恨不早獨立秋風前相思望

江島好好不用更尋討

雲門杲頌萬里無寸草但請恁麼去出門便是草各自有公據有公據何拘束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草綠

薦福逸上堂舉此話云此二尊宿若是窮究遠當入理深談管取解空第一忽若雲門和尚道淨土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又作麽生免得此過良久云薦福則不然汝等諸人初秋夏末天台南岳依然在得盤桓處且盤桓有眼底試辨看

丹霞淳舉此話云出門便是草則且置敢問諸人那个是不出門亦是草漫漫處諸人二六時中還曾向這裏體究得也無若也體究得去便乃隨時飲啄長養聖胎

其或未然出家何益 山僧今夜不免鼓兩片皮向第二
義門為諸人重說良久云鐵牛哮吼震乾坤玉馬嘶風
海岳奔昨夜三更日輪午流輝高照白雲村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至萬里無寸草處去師云天童道
兄弟不東不西亦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既不東不西
為什麼向萬里無寸草處去還會麼去而不去同風千
里住而不住一念萬年恁麼也住無住底功去無去底
相空谷有神靜而應殊雲無心動亦閑所以道佛身充
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無不周而常處
此菩提座如何得與麼穩密去偏正不曾離本位無生
邪彂語因緣
又上堂舉此話良久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

去後僧舉問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明安云直是不出
門亦是草漫漫師云出門是草涉芊芊芊芊之間葉落
知秋隨顯顯青青之處到者裏須體取機雖轉紐印未
成文處始得還端的麼良久云水明老蚌懷胎後雲重
蒼龍退骨時
又示衆舉此話至無寸草處去師云諸人還體悉得麼
一色是須轉大功不我居珠走碧盤盤走珠直下滄溟
取明月吾家自有崑崙奴且道作麼生行履天宇豁空
雲卷雨溪容澄徹水懷秋
慈受上堂舉此話云洞山老子有口無舌出語便鳥道
玄路劉陽叟敫獨揚清偏發向無句中有句慈受道
汝等諸人初秋夏末有六條路一條可行五條不可行

第一不得向聖妙地上裡目生花第二不得向平實地上認奴作郎第三不得向光境門頭弄粥飯氣第四不得向無事甲中限刀避箭第五不得向葛藤窠裏說黃道黑第六條路方許諸人行且道者一條路作麽生行還會麽不因草鞋破爭覺路岐長

上方益示衆舉此話云若向萬里無寸草處去正是平地上喫交著向出門是草處去未免渾身棘剌直饒截斷兩頭到法雲門下管取脚跟未曾點地在莫有跳得出底麽劄

雲門杲拈不見道師子一滴乳迸散千斛驢乳

妝庵忠拈且道合向什麽處行履良久云莫守寒嵓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大衆二三老發明大事雖然穩

密各是一家忽有人問潙山道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麽生去但向道裝饅得自由

洞山垂語云體得佛向上人方有說話分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云非佛

雲門偃拈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

佛眼拈云方便呼爲佛

天童覺擧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向上人山云非佛師云洞山恁麽道直是把斷家風不通水泄見聞距及心迹俱消到這裏却須通其變使人不倦直得蒼龍蛻骨玉鳳生雛且作麽生說个通變底道理還會麽清風隨拂滿明月逐舟來

又擧此話連擧法眼拈云三老宿拈去多小直是刀刀相

似奈何魚鼓參差到者裏須是轉劫外機放風前箭橫身擔荷撒手承當具者般眼目始得還辨得麽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雲門杲示衆舉此話連舉雲門拈師云二尊宿恁麽提持佛向上事且緩緩這裏即不然如何是佛向上事拽拄杖劈脊便打免教伊在佛向上探根

松源上堂舉此話連舉雲門拈師云雲門好語未免釘釘膠粘

洞山因僧問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爲什麽不得他衣鉢師云直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且道什麽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相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要師深肯之

法眞一頌祖師衣鉢謾悠哉不受渠猶眼未開誰信昔通年遠事豈從嶺付將來

雪竇顯拈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麽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闔國人來且款款將去

大愚芝拈總不得他衣鉢與佛同參且道參得阿誰

天童覺舉此話至雪竇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師云長蘆則不然直須將來若不將來爭知不受直須不受若不不不受爭免將來將來底必應是眼不受底眞个是瞎還會麽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雲溪益上堂舉此話云大小洞山只識得个製條漢這僧口雖道不要爭奈心中已攜十分若人辨得出來與

老靈作主也免得被洞山鈍置然雖如是將軍自有家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松源上堂舉此話連舉大愚芝拈師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洞山到栢嵓哲禪師處嵓問甚處來師云湖南來嵓云觀察使姓什麽師云不得姓嵓云名什麽師云不得名嵓云還理事也無師云自有廊幕在嵓云還出入否師云不出入嵓云豈不出入師拂袖出去嵓明日侵早入堂召師師近前嵓云昨日祇對上座話不稱老僧意一夜不安今請上座別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師云却請和尚問嵓云不出入師云大尊貴生嵓乃開粥同過夏

丹霞淳頌燭香人靜杳無聲苔蘚丹墀皓月明入戶當堂慵正坐出門猶懶下堦行

法真一拈洞山道則大殺道只道得八成為什麽如此猶有尊貴在

天童覺拈主張門戶自有傍來拱默威嚴誰敢正視借功施設轉位提持全成左右分權不犯尊貴一路還知尊貴處麽寶殿無人空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

翠嵓宗拈洞山老人只解明尊貴不解用尊貴何故圖他一鉢粥吐盡平生心我當時若見莫道開粥相伴直饒和院子分付也不與道為什如此免使後代兒孫只向語句裏會了雖然如是直得不出入也是左之右之

慈受上堂舉此話云古人伊麽說話可謂暗中有明奇

特中奇特偏中有正尊貴中尊貴然雖如是若到德山臨際堂前即不伊麽有時問在荅處有時荅在問處有時荅不在問處有時問不在荅處你若擬議老僧在你脚底忽有人問山僧觀察使姓什麽但向他道有耳者皆聞名什麽老僧口門窄管事也無管事出入也無出入尊貴麽尊貴為什麽如此莫惟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蹈上頭關

圜悟勤拈正偏迴互只要圓融直截當機唯崇尊貴洞山覿機而作柘嵓理長即就雖然如是曹洞門下即得若於臨際宗中須別作箇眼目始得當時待伊道不委名便向伊道他不委你你不委他敢問合道得什麽語還有人道得麽若有山僧也不開粥只分付个龜毛拂子若道不得且叅三十年

密庵傑舉此話云明投暗合八面玲瓏不犯當頭轉身有路曹洞門下足可觀光若是臨濟兒孫棒折也未放在當時見他道不委姓擘脊便與一拳這裏挨得身轉非但粥飯相待亦可明窓下安排有麽有麽喝一喝云漆桶叅堂去

洞山問密師伯作什麽密云把針師云把針事作麽生密云針針相似師云二十年同行作這語話密云長老又作麽生師云如大地火發底道理

天童覺拈大地火發鬧不容髮南海崑崙天寒不襪祖祖相傳一頭搕榼

洞山問僧世間是甚麽物最苦僧云地獄最苦師云不然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始是苦

丹霞淳頌鑊湯爐炭幾何般地獄三途未甚酸須覷新
豐親切語袈裟之下莫瞞盰

洞山謂雲居曰昔南泉問座主講何經論主云彌勒下生經泉云彌勒幾時下生主云現在天宮當來下生泉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時雲居遂問秖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他安名著字師直得禪床振動云膺闍梨復云吾在雲嵓曾問老人直得火爐振動今日被子問直得通身汗流

佛眼遠頌禪床驚振被塗糊惹得兒孫不丈夫拄杖劈頭連打出也教知道赤鬚胡

悅齋居士頌震床活守死震地死中活者裏著得身始

知天地闊

明安拈如今老僧舉起也解問著致將一問來乃云地動也

寶林本舉此話云天上地下既乃俱無且道他家尋常在什麽處諸人還知落處麽若也未知山僧有頌五百年前示布衣玄風高振擴魚時圓光沼畔遺蹤在今日重來未可知復召云大衆高著眼

雲門杲舉此話連舉明安拈師云禪床動火爐動地動即不無者三个老漢要見南泉則直待彌勒下生始得忽有个衲僧出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却教什麽人下生又作麽生秖對但向他道老僧罪過

洞山與密師伯過獨木橋師先過了拈起木橋云

過來峯云价闍梨師乃放下木橋

丹霞淳頌平地無端鑿陷坑木橋拈起使人行究究寒水如何渡月夜金雞報五更

洞山因請泰首座喫菓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你道過在甚處首座云過在動用中師便喝乃令撥出菓卓

白雲昺頌桃花浪湧千尋白赤尾金鱗恣跳擲直饒盡力透龍門未免依前遭點額

五祖戒別首座云朝來更獻楚王看　瑯琊覺拈若不是洞山老人焉能辨得雖然如是洞山猶少一著在

雲蓋本拈洞山雖有打破虛空鉗鎚而無補綴底針線

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道請首座喫菓子泰首座若是箇衲僧喫了也須吐出

丹霞淳上堂舉此話云尒後四海禪人舉者甚多五湖衲子會者不少人人盡道泰首座下語不契所以不得菓子喫若伊麼會去秖見錐頭利不曉鑿頭方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殊不識洞山老人者破錦襴彰直明其理捲碎仙桃救已得其仁誠謂容契啓符遂令侍者撥卻菓草諸人還會麼直饒巧饌千般爭奈飽人不愛

大溈喆拈諸人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山僧道請菓子非但首座不得喫設使盡大地人來亦不得正眼覷著

翠嵓宗拈是非不到處卻要同死同生逆順盤中不許

攙行奪市正恁麼時如何辨得失開眼也著合眼也著
圜悟勤拈天下衲僧盡道秦首座前鋒不相拄所以遭
洞山貶剝後來為山真如道此菓子莫道秦首座至正
眼覷著師云宗師家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有定乾坤句
辨龍蛇眼不妨難趁當時若是英靈衲子解持虎須待
他道過在什麼處便拈起菓子云和尚畢竟喚作什麼
待他擬議劈面便擲何故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
是風流
白雲昺拈首座貪觀天上月失卻掌中珠當時才見洞
山與麼問便與掀翻果阜洞山任是無情人一須吞聲
飲氣何故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妙庵忠拈洞山垂絲千尺意在深潭秦首座久戰沙場

功名垂就為山當時若見待洞山問了便掉云請喫菓
子直饒洞山有懸河之辯也須教伊結舌
松源拈洞山布長蛇陣只要直取中軍秦首座不動干
戈當鋒一捏便見七花八裂直至于今救不得
介庵朋舉此話云洞山理無曲斷秦首座車不橫推一
人安下有血一人眼裏有筋既然知是為什麼秦首座
下得菓子喫要知麼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人愁殺
人於斯會得圓木逗方自然合轍其或未然更聽一頌
拏火須是拏火人弄蛇須是弄蛇手事到面前意智生
臨機自解鬼擡口
空叟和尚舉此話云這菓子久經霜露徧界馨香無端
被洞山穢污了也當初見他恁麼問便好掩鼻起去洞

山須著入地三尺

洞山因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麽處去師云火後一莖茆

投子青頌野火燒時越轉新至今煙焰兩難親寂草地紅蓮遊日月無根樹長翠成陰

枯木成上堂舉僧問四古德亡僧遷化向什麽處去云月落不離天又問亡僧遷化向什麽處去云行船猶在把梢人又問亡僧遷化向什麽處去美酒無深巷又問亡僧遷化向什麽處去火後一莖茆師云諸仁者四則語一則語擎天拄地一則語虎穴魔宮一則語披毛戴角一則語直顯本宗諸仁者還揀辨得麽若也辨揀得去便乃死生一際動靜一源苟或未然對治作緣當

修巳得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虛而靈空而妙光明一點乃生佛之樞機廓徹十方是聖凡之窟宅還會麽良久云堪嗟去日顏如玉卻嘆迴時鬢似霜

洞山因僧問和尚住洞山何似住百吉師云一兩学麻三尺布

智海逸頌洞山百吉隨緣住一兩学麻三尺布莫遣雲居道著知從佗且著孃生袴

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幡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猢猻夜簸錢

道吾真舉此話云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擎煙戴角碧兔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

如是只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誵訛在
什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云吖嘍囉
君德無言眞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保寧勇上堂舉此話連舉石霜頌云風吹石臼爭哮吼
促捏夜叉空裏走趯翻海月亂波生驚起土星把南斗
又舉道吾頌師云此之三頌一頌與祖佛爲師一頌驗
衲僧眼目一頌與天下人作榜樣若有人定當得許伱
具一隻眼　心聞賁舉此話云這裏見得智爲裂破之
刀這裏不會舌是斷身之箭
　洞山云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
　一老一不老
長靈卓頌人無心合道困來不覺和衣倒一老一不老

法身眞箇入荒草了無求處分討甚掃箒頭上拾得寶木
人石女共歡呼信手拈來用恰好青山無盡意無窮何
須更覓來時道
鏡淸因僧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云伱何不問道無
心合人僧云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云白雲乍可來青
嶂明月那教下碧天
大洪恩拈只這十二時中施爲動轉喫茶說話是道是
人若老若不老既無心合作麼生辨還知洞山老爲人
處麼有底向思量裏揣摩穿鑿說正位偏位這邊那邊
若恁麼去何有吾宗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大似騎雞
犀

淨嚴遂頌要識駭雞犀頭頭無不正達磨對蕭梁廓然
絶凡聖
洞山因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
鳥道師曰不逢一人僧云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
無絲去僧云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
闍梨因什麽顛倒僧云什麽處是學人顛倒師曰
若不顛倒因什麽認奴作郎僧云如何是本來面
目師曰不行鳥道
丹霞淳頌古路脩然倚大虛行玄猶是涉崎嶇不登鳥
道雖爲妙點撿將來已觸途
洞山因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云老僧日前也
曾向人家屋簷下過來僧云迴顧不回顧師云不

回顧僧云未審教渠向什麽處去師云粟畬裏去
其僧擧似重便還代師以拄杖點云闍梨秪解恁麽
去不解恁麽來
天童覺上堂擧此話云秖解恁麽去沙禽夜宿霜洲樹
不解恁麽來石笋穿開古路苔諸人還體悉得麽莫道
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迴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洞山正主師云甲戌庚辛金
僧問曹山如何是曹山正主山云作麽作麽僧問
金峯如何是金峯正主峯云闍梨莫造次
大洪恩拈此二句語一句語但能自利一句語止可利
他一句語料揀沒交涉若人辨得正如獅子同欄若辨
不得還似薰蕕共處具眼者試爲辨看

洞山與三峰云救火救火峰云大遠在師召云膺
闍梨峯應諾師云也不遠
智海逸頌作家宗匠甚切切養子之緣不奈何一向進
前貪救火眉毛失却也從他
蔣山泉頌炎炎烈火焚山岳貪瞧阿師渾不覺驀起貪
怯尚未知眉毛鼻孔都燒却燒却也不須驚才得春風
又却生

洞山因雪峯作典座一日蒸飯次師問今日蒸多
少米峯云二石師云莫不足麼峯云於中有不喫
者師云忽然總喫又作麼生峯無語雲居代云若
總喫只不見有又足者
翠嵒宗拈雲居爲雪峯說道理得徹困且又知洞山老

子落草去了也我當時若見洞山問若總喫又作麼生
對云謝和尚降尊就卑

洞山將圓寂謂衆云吾有閑名在世誰爲吾除得
衆皆無對時有侍者云請和尚法號師云吾閑名
已謝
法眞一頌徒從來絕讚譏聖名凡號盡虛聲作家父
子能酬對大地那能留一名
石霜諸拈無人得他背　雲居膺云若有閑名非吾先
師　曹山章云從古至今無人辨得　踈山仁云龍有
出水之機無人辨得

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師云有僧
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云老僧看他有分僧云

和尚看他時如何師云老僧看時即不見有病
天童覺頌云卸却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
髑髏乾老豎不見從來癖少子相看向近難野水瘦時
秋潦退白雲斷處舊山寒須剿絕莫顢頇轉盡無功伊
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盤
又上堂舉此話云得徃得來得來得徃我看他有分他
看我不然正伊麽時如何體悉良久云宿霧尚深無見
頂春風常在不萌枝
又小參云好兄弟虛而靈空而妙用處不勤勤寂時還
皎皎據一如之本須當千差之會要个中人無正倒不
病不死不生不老雖自證以相應非思惟而能到古渡
風清一片秋月色紅光冷相照遂舉此話云既不見有

病則不見有死亦不見有生亦不見有老四相不能遷
三世不能轉正伊麽時且作麽生看他良久云還相委
悉麽撥開妙淨圓明眼識取吉祥安樂人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七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八

達磨第十世潭州雲巖曇晟禪師嗣法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

幽谿和尚

達磨第十世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嗣法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

達磨第十世鄂州茱萸山和尚嗣法

石梯和尚

達磨第十世京兆翠微無學禪師嗣法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

達磨第十一世杭州徑山道欽禪師嗣法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

達磨第十一世鎮州臨濟義玄禪師嗣法

鎮州寶壽沼和尚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

魏府大覺和尚

幽谿和尚因僧問大用現前時如何師下禪床遶一匝却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云汝與麼我却不與麼汝不與麼我却與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蹋云吾道三十年後大行去在僧於此有省

石門易頌大用須知氣象殊全機分付要人扶嵐風一擊須彌動萬卷星飛海岳枯

海印信拈射虎不真徒費沒羽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共洞山過水洞山云莫錯下脚師云若錯即過不得洞山云不錯底事作麼生

師云今日洪長老過水

大洪恩拈一等是和泥合水恁麼事也須是其人始得有底只知踏步向前了不知下脚處也隨例道我過水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初參船子和尚船子見來便問大德住在什寺師云似即不住住即不似船子云汝道不似不似箇什麽師云不是目前法船子云什處學得來師云非耳目之所到船子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師擬開口船子便以橈子打落水中師才出船子又云道道師復擬開口船子又打師忽然大悟乃點頭三下船子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師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

何船子云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速道速道師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船子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師乃掩耳船子云如是如是

投子青頌從舟賀驗三十春擊處竿頭活死人夾嶺桂分千古韻朗江山翠萬新

大洪恩頌長江水急浪花麁不犯清波意自殊無限兒郎齊下釣禪等閑失却掌中珠

保寧勇頌不是清波不擲鉤恰當當面觸鰲頭微茫一濆濛朧雨萬壑千谿水逆流

無用全頌無端散眾見華亭打失多年兒眼睛劈口兩橈連底脫依前未免傷途程

無盡居士頌蘆花蕭蕭江岸秋長天獨月向西流離鉤

三寸無人道笑倚欄揵自點頭

夾山住後示衆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長靈卓頌九轉靈丹難却易一鍱便當易還難相逢話盡壺中事更把仙書字細看

雲門杲頌癡人面前休說夢生鐵團上須尋縫明明說與尔伴聾只管外邊閑打鬨

竹庵珪頌年來萬事總成魔老去閑添白髮多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雪竇顯舉此話拈起拄杖云夾山老子什麽處去也何不出來百草頭與大衆相見又卓地一下云在這裏復云咄這野狐精縮頭去

天章覺拈夾山老子解開布袋頭將美珎異寶撒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伊麽時却作麽生路不拾遺君子播美 又上堂舉夾山示衆云老僧於古路頭置个選場若是孤進者即放過若是其中人即別有一路闍梨目前無法至非耳目之所到師云夾山可謂買賤賣貴變生造數只在面前還會麽水向竹邊流出綠風從花裏過來香

長蘆賾上堂舉此話云是知衲僧正眼不涉廉纖若語著光影門頭是髑髏前見鬼若總恁麽又且成何道理所以法燈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片雲生晚谷孤鶴下遥天然則壁立千仞底須著放下繩頭塡溝塞壑底正是乾坤把定何也任是飄然五湖客未如終始郭

汾陽

竹庵珪上堂云理微事隱蘊與難知法法明心空幽玄莫測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夾山老子向你諸人眉毛眼睫上轉大法輪見諸人不會便道凝人面前不得說夢怕是真个以拂子擊禪床

青玉湛舉此話乃舉拂子云夾山夾山穿得了也

松源上堂舉此話驀拈拄杖云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雖然如是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大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僧云如何得會師云清清之水游魚自迷

石門易頌萬里無雲片月輝碧潭魚戲浪花飛可憐江畔垂鉤者只道波深縮手歸

雲門偃拈不受作一句不受作法身是什麼

天童覺小參僧問記得僧問夾山至不掛片雲此意如何師云明明皎皎無私曲直下承當不涉緣僧云淨躶躶赤洒洒去也師云還曾與麼也無僧云無心體得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也休師云是箇般人真得自在僧云忽若有人問和尚如何是道又作麼生師云十字街頭休斫額　竹庵珪小參舉此話云正所謂把火落井也

夾山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云欲知此事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後僧舉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云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僧迴舉似師師云門庭施設不無夾山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冊霞淳頌當機一句玉珊瑚內外玲瓏溢目寒無滿國
中曾不住月華影裏見遷難
天童覺頌拂斗劍氣洗兵威定亂歸功更是誰一旦氛
埃清四海垂衣皇化自無為
冊霞淳小參舉此話云二尊宿恁麼道可謂一人向深
深海底舞棹呈橈一人向白浪堆中脩然拱手善哉美
矣觀來俱在半途丹霞這裏亦無門庭施設亦無入理
深談只有一箇斷絃籠兒一任諸人拈上擲下各各還
見麼大包沙界非為有細入微塵豈是無昔年靈照親
拶處明月清風徧五湖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二大老護前遮後如臨深履薄
直是不敢當頭道著或問育王撥塵見佛時如何只向

他道便饒鼻孔遼天也須腦門著地

夾山在溈山作典座溈山問今日喫什麼菜師云
二年同一春溈山云如法脩著師云龍宿鳳巢
投子青頌相逢借問衆僧麼莫以庵園香飯施紫衣
隨彼鳳轉金龍曉纏月中拔
萬福遊頌變生造就逐時新好是二年同一春寵宿鳳
巢輕舊蔬調和味塞口多人
天童覺拈舊窠互撥枝葉數榮青白未痕晦明溜合諸
人還辨得麼良久云偏正不曾離本位無生那涉語因
緣　智海語拈夾山雖提家風美則美矣善則未善惠
光即不然尋常茶飯隨家豐儉或有人問今日喫什麼
菜向道不是茄子便是蔬菜如法修事著五味不少旦

道夾山是惠光是
落庵擲與語云爾柄在手縱奪臨時敲磕將來百味
具足莫中只欠一味且道是油是醬若點檢得出華藏
功不浪施 請典座上堂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云猿抱子歸青嶂
後鳥含花落碧巖前後來法眼云我二十年來將
作境話會

投子青頌月皎青松鶴夢長碧雲丹桂掛羚羊高嵓壁
例子峯靈石筍生條半夜霜
丹霞淳頌蚌含明月珠生腹龍擁深雲雨灑空莫向平
田翻巨浪直須點點盡朝東
資壽捷頌碧嵓青嶂古標名秋去春來萬物榮向道莫
行山下路眾猨叫斷腸聲
雲門杲頌境話會來雖未是却問如今作麼生靖源元
本鼻頭直夾山依舊兩眉橫
竹庵珪頌三十年前此寺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
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
悅齋居士頌境會悠悠二十年而今境去只依然猿抱
子歸青嶂裏鳥含花落碧嵓前
又頌殘月沉崗傭歸雲過洞庭一聲離岸櫓數點落霞
燈說齋二十年只做佛法會了
倬山遠拈直饒不作境話會亦未會在何故犀因翫月
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瑯瑘覺拈且道如今作麼
生會良久云上士遊山水中人坐竹林

薦福逸上堂舉此話云諸德既不作境會且作麽生會良久云鴛鴦繡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蔣山泉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法眼和尚話墮不知若不發作境待發作什麽既不能截斷兩頭致令後代兒孫遞相交爵便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種種計較一似夢中說夢相似豈知鬼子母失却愛子無處尋蹤深沙神倒被蛆纏眼中出血

海印信上堂舉此話云諸人者且道如今作麽生會若作境話會又違他法眼禪師不作境話會又違者僧所問如今作麽生會具眼者辨看

天童覺上堂僧問夾山道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含花落碧巖前法眼云我二十年作境話會不作境話會又作麽生師云鉄月隨蹤林白雲抱幽石進云向去不存功却來還得妙師云塚根漢又與麽去也進云不與麽去時如何師云一溪春水挾花流進云只如浮山道靡因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又且如何師云你又向胡餅上壓汁

泉山愈上堂云猿抱子歸青嶂外此明三乘十二分教撥向南山鼈鼻蛇前光明透漏鳥含花落碧巖前此明祖師分疎不下剎竿頭上且禮西方不酬書傳拖泥帶水乃舉拂子云因什麽這拂子引惹得來良久云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黃龍新上堂舉此話云這僧分明問境法眼因什麽不作境會既不作境會作麽生會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翠嵓宗拈法眼會得甚諦當要且只在夾山模子裏宗上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乃擧拂子云夾山法眼與我不同

夾山示衆云殿裏識得天子禪床上薦取老僧未是好手不如鬧市裏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

雲門偃拈蝦蟇鑽你鼻孔毒虵穿你眼睛且向葛藤裏會取

又擧百草頭上薦取老僧師合掌云不審又以拄杖指露柱云夾山變作露柱去也看看

上方岳擧此話連擧洛浦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師云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　浮山遠拈且道是門外句門

裏句為復是當門句若有人識得此三句許汝具行脚眼若也不識前面嶺頭逢著靑草莫道翁翁不道來

海印信上堂擧此話云山僧卽不然百草頭上也不用薦老僧鬧市裏亦不須識天子何故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翠嵓悅上堂擧此話連擧雲門拈師云雲門與麽道大似和泥脫墼若無後語疑殺天下人翠嵓今日因行不妨掉臂乃竪起拂子云還見雲門麽

黃龍心擧此話拈起拂子云看拂子變成夾山老子也來見麽僧曰謝師指示師曰見你不顧如今却入露柱中去也　保寧勇上堂擧此話云百草頭上明明現露為什麽不薦取鬧市裏終日相逢為甚麽不識未開眼者且莫錯恠夾山雖然如是干保寧什麽事

上方益上堂舉此話云你諸人每日向十字街頭行八字巷東過還識得天子麼若也識得可謂千載一遇其或未明且莫道帝力於我何有

雲門舉此話連舉雲門拈師云夾山探生摇鏡雲門認賊為子雖然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夾山問僧甚處來云湖南來師云曾到石霜麼云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云承聞石霜有迷子話是否云和尚也須急著眼師云作麼生是迷子云趣不出師云作麼生是迷教云勿手足師云老僧未曾與闍梨相識出去

雪竇顯拈云者僧從石霜來夾山因什麼道不相識

夾山因僧問會處即不問不會處請師一言師云户掛凋林影中辨取

丹霞淳頌威音那畔不能行撒手還家懶問程寂寂無人空寂寂蕭蕭唯有月虛明

夾山上堂云明不越戶亢不攖縈目不顧他位腳不蹋他位棄六户不掩四衢無蹤學不停于意不立立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跛機不假發鏃事到這裏有个什麼東閑葛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丹霞淳頌月沉碧海龍非隱霧鎖蒼巒鳳不知劫外森森無影不齊陰況有未萌枝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此位無賓主僧云尋

當與什麽人對談師云文殊與普賢猶

未拈花迴

投子青頌親言言處幾人知今古無傳難莫將玉馬雪
行歸半夜羚羊掛角月沉西

天童覺頌不居功不合伴脫體其間過一遍夢覺般浮
明月波眼裏雪擁蘆花岸

拈木成拈來山即今在諸人面前諸人還見麽若也見
得去可謂終日言談語論未嘗啓口終日寂默宴坐言
講天下其或未然聽取一頌不犯當頭句誰人和得齊
李緒金彈子打落黃鶯兒叅

夾山因瑞嵓問與麽不與麽即易不與麽即難與麽臨與麽
則擬惺不與麽不與麽即居空界與麽不與麽請

師遂道師云老僧護闍梨去也嵓喝云者老和尚
如今是什麽時節便出去後有僧舉似嵓頭頭云
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麽流將去

自雲蓋智頌佛法本無差別三人各得一橛若問此意如
何大似紅爐點雪

心聞賁頌瞎展明收深挑痛劄神鋒劈面來寶印當空
搭截合空天釘橛搖櫓柱撥衲僧胡爲自悔阿呵呵會
也麽萬年歸一念靜處薩婆訶

育王諶拈瑞巖已護夾山了也夾山焉解護得瑞巖顯
巖門下莫有不愛人護底麽將謂侯白更有侯黑

夾山會下有僧到石霜才跨門便云不審霜云不
必闍黎僧云恁麽則珍重其僧又到嵓頭處依前

云不審頭噓一聲僧去遍歷則珍重僧方
迴身頭云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
似師師上堂云前日到嵓頭石霜底阿師
出來如法舉著僧舉了師云大衆還會麼
衆無對師云若無人道得老僧不惜兩莖
眉毛道去也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
劒嵓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劒

雲門杲舉此話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石梯和尚一日見侍者托鉢上堂師乃喚侍者侍
者應喏師云甚處去者云上堂齋去師云我豈不
知汝上堂齋去者云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師云我
秖問汝本分事者云若問本分事寔是上堂齋去

師云不謬為吾侍者

怳齋居士頌若向長老看一區儘渠百界沒三吳可憐
萍梗無家者身在長安心五湖

法真一拈真師子兒善能哮吼

天童覺拈放過即不可如今直與扭得鼻孔痛打得骨
頭出始得免見瞎驢趂大隊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
透得荊棘林是好手且道適來者僧透得也未多虛不
如小實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參翠微微法堂上經行次
師乃問西來密旨乞師普示微駐步良久師云乞
師方便微云更要第二杓惡水潑在師旋此有省

法真一頌曾把西來問翠微經行駐步大慈悲當時投

子如能麤惡水重將更潑誰

崇勝珙頌西來祖意問如何目視依前入細羅惡水更添第二杓不知何處是仙陁

大洪恩拈根苗生也還見麽見即便見更要第三杓惡水潑好作什麽(此錄子禮謝而退微云莫採根子云時至根苗自生)

投子因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

天童覺頌演出一大藏明明超過諸緣上隨曲隨直也流水轉山隨高隨下也虛舟駕浪

圓悟勤頌頓漸偏圓權實空有釘觜鐵舌河目海口一道淸區亘古今八角磨盤空裏走

心聞賁頌演出一大藏從頭讀至尾本不涉言詮何曾

鑽故紙文文字字義字字文文理三句全超絕我聞阿難何用標如是

黃龍新因藏經歸上堂舉此話云投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忽有人問雲嵓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向伊道有如何是奇特事演入大藏教

五祖演上堂舉此話云投子被人一問直得料掉沒交涉若是五祖即不然或有人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老僧即向伊道作禮而去信受奉行然雖如是與他投子白雲萬里畢竟如何要你諸方眼作麽

佛跡琪上堂舉此話云只這僧恁麽問投子恁麽荅奇特事畢竟在什麽處若道有去昭陽老人云三乘十二分教放過則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古人又道教外

別傳不涉文墨若道無奇特事為什麼轉誦之者皆蒙其福若有人於此見得便請一刀兩段如無隆壽今日不惜眉毛為諸人道破西來碧眼鐃穿耳南海波斯不繫腰

團語勘拈差病不假驢駄藥

徑山杲上堂舉此話至偏出大藏教又一老宿云須入大藏教師云須出須入即不無二老若是吾特重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投子將老師異音撒向諸人面前了也不知若徃徃道秪解須出不能須入

投子因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云將謂胡須赤更有赤須胡傳燈云我早侯白伊更侯黑

雪竇顯頌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古佛尚言曾未到不知誰解撒塵沙

大覺璉頌芥城劫石妙窮初活眼環中照廢虛不許夜行投曉到家音未肯付鴻魚

長靈卓頌歷空虛出鐵牛兒頭角分明也大奇踏破澄潭深處月夜闌深向雪中歸

雲門杲頌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竹庵珪頌大死底人還却活不許夜行投明到陳州人出許州門翁翁八十重年少

育王諶頌漢侯微服行營外霸王潛蹤入帳中夜半相

逢唯一笑寒巖森鼓搖無功
心聞賁頌南塞北路三千脚底無蹤走得穿只向東
邊問消息不知人已在西邊
忱齋居士頌我侯白伊侯黑蘆花紅蘆花白落霞孤鶩
齊飛秋水長天一色
天童覺小參云生滅心盡是寂滅靈臺懷胎底時節寂
滅心起是生滅石女生兒解言說用時萬像不盈餘休
處一真無空鉄蒺藜枯樹倒笑呵呵依舊清風與明月記
得趙州問投子至投明須到師云好兄弟不入門不出
戶高高山頂立攝現身深深海底行不匿跡本人提印
當風文彩未形玉女擡枝直下機然不掛正當伊麼時
又合如何變弄還會麼密移一步六門曉無限風光大

地春　又小參舉趙州問投子至投明須到師云若个
時識得便知道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
勿以明相觀一切法盡處个時了了常在一切法生時
个時空空常寂須知道死中活活中死
竹庵珪拈依稀楚國騷騷揚州
　投子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云吞却三箇四箇
　僧云圓後如何師云吐却七箇八箇
壽福逸頌圓後圓前作者知四三七八解呈機令人長
笑善吞吐留與叢禪作是非
保寧勇頌吞却三四放吐却七八箇吞吐摠完全不知
是什麼
介庵朋頌三四七八[illegible]五箇背却草鞋肚裏過從頭至

尾更無疑一　任猪拖并狗磨并狗磨是什麼千年桃核
裏頭仁
容庵傑頌吞却與吐却算來無處著要見滑稽人便是
王畨綽
投子青拈大衆投子恁麽道諸人作麽生商量若也道
得寂住峯前煙雲蓋地曹溪路上日月同輝若也不會
山僧有頌圓鈌曾佛問老翁石龜嘀子引清風昨胡木
馬潭中過踏出金烏半夜紅
枯木成上堂擧此話云諸仁者要會古人吞吐處麽良
久云但知蒲口嚼氷霜一任諸方競饒舌糸
智海清上堂擧此話師呵呵大笑云漫漫大地迹還向
絶方腦蕩蕩大虛上下全無縫罅還知麽若於此見得

破則須彌芥子周匝有餘梵語華言文不加點喚道什
麽以拂子擊禪床　徑山杲上堂擧此話云三个與四
个七个與八个數目甚分明無人數得過既是數目分
明為什麽無人數得過良久云道士著白襴且非真措
大

投子因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云是僧云和
尚莫屎沸椀鳴聲師便打又問麁言及細語皆歸
第一義是否師云是僧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麽
師便打

雪竇顯頌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
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流鬧
聒聒

承天宗拈這龍頭蛇尾漢不打待幾時須知投子是作家爐鞴　雲門杲拈賊賊敗也復云且道那箇是草賊那个是正賊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繩床立又有僧問九聖相去多少師亦下繩床立

投子青頌水出崑崙浪接連天高地下秀林巒禪床略下雲山斷九聖無蹤海岳寒此錄只舉九聖相去多少問答

承天宗頌寂任峯前選佛場作家投子下繩床同生同死英雄漢列派分宗定紀綱

蔣山泉頌投子下繩床雲中電迸光胡僧歸漢土六月下嚴霜

佛鑑勤頌捉賊分明要見贓十身調御下繩床曾經巴

峽猿啼夜鐵作心肝也斷腸

長靈卓頌要向江邊弄釣絲碧潭深處有嘉魚釣頭不是無香餌箇底如何釣得渠

徑山杲頌投子下繩床今朝為舉揚驢前馬後漢切忌乱承當

無為子頌十身調御下床全舉實由老翁邯鄲學步

悅齋居士頌兩處下禪床悠悠此興長依俙深夜月髣髴一天霜

雪竇顯拈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消麼舉天下衲僧盡為念話杜家還當莫有長處也無試為大衆舉看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繩床立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床立且道與前來麼底同別若道一般許上座具一

隻眼若云別有奇特也許上座具一隻眼後更開一線道九聖相去多小請上座下一轉語如何是十身調御答一轉語非但祭見投子亦乃知雪竇長處或若總道下繩床立惜取眉毛好

白雲演上堂舉此話云或有人問四面如何是十身調御老僧亦下禪床立為什麼卻依樣畫猫兒待我計較成即說向你

育王諶拈十字街頭吹尺八

白雲昺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投子因行掉屠雲賣拔沙揀金直得和而不同祭而不雜眾中若有一个半个知有此事祖師也不虛出頭來一回或若總道不知有甚處着你在

投子因僧問塵劫來來無盡燈不曾挑剔鎮長明時如何師云塵劫來來無盡燈不曾挑剔鎮長明

開先邛拈問既如斯答亦相似為什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明眼禪人試請辨看

投子因踈山到問近離甚處山云延平師云還將得劍來麼山以手指地師便休山便出去師至晚令侍者請山喫茶侍者云早來已去師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

皆聖勤拈此二人還有得失也無試請斷著良久云得便宜是落便宜

投子因僧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云丫角女子白頭絲 鸞鵲匠投子錄云問問住山有韵 嶼黔瞪起拈子云會劇儥山有 云个鵠皮野白頭絲他錄眼鑒 獅子一萬由是學者要為宗鑒

薦福逸頌山家境界別塵世寧曾聞秖可自怡悅不堪
持贈君持贈君還也奇丫角女子白頭絲
資壽捷頌丫角女子白頭絲往往禪人說是非借問任
山何境界陽春風暖柳依依
崇福念頌丫角女子白頭絲脫去羅衣結兩髻不問下
山水深淺一擔擔盡白芙蓉
慈航朴頌丫角女子白頭絲半點還無一半凝無孔笛
兒藏不得這邊吹了那邊吹
天童覺上堂云萬象化之獨源得一真之任廣體空而
了了不涉根門照盡而綿綿全超塵想直得光境俱斷
心法兩忘皇亦獨存廓然圓湛生滅去來不我遷變便
能應緣無礙靜照之功所以僧問投子如何是和尚安

樂慶子云丫角女子白頭絲師云諸禪德當明有暗當
暗有明闇浩浩中靜悄悄靜悄悄中明歷歷還委悉麼
良久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投子因僧問諸佛出世唯以一大事因緣如何是
一大事因緣師云尹司空為老僧開堂
慈航朴頌司空顯發箇因緣投子親行背後拳今古不
爭緣殷許大家唱話說堯年
圓悟勤拈云人道投子實頭不妨或殺淳璞若是山僧即
不然或有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秖對他道弄潮須是
弄潮人
又上堂舉此話云投子古佛叢林中推其得逸群之辯
得朴實頭道用看其等閑拈掇不妨出生佛法打成一

片雖然如是惜其不甚實廓今日忽有問天寧如何是
一大事因緣卽對他道手握金輪端四海聖躬萬歲億萬
斯年
投子因僧問劫火洞然未審如何師云寒威威地
投子青頌天地爲爐鎔萬物燋石入駕浪漫雪霜風生岸
夜霜威重月落氷寒遍髑髏
枯木成林且道投子對這僧話不對這僧話若道對去
投子有理難伸若言不對爭奈公案猶在香山已是爲
他畫足不免重說偈言賣油作者不須傳擬議商量萬
八千寂住峯高人罕到不知誰後復誰先
投子因僧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乃彈指
投子青頌三身說法問端由彈指輕輕海嶽收金鎖搭

鬧紅日緣夜深人笑碧峯頭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吒吒僧曰飲
啄何物師云喫喫
乾明覺頌露地白牛起問端隨機吒吒齒牙寒不知飲
啄是何物喫喫直教滄海乾
投子因雪峯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云不是性燥
漢峯云不假一槌時如何師云這漆桶
雪竇顯舉此話云然則一期折挫雪峯且投子是作家
爐鞴我當時若作雪峯待投子道不是性燥漢只向伊
道錯鎚在我手裏諸上座合與投子著得箇什麼語若
能道得便乃性燥平生光揚宗眼若也顢頇頂上一槌
莫言不道

潙山拈云雪峯雖是本分鉗鎚爭奈投子是作家爐鞴山僧今日亦為諸人開箇爐鞴架中還有本分鉗鎚者麼如無山僧為你諸人下一鎚直教火星迸散乃卓柱杖云看看諸人護取眉毛好

投子因嵇山欲開堂下山白師才到堂內師自提一盞茶與嵇云適者森羅萬像盡在其中嵇接得茶便潑却提起空盞云森羅萬像在什麼處師云可惜一盞茶

明招舉此話云嵇山来接茶前合下得什麼語免被投子道可惜一盞茶代云放下著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去年端午今歲亦然僧云如何體會師云既無同異誰論前後

心聞賁舉此話云當機覿面當機覿面直下見得已是失却眼睛何況停機顧佇若謂時節因緣便是佛性義理待三生六十劫

投子因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云無這箇音響僧云鳴後如何師云各自知時

大洪恩頌子孝孚家應緣還錯問道方知讓云獨脚

投子因僧問依稀似半月髣髴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師云道什麼僧云想師只有潑水之彼且無滔天之浪師云閑言語

雪竇顯拈投子古佛不道不知點撿將来直是天地懸隔總閑和聲便打　密庵傑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田地穩密佛眼不能窺坐籌帷幄决勝千里還他投子

老人這僧也解扣關擊節上門上户只是韓手脚不得
雪竇道和聲便打也是賊過後張弓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第一月師云孟春猶寒僧云
如何是第二月師云仲春漸暄
淨因岳頌孟春猶寒第一月仲春漸暄第二月若無閑
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好時節江南并兩浙春寒
又秋熱
智海逸頌投子投子趁令遵古遇人識人頭灰面土一
月二月寒暄善說寂住峯高見鼻微紅蓮舌相無橫骨
投子因僧問學人欲修行時如何師云虛空不曾
壞爛
崇勝珙頌虛空不曾壞爛修行何處瞎漢茫茫苦海中

流遠遠菩提彼岸自知窩里白雲誰見兩重公案要識
日光月輝須是天晴雲散咄
投子因巨榮禪客恭乃云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
挂諸方唇齒何用要見山僧榮云到這裏不施三
拜要且不甘師云出家兒得恁麽浸碑記榮遶禪
床一匝而出師云有眼無耳塘六月火邊坐
雪竇顯拈也不得放過纔轉便與擒住是誰不甘若拋
得出不妨是一負衲僧
法真一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若被他伊麽又如何
跳得出去待他擒住云是誰不甘但向伊道快便難逢
好與一掌然雖如是後自無瘡勿傷之也
大溈喆拈這僧雖是慣戰沙場爭奈投子善能折挫何

故眞金若不經爐冶爭得光華徹底鮮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問翠微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云待無人時向汝道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師說微下禪床引師入竹林師又云無人也請師說微指竹云者一竿得恁麼長那一竿得恁麼短師闇其言豁然省悟

蔣山泉頌洩盡天機喚不迴竹林踏著尚疑猜忽於長短根株下迸出南山鱉鼻來

淨嚴遂頌父子相逢意已彰尊卑何必叙炎涼丁寧指點家園事行盡荒郊話短長

又頌暗相逢明相見從來未識山人面短長說盡到家鄉春草離離花片片

白雲昺頌區區何事若求人引向林中看一巡長短不因風雨力卓然頭角便拏雲

清平因僧問如何是大乘師云井索僧云如何是小乘師云錢貫又有僧問如何是有漏師云笊籬僧云如何是無漏師云木杓

瑯琊覺頌山高日出早當下青松老踏折杏花枝一任寒風掃

翠嵓宗頌笊篱木杓錢貫桶索說妙談玄但是錯清平鼻孔塞乾坤天下衲僧無處摸明來握土成金悟去百草皆藥拗折俱胝指頭踢斷趙州略彴平常一句用無窮限量知見徒斟酌

白雲昺頌笊籬木杓錢貫井索打瓦鑽龜徒勞卜度休

卜度麒麟只有一隻角
恍麻居士須發沙彌呼侍者是處綠楊堪繫馬秋 乍參
春猶寒家家門戶通長安
瑯琊覺上堂舉此話云古人與麼道實謂奇特山僧為
你諸人頌出有漏笊籬無漏木杓烜赫種和妄生卜度
靈利座主何摸摸撩金牙解使神鋒李廣箭穿鵰歸
去
香山良遂僧問清平和尚如何是有漏云笊籬如何是
無漏木杓如何是亦有漏亦無漏云破鑊裹煮湯飛如
何是非有漏非無漏展兩手或作此相㊥對之且有漏
善惡者人天四趣也無漏善者二乘也亦有漏亦無漏
者菩薩也非有漏非無漏者諸佛也有人作此相來以
五陰相對之則凡聖一如也或云釋迦老子出此不得
又云我在汝肚裏
保寧秀上堂舉此話云諸高德且作麼生商量若道答
他話即眉鬚墮落若道不答他話又違他所問揔不恁
麼又啚个什麼山僧有頌舉似諸人大乘小乘并秦鉞
索有漏無漏笊籬木杓直下承當鼻孔失卻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貧便貧如范丹拙便拙於盤特
要且不可移動不可商量無你關鍵處所以道差之毫
釐過犯山岳且道畢竟作麼生不見道斗滿秤槌任
又示眾舉此話云笊籬木杓錢貫井索受用現成家風
廓落生涯放得信緣看佛法更於何處著不用安排只
麼從自然心地常安樂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因侍者會通一日欲辭去師
乃問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為法出家和尚不垂慈
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
有小許曰如何是和尚此間佛法師於身上拈起
布毛吹之會通遂領悟玄旨

大覺璉頌布毛拈起示清機侍者由茲頓息疑舉步不
知何處去須彌山頂白金錘

興教壽頌因舉先賢語鳥窠拈布毛唯言擁天下不見
一纖毫

石門易頌鳥窠拈起布毛吹一道寒光對落暉雖是老
婆心意切悟來猶在半途歸

佛陀遜頌一布毛頭見刹塵未能超越離常情直須高

步毗盧頂方得逍遙出化城

真淨文頌鳥窠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王因好劍滿國
人帶刀

佛跡琪頌凜凜寒光射紫微布毛吹起顯全機毗盧境
界平如砥今古行人謾是非

寶峯乾頌潦倒忘機是鳥窠西湖湖上控煙蘿布毛吹
去無多子鐵眼銅睛不奈何

崇勝珙頌佛法參尋鳥窠鳥窠吹起布衣毛若言佛
法無多子未免江西灑漉屙

佛眼遠頌欲求佛法往南方老大宗師為舉揚山花滿
地雖狼藉一陣風來一陣香

心聞賁頌兩指介間攏撮起一毛頭上為吹開這迴不

在身邊立休說信風遍九垓
知非子頌水潦全軀被踏翻一毛頭上識根源爭如小
許輕吹與免入千山與萬山
無盡居士頌南方誰是鳥窠師鬧着瞿曇總不知四十
九年傾海藏拈頭拈耳布毛吹
梁山觀因僧問古人拈布毛意旨如何師云一人傳虛
萬人傳實
僧問神鼎諲鳥窠侍者欲往諸方學習佛法去鳥窠但
吹布毛便悟去如何諲曰此事即知此人久積緣業曠
劫修行方能了解乃拈布毛舉似復吹之曰會麼不得
辜負老僧良久曰我在首山與汾陽師兄曾如此說汾
陽作偈曰侍者初心慕勝緣辭師擬去學參禪鳥窠知

是根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看他出露終是作家
石門易拈雖是謾人爭奈因邪打正
大溈秀拈可惜遼僧認他口頭聲色以當平生不知自
已光明蓋天蓋地妙喜著語曰恁麼批判也未夢見鳥
窠在　竹庵珪拈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育王諶拈拈來甚輕吹去甚重須彌因之岌嶪大海由
是揚波是聖是凡惣無著處若論黜檢將來也是徐六
擔板
又上堂云雲門道一塵才起大地全收鳥窠拈布毛便
有人悟去育王只今竪拂子汝等諸人還悟得麼　鳥窠
拈布毛頭輕尾重育王竪拂子尾重頭輕頭輕尾重三
十三天尾重頭輕香積世界還委悉麼月裏騏驎頭戴

佛門前樓至一面生嗔

鳥窠因白居易侍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云三歲孩兒也道得師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有老宿別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會不得

大洪恩拈秪恐道不得若道得必應會得行得其或道得會不得會得道不得設介行得要且不是宗門種草

雲門杲舉此話云今欲省心力莫管佗三歲孩兒道得道不得八十老人行得行不得但諸惡莫作便了此語信也著不信也著請思之

鎮州保壽沼禪師問胡釘鉸莫便是胡釘鉸否鉸云不敢師云還釘得虛空麽鉸云請打破將來師便打鉸云莫錯打某甲師云他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去在鉸後到趙州擧前話問不知某甲過在甚麼處州云只這一縫尚不柰何鉸於此有省

大覺璉頌前一縫百雜碎旁搊不痛後一縫才點破旁依俙定動齊壽道州芳尚不完全却遣胡家獨弄嗚哪出門便是相逆誰阿呵呵老秃驢

靈明杲頌直饒釘得這一縫點檢將來非好手可憐兩个老禪翁却向俗人說家醜

竹庵珪頌一縫分明在當頭下手難饒君釘鉸得終是不圓全

雲竇顯拈我要打者三箇漢第一打趙州不合瞎却胡釘鉸眼第二打保壽不能塞斷趙州口第三打胡釘鉸

不合放過保壽蕩拈拄杖云更有一个大衆一時趁出
刀斲禪床一下 大爲詰拈者漢雖然首去可惜趙州
當時待他道某甲過在甚處劈脊便棒非但承他保壽
威光亦乃與叢林爲龜爲鑑

保壽因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云莫管他僧禮
拜師云莫動着動着即打折你腰

瑯琊覺拈若無遣蛇手誤殺世間人

圓悟勤小參舉此話云大衆寶壽和尚用金剛王寶劍
一切逆順得失長短是非無邊境界不消一劄着個見
機而變當時禮拜為什麼却道不得動着子細點撿大
似龍頭蛇尾山僧即不然或有人問萬境來侵時如何
亦對他道莫管他者僧忽若便禮拜只向他道靈利衲

僧一撥便轉

教庵忠上堂舉此話云寶壽老話偕也不知既是莫管
他爲什麼却打折伊腰伊叅禪人向這裏作麼生商量
還見得他古人節角處麼如未見得聽取一頌萬境來
侵莫管他自然大事出邉花莫教動着纖毫子使見紛
紜事似麻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上堂云我逢人即出出即
不爲人興化聞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爲人

保寧勇頌驢騾載笠迎南去羅馬拈鞭向北行兩个大
商俱突曉日高猶聽打三更

佛鑑勤頌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郎君踏馬兒各各四
蹄俱着地三春同到金明池

徑山杲頌 陽燄何曾能止渴 畫餅幾時充得飢 勸君不
用栽荊棘 後代兒孫惹著衣
竹庵珪頌 人貧多智短 馬瘦見毛長 獨宿雙峯寺 同焚
一炷香
浮山遠拈 然二尊宿言雖有異亦有所長 其道者切望
窮究不可莽鹵
丹霞淳上堂云 昔有二老宿 一人云我出即便為人 不
為人即不出 一人云我出即不為人 為人即不出 一人
端據嵓實應物無慈 一人向鬧市叢中逢場作戲 且道
那一人端據嵓寶 那一人向鬧市叢中還辨識得麼 其
或未然 丹霞今日為諸人說破 良久云 半夜三更童子
戲 天明各自抱頭歸 保寧勇上堂舉此話云 此二尊

宿與麼為人 猶在半途 保寧今日路見不平 拈拄杖下
座大衆一時走散 擲却便歸方丈
真淨文上堂舉此話云 看這兩个老古錐 竊得林際些
子活計 各自分疆列界 氣衝宇宙 使明眼衲僧只得好
笑 諸禪德 且道 笑作甚麼 還知落處麼 若知 一任七顛
八倒 若不知 且向三聖興化葛藤裏齩嚼
天童覺拈 諸也讀也 今日不是減古人聲光 且要長後
人節槩 若是本色漢 提佛祖印 轉鐵牛機 把拄杖一時
穿節方見衲僧手段
長蘆賾拈 諸人要會興化道 逢人即出麼 賣金難遇買
金人 要會出即不為人麼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要會三
聖道逢人即不出麼 是貪不堪飽人 要會出即便為

人麽若不當陽指示後人何以知歸新羅則不然有時逢人即出出即便為人有時逢人即不出出則不為人且道何也兄弟系十字同心着一儀

圓通機上堂舉此話云若也於此見得便乃安排舟楫傑棹洪波到彼岸頭利生接物若也未然下座却與大衆商量

白雲演上堂舉此話云此二古德一人文章傑一人正藝全施若道興化是文章亦不得若道三聖是正亦不得還於此辨得出麽若辨得出許你通身是命若辨不出你自相度

圓悟勤拈一人在高峯頂上立面灰頭一人在十字街頭斬釘截鐵有頭有尾同死同生且道出即不為人底

是出即便為人底是豎起拂子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雲門杲上堂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為人意旨如何師云殺人不用刀進云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為人又作麽生師云活人何必劍進云正當出與未出時如何師云無須鎖子兩頭搖進云專為流通去也師云經山今日失利

又上堂乃拈拄杖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為人卓一下云賊身已露放過不可興化聞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為人又卓一下云已露賊身不可放過大凡宗師決斷是非要得開人眼目不可一向言枷瞎棒且道這兩箇老漢有什麽過擲下云龍蛇易辨衲子難謾

又秉拂舉此話連舉真淨示衆至 只得好笑師云直須

老人大似欺誑之没杲上座則不然豁開三要三玄路坐斷須彌第一峯且道在三聖分上耶在興化分上耶具眼者辨取

又示遵璞禪人法語云一日問璞三聖與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个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璞於予膝上打一拳予曰只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璞擬議予劈脊與一棒云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

白雲昺上堂舉此話云二老宿一人有頭無尾一人有尾無頭檢點將來俱未諦當爭似逢人也出不逢人也出出也爲人不出也爲人如斯倜儻方稱衲僧撥開向上機關裹出祖師巴鼻橫拈倒用放去收來佛事門中

是真方便且道得力底句如何舉似未聞雪嶺泯牛吼且聽雲門木馬嘶　牧庵忠上堂舉此話云看此二尊宿坐在兩頭未能通變若據牧庵見處但管箝到奉行說什麽出與不出　寒嵓升上堂舉此話云二尊宿同出一門只共一舌正好與一坑埋却今日靳令既行若有人問爲人則是不爲人則是喝一喝云一絲繫轉六鼇頭

松源拈二老漢滅却林際正法眼却向長安路上把手共行直至如今適相鈍置且如何是共行一句劈開金殿鏁撞碎玉樓鐘

又上堂舉此話云个一條路踏著者便知二老漢也要把手共行不免各自奔前程新登照逢人即出出即便

為人不將佛法作人情且看子今甚時節喝一喝
又上堂擧此話云二老漢丁一卓二曰那打正以常住
物作自已用帶累我林際正宗直至于今扶不起
妙智廓入院上堂擧此話云二老漢恁麽說話若是明
眼人前自彰一場醜拙而今諸方皆謂各出一隻手發
明林際正宗殊不知林際一宗掃土而盡新長老則不
然拍禪床云撥飜海岳求知已撥乱乾坤立大平
密庵傑擧此話連擧白雲端拈云二尊宿各有一處打
得著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召大衆云白雲端和
尚錯下名言殊不知二尊宿前不至村後不迭店直至
子今飜成話欛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介庵朋小參擧此話云這兩箇老古錐同嗣臨濟共出

師門爲什麽所見不同豈不見道同盤喫飯背地荅款
然雖如是一人前不迭村一人後不迭店拈點將來二
俱不了若是新南禪即不然說什麽逢一不逢出不出爲
不爲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何故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
流處也風流
三聖恭德山纔展坐具山云住住不用展炊單這
裏無殘羹餿飯與汝師曰賴遇無設有向什麽處
著山便打師接住推倒向床上山大笑師哭蒼天
而去
長靈卓頌呼爲雲吸爲雨襲襲清風動寥宇笑哭不是
等閑聲路見不平應有主要斬不平人不與平人語而今
何處見蹤由剔起眉毛看鷂子

魏府大覺禪師到臨濟見乃竪起拂子師便展
坐具濟擲下拂子師便收坐具參衆去其時衆議
此僧莫是和尚親故又不喫棒又不禮拜總聞乃
令侍者請適來新到來師便至濟云師僧道你來
衆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師乃
珍重下去

大覺璉頌擧起拋來驗的親從迴猶問舊時人絲綸便
卷休閑去誰弄寒溪破月輪

海印信上堂擧此話云久經行陣者終不展旗鎗叅

大覺因僧問忽來忽去時如何師云風吹柳絮毛
毬走進云不來不去時如何師云華嶽二峯頭
指天

心聞賁頌海門空闊兎撲閙誰在滔天浪裏回珍重蘇
龍好頭角不教容易起風雷

黃龍南擧此話云大覺祇解箭鋒相拄理事相投殊不
知趂得老鼠打破油甕擊禪床

大覺因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頭枕衡山脚踏
北嶽

保寧勇頌主山之後案山前下是地兮上是天身手大
長衫袴短醉狂飆得樂豐年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八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九

達磨第十一世鎮州臨濟義玄禪師嗣法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鄂州灌溪志閑禪師
定州善崔禪師　定上座
襄州歷村和尚　幽州譚空和尚
雲山和尚　虎谿庵主
桐峰庵主　覆盆庵主
叢上座

達磨第十一世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嗣法

福州雪峰山義存禪師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因同光帝問朕收中原獲一寶而未有人酬價師云略借陛下寶看帝以兩手

引幞頭脚示之師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帝大悅

智門祚頌君王之寶實難酬興化形言下一籌兩手展開幞頭脚勅書挂在鳳凰樓

海印信頌別寶還他碧眼胡目前無不辨精麁高酬一句君王價大悅龍顏喜有餘

天童覺頌君王底意語知音天下傾誠葵藿心撥出中原無價寶不同趙璧與燕金

又頌中原之寶呈興化一段光明難定價帝業堪為萬世師金輪景耀四天下

佛印清頌龍樓生瑞氣鳳闕起祥煙要識君王寶堯天祝萬年

雲溪益頌展手相呈老比丘至尊之寶敢輕酬備庭和

氣龍顔悅爭奈胡僧笑點頭
玄覺徵曰道興化肯同光不肯同光若肯同光興化眼在什麼處若不肯同光過在什麼處
雪竇顯拈至尊所得只可傍觀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卻　翠嵒芝拈興化當時下一著語可謂酩酊如今作麼生斷　雲峰悅拈真不掩僞曲不藏直有眼底辨取　法真一舉此話至誰敢酬價師別帝云長老不妨具眼又云賣金須遇買金人
黃龍心拈興化雖則一期具機而作爭奈埋沒佗一朝天子當時興化但向伊道蚌蛤之珠收得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涯免見遞相鈍致而今若有人問上座又作麼生酬價

興化示衆曰我聞前廊也喝後架裏也喝你莫胡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卻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蘇息後向你道未在何故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虛空裏亂喝作麼

海印信頌　紫羅帳裏撒真珠容意師承會也無摸象衆盲徒亂說當臺古鑑見妍媸

雲溪益頌　老興化也太差三十三天卻撲下紫羅帳裏珠珊珊古也今也誰酬價得一牛還一馬休說人問共照夜不見錦繡銀香囊直至如今成話欛彈指一下

崇勝珙頌　紫羅帳裏撒真珠駟馬難追萬里途言喝亂訶雖底數從來好事不如無　雖然如是路見不平亦不妨興化呵叱一喝

雲門杲頌對衆全提摩竭令豈是閑關兩片皮唱下瞎
驢成隊走夢中推倒五須彌
竹庵珪頌紫羅帳裏撒真珠裡客相承總掠虛指手呵
呵開口笑釋迦彌勒是佗奴
雲峰昌舉此話云興化老漢得伊壁富貴盡在這裏元
字腳也無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可謂知音若信
不及更聽一頌紫羅帳裏撒珍珠今古人傳著有無學
似慈雲無一物免將貴惑禪徒佛子擊禪床
齊玉謙拈興化雖富要且富而不驕顯寧雖貧不可貪
而便隨不免東廊下也撒西廊下也撒佛殿前也撒僧
堂後也撒還有拾得底麼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
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曰總不
恁麼師拈棒賓擬議師便打復曰克賓維那法戰
不勝罰錢五貫充設堂飯一本設饡飯一堂至來日齋時
自白槌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抽單出
院
海印信頌二虎爭鬪俱用勢力一階籌中 不能返擲若
返擲天下攪人無處覓
真淨文頌丈夫當斷不斷興化為人徹底懷已後從
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
東林總頌克賓法戰摧英雄興化嚴行振祖風棒下直
明無生忍莫存知解入塵籠
雲門杲頌丹山鸑鷟師子產後兒拳下塵臨眼徒誇

第一機

竹庵珪頌
法戰從來許克賓　雙擒奪敵兩分明　直須盡法方無媿　老臨作李要話行

心聞賁頌
白談兩處都無理　饋飯一堂空費錢　千古不平無好氣　鏌鎁踍跳咬龍泉

妙智廓頌
興化罰錢赦克賓　克賓兒打破舊燒餅　誰知養子不及父　致使家門一世貧

介庵朋頌
俊鶻高飛子要先　毒蛇言母種堪憐　瞎驢倒無繩纍變　陣臨機恰似顛

無盡居士頌
衆前　棒一條　罰了堂參擯出門　似此死屍如并往　作年辜負祖師恩

雪竇顯拈　克賓要承嗣興化　罰錢出院　且置　卻須索取這一頓棒始得　且問諸人　棒既喫了　作麼生索得　雪竇要斷不平之事　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　以拄杖一時打散

雲居元上堂舉此話至便打　師云　打則不無　且道克賓過在什麼處　拈起拄杖云　棒頭有眼明如日　要識真金火裏看　擊禪床

翠嵓悅舉此話至趂出院　後來出世卻法嗣興化　師問僧　汝作麼生會　僧云　不會　師云　路遙知馬力　歲久見人心

黃龍南拈　克賓維那失錢遭罰　有理難伸　興化以剛決柔　來足光也

香山良上堂舉此話云　諸方異解　不可具言之也　五峰若作興化則不然　云克賓維那　你不久為唱道之師　賓云　我要入這保社　云你會了入不會

了入竇云揔恁麽揔恁麽五峯云克賓維那法戰得勝
借錢五貫文設供一堂僉異移上上版頭安排着秦
靈源清上堂舉此話云古今盡謂興化正令當行全機
展布克賓示乃機照宜符宗門作用兩有可嘉殊不知
平地生堆無風起浪大平今日與有請上座不動干戈
密興法戰且道什麽人得勝良久云饡飯能養資色力
蠟茶濃點發精神　智海清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看
他古德一期方便接學頗作異端或謂正令本是克賓
當行不合道揔不恁麽所以不勝或謂興化權柄在手
殺活自由所以便打有謂但是扶竪宗綱權智建立有
謂此乃師資唱和且要話行其中又有認色認聲弄花
弄影言口頭舉起便是不用思量拈轉棒處承當何須
擬議更有一般道此事如摩尼隨色本絕方隅若珠在
盤不撥自轉如斯錯解數似恒沙真可謂屈克賓於平
生謗興化於昔日非唯認牛作馬指兎為騾亦是鈍鳥
棲蘆困魚止濼不謂自昧又乃暗他若是行脚高人須
要具擇法眼既揔不然如今到這裏怎生得親見興
化去良久云人歸大國方成重水到滄溟始是波拍禪
床　竹庵珪請維那上堂云興化老子棒頭有眼只為
老婆心切克賓維那堪為唱道之師如何法戰不勝罰
棒出院邁古超今杲日當空普入摸地要會古人與棒
出院處麽磨牙猛虎靠山坐戴角蒼龍卧地行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連舉雲居舜云大冶精金應無變
色其奈興化令行大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揔

似而今這這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師云雲居伊麼道未免拗曲作直徑山即不然要作林際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

興化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云打中間底僧禮拜師曰山僧昨日赴个村齋半路值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得過

海印信頌攫浪拏雲勢莫猜漁翁拋棹傍崖隈江邊舊客歸去帝里還同不到來

雲門杲頌古廟裏頭迴避得紙錢堆畔暗嗟吁閑神野鬼皆驚怕只為渠儂識梵書

竹庵珪頌一陣狂風驟雨來却投古廟且開懷雖然打入鬼窟裏吞炭藏身又一回

悅齋居士頌自從識得主人公萬別千差盡會同直饒三十三天去也有如繩一路通

黃龍心舉此話問僧爾還會麼僧云不會師曰我有一頌一不是二不成落花芳草裏啼鶯閑庭雨歇夜初靜片月還從海上生

佛陁遜上堂舉此話云興化雖然善能見機爭奈藏頭露影山僧即不然四方八面來時如何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更為念真言曰唵撥盆撥盆蘇嚕娑婆訶

黃龍新拈二不成二不是興化老師最靈利四方八面問將來要打中間還不是為什麼不是明明向道古廟裏

竹庵珪拈興化猶在鬼窟裏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興化可謂

欲隱彌露山僧昨日亦曾赴个村齋雖撞著狂風猛雨即不敢向古廟裏躲避何故恐被寒灰煨殺所以今日鳴鼓外座特與大衆相見還有四方八面來底良久云山僧今日失利

興化因見同叅來才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復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云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出法堂侍僧問適來僧有何言句觸忤和尚師云是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我將手向伊面前劃一劃到這裏用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

雲門杲頌鏌鎁在握天魔膽落明眼衲僧休更卜度

竹庵珪頌霹靂驚天地那容掩耳聽須知興化老一著

是人情

圜悟勤拈蕐王庫方振塗毒鼓掣電未足以擬其迅震雷未足以方其威可謂善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只如賓主互換有照有用有權有實則且置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劃兩遭處若這裏洞明可以荷負林際正法眼藏如或涇水未分未免瞎驢趂大隊

竹庵珪舉此話云許惟若不具恁麼眼腦撞著同叅如何入作大衆老興化綿綿不斷這偹棒打不迴誰知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却

又小叅云豈不見林際大師道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這个那裏是你識情邊事須是離心意識叅絕凡聖路學始得不見興化見同叅來至更待

何時大衆林際正宗只貴眼正你若是个漢自然吒訖地有什麽奈何處若不如此如何入作

心聞賁上堂擧此話云興化一踏鵓門兩扇開這僧不到烏江未肯休山僧今日不戰屈人兵役等諸人還有牽羊納璧底麽切忌停囚長智

興化上堂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為你證據時有旻德長老出衆禮拜起來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又喝德禮拜歸衆師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海印信頌龍虎相交是底時未容擬議已參差分明一喝不作用却使禪人特地疑

崇勝珙頌一喝不作一喝用因措之流鐘作甕不是旻德出衆才爭敎至今長稱誦

雲門杲頌暗中携手上高山及至天明各自行無限中途未歸客明明開眼落深坑

竹庵珪頌單刀直入便休論擬議之間賓主分不是放他旻德過須知興化棒頭明

首山念上堂擧此話云看他興化恁麽作用為什麽放得伊過諸上座且道什麽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是前一喝是後一喝那箇是賓那个是主雖然如此也須子細始得良久云二俱有過二俱無過珍重

瑯瑯覺拈且道那一喝不作一喝用興化若無後語疑殺天下人雖然如是曉者還稀　蔣山勤拈作家相見

須是恁麼機如掣電眼似流星原始要終扶頭接尾所謂羽毛相似言氣相合只如兩家互換相唱且作麼生辨得一喝不作一喝用要承當臨濟正法眼藏須明取二老宿意且道意作麼生百尺竿頭須進步紫羅帳裏撒真珠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焦塼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見火柴頭是則是兩皆作家雖分勝負爭奈乞兒見小利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興化勾賊破家旻德把髻投衙更道佗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不知蔆莪我臨濟宗風不見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

興化因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投子青頌於道無所證方通萬法路或明或暗行不慎亦不護月落松色寒雲去青山露今古天台橋幾人能得度

又拈然雖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佛既如是道亦如然是以從上諸聖密證此地所以然燈不付正覺自成法既無傳至今續燄法既無得更復何談罔測僞揚虛談互說然到此地者何必塔前相見對衆拈花截臂傳衣方爲道矣既不如是因什麼大庾嶺頭提不起

鄂州灌溪志閑禪師參臨濟濟下禪牀扭住云道道師云領領濟托開云且放你一頓棒師住院後云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飢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爐鞴之所鈍鐵猶多雖然如是不

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灌溪因僧問久響灌溪到來秖見個漚麻池師云汝只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僧云如何是灌溪師云劈箭急

蔣山泉頌入陣身先似見機臨鋒不免竪降旗灌溪雖辭看彼浪濕卻袈裟總不知

玄沙拈曰鼻學三十年未會禪　雲門偃拈何不與第一機祗對

灌溪垂語云我在臨濟處得一杓我在末山處得一杓又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露裸裸赤洒洒沒可把

天童覺拈灌溪恁麼說話且道是臨濟處得底末山處得底雖然一箭雙鵰奈有時走殺有時坐殺且作麼生得恰好去捏聚放開都在我拈來拋去更由誰

定州善崔禪師因州將王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起拄杖云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時譚空和尚出曰崔禪咏師擲下拄杖云久立大尉珍重便下座一本云出來打出來打

大覺璉頌當堂本要搊塗毒擊動方知藥未靈猶賴兩提收拾早門前已見草青青

保寧勇頌鎮鄉獅投寶光寒夜客嘍羅敢正看飛過青霄聲震吼乾坤直得黑漫漫

空叟和尚頌十三慣繡羅衣褭自憐紅袖聞聲香人言此是嫁時服含羞刺出雙鴛鴦

歸宗一拈作麼生道得一語救得崔禪　五祖戒別云便推倒禪床　法燈云和尚且自救好是肯伊不肯伊
瑯琊覺拈　久經行陣者終不展旗鎗
竹庵珪拈　果然果然又云崔禪恁麼作什麼

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濟下繩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便托開師佇思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禮忽然大悟

雪竇顯頌　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天童覺頌　不躡前後獨超今古嗅迴千歲夢飛出九皐禽無摟泊勿精勦只箇虛空等據心直下一槌光迸散斬新彈子出爐金

佛鑑勤頌　掣電之機過趙州為人須到結交頭掌中托出香山子直上高高十二樓
法真一拈　且道定上座悟得个什麼若道得許你與佗同參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黃蘗傳來林際用底定上座觸着開撥廓然一念忘緣泊尒十方無寄現前不留安排直下何勞擬議不風流處有意氣時添意氣
雪溪益拈　桑樹與刀樹樹什出直饒肯去也是因邪打正可惜放過傍僧當時但打一齊趕出也未到子孫斷絕
白雲昺拈　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手血若無般若靈根到此如何打發且道定上座得箇際力得傍僧力

定上座在鎮州齋迴到橋上見三人座主一人問
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底師擒住擬抛向橋下二
人座主相救云休休這新戒觸忤上座且望放卻
師云不是二人相勸從他窮到底
大覺璉頌倚天長劍淬剛頭再犯翻成遠指來深差高
皇能御楚不將天下裂鴻溝
長靈卓頌辨金要識鍮見髓須打骨平地激風波禪河
浚冥窟黨理亦黨親成家又成國坳坳墝墝突突兀兀
無限傍人眼睛凸出
崇勝珙頌橋下奔流深復深擬拋歎漢致窮底不是同
行為苦留至今抱柱猶深洗
襄州歷村和尚一日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舉起茶匙子僧云莫這箇便當否師擲向
火中
投子青頌煎茶茶了人來問拈起茶匙呈似他當初若
還收綜手性命難存爭奈何
幽州譚空禪師因有尼要開堂師云你有五障不
用開堂尼云龍女成佛也有五障師云龍女現十
八變你試變看尼云不是野狐精變箇什麼師便
打
翠岩芝拈且道尼具眼麼口擧得箇斷貫索且作麼生
會
鎮州牧主後聞云和尚拄杖折那將此見解擬欲
為人
雲山和尚因見僧來便起身僧便出去師云闍梨

得憑麼靈利僧喝云作者个眼目承嗣林際也大
屈哉師云且望闍梨善傳僧回頭師喝云作者个
　眼目錯判諸方名言便打
法眞一頌擒虎從來須好手莫教蛇尾失龍頭機鋒誰
似雲山老縱奪臨時得自由
崇勝珙頌起身不是大靴逃出去依係似作家靈利却
怜善傳事回頭依舊隔流沙
　虎溪庵主問僧什麼處來僧便喝主云作家僧良
久主云死却者僕也僧出去主云由動在
崇勝珙頌賓儀一喝實堪誇主令何妨个作家誰信慓
迦雙戰將翻成頭尾兩龍蛇
　虎溪庵主因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主云只見

冬凋夏長年代揔不記得僧云大好不記得主云
你道我在這裏多少年僧云冬凋夏長咏主云鬧
市裏虎
琅瑯覺頌鬧市中心虎能歌不解舞命値木星君不遇
羅睺土
　桐峯庵主因僧問庵主在這裏忽遇大蟲來又作
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師乃大笑僧云這
賊師云爭奈我何
雪竇顯頌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好个斑斑爪牙未備君
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見也
無收虎尾兮捋虎鬚
又拈是即是兩个惡賊只解掩耳偷鈴

桐峯庵主問山翁住在什麽處翁不語師云善能對機善能對機翁於地上拈一莖草示師師便喝翁禮拜師歸庵內翁云與麽疑殺一切人在

崇勝珙頌山翁特地禮桐峯賓主依俙似合同何事不能把虎尾致令天地無全功

瑯瑘覺拈不見道當斷不斷返遭其乱

覆盆庵主一日在庵前立有僧上來便作舞而去師拈棒便趂捉其僧作啞擒勢師亦作啞擒立僧便歸本位師攔下棒云賺殺人便歸庵內

大覺璉頌惡來相訪惡相看啞却鋒鋩㯹眼寒喝起楚歌休陣了覆盆歸去黑漫漫

覆盆庵主因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庵門僧於門

上畫一圓月相了只於門外立師從庵後出却於山下哭上僧便喝云猶作這个去就在師便推出云可惜先師一場埋没僧云苦苦師云庵主今日被人謾也

牧庵忠拈機輪互換電激雷奔賓主交馳雲施雨會然雖如是且道畢竟庵主被瞞這僧被瞞若人辨得許汝具擇法眼

喬上座參德山山才見便作抽坐具勢師云這个且置忽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他說个甚麽即得不被諸方檢責山云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个主人翁來師便喝山不語師云塞却者老漢咽喉有僧擧似爲山山云喬公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

崇勝珙頌德山親見巖相看豈肯先施辨眼端心境一如晴裏電主人別作館中資喝聲有用有不用不語無難無非難掩耳偷鈴如未會灞陵橋客更顢頇

法眞一拈大小巖公不識德山殊不知他有陷虎之機將謂是得便宜直至如今陷却要出不得

巖上座到百丈丈云闍梨有事相借問得麽師云幸自非言何須諳諢丈云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擘開胷云與麽不與麽丈云要且難構要且難構師云知即得知即得

仰山寂拈若有人知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若弁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福州雪峯山義存禪師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云道什麽師不會至明日請益山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因此有省後有僧問師和尚見德山得个什麽便休去師云我空手去空手歸

保寧勇頌此疾懷來没量時尋醫求卜過多節擬煎一服通身散血汗霑流徹四肢頌發上宗乘下至附此有省心開貫通見了分明事事無此無且不是空處迴頭路斷無無路方許歸來到半途復空手去空手解

嵩頭聞雪峯問德山云因此有省師云堂頭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爭復保福拈問招慶秖如嵩頭平生有什麽言教過於德山便與麽道慶云他不見嵩頭道如人學射久久中的福便問中後

如何慶云展闍梨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
話慶云闍梨是什麽心行後明招聞舉云大小招慶錯
下名言
丹霞淳舉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云德
山恁麽說話可謂只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
觀來只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
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
白雲演上堂舉此話云白雲今日說向遠未過普有兩
个人從東京來問伊什麽處來他却道蘇州來便問伊
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
故只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
雪峯與嵒頭同至澧州鼇山鎮阻雪頭每日只是

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云師兄師兄且起來頭
云作麽生師云今生不着便共文邃个漢行脚到
處被他帶累今日與師兄到此又只管打睡頭喝
云噇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
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胷云某甲這裏未
穩在不敢自謾頭云我將謂你他後向孤峯頂上
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个語話師云某甲實
未穩在頭云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
處我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云某甲初到
塩官見塩官上堂舉色空義得个入處頭云此去
三十年切忌舉着又因見洞山偈云切忌從他覓迢
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不是我

我今正是渠。應須恁麽會方得契如如。頭云若恁麽自救也未徹在。師又云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麽。我當時豁然如桶底脫相似。頭喝云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云他後如何即是。頭云解問解問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云今日始是鼇山成道也

智海倩頌晴天陞雹還存老陸地行舟見豁公歷世謾言蓬海隔不消仙客半帆風

佛眼遠頌鼇山成道足人傳莫是從前話不圓賴有玄沙知始末徧身紅爛在漁船

心聞賁頌白頭貪漢不著襪異鼻張斯懶整腰却笑風流年少子買花爭上洛陽橋

靈源清小參舉此話云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雪峯聞說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言下大悟便向鼇山成道且拈放一邊只如已前三處見解是從自己胷襟流出不從自己胷襟流出若從自己胷襟流出因何却未穩在若不從自己胷襟流出別從甚處流出到這裏進則觸刃喪身退則墮坑失命不進不退死在中途畢竟如何即是還有人剖斷得出麽若剖斷得出非唯當時雪峯一人大悟今日普天匝地情與無情俱登正覺若剖斷不出說什麽鼇山成道直饒小室傳心也是草裏漢且道利害在什麽處良久云噫須合錯下注脚珍重

雪峯示衆云盡十方世界是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一僧出云和尚怪某甲不得一僧云用入作什麼師便打

靈雲頤拈三箇中有一人受救在忽若揔不辨明平地上有甚數

雲居元上堂擧此話云大小雪峯知而故犯有人檢點得出救取兩僧免見飯籮裏餓死

海印信拈貪他一斗米損却半年粮

天寧照上堂擧此話云這老漢費許多氣力作什麼崇寧則不然森森聳翠庭前栢時見斷雲飛去來

雲溪益上堂擧此話云諸仁者這僧不入即且置你道雪峯是門外語門內語具遍參眼底試定當看若定當

得許你向烏石嶺相見苟或未明且向三千里外望鄉關　承天懷上堂云如今莫要直下會麼須是廻光認取自家本分事莫受人瞞若也認得十二時中種種施為無不解脫若也認未得不免頭頭繫絆處處染著被物所轉不能轉物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莫要轉物麼但放一切處無心是爲解脫記得雪峯道至不肯入敢問諸人且道雪峯當時在乾坤內拽伊在乾坤外拽伊若在乾坤外拽伊也不妨費力若在內拽伊只是混熏說出現且道利害在甚麼處無事看取上來道箇消息

育王諶拈雪峯用盡氣力拽得百千萬个有什麼益何故及到堪憂處何如未篤時廬山向你道盡大地是个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出且道與雪峯相去多少

雪峯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師便拋下僧方擬取師便踏倒歸舉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者僧快生云和尚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師便休去

雪溪益頌暗拋香餌在江湄果是金鱗釣得歸不是絲綸收得疾幾乎輪却鷺鷥兒

知非子頌拋下一束藤僧欲近前取雪峯釣鯨魚釣得个水母

雪竇顯拈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

海會端云雪峯外面嚭歟得五百家中失却一貫

黃龍新上堂舉此話云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長生道替者僧入涅槃堂也好與一踏

雪峯入州迴示衆云望州亭與諸人相見了也烏石嶺與諸人相見了也即今僧堂前亦與諸人相見了也後保福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則且置作麼生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

汾陽昭頌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知幾萬千唯有鵝湖幷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

海印信頌望州亭上常相見何故禪人却背違保福鵝湖雖得意埋兵曾未展旌旗

法真一頌望州烏石衆堂前處處相逢摩閒然保福鵝湖相借問何須特地隔西天

淨嚴遂頌登山過水幾區區特地相逢問道途堪笑

華山猪處士長安路上倒騎驢
香山良頌保福興鵝湖相見心 大庭僧堂與方丈各去
有何謨大山高兮幾萬丈大海深兮浸彌盧焉得知百
萬億蘇洛迦無處討藕絲孔裏踣跳笑殺林間碧眼胡
呵呵呰
佛眼遠頌密密堂堂早二三本來無物更何堪癡人見
了生歡喜作者相逢滿面慙
圜悟勤頌藕絲引鯨鰲針鋒輥芥投望州烏石嶺未唱
已先酬大唐擊鼓新羅舞覿面相呈不相覯
雲門杲頌望州烏石與僧堂業識茫茫不可當提起衲
僧拄杖子五湖四海佛如湯
竹庵珪頌盡道親曾相見來依前還是狗來腮好將大

棒驀頭槶背得盲人便眼開
悅齋居士頌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
嶺秀孤松
又頌鵝湖入方丈保福歸僧堂大衆急救取猛火燒十
方
雪竇顯拈二老宿是則是只知雪峯放行不見雪峯把
定忽有个衲僧出問未審雪竇作麽生豈不是別機宜
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嶺相見底衲僧麽良久
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　　海印信拈古人恁麽只自順
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
蔣山元上堂舉此話云且道雪峯情亡親疎愛無偏黨
然也未免干戈相待而今諸禪德什麽處與天峯相見

良久云大家方丈內喫茶去
天童覺小參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恁如覺上座適來與長蘆和尚三門前問訊方丈頭人盡合掌起居曲躬叉手諸人恁麽相見也只是放行且道把定處作麽生相見還委悉麽鶴鷺並頭踏雪臨月明驚起兩遲疑
天寧琦到鵝湖請陞座乃舉此話云諸仁者要會二老親切處廬羅山不免為蛇畫足鵝湖坐斷天下人舌頭塞斷人咽喉保福大似掩耳偷鈴傍若無人古人事猶放一邊且道山僧即今與鵝湖相見作麽生良久云二堂風冷後千古意分明
石門雅上堂舉此話師云雪峯和尚道行孤標玄機特異雖則推為叢林拔幹祖室撐梁要且只解瞻前不能顧後何也且如與諸人相見見箇甚麽為復面貌何如長短妍似若是石門數日入縣即不然江山市裏不曾與諸人相見長臺鎮安也不曾與諸人相見僧堂前亦不與諸人相見何謂也蓋為石門瞎來久矣忽然有人問從諸人石門既瞎如何登涉溪山得無顛墜但向伊道自有看路人在後舉保福和尚問鵝湖云僧堂前即且置望州亭烏石嶺什麽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師云古人伊麽大殺著忙若是石門亦則不然且道石門作麽生良久云下座普請大衆就西堂喫境飯茶
慈受小參舉此話云好諸仁者只如二尊宿還契得雪峯意也未此事如擊石火閃電光會得會不得聲爾便過且如山僧今早入院在三門前與諸人相

見法堂上與諸人相見即今與諸人相見則相見還
會得也未若也會得正當相見時不必開兩片皮三寸舌
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已相見了也此是
諸人自受用法門良由拋擲日久但役時長問著不知
當面蹉過
佛眼遠到東山首觀衆請小參師云暫下蓮峯輕屈指
光陰倏尔又三年雖然不隔絲毫許爭似親到座前
算伏自數日前陪從大平禪師象馭再登蓮嶠歸侍老
師大和尚瞻禮慈容之間須知有相見底事敢問大衆
作麼生是相見底事不可是你見我我見你是相見若
恁麼全無佛法得力處何故世間諸趣彼此見存常在
生死之中未有脫離之地所以雲峯和尚向人道望州

亭與諸人相見至僧堂前相見了也若據如斯指示豈
待普容相接言氣相交始為相見諸高德夫為參學之
士須實有去處始得還知麼如今敢道千里同風相見
却易會對面相見却難如何故難知夾山老子道目前
無闍梨此間無老僧諸來大衆盡在于此如何見得目
前無闍梨堂上老師大和尚在座與諸大衆證明作麼
生見座上無老僧不可等閑過却將為閑富晝夜被見
聞風所飄鼓根塵陰界諸入纏縛不得自由生死事大
須得个悟由入頭處始得雖然如是格外道人實遣條
笑何故須知有向上一著且待別時分付
雲門示衆云針鋒頭上透天關着意志懷兩不堪直
下呈瑞千萬劫即今成佛未同參所以雲峯道望州亭

與汝相見了也至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若是靈利漢聊聞舉著剔起便行更不同由者也還委悉麽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又普說舉此話云如今諸方商量道作麽生是望州亭相見處便道南頭買賤北頭賣貴烏石嶺相見處如何便道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僧堂前相見又作麽生便道歸堂喫茶去且喜沒交涉自餘邪解不可勝數山僧尋常亦問學者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作麽生者个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如何吞如何透你要識能吞能透者麽豈不見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嶺什麽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竹陽頌云 此頌

分明為你說了也

竹庵珪舉此話至相見了也師云一回見面一回嗔復舉保福問鵝湖至歸僧堂師云兩箇泥牛闘入海直至如今沒消息

寒嵓升拈誰知張顛善草書因見公孫大娘舞劒

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師云不從口入後有僧舉似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去也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師聞之乃云趙州古佛遙遙作禮云從此不荅話

大覺璉頌一甘一苦或飲或吐飲者只沾唇吐底直穿肚肚穿兮下到金剛底沾兮却生水蟲衲子高軒眉兮

冷暖甘辛俱宜寫補

圓悟勤頌趙州象骨巖舉世無倫擬共撫没絃琴千載清人耳右凋寒泉瞪目疑然不從口入飲者忘筌董出語若又死不答話同彼此相逢兩會家打鼓弄琵琶个中誰是的白馬入蘆花

知非子頌真際別寒泉雪峯間得舉從茲不答話一句合頭語

雪竇顯拈衆中總道雪峯不出者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　天衣懷拈諸仁者作麼生會不答話底道理讚嘆趙州即不無還知趙州一片玉瑕生不若人點撿得出相如不詐於秦主

薦福逸上堂舉此話云衆中商推者甚多釋疑者至少殊不知雪峯和尚雪上加霜趙州老人泥裏洗土到頭只在惡水坑裏頭出頭没僧便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云朝浮雲片白夜浸月華明僧云飲者如何師云適口充腸冷神清肌骨涼　海印信上堂舉此話云州云死師云山僧即不然古澗寒泉時如何彼斯鼻孔飲者如何衲僧草鞋

天童覺拈扶豎宗乘須還大匠雪峯辨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身心趙州用一百二十歲老作家手段不妨奇恠如今衆中隨言定旨乱作穿鑿深屈古人然則祖房打令似有知音鏤骨銘心空逢明鑑

長蘆賾拈諸人要識雪峯麽從北來者與你裝載要識

趙州麼從南來者與你下載
黃龍新上堂舉此話至州云苑師云雪峯趙州只有殺
人刀且無活人劒忽有人問雲居古澗寒泉時如何滔
滔歸海飲者如何絕飢渴
五祖演上堂舉此話云若有人問五祖古澗寒泉時如
何即向伊道水飲者如何但云當下止渴或有个人出
來問道遊曹溪水是一是二我即向伊道分枝列派縱
橫自在低處繞田高處潑萃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雪峯不合話癡殺多少人趙州
道若面赤不如語直若是妙喜即不然古澗寒泉時如
何到江扶櫓棹出岳濟民田飲者如何清淨肺腸此語
有兩負門若人辨得許你具參學眼

雪峯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
鏡闊一丈玄沙指火爐曰闊多少師曰如古鏡闊
沙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
悅齋居士頌古鏡火爐闊如許咄哉老漢幾知音記
相逢二月時桃花亂落如紅雨
雲門偃舉此話連舉東寺問僧爲復古鏡致火爐物麼
大火爐致古鏡與麼大西院云與麼問人也未可在師
云餿飯淚茶爐
隱靜儼拈一尺世界一丈古鏡似有
不有如水中影
圜悟勤拈見成公案古鏡本非火爐
打破籠羅火爐即是古鏡若非父子投機爭見赤心片
片諸人作麼生會作道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如來寶
杖親蹤迹

雪峯云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衆人耕種無
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云且作麼生是一片田地
師云看沙云是即是某甲不恁麼師云你作麼生
沙云只是人人底
開先暹上堂擧此話云雪峯爲什麼道看爲復教諸人
看爲復看雪峯且作麼生遂拈起拄杖云者箇拄杖子
是開先田地你諸人作麼生見良久云眼裏不可著沙
擊繩牀一下
牧菴忠拈二老宿持論這一片田地不妨端的要且未
曾指出四至界畔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四至界畔若向
這裏道得不妨脚踏實地其或未然則雖在家鄉不識
家

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
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雪竇顯頌牛頭沒馬頭迴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來
君不見百花春至爲誰開
圜悟勤頌擬議過鋒鋩流慶可唱拍手相隨拳踢相應驀
然轟起振天雷百草頭頭春色迴
西院秀問雲門云雪峯恁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
云有云作麼生是出頭不得處門云不可揔作野狐精
見解也又云狼藉不小又云七耀覆天又云南閻浮提
北欝單越
上方岳上堂擧此話連擧長慶問雲門至野狐見解師
云長慶和尚只解偷寒不解送暖雲門老人坐觀日月

雪峯養[illegible]何蜜報
雲峯悅拈雖然正上不足我更與你葛藤蓋爲拈拄杖云
還見雪峯麼咄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薦福逸上堂舉此話云慚愧雪峯老一等弄精魂就中
弄得好然雖如是好事不如無薦福見處也要諸人共
知盡十方世界東西南北上下四維此去西天十萬八
千　石門易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既不會打鼓普請
看看是誰若也會得不用周遮其或未然聽取一頌乾
坤聲動鼓聲微普韻寸聞轉大機金烏暮向西山急曉
逐扶桑半夜飛
大潙喆拈我更為諸人土上加泥乃舉拄杖云看看雪
峯老人向你諸人面前放屙咄為什麼屎臭氣也不知

天童覺小參舉此話云若見得透破一微塵出大經卷
但心地下不著一字脚自然一切處通達且道正恁麽
時如何山河不隔越處處是光明
五祖演上堂舉古人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
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師云是即是秖是太舊又舉
此話云大衆雪峯對面熱瞞諸人不少也然雖如是還
有與雪峯同步底麼試出來與五祖相見有麼若無遂
拈拄杖卓一下舉起云五祖今日與雪峯同乘槎從四
大海穿入六龍王髑髏經過百千个須彌山却迴來法
座上坐又送雪峯歸雪峯山口是不曾動著一步諸人
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遂舉拄杖云豈不見先師翁道
教在臥床頭急要打老鼠

圜悟勤拈絕天維立地紀未足稱奇劈太華逗河源亦非敵手若向箇裏覷得透便可以撒驪龍頷明珠嚼梅檀林香氣豈不快哉山僧今日不避屎水放一線道乃拈拄杖云還見雪峰麼遂卓拄杖云劄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陝府鐵牛不覺膽顫嘉州大像遍身汗流且道象骨老人面皮厚多少

密庵傑舉此話云這老子三登投子九到洞山做盡計較末後卻向鼇山店裏打箇役折合放薑道今日始是鼇山成道今日始是鼇山成道便將大地人物作自己受用致令千載之下凌辱宗風爲巨[illegible]麼告報不是抑代雪峰且要天下衲僧向後各各自有生涯莫總作這野狐精見解喝一喝

雲峯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面前作怕勢後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則不恁麽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

智門祚頌鼈鼻事難提當陽著者迷舉頭錯入草嶺上鷓鴣啼

雪竇顯頌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師備師不奈何喪身失命有多少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師高聲喝云看脚下

大覺璉頌不離山上不居堂拄杖攛來衆各忙靈利把
頭方解捺尾遲拈起蓋遭傷
爲福逸頌臨際喝方德山棒子翻狗子誰敢向未若南
山鼈鼻蛇一千五百衲僧喪韶陽本色弄蛇手自古及
今曾未有忽然放出若星流衆骨禪翁遭一口
天童覺頌玄沙大剛長慶小勇南山鼈鼻死無用風雲
際會頭角生卑見韶陽下手弄下手弄徹電光中看變
動在我也能遺能呼於彼也有擒有縱底事如今付與
誰冷口傷人不知痛
眞淨文頌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雲門能合調長慶
解隨邪古曲非音律南山鼈鼻蛇何人知妙訣師子是
玄沙

承天懷頌南山鼈鼻攝諸方大小發見已被傷獨有韶
陽善擒縱手中擡出若龍驤
暉和尚頌靈峯養得一條蛇寄者南山意若何不是尋
常毒惡物參玄須得會仙陁
育王諶頌出草復藏頭入草還露尾人人遭一口誰是
咬殺底佶驟阿剌剌善自知機杖拈掇從來打草要
驚蛇大底花須連夜發
悅齋居士頌鼈鼻蛇兒擬遺演聲前句後總傷身無端
指个南山去多少陰陵失路人
元豐蒲華此話乃橫拈拄杖云更看山僧爲蛇畫足
眞淨文上堂舉雪峯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
出入好看師云雪峯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長慶

恰如个新婦兒怕阿家相似便道堂中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拽拄杖擲向雪峯面前作怕勢師云爲虵盡足玄沙云用南山作甚麽師云道我見處親切不免只在窠窟裏更無一人有些子天然氣槩保寧門下莫有天然氣槩底麽不敢望你別懸慧日獨振玄風且向古人鵰鶚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也難得

又上堂舉此話云奇哉善知出處非文不生其子薦拈拄杖召大衆云南山鱉鼻虵却在者裏便擲下云擬即喪身失命　保寧勇上堂舉此話師拈起拄杖召云大衆喪身失命了也

雪峯因三聖問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師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云老僧住持事煩

雪竇顯頌透網金鱗休云滯水搖乾蕩坤振鬣擺尾千尺鯨噴洪浪飛一聲雷振清飈起清飈起天上人間知幾幾

海印信頌張三賣物高擡價李四還依市價酬交易不成猶作鬧李翁店鋪一時收

天童覺頌浪級初升雲雷相送騰躍稜稜看大用燒尾分明度禹門華鱗未肯淹虀甕老成人不驚衆慣臨大敵初疑恐延延端如五兩輕堆堆何啻千鈞重高名四海嶷嶷誰同介立八風吹不動

眞淨文頌潑到漁翁坐釣臺金鱗赫赫鼓波來海門空闊方施網霹靂一轟天地開（此頌話頭也　不擬已上）

又須放去收來得自由不堪優慶亦堪復可憐墳句承
言者爭是爭非空白頭（此須佳持事煩）
雲從益須蘊霧擎雲勢可驚平空驟雨似盆傾不因承
却從何聞九曲潮頭孛未平
圓悟勤頌百草頭出沒三界外遨遊徒布還天網底下
釣鼇鉤搖鱗攏驪擬乾坤元日昂頭拱浪噴棒雨點雹
雷奔肯將爭戰定功勳
雲門杲頌全死中全活全活中全死一个評郭當一个
福建子
竹庵珪頌錦鱗透網欲吞舟一向衝波逆水流却被僕
翁閒引釣隨波逐浪共悠悠
保福展拈爭不足讓有餘　雲竇顯拈可惜放過好與

二十棒者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孚還作家
承天宗拈布縵天網須是雲峯探入虎穴還他三聖衆
中有般籠商量道雲峯在網內三聖在網外苦哉苦哉
保屈古人若非此二尊作家不能橫行天下
法眞一拈三聖可謂家富小兒嬌雪峯文饒見不覺醜
若點撿將來放過即不可
大爲喆拈三聖可謂龍門萬仞慣曾作客雪峯大似孟
嘗門啓豈攔高賓
眞淨文上堂舉此話云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隻
鷂子莫鸞鷥保寧即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待你出
得網來即向你道待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
不識但拽拄杖打出三門外復云也好快活恰似一隻

虎莫動著諸禪德且道保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
快活底麽出來定當看良久喝一喝云把手拽不住
五祖演上堂舉此話云衆中或謂雪峯與三聖宗紙不
同故言不相契或謂三聖作家雪峯不能達其意如斯
話會有何交涉忽有人問五祖透網金鱗以何爲食老
僧向伊道好个問頭復云大衆且道與雪峯是同是別
不能爲你說得聽取一頌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
柳如烟仙家不會論春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二尊宿一人麁似丘山一人細
如米末雖然麁細不同稱來輕重恰好徑山今日眞實
告報戒等諸人切忌鑽龜打瓦
白雲昺拈雪峯撥轉天關三聖掀翻地軸若非久戰沙

場爭解彎弓韜鏃豈不見道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雪峯以之若非三聖也難爲入作青王當時若見道透
網金鱗以何爲食拈拂子便打何故賣金須遇買金人
拂子擊禪床　又上堂僧舉問至師向汝道意旨如何
師云萬里一條鐵進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
識師云老僧住持事煩爲復陷虎之機干戈相待師云
不在者兩頭進云畢竟落在什麽處師云鷄子過新羅
進云後來保福道爭之不足讓之有餘又作麽生師云
遲一刻進云雪峯可謂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師云
切忌錯下名言
介庵朋上堂舉此話云雪峯有斬蛟搦虎之機三聖具

傳輸截水之用如駁並行更無先後然雖如是撿點將來猶有一處請訛只如雪峯道老僧住持事煩此意又作麼生要知麼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

雪峯因王大王問某甲擬蓋一所佛殿去如何師云何不盖取一所空王殿王云請師樣子師展兩手雲門云一舉四十九

承天宗頌空王殿大孤危無縫罅子未為奇玲瓏八面照明月寬兮廓兮無人知無人知祭骨拈來付與誰

黃龍新頌一舉四十九擬人外邊走要識空王殿不用展兩手

法真一拈閩王雪峯兩个背頭蛇尾漢只如閩王云請師樣子峯展兩手畢竟閩王還會麼當時見雪峯展兩

手處代閩王云今日小出大遇却代雪峯云喜大王不忘竭付若伊麼道得免被傍人點撿

慈受上堂舉此話云者个殿子交無人覷着直得架桂傾斜墻壁頹落不是雪峯重新建立多少人枉用功夫貧道今日因行不妨掉臂為諸人撑拄一上會麼空王殿子幾經秋日照風吹古路頭莫怪今朝聊點破恐人一向外邊修

雪峯問僧近離甚處云覆船師云生死海未渡為甚覆却船其僧無語歸舉似覆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去進此語師云此不是汝語僧云是覆船恁麼道師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

圜悟勤頌來復生死海不應覆却船渠本無生死起然離二邊長如杲日麗中天舒光照到雲峯前

雪竇顯舉此話至為甚覆船師代云久嚮雪峯待者老僕擬議拂袖便行又舉至不干闍梨事師云能匾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辨得天下橫行

圜悟勤舉雪峯問僧至雪竇代云久嚮雪峯師代云便與推倒禪床乃云雪峯有驗人句覆船有透關眼雪竇有陷虎之機且道崇寧成得箇什麼邊事

雲門杲舉拂舉此話云作家宗師天然猶在雖然如是也是作賊人心虛是則不干闍梨事二十棒何須自喫但更添二十棒只打覆船便了且道緣過在什麼處老老大大不合與人代語

雪峯蹋三箇木毬有時見僧來趯出一箇有時趯出兩箇見玄沙來三箇一時趯出玄沙撒開兩手作仰倒勢師曰汝在彼用一箇用三箇玄沙曰三即一一即三師便休（一本玄沙問雪峯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峯遂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遂作斫牌勢峯云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云也是自家事）

智門祚頌象骨輥毬歎辨機一千五百幾人知眨起眉毛千萬里須是吾門師子兒

天章楚頌象骨山頭老作家一毬輥出定龍蛇近來衲子眼皮薄擬議迢迢十萬餘

天衣懷頌天方寬地方闊雪峯輥毬幾切但一輥直上須彌山無量人天眼闊豁眼閉豁脫却多年臭皮襪步行定馬到新羅報道花須連夜發

崑山元頌雪嶺巍巍世莫儔未甞輥起示禪流誰為出窟真師子甑弄咆哮興未休

法真一頌象骨峯高到者難木毬輥處急須看甑來直上須彌頂無限人天斫額觀

崇勝珙頌曰行拍臂幾人通展事還應趣不同鵝有九皐難着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育王諶頌雪峯曾輥毬萬古唯一隻踢上非非想落處無人識識不識茫茫天地生荊棘

薦福古拈此是雪峯和尚不立名題覿體受用

海會端拈此个時節衆中皆言父子共作一大事如此見解還夢見也未海會今日布施諸人乃云濃研香翰琛蘸紫毫（此錄雪峯陞座拈集定乃輥出本毬文涉逐去拯來妄舊說者）

雲門昇拈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禪門拈頌集卷第十九

達磨第十一世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嗣法

福州雪峯山義存禪師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

襄州高亭簡禪師

達磨第十一世睦州龍興寺陳尊宿嗣法

睦州刺史陳操

達磨第十一世福州西禪安和尚嗣法 時謂懶安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雪峯因王大王送銀交牀與師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是供養不審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云小打我小打我

薦福逸頌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投之報之風流儒雅如今大有受恩人不知誰是報恩者

保寧勇頌不知將甚報君恩風起江湖水跛痕一片古帆乗興去與誰相遇過天門

崇勝珙頌貢來交倚問何酬托地無過小打優罕遇作家穿耳客相逢多是杜禪流

踈山因僧問雪峯道小打我意作麽生山云頭上插孤齏垂尾脚跟齊

大寧琦上堂舉此話又舉僧問雲門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門道作驢作馬又僧問趙州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州云持經念佛師云此三尊宿受施主供養盡有報荅開元亦不以手托地亦不作驢作馬亦不持經念佛且道將什麽報荅乃云飯來喫飯

困來眠

雲峯拈火𦦨云三世諸佛盡在火𦦨裏轉大法輪

雲門云火𦦨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薦福逸頌一千五百人知識鋪席開來耀百家儻若不

傳天子勅如今何處覓玄沙 此師錄云雲峯一日[illegible]作 孤處見一堆大遂[illegible]衆

訟羅家逝 三世諸佛盡在火上轉大法輪背後衣說 日有說雖云歎[illegible]輒循欣生灘云不人擬行

覺[illegible]生市吉峯 不

保寧勇頌一推猛𦦨貫天紅三世如來在此中轉大法

輪令已了眉毛之上起清風

圜悟勤頌將謂猴白更有猴黑互換投機神出鬼沒烈

𦦨亘天佛說法亘天烈𦦨法說佛風前剪斷葛藤窠一

言勘破維摩詰

慈受頌阿誰踏著雲峯𨁝三世諸佛火焰中藏有雲門

相腰熱火星吹得蒲堂紅

上方岳拈此二尊宿也是李州人唱歌

海印信上堂舉此話遂拈起拄杖云拄杖說法三世諸

佛諸大祖師立地聽諸人還聞麽苟或不知拄杖子𠯈

屈去也　天童覺開爐上堂云寒灰發焰舊家風恰恰

當人受用中片雲飛來爐上盡通身無像不同切記得

雲峯云三世諸佛在立地聽師云向這裏身心一如身

外無餘說底是聽底聽底是說底方知道目前無闍梨

此間無老僧其或未然火爐頭參取

黃龍新開爐上堂舉此話云雲峯雲門交互爭輝薪盡

火滅三世諸佛向什麽處聽莫𢡟向雲深處坐切忌寒灰

燒殺人　長靈卓上堂舉雲峯指火爐謂立沙云至攪行糞市後來雲門云火爐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師云天寧向你道火爐是三世諸佛祖父三世諸佛是渠兒孫汝等諸人切不得觸着祖父諱若也觸着便見觸髏遍野　心聞賁上堂舉雲峯指火爐至攪行糞市師云雲峯撥灰弄火立沙目風吹火直得遍天遍地熱古熱今三世十方灰飛煙滅六凡四聖額爛頭焦正當恁麽時還有緘口退步底麽

雪峯與立沙遊山次師指一片地云這裏好造箇無縫塔子沙云未審高多小師覷上復覷下沙云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師云子又作麽生沙云七尺八尺

蔣山泉頌覷上復覷下人天之福報七尺與八尺文慈子不孝無縫塔有誰知出山雲片片歸路草離離

白雲昺頌覷上覷下七八尺文子施功膺了卑傍觀不免為攢眉區區枉用多心力

瑯琊覺拈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雪峯示衆云飯蘿邊坐地餓死人無數海水邊坐地渴殺人無數立沙云飯蘿裏坐餓死人無數海水沒頭浸渴死人無數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大覺璉頌一箇箇一粒粒四維上下方皆周給飽者滿腹無飢飲底口頭詎濕雪峯立沙雲門撐肚麽膺起立欲來忘却昔年飢咄老骨撾腹得兒孫方不啼泣

法真一頌通身是飯通身水饒舌涉獨下口難悟得頓
除饑渴念迷時往往更來飧
知非子頌海裏問人覓水與渴死愚迷可嗟惜本來面
目不曾知踏破草鞋何處覓
天童覺舉此話云我則不然飯籮裏坐脹殺人無數海
水沒頭浸殺人無數以前傷乎不吞以後失乎不吐只
如雲門道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到這裏無你吞吐處
雲門杲舉此話了喝云多嘴阿師可殺忍俊不禁通身
是飯通身是水那裏得這消息來

雪峯因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云猶是病僧云
轉後如何師云船子下楊州

大覺璉頌冰鎖長江凍不流厭厭誰解揭船頭春雷送
起桃花浪一門孤帆過十洲
保寧勇拈只如雲峯意作麼生若向者裏明得不妨扁
舟孤棹任運遨遊其或未明江水沒頭浸何有出身期

雪峯示衆云我這裏如一面古鏡相似胡來胡現
漢來漢現時有僧便問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師云
胡漢俱隱

大覺璉頌兩鑑相交徹底光往來胡漢盡潛藏無端更
話如如體捧觜波斯謾性強
崇勝珙頌古鏡當臺皎潔秋空無雲一月胡來胡現縱
橫漢來漢現奇絕師子震地一聲百獸潛藏皆腦裂
玄沙云我即不與麼有僧便問忽遇明鏡來時如何沙
云百雜碎　明招云當伊麼時莫道胡漢俱隱別作麼

生道玄沙云破明招云喪也

瑯瑘覺上堂舉此話云不見道驗人端的處下口即知

音孫重

雲峯一日見僧逆前來僧近前師云甚處去云普請

去師云去

崇勝珙頌雲峯見僧蹤來蹤去磨夫打羅木匠牽鋸水
有近期人無遠慮煙波江上使人愁日暮家山在何處

雲門偃舉此話問僧你作麼生道得又手句你若道得
又手句即見雲峯

又舉此話云此是隨語識人

天童覺拈莫動著動著三十棒為什麼如此皓玉無瑕
彫文喪德雲門云隨語識人又是為蛇畫足

雲峯曰一僧在山中卓庵多年不剃頭自作一柄
木杓溪邊舀水喫時有僧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主竪起杓子云溪深杓柄長僧歸舉似師師云
也甚奇恠師一日與侍者將剃刀去才相見便問
道得即不剃汝頭主便取水洗頭胡跪師前師便
與他剃却

圜悟勤拈庵主雖生鐵鑄就雲峯奈是本分鉗鎚當初
一向顢頇爭見驚天動地還委悉麼金鏃慣謂曾百戰
鐵鞭多力恨無讎

長蘆賾舉此話并舉洞山行脚時問一庵主云見什麼
道理便住此庵主云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
無消息師云諸仁者門庭施設還他洞上之言大古真

風須是雪峯庵主

雪峯問僧什麼處來僧云佛日來師云來時日出也未僧云日若出即鎔却雪峯師休去復問僧你名什麼僧云玄機師云日織多少僧云寸絲不掛師云參堂去僧便出行三五步師復召云上座袈裟角落地僧迴首師便打

大洪恩拈雪峯雖善能應病與藥然這僧病在膏肓什麼救處忽若病瘥藥亡據轉鼻孔却須雪峯入涅槃堂始得

保寧秀舉此話至峯休去師云雪峯回什麼休去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又舉至峯便打師云這僧莫道是佛法人事尚未了在雪峯是千五百人善知識略無些子慈悲且道殽訛在什麼處試為辨看

長蘆賾拈這僧只是草裏漢又更龍頭蛇尾不打更待何時若是作家即不然當時待雪峯道來時日出也未但云師子咬人又問日織多少但云兩重公案又召云袈裟角落地也但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略無些子慈悲直饒如此亦未免山僧痛棒且道有什麼罪過明眼底辨取

雪峯問僧見說大德曾為天使來是否云不敢師云爭解與麼來僧云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師云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師乃召大德僧迴首師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師云者柒桶僧無語師却顧謂鏡清云好个師僧向柒桶裏著到清云和尚豈

不是據款結案師云也是我尋當用底忽若驀遇
道是什麽被他道者桼桶又作麽生清云成何道
理師云我與麽及伊汝又道據款結案他與麽及
我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與麽時節何故其間有
得有不得靖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此
等人翻成毒藥

雪竇顯拈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
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
載龜鑑還會麽者桼桶

慈航朴小參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可惜許大小雪
竇只向桼桶裏著到是汝諸人還透得也無若也透得
試露箇消息看其或未然者裏却有分付處且道是什

麽歸堂擦看

雪峯送南際長老出乃作女人拜際斂手云喏喏
師以手斫額便歸

投子青頌送客隨家豐儉施盡情為餞免生疑却蒙惠
重過相送斂手遙別向暮歸

雪峯因僧問如何是迦葉門師云不見一絲頭是
迦葉門後有僧持此語到玄沙沙云山頭孟八郎
漢又恁麽去也僧便問如何是迦葉門沙云但從
迦葉門入

蔣山泉拈玄沙和尚果然有超師之作諸人還辨得麽
直饒緇素分明孟八郎漢又恁麽去也

雪峯在洞山會下作典座淘米次山問云淘砂去

米淘米去砂師云砂米一時去山云大衆喫个什
麽師乃覆却盆山云得即得須別見人始得後與
嗣德山
投子青頌蒲鉢盛來一物無豈同香積變孫蘇日月並
輪長不照木人舞袖向紅爐
又拈大衆洞山與麽道是甚道理雖然一色乾坤爭奈
山高水闊所以野人云功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
眷屬乃代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無影長生桂經霜結
子頻大衆喫个甚麽金鳳採香嚙不盡玉蜀食藥葉長
新
琅瑘覺拈雲峯與麽去大似拋却甜桃樹尋山摘
醋梨
天童覺拈雲峯只管步步登高不覺草鞋跟斷
若也正偏宛轉敲唱俱行自是言氣相合父子相投且

道洞山不背雲峯意在什麽處萬里無雲天有過碧潭
似鏡月難來
翠嵒宗拈直木不捷鸞鳳金針已繡鴛鴦若不是新豈
老人便見氷消瓦解
雲峯因僧禮拜師遂打五棒僧云某甲有什麽過
師又打五棒
雪竇顯拈我不曾與人葛藤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
雲騰致雨尓若辨得也好與五棒
海印信拈有理不伸死而無弔
為山秀拈這僧腦門著地過犯彌天雲峯輕恕猶自不
知罪名再犯不容更道日照天臨雲騰致雨惑亂後人
何謂曾被雪霜苦楊花落也驚

雪峯問僧什處來僧云大光師云如何是大光僧云現祇對次師云這箇是驢前馬後漢那箇是大光僧無語師云我且作死馬醫一口吞盡乾坤

圓通秀拈雪峯恁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諸人識得雪峯口也未若也不識非但這僧鈍置雪峯諸人亦乃鈍置法雲

雪峯一日衆次一僧出來不審珍重便歸衆師云摠似這漢省多少力玄沙云恁麼為人瞎却福州一城人眼在師云子又如何沙云好與二十棒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

蔣山泉拈官倣不如曹倣

長靈卓舉此話云二十棒爲復是那僧喫雪峯喫玄沙自喫試請斷看要知麼白璧何足多黃道未是苦

雪峯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師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師低頭歸庵僧後到嵓頭頭問什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峯麼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云他道什麼僧云他無語低頭歸庵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頭曰何不早問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

雪竇顯頌末後句為君說明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隋

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嵓雪

天童覺頌末後句只這是嵓頭重爲明斯旨依言生死不同條錦鱗還在滄溟裏把得頭失却尾千古萬古掇不起掇不起兮祭尔何秋風依舊生蘭芷

東林揔頌雪老別鼇山嵓庵閑中坐一日見僧來探頭道什麼末後句小人和爲得嵓頭重住破同條生同條死末後句莫錯舉咄

天童覺頌切瑳琢磨藝請訛葛陂化龍之杖陶家居蟄之梭同條生兮有數同條死兮無多末後句只這是風舟載月浮秋水

圓悟勤頌雙明復雙暗獨立絕殊方乘機直面提其鋒發可當同條生兩鏡相照無能名不同條死鐵樹開花

亘今古末後句始窂關拈却面前大梅山

心聞賁頌寒竹聲霜相闘清長江透浪撼風聲五更起看中庭月尚有鏡窓一尺明懶懶

又頌同條生不同條死鐵額銅頭無奈何萬里鴉鵲歸漢後八千人恨一聲謌

又頌分明開口見心肝豈意傍人冷眼看死不同條何處去白楊風起髑髏寒二頌舉嵓頭語

妙智廓頌低頭直入庵中去無限傍人著意猜同死同生只著是末兒將身共話埋

潙山喆拈大小雪峯嵓頭却被這僧勘破

上方益上堂舉古德云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常樂即不然與我同條生亦與我同條死拈起拄杖云這

箇是條什麼生訖箇同生同死底道理若向這裏識得去即識得天下老宿莫有識得底麼衆無語良久云眼頭無筋一世貧草柱杖一下

雲門杲上堂僧問雲峯住庵有僧敲門雲峯放身出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還有優劣也無師云優則揔優劣則揔劣進云為什麼雲峯低頭歸庵師云疑殺天下人進云僧擧似嵓頭頭云我當時若向伊道末後句天下人不奈雪老何作麼生是末後句師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進云嵓頭道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意旨如何師云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劒

妙智廓拈大衆這僧擔一擔懵懂到嵓頭依前擔得一擔懵懂莫道末後句納僧汗臭氣也未夢見在

慈航朴拈擧此話云低頭歸庵師云直是天下人摸摸不着又云不向伊道末後句師云是則是前箭猶輕後箭深又云要識末後句只這是師云殊不知眼睛鼻孔被伊搜了多時當時若向雲峯句下識破有轉身處管取二老還鼻孔一時穿却既不能尒只這繩頭子不免在他手裏

雲峯因僧問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師打三下其僧復問嵓頭頭打三掌

雲竇頌拈應病設藥且與三下若據令而行合打多少

天童覺擧此話連擧雲竇拈師云雲竇一期趂快往往

後人作行令會却殊不知雪峯出頭是个無面必漢

黄龍新上堂舉此話云三棒三掌有罰有賞菩薩聲聞全無伎倆

雪峯一日見獼猴乃云者獼猴各背一面古鏡三聖便問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師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云老僧住持事煩

興教壽頌人人有面古鏡何法門而不鑒察玄上士迷頭緝線老婆頻證

保寧勇頌堪笑山翁不識羞為他頭上更安頭當前跳蹶無尋處一片殘霞曉未收

雪竇顯拈好與二十棒者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天童覺拈當時若見雪峯道瑕生也但近前云苦苦且道何故如此爭之不足讓之有餘　法眞一拈三聖既持鈴不得雪峯又無割城之意可謂勞而無功

黄龍新上堂舉雪峯一日見獼猴乃謂玄沙云人人有一面古鏡只者獼猴亦有一面古鏡玄沙云還自照也無峯云老僧住持事煩師云雪峯古鏡玄沙自照老僧住持事煩未免忘前失後

雪峯因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良久僧舉似長生生云此是第二句師却令其僧問長生如何是第一句生云蒼天蒼天

蔣山泉頌第一句佛祖不知處長生解白拈雪老空迴顧第二句極堪憐蒿䒢骨已朽何事哭蒼天

悅齋居士頌第二句義是良久若蒼天猶落第三首要向
二師頂額行禮拜向前高叉手
雪峯與玄沙夾籬次沙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把籬撼三下沙云老老大大費許多氣力師云
子又作麼生沙云過籮頭來
大覺璉頌三撼疎籬費力多後來癡子議譊訛剌
過知何準擬手捉胃較幾何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云諸方盡道玄沙宛有超師之作
殊不知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試辨看
雪峯與長生入山斫木師云斫到心頭便住生云
斫却著師云古人以心傳心又作麼生生放下斧
云傳師便打

保寧秀拈如今胡斫乱斫無數若不是長生兩手放下
又爭到今日雖然父慈子孝長生既是放下雪峯為什
麼却打良久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雪峯因閩王封柑橘二顆令使送上師仍問既是
一色為什麼兩般名師以紙一張却封回王不省
後問玄沙沙云如大王坐朝著龍袞衣剪過著私
服
保寧勇頌閩王兩般馱獻上雪峯一等倒封回人情上
下俱周美免把完全更擘開
崇勝珙頌天然栟櫚本無差一色雙名問正邪却遇大
王陳一饍更逢長者具三車只因二老開飯店幾人撞
入董皮家

雪峯因僧問生死海闊如何得過舟楫師云上蓮
則蓮沉上船則船沉
大覺璉頌生海茫茫死海深上蓮蓮沒上船沉宗師一
句無私語誰辨真金不照金
雪峯在洞山作典座山問典座得何道理日日喫
粥時節一般師云瞻星望月山云忽遇天陰雨下
又作麼生師無語
淨慈本因請典座上堂舉此話云可惜老蒼勞而無功
只解貪前不能顧後山僧當時若見秪向伊道杓柄在
某甲手裏非唯勦絕洞山亦乃與後人出氣
法雲秀代杓柄在某甲手裏
枯木成上堂舉此話連舉六通代語師云雪峯不是無

語大都有理難伸大通雖則言中有響要且未與雪峯
出氣香山即不然忽遇天陰雨下又作麼生但向他道
小和尚一顛不得
雪峯問僧夏在甚處僧云湧泉師云長時湧暫時
湧僧云和尚問不著師云我問不著那僧云是師
便打
心聞賁拈這僧提一雙徤足步千里程途只知冒雨衝
風不覺脚下泥滑賴遇雪峯與他拄杖子雖然扶持得
起爭奈跛跛不少
雪峯示衆云堂堂密密地鏡清出問是什麼堂堂
密密地師起立云道什麼清退步而立
大洪恩拈二老宿大似精靈突睇雖欲隱身無路師驀

拈起拄杖指露柱云雪峯鏡清走入露柱裏去也見麼見麼大衆回顧師便打

雪峯因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云還見燈籠麼育王諶舉此話云後來雲門云但與推倒且道還推得倒也無推倒即没交涉雪竇又道雲門只解推倒不能扶起且道還扶得起也無扶起即没交涉二老宿旣不能推倒又不能扶起育王今日因風吹火待與諸人擊破遂以拂子撼一下云擊破了也諸人試看一片兩片千片萬片盡變作星星狼狼藉藉如今落在諸人眉毛上眼睛上舌頭上意根上在意根上使伊分別不得在舌頭上使伊話會不得在眼睛上使伊窺覷不得在眉毛上又且如何這裏便好自家道取一句忽然道得着便

知眉毛即是雪峯燈籠雪峯燈籠即是自己眉毛燈籠自己自己燈籠元無二法亦非一法一二俱非是箇什麼良久云燈籠燈籠各自歸堂歇去

雪峯因鏡清問古人有言師便倒卧良久起云明什麼清尋問師云麼生恨死漢

投子青頌尋常發答根無來及至人來懶語唔空卧早知眼不當虛勞紅爐落寒灰

雪峯問僧什麼處去僧云識得則知去處師云你是了事人亂走作什麼僧云和尚莫塗污人好師云我即塗污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僧云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也師便休去

雲門偃別前語云甚着便作屎臭氣又代後語云將謂

是鎖天鑰子元來是死水裏蝦蟇

雪竇顯出雪峯語云一死更不再活

雪峯因僧問至尊至貴如何親近得師云無事人亦親近不得僧云直得無身還親近得否師云不妨隨分親近得僧云親近得後如何師云胡蜂不戀舊時窠

大洪恩拈雪峯老老大大得恁麼不尊貴相一句答如氷一句熱如火大洪即不然至尊至貴如何親近三生六十劫直得無身還親近得否十萬八千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雲峯拈拄杖示衆云這个只為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師擲下拄杖

雲門偃拈我不似雪峯打葛藤驀拈拄杖云我這箇只為中下機人有僧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師便打

松源上堂舉此話連舉雲門拈師云大機圓應大用直截雪峯雲門只得一擲羅竟如何不說不說

圜悟勤上堂舉此話連舉雲門拈云大凡扶宗立敎須是頂門上具眼肘臂下有符著他二老宿縱殺活出沒卷舒甚生奇特子細點撿將來猶是節外生枝若據山僧見處乃拈拄杖云山僧只將這箇普為一切人無論上中下若要擊發一任擊發若要承當一任承當處處把斷要津箇箇壁立千仞且道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萬國醉心嘗大鼎相逢誰乃手上高臺

鄂州嵒頭全豁禪師到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

舉山便喝師禮拜洞山聞舉乃云若不是豁公大
難承當師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
時一手擡一手搦
大覺璉頌發塚須全發塚威精靈才覺便收攝不知得
喪當誰手擡搦何曾得靈歸
天童覺頌挫來擬撥權柄事有必行之威國有不祀之
令賓尚奉而主驕君忌諫而臣佞衷意嵓頭問德山一
擡一搦看心行
保寧勇頌平川走兔放蒼鷹一搦便教雙眼睛毒手奪
來人買去參何所兩未分明
育王諶頌大鵬一展垂天翼十方虛空如墨黑怛薩阿
竭二千任是聖是凡皆同側德山嵓頭洞山老一張一

歛何莖草莫令千載動悲風一句臨機須自道喝一喝
云是什麽又喝兩喝
知非子頌德山一喝豁拜拳學令行不盡彼此機關洞
山老人錯下名言龍潜珠隱白浪縮天
雪竇顯拈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人
口當時才禮拜劈脊便打非唯剿絕洞山亦乃把定豁
老還會麽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琅琊覺拈嵓頭無人問著不妨奇特才被洞山腦後一
錐直得瓦解冰消　海印信拈老將軍好手一箭落雙
鵰　圓悟勤拈德山據令而行只得一半洞山通方有
眼千里同風嵓頭既善攙虎頭又能收虎尾大似作家
戰將臨陣扣敵七事俱全不妨奇特敢問那个是一手

攫一手搦處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白雲昺拈岩頭一期展露韋不徒然無人讃嘆猶較些子才被洞山稱提直得驚群駭衆還會麽無滞自能隨勢去有聲多為不平來

雲門杲秉拂舉此話云猛虎不識穽穽中身死蛟龍不怖劒劒下身亡岩頭雖於虎穽中有透脱一路向劒刄上有出身之機若子細點檢將來猶欠悟在只今還有為岩頭作主底麽出來與杲上座相見良久喝一喝拍一拍云須合傳因長智

本然居士拈林際云一句中須得具三玄三要且道什麽是岩頭一手攫一手搦處還會麽殺人刀活人劒豈有兩口直饒你見得的確分明也只是第二月

介庵朋舉此話云要識德山麽背手抽金鏃要識岩頭麽翻身控角弓要識洞山麽萬人齊指處要識天寧麽一鴈落寒空雖然如是只如岩頭道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此意又作麽生聽取一頌荆棘林中生玉樹揉篙篠裏出錢筒著起神杉自會舞真識不是兒頭風 時住天寧

空叟和尚拈拾得一粒粟失却半年粮

岩頭辞德山山云子什麽處去師云暫辞和尚下山去山云子他後作什麽生師云不忘和尚山云子憑何有此語師云豈不聞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山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

天童覺拈德山尋常棒下不立佛祖須乎到這時節得伊麽老婆雖然如是養子之緣爭免得後人檢責待伊

道智過炎師方甚傳授拄杖驀脊便打
嵒頭行脚時到甘贄行者家內過夏行者一日鋤地歸見師把針次行者提鋤頭向師前叉手而立師以針作劄勢行者歸著衣服擬出禮謝行婆云作什麽行者云不得說婆云有什麽事婆亦要知行者舉前因緣婆失聲云此去三十年後須知一度喫水一度噎塞殺人行者女子聞云還知天下人命根被嵒上座針頭上劄却麽

智海清頌韜老針鋒俊可誇劄教甘志喜無涯誰知萬里高空月今古分明絕點瑕

長靈卓頌一回喫水一回噎百鍊精金要人別門前誰解倒刹竿甕裏何曾失却鼈

又須針頭劄去幾人知婦兒女子莫猜疑聖凡命脈果何在以拂子擊禪床角云向此須明上上機

巖頭與雪峯欽山三人聚話雪峯驀然指一椀水山曰水清月現峯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

知非子頌無事起事彼遂與存水清月現不現水渾爭現不現巖頭講讃翁老踢翻至於無言

雁蕩泉中秋日上堂舉此話云此三員尊宿一人眼放光明一人可上可下一人自救不了諸人還點檢得出麽若也點檢得出許你大家看月

空叟和尚舉此話云這機緣叢林商量道三大老如鼎之三足又云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異解極多大似掉棒打月要見古人相見處麽貪他底著他底

巖頭在漢陽作渡子兩岸各懸木板索渡者扣板一下一日有婆子抱一孩兒扣板索渡師於草舍中舞棹而出婆便問呈橈舞棹即且止且道婆手中一子甚處得來師以橈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遂抛向水中邪耶

覺云欺敵者亡

海印信頌買賣交關直須當價若些分文便違行罵忽行罵遠近聞之成話欛

智海普頌親兒棄了更無親撒手歸家罷問津呈橈舉棹波中容休向江邊覓渡人

雲溪益頌舞棹呈橈石渡頭婆婆相見問來由何人辨得親生子抛向江心更不收

無著道人頌一葉扁舟任倒顛呈橈舞棹別宫商雲山海月俱抛棄贏得莊周蝶夢長

嵓頭因僧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云後園驢喫草

投子青頌雲暗西嵓東嶺明汀洲南面起笛聲天光曉董和衣潤響轟高枝撲滿香

海印信頌雖打不碎火燒不著天上人間何處安著阿呵呵是什麼爛嚼莫咬破

淨嚴遂頌古帆不掛問嵓頭月冷風高下直鈎誰見後園驢喫草脫籠卸馱能鼾齁

翠嵓宗頌後園驢喫草可憐無限處生老半夜盲人問故鄉不知身在長安道

大中德頌孤帆不掛事如何後園驢兒喫草多直至如

令閑放下誰知平地有殽訛

雲門杲頌後園驢喫草一老一不老驀地撞出來鬧湊
得恰好

竹庵珪頌後園驢喫草莫隨言語討蹤上驀腰騎來往
長安道

投子青拈寒山睡重拾得起遲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不展事不投機不徇緣不荅話
个是出格轍脫竪曰漢做處諸人作麼生委悉平生肝
膽向人傾相識猶如不相識

嵓頭因僧問古帆未掛時如何師云小魚吞大魚

雲門杲頌小魚吞大魚直路大縈紆古帆休更問處處
得逢渠

竹庵珪頌小魚吞大魚門上釘挑符邪魔便不入佛法
也消除

嵓頭因僧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沙羅裏滿盛
油

海印信頌破襴天將雨雲開月正明漁翁閑引釣牽動
一潭星

慈航朴頌銅沙羅裏滿盛油浩浩塵中得自由大地撮
來如粟米虎頭虎尾一時收

空叟和尚頌銅沙羅裏滿盛油潦倒嵓頭不識羞卻向
蟭螟眼睫上樓頭浪宕還風流

浮山遠上堂舉僧問嵓頭至盛油後僧舉前話問幽州
川云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師云這兩轉語驗天下

人眼且道是一般語別有道理若道一般彼斯不是胡人種若道不一般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雲門杲示衆舉招慶問羅山有人問嵓頭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羅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大師應若山云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或有人問你作麼生招云箭穿紅日影師云還會麼獼猴入道場箭穿紅日影兩个老古錐擔雪共塡井喝一喝

牧庵忠拈諸禪德若向者裏相委悉去不用重說偈言其或未然更聽山僧一頌塵中主人不識碧眼胡僧辨端的銅沙羅裏滿盛油鬧市壓中没涓滴

寄庵傑舉此話云嵓頭拔貧助富未是作家今日忽有問靈隱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只對他道日輪正當午喝一喝

嵓頭雪峯欽山同過江西行脚到一店喫茶次山云不會轉身通氣者今日不得喫茶師云若伊麼令日定不得喫茶峯云某甲亦然山云者兩个老漢話頭也不識師云什麼處去也山云布袋裏老鵶雖活如死師退後云看看山云豁公且致存公作麼生峯畫一圓相山云不得不問師笑云大遠生山云有口不得與茶者多

法眞一拈者幾个漢大似官馬相踏莫有人辨得出麽

嵓頭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西京來師云黃巢過後還收得劒麼僧云收得師引頸近前云㘞僧云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什麼處來

僧云嵓頭來峯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打三十棒趁出

雪竇顯頌黃巢過後曾收劒大笑還應作者知三十山藤且輕恕得便宜是落便宜

大潙喆拈這僧黃巢過後曾收寶劒却向嵓頭處施設及至雪峯前鋒鋩不露何故為他嵓頭大笑一聲直得天地斗暗四方絕唱若不得雪峯幾乎陸沉不見道殺人刀活人劒

嵓頭因瑞嵓問如何是本常理師云動也嵓曰動時如何師云不見本常理嵓沉思良久師云肯則未脫根塵不肯則永沉生死嵓遂領悟

天童覺頌圓珠不穴大璞不琢道人所貴無稜角拈却肯路根塵空脫體無依活卓卓

嵓頭因僧辭乃問汝甚處去僧云禮拜雪峯去師云雪峯若問汝嵓頭近日有何言句汝但向伊道嵓頭近日在湖邊只將三文錢娶箇妻子每日撈蝦攎蜆且恁過時其僧舉似雪峯峯云窮鬼子道我快活不徹也

蔣山泉頌三錢娶婦有來由攎蜆撈蝦飽便休雪老莫言窮鬼相不塗紅粉也風流

白雲昺頌萬別千差事同一家不愿談玄說妙雖思攎蜆撈蝦鄂州湖畔煙波裏南北東西無定止唯有同叅知此情快活報言窮鬼子

大洪恩拈好箇折脚鐺子拈上掇下要須大家共出一

隻手若人辨得家醜不可外揚若辨不得窮廝煎餓廝
炒有什麼了期

上方益上堂舉此話云既是窮鬼子為什麼快活不徹
不見道樂客不如苦主人然雖如是而今且在諸彼上
鈞得與麼未可知

嵓頭因見仰山來參竪起拂子山便展坐具師放
下拂子山收坐具搭肩上而出師云我不重你放
即重你收

瑯瑘覺拈嵓頭伊麼道錯批判若多仰山出去切不得
麁心

大洪恩拈嵓頭自謂言不虛發仰山應亦心不負人當
時若據令而行佛法也未到斷絕雖云彼此無心未免

遮相鈍置

嵓頭因僧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云坐却著僧云
未審師意如何師云移取廬山來即向汝道

雲門杲示衆舉此話云嵓頭古佛向萬仞崖頭垂手鑊
湯爐炭裏橫身蓋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今日若有
人問雲門三界覺起時如何秖向他道快便難逢未審
師意如何移取雲門山來即向汝道

嵓頭共羅山尋路去次到中路羅山忽然喚云和
尚師回首云作麼生山以手指曰這裏好一片地
師喝云瓜州賣瓜漢又行三二里歇次羅山禮拜
問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來又不肯洞山
師云是山云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

師云是山云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有什麼
屬鉄師良久云洞山好佛只是無光羅山便禮拜
羅山因無軫上座問紙如岩頭道洞山好佛只是無
光未審洞山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云無軫軫應喏
師云灼然好箇佛只是無光軫云大師為什麼撥其甲
話師云什麼處是老僧撥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師
打三十棒出後軫舉似招慶慶得一夏罵師至夏末自
來問師此事師乃分明舉似慶慶便作禮懺悔云洎合錯
怪大師　雲門杲舉此話云岩頭父子雖善暗去明來
子細點檢將來元來未免髑髏敲磕
岩頭凡有所問只嘘一聲
淨嚴遂頌龍卧碧潭靜雲收皓月圓七星光燦爛誰薦

奉坐前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隔江見德山遙合掌呼云不
審山以手中扇子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
不回顧
大覺璉頌隔水相招動指頭橫趨而過便休休直饒俊
似遼天鶻熟檢依前是鷂鳩
淨嚴遂頌江上相逢問道留師資針芥便相投定光金
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法真一拈奇怪諸禪德如斯英俊實謂難逢德山老尋
常撩似撒星還打得這僧麼
南明泉上堂舉此話云高亭首即不無爭奈猶隔江在
南明恁麼說話且道誵訛在甚麼處良久云謝郎去後

誰把閻風送蘆花滿渡頭
育王諶拈還有知顯寧老漢恩德底麼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王更不迴顧後開法嗣德山師云
高亭橫趨而去許伊是箇靈利衲僧若要法嗣德山即
未可何故猶與德山隔江在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同僧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
西湖南還有這个麼僧云尚書喫个甚麼書云敲
鍾謝響
蔣山泉頌宗當茶飯未為精好捏吹毛斬不平若遇祖
師門下容拈來十萬八千程
陳操尚書問同齋僧云有一事與老兄商量得麼
僧云合取狗口書自摑口云某甲罪過僧云知過

必改書云與麼則乞與老兄口喫飯得麼
瑞嵓鳩拈陳操卻解髑髏前揮劍腦蓋後放光這僧雖
入虎穴不得虎子
陳操尚書一日與諸官登樓次見數僧行過一官
人云來者總是行脚僧書曰不是曰焉知不是書
曰待近來與勘過斯須數僧至樓前書驀召上座
僧皆舉頭望書謂衆官曰不信道
潙山喆拈陳尚書可謂手擎仲尼日月胷佩毗盧金印
非唯儒士驚懾亦乃衲僧罔措不見道當機如電拂方
免病摭蘆
天童覺拈陳尚書當面与拈讀長蘆一點不得
妙智廓上堂舉此話云佛祖命脉列聖鉗鎚撥斗移星

經天緯地陳尚書不唯負王佐之材亦見衲僧頂門眼
諸人即今要知陳尚書落處麼聽王擇乳素非鴨類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
未審者箇還壞也無師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
也師云隨他去也又問脩山主如前脩云不壞云
為什麼不壞脩云為同大千
智門祚頌切忌隨他不會他大隨此語播天涯真淨性
中才一念早是千差與萬差
雪竇顯頌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可憐一
句隨他語萬里區區獨往還
大覺璉頌要隨他去便隨他千聖攢頭不奈何劫火洞
然無一物夜來寒月照婆娑

薦福逸頌隨他去隨伊去千手大悲攔不住劫火光中
相從來銅睛鐵眼無尋處
蔣山泉頌隨他去也亦無端袖裏金鎚豈易看問罷不
知何處去白楊風送壠頭寒
保寧秀頌劫火洞然大千何在壞與不壞漆桶不快肯
更隨他去被瞞又大殺若是个中人終不到錯會
又頌同於大千古今何壞漢代摩騰師成圓入成塊鑿
破九龍兜無眼人作隊叫誰解辨得此頌後語
天童覺頌壞不壞隨他去也大千界句裏了無拘鎖機
脚頭多被葛藤礙會不會分明底事叮嚀殺知心拈出
勿商量還我當行相買賣
保寧勇頌步步相隨是大隨左邊蹉了右邊蹉思量未

兔空從氣何不留將煖肚皮
崇勝珙頌洞然劫大大千壞者箇宗師壞亦同舉世競
攀屋上馬幾人能轉樹頭風醉中勸盞增昏昧錦上添
花亂紫紅水母若無蝦作眼隨流何處認西東
混成子頌劫火洞然隨他去明眼衲僧有憑據請風偃
草古今存城東老母嫌調御
恍脩居士頌出門是事物臨時逢著單于馬便騎若逢
賊隊隨他去此是平戎第一奇
道吾真上堂舉此話云此二老宿一人道壞一人道不
壞且道壞底是不壞底是會麼壞與不壞俱非內外不
隣纖毫尋常面對　黃龍清上堂舉此話云此二老宿
雖則應處無偏其如影響之流別生二見若是大平則

不然忽有人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
劫問他壞與不壞且置還識得這个麼忽地變迴秋夜
夢舉頭親見月當天
白雲昺拈千聖靈機群生性命無出个壞字若也隨語
注解打入情識窠臼卒不奈何還會麼鶴有九皐難翥
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大隨因僧辭乃問什麼處去云峩眉禮拜普賢去
師拈起拄杖云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抛
向背後却展兩手師云侍者將一貼茶與這僧
大覺璉頌二尊只在杖頭挑禁斷妖精肯折腰直得時
淸無个事帖茶相送路非遥
蔣山泉頌壞衲已諳雲水事峨眉徒說路崎嶇莫言相

送無勤意一帖山茶直萬金

保寧勇頌拗楖栗杖頭光閃爍錫羅捲裹面皮鍍肩擔背負出門去好是無人敢駐留

雪溪益頌一輪明月照瀟湘更不逢人問古鄉自是天涯慣為客任他猿叫斷人腸

保福展拈若無後語笑他衲僧　雲門偃別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　五祖戒拈大隨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雪竇顯拈殺人刀活人劍具眼底辨取

潙山芽拈大隨茶非類趙州茶既不類趙州茶得之者小矣這僧得之且有甚長處然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

天童覺拈識法者懼欺敵者亡木中擇乳須是鵝王

法真一擧此話連擧雲門別語雪竇拈師云於展兩手

處別大隨云若要草鞋拄杖老僧也不惜

大隨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个衆生骨裹皮如何師拈草鞋安龜背上僧無語

智門祚頌如龜藏六已彰名休向人前弄眼睛一隻皮鞋都蓋却直至如今猶未惺

投子青頌一家有事百家忙春暖才迴草自長東嶺月分西澗水蕭殘猶自傍重陽

蔣山泉頌問處爭如荅處親眼中難著透金塵長安一路無多地過得潼關有幾人

薦福逸頌西蜀大隨一隻鞋高超衲子苦相捱天南天北幾多路日日隨情是往來

海印信頌衲僧差別問端由禪老臨機盡器酬一著可

怜人不會至今猶尚認浮頭
資壽捷頌將皮為骨骨為皮貼瘦鞋寬往復遲調御祗
圜宣般若空生放下一節拔
東林惣頌皮骨曾將問大隨當頭一著更狐疑可憐無
限尋聲迹不藤羚羊掛角時
保寧勇頌露足藏頭可笑奇千年誑謂是靈龜兩傾不
解舞流去淨本相逢又幾時
上方益頌骨在外皮在裏盡於人兮不靈已直鏡背上
卦分明九九翻成八十二
崇勝珙頌皮裏骨兮骨裏皮大隨履兮實堪奇語方穿
著兮驟如飛袁侶追尋兮遠天涯遠天涯浩蕩江山長
路歧直饒佛眼具還知實頭處兮笑却眉

龍門遠頌骨裏皮兮皮裏骨大隨老子無寔寮上主聞
之笑未休平流特地生疑惑
瑞嵓憲頌九州四海晏然清見說邊方少寇聲舉似將
軍孫戒子不動干戈見大平
育王諶頌草鞋踏破已多時信手拈來盡得龜從此吉
凶并施吉盡隨流未云難
悅齋居士頌堪笑無端老趙州草鞋何事便走頭大隨
拈向龜邊著濁水清河兩處流若人驗得悅齋與伊綿
半斤線八兩◐ 線綿
眞淨文因僧問南臺圓和尚大隨龜話遂以手翻覆示
之其僧不肯乃詣泐師師以頌釋之曰少室之妙訣觀
根而密付大隨曾泄機南臺亦失護翻手與覆手脫殼

著靈處明明言外傳信何有今古擲金鐘輥鐵鼓水東流日西去

大隨因僧問大隨山裏還有佛法也無師云有云如何是大隨山裏佛法師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

上方岳上堂舉此話云諸上座此是古聖苗裔得恁麼輪貫凡出一言半句驚四方禪客走天下迷徒且問諸德上方與麼說話為復是讚歎大隨道德孤高為復對著風光只如後來有僧問荊南福昌和尚福昌山裏還有佛法也無昌云大樹大皮纏小樹小皮裹僧云恁麼則法法窣然耶昌云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乱春風卒未休師云大隨是先德長老福昌是末代禪師此二老之還有深淺也無若無緇素不分若有堪作什麼還有人

撿點得出麼若撿點不出上方今日與諸人略呈管見二尊宿中有一人似秋月當空使人愛而望之有一人似半春花落地遊子暮空迴以拄杖擊禪床

真淨文上堂舉此話云忽有人問聖壽云十字街頭還有佛法也無但向伊道無為什麼無貪名逐利大衆聖壽道無古人道有是同是別試斷看斷得出也大奇

大隨因僧問千山萬山那个是大隨山師云千山萬山

大覺璉頌萬萬千千香靄間不知何是大隨山通途不犯無人識落日暮霞白鳥還

蔣山泉頌信手指來不用疑雲中萬仞峭巍巍往來衲子知多少舉目何曾識大隨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大隨一句事師曰東西南北
雲門杲拈云且道答這僧話不答這僧話
大隨因化主來辭師云什麽處去化主云下山教
化去師云盡大地是王老師檀越汝向什麽處教
化化主云請取和尚蹤頭師云你去不得
竹庵珪舉此話云大衆奇怪大隨纔放便收化主已展
不縮若是能仁門下說什麽去得去不得踏翻滄溟深
深入奪取驪龍頷下珠以拂子擊禪床
空叟和尚因化主納疏上堂舉此話云大隨鐵網縵空
這僧機前得路直得坐籌帷幄決勝千里且罷戰休征
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箇中未具透開眼誰識將軍汗
馬功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良久後有僧問雲門忽有人爲先師立碑合下
得什麽語門云師
五祖演頌二百年來一字師五湖衲子盡懷疑有名不
在鐫碑石路上行人口是碑
瑯琊覺頌師師師知知知三三兩兩過遼西一隻紅杏
擬消梨此師錄靈樹答壓行狀碑要選一轉語上碑如契和尚道者可以斷解倚走雜師轉來畫人人
下語皆不覺雲門爲首座下語云師方乃契得靈樹
智海倩頌靈樹大師雲門首座只知立碑不覺話隨智
海山僧爲伊點破知燈是火數如麻信火是燈能幾箇
長蘆賾小參舉此話遂舉五祖演頌師云諸禪德大小
演和尚只道得一半忽有人問新羅又且如何祇對良

又云 山僧住持事煩忽然忘却待來日記得舉似諸人

靈樹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僧云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云郎當屋舍没人修

悅齋居士頌 郎當屋舍没人修胡現胡來不識羞慣向拳頭打失落肯他放去肯他收

雲門杲拈 愁人莫向愁人說

崧源上堂舉此話連舉僧問死心如何是和尚家風心云張公喫酒李公醉云如何是張公喫酒李公醉心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師云二老漢同床打睡各自做夢忽有人問靈隱如何是和尚家風只向他道蠱毒之家水莫嘗如何是蠱毒之家水莫嘗只云波斯入鬧

市 又上堂舉此話云不風流處也風流便恁麽去達磨一宗掃地而盡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十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十一

達磨第十一世筠州洞山良价禪師嗣法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　京兆府華嚴休靜禪師
撫州踈山光仁禪師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
撫州曹山躭章本寂禪師　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
筠州洞山師虔禪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　天童山咸啓禪師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示衆云如人將三貫錢買一隻獵狗但尋得有蹤跡底若遇羚羊掛角時非但不見蹤迹氣息也不識僧便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云掛角後如何師云六六三十六僧便作禮師云會麽僧曰不會師云不見

道無蹤迹後有僧舉似趙州州云雲居師兄猶在
僧便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州云九九八十一

薦福逸頌羚羊掛角向巖峯獵狗茫然不見蹤却是石橋橋畔老三千里外解相逢

承天宗頌好是六六三十六尋蹤獵犬豈能知假饒詞句如珠玉爭似羚羊掛角時

智海清頌羚羊掛角時六六三十六貪見得古錢瘦馬飡枯草報與參玄人聽取無生曲晝夜火燒空跳入火中浴

白雲昺頌雲居妙智三十六趙老全提八十一羚羊掛角無蹤迹獵犬哭嗷嗷何處覓無處覓不許更為通消息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悅齋居士頌 六六三十六 雙妃淚染湘江竹 九九八十一 揚州買胡橫羌笛 六六九九無消息 秋風成陣吹蘆荻

瑯琊覺拈云 雲居恁麼稱提 大似八尺布衫丈二袖

法眞一舉此話 連舉僧又問長慶 羚羊未掛角時如何 慶云草裏漢 掛角後如何 慶云亂叫喚 僧云畢竟如何 慶云驢事未去 馬事到來 師云此三尊宿對話 且道為人在甚麼處 祇如羚羊掛角後與未掛角時 是同是別

雲居問僧 闍梨念底是什麼經 對曰維摩經 師曰 不問維摩經 念底是什麼經 其僧從此得入

蔣山泉頌 不問維摩念甚麼 新羅鷂子空中過 扠頭擊着沒威靈 惆悵嵩山破竈墮

天童善頌 問經不問念 維摩念底分明見 也甚麼 欲入塵沙法門海 一言演出不須多

天童覺頌 不問維摩看底甚麼經 大千卷出破塵情 水中鹽味色裏膠青 機前有路妙難名 纔形言條迢然去 又是泥團撥眼睛

無為子頌 念底是維摩經 一迴舉着一迴精 鷂過故鄉歸不得 大都言語太分明

雲居因劉禹端公問 雨從何來 師云從端公問處來 端公遂禮三拜 歡喜而退 行數步 師召云 端公 公迴首 師云 問從何來 端公無語 有老宿代云 適來道什麼 歸宗柔別云 謝和尚再三 歸家三日而死

雪竇顯頌 雨從何來 風作何色 龍門萬仞 曾留宿客 進

退相將誰遣點額
天童覺頌端公問處來徑直勿迂迴善財處處逢彌勒
彈指作聲樓閣開　又頌兩從何來不離所問森羅大
千出乎方寸照中之虛靜中之動衲僧分上常相共寒
露濡松夜氣清皐禽驚起月影夢
天衣懷舉此話云而今還有人道得一轉語麼若道得
非唯救得劉禹端公亦乃救得雲居和尚若道不得盡
乾坤大地只是个棺材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劉禹端公無語歸家三日而死
正把著供覺拜處只是不知轉身一路當初待伊道問
從何來但依前禮三拜歡喜而退且教供覺疑三十年
雲居因新羅僧問是什麼得恁難道師云有什麼

難道僧云便請和尚道師云新羅新羅
黃龍新上堂舉此話云雲居要見新羅僧猶隔濤在
天童覺小參舉此話連舉黃龍拈師云兄弟也須是黃
龍老漢始得覺上座今夜路見不平欲與雲居出氣子
細點檢將來黃龍要見雲居猶隔嶺在眾中莫有為黃
龍不甘底麼出來與覺上座相見有麼若無今夜不免
重為判析去也雲居恁麼答祖恐者僧出不得黃龍恁
麼道又恐後人歸不得覺上座道个猶隔嶺在又作麼
生切忌將錯就錯
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師云居山好僧便作
禮師云汝作麼生會僧云出家人於善惡逆順生
死境界如山之不動師便打云辜負先聖喪我兒

孫師復問傍僧你作麽生會僧云眼不見玄黃之色耳不聞絲竹之聲師又打云辜負先聖喪我兒孫

投子青頌 碳砙嵯峨崱仍撗四邊無路不通行自輪光不到夜深玉老入西岑

白雲昺頌 僧家畢竟居山好掛角羚羊何處討行人休說路岐難目前便是長安道萬里平田無寸草尋聲逐迹數如麻到頭辜負雲居老

黃龍南上堂舉此話云且作麽生道得一句不辜先聖不喪兒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以拂子擊禪床

枯木成上堂舉此話云諸仁者古人得與麽簡易今人得與麽艱難還知弘覺為人處麽若不知香山有頌見聞物物盡塵埃慚愧身心冷似灰閑戶不須防俗客此中能有幾人來

天童覺小叅舉此話云有底道山是不變之體青黯黯處去有什麽交涉有底道白雲一重又一重个是裏許時節有什麽交涉若會得者居山好有什麽不得處應機而對隨問而酬豈不是恰恰相應底你若作承當作擔荷作佛作法便見不相應是他平常伊麽用若是真實衲僧點頭相許若不伊麽又成千里萬里去也

慈受上堂舉此話云道人行處如火消氷鳥道玄途轉身有路若僧若是个漢才見他道你作麽生會但云和尚刀耕學人火種和尚煎茶學人掃地若下著一轉語

直饒弘覺老子門傑似海道重如山聲色形容不可干犯也須教徧面是笑

雲居上堂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猒惡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涌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

丹霞淳頌門頭户尾事千差了盡猶來未到家明月堂前無影木嚴凝雪夜忽開花

雲居在洞山三峰住庵時多日不赴堂齋山問汝因何不赴堂齋師云每日有天神送食來山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者箇見解在晚間上來師晚至

山召云膺闍梨師應喏山云不思善不思惡是什麼師便歸庵中宴坐天神累日尋不見乃哭泣而去

大洪恩拈雲居正在鬼窟裏天神為什麼不見諸人每日上來下去還見大洪麼開眼也著合眼也著

薦福古舉此話云諸上座他古人直得身心如是尚被鬼神見豈況你今時人終日竟夜自謾龍神土地一一見得你手脚好之與惡伊總識得為你這一念心不忘如今大意只要諸人息却參學底心息却修行底心如一塊頑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若能如是却得祖師分若不如斯縱你修行六度萬行乃至盡未來際修只得箇報化佛不見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

雲居因僧問如何是一法師云如何是諸法僧云
未審如何領會師云一法是汝本心諸法是汝本
性且道心之與性是一是二僧禮拜師乃有頌云一
法諸法宗萬法一心通唯心唯汝性不說異兼同
育王諶云慈悲之故不無雲居爭奈小慈妨大慈未審
如何領會劈脊便打還會麼華山不入巨靈手爭得黃
河袞底流
雲居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峯庵時與麼有
興化長老來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老僧
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爲伊致得个問頭奇特不
敢辜他伊云想庵主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
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个何必後因化主到魏府

興化乃借問山中和尚住三峯庵時老僧曾問伊
話祇對不得而今道得也未化主遂擧前話興化
云雲居二十年只道得个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
道个不必
道吾眞頌何必不必一七二七龍猶馬鳴縮光透出
恍齋居士頌雲居舊本三山額興化重妝八字眉更有
長安新畫手胡揮亂掃絶思惟
三聖拈雲居二十年道得底猶較他興化些白程
長蘆賾拈諸人要識雲居麼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
勞放木鵝　雲門杲擧此話云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覷
面當機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親見二尊宿
雲居會裏有一僧在山下卓庵經于數載師一日

令僧持袴一腰往庵中與他庵主云某甲自有孃
生袴在僧迴舉似師師云你何不問伊祇如孃未
生時着箇什麼真僧再去問庵主無語後來庵主
遷化卻有五色舍利師云縱有八斛四斗爭如當
時道得一句光前絕後

開元琦舉此話云且道庵主會不會若會去又不能道
得來後一句若不會又有五色舍利與衆有殊諸人要
知麼庵主當時獨掌不浪鳴雲居也是貪見蛇驚擯這
箇師僧來來去去踏破草鞋也不少擊繩床

淨慈本代云還我話頭來

雲居因僧問湛然時如何師云不流雲門云不流
說什麼湛然此是截鐵之言

大洪恩拈云湛然說什麼不流豈免將錯就錯

雲居因成尚書送供至遂問如來有密語迦葉不
覆藏此理如何師召云尚書書應喏師云會麼云
不會師云若不會如來有密語若會迦葉不覆藏

法燈拈且道發底是密語應底是密語若也應發總是
去即不密也且道作麼生是密語時有僧問燈云何曾
得密來

東林總舉此話連舉法燈拈話師云惜哉弘覺
二十年羚羊掛角絕跡亡蹤及乎被尚書一撥直得帶
水拖泥作人笑怪法燈也是日午點燈夜半饒還東林
不然如何是密語卻向伊道甚麼不密且道與麼道還
有過也無良久云更不用別人

淨慈本上堂云古者道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是你

諸人每日十二時中伊麼說底是密語不是密語山僧
伊麼告報是覆藏不是覆藏若定當得靈山會上秖是
而今然雖如此也須是伊麼人始得
長靈卓上堂舉此話云也甚奇怪一等是恁麼事要須
恁麼人還知道如來密語一時被雲居錯拽了麼更若
未會但且看風使帆因行掉臂

雲居因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
僧云與甚甲想出一鋌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肯
雲門偃聞得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得待伊道想出一
鋌金得麼拈拄杖便打
開先暹舉此話云澄源老漢意為想澄成國土知覺乃
眾生殊不知問者如蟲禦木答者偶爾成文若是山僧

即不然待他問學人擬想一鋌金還得也無當時但拽
就露柱上痛與三十棒豈不快哉為甚麼如此賣金難
遇買金人忽有箇衲僧悟去三十年後走殺天下人去
在（此錄遠山主問澄源云山河大地從何而有澄源云從妄想有遂云學人擬想一鋌金還得也無澄源無語）

京兆府蓮華休靜禪師在洞山作維那一日普請
白槌云上間鋤地下間般柴首座遂問云聖僧作
什麼師云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法眞一則一身不充兩役　圓悟勤拈珠鎖九曲休靜
可謂神頭玉解連環山僧更資一路或有問聖僧作个
什麼只對他道廓如明鏡當臺照不動形聲應萬緣

撫州疎山光仁禪師示衆云病僧咸通年已前會
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

出問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師云祐椿如何是法身
向上事師云非祐椿門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
師云許門云只如祐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云
是門云非祐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云是門
云未審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云法身周遍爭得
不該門指淨瓶云淨瓶上還有法身也無師云莫
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禮拜求云雲門 禮拜不是好心）

圓悟勤頌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撥轉天關掀迴地軸法
身向上法身邊開氣英靈亘百年歷楔相投箭相拄南
山起雲北山雨

悅齋居士頌莫問咸通年遠事休論文安來生前一聲
彈指都收取擲過三千與大千

法雲岳拈疎山塊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雲
門舌上有龍泉

疎山因僧與師造壽塔畢來白師師云汝將多少
錢與匠人僧云一切在和尚師云為將三文錢與
伊為將兩文錢與伊為將一文錢與伊若道得與
吾親造塔僧無語後舉似大嶺嶺云還有人道得
麼僧云未有人道得嶺云汝迴舉似疎山道大嶺
聞舉有語云若將三文錢與匠人和尚今生決定
不得塔若將兩文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
隻手若將一文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其
僧迴舉似師師具威儀望大嶺禮拜讚云將謂無
人大嶺古佛放光射至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

蓮花大嶺後聞此語云我與麼道也是龜毛長三

文獻山嵓印

丹霞淳頌清風吹動釣魚舩鼓起澄江浪拍天堪笑錦鱗爭戲水到頭俱被曲鈎牽

雲門杲頌鑿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露屍骸羅山古佛雖靈驗未免將身一處埋

竹庵珪頌袖頭打領無添減腋下剜襟有短長大庾嶺頭一尊佛跡山兩度放毫光

本然居士頌造塔工夫也大奇可憐酬價大膽危由來粥飯禪和子虛効勤勞自不知更有大嶺分星擘兩臘月蓮花龜毛數丈兩人尊宿箭鋒直一人好與三十棒

且直麒楞語 耳聰麻楮聆誰

淳山遠拈疎山以錐栽地大嶺用刀剜空雖然二古德錯下錐刀令時人亦難構赴何故後語中有捎有殺然雖如是何處失錢河裏摝

翠嵓宗拈說什麼龜毛三尺臘月蓮花盡是和衣草裏輥直饒休向者裏分三裂四說得倜儻分明祖師正眼未夢見在我當時若見疎山伊麼問只向他道一文也無待他更說道理便與推倒禪床折却壽塔教者老漢上無片瓦盖頭下無寸土立足直教無絲毫依倚處爲什麼如此知恩方解報恩

日雲昺拈疎山懸鼓待撾要人接續大嶺回風放大用刀不多直得綿密不通風渾崙無縫罅疎山末後道也是臘月蓮花大似抱贓判事大嶺云龜毛長三尺也是

開眼尿床遂舉起拂子云疎山大顏鼻孔在者裏一串
穿却

疎山在香嚴會中一日嚴上堂有僧問不慕諸聖
不重己靈時如何嚴云萬機休罷千聖不携師作
嘔出勢嚴云師叔不肯那師云不得無過嚴云過
在甚麼師云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携亦從
人得嚴云師叔莫道得麼師云還我法座與你道
放是嚴令墮座如前問之師云何不道肯諾不得
全嚴云肯又肯个什麼諾又諾个什麼師云肯則
肯他諸聖諾則諾於己靈嚴云師叔伊麼道也須
倒屙三十年始得後住疎山常病屙一日舉此
話問鏡清病僧肯諾不得全道者作麼生會清云
全歸肯諾師云不得全又作麼生清云个中無肯
路師云始契病僧意

圓悟勤頌刀不自割指不自觸鵠白烏玄松直棘曲纔
有纖塵帶影來脫體全抛無朕迹肯不存諾不立一片
清光射斗牛天上人間得自由

疎山因靈泉問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
那邊句師云亦是這邊句泉云如何是那邊句師
云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

丹霞淳頌滄海無風波浪平煙收水色虛含月寒光一
帶碧何窮誰辨个中龍退骨

疎山問僧曾到雪峰否僧曰曾到師云我已前到
彼是事不足如今作麼生僧曰如今足也師曰粥

是飯是僧無對（撥轉是門飯代是云）
黃龍心舉此語云是即是要且無佛法道理時有僧問
如何是無佛法道理師卻問僧是爾尋常將什麼喫粥
喫飯僧曰將口喫師喝曰露柱為什麼卻飽你若嚼破
一粒米山河大地欺你去
　疎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何不問疎山老漢
投子青頌養子方知在上慈親言無味外人疑欲窮滄
浪深深處聽取漁家轉莫謠
　疎山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云曹
家女
慈受頌別画不如花有笑離情難似竹無心因人說着
曹家女引得相思病轉深

覺範贊曰三文習氣其毒熾然薰蒸識心盤屈糾纏衆
生不明擴生起怖忽然見之輙自驚仆空華世間本離
生滅廓然十方露其窟穴惟矮師叔是大幻師與棄萬
法自在娛嬉乃知大千皆公戲具手中木蛇是曹家女
悅齋居士頌木蛇本是曹家女鐵牛何道陝府主者般
絲線弄得時一場戲劇笑殺汝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
　師云井底蝦蟆吞卻月
冊霞淳頌九重深密混驟難王殿璃樓宿霧攢變理盡
歸日相率輪王不戴寶花冠
　撫州曹山就章本寂禪師因僧問靈衣未掛時如
何師云曹山今日孝滿僧云孝滿後如何師云曹

山好顛酒
天童覺頌淸白門庭四絕隣長年關掃不容塵光明轉
處傾殘月冥象分時却立寅新滿孝便逢春醉步狂歌
任閙市散髮夷猶誰管系太平無事酒顛人
介庵朋頌妻裏風光日月長那堪相見者遑行靈衣孝
滿都撤却白日何妨打五更
天童覺舉此話云衲僧做處脫盡功勳超絕情量方有
出身底時節又不免向其間指注去也功勳盡處轉身
難轉後家風又覺寬顯顯舊山青落眼殘雲洗衷
衷

曹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爲什麽父全不顧師云理
合如斯僧云父子之恩何在師云始成父子之恩
僧云如何是父子之恩師云刀斧斫不開
天童覺拈翡翠簾垂絲綸未降紫羅帳合視聽難通犯
動毛頭月日暮夜户密移一步鶴出銀籠遙知麽脫身一
色無遺影不坐同風落大功
又拈明月路口青山屋頭退步轉功同身共命到者裏
方知有刀斧斫不開底道理且作麽生體悉還會麽照
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曹山因僧問世間什麽物最貴師云死猫兒最貴
僧云爲什麽死猫兒最貴師云無人着價
丹霞淳頌腥臊烘爛不堪親觸動輕輕血污身何事香
無人着價爲伊非是世間珎
天童覺拈曹山物貴不入行市子細看來直是一錢不

直曹山遇賤則賞我者還賞則賤且道還有相違處
麼

曹山因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
理即如此事又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
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鑒得
个不伊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大洪恩拈如理如事由來官不容針爭知不伊麼未免
私通車馬若不如是非唯謾人亦乃自謾

香山良上堂舉此話云介如石焉不終日正吉有之矣
夫參學者須是玉石分明緇素倜儻不可將塼為玉指
奴作郎儱侗真如顢頇自己然雖如是敢道曹山鏡清
也只是个分葢壁酣漢若是祖決當行教他上天無路

入地無門且道具箇什麼眼目良久云普

大溈喆拈曹山雖然善能切磋琢磨其奈鏡清玉本無
瑕要會麼不經敵手終成廢器

天童覺示衆云鏡清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
何山云理則如是事又作麼生師曰智不到處死轉窮
通清云如理如事師云麁中之細細中之麁山云謾曹
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師云真不掩偽曲不藏直
清云若無諸聖眼爭知不伊麼師云知過而改知非而
迴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云騎牛戴帽著靴衣解
行不觸今時路

翠嵓宗拈既知衆竟無身全是清虛之理則行住坐卧
是清虛見聞覺知是清虛山河大地是清虛生死涅槃

是清虛直得無內無外理事一如如水晶盤裏明珠似
瑠璃瓶內寶月雖然如是便須打破若不打破擡脚不
起
白雲昺拈純清絶點格外立機截角擘頭全身意氣鏡
清致个問頭將謂無人出得又乎勘驗將來又却難成
漏逗且道聱訛在什麽處甚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
始見功
曹山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什麽經
德云涅槃經師云定前聞定後聞德云和尚流也
師云道則大殺道只道得一半德云和尚如何師
云灘下接取
天童覺拈淵然之澤皓然之色混處功齊細看轉仄崑

崙脫手黃金繩鼻孔盡蓋收不得
又上堂舉此話云德上座直不識病曹山善解下藥若
伊麽會去許你有安樂分其或未然不免作死馬醫去
也取涉乎功開得之的香象渡河大家體悉
雲門杲拈什麽處去也
曹山問德上座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
水中月作麽生說个應底道理德云如驢覷井師
云道則大殺道只道得八成德云和尚又如何師
云如井覷驢
天童覺頌驢覷井井覷驢智容無外淨涵有餘肘後誰
分印家中不蓄書機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法眞一頌應物現形如水月當知應處不留情如驢覷

井終難喻如井覷驢何十成麟隣潾嶜

無爲子頌驢覷井井覷驢五臺何處不文殊黃面老人任多口未知道得八成無

瑞嵓鴻拈據僧始道一半曹山方得八成要得全道麼如井覷井

大洪恩拈直得道如井覷井以正眼觀之何似如驢覷驢若識這驢面漢一生行脚事畢

岳林琏上堂云記得適來僧舉曹山問德上座佛真法身猶若虛空至如井覷驢未審此意如何山僧對他道一枝靈草劫前秀片雪紅爐焰裏數好諸禪德如驢覷井如井覷驢等閑拈掇宛示有殊一枝靈草劫前秀片雪紅爐焰裏數妙應高低兮合春正氣神光不間兮照夜方諸工影像脫規模風行碧漢月在江湖無時有有處無頭頭物物俱是我塵塵剎剎總進退長明似鏡軸今古總點絕清混大虛

雲門杲普說舉此話云諸方商量道如驢覷井是有跡如井覷驢是無跡又發作立情拂跡且喜没交涉要且不是這箇道理云云

曹山辭洞山山云子向什麼處去師云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云去亦無變異遂辭去

丹霞淳頌家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橫無變異猶如擲劍擬揮空

將山勤拈大凡衲僧佩肘臂下符具頂門上眼向一切

萬境萬緣當頭坐斷豈不是箇無變異何故金剛正體湛寂凝然曹山雖得此意爭奈洞山憐兒不覺醜若是山僧待他道向不變異處去只向他道者漢未出門早變了也

又舉此話云自非踏着實地安能透徹如此豈以語言機思所可測量哉蓋履踐深極到無滲漏之地然後羅籠不住學道之士立志外形骸一死生混古今絕去來要須擧上流造詣至真諦實淵奧閫域打辦自己拔自露淨無絲毫意想隨在塵緣直下心如枯木朽株如大死人無些氣息心心無知念念無住千聖出來移換不得乃可以向枯木上生花發大機起大用興慈運悲乃無功之功無作之作豈落得失是非哉纔留一毫毛則礙

捂於生死界自己未能度安可度人維摩大士不住金粟位入酒肆婬坊作大解脫佛事龐老子補處應身不住兜率陀弃却珎寶沉江鐵茲辭致大宗師擊揚簸棄此段從上體裁莫不皆爾要須滴水滴凍不拘朝野閙冷煆煉如曹山摩詰老龐乃可以不發悲願不亦宜乎自餘人間世紛紜塵坌何足致胃次哉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好兄弟知不變異住亦如然須信者邊那邊應用不缺回互傍來血脈不斷

曹山問僧作什麽僧云掃地師云佛前掃佛後掃僧云前後一時掃師云與我過裹盞來

崇勝珙頌山問佛前佛後掃曾云前後一時掃却教與我拈盞浚主賓轉見沒頭腦

育王諶頌一時俱掃者求由作者堪將底意酬度取袈裟來與我不風流處也風流

曹山因僧問端坐圓圓時如何師云望不見身進云還假用也無師云纔說坐時便是用也不可移山塞海說禪說道方為用也

法眞一頌團圓莫謂清虛理若謂清虛捴喪身志是眉毛曾問眼烏睛那自見瞳人

曹山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一轉語教伊不疑去雲門便問密密處為甚不知有師云只為密密所以不知有（雪竇別麼來也）達門云此人如何親近師云莫向密密處親近門云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師云始解親近門㢠喏喏

雲門杲拈燭油更著濕燈心

竹庵珪上堂舉此話云大衆履踐得到機緣方妙故無話路山僧不敢望諸人有逆水之波只是隨流認得猶較些子山僧密密處諸人不知有若欲常現前把臂外邊走不爐塵旋蟻只要壁掛口一句透法身面南看北斗師遂高聲云親近來親近來復云猶恐歸來不相識那堪把臂外邊行

空叟和尚舉此話云三大老雖則金針暗度線去絲來舉一明三扶頭接尾其奈正隨諸方格則爭得諸人不疑育王有露刃神鋒一齊為伊斬斷卓拄杖

曹山因僧問五位對賓師云汝今問那个位僧云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正位中接師云不接僧云

為什麽不接師云恐落偏位中去師復問僧只如
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僧云早是對賓了也師云
如是如是
丹霞淳頌月中玉兎夜懷胎日裏金烏朝抱卵黑漆崑
崙踏雪行轉身打破琉璃椀
曹山因僧問雪覆千山為什麽孤峯獨露師云須
知有異中異進云如何是異中異師云不覆千山
頂
瑯琊覺上堂舉此話云曹山慈悲濃厚接引群生要會
即不可山僧者裏不然如何是異中異片片梅花飛落
地
曹山云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更伊麽切
忌未生時

瑯琊覺拈不傷物義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庭前栽竹
禪人種嶺上青松野客栽
曹山因僧問清銳孤貧乞師拯濟師云銳闍梨近
前來僧近前師云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沾脣
白雲昺頌滿屋黃金不肯覩吁嗟甘自惡孤貧無端更
飲三盃酒醉後郎當笑殺人
育王諶頌可憐清銳大孤貧白酒三盃未入脣越取故
園風物在不須辜負獨醒人
雲竇顯別銳闍梨應喏是什麽心行　玄覺徵什麽處
是與他酒喫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銳闍梨拋塼引玉不知撥得个整

子曹山雖來風深辨可惜不一等與他本分草料免致
今時向黑山下作活計

曹山因鏡清問心徑菩生時如何師云難得道者
清云向甚麽處去也師云只見菩生不知向甚麽
處去

天童覺舉此話云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辨的則難也須
是到箇時節始得色轉不見身功立不知位絕憐大匠
一斲泥不犯祖師三尺鼻兒孫去後阿誰共守清貧臣
麽退時獨自難稱尊貴
空叟和尚舉此話云癩馬繫枯樁

曹山因僧問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
師云兎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

心聞賁拈云曹山不教剩不教父可謂兩平然則未是
出格句要識出格句麽獨立超然無伴侶通身不顯去
来蹤

曹山因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喫常住苗稼
者門云便伊麽去時如何師云你還畜得麽門云
學人畜得師云作麽生畜門云着衣喫飯有什麽
難師云何不道披毛戴角門禮拜
雲門杲舉此話云二尊宿伊麽問荅未免在驢胎馬腹
裏作活計雖然如是狗含赦書諸侯避道

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初參翠微乃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板來師取禪板與翠微
微接得便打師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

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師
取蒲團與臨濟濟接得便打師云打即任打要且
無祖師意師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
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服調也未師云明即明也
要且無祖師意
雪竇顯頌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
團不能用只應分付與盧公
又云這老漢也未得勦絶復成頌曰盧公付了亦何憑
坐倚休將繼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遙山無限碧層層
大覺璉頌兩處叅尋用一般將為祖意苦瞞頇翎風掃
盡胡天雪依舊中霄徹骨寒
天童覺頌蒲團禪板對龍牙何事當機不作家未意成

梳明日下恐將沉落在天涯虛空那掛劍星漢却浮槎
不萌草解藏香象無底籃能著活龜今日江湖何障礙
通方津渡有舩車
佛陀遜頌可憐禪板與蒲團持去持來役夢魂直道始
終無祖意螺師何日透龍門
智海清頌翠微明林際關開兮闔兮轟霹靂八臂那吒
到恐難三足麒麟庸詎敵老龍牙曾扣擊摧浪聳雲衝
鐵壁禪板蒲團便過來命若懸絲都不惜報君知休更
覔个東圓成如彼日打任打兮意且無肯深肯兮妙何
極
石門聰拈龍牙無人拶著猶可幾被衲子拶著失却一
隻眼　五祖戒拈祖師土宿臨頭又云和尚得與麼面

長　雲竇顯拈臨濟翠微只解放不解收我當時若作
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得劈胷便擲
翠嵓芝拈當初如是今時衲僧皮下還有血麽
東禪齊拈衆中道佛法即有只是無祖師意若恁麽會
有何交涉別作麽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
法眞一拈龍牙恁麽道也是藏身露影且道那个是隱
身處　大潙喆拈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
是撥草瞻風與他後人爲龜爲鑑又舉住後僧問處乃
云龍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大潙則不然待問當時二
尊宿明不明辯脊便棒非唯扶竪翠微臨濟亦乃不辜
他來問
圜悟勤拈若漢舉來舉留學處顧頂雖然展後瞻前爭
乃藏身露影就是無祖師意用背作麽若向个裏辨得
山僧與你拄杖子若見不得和鼻孔一時失却
白雲昺拈翠微臨濟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龍牙雖鉤三
寸却不吞鉤直得五湖浪起四海波翻蝦蟹魚鼈神驚
目惊爲甚麽直得如此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
處行
僧寶傳龍牙贊曰余讀龍牙偈曰學道先須有悟由還
如曾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君
若隨緣得似風吹水走石不勞功但於事上通無事見
色聞聲不用聾吾淸深村落如其爲人疑問翠微林際
祖意度禪板蒲團機語在已見潙山之後雪竇以瞎龍
死水罪之龍牙聞之必大笑

龍牙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待洞水逆
流即向汝道師豁然大悟
投子青頌古源無水月何生覇岸西流一派分葱嶺
韵熊耳夢雲庭休話少林春
龍牙問德山學人仗鏌鎁取師頭時如何 山引頸
近前云囗（法眼別收向什麼處下手）師云師頭落也山呵呵大笑
師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德山道什麼師云山無語洞
山云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師
方省便懺謝後有僧舉似德山山云洞山老人不
識好悪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用處
大覺璉頌鏌鎁橫仗取師頭引頸揮來笑未休還似荊
軻殺秦主直教千古嘆無謀

保福展拈龍牙只知進前不知失步 雲峯悅拈龍牙
當斷不斷如今作麼生斷 法華舉舉此話至頭落也
驀便休去師云莫是德山無機鋒麼為當別有道理良
久云德山引頸龍牙獻劒
龍牙因僧問終日區區如何頓息師云 如孝子喪
却父母始得
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何有閑暇伊麼會還息得
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
龍牙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着力師云如無手人
行拳始得
雲居元頌無手人拳力最多龍牙曾打杜禪和直饒用
得工夫盡不似陶家壁上梭

法真一頌如人無手欲行拳誰敢當頭輒向前二六時中常若此不須更問祖師禪

大洪恩拈師舉了以兩手椎胷高聲叫云苦哉苦哉龍牙老人將他洞上一枚佛法伊麽流布將去也（此錄建舉僧問龍牙終日區區如何頓息牙云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

雲居齊拈好言語且作麽生會嘗問一僧他道無手底人何更行得拳也及問伊佛法伊便休去將知路布說得無用處不如子細體取古人意好

大溈秀拈是即是又教人入陰界中作活計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如有手人行拳又且如何

　龍牙借曰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昱嵓悅拈古人恁麽說話大似貪觀白浪失却手橈衆中還有檢點得出底麽若人點檢得出救取古人若點檢不出法輪今日失利去也　天寧照拈龍牙秖解自休自歇不能同死同生乃拈起拄杖云爭教閑在閑田地度盡勞生未放休　長蘆賾拈大衆快龍舟且置作麽生是閑田地諸人要會麽綠楊堤畔黃鸎囀紅蓼花中白鷺飛

　龍牙示衆云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

神鼎諲頌學道如鑽火逢煙便好休莫待金星現燒手又燒頭

昱嵓真拈連舉神鼎諲頌云若論頓也龍牙止在半途

若論漸也神鼎猶欠悟在
空叟和尚上堂舉此話連舉神鼎諲頌翠嵓真拈師云
我要問真點胸者箇是什麽所在說頓說漸保壽道此
道不可學教你不肯休直饒便休得已是雨淋頭

龍牙因僧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云須有隱身處
始得僧云如何是隱身處師云還見儂家麽

丹霞淳頌寒月依依上遠峯平湖萬頃練光封漁歌驚
起汀沙鷺飛出蘆花不見蹤
法真一頌隱身三昧小人知還見儂家更有誰普眼昔
曾尋遍吉問龍法界莫能窺
圓悟勤頌堂堂成見密密難見二鼠雖黠莫逢其便藤
枝透出未生前正眼當陽巧迴擲龍牙老機如電遇賤

即貴貴即賤
廣靈祖塔此語云龍牙和尚是即是大似藏身弄影磨
靈即不然或有人問如何得隱身去良久云無影樹下
合同舡　琉璃殿上無知識
本然居士拈　尋則來隱藤已先侵還見儂家麽嶮

龍牙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待石烏龜
解語即向汝道僧云烏龜語也師云向汝道什麽
僧無語

投子青頌石龜語話是誰聞無耳髑髏夜聽深方曉便
感無影樹大陽雖照不能尋
石門易頌石烏龜語最幽奇學者雖多悟者稀匝地普
天明月夜盲人迷路却遲疑

法真一頌石鞏誰道不能言妙語聊聊每自宣說盡西
來諸祖意知音不遇也空然
心間貴須物我一如身心無纏石烏龜是中霄鳳語發
非聲機無不中顯來倒去從君弄不言無用用明眼
衲僧休說夢
天童覺舉此話蕭學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
云坐久成勞師云一句子仰之彌高一句子鑽之彌堅
一句子瞻之在前一句子忽焉在後還辨得麼赤心片
片知人少覷面堆堆覩者稀
上方益代僧無語云謝師指示便行
龍牙因僧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師云如賊入
空室

法真一頌綠林強士正心狂心中妄意室中藏不覺授
虛入空室藤攞徒能笑一場
直齋文頌買帽相頭量才補職明眼衲僧面前不識
龍牙示衆云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
江湖成礙人去祖佛雖無瞞人之心爲時人透不
得祖佛成瞞人去僧問如何得不被祖佛瞞師云
則須自悟去
知非子頌江湖本不礙自是無舟船時人透不得即被
佛祖瞞跋處頂上行進步百尺竿不見趙州老大道通
長安
雲門杲法語云不見古德有言江湖無礙人之心佛祖
無謾人之意只爲時人過不得江湖不得礙人佛

祖言教雖不謾人只為學此道者錯認方便於一言一
句中求玄求妙求得求失因而透不得不得道佛祖不
謾人如惡盲之人不見日月光是盲者過非日月咎此
是學此道離文字相離分别相離語言相底樣子

龍牙頌云一切名山到因脚辛苦年深與機著而
今年老不能行手裏把箇破木杓破木杓俵與衆
生甘露藥

白雲端舉此話云龍牙老人可謂兼處難志
雲門杲舉此話連舉白雲端拈云端和尚伊麼道大似以
已方人杲上座即不然家貧難辨素食事忙不及
草書

龍牙偈云登山坐看垂綸者終日區區役浪邊貪

看苜川無限水不知當處是根源

圓通秀舉此話云得即得且臨危不悚人只這裏便是
解脫深坑衲僧家須踏跳始得然雖如是盡汝神力走
向什麼處去便是周遊四天下在處解持鉢也只是箇
獵飯漢直饒向電光裏隱身石火裏出頭未免法雲拄
杖一時穿却鼻孔遂拈起拄杖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
寒心

龍牙因僧舉報慈贊師真偈云日出連山月圓當
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開云請師全露師撥開帳
子云還見麼僧云不見師云將眼來（一本云將眼來）不後
報慈聞舉云龍牙只得一半

大覺璉頌左日右月晝夜循環兮俱不徹妙高兮獨聳

巍巍滕臘詎知巢穴別別俏羅才怒揮拳兩曜淪空芳
須彌也折黑漫漫芳底時節春花開芳二月三月
淨嚴遂頌從來遍界是全身何必褰幃始見親要知面
上無慚色蓋爲心中不負人

雲門偃令僧舉我與你道其僧便舉師云我不妨與你
道 又雲門會下有二僧商量次一僧云龍牙撥開帳
是全露一僧云是半露二僧不決上堂頭請雲門爲去
疑門云道全露僧過遮邊來一僧便過右邊立門云道
半露僧過那邊來一僧便過左邊立門良久云一時下
去

筠州洞山師虔禪師曾住青林 凡有新到須般紫三轉
有僧問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事如何師云鐵輪

天子寰中勅僧無語師打二十拄杖趁出院
大溈秀拈夫欲君臣道合應須水乳和同這僧既抗節
朝堂不覺喪身失命當時見道鐵輪天子寰中勅將坐
具便摑待伊擬議便打

洞山因僧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云死蛇當大路
勸子莫當頭僧云當頭時如何師云喪子命根僧
云不當頭時如何師云亦無迴避處僧云正當伊
麼時如何師云走却也僧云未審向什麽處去也
師云草深無覓處僧云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撫
掌云一等是个毒氣
丹霞淳頌長江澄澈印蟾華滿目清光未是家借問漁
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

天童覺頌云老胡轉拖孤舟夜迴頭蘆花兩岸雪煙水一江秋風力扶帆行不掉笛聲喚月下滄洲

又小參舉此話云若僧解問青林解弄可謂是虛玄不犯迴互參把定回從方為好手瞞他毒氣不是作家且道正伊麼時畢竟作麼生良久云連頭袋子盛將去沒底籃兒著取來

岳林琏上堂舉此話云若僧善能覷破青林妙解提撕手段縱橫弄處當頭不犯機鋒細密收時毒氣無傷雖然伊麼暗地莫教開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

洞山示衆云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知是非吾子息

雲門舉此話云饒你離心意識參得透出凡聖路學得成也是雪峰道底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上堂云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師云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云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人辨得許你有箇入處

丹霞淳頌色自色芳聲自聲新鶯啼處柳煙輕 門門有路通京國三島斜橫海月明

圜悟勤頌聲出虛色生無聲前句後轉金剛間不容髮安可名摸堂堂圓應役錙銖巧張爐鞴賣分疎爭如棒

下無生忍聞是聲香蒲道塗
落塊朴須聲來非色色非聲把耳來看著眼聽不是等
閑相鼓弄鳥啼花落自多情
雪竇頌拈本仁也甚奇特要且貪觀天上既非聲前句
後且作麼生入　蔣山泉拈本仁和尚鼓弄人家男女
未有了日在既然聲不是聲如何不喚作色既然色不
是色如何不喚作聲你道蔣山與本仁同別若向遮裏
會得亦許你有个入路　大溈秀拈本仁秖知樻千不
會豎目如何是聲不是聲莫逐音響如何是色不是色
莫逐青黃且從俱向聲前句後覓箇安身自然別有生
涯　崇真一拈本仁大殺慈勝若無後語堪作甚麼然
雖如是放過即不可

枯木成上堂舉此話至喚作聲得麼師云諸仁者古人
慈悲大甚爭奈薰蕕不辨涇渭不分香山尋常亦不欲
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乍可碎身若微塵終
不瞎箇衆生眼
雲門杲舉此話云本仁將一穿雲居子換却天下
人眼睛却被這僧將一條斷貫索不動干戈穿却鼻孔
後來覺老夫拈云本仁既已入草遮僧又落深村然則
陽春雪曲時人難和村歌社舞到處與人合得著師云
舜老夫是則也是未免隨搜撥竟拂上座不惜眉毛爲
諸人說破聲不是聲色不是色馬後驢前神出鬼沒雪
曲陽春和不齊村歌社舞且攔猜以拂子擊禪床云遮
箇決定不是聲從舉起云者个決定不是色且畢竟是

个什麽喝一喝云此𤍠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本仁上堂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便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師云應真無比僧云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師云白淨無垢

雪竇顯擧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麽熱椀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與麽也不得不伊麽也不得然後没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為師

法真一拈本仁老漢前言不副後語與麽道大好著不得子細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

天童覺拈白水老子可謂大而無外小而無内具足千變萬化秖个赤手空身不受一滴一塵直是滿眼滿耳還見麽立足無開地知心有幾人

又擧此話連擧雪竇拈師云坐斷乾坤建立世界和光混俗各有長處且道還那一人為師慕拈起拄杖云穿過了也

雲門杲擧此話連擧雪竇拈師云三人中那箇堪為走使我要發來統脚雪竇伊麽甘暮不伊麽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好與一狀領過也怪他不得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入浴室見僧踏木輪下來問訊云不審師云幸自轆轆地轉何須却伊麽僧云

不伊麽又爭得師云若伊麽欽山眼堪作什麽也
僧云作麽生是和尚眼師乃以手作撥眉勢僧云
和尚又得伊麽師曰是是爲我伊麽便不得伊麽
僧無對師云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問僧云會
麽僧云不會師云我爲汝擔一半
法眞一拈欽山伊麽問者僧自不承當若是欽山道幸
自轆轆地轉何須却伊麽但云若不轆轆地轉爭解伊
麽他既不能雖然欽山與擔一半不免諸方撿責
欽山一日上堂竪起拳又開云開則爲掌五指參
差復握云如今爲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也無一
僧出衆竪起拳師云尒只是个無開合漢
知非子頌握拳開作掌高下與偏頗明眼人一見拍手

笑呵呵
雪竇顯拈雪竇即不然乃竪拳云握則爲拳有高有下
復開云開則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爲人好把定爲
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開門造車出門合轍我
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欽山因良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云放出
關中主看良云伊麽則知過必改師云更待何時
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師云且來闍梨良迴
首師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即且置試與欽山發箭
看良擬議師打七棒云且聽者漢疑三十年
雪竇顯頌與君放出關中主放箭之徒莫莽鹵取箇眼
兮耳必聾捨箇耳兮目雙瞽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分

明箭後路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為心祖
同安顯拈良公雖發箭要且未中的有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其僧却舉似欽山山云良公若解伊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是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目看始得

法真一舉此話連舉同安拈師云良公已是弓折箭盡同安亦未善發機若據老僧見處待他道試與欽山發箭看但向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好與一掌

天童覺拈山推嶽積來瓦解冰消去則是人知有與我放出關中主看且合作麼生若識道當時便喝當時便棠然則一期瞎用則得要且未是關中主在還體得麼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應用無虧底眼師云恰如瞎一般

丹霞淳頌音聾耳瘖瘂迥天真眼似眉毛道始隣昨夜東君潛布令黃鸎啼處綠楊春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十一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十二

達磨第十一世筠州洞山良价禪師嗣法

越州乾峰和尚　益州北院通禪師

洞山道詮禪師　京兆蜆子和尚

達磨第十一世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嗣法

晉州大禪佛霍山景通禪師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

鄧州佛嵒暉和尚

達磨第十一世鄧州香嚴禪師嗣法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　益州崇福演教志禪師

達磨第十一世澧州石霜慶諸禪師嗣法

潭州大光居誨禪師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

鳳翔府石柱和尚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湖南文殊和尚　郢州芭蕉和尚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　潭州中雲蓋和尚

達磨第十一世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嗣法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鄧州四禪和尚　鳳翔府天蓋幽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太原海湖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

達磨第十一世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嗣法

洪州米嶺和尚

達磨第十二世福州雪峯山義存禪師嗣法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越州諸暨越山師鼐鑒

真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也師云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大覺璉頌若舉二匝罪斷頭覓巴鼻驪唇口内窺天地收則一黑如漆衲子攏身射紅日天台來後徑山迴王婆終是能煎餅寒月愁光照馬嵬

丹霞淳頌聲前一句口如眉佛祖從來總不知昨夜崑崙閑說夢白頭生得黑頭兒

保寧勇頌邈出威儀已不眞二三分數像當人傍邊有箇無端者第一難瞞是眼親

圜悟勤頌春蘭與秋菊一一各當時底處無回互究誰分麤皮風來鳥已覺露重鶴先知爲問何能爾渠儂初

不知

慈受頌着海成塩終有味敲空作響本無聲崑崙撞著波斯者把手相將海底行

悅齋居士頌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收入上科一印印空

雪竇顯拈諸禪德雲門老漢只解一手擡不能一手搦還有共相著力底麼試露爪牙看　又拈看他作者吐露箇消息完亦不同若是瞞瞞儱侗相鈍置乃拈起拄杖云放過一著　上方益拈雲門秪知放箭不覺遭逈乾峯坐看成敗　瑯琊覺拈路遥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佛印元拈此語衆中商量甚多會者極少乾峯夢裏合眼跳黃河覺來身在床上雲門醉後扶人倒上樹醒來只在坐中二人打作一團至今分疎不下若人知得落

處許你解空第一

天章楚上堂舉此話云諸方盡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若恁麽商量還曾夢見乾峯也無諸人要會麽聽取山僧一頌舉一不得舉二爭似南山鼈鼻直饒放過一着也被雲門一覷若不覷無限骨堆生平地擊香臺一下 丹霞淳上堂云威音那畔擬何談擊數陞堂落二三所以乾峯示衆云至却往南岳去雲門徒歷道可謂同聲相應一氣連枝子細觀來猶未得十成丹霞即不然諸人還會麽木人半夜穿雲去石女天明步月歸

大溈喆拈乾峯善唱雲門善拍唱拍相隨風韻古格還有知音者麽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佛隨遊上堂舉此話云乾峯解放解收爭奈傍觀者哂雲門爲衆竭力不覺失却眉毛汾陽此間不可教諸人一向坐觀成敗去也且道汾陽門下又且如何回行不妨掉臂畧

天童覺拈坐斷十方千差路絕放開一線萬派朝宗二尊宿開拓家風方見衲僧去就還端的麽太平天子寰中旨血汗將軍塞外身 石門雅上堂舉此話至落在第二師云大衆第一句直是三世諸佛舉唱無門六代祖師稱提不起天魔膽裂釋梵茫然一切果人不能知有第二句大似雲披月現霧卷山青黑白既分玄黃可辨所以乾峯道放過一着落在第二秖如第二作麽生舉復云當時雲門大師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

往南岳去雲門大師知機之士透法高人一句疏通古今不墜石門今日敢効雲門下一則語乃云昨日有人從江山來今日却往江山去也　雪竇寧上堂舉此話云衆中盡謂之彼此旋過或謂之水乳相投天平則不然乾峯善能守初雲門只解護末若人辨得三箇無孔鐵槌切忌動着

晦堂心舉此話問僧你道從天台來者是什麽人僧云不會師曰是你祖翁為什麽不識僧云望和尚指示師有一頌乾峯舉一不舉二雲門攙手㴑意氣花開花落任風吹自有馨香滿天地

蔣山勤拈問處先中着眼擊石火裏橫身乾峯既鐵樹生花雲門亦烘爐鍛銀拳踢相應唱拍相隨所謂要明恁麽事須是恁麽人若是恁麽人須解恁麽事只如今日大明普照上根圓證作殊勝緣現奇特事且道雲門乾峯是同是別不逢別者不開華一還知音便分付

雲門杲拈彼此揚家醜賴還無傍觀者

又上堂舉此話云若是个喫飯知飽飲水知渴底衲僧不消雲門出來打个之遶既不許雲門打个之遶只今還有喫飯知飽飲水知渴底麽直饒有也是黃龍措

又上堂舉此話云乾峯洗面摸着鼻雲門喫飯咬着沙二人驀地相逢着元來却是舊鄰家雖然如是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竹庵珪上堂舉此話云大衆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須知道兩个老漢賊身已露若是今日連贓捉獲

汝諸人為什麼當面諱却遂喝一喝云賊賊

又上堂僧問乳峯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意言如何師云頭上是天脚下是地

介庵朋上堂舉此話云乳峯拋磚引玉雲門圓木逗方一人面南看北斗一人騎鶴過天台然雖如是且道那裏是古人相見處能仁有頌舉似諸人二人出打話對面如隔山虎斑容易見最苦是人斑

乾峯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一劃云在這裏僧舉問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勃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會麼

雲居元頌一路涅槃門十方人共入纖毫在目中盧醫

拈不出却思多口老雲門打著魚兮未似盆扇子至今無處用從教九聖盡墓思訴提起喝臺恩拈為

海印信頌擬子家中坐問人覓歸路却被箇音兒指從別處去路逢明眼證實可猶未悟忽然悟師姑元是女人做

天童覺頌入手還將死馬醫反魂香欲起君危一期拶出通身汗方信儀家不惜眉

翠嵒宗頌烏龜三眼紅如火一角麒麟快似錐土宿夜遊南贍部泥牛脚下火星飛頌乳峯

又頌卷舒盡在一絲頭不動纖塵已遍周東西南北拈來也怒觸古墳枯髑髏頌雲門

長靈卓頌須彌頭倒卓碧海起清風東邦已搖落西瞿

花正紅
雲門杲頌擀破雲門一柄扇拗折乾峰一條棒二三千
處管絃樓四五百條花柳巷
竹庵珪頌乾峯不用指陳雲門休打骨董自然東海鯉
魚築著帝釋鼻孔
介庵朋頌湖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
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無為子頌涅槃路棒頭舉拄衲僧恁麼去
悅齋居士頌虛空剜箇窟籠擺布一切骨董切忌癡人
面前第一不得說夢
雲竇顯舉此話至在者裏師代僧便喝復有僧問長慶
慶云問取堂中第二座師代僧云錯復有僧問師師云

隨坑落塹自代云作賊人心虛
薦福逸上堂舉此話云乾峯和尚善知要路纔舉一步
撞著露柱雲門禪師雖知路途通塞胡走亂走到夜抵
在金剛脚下智海即不然未審路頭在什麼處石人舉
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參　大潙秀拈今古盡道
乾峯安居祖師之堂開後人之徑路殊不知乾峯老漢
被這僧一問直得手忙脚亂諸德且道誵訛在甚處良
久云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心反覆間
黃龍南上堂舉此話云乾峯一期指路由為初機雲門
乃通其變故使後人不倦汝等諸人須窮二老之意莫
逐一老之言得意則返正道而歸家尋言則蕩邪途而
轉遠以拂子擊禪床　承天嵩上堂舉此話至在這裏

師云山僧即不然未審路頭在什麼處擲下拄杖云不在這裏諸人向什麼處進步若向百尺竿頭不免道恩緩懸崖脚心酸澁若道驀直去不免道好个師僧又恁麼去若道是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通長安也是乱走禪和如麻似粟大衆羊腸屈曲鳥道懸危今日一時拈却好向承天門下別進一步若也踏著不妨朗遊羅浮暮歸擅特若踏未著更聽一頌一路涅槃門匝地清風起南北東西遊山翫水遠則遠矣道則道矣步行騎馬到新羅手撚絲鞭唱箇還鄉曲囉哩囉囉哩拍禪床　東林捴上堂舉此話連舉有一古德道乾峯搖頭雲門擺尾者僧只是箇撞露柱漢脚跟下透過也不知便謂東家點燈西家暗坐龍衘海寶遊魚不顧師云今日不可也隨波逐浪臨危悚人殊不知大小乾峯雲門俱被這僧勘破且道什麼處是勘破處良久云多時雨水不及驪眼擊禪床

真淨文小參舉此話至在這裏師乃云只如乾峯伊麼曾夢見也未若是老僧即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劈脊便棒却問伊路頭在什麼處待伊擬開口擊出去更有箇雲門折脚老比立不分緇素不辨正邪拈扇子云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似者般和泥合水漢糞掃堆裏埋却十箇五箇又有什麼過呵呵呵樂不樂是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綠年來是事一時休信任身心嬾拘束大衆休聽聽好

上方益上堂舉此話至在這裏師云諸禪德在則在這裏作麽生會便直饒見得昭昭靈靈地又須知有那一竅不可向死水裏浸了以拄杖卓一卓

曹溪明舉此話至在這裏其僧因而有悟師云乾峯不消一劄直得指東劃西者僧滯在半途一場禍事若是山僧當時見他道有悟處便須劈過了打良久云什麽處去也卓拄杖

智海清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還知麽乾峯則拗直作曲向豆天火焰裏緩步橫趨雲門乃分二破三於峭壁懸崖前翻身倒卓後來先黄龍禪師云汝等諸人須窮二老之意莫逐二老之言得意則返正道歸家暴言則蕩邪途轉遠諸人且道二老之意畢竟作麽生擊禪床

云若更擬議思量迢迢過十萬八千

佛鑑勤上堂舉此話云此二老宿一人向陸地上行船一人向針鋒裏走馬同時同日到長安其中一箇最失便　又小秦舉此話云古人恁麽說話可謂青天白日相似只是兄弟不肯退步和已而祭祇管強作艱辛作露布解會縱經塵劫也無悟時老僧今夜事不獲已將下面皮為你諸人下个注脚只是不得傳播諸方他諸方有明眼人闇得作一場笑具諸人已是不著便各自聽取乾峯道行一里二里雲門遠走千程萬程勸君不用爭途轍惣在長安路上行

竹庵珪普說舉此話云你如今禪和子道路頭在什麽處在者裏咄我且問你只如雲門大師道扇子跨跳上

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又且如何却道和尚莫瀨人好再三窮究往往却成戲
論如何得心地明白去你諸人要會得麼你但莫向虛
空裏釘橛莫向弓紋上結紐子莫向鋒孟上安柄你自
然會去你諸人還見麼山僧今日拈須彌山碎為微塵
撒放你諸人眼裏傾四大海水不留涓滴灌入你諸人
耳裏教諸人開得眼了不見一切色張却耳了不聞一
切聲正當不見不聞時你諸人如何你若更不會山僧
不免倒騎佛殿入你諸人鼻孔裏去也乃自噴嚏云齾
漢何不恁麼會珍重
白雲昺拈乾峯慈悲當機提掇雲門巧開方便覿
面發揮直得枯木生花冷灰爆燄且道東海鯉魚打一

棒雨似盆傾明箇甚麼事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無用全上堂舉此話云諸人還要見二大老敗闕處麼
聽取一頌可憐兩个無知漢不解一刀成兩段累及這
僧脚後跟至今猶帶紅絲線鼓合遮邊與那邊難成不
了底公案斬絕窠欞與正同對衆人依公結斷良久云
一劍倚天寒兩頭俱截斷喝一喝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乾峯未免釘樁搖櫓
介庵朋舉此話至在這裏著語云馬銜生鐵僧請益雲
門至雨似盆傾著語云獨脚五通花幞頭諸人還會麼
若也會得不妨與古人把手共行若也不會䏻仁不免
為蛇畫足去也遂作猫兒叫三聲以拄杖卓一下云頻
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密庵傑舉此話云大衆乾峰拈頭雲門擺尾亘古亘今掛人脣齒徑山有條攀條拈拄杖擲下云會看雲雷殷地起

乾峯上堂云法身有三種病一種光須是　一透得始解穩坐雖然如是更須知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始得雲門出衆云庵內人為什麼不見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在師云子是什麼心行門云也知和尚相委悉師云直須恁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

法眞一頌透得法身三種病此時方得坐披衣雲門出問庵中事大小誰分是與非

崑山元頌法身光與病淥水即滄浪十聖猶難脫三賢豈易忘珠翻迷因象劍復拂干將縱履黃金地如觀糞土牆

又頌韶陽昔與老乾峯妙用千差徹底通自此却薪人罕還揚湯止沸轉勞功

蔣山勤頌動絃別曲聞一知十手弱手撻以膠投漆庵內不見庵外無孔鐵鎚不會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考金博金

悅齋居士頌法身五種不通風指出臨時一竅中久雨簷前難灑眼問他西舍借烘籠

雪竇顯拈若明得褒貶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上方岳上堂舉此話云乾峯教賊破家雲門慣行棧閣鉈歷危峯

天童覺拈坐著病在膏肓用著光不透脫直饒你縱橫十字圓轉一機也未知有向上一竅在還得穩坐地歷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益州北院通禪師在洞山隨衆叅請未契旨遂辭洞山擬入嶺去山云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沉吟良久山云通闍梨師應喏山云何不入嶺去師頓於言下得旨

佛眼遠舉此語云古人爲人處甚徑直每見人來無不示他是伊道入嶺去此意如何今人不明了須做箇會處以生子會是自隔了秪許體究不許會解一體體得了更不疑也然亦不易保任若入得是則無退失所以會處明得不如不會處見得亦有箇保任分更無不照

顧時不曉了時

洞山道詮禪師因僧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如何師云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

丹霞淳頌相好巍巍大丈夫一生無智恰如愚從來佛祖猶難望地獄天堂豈可拘

京兆蜆子和尚叅洞山後居止無定不循律儀每日沿岸採掇蝦蜆以充朝夜即宿白馬廟紙錢叢中時有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師深夜歸靜把住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神前酒臺盤靜奇之懺謝而退

圜悟勤頌神前酒臺盤鐵彈大如拳一擊便擊碎不直

半分錢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在仰山會下一日在僧堂內坐忽然有省乃高聲叫云悟也悟也仰山聞遂令侍者喚師至方丈山問汝道悟也悟箇什麽師翹一足曰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山便打四藤條師便禮拜而出從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後到霍山自云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山云維那打鍾著師便去

佛陁遜頌集雲峯下四藤條無始無明當下消拂袖便行天下去鉢盂拄杖任橫挑

保寧勇頌竺國支那咸印定更無毫髮可參差眼橫鼻

直宣天下一頓殘羹永不飢

知非子頌集雲峯下四藤條覿面臨機空有口三千里外賺我來聞得撞鍾出門走

雪竇顯舉此話至四藤條師云藤條未到打折因什麽只與四下須是个斬釘截鐵漢始得又舉大禪到霍山至禪便去師云者漢雖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

大愚芝拈此不得作賞不得作罰如今作麽生會

法真一舉此話連舉雪竇道藤條未到打折至斬釘截鐵漢始得師云應病與藥且與四下若盡令而行合喫多少大禪後到霍山至禪便走雪竇云者漢雖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師云霍山大似停囚長智當時更說什麽打鍾只合和聲便打　拈賢遷拈且仰山打伊四

藤條是何道理莫是打伊不會莫是打伊說道理若與
麼會何曾夢見山僧道若瓠連根苦甜蓏徹蔕甜
翠嵓宗举此話連擧雪竇拈云雪竇大似隨邪逐惡大
禪佛既是斬釘截鐵漢到霍山門下為什麼抽身便走
若謂見機而變又辜他集雲峰下四藤條要識大禪佛
麼曾經霜雪苦楊花落也驚
圜悟勤擧此話至四藤條云師資會遇輥芥投針一期
借路經過不免乎相鈍置雪竇道藤條未到打折因甚
只打四下師云餬餅討什麼汁雪竇云須是斬釘截鐵
漢始得師云大似隨邪逐惡　又擧後到霍山至禪便
去師云者漢擔仰山一个冬瓜印子向人前賣弄若不
是霍山幾被塗糊雖然可惜臨行一半當時不用喚維
那好與擒住更打四藤條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大禪佛因俗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禮拜俗
士云和尚為什麼如此師云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蔣山泉頌擡風鷂子入雲霄青林下癡人手欲撩若使仰
山當日見拽來更與四藤條
袁州仰山南塔光湧禪師因僧問曹溪意旨如何
師云一鏃入寒空
投子青頌重叠層岡插寒空塔鎖深雲勢莫窮千古松
聲來有韻萬年溪水去無蹤
南塔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寶師云百舌未休枝上
語鳳凰那肯共同棲
投子青頌松生嵓畔鶴停穩鳳出丹山鸞並群面壁尚

廓庵外事淨名何若大言論
南塔示衆云一言說盡山河僧便問如何是一言
師以火筯插向爐邊却收舊處
投子青頌一句稱提萬像分摩竭空自擁重門當初衲
子微開眼補筯爐邊當火焚
鄧州佛嵓暉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云
螺螄子僧云如何是佛向下事師云蓮花座
智海逸頌螺紋頂髻蓮花座香象頻呻師子乳流落叢
林二百年塞斷天下衲僧口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心聞賁頌鈞天雅奏響雲端夜燭光分萬點寒玉輦不

穿衢市過佳人依更倚樓看
益州崇福演教志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寬廓之言
師云無舌人道得
投子青頌寬廓言時不犯舌清風高韻碧雲斜石人會
話西峰事不覺寒嵓起霧遮
潭州大光居誨禪師因僧問只如達磨還是祖否
師曰不是祖僧曰既不是祖又來作什麽師曰為
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
丹霞淳頌小林續燄事堪哥臘夜梅開雪後放黃蘗昔
年曾有語大唐國裏没禪師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阿那箇是祖位崇家譜一儀之
根萬象之母建化門來要轉機實際地如何進步青山

一線路絕通月落寒猨啼斷處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在石霜爲侍者霜遷化後衆欲請堂中首座接續住持師不肯乃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遂問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什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師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座云你不肯我耶裝香來座乃焚香云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處脫去不得及至香煙才起便坐脫師乃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蔣山泉頌 石霜相繼嗣撑高材 上首會程去不迴 秖愛寒灰無燄起 不能枯木放花開 虔侍者亦堪哀 先師大意

雖明得 未免長拖破草鞋

海印信頌 張家蓄得數個兒 大者聰敏治家業 中有一男藝最精 氣宇如王威猛烈 別別 踏翻海底不顧驪龍珠 喝散白雲要長天月

丹霞淳頌 戴角披毛異類身 寒灰枯木眼中塵 雖然未盡先師意 爭奈臨行一句新

淨嚴遂頌 涅槃城裏未爲親 戴角披毛始是真 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

天童覺頌 石霜一宗 親傳九峯 香煙脫去正脈難通 月巢鶴作千年夢 雪屋人迷一色功 坐斷十方猶點額 密移一步看飛龍

保寧勇頌 拙問何曾敢堪悲 無孔由來是鐵鎚 爐冶不

能眞得破任教千古與風吹
上方益頌雖然一箭定天山百戰場中出手難莫道石
祠香火斷神前自有酒臺盤
智海清頌坐亡立脫數如麻幾箇於玆路不差龜憶石
霜曾有語不光華處盡光華
心聞賁頌海棠日午臙方濃小雨簾纖似妬紅著意打
花花不恨依前含笑向春風
無盡居士頌香煙淡淡風飄處首座凝然坐蛻時不是
久參處侍者石霜巴鼻有誰知
雲居舜拈你等諸人且作麼生會諸人會處便道首座
與麼說是說道理所以處侍者不肯伊大愚道處侍者
盡平生見解只具一隻眼　雲峯了拈放身告劫已前

須知有這一句子若無端正眼目爭得末後光輝死皮
袋拈活皮袋即且置作麼生是處侍者借水獻花處
白雲昺拈透生死關高超世表秉殺活劍獨鎮寰中若
非智眼洞明未免扶籬摸壁要會麼春蘭與秋菊各自
一時榮

九峯因僧問祖祖相傳當傳何事師云釋迦慳迦
葉富僧云如何是釋迦慳師云無物與人僧云如
何是迦葉富師云國內孟嘗君僧云畢竟傳底事
作麼生師云百歲老兒分夜燈

丹霞淳頌寂光影裏現全身富與天然迴出倫家富兒
奴偏得力夜分燈火照西鄰
天童覺小參舉此話云人人具足个个圓成有時點則

不到我也為你不得有時到則不點我也障你不得諸
禪德明中就位脫離纖瑕裏借功却添光彩還相委
悉麼蒼龍蛻骨月轉夜玄豹變文雲弄睛
　九峰因僧問如何是頭師云開眼不覺曉僧云如
何是尾師云不坐萬年牀僧云有頭無尾時如何
師云終是不貴僧云有尾無頭時如何師云雖飽
無力僧云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云兒孫得力
室內不知
天童覺頌規圓矩方用行舍藏銚置攫爐之鳥進退觸
藩之羊喫人家飯卧自家牀雲騰致雨露結為霜玉線
相投透針鼻錦絲不斷吐梭腸石女機停夜色向午
木人路轉月影移央

又上堂舉此話云好諸禪德雲從龍風從虎客到家水
歸海頭尾平正內外通同八方受敵鐵牛機半夜陣圓
玄豹變雖然如是也秖是兒孫得力處只如室內不知
又作麼生良久云户外有雲從斷徑座中無照勝然燈
　九峯因僧問承聞和尚有言諸聖間出秖是傳語
人是否師云是僧云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和尚為什麼却要作傳語人
師云秖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要作傳語人
其僧休去
丹霞淳頌妙相圓明不可親奴兒婢子自殷懃指天指
地稱尊大也是傳言送語人
東林揔因處禪師忌日上堂舉此話云禍事者僧當時

若是个撒倒禪床底手脚衲子何處更討虎禪師而今
既乃放過還有人救得麼峯麼良久云誰家鍋釜裏無
一粒兩粒
靈源清上堂舉此話云明眼漢一點也謾他不得然雖
如是且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傳什麼人語良久云
直饒明得出未是當行家
白雲昺拈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打破情解窠窟截
斷葛藤路布猶未出他九峯圈繢在且道不涉廉纖一
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險
九峯因僧問諸餘施設人人知有不落時節一句
請師速道師云冬後一陽生僧云恁麼則寒暑往
來古今遷變去也師云突曉途中眼未開巨岳何

曾之方土僧云空中書八字誰是出頭人師云獨
有闍梨僧禮三拜歸衆師便休
智海清舉此話云諸禪德龍吟枯木師曠之聽難聞浪
起高山离婁之明不見所以九峯横按正令千聖直立
下風這僧善別時宜三拜不爲虛設然而更有當陽一
句可惜九峯未曾道著諸人且道如何是當陽底句設
文云當史書雲日闔人賀歲時
九峯因僧問心法雙忘時如何師云冬至寒食一
百五
心開賓頌冬至寒食一百五九峯心法已雙忘今朝又
是從頭起日影初添一線長
又頌著却蠻家錦戰袍滿彎弓起射雲霄可憐不中

金烏眼護道多年學射鵰

九峰示衆云常[illegible]身不生不滅僧便問既是不生不滅為什麼六[illegible]輪迴師云爲有心故僧云以何方便當證法身師云以虛空心合虛空理僧云證後如何師云任隨三界轉從聽四生奔復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禮拜著

大洪恩拈九峰若無後語遂磨一宗掃地而盡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个是其人師出衆而對曰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　一人說得行得者即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若斷命而求活出是石女披枷帶鏁洞山曰闍梨自巳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露彰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丹霞淳頌冰底遲牛耕白月雲中木馬驟清風胡僧懶捧西乾鉢半夜乘舟過海東

天童覺拈一言盡十方萬卷該不得一步周八紘騁馬追不及直須無舌人解語無足人能行始得說不得行不得直是無氣息有甚麼用處直道幻人相逢撫掌呵又作麼生良久云念念塵緣一切境心心永斷諸分別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因強德二上座到於路次見
師騎牛不識師云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師
拍牛避路二上座至樹下煎茶次師亦至乃
問二上座近離甚處強云那邊師云那邊事作麼
生強提起茶盞子師云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
麼生強無語講詀與代一盞茶點師云莫道騎者
不識

丹霞淳頌芳草優漫豈變秋牧童白牯恣優遊異中有
路人難見却謂騎牛不識牛

法真一拈衆中似者般空腹高心妄意輕薄者有什麼
限及乎問著瓦解氷消湧泉云猶是者邊事那邊事作
麼生何不道更請一甌茶免得恁麼無語湧泉云莫道
騎者不識好也是負見恩舊債

湖南文殊和尚因僧問僧繇為什麼邈誌公真不
得師云非但僧繇誌公亦邈不得僧云誌公為什
麼邈不得師云彩繢不將來僧云和尚還邈得也無
師云我亦邈不得僧云和尚為什麼邈不得師云
渠不肯我顏色教我如何邈

丹霞淳頌身光熾盛祖巍巍妙筆如何彩繪伊休問僧
繇與道子誌公他自不能知

郢州芭蕉和尚因僧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
有問有答

雲門杲舉此話云芭蕉雖善用鋼刃上事子細撿點將
來大似日中逃影葦真這僧今日或有人問徑山不落

諸緣請師直指只向他道猩猩雖能言畢竟是畜類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
師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僧云本來有許多面目
師云你適來見箇什麼

大洪恩拈云覆船不消一拶便作屎臭氣這僧若具行脚
眼必應不受人謾苟或不然設爾便恁麼承當得去被
此胡顏

覆船因僧問鈎錐不到處請師道師良久僧云擊
電之機徒勞佇思師云出格一句你試道看僧近
前三步復退後師云此是出格句即今事作麼生
僧以袖拂一下便出去師云也是天津橋上漢

心聞賁舉此話云具透關眼用隨虎機八面既已玲瓏
二邊各能迴互直得如是未免亦是天津橋上漢且作
麼生道得出格一句

潭州中雲蓋和尚因僧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云
文殊失却口

心聞賁拈云若論向上句豈唯文殊失却口盡大地人
亡鋒結舌有分雖然如是不如此說是何說笑倒西來
碧眼胡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叅夾山不禮拜當面而立
山云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云自遠趨風乞
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
云住住且莫草草怱怱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
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師無語山

便打師從此伏膺
投子青頌無位石人夜入山雪籠紅頂綠衣寒唱開劫
筆三峯頂捧出金襴對日看
天童覺頌搖頭擺尾赤梢鱗徹底無依解轉身截斷舌
頭饒有術拽迴鼻孔妙通神夜明簾外光風月如晝枯
木嵓前芳花卉長春無舌人無舌人正令全提一句親
獨步寰中明了了任從天下樂欣欣
興化拈但知作佛愁什麼眾生　五祖戒出洛浦語云
更說道理看便出去　大陽延代也要和尚證明
靈寶顯拈這漢可悲可痛鉗置他林際他既雲月是同
我亦溪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坐具劈口便摑
夾山若是今知方漢必然明窓下安排

投子青拈到這裏作麼生道得一句得同身共命一氣
連枝遂代云無目　繡鳳冲虛透碧霄
崇眞一舉此話連舉雲蓋拈師云可憐洛浦被夾山一
摑一去更不再來有什麼救處雲蓋恁麼道也是東家
人死西家助哀
丹霞淳小參云聊舉一則因緣與諸人評議昔日洛浦
問夾山至山便打丹霞今夜敢問諸人溪山各異則止
雲月是同且休無舌人解語則不問祇如坐者是夾山
立者是洛浦且作麼生說个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
底道理諸人若向這裏委悉得去可謂石人衫子破玉
女務無腰其或未然請問堂中首座 請首座小參
洛浦因僧問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

證者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
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
丹霞淳頌拾得踈慵非覺曉寒山懶惰不知歸聲前一
句圓音美物外三山片月輝
崑山元頌道人何是佛何非佛返教人供養伊若謂意
令尊正法百千佛可背菩提
又頌道人何是佛何非佛返教人供養伊要識如來端
的音不勞瞬目及揚眉
金山元因施主修設請陞座云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
養一个無思無念無修無證無心道人只如堂中三百
餘僧寒則圍爐向火熱則拈扇招風問著則口似索鈴
打著便眼前火起且道那个是無心道人要會麼門前

盡是長安路須是還他五里牌
法真一舉此話至無心道人師云作麼生會佛豈是有
心底人也只為見汝等衆生起放佛見滯在因果會着
福德不合無住無念之理所以作如此之說今時人見
與麼道將謂是諸佛外真个別有一無心道人不知佛
又是何人做也只如羅漢小果聖人滅盡意根亦可謂
無心道人第八地菩薩入無功用道一念不生求佛覺
生之想亦可謂無心道人豈可佛便不如也佛本為除
衆生分別之見今又生一重見解正似以楔出楔前楔
雖去後楔復入也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好兄弟環中辨白量外觀光不
觸塵機妙分真照還會麼雪月蘆花江上寒曉風威

汾陽語

洛浦上堂云孫賓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
出云請和尚一卜師云汝家爺死僧無語（法眼代撫掌）

新[illegible]頌 著天一則

雲門杲示衆舉此話至僧無語法眼代撫掌三下師云
遮僧沒興死却爺又被他人撫掌信知禍不單行福無
雙至然洛浦善卜法眼善斷若子細思量爻象吉凶二
老一時還逗既占得大風鼎卦何故斷作地火明夷雲
門即不然驀拈拄杖云孫賓門下死却郎罷連卓三下
云會麽內屬艮宮再求外象又卓三下云千靈萬聖萬
聖千靈莫順人情復卓一下云吉凶上卦

洛浦因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云家破人亡
子歸何處僧云恁麽則不歸去也師云庭前殘雪
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石門易頌人亡家破亦忘歸滿室紅塵掃者稀紅日消
殊逐流來不知誰為掩柴扉

丹霞淳頌大平鄉國路空賒歸興悠悠思莫涯撒手到
家何所有琉璃寶殿鎖蟾華

投子青上堂舉此話云且道洛浦恁麽對他甚麽處是
指這僧歸路若於這裏會得可謂撒手歸家若也不會
舉步更須子細

翠嵓宗拈這僧前不攝村後不攝店只為洛浦未曾指
他直路我若見這僧恁麽問只向他道你只今在什麽
處待他擬議劈脊便打若是箇皮下有血底人粉骨碎

身報恩有分

洛浦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日月並輪空誰言別有路僧云恁麽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揆師云但自不干羊何須泣岐路

丹霞淳頌月落松影高依樹日照池心上下天赫赫炎空非卓午團團秋夜不知圓

洛浦因僧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云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家無白澤之圖無如是之怪）

丹霞淳頌嚚前雖有雲千頃户内殊無半夜燈極目危巒分古秀暮天斜照碧層層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青嵐覆處出岫藏峯白月輝時碧潭無影

丹霞淳頌群花未發梅先坼萬木凋零栢轉青雲淡不彰蘿月影煙輕那露引風枝

洛浦因僧門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云拳中舊覓不假披沙僧云恁麽則展手不逢也師云莫將鶴唳擬當鸎啼

丹霞淳頌淘金豈假披沙得不觸波瀾猶費力露柱三更忽放光此時未審何人識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云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

投子青頌畢鉢嵓花曉帶春香風時結鷲峰層須知玉像瓶中塔別有輝天照地燈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雪覆孤峰峰

不白雨滴石笋笋須生
丹霞淳頌海底龍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荆棘况是貧家少送迎
洛浦因蛤溪道者相看問云自從犂溪相別今得幾年溪云和尚猶記得昔時事師云見說道者怱忘却年月也溪云和尚住持事繁且容子細看師云打即打會禪漢溪云某甲消得師云道者休山事繁
丹霞淳頌這般消息不殊常蟾桂枝枝布遠香昨夜常娥呈巧妙眼睛直上繡鴛鴦
洛浦抵于潞陽遇故人因話正陵事故人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只在闤闠中曰何不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闤闠中如何逃難師曰雖在闤闠中人且不識故人罔測

心聞賁頌無雲碧落難藏兎似鏡澄潭不卧龍妙得中行履處同門出入不相逢
洛浦臨終示衆云今有一事問你諸人若道這个是頭上安頭若道不是斬頭覓活時首座云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云是什麽時節作這个說話有彥從上座出云去此二途請師不問師云未在更道從云某甲道不盡師云我不管你道盡不盡從云某甲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晚發從上座問你今日祇對甚有來由合體得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且

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揀得出分付鉢袋子從
云不會師云汝合會從云實不會師喝出云苦哉
苦哉（玄覺徵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擲了拈著伊）僧問和尚尊意如
何師云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
天童覺頌餌雲鈎月鈎清津年老心孤未得鱗一曲離
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
雲峯了拈明不越戶是先聖到地頭語按牛頭喫草能
有幾个知恩怎麼哭大有苦屈在還知洛浦慈悲處麼
遂哭數聲云謾雲峯不得
雲門杲示衆舉明招向火次僧忽問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未審此四句那句是賓
那句是主明招撥開火云你向這裏與我拈出一莖眉

毛看僧云非但某甲盡大地人喪身失命招云何故白
把髭投衙師云這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若人道
得頭尾圓全句雲門與你拄杖子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上堂有僧出禮拜了叉手而
立師云大材藏拙戶僧又過一邊立師云喪身棟
梁材

丹霞淳頌叉手須知已隔津更進步轉傑倫頑銅若
作黃金貨誑可謾他無眼人

韶山因見僧來便問云莫便是多口白頭因麼云
不敢師云有多少口因云通身是口師云大小二事
向甚處屙云向韶山口裏屙（雲竇顯別云從來疑著韶山）師云有
韶山口即得無韶山口向什麼處屙因無語師便打

雲門偃代這話墮阿師放你三十棒又云將謂是師子兒又云韶山今日瓦解氷消　將山泉代便掩鼻出去

韶山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

丹霞淳頌妙峯高頂徧肥膩天產靈苗不觸地翠葉無風常自搖誘香那逐春光媚

韶山因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云有僧云是甚麽句師云一片孤雲不露醜

投子青頌白雲不到中峰頂滿目煙蘿景象殊一句曲寒千古調萬重青碧月來初

天童覺擧此話云通身回互不觸尊嚴退位傍提要當宛轉還見韶山相爲處麽盡力推爺向裏頭

郢州四禪和尚因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云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渴

丹霞淳頌曹溪源派古之今意識徒將度淺深好是昔人遊戲處雖然入井不曾沉

鳳翔府天蓋幽禪師因僧擧問有一院名無垢淨光化俗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爲什麽却造俗室僧無語師代云三秋明月夜不是踢團圓

丹霞淳頌雖然答盡深深意爭奈投機句未親欲會本來無垢的更須入水看長人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云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僧曰只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云不可拈放汝手裏

丹霞淳頌一片虛明本妙圓箇中非正亦非偏寶璘瑞
　草無根帶不待春功色自鮮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來夾山山問什麼處來師
云閩中山云還識老僧麼師云和尚還識學人麼
山云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汝盧
陵米價師云恁麼則不識和尚未審盧陵米作麼
價山云真師子兒善能哮吼
丹霞淳頌父子相逢眼倍明靈苗叢裏坦然行箇中若
謂金毛子已是蓋梅觸大繫
翠嵓宗拈江陵米價却還了草鞋價未曾還在具眼者
試定當看
　太原海湖禪師因雲涉座主問和尚什麼年行道

師云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云只如憍陳如是什
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咄云這尿床鬼
丹霞淳頌多是從人學得來一生空把口胡開欲窮此
片虛明地七佛前前惣不該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因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
處去也師云石牛沿江路日裏夜明燈
翠嵓宗拈是即是若惣恁麼會去盡大地人結舌有分
我即不然或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對云王輪機轉
妙金鳳透重霄
　洪州米嶺和尚示衆云莫過於此有僧便問是什
麼莫過於此師云不出是僧持此語問長慶云為
什麼不出是慶云你擬喚作什麼

空叟和尚擧此話云莫過於此脚頭脚底不出是已落第二條擬議作什麽海壇大子似驢大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據二老宿拈未得剿絕作麽生道得剿絕去慶良久師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慶云汝作麽生師云兩手扶犂水過膝

大洪恩頌俱忘未透是何物千聖詺之爲恍惚兩手扶犂突不休爲君打破精靈窟

又頌俱忘未忘總由我上下四維無不可茫茫無限夜行人苦恨不知燈是火

薦福逸頌俱亡未亡是何物盤山洞山吐不出濟倒稜

兄無計爲未免全身入鬼窟展闍梨奇復奇兩手扶犂水過膝香風八面吹無時

知非子頌盤洞二山說光境俱亡不亡是何物長慶良久意剿絕話計來離山鬼窟保福兩手扶犂行入涇入水出復没敢問四老會話中誰爲遮祖而起佛

中白吉知非子頌光境俱亡眼不見巖光境未亡不堪看峒良久須知没奈何驟湿人金剛同一欄　蹤拈來須出入九成叅徒到此瞞頇漢巴調吏擇答公言午後愁人打畾偏盧盧

雪竇顯拈俱亡未亡拈由我保福因什麽道未得剿絕酌然能有幾个諸人又作麽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師良久云柳絮隨風自西自東　大潙秀拈保福拈提

頗有宗風及乎問著又却拖泥帶水光境何物且致俱亡未亡甚處得者消息　天童覺拈俱亡未亡棄人棄境為什麽保福不肯長慶大平本是將軍立不許將軍見大平

保福示衆云此事如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便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云適來且置闍梨還搆得麽僧云若搆不得未免大衆笑師云作家作家僧云是什麽心行師云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

雪竇顯示衆舉此話云諸上座保福有生擒虎兕底爪牙者僧也不易相敵雖然如此要且放過保福一著只如雪竇與大衆還許諸方撿責也無若免不得平地上死人無數其中有得活底麽師拈起拄杖云來也來也

保福因長生卓菴時去相訪茶話次生云有僧問某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某甲竪起拂子不知得不得師云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嘆此事如虎戴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恁麽事為什麽讚毀不同生云適來出自偶爾有老宿云毀又爭得有老宿云惜取眉毛

浮上座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

雪竇顯都別云若非和尚證明拂子一生無用

玄覺云一等是恁麽事為什麽有得有不得

保福指鍋問僧鍋深多小僧云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僧云和尚莫謾人好師云却是你

謾我

雪竇顯頌 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難加謾人謾我無人會水長船高眼裏沙此頌保福謾人

開先暹因開浴上堂舉此話云此公案衆中可謂是是非非擢量不下山僧即不然鍋孫多小和尚試量看辨脊便打且將者僧分付林際何故賣金過與買金人和尚莫謾人好辨脊便打後將者僧分付與德山何故為他擔枷過狀更有一頓分付什麽人良久云二俱不行放過一著

保福因僧侍立乃云你得伊麽麁心僧云甚處是某甲麁心處師拈一塊土與僧云拋向門外著僧拋了却來云甚處是某甲麁心師云我見你崇著

磕著所以道你麁心

雪竇顯拈然則者僧被保福熱謾爭奈真不掩偽曲不藏直雪竇將今視古於理不甘見你者一隊漢忽僧堂裏來寮舍內出第著磕著亦乃不知返來麁心轉盛我若放過便見諸方檢責師驀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

保福簽菜次大原孚上座到來師云道得與亦菜孚云把將來師與一片孚便接得去

雪竇顯拈雖是死地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著試請辨看

保福因僧問雪峯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師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

雪竇顯拈一千五百个布衲保福較些些子

蔣山勤拈孔雀羽毛麒麟頭角重重光彩的的相承要
明陷虎之機須施嶮崖之句雖然如是只知與麼來不
知與麼去或有問山僧五祖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
掛角時只對他道不敢辜負先師委悉麼山高豈㝵白
雲飛

　越州諸暨越山師鼐鑒真禪師初參雪峯未染之
言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忽覩日光豁然
大悟乃有頌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
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付將來有老宿拈
云未上樓時眼在什麼處

法眞一拈在樓上時眼在什麼處若也辨得始消他供
養若辨不得但知隨例喰餛子也得三文買草鞋

圓通秀因僧問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只
如未上樓時眼在什麼處師云話墮也僧無語師云笑
殺傍觀乃云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顧視
左右云這裏莫有麼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付將
來還有迷逢達磨底麼出來與法雲相見若無也不得
錯怪別人　廣靈祖舉此話云是即是越山上至清
風樓有眼却能見未離越山時有口不能道因甚如此
只為大近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十二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十三

達磨第十二世福州雪峯山義存禪師嗣法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在雪峯時欲出嶺遊方至嶺上因趯着脚指頭却回雪峯更不出嶺

法眞一頌　釣魚船上謝三郎　趯倒須彌返古鄉　應笑途中未歸客　伶俜旅泊向他鄉

玄沙示衆云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

法眞一頌　活人路上有亡僧　六識無功用不行　觸目顯然何所辨　明明日午打三更

又頌　且置亡僧面前事　活人背後若爲逢　自從打破雲南國　直至如今塞北通（此連擧天衣懷上堂）

僧問法眼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　答曰是汝面前　又問遷化向什麽處去　答曰亡僧幾曾遷化　進曰爭奈即今何　答曰汝不識亡僧

天衣懷上堂擧此話至觸目菩提　師云旦道活人背脊後底是什麽　三千大喻謾自勞神　庵內人爲什麽不見庵外事　多口衲僧一任商量

長蘆賾擧玄沙指亡僧面前花樹子云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　師云山僧有頌擧示大衆　玄沙當日指亡僧　不問眉毛有幾莖　堪對暮雲歸未合　遠山無限碧層層　諸仁者亡僧面前且置　祇如活人面前是个什麽　良久云鼻孔只堪出氣

竹庵珪舉此話云還知玄沙老漢親切爲人處麼向道
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玄沙問庵主乞火庵主云火性徧在一切處爲什
　麼却問人乞師云話墮也
長蘆賾舉此話云諸仁者性大真空性空真大清淨本
然周徧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是知火有
分限性無分限庵主見處非但瞞盰佛性亦乃自語相
違玄沙大似不奈事可惜爲他點破新羅即不然但向
伊道怪山僧不得
　玄沙到蒲田縣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昨日
　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小塘提起袈裟角師云料
　掉沒交涉

天童覺頌夜壑藏舟澄源着棹龍魚未知水爲命折筯
不妨聊一攪玄沙師小塘老函蓋劍鋒探竿影草譖縮
也老龜巢蓮游戲也華鱗弄藻
法眼別昨日有多少喧鬧　法燈別今日更好笑
開先暹拈且拈槌豎拂是千聖眞規小塘提起袈裟角
玄沙因何不肯灼然得失是非皎然可辨明眼衲僧試
檢點看敎問大衆昨日一場喧鬧向甚處去也良久云
白雲繞處見青天　又別云何勞和尚特地
大潙喆拈大潙即不然忽有問遂嗚指一下如有个衲
子出來云料掉沒交涉却背他何故大丈夫漢將虎鬚
也是本分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黄龍新拈奇怪諸禪德扶豎宗乘也須是小塘始得玄

沙為什麽道料掉沒交涉雲嵓即不然昨日許多喧鬧
向什麽處去也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圜悟勤舉此話連舉大溈拈師云二老宿雖是提振綱
宗要且貪觀天上月而今或有个出問道林適來許多
喧鬧向什麽處去只對他道又是從頭起他若道料掉
沒交涉劈脊便棒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
陸沉　白雲昺拈玄沙與麽道還有得失是非也無若
謂有當人未具眼在若謂無玄沙因甚道料掉沒交涉
還會麽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玄沙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汝道不
見什麽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者个法麽　顯別
秘遊知知和尚師云衖中清水白米從汝與佛法未會
在

海印信頌不見一法大過患緑水循循瀉碧灘花開雲
嶺一枝鸎未落江天數聲鴈
玄覺徵且道玄沙恁麽道意在什麽處不見僧問洞山
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此意如何山云不見一法好言
語上座一宿覺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
普賢菩薩又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是一箇是兩箇試
斷看　雪竇顯拈大小鏡清被玄沙熱謾我當時若見
但只向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
蔣山泉拈李將軍有佳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天童覺拈鏡清當時伊麽荅玄沙末後伊麽道還相契
也無然則鏡清久不作佛法夢也須是玄沙同衆始得

大溈喆拈若不是鏡清幾乎忘前失後何故不逢別者
終不開拳
落庵傑舉此話云二尊宿驀劄相逢大似少兒則劇祖
似佛法身心何在先應庵拈云鏡清放頑佛也不柰伊
何若不是玄沙識破幾被露柱吞却師唱去若教頻下
淚東海也須乾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是汝自己
大中德頌是汝自已莫相鈍置衲子兩兩三三只道早
眠晏起
無爲子頌學人自已是汝自已雪上加霜重掛唇齒
雲門偃拈没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僧問如何是自已
師云忽然路上有人喚衲僧齊你也隨例得飯喫

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龍驚云虎和尚師回頭云
是你至晚侍立次天龍云今日見虎蒙和尚指示
專甲不會師云世間有四種極重之事若人透得
不妨出得陰界
興教壽頌玄沙見虎是汝多少人明自已色聲遍滿大
虛有底纖毫依倚
蔣山泉頌前虎後虎急須看取凜列威風生獰介距令
古樵人不迴顧要身失命何窮數若迴顧雄雄坐斷山
前路
海印信頌老玄沙大饒舌覰體明明重漏泄衲僧於此
便承當驗來未免眼中楔眼中楔孰孰別火發新羅燒
脚熱

保寧勇頌猛虎當途獨振威小可真个利如錐可憐不
覺亡身者碎骨拾來良可悲

佛眼遠頌宗師方便大慈悲是彼之言實古錐萬里神
光騰頂後背將生死嚇愚癡

雲竇顯拈要與人天為師前面蹤的是虎

東禪齊拈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
人還委得麼

慈受小參舉此話至是你虎天龍罔措師云玄沙可謂
曲盡老婆心要人明這个還會麼争聽山僧注脚山中
有虎久世上有人虎當磨牙爪利牙小可怖寄語花
狸奴莫教緣上樹　雲門杲代也知和尚為人切

玄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

病人來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患
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
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
僧出問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也無師云許汝
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便出師云不是不是地藏
出云某甲有眼耳和尚作麼生接師云可可大笑中
拈云三種病人即今在什麼處又一僧云非唯瞞
他兼亦自瞞

雪竇顯頌盲聾瘖瘂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
婁不辨正色師曠豈識玄絲争如獨坐虛窓下葉落花
開自有時復云還會也無無孔鐵鎚

汾陽昭頌擁生聾瞽瘂瘂麻要顯吾宗驗作家金剛
截如泥碎透金縫動失玄沙

法真一頌青聾瘖瘂何人患縱遇醫王爭得安不是雲
門入選來驢年求瘥也應難
崇勝珙頌聾盲瘖瘂稟天常佛法何須靈驗方兩手擎
來尚不要誰將管見謗蒼蒼
佛眼遠頌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
子走來樹上懸身
雲門杲頌玄沙三種病人話透出雲門六不收莫待是
非來入耳從前知已返為讎
竹庵珪頌盲聾瘖瘂接不得玄沙枉費閑心力扁鵲盧
醫拱手歸三人俱是膏肓疾
雲門偃因有僧舉此話請益師乃云汝禮拜著僧禮拜
起門以拄杖挃之僧乃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

前來僧才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乃云還會麼僧云不
會門云汝不是患瘂其僧於此有省　法眼拈我當
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　雲居錫
拈只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
法眼為什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
上來商量大家要知　雲蓋顒舉此話便喝云這盲
聾瘖瘂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或拈搥豎拂
不管數近前又不來還會麼不應諸方還奈何得麼雲
蓋若不奈何後這一隊驢漢又堪作个什麼以拄杖
時打趁　翠岩芝拈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
雲居元上堂舉此話至無靈驗時地藏在會出云某甲
不患盲聾瘖瘂請師接玄沙呵呵大笑師云地藏如龍

無角似蛇有足玄沙只有先鋒且無殿後雖然解笑爭奈笑裏無刀兩人病在膏肓針藥之所不到山僧今日為你諸人點破乃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法眞一舉此話連舉雲門雪竇拈師云雲門雪竇也只是因風吹火見兔放鷹爭如地藏有逆水之波當時聞玄沙與麼道便出眾云桂琛現有眼且請師接抄呵呵大笑師云非但玄沙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這一撥不免退身有分師驀拈拄杖云放過即不可

天童覺拈雲門平展者僧實酬且道悟在什麼處不救之疾難為針艾

智海清上堂舉此話云平昌就下玄沙已是勞神補短

截長雲門更加醜拙秖如玄沙道若接此三種人不得是佛法無靈驗智海即不如若接此二種人不得是佛法有靈驗且道意旨作麼生龍向洞中銜雨出鳥從花裏帶香歸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好諸兄弟還知真實相為處麼山僧不惜眉毛為諸人說破秖如諸人尋常有雙眼又何曾見來有雙耳又何曾聞來有片舌又何曾說來既無說無聞無見何處有色聲香味來雖然如是又能有幾人到者般田地所以道木伎機石女兒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干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小人知午齋粥無餘事妄若燒香話道奇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這僧雖然悟去只悟得雲門禪若是玄沙禪更買草鞋始得　又普說舉此

話師顧視大衆云要識玄沙麼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當時地藏和尚在座下至作麼生接師云非父不生其子玄沙呵呵大笑師云笑裏有刀山僧有時舉此話問學者有來　捋盡葫蘆也道某甲有口有耳有眼和尚作麼生接山僧向他道咬人屎橛不是好狗又卻去不得

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示之山云人人出這个不得師云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人人出者个不得山云和尚恁麼道卻得某甲為什不得師云我得汝不得

法真一頌作者好求無病藥馬腹驢胎何處着鼓山當日可憐生鼻孔遭人白拈卻

白雲昺頌人人出者个不得千古萬古為規則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驢胎裏去馬腹中來兩耳無聞眼未開禹門三級桃花浪也龍只欠一聲雷

雪竇顯拈秖解貪觀白浪不知失卻手橈

雲峯悅拈道得道不得揔在玄沙圈繢裏如今還有出得底麼　天童覺拈玄沙大似倚勢欺人以強凌弱蓋他撥得轉弄得出兩个一般為什麼道我得你不得是直難掩是偽不昌　圜悟勤拈酌然避一條路作者方知直得窮天地亘萬古而不移消劫石空芥城而無盡便是透關底也須急著眼始得一等是與麼時節為什麼我得汝不得切忌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白雲昺拈列不轉自鼻孔換卻眼睛若無者个手段如何扶

竪宗乘拈那顆正雖然如是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且
道笑箇甚麼笑情知他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玄沙令僧馳書上雪峯峯上堂開見白紙三幅乃
示衆云會麼僧云不會峯曰君子千里同風僧回
舉似師師云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
法真一頌三張白紙一函封昔日玄沙寄雪峯不道全
機要相委護云千里自同風
淨嚴遂頌君子千里同風不費難得之其都來白紙三
張無限隨他蹉過
佛陀遜頌白紙還書寄雪峯雪峯由是喜同風中間蹉
過無人見鷓後紅城打暮鐘
真如喆頌玄沙到白紙靈老知同風蹉過人難會古曲

調不同
瑞巖慈頌賤賣三張白紙貼稱饒箇不會歸家失却稱
鑊暗中歸者纖娥
拋觸居士頌三幅書來一字無從教大地盡名模當時
投箇丹青手畫作滕王蛺蝶圖
五祖戒出語云將謂胡鬚赤　東禪齊拈什麼處蹉過
若的蹉過師豈不會衆子意若不恁麼會只如玄沙意
作麼生若會得便承取玄沙　傳印信出會麼智與師齊
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要且欠一著在
黃龍南因僧馳書至上堂舉此話云叢林異解莫知其
數有云雪峯纔接得書無語識破他開見是白紙呈似
大衆更說道理是兩重蹉過了也有云雪峯見處未必

不及玄沙玄沙見處未必過於雪峯此二文不相見遞
相唱和貴要話行有云玄沙若無此語佛法爭到今日
殊不委其宗源但恣識情計度如斯見解自誤猶可誤
他別人同安今日不惜眉毛布施大衆雪峯不道無長
處既被玄沙識破直至如今雪不出
黃龍新舉此話王蹉過也不知僧却問和尚如何沙云
孟春猶寒師云玄沙馳達光生千里不辱四方爲什麼
却道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如今忽有人問雪峯如何
良久云仲秋漸涼
智海清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雪峯古佛放杲日而麗
天垂照觸處流輝玄沙宗師順佛心而踞地上承全身
露現

玄沙問僧近離甚處僧云瑞嵒師云瑞嵒有何言
句僧云長喚主人公自云喏惺惺著他後莫受人
謾師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却云何不且在
彼中僧云瑞嵒遷化也師云如今還喚得應麼僧
無對
雲門杲頌瑞嵒家風喚主人公昨夜南山虎咬大蟲
竹庵珪頌一主人公死一主人公活嵒解弄精魂兩頭
背透脫
雪竇顯舉此話至僧無對師云蒼天蒼天　法眞一舉
此話連舉保寧代和尚爲甚對面不聞歸別云且低聲
圜悟勤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萬丈寒潭徹底月在
當心千尺巖松倚天風生幽谷直得漂漂孤標澄澄風

彩及至月離碧嶂影落雲衢遂乃當面蹉却當時者僧若是个漢待伊道即今還發得應麼當下便喝非唯把斷玄沙要津亦與瑞嵓老子出氣

竹庵珪上堂舉此話云你諸人要識四大五蘊下落識取主人公始得乃卓拄杖云主人公觸處通明如鏡覺如空能鑑照善包容頭頭是處處逢起坐隨笑語同長惺惺不昏蒙會唱喏愛點胷眼卓朔頭降騎風從虎雲從龍龍上天鵰出籠遶青霄千萬重大衆透出後向什麼處去又卓拄杖一下云華表柱頭留語後不聞消息至如今

趙公舉此話云且道如今喚底是主喚客喚他後瞞底是他瞞自瞞試與判看公自代云些道野狐精

玄沙因西天有聲明三藏到王大王請師驗之師乃將銅火筯敲鐵火鑪問是什麼聲三藏對曰銅鐵聲（[illegible]）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三藏無對（法眼代大師久受大王供養　法燈代云是和尚讚大王）

雪竇顯別大王宜加信敬又代三藏云莫謾外國人

天童覺拈理契則神貧子獲衣中之寶情封則物力士失額上之珠三藏只解瞻前玄沙不能顧後還知麼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玄沙因雪峯嘗謂曰有箇南際長老問無有答不得者除一日到雪峯峯令訪師師問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云須知有不求知者（歸宗柔別拈掌示下雪竇顯別　云雲峯門下幾箇知斷）師云山頭老漢喫許多

辛苦作麽
大潙拈拈玄沙用麽道大潙伊麽舉不得動著何故如
擊塗毒鼓遠近聞皆喪　圜悟勤拈玄沙放去大嶮收
來大速若據金山即不然此事唯我能知須知有不求
知者只向他道也知長老不分外還委悉麽一鏃破三
關分明箭後路
　玄沙因設艱藥徧身　紅爛僧問如何是堅固法身
　師云膿滴滴地
天衣懷頌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上謝家風時人只
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崇勝珙頌淸淨法身膿滴滴劫火洞然無變易一塵法
界空逢人芥子須彌誰委的誰委的低靴不及登山屐

悦齋居士頌白首波心一葉輕背風逆水夜深行笑他
淸淺隨潮下千里澄江掠岸撐
　玄沙因鏡淸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
　云還聞偃溪水聲麽淸云聞師云從遮裏入淸於
　此得箇入處
蔣山泉頌從這裏入頭上脚下俱緣雖然通得咽喉未
免一場氣急風淅淅水悠悠淸歌何處起人在木蘭舟
法雲秀頌一滴偃溪水四海小人聞直饒立會得也是
弄精魂
承天懷頌一條偃水自朝宗聽者能袪萬劫聾好是聞
從言下入聲聲相引到圓通
崇勝珙頌乍入叢林乞箇入路偃溪水聲古今獨

露學人既聞方可東可西從者裏入方何錯何誤

悦齋居士頌知君聞得偃溪聲且認山河作眼睛古人不是好心漢請向袈裟底下聽

白雲演上堂舉此話云果是得入一任四方八面去也未然輒不得離却遮裏

佛眼遠普說舉此話云今時人不明了秖管道心性周遍更是誰聞如此言論有何交涉直須是通身亦條條地不掛寸絲始得且問諸人還着衣來麼良久云得个麼不識羞恥久立　又普說舉此話云我問你聞時聞个什麼箇箇對曰聞水聲如此見解堪作何用據他所見聞處歷歷地一時領得離此聞外無聲可得盡從我者裏顯現者箇是業識有底對云不是水聲是聞自己山僧向道自己了如何聞自己所謂認心認性佛法是个省力易會法門人自辛苦古人見不柰何了向人道你試一念靜思看好言語後人不明古人意了去那裏閉眉合眼捺伏身心堆堆地坐了等悟好癡好癡久立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連舉五祖演云不得離却遮裏師云若要真个得入直須離却者裏

竹庵珪舉此話云莫錯示人麼

密庵傑舉此話連舉五祖演雲門杲拈師云二大老總是歧路相逢漆桶相揩有甚快活處徑山即不然入之一字亦不喜聞

玄沙因見新到才禮拜師云因我得禮你

雲門杲頌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

妄流傳

竹庵珪頌利刀自斷命根不要依草附木若有一法與人永入拔舌地獄

玄沙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遂問光侍者汝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

法眼代和尚終不恁麽　法燈代請和尚下船

玄覺代貧兒思舊債

玄沙示衆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大迦葉猶如話月曹溪竪拂猶如指月鼓山云月咄師云者阿師就我覓月鼓山不肯却歸衆云道我就他覓月

雪竇顯拈玄沙鼓山如排百萬軍大陣秪拋瓦子相擊或有衲僧辨得當知正法眼藏付囑有在

黃龍心舉僧問德山曹溪話月靈山指月即不問如何是月山曰昨夜三更轉向西僧無語師曰更靈利但向伊道真善知識侍者老底知存知亡其惟聖人乎

玄沙偈云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已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法真一頌神光頂後照無邊萬里區區豈足言若問玄沙端的意霜天夜半髑髏寒

玄沙上堂聞鷰子聲乃云深談實相善説法要便下座

法眞一頌紫鸞飛來繞畫梁深談實相響瑯瑯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空叟和尚頌殺活交馳千聖不共殺得眉毛失卻鼻孔

此錄舉玄沙參決至前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云某甲不會師云去無人信法

寶林本上堂舉此話云古人一期與唱實謂千古鴻規把定乾坤綿綿不漏罷參高德無不備知後進初心往往錯會或云婆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或云一切聲是佛聲或云一回舉著一回新或云多少分明或云不消一喝或云更嫌什麼若作如此商量盡是依草附木且道玄沙意作麼生良久云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柱杖擊禪床

育王諶拈藥學徧泄天機玄沙更爲翻譯諸人還有信

解慶麼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玄沙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趂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嶮入地獄如箭射侍者云喜得和尚再復人身

翠嵒芝拈大小玄沙前不到村後不至店且作麼生道得出身之路　道吾眞拈大小芝老只是偏枯若是道吾即不然玄沙與侍者一人具一隻眼

玄沙云我與釋迦老子同參且道參見阿誰　心印集仙

宗仁慧行瑫大師上堂云我與亞斯誰席有僧出禮拜擬伸問大師云錯便下座

百丈常因僧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何人師云唯有同參方得知僧云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云恁麼即不解參也

青王讚拈師拈拄杖云參見嚴寧這拄杖子還有剔起眉毛共相證據者麼若能如是禍不入慎家之門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和尚親傳底事師云我是謝家兒

投子青頌親仲端的向君言莫比流沙少室傳昨夜鴈迴雙嶺外謝家人立月明前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只這一縫大小

天童覺頌只這一縫大少龜叢林漢分曉點頭言語丁寧擺手舌頭猶豫不借猶怨人人腳下長安道

又舉此話云見成公案你若道據款結案我知你未識玄沙若有人問長蘆祗向道四稜蹋地且道識玄沙不識玄沙具眼者辨着

玄沙因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要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三乘十二分教揔不要

百丈常頌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峯

黃龍心舉此話云如珠在淵本自無類如玉在石本自無瑕識者荊棘但爲檫絜不識者醍醐翻成毒藥

玄沙因僧問古人拈槌竪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云不當僧云古人意作麼生師竪起拂子僧云宗乘中事如何師云待你悟去始得

大洪恩拈設爾悟去亦不當宗乘中事僧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拈起拄杖僧擬進語師擲下拄杖

玄沙示衆云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

雪竇舉此話云若却別致一問來自代云祖師遺下
翠嵓宗拈云打破髑髏拈却鼻孔教却世界泯絕家風
諸人向什麼處見玄沙老子
　玄沙一日與韋監軍茶話次軍云占彼國人語話
稍難弁何況五天梵語還有人弁得麼師提起托
子云識得這箇即弁得
悅齋居士頌西天貝葉不難明何必迢迢問梵僧纔起
眉毛羅什現展開兩手是麼騰
雲門偃拈玄沙何用繁辭又云適來道什麼又云有什
麼難辨
　法眞一別下口便知音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拈拄杖示衆云拄杖子化
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雪竇顯頌拄杖子吞乾坤徒說桃花浪奔燒尾者不在
拏雲攫霧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拈了也聞不聞直須
灑灑落落休更紛紛紜紜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
難放君師驀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
雪溪益頌山疊疊水瀰瀰遊子天涯合早歸禹門欲透
桃花浪待得風雷是幾時歸到家鄉無个事煙村一任
杜鵑啼
丹霞淳上堂云朕兆未分賓主何立燃燈已後兼帶權
興所以雲門和尚道拄杖子化為龍至甚處得來雲門
恁麼道美即美矣善即善矣子細看來只能自利殊無
利他丹霞即不然拄杖子化為龍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直得靈苗繁秀瑞草增輝大千沙界盡吾家何必西瞿

與南贍諸人君向這裏委悉得去可謂功不浪施其或未然不免落功勳去也且道不落功勳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云還會麼撒手那邊千聖外迴程甚作火中蓮

長蘆賾上堂舉此話拈起拄杖云拄杖只是木頭不曾變化為龍亦不曾吞却乾坤山河大地宛然猶在有時客來須看有時賊來須打乃擊香臺一下靠却拄杖云君憑無事却來祇候禪床還會麼萬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

黃龍心拈明眼宗師正令猶在忽若有个漢出來道者个是拄杖子山河大地有甚過也許伊具一隻眼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云鉢裏飯桶裏水

雪竇顯頌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嘴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个个無裩長者子

天童覺頌鉢裏飯桶裏水開口見膽求知己擬思便落二三撥對面忽成千萬里韶陽師較些子斷金之義若誰與相同匪石之心兮獨能如此

開先暹拈諸禪德水若是塵作麼生飲飯若是塵作麼生喫又道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師乃竪起拳頭云拳頭是塵且作麼生說个入正受底道理直饒於此入得更有山河大地累得上座骨出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塵塵三昧彼彼不外千峰向嶽百川赴海更無一法不如來只个堂堂觀自在

育王諶拈飢飡渴飲把筯拈匙如恒河沙計乃多少量
彼來處萬中無一

雲門垂語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自代云
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蘇本錄雲門問僧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語門云你問我與你道僧遂問門云一條絲三十文僧云如何是一條絲二十文門云打與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雪竇顯頌南山雲北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覩新羅國裏
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
糞土

天童覺頌一道神光初不覆藏超見緣也是而非是出
情量也當而無當岩花之粉爲蜂房成蜜野草之滋爲
麝臍作香隨類三尺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

法真一頌南山起雲北山雨羅浮打鼓韶州舞石虎咆
哮上九天泥牛入海無尋處

蔣山勤頌油然南山雲霈然北山雨露柱笑呰呰燈籠
超佛祖中滿邊沒西天東土樓閣門開竟日閑野老不
知何處去

海會演上堂舉此話云大小大雲門大師元來小膽四
面道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四機良久却云者个說話
面皮厚三寸出語成不遜好將臨際棒一日打三頓什
麼人下得手雖然罪過彌天新赦咸放

雲門大師垂語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
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雪竇顯頌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

流水聲縱覷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煙羃羃空生嵓畔花
狼藉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大洪恩頌日日是好日 誰言無等匹甜瓜徹蒂甜禾必
甜如蜜
承天宗頌金烏出玉兔役循環三百六十日乾坤之内
走忙忙能有幾个 知窠窟韶陽鼻孔曾拈得
海印信頌日日是好日風來樹點頭九江煙靄裏月上
謝家樓
雲巖益頌求請向北岸花落嶺南枝到處有春色一天涯
須早歸
蔣山勤頌破二作一分三成六著串數珠數不足南辰
信手攀北斗回身觸著開口牖正當軒玉兔金烏如轉

燭傳不傳得不得那知陌上春條綠
天章楚上堂舉此話云且道今日是什麼日還有人揀
得出麼若揀得出不唯通天通地亦乃別陰別陽若揀
不出天章今日不免作个拄巡官去也師乃良久云還
會麼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
又上堂舉此話云雲門尋語自古宗匠誰敢正眼覷著
崇山老漢不是擔板直饒雲門借路道也秖是个拄巡
官何故如此盡道日日是好日忽然撞著个金神七殺
出來爾這老漢還又向什麼處安身立命還有人救得
他麼若無不免教他求生不得其生求死不得其死若
遇作家但借路擧 海印信上堂擧此話云日
日日從東畔出日 日日從西畔役循環三百六十度度

度未嘗差或花霏霏雪霏霏霏鷺鷥踏折枯蘆枝

天童覺拈屬虎人本命屬猴人相衝

玉泉仙結夏上堂舉此話云日日是好日何須更二三
胡說結草少討多端安禪入定把纜放船將心覓心何
得自瞞只知撥波求水不覺槳棹迷源若明日日是好
日西天即是此土此土即是西天便乃年年是好年月
月是好月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爲什麽如是劫憶
江西馬大師一口吸盡西江水話人歸客舍裏不得舉
著何故有人笑慈氏可殺老婆心

淨慈本上堂云析半衆三時人知有故一拈七衆所共
聞十五日已前你辨我十五日已後我辨你正當十五
日雲門大師道了也

雲門大師垂語云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个是
自己

雪竇顯頌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閉門不造車通途
自寥廓錯錯鼻孔遼天亦穿却

佛真一頌盡大地是藥自己何處著慚愧老韶陽槃忌
都拈却

蔣山勤頌大謔敢全殺活絕承當無摸揉窠中藏鼠
外籌略倒退三千里盡大地是藥錯利劍七星光閃
爍

黃龍心舉雲門有時曰盡大地是藥藥是自己師却問
僧既是盡大地是藥爲什麽却是自己僧曰與什麽作
自己與藥師曰爭奈拔山低玉山高僧擬議師曰將知

是个學語之流

寒山外上堂舉此話云大衆拗直作曲弄巧成拙雲門老漢不曾錯說是則如是你諸人且道那个是藥那个是病喝一喝云你但把取對盂柄匙録雲門云盡大地拈那个是藥盡大地他是藥那是病

育王諶上堂云盡大地是藥那箇是病盡大地是病那箇是藥古人恁麼說只知藥病相治且不解藥病俱遣山僧向你道盡大地是病那箇是病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藥還會麼會則無病求醫不會則死在膏肓若是靈利衲僧自解臨機取則

雲門大師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光明自代云厨庫三門又云

好事不如無

雪竇顯頌自照列孤明為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薦福逸頌黑黑無問東西與南北厨庫三門相對喜撐天拄地同聚星雖然好事不如無敢保韶陽避不得

蔣山勤頌夜明簾外千峯秀鑿壁臺前萬像虛掃蹤滅迹不立錙銖誰為佛殿誰是香厨敲出鳳凰五色髓碎驪龍明月珠

佛眼遠上堂云今時學者不究佛語只究祖師語殊不知祖師語即是佛語莫如此揀擇却成謗佛法去只如雲門大師示衆曰至好事不如無者个是祖師語是他道三門佛殿厨庫僧堂諸人尋常看時是看是不看若

看他道看時不見暗昏昏如何得成光明既是光明了又道好事不如無作殃生又不要去且如楞嚴會上說个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色雜妄想想相為身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為心性一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看个說話甚是子細且道與雲門道底事相去多少莫只明祖師語不究佛語有人曰我亦不用佛語不用祖師語只用自語祖師語佛語尚不用更用自語又道我宗無語不用言語有語尚不是況無語耶莫作夢發朝至夜佛語作一邊祖師語作一邊無語作一邊有語作一邊妄想作一邊無妄想作一邊若恁麼真可謂看時不見暗昏昏也

雲門垂語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

自代云逐物意移

雪竇頌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自看

天童覺頌收卷餘懷厭事華歸來何處是生涯爛柯樵子疑無路掛樹壺公妙有家夜水金波浮桂影秋風雪陣擁蘆花寒魚著底不吞餌興盡清歌却轉槎

崇寧勤頌虎豹文章雖駢頭用揮天維地摧山嶽搜破面門於盡色騎聲截斷籠羅於懈紿去鍊罷却干戈百草頭蕩但狀天飛一鶚

李然居士頌六段不同一狀領過賴有末後句不從脚

根塵縱然理論不成痕白雲已把青天浣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遊山翫水

佛日才須頌遊山翫水子承當南北東西道路長踏破草鞋赤脚走忽然踏地早迴鄉

蔣山泉頌南岳峯前徑山後綠苔聲如雷霹乳拈却笠子雲頭行路破草鞋赤脚走

佛鑑勤頌來時相伴來去時相伴去須知去與來同行不同步他邊鴨聽雷嶺上風吹樹九曲黃泉徹底深三千年來倩一度

又頌借路經過有甚難分明覿面不相謾遊山翫水尋常事出自雲門一語端（遠塵子 [illegible]）

無為子頌學人自己遊山翫水秖知踏破草鞋忘却來時年幾

五祖拈云古人只是借路經行又何曾遊山來

真淨文上堂舉此語云且道雲門答這僧不答這僧莫謗雲門好若道不答這僧什麼處是不答處衆中多是師承學解承言者衆縱不在文字語言上又打在無事裏所謂端句者若迷若識得雲門大師即識得自己可謂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

育王諶拈因行掉臂得路便行莫不指是水流心不覺雲在意俱遲能有幾个踏地

雲門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舉手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餬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饅頭

天童覺頌出門躍馬掃欃槍萬國煙塵自肅清十二處亡開影像三千界放淨光明

佛真一頌見色聞聲可悟心韶陽拈起少知音饅頭餬餅無人買空使傍觀笑愈深

雪竇益頌買得攸攸急走歸不知放手却成非直饒超過毗盧頂也落韶陽第二機

慈受頌小院春風特地寒佳人寂寞凭欄干斷腸曲調無人聽更把琵琶月下彈

崇勝珙頌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饅頭餬餅豈易追尋病前着艾藥後加斟誰擊無孔椎誰彈無絃琴兩無瘢痕耶救苦觀世音

閩禪勤頌見色心先現聞聲道已彰擊電光中分皂白

海潮音裏別宮商韶陽老惡門普發機直用手 鉗鎚

雲門杲頌見色明心事已差聞聲悟道更交加觀音妙智慈悲力荊棘林生優鉢花

竹庵珪頌南無觀世音菩薩補陀嵓上虹蓮舌不知成佛是何時打刀須用并州鐵

悅齋居士頌懸崖撒處騰身下烈火推中轟轤盤的的若無安樂處敢將盛暑作嚴寒

薦福逸上堂舉此話云雲門大師解向十字街頭翦人叢裏塗之以灰抹之以土神出鬼沒變現多身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者野狐精不消一喝

白雲演上堂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雲門道王却是饅頭如此則隨他脚跟轉也五祖有个隨流認得性

使樂求無實受假因緣雖似大衆忽然於此省去也不定良久喚侍者侍者應喏師云我寔癡

又上堂舉此話云雲門好則甚好新則甚新要且只說得老婆禪若是俗家則不然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作打拔勢云塌八囉扎也是熟處難忘

寶峯準示衆云大道縱橫觸事見成雲開日出水綠山青寬若拈杖卓一下云雲門大師來也說道觀音菩薩玉髑頭大衆雲門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峯即不然乃擲下拄杖云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還須達本鄉昨日有人從南來不得福建路信却道嘉州大像吞却陜府鐵牛喝云是什麼說話笑倒雲居士地

松源上堂舉此話連舉五祖師翁上堂云聞聲悟道至熟處難忘師云恰又有一條活路要與諸人共行拈拄杖云穿入諸人鼻孔裏燈籠露柱直得眼睛迸出卓拄杖　又上堂舉此話云面赤不如語直

雲門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云體露金風

雪竇顯頌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鏃遼空大野芳涼颯颯長天疏雨濛濛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靜依熊耳一叢叢

法眞一頌皮膚脫落盡唯有眞實在全體露金風迢然三句外

雪峯益頌體露堂堂葉已凋一番疏雨轉蕭蕭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佛鑑勤頌樹凋葉落向時節體露金風九月天蒲目眞

如人不會一川風月正蕭然

育王諶頌鐵樹花開不等閒金風吹落遍人間不知一片是誰得蹋斷雲門曉似山

心聞賁頌葉落樹凋風露體衲僧何處見韶陽長空目色人千里後夜砧聲雁兩行

又頌樹凋葉落金風露不是苦心人不知踏着雲門關捩子目前安得有闍黎

知非子頌白帝令嚴葉黃林赤霜威展力道邏從何天七星鎖鑰全露下視叢洲下地無數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雲峯之子德山之孫葛藤牽轉難窮截斷衆流見源底相應函蓋同乾坤長長短短無窮綿綿密密破鏃隨波逐浪聽去上頭便到

家前門

靈源清上堂舉此話云問標答百若徵問宗樹凋葉落體露金風如今要識雲門老秋後霜林葉葉紅

黃龍新上堂舉此話云大小雲門境上縛殺雲門腳不快樹凋葉落時卻何瑕瑕拔拔撐着月

長靈卓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還會麼乃云因行不妨掉臂求他不如求已面前山子若存處處無風浪起一聲鴻雁忽聞時盡在誰人聲裏

蔣山勤拈雲門道兩方便可謂即事即理即隱即現三句可辨一鏃遼空雖然猶是剝皮若骨若有問蔣山樹凋葉落時如何只對他道撐天拄地且道是三句是一鏃試去須從火求珠不離泥

又上堂舉此話云雲門眼似流星機如掣電若得將來

不妨奇特如今忽有人問山僧樹凋葉落時如何 只向伊道千山雲霧卷一望見前村

佛鑑勤上堂云大九一問一荅須是應時應節始得不見僧問雲門樹凋至金風又有三轉語第一函蓋乾坤第二截斷衆流第三隨波逐浪雲門此語却備三轉語且道那裏是備且要知麼如何是函蓋乾坤句體露金風如何是截斷衆流句體露金風如何是隨波逐浪句體露金風諸禪德還辯得緇素麼若也辯得許你參學事畢其或未然蔣山亦有三轉語第一有句無句第二不有不無句第三亦有亦無句此三轉語亦能函蓋乾坤若也會得許你截斷衆流其或未然也且隨波逐浪 又上堂云金風應候玉露迎時桐凋一葉之秋桂

吟蕭蕭之韻祖師心印蕭目新鮮古佛家風隨時顯現所以僧問雲門至金風奇哉諸禪德體露金風不隔纖鋒如水洗水似空納空趁得老鼠打破油筒周流諸國雖為樂爭似歸家見主翁參堂去

育王諶拈雲門得人一斤還他八兩未免錯認定盤星育王今日又且如何稠樹葉踈秋月白石蓮花落本香清

牧庵忠上堂舉此話云大衆好箇公案叢林盛傳提唱者極多解會者不一或云指物明心或云即事現理或云就體點出如斯解會大似隔靴抓痒未能個儻分明試聽牧庵一頌樹凋葉落亂飄零體露金風徹骨清悟取百骸俱壞散須知一物鎮長靈

竹庵珪上堂舉此話云韶陽老人失却一隻眼不問樹凋葉落便言体露金風雖然失却一隻眼大勝三日雙耳聾摹指拄杖卓一下云怪中背手抽金鏃闊裏飜身控角弓覷面萬人齊指處迴頭一鴈落寒空遂擲下拂子云嗄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雲門拔貧作富有甚風流靈竇道三句可辨一鏃遼空也是為虵畫足今日或有人問山僧樹凋葉落時如何只向道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秋　松源上堂舉此話拈拄杖云雲門可謂騎賊馬趕賊奪賊刀殺賊只是諸人不得與麼會何也命若懸絲

介庵朋舉此話連舉妙喜云事上也合理上也合師云一轉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子細檢點將來管取二老漢

命根未斷在若是天寧耶不然忽有人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只向他道脫却草鞋赤脚走事上也不合理上也不合於斯會得許伱具叅學眼其或未然更聽一頌脫却草鞋赤脚走更定不落時人後等閑透出萬重關剎剎塵塵師子吼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北斗裏藏身

雪竇顯頌撩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限垂鉤者隨例茫茫失釣竿

又頌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乱春風卒未休

廣教志頌北斗藏身句當鋒措者稀投機猶未諦玄路大無知　猿啼青嶂外虎嘯遠山深晨鐘未報曉雞向五

更啼

投子青頌南岳峯高北岳低行人迷旋兩遲疑大星昨夜移牛斗照見西瞿人不知

承天宗頌北斗藏身振祖域衲僧休說爲高格雲門關棙小人知木馬嘶風天地黑

天衣懷頌鑿斷龍門透碧津洪流奔驟豈停塵謫仙拏月沉江底漁舟笑殺謝家人

浮山遠頌十首北斗藏身句雲門道處看南辰分六角北斗七星攢春雨霏霏潤秋風颯颯寒崑崙牽白象歌謠入大安

北斗藏身句其方會者稀喃喃如說夢默默似愚癡秋月澄江靜春光對曉暉休消何北岸花發樹南枝

北斗藏身句諸方盡舉行精明猶滯迹透網墮深坑盡子途中困禪僧暗室盲三年逢一閏日午打三更

北斗藏身句休稱格外高如人投餓虎失腳便身遭風雲元自異雲鷺爲永無交端州出石硯并州好剪刀

北斗藏身句無勞打瓦爭年深成怪異歲久變爲精道重何曾重言輕甚處輕孫賓收卦鋪更莫問先生

北斗藏身句宗師道我知不唯招口謗兼乃自心欺巧女教成拙姦兒壞得凝泥利當苦日莫道勿慈悲

北斗藏身句挑囊到處參天南到天北只爲未相諳拾得低頭笑寒山仰面瞻有問如何事憶得舊山龕

北斗藏身句憑君莫掠虛直饒玄會得未免眼中痂胡老當時在思量悔不嗟粘延流後代喫者病難祛

北斗藏身句禪流道我明不知身有犯掩耳要偷鈴國
樂家家樂時平道大平門前車馬路蕩蕩幾人行
北斗藏身句禪流不奈何貪看雲裏鴈忘却檻中鵝路
遠無因到林蹤鳥不過嵩前桐栢樹子少放花多
海印信頌北斗裏藏身三更過孟津倓哉千里馬一步
　塵塵
又頌雲門北斗孰敢開口葉落花紅烏飛兔走
黃龍南頌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時人若
識藏身病拈取簸箕別處舂
道吾真頌雲門透法身從此覓蹤親盡道和風暖三春
寒更新
翠嵓悅頌休問藏身北斗撩他露柱煩惱跳撞入燈

籠穿却湖南長老
又頌北斗藏身事不孤韶陽由是喪殘軀而今澤國畨
綸者猶把腥羶詐懵表
賞壽捷頌北斗藏身對法軀烘爐焰裏一明珠茫茫宇
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佛陁遜頌北斗藏身已泄機暮天鴉鴈入雲飛漁人撥
棹歸深浦野老牽牛下翠微
真淨文頌東湧西沒北斗藏身法王法令德非有隣
東林揔頌北斗藏身句有由來明南北起戈矛風清月
朗無雲夜莫認文星作斗牛
白雲端頌五陵公子遊花慣未蒙貪儒白古多冷地看
他人富貴等閑不奈懊頭何

慈受頌北斗藏身句擬議即差訛鐵天新鷂子不落舊
時窠
崇勝珙頌法身北斗透無蹤行客從教萬里往 誰道碧
霄曾舉目夜深無月轉輝光
佛鑑勤頌豈離北斗有元辰會得藏身見本身水底銀
蟾天上月眼中瞳子面前人
心聞賁頌獨步丹霄返兩空夢隨黃鶴去無蹤擡眸
過雲端路落在天門第八重
無盡居士頌透出毗盧頂上光夜寒星轉斗中藏禪家
不搯天師訣也解交乳步踏罡
慧日瓊因僧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云黃河側逆崑
崙背師有頌曰法身透徹始知音日出扶桑轉海東南

拈祝融子古秀天台華頂翠連空
香山良上堂舉此話連舉僧問五峯北斗裏藏身意旨
如何峯云須彌頂上倒翻身師云大小大雲門五峯脚
跟下各好與二十拄杖為何如此為他錯下名言
仰山偉上堂云凡一言一句須是諦當始得不見僧問
雲門至北斗裏藏身古人垂慈大開門戶若是久參先
德纔聞舉處便曉後進初機滿肚疑惑大眾會麼昔日雲門
舉今朝仰山拈禪人若要會古今事麼
長蘆賾舉五祖戒禪師頌曰雲門透法身劃斷羅迦因
文殊空悵怏普賢遶究吽羅蘭瑯頌曰一句將身北斗
藏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嚇殺他家子直至如今亂度
量師拈云此二尊宿互不相背山僧不惜眉毛試為斷

看北斗藏身豈易論莫將明暗定蹤覩猩牛飲盡西江水鼻孔遼天看月輪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雲門老人恁麽道只答得法身句未答得透法身句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透法身句即向他道蟭螟眼裏放夜市大蟲舌上打鞦韆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花藥欄僧云便恁麽去時如何師云金毛師子（雪竇著語云大無端）

雪竇顯頌花藥欄莫顢頇星在秤兮不在盤便與麽大無端金毛師子大家看

佛日才頌雲門花藥欄許汝衲僧看若無向上眼切忌靠欄干

雪溪益頌金谷春光長滿眼紅藥花梢香爛熳昨日西風一陣寒遍地殘芳落何限王孫醉倒不知歸猶向欄邊索金盞

佛鑑勤頌花藥欄中百種香金毛師子爪牙長禪人若會雲門意死火寒灰晝夜光

天童覺舉此話至雪竇云大無端師云賊來須打客來須待雲門雪竇二俱作家這裏莫有便恁麽去者麽切忌撞頭磕額

達磨第十二世福州雪峯山義存禪師嗣法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

雲門因僧問學人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云須彌山

承天宗頌 堪笑勝老雲門安静邦宗獨出倫適指須彌在天際幾多衲子逐雲奔

薦福逸頌 看看須彌山就中巉嶮路行難竟何海門疊跡望西溟浩渺七金寒

蔣山泉頌 須彌山莫擬攀遊穩子過還難千古萬古碧巑岏橫空截斷海門寒

黃龍南頌 作者縱橫終不虛應機涌出須彌盧人窮不到金剛際相逐年年役路途

眞淨文頌 不起一念過患須彌把來便用休別討鎚

佛陁遜頌 問答隨機或淺深雲門終是龍叢林要令覺逐須彌在無限平人被陸沉

保寧勇頌 獨拼峯頭立大乖須史與眼落懸崖進身不費毫毛者天上人間莫敢提

東林總頌 善對機宜作者難須彌盧無際現雲端西來穿耳攢眉過南嶺坡前仰面看

天童覺頌 不起一念須彌山韶陽法施意非慳肯來兩手相分付擬去千尋不可攀蒼海闊白雲閑莫將毫髮著其間假雞聲韻難謾我未肯模糊放過關

又頌 不起一念何過須彌舌頭一瓣閻口唇兩片皮畫

門得用妙如許不落是非知不知

業勝珙頌不起一念須彌山愁人那更添煎熬幾迴春

至拈花繫斷臂須敬向夜闌向夜闌實堪嘆當從來

學道難

崇寧勤頌石筍抽條泥牛乳月誰料同舟自謂旋機

湧出須彌盧一念不生何處雪無處雪金剛寶劍當頭

截

雲門杲頌巍巍一座大彌盧指顧非干氣力麁無使不

隨言語會許來當面受塗糊

竹庵珪頌一念不起須彌山髑著觸云退步看直上樁

天下衲地言前薦得也龍須

育王諶頌雲門踢出須彌盧豈止八萬蘊纏擲拄擇禪

和役條何還頭碓顯何其多育王為波瀾讜詮一指

云還見麼復彈指云蘇盧悉利娑婆訶

介庵朋頌推出須彌一座山乾坤塞得眾漫漫世間無

限癡男女却把須彌作話看

無盡居士頌一念沉沉過有無亘空拈出大須彌盧直饒

玉兔金烏息宮殿也遊落半途

慈常居士頌不起一念須彌山豈負秋纖天地間一毫將

一物放下著深會白拈動寮廓二老言中俱有響一人

喫棒一人賞一拂撥轉禪瀚博諾

無為子頌不起一念須彌山逐語隨言會轉難鉗鎚難

屋平生割被閒人把劍竿

東林總上堂舉此話云夫遊方學道之事誠大難明所

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豈不見僧問雲門不起一念至
須彌山且作麼生莫道作纔道不起一念時早是過了
也如須彌山莫道不起一念前後際斷真心獨露猶須
彌山莫道一念不生何處不是須彌山上來下去是什
麼又云若論須彌耗可目擊不可言宣大殺道了也若
是拄杖頭有眼孔底衲僧直須發且擴眉擡鼻參笑雖
然如是作麼生道得箇斷絕底句良久云世尊但將公
道與人心難與月輪齊　大平演因雪上堂舉此話云
有時問著師僧或豎一指或進一步或下一喝或拂袖
便去上座未在何故大平未曾向二三月開下一陣雪
向汝諸人道如今有个漢出來道老和尚莫七顛八倒
見今下也不是乃展手云了

育王諶小參舉此話云且道是答這僧話不答這僧話
若也見得便與上座始初行脚時一句子合所謂生死
事大若只如生死作麼生出為即此話出耶為離此話
出耶若即此話出者此話既存又如何出若離此話出
者既離此話又何用出或者道不得上他圈繢不得作
雲門話會伊麼下度未有交涉且如雲門是第一句
中須要具三句所謂隨波逐浪截斷衆流函蓋乾坤是
他這个須彌山端的如何護攝直饒了了見得分明運
須知有迸身句藏身句隔身句始得且道此三句同別
之意畢竟如何育王亦有三句因而舉似第一句諸佛
出世第二句祖師西來第三句天下老宿若向者裏見
得則第一句鳳凰樓閣第二句鷹過長空第三句蝦蟆

能上座試請直麼參詳看
家麼佛擧此話云大小雲門話頭也不識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敎師云對一說

雪竇顯頌對一說大孤絶無孔鐵鎚重下楔閻浮樹下
笑呵呵昨夜驪龍拗角折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

薦福逸頌對一說遮天鵬萬重雲秖一突韶陽老韶陽
老南北東西無處討

海會演頌對一說卷盡五千四十八風花雪月任流傳
金剛腦後添生鐵

佛鑑懃頌對一說臘月苦寒天降雪野狐竄伏野猿啼
溪水結氷聲帶噎

崇寧懃頌海藏龍宮金文玉牒逞詞觀機破關擊節三

百餘會板綱宗四十九年同箇舌何刺刺對一說諸當
之言如截鐵

雲居元上堂擧此話云雲門大師早是葛藤了也雲居
不恁麼歸堂

雲門因僧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
云倒一說

雪竇顯頌倒一說分一節同死同生爲君決八萬四千
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擾擾忩忩水裏月

薦福逸頌倒一說清人骨萬里無片雲抛下一團雪別
別傍倒禪翁甘滅舌

佛鑑懃頌倒一說縱奪之機不 輕鎧靈雲欲得見桃花
直待來年三二月

崇寧勤頌是賊識賊以楔出楔鳥迹空雲鏡像水月教
兒師子迷蹤訣上樹老猫変與猴結繫鞭倒一亂等閑
韻却孫猩穴

雲門垂語云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衆無語自
代云千

青玉讃拈盧山道箇一汝等諸人還有會處麼一言不
中千言無用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餬餅

雪竇顯頌超譚禪客問偏多縫罅披離見也麼餬餅拄
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譊訛

投子青頌祖佛超談問作家困來直要畫瓖茶童陽日
近聞金蘭深水魚行暗動沙

薦福逸頌天皇癡子孫龍潭得一箇三代還當呑無人
敢齩破始自韶陽坐出來謂點莫福却點與當時病夲
無人斷迹至于今作禍胎

慈明圓頌超佛越祖若何宣充齋餬餅恣情饕猶有展
針新羅鼇大食彼斯索度舡

尋常悅頌拄禪和拄禪和一箇餬餅不禁何禮拜任君
頭著地海東那子過新羅

淨嚴遂頌雲門餬餅雖麤曾信手拈來超佛祖啾啾嶷
鼠咬成殘誰能更發千鈞弩

天童覺頌餬餅云超佛祖談句中無味若為參衲僧一
日如知能方見雲門面不慚

眞淨文頌超佛越祖之談覿面相呈誰領不知箭過新

羅動地關捩餬餅
法真一頌禪子超談立闍宗對云胡餅若爲通指來誰
識韶陽言咬着方知味不同
崇勝珙頌韶陽胡餅甚分明佛祖相將自不平猛焰紅
爐羅出月倍羅驚獸掌中擊莫言近聽水無聲
慈受頌雲門一枚胡餅天下衲僧咬齧若非鐵作牙關
往往趁圖吞却吞時易吐時艱與道說來難一般齒音
韶陽關捩子方能平地起波瀾
雲溪益頌妙峯高頂路難行猶得麼也指去猶胡餅羹
來猶未免不知何處覓殘羹
佛眼遠頌雲門答胡餅言前句後頷驪龍節下頷到了
終不着塞却你咽喉把斷餬餅來遙遙遠

長靈卓頌左眼半斤右眼八兩不圖毀藏有頭苦賣
牧庵忠頌胡餅苦來取性食今中滋味別應難莫放更
舌添塩醬取笑傍觀有媿顏
開先暹上堂舉此語云如今當中一百貫潮僧擔擔拄
杖東京西路出一叢林入一道場到處遍冷愛熱要却
多少了也還有的的地識得雲門胡餅也未山僧不是
壓良爲賤敢道未識得在何故山僧二十年前藏在衣
袖下鬼神莫能知何者一隊漢向什麼處摸索若也不
信今日普將供養大衆師遂拈起拄杖畫一圓相云將
手底拈取復云收便下座
香山良舉此話問僧只如胡餅有何超得佛祖無對代
云火力較大又云無口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雲門老子能施設胡餅佛祖俱超越吻多吻吻兩片皮若佶傺傺三寸舌不是特地展家風也非投機應時節生鐵鑄成無孔鎚或團圞方難下楔諸禪德且道天童今日是下楔不下楔明眼人辨取

白雲端上堂舉此話云白雲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只向伊道驢屎似馬糞 云破草鞋 又云靈龜曳尾且道是同是別試辨看

育王諶拈得崙擧不破打翁還他州土要不無雲門其如斬釘截鐵顯寧門下未敢聞命

雲門杲示衆擧此話云雲門直是好一枚胡餅要且無超佛越祖底道理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日裏看山

智門祚頌日裏看山也是常西來祖意諱商量金毛師子稀逢有豈是狐狸喚作狼

投子青頌玨然曾聞老師要學似韶陽一句傳日暮華山仙掌露夜深猿叫月當軒

大洪恩頌日裏看山切忌顢頇爍迦羅眼也大無端華嶽三峰頭倒卓春風信馬入長安

薦福逸頌日裏看山群峯縹渺雲橫霧疊虎踞龍蟠千聖覺存萬壑爭流祖師來也

本嵩提頌日裏看山句天寬萬象清烏龜不入水陸路辛壓行

淨因成頌日裏看山好清風掃白雲夜來何處火燒出

古人墳
崇福惪頌穀犢淸瘦皺其肥莫與東村王老知怕日只
來庵裏坐儘教人笑不如龜
雲溪益頌日裏看山大難大難重重峭壁疊疊危巒只
見嵐光拂拂爭知瀑布潺潺碧眼胡碧眼胡識也無堪
笑華山圖籍匕又添潘閬倒騎驢
佛鑑勤頌雨餘江上兩三峯堆疊煙嵐豈計重眼裏見
來端的瞎耳根聞處出天聰
崇勝珙頌韶陽日裏好看山鳥語猿啼天地寬林下有
聲雖可聽石頭無縫若爲鑽花冠巫祝搖金鐸木鷄仙
生上醮壇禪客顢頇如未止鵝消舩子下溪灘
無爲子頌日裏看山嶺眼青千岩萬壑顯縱橫洞門長
是雲遊徹到者須知路坦平

僧問趙橫嵩先師道日裏看山意旨如何師云老僧拾
鋤園困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普
大愚芝頌說佛說法廣舖舒矢上加尖也大愚瞎眼衲
僧傍覷見一條拄杖兩人扶
薦福逸頌普之一字天然別普眼看時時霑劄宇寧普
普無處尋得鎚踏者硬如鐵
眞淨文頌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大道應用在臨時莫介
懷不勞
崇勝珙頌正法眼長新誰知普有因窣遼宵耳客多是
刻舟人刻舟人一年之計在於春

無為子頌正法眼普震剎剎僧多錯舉休錯舉冬司寒食一百五

石門易小參云今夜小參無可話會略舉一則因緣與諸人評議記得僧問雲門玉門云香睦州云瞎玄沙云有願不撤法師云問既一般答有殊異於中有拖橋柱澡洗於中有解纜放舡於中有自救不了諸人若辯得出許他具擇法眼與佛祖齊肩其或未然閻羅老子索飯錢在還會麼三人證龜成鼈此事豈容話說更擬躊步進前未免一場敗闕

黃龍心拈更道箇瞎且圖兩得相見

育王諶舉此話云是處有芳草又舉僧問風穴穴云瞎師云蒲城無故人

徑山杲上堂舉此話又舉僧問風穴穴云瞎師云二尊宿答一轉語還有優劣也無若道有優劣真个瞎若道無優劣真箇普昇竟如何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大忙生

雲門大師垂語云光不透脫有二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什麼氣息亦是病

天童覺頌森羅萬像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睛掃彼門庭誰有力隱人胃次自成情舩橫野渡涵秋碧棹入蘆

花照叢明串錦若漁懷就市飄飄一葉須頭行
又小恭云兄弟此箇田地還曾履踐得端的也無與麼
徹底過來須知有全身應用時節不見雲門大師道光
不透脫主有什麼氣息亦是病諸人還有此病也未若
未有此病也須先受過始得若久受此病快須轉却只
如一面前綠水眼底青山還得與自已相應也無若未得
相應大殺相異直饒相應亦有尋在當合如何行履豈
不是光不透脫兩般病住身受病諸人還知也無直得
功齊用細亦須轉却設或轉盡有什麼氣息豈不見僧
問洛浦寂是法王根動是法王苗如何是法王浦竪起
拂子僧云此猶是法王苗浦云龍不出洞誰人奈何兄
弟看他古德不守一隅將一言半句提誘後人豈是徑

直若是大丈夫漢向這裏一覷便盡一句便了空樓疑
膜廣織作麼
雲門呆拈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不用作向上商量
此是雲門老漢據實而論我恁麼道有設量罪過設若
點撿得出許設具擇法眼若點撿不出且向雲門葛藤
窠究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
金瓶瑞嵒今日爲你醫這四般病去遂拈拄杖卓一下
云還覺八萬四千毛數一時開也未又卓一下云還覺
三百六十骨節一時解也未又卓一下云還覺四般病
一時去體也未良久放下拄杖云可殺甘口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云主山後僧云

謝師指示師云合取皮袋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雲門只道得一半或有問山僧如何是直截一路向他道杖山前良久復云雲門直截向上山僧直截向下遊人不在兩頭來往不妨草馬坦而探幽而野松間立者猶蕭洒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九九八十一

又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九九八十一又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麽字師云九九八十一

雪竇顯頌三三九九八十一二一一撥風隨召出千古有誰同共知一毛師子衆毛現

又頌云九九八十一大動不堅當若謂無諸訛金剛曾合掌

法真一頌七九六十三休云是對談當機如不薦更去問瞿曇

心聞賁頌蟭螟桃繡貫三千載大鵬展翅九萬里盡樓曉夜歸花歌臥雲人在千峯裏

雲門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以拄杖劃一劃云百雜碎

雪竇顯舉此話云這老漢是即是要且未有出身之路如今拄杖在雪竇手裏復橫按云東西南北莫處得未

雲門拈起拂子云這裏得箇入處去捏怪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有箇人出來嘆云吽吽特舍衣摸拋過狀

雲門舉此話云這老漢克由叵耐肩始個宮田更不
納苗稅

雲門示衆云如今半夏也敲磕處道將一句來衆
無語自代云密怛哩孤客怛哩智又云客怛哩孤
密怛哩智意旨如何自代云鄮啉

蔣山元頌敲磕句莫商量句句分明顯法王手手大悲
拈不起當鋒奪得尉遲鞭

寶林本上堂舉此話云且道古人意作麼生還知落處
麼密呾哩孤密怛哩智一既不成二亦不是涅牛蹉跳
上青冥築着額頭磕着鼻

育王諶舉此話云雲門大殺敲磕爭奈不曾飜譯致令
後人向胡地上行漢地上走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且道

這拄杖子敲磕與雲門相去多少

心聞賁拈云雲門一期飜唇弄舌要且無佛法道理

雲門云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
不放過不消一喝

雪竇顯舉了便喝復云大衆好喝落在什麼處若要鼻
孔遼天辨取這一喝

雲門問新到云雪峰和尚道開却路達磨來也我
開你作麼生僧云築着和尚鼻孔師云地神惡發
把須彌山一摑蹖跳上梵天撥破帝釋鼻孔你為
什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僧云和尚莫謾人好師云
築着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僧無對師云將知你只
是學語之流

雲門果舉此話云擔一擔懵懂撥得一擔骨董無處耕子耕來付與無知漆桶且道無知漆桶將作何用你若道得治脫句許你親見雲門

雲門一日聞鼓聲云鼓聲咬破七條遂指傍僧云與我抱取猫兒來

竹庵珪舉此話云大衆此理如何千金駿骨稱投買不是人間死馬骨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東山水上行

蔣山泉頌東山水上行出處甚分明好看塵外佛定處四面生

真淨文頌目前有路誰解通方東山水上求者茫茫

又頌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目前一彈指徧現紫介明日面月面過佛手驢脚呈當承此箭力言外度迷情

又因僧曰衆中多以無事商量師復成頌曰多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有無俱勿念自可割靈膏落落難殊應寥寥不在尋且截萬化首都只屬于今

今庵朋頌婦嫌嘶婿醜條貫未曾有嫁雞逐雞飛嫁狗屬狗走

真淨文舉此話云恁灑即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伊道遠離閧井深入寶山大衆且道是同是別遂有个衲僧出來云這裏是什麽所在說同說別也難得須是實到這田地始得若未到且不得草草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云臘月二十五

僧云唱者如何師云且緩緩
天章楚頌雲門曲亘今古最好臘月二十五磨雲腐目搏
天飛懵懂禪流顛倒數顛倒數休恭圓昨夜三更月卓午
淨嚴遂頌一曲韶陽古調清多年木石化為精廣陵傳
夫人何在留得杜鵑啼月明
南明泉頌臘月二十五騎驢不打鼓春風百草生緣上
添新土
法真一頌韶陽一曲調何高解唱清風拂幾遭石上橫
琴傳不盡坐看霜月落庭皐
長蘆賾頌臘月二十五宮商角徵羽唱起徹山歌打動
關南鼓鼠隨婁王奏妙音須彌嵩岱頭拖舞
真淨文頌臘月二十五一曲超今古鎮州大蘿蔔生長

在深土
佛跡琪頌識得雲門一曲平生千足萬足下和抱璞三
投楚君不識真王如能跟正心明三雙休喫作六出是
什麼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何更有蹤由
松源頌雲門一曲徹髓徹骨露霆子荸寒梅破暮空峯
公子風流鳴木鐸
無為子頌臘月二十五一曲無人賡韶陽老古錐屈指
從頭數
開先暹上堂舉此話至僧云唱者如何門云且緩緩師
云還有見得雲門底麼一寸金鉤萬丈線無端抛向
無為海中三十年後釣得一箇是好手衆
蔣山泉上堂云大衆看看年窮歲盡也大家唱箇還鄉

曲子去來諸仁者秖如還鄉曲子作麽生唱莫是道哩
哩囉囉哩哩麽莫是道知音者少麽莫是道不落五音
麽如斯解會似地鋪沙有甚交涉不見僧問雲門至且
緩緩大衆秖如臘月二十五作麽生會自古至今吹者
唱者明盡音律何處有臘月二十五所謂其唱彌高其
和彌寡衆中有一般禪客便道臘月二十五舉處便會
不須要他言句所謂醯雞甕飛寧知宇宙之寬廓秖如
者僧道唱者如何豈不是舉處爲什麽雲門道且緩緩
然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山僧今日已是敗闕不小爲你
諸人重唱一遍良久云笑殺楊州村裏人

黃龍南上堂云大道擬中復誰前後長空絕迹何用量
之空既如是道豈言哉雖然如是若是上根之輩不假

言詮中下之流又爭免得所以有僧問雲門至臘月二
十五師云今日正當臘月二十五汝等諸人如何委悉
若不委悉汝等諸人諦聽待黃龍爲汝等諸人重唱一
徧雲門一曲二十五不展宮商角徵羽若人問我曲因
由南山起雲北山雨以拂子擊禪床

覺海元上堂舉此語云臘月二十五已過而今是什麽
曲調良久云判官手裏筆頭畫

眞淨文上堂舉此語云今日是臘月二十五若作雲門
曲又是臘月二十五若作臘月二十五又是雲門曲又
云唱者如何門云且緩緩隨云雲門云且緩緩爲不肯
這僧也別有道理良久云一般佛法從人妙兩處諳訛
試斷看

淨慈本上堂舉僧問雲門臘月二十五又問如何會得和尚一句門云臘月二十五又問畢竟是誰家之子門云臘月二十五此三轉語問旣不同答處相似且道利害在甚麽處若據將得出露布猜藏古今不墜如或儱侗顢頇添箇後五日拈取當頭光不勞文云

承天懷上堂云雲門有一曲臘月二十五格調高超佛祖播叢林耀今古擬心唱難啓口直下會得通吐大衆正當今日還有直下會者麽試出通些看若無山僧為諸人註破去也呵呵呵是什麽切須看雪漢霜凝徹骨寒禪人若辨箇中玄逍遥物外任歲殘

靈源清上堂舉此話云大衆要知子受人謾會取雲門敗闕什麽處是雲門敗闕參

慈受上堂舉此話至且緩緩師云好諸人者唱者雖多會者極少往往會得者僧問處不會雲門答處燕山今日為你真箇唱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拄杖二十五燈籠二十五拂子二十五

泐潭準上堂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記得昔日僧問雲門至且緩緩師云諸禪德者个豈不是時節且作麽生會雲門答話一曲請禪遊處該括十方和者難齊非同六律所以道東家唱歌西家不得默坐當宰今日快便難逢也唱一遍飲發大衆諦聽諦聽乃引聲唱云羅囉哩哩囉天衆且唱一半歸堂喫茶

長靈卓臘月二十七日圓寂先於二十五日上堂舉僧問雲門至臘月二十五師云雲門曲子不妨徑直便信

麽會得去臘月三十日贏得背頭光若也不會臘月三
十日亦贏得背頭光汝等諸人畢竟作麽生會老僧住
進能後幾時若是據令而行直須法堂上草深一丈而
今不獲已將馬缸打作硯瓦賣曲盡老婆心為汝諸人
和箇小曲子廼云衲僧要唱雲門曲六六從來三十六
雪源有个癡禪人解道一生數不足數不屬金石
與絲竹等閑一拍五音全直道如絃已曲录從教歲去
年來依舊山青水綠

牧庵忠上堂云雲門一曲歌臘月二十五舉世少知音
到頭成莽鹵不莽鹵今日分明為君舉東弗于逮打鼓
南閻浮提作舞始知胡漢和難齊不落宮商角徵羽大
家既不落宮商角徵羽且道是什麽曲調良久云且莫

許龔

白雲昺拈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任你諸人商量問不在
答處答不在問處又且如何委悉渾崙無縫成兩邊擲
地金聲如瓦礫

又上堂云雲門道一曲臘月二十五直饒便會得南華
未相許所以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饒句
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衲僧家到者裏莫將多年曆日
排向腰間直須似無孔鐵鎚風吹不入還會麽有智無
智較三十里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師云西禪近日有
何言句僧展兩手師打一掌僧云某甲話在師却
展兩手僧無語師便打

雲竇頌虎頭虎尾一時收凜凜威風四百州却問不
知何大險師云放過一著
法眞一拈者棒合是雲門喫其僧既乃不知村析被別
人奪了
保寧勇上堂舉此話云雲門猶欠一著在何不更與一
掌然雖如是到這裏鐵眼銅睛也辨不得拍禪床
雲門因僧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
什麼處懺悔師云露
薦福逸頌石火星流曾未急旋機電卷一何遲雲門露
字突然出著眼看時鷂子兒
崇勝珙頌殺時佛祖是何冤露處家家懺罪愆但見百
川歸大海豈知胡老在東天中秋圭寫千江月半夜琴

傳萬壑泉誰管鄽中無限事從他長短與方圓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露超宗越佛祖人言渠熱返魂
香我道伊攙塗毒鼓苦苦更若咬文嚼字規行矩步上
唱下隨瞻前顧後張三累幅新有錢富漢不是恁麼做
又上堂舉此話云好諸禪德無稜縫絕廉纖隨心自在
當處解脫還會麼有餘一法著不得無餘一法也還袪
竹庵珪拈從來只是吹灰法却向灘頭脫却衣
又上堂舉此話云大衆此理如何雲橫秦嶺家何在雪
擁藍關馬不前
雲門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僧
云恁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師云蘇嚧蘇嚧
法眞一拈盡大地是荊棘林作麼生過衲僧家若不知

有出身一路驢年也過不得作麽生是出身一路試爲
老僧指出看
黃龍南上堂舉此話乃拈起拂子云大衆若喚作拂子
正是平地上死人若不喚作拂子未透得荊棘林在擊
禪床
大爲喆拈若不是雲門被這僧一問幾乎將南作北大
潙則不然忽有人道憑麽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乃
拈起拄杖云你喚者个作什麽若喚作拄杖眉鬚墮落
大平演上堂舉此話云大平即不然平地上个个丈夫
荊棘林裏坐得底是好手何故乃云格
竹庵珪小叅舉此話云大衆者个是雲門大師語你作
麽生會如何喚做平地上死人如何道出得荊棘林是

好手你諸人若透得者兩句語便是不辜負平生叅學
眼目只這兩句不妨難透須是識得四種病方能透得
者兩句語第一佛病二祖病三自已病四是他人病自
已便是師家他人便是學者一一識得其病俱離方是
透得者兩句語山僧更與你字細說如今衆中禪客依
本分叢林見本分知識真个十二分用心叩已叅學忽
然一日遇境逢緣驀然有个省悟處見得自已一念識
心破前後際俱斷不見有一物身心相了不可得方寸
湛然纖毫不立內既無一法外亦不見山河大地萬像
森羅以至盡十方世界了了皆空全是一真之境無凡
無聖無佛無衆生無生死可出無菩提可得上無攀仰
下絕已躬者个道容徧數盡十二時中長在裏許目色

闍黎都無一絲毫頭為緣為對為障為導一向打[illegible]索毬子便向者裏埋根做活計一起此解便隨落聯脫無為深坑中動彈不得轉身不得明明知有又開口不得疑根不斷心中未得安樂者个教中喚作二乘人修我法二空觀證得个人無我理法無我理埋在大乘那裏泊在所以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正是說者般病痛也者个上座又不捨前功只管自家做工夫日來月去又有个見處道我動彈得也我轉身得也我開口得也元來古人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我進得者一步離却百尺竿頭又會長沙和尚道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王化裏元來萬象之中分明獨露塵塵剎剎物物頭

頭無有不是自已所以山河大地盡是法身寶網雲臺無非佛境逢人問著便道好三門好佛殿好露柱好燈籠好山好水以至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七縱八橫無障無导橫吞巨海倒卓須彌大衆者个上座若不是明眼人如何識得伊者个正是坐在荊棘林中雲門大師道出得荊棘林是好手作麽生出者兩種見解喚作萬户禪亦謂之萬病負但是叢林中依本分稍稍做工夫識道理底便會伊麽是你禪和子尋常東廊西廊相逢相遇打口鼓子相禪底便是者兩種禪只恐又不能到得伊麽田地多是驢前馬後認奴作郎為風力所任持粥飯氣相鼓作一向在識情言語裏走此更遠之遠矣如何透得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

人無數出得荊棘林是好手乃竪起拂子云喚作拂子是平地上死人不喚作拂子未出得荊棘林在你諸人但恁麼條情見解會伎倆工夫言語思惟計較一時淨盡你自然會去遂高聲召大衆云會麼平地上死人無數出得荊棘林是好手珍重

空叟和尚請首座上堂舉此話云雲門立處鶻眼迷蹤因甚到這裏却藏身無路要明量外之機還他斬釘截鐵漢始得

雲門以拄杖打火爐一下大衆眼目定動師云火爐跳上三十三天去也見麼見麼大衆無語師云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空叟和尚開爐上堂舉此話云狗不擡底臭肉關要喫

與人類遇大衆識破只得自作自受

雲門示衆云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名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了知苾覺覺即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

天童覺拈賓主不諳二俱有過各與二十棒甑如向上一竅又作麼生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靈源清上堂云會即徹底會萬法無比對明即徹底明那更諳圓成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直得觸目無滯主向上一竅在大衆且道雲門大師還知有向上一竅也未若道知有什麼處更有許多葛藤來若不知有又爭解恁麼道具擇法眼者試定當看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發油救火彈開事雪上加霜愁殺人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云清波無透路僧云和尚從何得師云再問復何來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重疊關山路

圜悟勤頌徧界不藏清波路寂互換機前鋒祖直提起向上鐵鎚石火電光莫及便恁麼隔關山碧潭雲外不相關

本然居士頌風流儒雅事干戈往返周旋會得麼亦解操舟上雲漢可棹樵捽圍風波

崇寧勤拈清波萬里湛寂凝然霽月瑩虛光吞群像這僧後一隻船入雲門法海秉引得一陣猛風看伊把柁

張帆也不易當甚及至下稍可惜輸卻一籌且道什麼處是輸處試辨看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師云六不收

雪竇顯頌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少林謾道付神光卷衣又說歸天竺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峯宿

大覺璉頌塵刹三千廓勝遊金輪才舉便擡頭堪嗟漢祖無英氣只取鴻溝四百州

崇寧勤拈祇道得一半若問道林祇對他道一不立遂成頌一下立六不收褒然那更有蹤由無限青山留不住落花流水太悠悠

雲門問僧今日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僧無語

師代云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
黃龍南上堂舉此話云歸宗即不然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且道是同是別　仰山偉上堂舉此話云衆中商量道便是來也且莫謗他古人自是諸人未見得古人意所以卻成謗去仰山即不然佛前燒香是何人門頭合掌特地迎供養須具精細眼一念輕心不見形以拂子擊禪床

雲門垂語云佛法大殺有只是舌頭短復自云長也

碧巖悅拈雲門與麼道也是秦州來僧云和尚作麼生師便打　天童覺拈雲門大師雖然自起自倒要且車不橫推理不曲斷

拈頌廿四　　廿三　　禪

雲門示衆舉此話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雲門示衆云結夏得數日也寒山子作麼生大爲直如道結夏得數日水牯牛作麼生

圓悟勤拈結夏數日也諸上座作麼生復云寒山子意在鉤頭水牯牛專在函蓋且道諸上座落在什麼處悟取眉毛

又上堂舉古者道結夏得十一日也寒山子作麼生又道結夏得十一日也水牯牛作麼生山僧即不然結夏得十一日也燈籠露柱作麼生若透得燈籠露柱即識水牯牛若識得水牯牛即見寒山子忽若擬議老僧在你脚底　白雲昺上堂舉此話云通途家廊到者幾稀

覿面相呈有誰委悉雲門只知鼓棹揚帆不覺船頭撞岸若是南華即不然結夏得數日也切忌動著若也動著虛空撲落還會麼花落自隨流水去杜鵑空解勸人歸

雲門因僧問秋初夏末前程或有人問未審對他道什麼師云大衆退後僧云過在什麼處師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天童覺頌大衆退後妙超窠臼不用安排何須管鬪動絃別曲孰知音爲腸偃膽渠開口叢林切莫亂商量三世諸佛不知有

又頌大衆退後衲僧去託豈用機關那容體究蓑翁老熟慣波濤棹不施船放溜

大爲喆拈這僧貪程大速致使雲門隨家飯錢而今還有識雲門者麽出來與大爲相見良久云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　羅碩勤拈者僧貪觀白浪雲門見機而作雖則截鐵斬釘未是本分草料有問崇寧秖對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待伊如之若何劈脊便棒

妙智廓上堂舉此話云大小雲門却被這僧勘破且道甚麽是勘破處若向這裏緇素得出許伊不虛在育王過夏若緇素不出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密庵傑舉此話云平如鏡面險若刀山這僧有破牢關底機謀雲門善用不戰屈人兵底手段雖然如是鼻孔在靈隱手裏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云向上與你

道則不難作麽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鑒師云鑒即且置作生會法身僧云恁麽恁麽師云者个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麽僧無語

雲竇頌拈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麽處

智海逸上堂擧此話連擧雪竇拈師云秖如諸人出一叢林入一叢林盡是爲山之士且道這僧一簣土在甚處試請覆看若也覆得功不浪施若覆不得也是勞而無功

梁家庵主云雲門直得入泥入水

法眞一擧此話至鑒師云勘破了也門云鑒即且置作麽生會法身僧云恁麽恁麽師云兩重公案門云者个是長連床上學得至僧無語師代云和尚恐尊甲不實

又擧保福云丈一粒也不得剩一粒也不得雪竇云將成九仞之山至什麽處師云點撿將來好與三十棒

崇寧勤擧此話連擧雪竇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保福云丈他一粒也不得又古德云簣什麽作飯師云雲門可謂驅耕夫牛奪飢人食權衡佛祖龜鑑宗乘所以後來尊宿各出眼目扶立宗風雖然如是秖明得法身邊未明得向上事且如何是向上事域中無向背闔外有權衡

雲門無語云天中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春緣一句作麽生道衆無語自代云一鏃破三關

德山圓明密頌乾坤并万像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眞現頭頭總不傷 函蓋乾坤

堆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截斷衆流）
辯口利舌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隨波逐浪）
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何事南岳與天台（三句外置一句）

天衣懷頌韶陽三句足人恭碧眼胡僧未盡諳覺城東畔詢諸友敲道當時錯指南

廣靈祖頌地有無私句天垂覆育功森羅聯万像高下盡通同（函蓋乾坤）　塵沙立問端應答豈為難擬議新羅國槎頭越万山（隨波逐浪）　五五二十五木人火裏舞南山起白雲北岫傾霖雨（截斷衆流）

開先還上堂舉首山念出雲門三句語云如何是函蓋乾坤句首山云大地起紅塵師云首山意謂八方及盡六合函蓋如何是隨波逐浪句首山云春去秋來首山意謂願時交謝春去秋來是隨波逐浪如何是截斷衆流句首山云黃河昨夜凍首山意謂衆流俱絕把斷要津故有斯句若如是解誠為不可然則首山道價孤標平肩諸祖而獨自得之場蓋是一期之作若據開先見處即不然今日敢為大衆試著三轉語遂云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乃拈起拄杖云者个是拄杖子還會麼實謂綿綿不漏絲髮甚處不函蓋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復拈起拄杖云者个是拄杖子還會麼實謂步步相親時時無間甚處不隨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亦拈起拄杖云者个是拄杖子還會麼實謂斗門下閘須痛不通甚處不截斷復召大衆云還會麼若未會更與大衆關

一線道海底生紅塵高山起波浪若欲學菩提但看此
榜摽擲下拄杖
歸宗元上堂舉此話云大衆雲門雖有此言要且無此
妙手若是金山即不恁麼鴛鴦繡了從君看莫把金針
度與人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遍舉歸宗元上堂師云
此之二老空有其名而無其實智海因行不妨指臂一
為雲門禪師發破三關箭鏃二為金山師兄圓成繡了
鴛鴦良久云是雲多奇崖何似生便下座
黃龍新上堂云天中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春緣作
麼生道三山鎖夜月照破萬家門
雲門垂語云布縵天網打龍布糸網撈蝦摝蜆螺
蚌落在甚處自代云具眼看

開先暹上堂舉此話云誰是不具眼古者謂之釣客亦
謂之獵師釣鼇釣鯨擒虎捕兕縱橫在手殺活由人其
間或有溪邊野步因見桃花陌上閑行餞然蹤跡放蕊
返悟師範阿誰明眼衲僧試請辨看良久云三十年後
不勝懡㦬　寶林本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且道什麼
處是具眼處古人雖有生殺之機未能曲盡其妙何故
怨若妙超鳥王橫身宇宙便是黃面瞿曇也祇是張得
口眨得眼還變得著麼有眼底鑒看
雲門因僧問如何轉動則不落階級師云南斗七
北斗八
東林總上堂舉此話云古今商量紜紜不已或云此無
不真此無不是或云脫洒之格大用之機或云道眼無

瑕表意無說如斯訓論妙則妙矣爭奈有个人不肯待
與頌出南斗七北斗八六月炎天曾下雪漫漫大地絶
纖埃幾處瀰漫失巢穴阿呵呵誰辨別得名杜口文殊
決甚笑語勝令最嚴爭奈老胡曾補出無間歇非夜往
虵吹石鑿聲禪床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月裏麒麟看

廿十

東林惣頌南山下雨北山雲天上中秋地下春眼上眉
毛辨端的好交月裏看麒麟

心聞賁頌三關一鏃盡全威夜半金烏徹底飛摸地撈
天尋不見雖尊空看柳依依

雲門云尋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保寧秀拈 山僧舉了也諸人還悟也未若不悟行脚眼
在什麼處

翠嵓說陞座舉此話乃竪起拂子云如今舉了也從作
麼生顧鑑又云擬思量何劫悟擊禪床一下

香山良上堂舉此話云山僧即不然頭頭顧鑑且卓朔三
个猢猻樹上角胡蜂不戀舊時窠井底石人尋兄弟出

佛隨遊晚參舉此話云雲門秪解作主且不解作賓慧
林即不然舉不顧何以擬擬思量成路布如何得不成
路布去良久云時寒不如各自歸去

空叟和尚上堂舉舉不顧即差互乃竪起拂子云誰是
不顧者甚處是差互喝一喝擬思量何劫悟未思量
時悟箇什麼復喝一喝云三月野花隨處發九秋黃葉

滿空飛

雲門垂語云衲僧家須有巴鼻方識得天下人如何是衲僧巴鼻自代云德山

慈受頌雲門舌上有龍泉愛把金針黑處穿要會衲僧巴鼻子一條紅線兩人牽

雲門因聞鐘鳴示衆云世界與麽廣闊為什麽鐘聲披七條

雲門杲頌鐘聲披起鬱多羅碧眼胡兒不奈何一箭雙鵰隨手落拈來元是棚中鵝

竹庵珪頌七條披向鐘聲上徧界難藏比丘相若以色見音聲求迦葉師兄是虛妄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云響

眞淨文頌有問啐啄機雲門答云響昨日雷轟天夜來山水長

心聞賁頌自能問狸奴虛空酬万像電激不停巖谷虛誰若響啐方啄若猜機歷掌回頭轉轆轆秦時舌上葛藤長萬丈

雲門拈拄杖示衆云三世諸佛揔在拄杖頭上時有僧云和尚是大善知識為什麽與非時食師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智海逡頌暗室尚猶不可欺蓋禪安得盡無知宗門間出韶陽老欲啄那堪不及時不及時人間天上爭容伊吽

雲門因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云在什麽處

圜悟勤頌針眼魚吞大千界螟蟲吐妙高山大虛包括無遺漏萬彙全歸指掌間起復滅去還來石橋踏斷通身黑那知華頂是天台

雲門因僧問石頭參同契云回互不回互如何是回互師指板頭云不可喚作板頭僧云如何是不回互師云這箇是板頭

天童覺舉此話云石頭舌頭無骨雲門眼裏有筋千古之下聲光赫揚如今要把手共行直須伊麼始解不伊麼然後沒交涉還相委悉麼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同稚子歌

雲門問僧什麼處來僧云禮塔來師云誑我僧云某甲實禮塔來師云五戒也不持

保福云智不責愚　汾州云彼此相鈍置

雲門道和尚子莫妄想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拈案山來看時有僧問學人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時如何師云三門為什麼從這裏過進云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云還我話頭來

翁山泉頌三門者裏過全不用機巧著衣方免寒說食終不飽行路難行路難孰云平地起波瀾

圜悟勤上堂舉此話云似地擎山如石含玉退得過者盡在無盡藏中透不過者未免博量只如雲門以手劃一劃云佛殿因甚麼從者裏去又且如何一葉落知天下秋

又小參舉此話云此謂之觀體全真只如伊麼處還容

人作得失解會麽酌然論實不論虛直得如狸奴白牯
相似直得如枯木朽株絶氣息憨憨凝凝矇矇瞳瞳千
佛出世他也不知目覩瞿曇如黄葉相似方始是生鐵
鑄就千人萬人羅籠他不住只如獨脫一句作麽生道
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雲門一日在僧堂前見直歲喫餬餅次乃問喫得
幾箇歲云五箇師云露柱喫得幾箇歲云請和尚
茶堂裏喫茶去師便歸方丈

投子青頌等閑拈借問端由不直平生盡吐酬渇力爲
人須是徹方知茶味解人愁

智海逸頌韶陽門下足賢明直歳之才又哲英雲菴堂
前凹凸處不勞心力一齊平

又上堂擧此話云雲門禪老入水要見長人直歳明公
了事衆中第一

雲門問直歳今日作什麽處去來歲云刈茅來師云
刈得幾箇祖師歲云三百箇師云朝打三千暮打
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作麽生歲無語師
便打

保寧秀擧此話云僧無語師著語云要殺祖師又云草
鞋跟斷　大潙喆拈直歳爲衆竭力到雲門面前乃力
盡神疲何故碁逢敵手難藏行水到滄溟始是波
雲門杲上堂擧此話云直歲無語自有三百箇祖師證
明雲門令雖行要且棒頭無眼

雲門示衆云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

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
好還有人悟得麽出來對衆道看
雲竇顯拈然則養子之緣爭奈厭良為賤其間忽有不
甘底出掀倒禪床豈不是大丈夫漢然雖如此且聞擾
箇甚麽師驀拈起拄杖云自合停囚長智擊禪床一下
圜悟勤拈崇寧土上加泥敢道直得潙山水牯觸殺東
海鯉魚陝府鐵牛吞却嘉州大像
松源上堂舉雲門大師道若實未得个入頭處三世諸
佛在你脚跟下一大藏教在你口唇皮上且向葛藤
處會取師云雲門大師雖是善因未必招於惡果為
福敢道燈籠吞却佛殿蚯蚓驀過遼東萬無千里謾
追風唱一唱

雲門問僧做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師云將什麽過
海云草賊大敗師云為什麽在我手裏云恰是(音竇)
(雪竇顯別云)師云一任踍跳僧無對師休去
法真一頌新羅衲子浮曾逢風月詢來也略同可惜
為山拏一寶徒勞賓主各無功
雪竇顯舉此話云雲門老漢龍頭蛇尾放過這僧為
什麽在我手裏恰是劈脊便打
法真一拈彼彼不了雲門云一任踍跳代僧便好與
掀倒禪床者僧無語處代雲門云將謂是鑽天鷂子
元來是死水裏蝦蟆便打
潙山喆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雲門雪竇只知步
步登高大潙即不然為什麽在我手裏恰是便乃呵

呵大笑不見道殺人刀活人劍

雲門云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

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天衣懷上堂舉此話云雲門與麼道不覺弄巧成拙山僧即不然仰面看天低頭覷地口裏喫飯鼻孔出氣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關

雲門云釋迦老子與天帝釋在中庭相爭佛法正

雲門昱上堂舉此話云者老漢好與三十拄杖且道過在什麼處謾人之罪以罪加之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雲門大似巧媳婦等閑做出無麪餺飥雖然如是人人也少一分不得

廿三

廿四

雲門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家家觀世音進云見後如何師云火裏蝍蟟吞大蟲

真淨文頌秦時轆轢鑽頭通大施門開妙莫窮火裏蝍蟟依舊活拈來誰解恣英雄

又頌火裏蝍蟟吞大虫去年不似今年窮直得黃茅瘴氣發雲壓桃花處處紅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十四

達磨第十二世福州雪峯山義存禪師嗣法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　明州翠嵓令參禪師
大原孚上座

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相公語
僧云是師云話墮也

松源頌分明寫出與君看意在鉤頭不在盤縱使石人
開得口不知猶被舌頭謾

介庵朋頌截斷黃河水分開大華山巨靈擡手處万
古黑漫漫

黃龍心舉此話問僧只如什麼處是話墮處僧曰不當
話墮也師曰你十二時中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僧無對
師曰却來者裏謾我以拂子打出

竹庵珪因李承相入山上堂舉此話云那个是者僧話
墮處鼓山道祖公說法闍梨話墮沒量大人只消一个
光明寂照徧河沙衲帔蒙頭閑處坐休休莫莫不可說
此不可說亦不可但願衆生却有緣居士依前還伊麽
大衆且道伊麽好不伊麽好乃高聲云話墮也拋下拄
杖

介庵朋上堂舉此話云雲門入草求人未免通身泥
水這僧坐籌帷幄決勝千里諸方扶強不扶弱盡道這僧
話墮殊不知雲門却被這僧勘破敢問諸人且道那裏
是他勘破處以手擘開眼云描

雲門因僧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云裂破 僧云和
尚如何拈掇師云拈取糞箕掃箒來
雪竇頌舉僧問雲門至裂破師彈指三下又舉僧問睦
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你鉢囊裏師呵呵大笑
育王諶拈云大遇開口不及開與不開坐在中間且
道畢竟如何靈利漢向者裏別下一轉語看
雲門杲示衆舉僧問睦州至在你鉢囊裏又問雲門至
裂破師云或有人問山僧一言道盡時如何遴遼捕
松源上堂舉此話又舉僧問睦州至在你鉢囊裏師云
二老漢猶蹈時人窠臼或有問虎丘一言道盡時如何
只向他道無牛使馬

雲門垂語云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

云俱

雪竇顯頌百草頭何太極重與稱徒下鍼剌雲門俱字
好參詳雪峯輥毬亦端的黛非青芳藍一色辰錦砂芳
敢言赤紫羅帳裏有眞珠曹溪路上生荊棘還會麼此
時若不究根源直向當來問彌勒
長靈卓頌俱俱本祖不圖違風一振處處歡呼百草頭
上薦獻還珠七佛之師親識面元來秖是古文殊
圜悟勤拈直得萬機寢削千眼頓開細如須彌大如芥
子軟如鐵硬如泥雖然如是也只道得一半或有問山
僧只對道收且道落在什麼處
雲門杲示衆舉此話連舉圜悟老師云劄師云晉復云
俱劄普日輪午李將軍射石虎雖然透過那邊猶發千

鈞之弩

雲門因僧問萬機俱息時如何師云塚上生芝草

蔣山泉頌塚上生芝草危不採人祇見落花隨水去
豈知流出洞中春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透出一字僧云透出
後如何師云千里同風

蔣山泉頌透出一字鬼聰鳥嘛庾亮樓中月明千里迴
首家園路不遥輸蹄偺結紅塵裏

雲門示衆舉此話云透出一字師云透出一字却不
相似急轉頭來張三李四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要識這个字麼上一劃長下一
劃短左邊一左上尖右邊直路個卷王篇廣韻難尋覓
梵語華言皆莫譯試問識書人如何通往釋良久云開
口即錯開口即失碧眼胡僧暗點頭孔門弟子無人識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門外有讀書
人來報

智門祚頌在處叢林有家風且與雲門事不同門外若
有讀書者任是顏回亦不通

蔣山泉頌讀書人到切須看無絃難遇知音者端的家
風說與君沒揩趨進翠巖也

崇勝珙頌門外讀書人報來家風底事絶纖埃九轉紅
粉皆相識盡捲珠簾看柳開

真淨文上堂舉此話云諸德子聞不如一見又作麼生
見良久云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雲門果因張拙二壯元至上堂舉此話云讀書人已在這裏且作麽生與伊相見乃顧視左右云不是寃家不聚頭

　雲門一日問僧從甚處來僧曰江西來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其僧無對

黄龍心拈雲門大師已是張虎豹之紋又不覺落在者僧腦竅而今還有扶起雲門底漢道取一轉語却與黄龍相見敢問此語作麽生道

智海清上堂舉此話云諸仁者雲門大師當時氣宇獨步直是氣宇如王祇知張虎豹介乎不覺落這僧腦竅致令千載遭人傍觀而今莫有救得雲門底麽試出衆來略露風規也要與智海相見良久乃云爽鳩問無去

客歸計是張良

　雲門至座下見一僧問云彼在者裏作什麽僧云設供師云與座與上座設却供

大爲喆拈雲門一期慈悲却成多事當時便迴去免見損後人唇齒良久云若不登樓望爭知滄海寬

寒巖升上堂舉此話云大衆雲門恁麽說話正是窮婆婆吹火不著却去罵竈神你諸人還肯麽當恁麽判斷麽我也討什麽撓

　雲門聞白椎聲乃云妙毒世界不百雜碎役等諸人擊鉢向湖南城裏喫飯去

大覺璉拈大小雲門也似車顛倒山僧者裏只是維那白椎首座施食山僧展鉢行者行益伊麽說話一任諸

方哉断
雲門問乹峯請師荅話峯云到老僧也未師云與
麼則學人在遲也峯云與麼那與麼那 師云將謂
侯白更有侯黒
大覺璉頌一侯白一侯黒三日麼臨覩不得先行不到
後先行頡頏飛鳴入空碧迷不知悟不識古廟精靈空
眼赤
天童覺頌絃苦相銜綱珠相對發百中而箭箭不虚攝
衆影而光光無礙得言句之総持住游戲之三昧妙其
間也宛轉偏圓心如是也縱横自在
蔣山泉拈剃勳君子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乾屎橛

雲門杲頌雲門乾屎橛全超法報化無事出山 山遊百錢
枝頭菴
竹菴珪頌不用唐言譯休將梵語傳摩醯首羅眼對面
隔西天
松源頌雲門小厮兒作大師子吼鼻孔得出邊不知失
却口
雲門杲普說云云如禮越給事見其愛說道理遂將箇
没道理底因縁與渠着僧問雲門至乾屎橛又恐渠作
道理會先與渠說不得云道在屎溺道在稊稗道在瓦
礫即色明心附物顯理不得道處處眞塵塵是本來
人之類云云
白雲昺上堂云常愛雲門老妙用曾無極信手拈將來

不費絲毫力乃舉此話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若是領
解不具便見拈因帶果要會歷涯裏烏龜頭似鼈鞋鞭
躍著硬如鐵叮嚀報汝參禪人切忌咬他乾柴橛
松源上堂因僧問至乾屎橛意旨如何答云鷓鴣啼處
百花香

雲門問僧今日般柴那僧云是師云古人道不見
一法是你眼睛乃於般柴處拋下一片柴云一大
藏教只說這箇

慈受頌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口透長安一條大路
平如掌自是時人錯足難
保寧秀拈雲門大師大似乞兒見小利山僧即不然乃
拈起拂子擲下云一大藏教總說不著

雲溪益拈雲門若甚死急忽若敵這僧拈柴救便打豈
不是好事不如無
白雲演上堂舉此話云大小雲門錯下注腳老僧當時
若見向伊道普請處不得很藉若點檢得出免你普請

雲門示衆云拈起竪拂彈指揚眉一問一答並不
當向上宗乘僧便問如何是向上宗乘師云地下
闍黎大家總道得極如闠市裏坐朝時猪肉案頭
蒜抗裏蟲子還有超佛越祖之談麼僧云有个不
肯師云有麼不肯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
無也若約那个說話體上會事直言未到見解偏

拈

法眞一拈雲門爲什麼放過著僧待伊云有底不肯便

好與二十拄杖當許多分疏作什麼

雲門一日顧視僧曰鑒僧擬對之即曰咦德山密禪師刪去顧字謂之抽顧頌

德山密頌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海白日繞須弥 亦謂之擡薦商量

智門祚頌雲門顧鑒笑嘻嘻擬議遭渠顧鑒咦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於是也難施

鴈蕩泉頌雲門鑒咦兩眼睢睢新羅渤海火炎風吹文殊瞥首迦葉攢眉一言已出駟馬難追

又頌雲門抽顧頌便輕不便重走過鳳林關千牛拽不動盡虎作猫兒趁鼠打油甕堪嗟王老師到處忍寒凍

法真一頌雲門抽顧衆皆知爆得不驚亦還稀要會韶

陽端的意新羅鷂子搏天飛

真淨文頌雲門抽顧自有來由一點不來休休休休

徑山杲頌雲門鑒咦少有人知出無孔鐵鎚

竹庵珪頌韶陽一鑒生鐵酸餡直下咬破咦莫摍相賺

雲門云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泉須彌塞却汝咽喉還有人會得麼若有人會得撥取占波共新羅鬪額

心聞賁頌雲門已是不成佯捏合無由更作推撥向路傍秋草東年年一任長青苔

雲門杲拈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諸人要識雲門麼不見道三臺須是大家催

雲門云三家村裏賣卜東卜西卜忽然卜著道不定僧便問忽然卜着時如何師云伏惟

法真一頌賣卜三家村裏頭吉凶禍福辨端由忽然卜著僧來問生死唯將一句酬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云雲門禪師積代賣卜未識爻象攤得雷天大壯斷成地火明夷這僧庚運乖差失錢遺罪若是智海即不伊麼忽然卜著時如何積代簪纓暫時落魄

雲門因齋次拈起鉢云我不供養南僧只供養北僧時有僧問為什麼不供養南僧師云我要鉢置伊僧云為什麼只供養北僧師云一箭兩垜

法真一頌拈來是箭音相呈不供南僧供北僧撥卻眼

晴首莫顧熱瞞都為不惺惺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不帶眹師云天台普請南嶽遊山

崇勝珙頌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流水不住白雲自閑阿難撫掌迦葉愁顏若人會得隔萬里關

雲門因僧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云念七

慈受頌一人會上等一人會穿井役倆雖不同總是一般病若人識得者般病拗僧鼻孔都穿盡此錄連舉僧問老宿達磨面壁意旨如何老宿云天寒無欸蓋

大慧杲示衆舉此話云念七念七全無消息背看分明正觀難識既是正觀為什麼難識可知禮也

雲門有時云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噇飯時飯不

是你自已有僧問飯是自已時如何師云昔野猪
精三家村裏漢師却云來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已
僧云是師云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
慈受頌終朝喫飯費工夫不識燈籠是鉢盂多少三家
村裏漢性性樹上捉鮎魚
法眞一拈大小雲門話墮也不知若僧是个漢待伊
云來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已座具一摵便行他既不能
雲門也是拾得口喫飯　雲門杲拈用盡自已心笑破
他人口
雲門因普請次道我今日困有解問話者早置一
問來你若不問向後莫道老僧謾你
黃龍心舉此話問僧你道當時合置得什麼問免得雲
門謾去僧擬問師以拂子攔口拂

雲門拈起拄杖舉教云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
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乃云衲僧見
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揔不得動著
雲門杲頌劈開金殿鏁撞動玉樓鍾泣露千般草吟風
一樣松
竹庵珪頌二乘菩薩何王盡諸佛凡夫早晚休世事但
將公道斷人心難似水長流
法雲秀舉此話乃拈拄杖云你衲僧家喚作拄杖三家
村裏漢亦喚作拄杖且作麼生辨得衲僧眼
雲門杲拈苦瓜連根苦甜瓜徹底甜
又示衆舉此話云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剜窟籠驀

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草一
下云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妄得受
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
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
却鼻孔只今莫有不甘底麽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
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乱春風卒未休

雲門一日從方丈出有僧過拄杖與師師接得却
過與僧僧無對師曰我今日着便僧問和尚爲什
麽着便師云我拾得口喫飯

黃龍心舉此話云請上座向此僧無對處代取一轉語
你道合下得什麽語僧曰閑時物急時用師曰我今日
亦着便僧曰和尚爲什麽亦着便師曰喜得闍梨荅話

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云劄
眞淨文上堂舉此話云雲門雖善臨時變劄東劄西劄
未免和泥合水和泥合水即且止只如雲門云劄是那
个劄字畫有明眼衲僧識麽若識雲門有什氣息若不
識衲僧有什氣息只這氣息有鼻孔者辨
又上堂云長安甚鬧我國晏然驀拈拄杖云雲門大師
來也劄久雨不晴以拄杖敲香卓云新羅在海東臨濟
小廝兒只具一隻眼普化賊漢佯狂詐顛叵耐豐干饒
舌指出文殊普賢　又上堂舉此話云大衆且道雲門
一劄與德山捧臨濟喝是同是別若道別祖宗門下豈
有兩般若道同爭奈德山臨濟雲門家風有異衲僧到
這裏如何剖判若剖判得出可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

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一劄今朝三月二十五
各自歸堂喫茶去　黃龍清上堂舉此話云黃龍即不
然忽有人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向伊道住後云雲門劄
黃龍住衲子要須知落處不愁鐵樹不開花却凝懶却
虛空去　白雲昺上堂舉此話云要會麽雲門一劄對
面提掇言下知歸君子可八　雲門杲上堂云久雨不
晴纔晴又雨天道變化萬物得所劄久雨不晴良久復
召大衆云雲門老漢不在頭許參　又上堂云二月仲
春久雨不晴雲門一劄德非有鄰乃顧視大衆云劄復
云懶惶殺人
密庵傑上堂舉此話云大衆雲門一劄乾坤匌匝海水
騰波須彌岌嶪[illegible]拈拄杖卓一卓云雲門大師向這裏

無出氣處且道爲甚諸人眼在什麼處復卓拄杖云久
雨忽晴天清地寧寒山撫掌拾得忻忻伊麼會得早地
遭釘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云一搕在手
招德頌　手中一搕絕瑕疵道聽塗傳轉見睽作者至今
拈不起依前獨自却歸家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深中淺師云山河大地進云
如何是淺中深師云大地山河進云如何是深師
云朝到西天暮歸唐土
心聞賁頌　山河大地深中淺大地山河淺處深行盡天
涯諸世事釣船依舊在波心
　雲門曰要識祖師麽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

踏跳要識祖師眼睛麽在你脚跟下又曰適个是
祭鬼神茶飯雖然如是鬼神也無猒足

雲門見拈不見道留惑潤生時有僧在傍咳嗽一聲師
曰老漢與麽道有甚麽過僧擬議師便打

雲門云盡大地是个解脱門枉作佛法會何不見
山是山見水是水

眞淨文上堂舉此話云大小雲門錯下名言好與三十
棒如今既不喚作山不喚作水又喚作什麽若有明眼
衲僧辨得出 三十棒却還𣓐僧若辨不出三十棒分付
闍黎喝一喝 又上堂舉此話云歸宗即不然盡大地
是个解脱法門不作知見解會有時見山不喚作山有
時見水不喚作水大衆彼此丈夫莫受人謾

雲門舉丹霞和尚道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師
云拄杖子不可不靈喚什麽作百骸

踈堂心舉此話云總是自牧不了漢喚作一物尚自不
中更說什麽鎮長靈時有僧云和尚亦不得埋没古人
師云闍黎覓處又作麽生僧提起坐具云這箇不可不
靈師云有得有失

雲門舉永嘉大師道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
何交涉師云行住坐卧是靈覺喚什麽作數句

圓通秀舉此話云雲門氣宇如王無端跳入屎堈摟賢
則不然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如今山河
大地明暗色空盡是數句喚什麽作靈覺雖然如是摟
賢也不免狼藉留與諸方撿點

聻堂心虛舉此語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予則不然若也放去靈源湛水任掉孤舟若也收來長者自長短者自短還會麼雲收華嶽千尋白水到瀟湘一片清

雲門因見鵝湖上堂云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人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來舉此語問首座適來和尚示衆云未了底人浮逼逼地了得底人浮逼逼地意作麼生座云浮逼逼地師云首座在此久住頭白齒黃作遮箇語話座云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云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座云只如堂頭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云頭上著枷脚下著杻座云伊麼則無佛法也師云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

大洪恩頌佛祖由來不識心競將黃葉謂黃金相逢誰問還家路山自高兮水自深

又頌山自高兮水自深是非從此兩平沉何事雲門大忉怛還將病眼認花針

大潙喆云大凡機莫瞎風須是其人雲門可謂青天轟靂旱地震雷直得百里魂慮變懾不見道驚群須是英靈漢敵聖還他師子兒

雲門因一僧罷經論來參多時乃云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舉問是你道不僧云是師云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云你如此已後失却日在僧經旬日却來師復問你還會也未僧云未

會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云曲彎
彎地僧因措後其僧果然失目
瑯琊云且道佛法有靈驗麼如今若有人問瑯琊如何
是初生月向道經堂前打板聲　海會端云這僧
失却自雲門知鼻孔不見雖然如是家住州西
雲門一日云拼半裂三針筒鼻孔在什麼處與我
箇箇拈出來看自代云上中下
徑山杲舉此話云倚門傍戶弄精魂
雲門云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自代
云某甲今日不著便
雲門杲舉此話云雲門也是作賊人心虛徑山即不然
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不圖打草且要蛇驚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禪師云是僧云如何是道師
云得
心聞賁舉此話云雲門只知是不知不是只知得不知
不得山僧與你拈轉話頭了也還有不相辜負底麼
雲門云秋初夏末不觸平常道將一句來僧無語
師自代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雲門恁麼拈代山僧恁麼提
是設諸人合作麼生體悉其或未明更聽重下註脚不
離平常句的的無回互顯顯青青有路歸萬年松徑雪
深覆
雲門因僧問佛病祖病將何醫師云普即諾其僧
又問將何醫師云幸有力

寔當然普說舉此話云你且道畢竟即諳是如何莫是審察得出其病即諳和安樂麼且道幸有力是有什麼力莫是有藥力麼莫是有色力麼又莫是有粥飯力麼不是如此其僧自是問佛病祖病將何醫若是佛病祖病時莫是智慧力麼莫是般若力麼莫是修行力麼莫是堅固力麼又莫是不動力禪定力麼不是不是既然不是不知靈明答幸有力意是如何當知雲明答這幸有力三箇字子自是三般藥者三般是什麼藥是川練子是黃連根是苦參皮把來攝羅為末熱水調下你若吞嚥得下時說什麼佛病祖病以至禪病無不安樂只是你信不及既是信不及便吞嚥不去看得來若是沙糖蜜糖餅糖無不要得這三般甘甜和美誰不愛喫此便

是參禪人發從源處打破 一切義理知解勤作去說 引將去如何到得安樂田地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師云聾人爭得聞 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門頭道師云作麼生是如來 語福云喫茶去

雪竇頌頭方第一箇第二卧龍不鑒止水無處有月 波澄有處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

蔣山泉頌如來語為君舉直饒聾人得聞未免和泥合土喫茶保福亦數擬似向雷門擲布鼓

白雲昺頌第一頭第二頭清風明月兩悠悠將軍戰馬

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

雲門偃拈保福何用槃詞僧便問作生是如來語云壽從未喫茶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連舉雲門拈師云諸禪德保福長慶吉人之詞寡拙人之詞將若子細點檢來保福長慶干戈相待雲門老人風行草偃智海今日共樂昇平作麽生是如來語雨下街頭濕

昔龍心要此話問僧只如長慶道聾人爭得聞如何却落第二頭僧曰聾人爭得聞師曰無繩自縛我更問你如來唯一說作麼生見得一底道理僧瞪目而視師曰比來問一个却荅二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連舉雪竇拈無處有月波澄有處

無風浪起師云若有人問天童作麼生是如來語向他道阿羅跋跛曩諸禪德且道與古人語是同是別諸人若也未會更為劈拆去也長慶能守保福能做雪竇手段縱橫天童舌頭拈掇若也分曉會去與你把手共行其或未然各自勉力　又上堂舉此話云第一第二頭似有似無句坐斷路岐窮寥綿綿而不通水泄打破窠臼坦坦蕩蕩而別是風規還會麼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長慶示衆云搭似今夜老胡有望保福聞之乃曰搭似今夜老胡絶望

豁齋居士頌陳膿山頭大膿空器兒打就一樣中聽鐘箇圓學為龍把臂西行各向東

玄覺徵伊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東禪齊拈此
二尊宿語一般各有道理衆中道揔似如此嫌什麼又
道揔似今玄覺作什麼若如此會人悟在
天童覺拈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空叟和尚擧此話云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
長慶因僧擧高麗僧造觀音像於明州上船衆力
舁不起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無刹不現身為什
麼不肯去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別識得觀
稽
知非子頌一月當天萬水殊豈於秉夏作親疎風播不
動人心動休向曹溪問老盧
長慶因僧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

汝一問口似匾擔僧云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什
麼
圜悟勤拈是則是應機無差爭奈大驚小怪或有問道
杵如何是合聖之言對他道討公不是閑和尚剪刀尺
在卧床頭
長慶與保福遊山次福以手指云只者裏便是妙
峯頂師云是則是可惜許後擧似鏡清清云若不
是孫公便見髑髏偏野過竇顯皆語拎捆共謹懷蹉山圖箇作麼擲云碓个
鮮後不道只是擡
雪竇顯頌妙峯孤頂草離離拈得分明付與誰不是孫
公辨端的髑髏著地幾人知
法眞一拈保福大似瓜洲賣瓜漢若不是長慶識破往

性造次承當為什麽如此不見道美食不中飽人飡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佸人手段游道工夫須到伊麽
時節伊麽田地始得得福不錯行一步長慶不妄說一
句當時若不是孫公髑髏遍野有什麽數鏡清老鏡清
老大平治象運無擾毛髮不萌平穩休只箇如如元是
道

又示衆舉此話至髑髏徧野師云變大地作黃金攪長
河為酥酪保福要伊麽無風何須起浪平地豈肯生堆
長慶要伊麽重寶彝鼎刻銘鏡清道大平無像且作
麽生豐悉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

長慶因僧問有問有荅賓主歷然無問無荅時如
何師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智門祚頌人人盡道我心休問著何曾有地頭口說心
違瞞自己蒙訶迅速任停流

雪竇顯舉此話并舉僧問西堂有問有荅賓主歷然無
問無荅時如何堂云怕爛却去那師云何不與本分草
料

圜悟勤拈若問崇壽有問有荅賓主歷然無問無荅時
如何對他道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長慶示衆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雪竇顯拈是則是對不劄風不入有什麽用處

圜悟勤拈撞著道伴交肩過露柱燈籠共證明

長慶問秀才佛教云衆生日用而不知儒書云百
姓日用而不知不知个什麽秀才云不知大道雲

門云動然不知人緣頌云一翻和尚懶撥底下
宗真一拈惹指大何不道久嚮和尚
長慶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有願不撒沙保
福云不可更撒也
雪竇顯拈夫宗師決定以本分相見不敢撒沙且那箇
是諸人正眼不受人瞞底漢出來對衆道看共相知委
若道不得辜負一一與你點過開眼也著合眼也著
長慶示衆云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就我覓我劈
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
你你又向甚麼會
雪竇顯拈云實即不然淨潔打疊了也直須近前我劈
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即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

平出但與麼會　天童覺拈死口與常住飯履腳卧長
連床求个知慚愧著難得還知長慶棒落地處麼雷開
蟄户雷燒尾引出蹄跳頭角用來
長慶因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草裏漢云
掛角後如何師云亂叫喚云畢竟如何師云驢事
未了馬事到來
雪竇顯拈高可碎身若微塵終不瞎个衆生眼長慶較
些子復云一般漢設使羚羊未掛角也似萬里望鄉關
長慶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云有伎倆者
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師云大遠在
智門祚頌衆手淘金得者誰纖塵窒礙豈能爲洪波浩
渺黃金遠一事無成空手歸

雪竇顯拈代者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

長慶陞堂大衆集定自拽出一僧云大衆一時禮拜者僧復云且道者僧有何長處教大衆禮拜

蔣山泉頌拽出堂堂立衆前教人禮拜似癡顛者僧長處還知否愛把袈裟搭左肩

杭州龍冊寺道怤順德禪師因僧問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云是什麽源僧云其源師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去後侍者問和尚莫成褫他否師云無侍者云莫不成褫他否師云無侍者云畢竟如何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大覺璉頌一星水墨兩成龍學者傍觀豈得逢若使旋

陽當日見直須揮劍不留蹤

薦福逸頌成龍兩處若爲分著眼黃頭笑未聞莫怪鏡情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法眞一頌學人來問指其源句裏明機好細觀自語不能知落處煩他老作費言端

保寧勇頌鏡水玉鋩碧湛然從茲曾未達其源王維妙手難圖畫一點成龍兩處全

心聞賁頌亭孝鎖斷長河口不見人從鳥道來一陣風回脩竹裊玉欄干上書成堆

五祖戒拈與麽道也大險雖然語險爭奈用得者一點親見會麽莫怪鏡情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雪竇顯擧此話至爭受方便師云死水裏浸却有什麽

用處侍者問適來成褫伊 至兩處成龍師云猶較些子
雪竇不是減鏡清威光要與若僧相見是什麼頭其源
三十年後與你三十棒
法眞一舉此話迺舉雪竇拈師云雪竇伊麼道是賞伊
是罰伊　蔣山勤拈鏡清具本分鉗鎚有作家爐鞴正
如明鏡當臺擊無遺照雖則赴感應機要且猶費葛藤
若是山僧忽有問未達其源對他是什麼源待伊道其
源劈脊便棒更有問是成褫伊否無是不成褫伊否無
和尚尊意若何劈脊便棒非唯截斷衆流亦乃光揚宗
眼還辨得出麼

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聲師云衆生
顚倒迷己逐物僧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洎不迷己

僧云洎不迷己意旨如何師云出身猶可易脫體
道應難

雪竇顯頌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謂曾入流依前
還不會會不會南山北山轉霶霈
蔣山勤頌順流逆流轉物物轉良哉觀音快逢其便出
身脫體句分明門外依前雨滴聲
崇勝珙頌雨滴之聲迷己逐物陰陽不測惟恍惟惚鑊
湯爐炭牛頭獄卒思量擬議便遭牢寧
慈受頌簷頭雨滴堦前地遇法法見成人信不及更問
如何長江水急
育王諶頌雨餘雲暗失東西門外金剛脚踏泥擬問簷
前端的意已隨流水過前溪

無為子頌是什麼聲雨聲浩浩迷已逐物衆生顛倒
瑯琊覺舉此話至迷已逐物師云得則得大似平地上
陷人　保寧勇舉此話召大衆云出身一句諸人摠知
作麼生是脫體一句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良久云
事難方見丈夫心　天童覺拈僧頭兩滴聲問你要惺
惺直下成已事途中作主盟刹刹見佛塵塵出經劈開
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只如鏡清道出身猶可
易脫體道應難又作麼生還會麼風前詣聖難瞞眼會
有曹山識鏡清　黃龍心拈說難說易轉見迷已要不
迷已如今喚作什麼聲　育王諶拈一滴既漏千滴萬
滴皆漏者僧若死覓不乾底鏡清又不免向甌中起焰
浪裏颭麼設等諸人畢竟如何委悉

大岳上堂舉此話至迷已逐物異日復問一僧門外是
什麼物聲僧云蛇咬蝦蟇聲清云將謂衆生苦更有苦
衆生後來有老宿問僧林內是什麼物聲僧云鳩鴿聲
老宿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師云此二
尊宿祇會殺人不會活人雖然如此看風使帆
白雲昺上堂舉此話云鏡清和尚雖則能放能收檢點
將來未免犯鋒傷手何故出身脫體轉見迷已金不博
金水不洗水直饒滿盡見除未免黏唇搭齒
　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云蛇咬蝦蟆聲師云將
　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崇勝珙頌蛇咬蝦蟇聲更有苦衆生壁上斷琵琶世間
覺閑幾長安甚喧鬧我國自界平誰信椋寄外更有靈

蹤名
真淨文上堂舉此話連舉古德問僧曰是什麽聲曰兩
滴芭蕉聲德曰莫謗如來正法輪師云有一轉語可以
安邦定國主聖臣賢有一轉語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
嬌若辨得出許你放十字街頭不藉一粒米不種一莖
菜接待往來真善知識若辨不出炙脂帽子鶻臭布衫
但伊麽東過西過唱一喝
鏡清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云有僧云
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元正啓祚僧云謝師答
話師云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
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
為什麽却無教云張翁喫酒李翁醉僧云老老大大

大龍頭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
蔣山勤頌穩吞田地神通遊戲佛法新年頭有無俱失
利一聚等虛空豈容立巴鼻草上之風祖令行誰知雷
罷不停聲
心聞賁頌七寶盃酌蒲萄醅金鞍紙寫清平調春風靜
院無人晝閑把君王玉笛吹
黃龍南上堂舉此話云鏡清失利即不問你諸人作麽
生是明教失利處若人辨得文殊頭白普賢頭黑若辨
不得黃蘗今日失利
智海清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是何雖共鳥嚶終分雲
月是同溪山各異還知麽鏡清剖繡囊放風上清香遠
遠接人圓明標求鏡發箏頭寒光微微射日

雪竇明歲旦上堂舉此話云此二尊宿見處偏枯說無道有何不為他一言道斷令他休去歇去忽有箇漢出來問報照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拈拄杖劈脊便棒若是皮下有血漢須道山僧為人諦當而今莫有不惜身命底衲僧麽試出來問看良久呵呵大笑云打草只要驚蛇

蔣山勤拈鏡清道有也失利明教道無也失利且道誵訛在什麽處若明得去不妨識進退別休咎始知一句下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今日崇寧或有人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對他道不在者兩頭他或道為什麽如此崇寧今日失利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雲門杲舉拂舉此話云二尊宿一人向高高峯頂立不

露頂一人向深深海底行不濕脚是則也是未免有些諸訛今夜或有人問杲上座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只向他道今日一隊奴僕在茶堂裏村歌社舞弄些神鬼直得賢聖尊者惡發把鉢盂拳一攤攤過恒河沙世界之外驚得憍陳如怕怖憧惶倒騎露柱跳入擔板禪和鼻孔裏攝倒舒州天柱峯安樂山神扠倒不禁出來攔胸搊住云尊者你既稱阿羅漢出三界二十五有塵勞超分段生死因什麽有許多無明被若一問不勝懡㦬却迴佛殿東第三位打坐依舊點胸點肋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自云住住杲上座他問新年頭佛法為什麽一向虛空裏打筋斗說脫空謾人良久云杲上座今夜失利

牧庵忠拈鏡清可謂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然雖如是檢點將來未免一場滲漏或有人問牧庵如何是新年頭佛法但向伊道元正啓祚萬物咸新

鏡清因僧問學人乍入請師指示師云還得諸也無僧云若不恁道人徒矣師云也是草裏漢

雪竇顯頌云佛有家風對揚遭此別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啐啄猶在殼重遭撲天下衲僧徒名邈

又拈衲僧有此奇特事若一人半个互相下展者要也不露出來一回 議眞一拈若僧既是得活鏡清因什麼道也是草裏漢若無知方眼驗要知僧還同要會麼欲令大器圓成須是作家爐鞴

鏡清問僧新離甚處僧云三峯師云夏在甚處僧云三峯師云放汝三十棒僧云某甲過在甚麼處師云爲你出一叢林入一叢林

蔣山泉頌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三峯水急若[illegible]山

滕放過無能意問道眞錦不換金

瑯瑘覺拈劒莫鑽

妙智廓上堂擧此話云要知鏡清落處麼叢林拈發見處人死不知心

空叟和尚上堂擧此話連擧瑯瑘拈師云阿呵呵可憐瑯琊老人經事多與順德把手共行要便用如線天網子直得靈龕自旋進無路何故落在一叢林入一叢林

鏡清問僧近離甚處[illegible]師云不分事作麼生

云某甲道雖石橋師云我不管你石橋本分事作麽生云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云某甲話在師云你但與發揚話行

雪竇顯拈然則何勞數人參綠萬不孤起者僧若能慎初護來機則須是鏡清自款

鏡清於僧堂前自擊鐘子云玄沙道底玄沙道底時有僧出來云玄沙道什麽師乃作一圓相僧云若不久參爭知伊麽師云還我草鞋錢來

洪齊居士頌玄沙道底無人會拈出虛空百雜碎着靴石女舞罷長情滿醉遊大隊

雪竇顯拈指消被打破漆桶

鏡清問僧甚處來僧云應天來師云還見鷂麽

拈頌說話

鏡清僧云不見師云鬧熱熱不見鷂勢魚鷂勢魚不見鬧熱僧云撒恁不伊麽師云鬧熱熱毳解慎切不能護來

大慧杲拈云會勞勞鷂鷂勞是應天魚道僧幾見成龍遠

達觀穎

鏡清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云浙中米作麽價師云若不是某甲洎作米價會

人滿勞勞云當關鏡清作者果然不類凡常既知不作米價會必然探得指南靈雲只解放去不能收之若不是某甲洎作米價會你又別作麽生會從伊說得行卿若且與後人高鄭意說

明州雪竇合參禪師夏末示衆云一夏已來爲兄

第說話看翠巖眉毛在麼保福云作賊人心虛長
慶云生也雲門云關 攢頭 好一劄
雪竇顯頌翠巖示徒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潦
倒保福抑揚難得嘮嘮翠巖分明是賊白圭無玷誰辨
真假長慶相諳眉毛生也
海印信頌寶藏無人久不開忽然捻出盡疑猜幾人商
旅來酬價交易不成空自迴
淨嚴遂頌青山發發綠水滔滔穿過鼻孔落盡眉毛
天童覺頌作賊心過人膽歷歷縱橫對機感保福雲門
也垂鼻欲脣翠巖長慶也修眉眼杜禪和有何限剛
道意句一齊剗埋沒自己也欽氣吞聲帶累先宗也面
牆擔板

翠巖芝拈為衆竭力禍出私門　又上堂舉此話至作
賊人心虛師云何故如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長蘆賾舉此話至看翠巖眉毛在麼師云諸仁者翠巖
不解塞斷衲僧口是故雲門以關字相酬若是山僧則
不然一夏已來為諸兄弟說話還有人會麼若也會去
山僧辜負諸人若也不會諸人辜負山僧如何得不相
辜負去良久云賊過後張弓　黃龍新上堂舉此話
云作賊保福攙枷過狀生也長慶迷真逐妄撥開雲門
秋江月亮嗏倒翠巖眉在眼上
翠巖宗拈盡大地是翠巖一隻眼更說甚眉毛在不在
直得諸方尊宿做盡伎倆出他圈繢不得所以保福云
作賊人心虛正是上他機境雲門云關大似無事裏爭力

長慶云生也衆多隨語生解只如宗上座又作麽生以
拂子畫一圓相云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鼇時下一拳擊
蔣山勤擧此話至着尋常眉毛在麽師云輸機是窮人
之本尋常坐却天下人舌頭無啗啄處長慶云生也因
事長智保福云作賊人心虛是精識精雲門云開擴款
結案雖宗師覽酬還截得尋常眸眼麽不躡前蹤試請
道看

靈峯古擧此話連擧雲竇頌師云看雲竇頌亦獨肯保
福不肯雲門若據靈峯看來一時不肯為什麽如此漢
王有道成無道說藥論功却不功

雲門杲上堂僧問一夏與兄弟東說西話看尋常眉毛
在麽意旨如何師云自首者原其罪進云保福道作賊

人心虛又作麽生師云驢揀濕處尿進云長慶道生也
雲門云關又且如何師云一箇破叢甚對个希若蒂進
云後有者宿云尋常無風起浪作麽生見得師云作麽
見不得

心聞賁拈一語該三處翻案而今事在龍潭手裏且
作麽生結絕證人之罪以罪加之

介庵明擧此話着語云蛇心佛口審喜有缺長慶云生
也云道火先燒保福云作賊人心虛云知情告首語是
心苗雲門云關云爲力不到處兩聲流向西諸禪德南
禪伊麽酬酢還坐得天下人舌頭斷麽具眼者斷看

尋常會下有僧來参值師不在乃下着知喜事
云参見和尚也未僧云未事乃指狗子云上人要

見和尚但禮拜這狗子僧無語後師歸得開乃云作麼生免得伊麼無語 雲門代云教禮 其師汎飄弟子

徑山杲舉此話云當時若作這僧便禮狗子一拜

大原孚上座在揚州孝先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聽講至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孚曰某甲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孚曰何處不是禪者曰請座主更說一徧孚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隨緣赴感靡不周徧禪者曰不道座主說不是只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孚曰請禪德當為我說禪者曰暫輟講汝至中靜處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孚依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

法真一頌一曲單于風引長孚公聞處豈尋常至今夜夜維揚客聽樓頭聲斷腸

孚上座參雪峯至方丈罷觀覩雪峯便下看知事明日入方丈曰昨日觸忤和尚峯云知是般事便休

佛鄉信頌李廣將軍古今無對手入虜廷全身遠害不動干戈贏小捷至今邊塞嘉聲在

法真一頌雪峯傳箭待孚公上堂一顧便西東明日卻云曾觸忤公案從來只幾重又云可惜放過

崇勝珙頌登堂才見便抽身般事知來有可陳若謂道存惟目擊塵埃中更有埃塵

雪竇顯拈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孚老一覷便高竪

降旗孚至明日入方丈云昨日觸忤和尚峯曰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果然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師云打得百千萬箇有什麼用處直須盡大地人與棒方可扶豎雪峯且道大原孚具什麼眼

法眞一拈云當時便好與二十拄杖孚明日却上禮拜云昨日觸忤和尚師云兩重公案峯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云雪上加霜僧問雲門如何是觸忤和尚處門便打師云正賊走了却打捉賊人

枯木成上堂舉此話云諸仁者雪峯雖則干戈不動大似厭良爲賤大原孚上座然則見機而變還知自己隨在甚麼處如今衆中還有救得者麼若無香山爲諸人斷看良久云一个棺材兩个死漢

翠嵒宗舉此話連舉雪竇拈云雪竇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雪峯和尚坐籌帷幄決勝千里孚上座呈盡平生見解只在雪峯圈繢裏

法雲益拈云雖然如是雪峯首章成失更兼孚兄傍觀點檢又舉雪竇拈師云諸人還定當得麼若作目擊道存會正是很裏說很若作當頭鋒相拄會猶是干戈相待且道畢竟作麼生會

空叟和尚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雪竇失却一隻眼殊不知孚老被雪峯一坐更轉動不得

孚上座參投子子云又嚮孚上座莫便是麼孚作掌勢子云老僧招得孚便出去子云且聽諸方斷看孚却迴子便打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莫是投子

拈得麼

法眞一拈大原孚上座可謂是點兒落節草窠裏投子有生擒虎兒之機若能透得者一關便可以諸方獨步

孚上座問鼓山文母未生時鼻孔在甚處山云即今生也鼻孔在什麼處孚不肯乃云你問我與你𦲷山云文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孚但搖扇而已

南明泉頌文母未生時鼻孔在何處叢林若作家俱昧藏身句鼓山雖見機未免撑門戶搖扇大原孚播弄閑家具山中春已深飛花落無數

圜悟勤頌文母未生前生也只如然一般拈掇能奇巧直下揮如火裏蓮騰今㸦古極妙窮玄大可憐淸風長

蒲坐一念八千年

悅齋居士頌手中扇子忽拈出草木叢林俱是佛盡大地人不識渠獨向空中書咄咄

翠嵒宗拈好一拳只是大遲生當時纔見云老兄先道驀口便打 此錄鼓山問孚上座云鼻孔在什麼處孚云老兄先道鼓山却問你又作麼生孚云將扇子來孚遂與扇子了再徵孚乃點置從初一拳

慈受上堂擧大原孚與日與長慶鼓山坐次孚乃問至孚不肯長慶却問文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孚遂搖扇師云看他古人等閑拈出等閑剔造次施爲造次新雖則伊麼若據山僧檢點將來大原孚被長慶輕輕一撥便見漏逗當時才見長慶復問便好與他本分草對爲什麼如此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

圜悟勸拈奇特因緣須以奇特徵發殊勝大意須以殊勝舉揚雖然隱顯無差其奈巧拙有異或有問崇寧父母未生已前鼻孔在什麽處只劈口便掌

寧上座因與雲峯送晏國師住鼓山迴至法堂峯乃云一隻聖箭直射入九重城裏去也寧云和尚是伊未在峯云猶是徹底人寧云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往中路把住云師兄向甚處去山云九重城裏去寧云忽遇一軍圍閉時如何山云他家自有通霄路寧云恁麽則離宮失殿去也山云何處不稱尊寧便迴謂雪峯曰好一隻聖箭折却也遂舉前話峯云渠語在寧云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

保寧拈鼓山只解步步登高不覺草鞋跟斷大原雖然干戈相待爭奈弓折箭盡要得兩不相傷麽趯人莫趯上罵人莫罵著　大潙喆拈此話衆中商量不小或云纔問甚處去這裏便好打是聖箭折處或云忽遇三軍圍閉時如何好打是聖箭折處如斯理論非唯瞞他亦乃自瞞要會麽相如曾奪連城璧秦主安能致太平

眞淨文上堂舉此話云雪峯雖為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受侯王供養福報因緣即不無若是佛法未在洞山即不然云和尚聖箭子途中折了也云他道甚麽待伊舉了拽拄杖打將出去一使寧上座於後作箇本色衲僧二與聖箭子出其鋒鏃三與禪門作箇眞正宗匠為後人眼目諸禪德是也不是有眼者辨取

雲門杲示衆舉此話云衆中商量道什麽處是聖箭折處云鼓山不合荅他話是聖箭折處鼓山不合說道理是聖箭折處與麽批判非唯不識鼓山亦乃不識孚老殊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僕於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懡㦬而歸却來雪峯處掇本大似屋裏販揚州若非雪峯有大人相這賊向甚處容身當時可惜放過却成个不了底公案只今莫有為古人出氣底麽試出來我要問你什麽處是聖箭折處

介庵朋上堂舉此話云這箇公案說道理者多會持書少或者道孚上座問向什麽處去便好打既不打是聖箭折處孚又問忽遇三寶關閉時如何亦好打既不打是聖箭折處伊麽轉量下處驢年去這般說話如經蠹

毒之鄉水也不得沾他一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然雖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試與諸人下箇注脚看要識雪峯麽曾經國難被金甲要識孚上座麽不為家貪富發力要識鼓山麽辯肆尚嫌弓力復要識能仁麽眼明猶識陣雲高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十六

達磨第十二世福州雪峰山義存禪師嗣法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　福州安國明真大師

鵝湖和尚

達磨第十三世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嗣法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　撫州荷玉山玄悟光慧禪師

蜀川西禪禪師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真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嗣法

汝州寶應慧顒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鎮州寶壽沼和尚嗣法

鎮州第二世寶壽和尚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潭州谷山藏禪師嗣法

新羅泊巖和尚　新羅大嶺和尚

達磨第十三世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嗣法

新羅雲住和尚　洪州雲居山道簡禪師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

洪州鳳棲山同安威禪師　同安志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筠州九峯道虔禪師嗣法

吉州禾山澄源無殷禪師　洪州泐潭明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撫州疎山匡仁禪師嗣法

隨州護國守澄淨果禪師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郢州洞山師虔禪師嗣法

襄州石門山獻蘊禪師　襄州萬銅山廣德義禪師

達磨第十二世袁州仰山南塔光湧禪師嗣

郢州芭蕉山慧情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嗣法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嗣法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

達磨第十二世大光山居誨禪師嗣法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

達磨第十二世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嗣法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大師

達磨第十二世鄂州嵓頭全豁禪師嗣法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

達磨第十二世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嗣法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達磨第十二世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嗣法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　青峰山傳楚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福州玄沙師備禪師嗣法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　福州臥龍山安國院慧球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 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什麽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拽而已峯曰汝作道理耶師曰何道理之有峯乃撫而印之

悅齋居士頌覓這心見了不知普天普地是關捩針頭線尾閑拈起也道交森似得伊

鼓山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劒時有僧問承和尚有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劒和尚是死屍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師云拖出者死屍僧應喏歸衣鉢下打疊便行師至晚問首座問話僧在否座云當時便去也師云好與二十棒

雪竇顯拈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雖如此若子細點檢來未免一時埋却　雲居齊拈這僧若不肯鼓山有什麽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

白雲昺拈王法無親忠言逆耳者僧自持白刃以邀命報鼓山不奈舩何打破戽斗

鼓山示衆云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出來咳

嗽一聲師云作什麽僧云傷寒師云傷寒即得

瑯琊覺拈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白雲昺拈鼓山雖有不犯之令下稍又却隨行逐隊當時才見者僧云傷寒好向伊道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豈不始終作家

福州安國明真大師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言甘露乃蒺䔧之園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僧竪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師不肯亦擧拳云只爲喚作拳頭

雪竇顯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

大潙秀云雪竇與安國盡謂孤高方外及乎臨鋒受敵又却逐隊隨行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待伊竪起拳云不可喚作拳你又喚作什麽從伊說出得失兩意也要

其中見人只伊麽和泥合水有甚分曉

鵝湖和尚一日默靜後不赴堂齋遂入方丈歸去齋後知事來白云和尚何不赴堂師云莊上喫油糍來晚間莊主到來云今日謝和尚到莊上喫油糍 鵝湖道誰家一默大驚嘶喝驢祖翁二智師學諸謁之書

雲門杲頌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屁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

竹庵珪頌迸在口皮邊遮過河沙國土閒多少人不得油糍喫

介庵朋頌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整冠與納履便作不良看

保寧勇上堂舉此話云大衆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本體如然平地上剛然捏恠既不與麽又作麽生商量良久云若个公案一任天下人批判保寧也無神通妙用亦無宿命他心既在江寧府江寧縣水路一千陸路四百程州野渡處處經過堤柳岸花時時間發前月出去昨日歸來泥上也不曾喫他油糍只是秋白米飯煮野菜羹聊充飢隨家豐儉然雖如是更有一般堪笑處米中粒粒稀生錄黍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渾身不直五文錢僧云大富貴生師云古代如此僧云如何施設師云隨家豐儉

丹霞淳頌祖代家風沒一文偏貪中是更清貧著衣喫飯隨豐儉物物頭頭用最親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示衆云山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云問凡荅凡問聖荅聖僧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云問凡不荅凡問聖不荅聖

雲門杲上堂擧此話云匡山當時若見只將五祖師翁底對他遂擧手作鵓鴣觜云谷谷谷

慈航朴上堂擧此話云大衆金峯和尚用處如行川之水不盈科不行不成章不達然雖如是更與三十年也不較多且道利害在甚麽處行脚人試定當看

密庵傑擧此話云爲臣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臼

金峯示衆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若人道得金峯分半院與他住持有僧出禮拜師云休休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

天童覺拈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僧擬乎强取金峯又却不肯還知鷸蚌相持盡落漁人之手麽若也辨得函蓋箭鋒金峯一院兩手分付

這漢益指老老大大龍頭蛇尾說什麽共住難爲人待這僧參差打可趂出也未到被伊分却半院

金峯問僧發足何處僧云趙州師云趙州法嗣何人僧云南泉師云你何曾離趙州僧云未審和尚尊意如何師云趙州實嗣南泉其僧至晚請益云今日蒙和尚慈悲某甲早來曾請和尚指示師云你

若到別處莫道後語是金峯底僧云為甚如此師
云恐辱他趙州
白雲昺拈云前收句後殺若非智眼精明到此如何辨
別只如趙州覆嗣南泉金峯因什麽却道恐辱他趙州
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
金峯云我若舉又恐搆人唇吻若不舉又恐遭人
怪笑有僧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僧請益前話師
云大似失錢遭罪
育王諶拈古人是則是只是大殺小膽顯露舉則要你
諸人知不舉則要你諸人會忽若有箇漢出來便與伱
拄杖子
金峯因僧問金輕蒲酌時如何師云不勝酩酊

蔣山泉頌金輕蒲酌易酡顏豈止騰騰失大山靜節何
曾知此味空留醉石亂雲間
金峯因僧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云猶是階下漢
丹霞淳頌四海煙塵已晏然當軒皓月照人寒大功不
賜將軍賞齋馬金鞍頓懶觀
金峯因僧問訊次乃搊住云輒不得向別人道我
有一則奇特因緣舉似你僧便作聽勢師便打一
摑僧云和尚為什麽却打某甲師云我要此話大
行
大覺璉頌隱隱雷聲蟄未開霹靂動若茲纖鱗未
跳三層浪却使傍觀笑曝腮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大師因僧問佛未出世時如

何師云曹山不如僧云出世後如何師云不如曹
山
投子青頌月隱青山瑞氣高梧棲丹鳳覩無窠無端石
馬潭中過鷲怒泝龍飜海潮
又上堂舉此話云古人道則一時道了也須知妙峯
頂上有一人大不肯曹山與麼道諸人還識此人麼若
不識山僧為你諸人道破良久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天童覺拈佛與曹山賓主互換出世不出世各具一隻
眼未有長行而不住長住而不行還會麼幽洞不拘開
鎖意縱橫那涉兩頭人
又上堂舉此話云佛與曹山一出一沒可謂拈頭作尾
拈尾作頭子細看來是他曹山終是不出世覺上座今

日不是顛敢家風且要荷擔底書敢問諸人且道別
有甚麼長處良久云白牛飲盡無源水天曉乘風
過玉關
白雲演上堂舉此話云若以世諦觀之曹山合喫二十
棒若以祖道觀之白雲合喫二十棒然雖如是棒頭有
眼兩人中一人全肯一人全不肯若人點檢得出許你
具半隻眼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輟已讓人弄巧成拙出世未出世
盡空裏釘橛曹山有沒量罪過若文亦有沒量罪過設
饒諸人還檢點得出麼一東二冬又手當胷
撫州荷玉山玄悟光慧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西來
的的意師云不禮拜更待何時

丹霞淳頌虛堂寂寂夜深寒携得瑤琴月下彈不是知音徒側耳悲風流水豈相干

蜀川西禪禪師因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師云識見虛空夜點頭

丹霞淳頌一點靈明六不收晛然何用更疑眸箇中消息人難委獨有虛空暗點頭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真禪師示衆偈曰一片凝然光璨爛擬議追尋卒難見炳然擲着詅人情大事分明皆總辨是快活無繫絆万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中現

靈源清舉此話云伊麽說話大似見曾夢到龍宮省後點胷諦當賞然雖如是到者方知秪如諸人現今在什麽境界中

汝州寶應慧顒禪師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云是僧便掀倒繩床師云你看這瞎漢乱做僧擬議師便打出院(師住南禪院)

雲門杲頌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難偷兩个點子相逢着古上如今無直人

竹庵珪頌壁中擊白日古上覆金鐵壁立千仞毫光蔽梵天

雲門杲拈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這僧一味小心欠大膽南院老也是養子之緣

南院因僧問從上諸聖什麽處去師云不上天堂即入地獄云和尚作麽生師云你還知寳應老落處麽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打復喚僧近前云令合是汝行又打一拂子

雪竇顯拈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个瞎且要雪上加霜

黃龍心拈然則白珪之玷猶尚可磨病在膏肓亦互救療者僧令既在手為什麽不行過在甚處

雲門杲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權衡臨際三要三玄須還南院始得雪竇為什麽却道拂子不知來處妙喜亦道个瞎且圖兩得相見

南院因僧問日月迭遷寒暑交謝還有不涉寒暑者麽師云紫羅抹額繡裙腰進云上上之機今已

既中下之徒如何領會師云炭堆裏藏身

黃龍南上堂舉此話云南院一期利物應病與藥則不可也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什麽長處出

佛印清上堂舉此話云看他南院古佛千重門戶劈面徹開萬斛珠璣即時傾盡如今這裏還有構得者麽良久云單鈴莫前休話會曹溪門下好商量擊禪床

南院因僧問匹馬單鎗時如何師云且待林中斫棒

崇勝珙頌匹馬與單鎗論解細思量自已雖然恐他人未肯忙

南院因僧纔才云敗也師遂引杖向其僧面前僧無語師便打數棒

雲峯悦拈這僧頂上有光不知脚下有漆且作麼生會
直饒你十字縱横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南院一日上堂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云汝問處作麼生僧云失師便打

翠嵒真拈運籌帷幄决勝千里南院雖則全機受敵其柰土曠人稀　大潙喆拈南院高提祖印縱奪當機這僧善能當機抗敵爭柰力竭計窮如今還有本色衲僧麼出來與大潙相見不圖鼓舞揚聲貴要宗風不墜有麼有麼如無大潙今日大似案戰無功

南院因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云明堂瓦插簷僧云恁麼則莊嚴畢備也師云斬草蛇頭落

海印信頌縱奪機權没可測隨言生解實堪悲曉來一陣春風起吹落庭花三四枝

南院因僧問丹霄獨步時如何師云四衆圍繞進云四衆圍繞時如何師云梵音聲絶處打

崇勝珙頌獨步丹霄謂無疑四衆圍繞幾人知梵聲絶處更堪笑得便宜是失便宜

南院問風穴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却問師此間作麼生商量師拈拄杖横按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

雲門杲拈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三拜不然與掀倒禪床乃迴顧冲密曰你道風穴當時禮拜即是掀倒禪

床即是中密云草賊大敗師云你看遮瞎漢便打
空叟和尚上堂舉此話云二大老伊麼商量要我臨際
門風或問保壽一棒如何商量只向他道蒼天蒼天
南院因有儒士另張百會來謁師問莫是張百會
麼士云不敢師以手空中一劃云還會麼士云不
會師云一尚不會什麼處得百會來士無語
法眞一指多虛不如小實者漢若見南院以手一劃云
會麼對云又幾和尚有此機要又代南院後語云見面
不如聞名
南院因僧問南宗北祖乞師垂示師云大庾嶺頭
雲大行山上賊僧云未審如何領會師云幽燕平
劫殺吳越笑呵呵僧云畢竟如何師云莫言無法

用最苦是新羅
智海清擧此話云要見南院老漢麼大庾嶺大行賊文
殊讚歎維摩嘿究祖南宗直下歸幽燕平劫從茲得吳
越笑呵呵最苦是新羅却是輸他南院老一生無口恣
高歌
鎭州第二世寶壽和尚在先寶壽會下一日沼乃
問文母未生時還我本來面目師因指後在市見
二人相諍一人把住劈面打一拳彼云你得恁麼
無面目師遂大悟
白雲昺頌一拳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覷不足秋林黃
葉落紛紛六六離成三十六
白雲演上堂擧此話云若人於此知落處可謂公辦私

辨大衆聽取一頌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辨皇與一
拳當時便打正

圓悟勤拈著磕著當頭彰本地風光應聲應色直下
無絲毫透漏還會他道得伊麽無面目麽龍袖拂開全
體現

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三聖曰恁麽爲
人非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
下座歸（眼云什麽瞎却人瞎處）

大覺璉頌狻猊踞坐氣雄雄九尾那堪顯亂蹤犧那龍
睛遭蹋瞎翻身歸隱碧岩中

黄龍南頌寶花王座始登時三聖推僧夫衆疑棒頭分
明無老少天下盲人幾箇知

眞如喆頌法眼持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決衆疑將軍令
舉群夫駭直得盲聾徹四夷

保寧勇頌黑白分明著著奇任他閑漢瞬頭窺不知除
此神仙手更有何人敵得伊

眞淨文頌石火光中電影分怒雷隨振動乾坤直聾眼
瞎人無數誰是知恩解報恩

又頌探騎飛來棒下寧瞎人翻滿鎮州城大平本是將
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佛陁遜頌物轉須彌擲大千五湖諸子盡茫然鎮州眼
瞎人無數從此嘉聲四海傳

雪竇寧頌振宗須是大錐鎚霹靂風威豈可羈寶劍一
揮群膽失滿城人瞎更希奇

佛印淸頌保壽開堂座始登當時三聖便推僧要知打
瞎人人眼好向曹溪問老能
雪溪益頌當鋒更不惜全機勍敵須還作者知鐵馬放
開步塞靜瞎驢千古小人騎
崇勝珙頌保壽座才登三聖推出僧祖令當行也衆眼
翳還增縱待千程驥從教萬里鵬重重雲水外更有嶺
層層
雲門杲頌提起須彌第一槌電光石火太遲遲霸王行
處狐蹤絕師子咆哮百獸危
竹庵珪頌棒頭瞎却一城人三聖探他保壽頭正令只
堪提一半一盲引得衆盲行
白雲昺頌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萬里掃煙塵威雄

難比並曲中直細中麤瞎却人眼眞作略掀倒禪床捋
虎鬚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劒去久矣徒勞刻舟權柄在
手專殺活大丈夫方得自由
悅齋居士頌一推一打佯顛詐啞幸兒做弄指鹿爲馬
瞎盡鎭州城三更天大明
五祖戒別保壽云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
雪竇顯拈保壽三聖雖發明林際正法眼藏要且只解
無佛處稱尊當時若僧若是箇漢才被推出便掀倒禪
床直饒保壽全機也較三千里
瑯琊覺拈不是三聖爭到今日雖然如此錯會者多
雲居元上堂擧此話云衆中盡謂此語奇特大似韓獹
趂塊殊不知保壽正賊不識誤罪平人這僧有理不伸

至今受屈承天欲斷不平之事遂拈起拄杖云要為天
下宗師者棒別有分付明眼衲僧試點檢看
翠嵓悅拈林際一宗掃地而盡因什麽却到這裏驀拈
拄杖云什麽處去
侮印信上堂舉此話至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雲峰
悅道林際一宗掃地而盡師云諸仁者雲峰與麽道只
知其一不知其二山僧即不然好手須知藥布作韓光
虛待立功勳
溈山秀拈保壽為將因何三聖却作中軍可惜鎮州一
城人眼至今未辨東西然請讓之排必有竊吹之處連
三聖趂出必然救得鎮州一城人眼
溈山喆拈保壽大似寰中天子勑正行三聖塞外將軍

令正舉還有不惜性命者麽出來與老僧相見要斷不
平之事良久云撲鞍鐵鄉全正令大平寰宇斬癡頑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禪客相逢自有琢磨之妙作家
做處元無刀斧之痕且道正恁麽時作麽生還會麽
草車龕本色漢截流機對當行家
東林摠上堂云問來答去舉古談今乖是應時納祐邊
事那底咔故云古人二六時中無不攢身為此事何謂
不見雲峯一日陞座時有僧出禮拜不問話拂袖便去
雲峯云摠似者僧者得老僧一半氣力立地出眾云和
尚恁麽為人不唯瞎却者僧眼瞎却闔中一城人眼在
師云情知他古人直下有父子之情後來保壽和尚開
堂王一城人眼在師云且道雲峯保壽還有為人處也

無若道有為什麽瞎却一城人眼若道無雪峯保壽不
可勞而無功大衆他是當代宗匠今古絶倫直下有咬
猪狗底手脚為與不為且拈放一邊且道者兩箇老漢
還有優劣也無試斷看良久云鑿使胡兒笑轉新聲禪
床　黃龍新拈保壽見機而作其奈三聖不甘直
饒甘去未免瞎却鎮州一城人眼
曹溪明拈保壽雖然據令而行要且棒頭傷短角華近
日開堂為人拋不恁麽何謂也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
瞎却衆生眼參　圜悟勤拈保壽大似毒龍攪海直得
雨似盆傾三聖雖雷振青霄未助得威光一半在个中
有箇直下承當非但瞎却鎮州一城人眼瞎却天下人
眼去在　又拈保壽全機擔荷不妨奇特要且只得一

邊當時若善發明臨際正法眼藏待三聖道恁麽為人
非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便與本分
草料何故一不做二不休　育王諶拈應機穿緊韻度
超然檢點將來只須驢窮道个錯
竹庵珪小參舉此話云大衆看他明眼底人略露些子
自然不同不似如今人婆婆母母救蔓上更生枝蔓有
甚了期他難出一僧便打那个是瞎却鎮州一城人眼
處佛法到這裏要你性燥也須是真个悟去始得若無
悟由一切跳不出衆中還有跳得出底麽卓拄杖一下
云三聖瞎驢猶自可耳聾三日大無端
牧庵忠上堂舉此話云古人用處孤危可謂險崖機峻
然雖如是且道鎮州一城人眼還端的瞎去也無勝業

今日開堂或有推出僧來勝業者裏也不行棒也不行
喝爲什麽如此本體自天然何勞更雕琢
白雲昺拈擧旗斬將蓋代功勳徧號研替全機作略縱
使氣衝牛斗威奪鼓鼙平展則兩不相傷擾令則彼此
俱險
松源上堂擧此話云大凡扶竪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
肘後靈符二尊宿等閑一拶一撥便乃發明臨濟心髓
只是不知性命𢭃在者僧手裏還有人檢點得出麽昔
年糞火和烟得今日擔泉帶月歸
密庵傑擧此話云二尊宿美則美矣若要扶臨際正宗
每人各欠一頓棒在且道那裏是他欠處具擇法眼者
試定當看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未住時在許州聞南院出世
特往相看才入事了啓和尚某甲別無人事將得
江西剃刀一柄上和尚且望容受南院云你從許
州來甚處得江西剃刀師將南院手掐一掐南院
叱侍者收取以衣袖拂一拂便出去南院云阿㖿
㖿
大覺璉頌江西霜刃逼他州一掐連聲侍者收私奉土
宜才已畢拂衣歸去不迴頭
海印信頌南院門風衆莫窺當臨機不要全威許州親
獻江西鐵芥相投只自知
悅齋居士頌阿剌剌當甚儂家是皮殼有時拈出掌中
看大地山河擣爲末

溈山喆拈西院雖收得江西剳子無處施呈直遇同叅
方始拈出如今還有收得者麼試呈似山僧看如無尋
常用个什麽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諸佛大圓鏡內外無瑕翳兩人
同得見心眼皆相似既是同叅豈不知信物來處當時
若不向手上一諦便見漏逗不小
　新羅泊岩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禪師云古塚不為
家
丹霞淳頌故國清平久有年白頭猶自戀生緣牧童却
解忘功業懶放牛兒不把鞭
　泊岩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徒勞車馬跡
丹霞淳頌曹溪古路綠苔生車馬登臨已涉程野老瘦
羸兼跛挈手攜玉杖夜深行
　泊岩因僧問如何是教師云貝葉收不盡
丹霞淳頌四十九年成露布五千餘軸盡言詮妙明一
句威音外折角泥牛雪裏眠
　新羅大嶺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云
　截瓊枝寸寸是寶栴檀片片皆香
丹霞淳頌乾坤盡是黃金國万有全彰淨妙身玉女皆
風無巧拙靈苗花秀不知春
　新羅雲住和尚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文殊
　僕耳
丹霞淳頌無相光中未兆身清虛邈邈豈為隣一輪明
月當軒照空殿蕭蕭不見人

洪州雲居山道簡禪師因僧問孤峯獨宿時如何
師云閑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你孤峯獨宿

丹霞淳頌法尔非修本來成平常酬荅最分明端然指
出長安道無奈遊人不肯行

雲居因僧問如何是一椎下事師云邑吒

智海逸頌問荅不知何所來邑吒聲勢若崖頹叢禪大
有迷聞者聳耳還同鴨聽雷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云
忽遇客來將何祇對師曰金菓早朝猿摘去玉花
晚後鳳銜來

丹霞淳頌日午煙疑山岌屼夜央天淡月嬋娟現然寂

照曩霄永明暗圓融未兆前

金山元曰化主迴上堂舉此話云同安家風只如此歸
宗家風不恁麽如何是歸宗家風數之宅畔清風起耶
舍峯前寶月輝忽遇客來將何祇對家常茶飯千般足
四海禪人敎化歸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同安家風
不妨奇特徑山家風又且不然或有人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即向他道齋時一缽和羅飯禪道是非總不知忽
遇客來將何祇對蒸餅不托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因僧問大衆雲集合談何事
師云兩兩三三僧云不會師云二三兩兩（雲門偃問其僧）
（[illegible]）

心聞賁頌兩兩三三三三兩兩句後無蹤言中有響過

必罥切必當握在手考珠在掌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著一聲欄睍因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云霜蟬抱枯木泣盡不迴頭如何是却來底人師云蘆花火裏秀逢春恰似秋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云石羊逢石虎相逢早晚休

瑯琊覺拈古人雖解箭穿鳴鴈要且不解迸對射猿

天童覺小參舉此話云是須恁麼恰恰相應理事貫通往來無导始得更須知有言語不到處是非不及處所以道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且道作麼生得如此相應去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珎重

育王諶拈恁麼說話只可為已未可為人只可入佛未可入魔或問盧山如何是向去底人盋盂穿碧海如何是却來底人白日遶須彌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急流灘上萬人看靈利底試請辨看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還相委悉麼轉功就位妙花體前轉位就功迴途復妙虛玄不犯來去自由即不無同安要且脫他窠臼未得或有人問天童如何是向去底人即道石馬度關蹄撥刺如何是却來底人金毛踞地尾吒沙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却向道剎竿頭上鐵龍兒行脚人試驗山僧眼目在什麼處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入理深談隨機應物還他同安老人若據衲僧門下未免痛遭何故只解順風張帆不能逆風把柁或有人問古人如何是向去底人對云眼睛

突出如何是底人對云天闊地闊如何是不來不
去底人對云明月照幽谷寒濤響夜砧此語無你咬嚼
處直須是悟始得

同安因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
魔說此理如何師云孤峯迥秀不掛烟蘿片月橫
空白雲自異

丹霞淳頌雲自高飛水自流海天空闊漾孤舟夜深不
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

瑯琊覺上堂舉此話云且道作麼生得不傷物義去汝
等諸人聽取山僧一頌地凍草枯木寒冰結且問禪人
是何時節林際走過新羅德山愁眉不悅

同安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江西師云江西法道與

此間何別僧云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即禍生
師云老僧遮來造次僧云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
啼黃葉師云爲驚也讙殺由我

法眞一拈者僧元來只是个學語之流可惜放過伊云
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便好打了趁出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天人師師云頭上角不全身
上毛不出

丹霞淳頌秘殿重樓曉尚寒丹墀皆潤未排班寶香鳳
燭煙霏合報報簾前不露顏

同安云鳥雞鳴寒檜心印是何傳僧云何必師云
衆中有人僧云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師云胡人飮
乳反怪良醫僧云休休師云老鶴入枯池不見魚

蹤迹

密庵傑擧此話云動絃別曲有唱有酬其唱愈高其和愈峻其間鄭衛之聲雖則雜然五音六律拍拍是令

同安志禪師因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擧覺師云徧處不逢穿中不失一本志嗣同安威 或本嗣同安丕

丹霞淳頌這邊那畔惣難逢一句無私不處中紅日暮沉西嶂外空留孤影照溪東

吉州禾山澄源無殷禪師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是爲眞僧問如何是眞師云解打鼓問如何是眞諦師云解打鼓問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云解打鼓問向上人來如何接師云解打鼓

雪竇顯頌一搆石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輥毬爭似禾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

投子青頌布毛拈處實人言爭似禾山一句傳打鼓一聲宣宇宙冰寒千丈忽生蓮

大覺璉頌前兩遍後兩遍普天匝地喧鼕鼕僊家側耳俱如聾三更月上瓊花宮含露千古鳴天風鳴哪作麽無曉光先照扶桑東

智海逸頌一二三四五禾山解打鼓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心聞賁頌無日無時不自由鼕鼕打鼓未能休也知有意相爭召奈無人敢出頭

五祖戒拈本山只解愼不解蹤求

拈來成上堂舉此話云諸仁者這僧問既不同本山因甚麼答無異語諸人還辨明得麼若也辨明得去方見本山終日言談語論不曾動著麼物其或未然切忌顢頇佛性籠侗真如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玉真師云既曰過此二者又看什麼作具還會麼聲法師化作秋風在林間樹下經行坐卧殺等諸人自已分上切不得動著動著便見黃葉紛飛

洪州泐潭明禪師因僧問碓擣磨磨不得忘却時如何師云猛虎口裏活雀兒

丹霞淳頌一念瀟灑不記年皮膚脫落盡完全長天夜夜清如鏡万里無雲孤月圓

隨州護國守澄淨果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本來文殊師云識不古者僧云將何舉揚師云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饑

丹霞淳頌出門徧界無知己入戶盈時不見親處處夜寒何所有碧天明月顯為隣

天童覺頌提起動靜覓底人還從盡頭看豹變文而霧重龍不掛而還深使人人變眼冷要須究盡髑髏乾

又上堂舉此話云靈生塵白眼照盡光猶未是衲僧安身立命處且道畢竟作麼生良久云三更月落夜巢寒璵樹不宿千年鶴

又小參舉此話云煙水蕭疎清在風雲會處向去

功存直饒同一並底一家尚未與那人體合且道羅貢
如何良久云本人夜半言不許外人識

護國因僧問如何是本來心師云犀因翫月紋生
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丹霞頌三脚靈龜叢徑走一枝瑞草乱峯嵓崑齒含
云山先躅宗兒懷胎月未知

天童舉上堂舉此話云不即不離非取非捨自東自西
誰上誰下委曲也順俗士功藝直也應真不借且道作
麽生體悉從會麽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六陽

護國因僧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云地下底一場
懡㦬僧云滴水滴凍時如何師云日出後一場懡
㦬僧云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什麽處去也師

云三門頭兩个一場懡㦬

淨嚴遂頌鶴立孤松類莫齊豈同鵝鴨狎群雞遼陽化
去無蹤跡寥本逕然鳳不棲
又頌水流滴水凍積高日出東方便不牢溪澗豈能留
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又頌古寺門前護法神會昌沙汰鼻頭辛時來天地皆
同刃究竟還他有道君
天童頌牀忩穀驪來歡男兒不慣不封侯翻思清
自傳家客洗耳髮頭不飲牛

護國因僧問心法雙忘時如何師云不洗面又問
月落霜寒時如何師云不洗面又問光境俱忘時
如何師云不洗面

智海逸頌護國禪師龍開選如斬鎮擲高臺寒光一
道明十里有底妍媸不照來
蔣山泉頌不洗而誰得見寒潭月落時走入瑠璃殿門
外行人看不足獨對亂山吹一曲智門東畔水南西春
來擲稱信前緣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因曾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
直指師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心聞賁舉此話云大安不帶左右要且隨這僧去靈利
漢識得山僧指處便覺見目前無怪差

襄州石門山獻蘊禪師在青林作園頭一日歸侍
立次林云子每日做什麼來師云種茶來林云遍
界是佛身子向什麼處種師云金鋤才動土靈苗

在處生林乃忻然

大覺璉頌遍界空王體寧離當處生金鋤才一钁靈苗
長于莖天旱終非擾霖霪信不假子孫霑去在採採任
爲羹

發于青指還會麼但得春風後高低草自生

石門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物外獨尊千
里聚萬年松下擊金鐘

丹霞淳頌夜明簾外月朦朧爵象難身轉寶鏡篁頭上
騰三界外辭夫何需聽獨孃

襄州萬銅山廣德義禪師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
句師云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

丹霞淳頌體妙森玄盡涉程爭如野老異中行玩恣日

用平懷穩兒事君王寵辱驚

　廣德因僧問如何是劍利底人師云維摩不離方
丈室文殊未到早先知又問如何是劍利底人師
云指臟汗衽邑角漉又問如何是劍利底人師云
　右慈毒蛇頭戴角
天童覺舉此語云一句子把定要關一句子不存軌則
一句子體用雙照若人會得許伱劍利還端的麼枯龜
妙在孫賓手一灼叉分十字文

　郢州芭蕉山慧情禪師示衆云伱有拄杖子我與
　伱拄杖子伱無拄杖子我奪伱拄杖子
投子青頌有無今古兩重關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過大
道長安路莫聽崑崙叙往還

智海逸頌芭蕉示衆世無雙與奪縱橫不易親兩散雲
收何處去空令遊子淚沾巾
保寧勇頌伱有面前拈取去如無背後奪將來可憐
榮光生底聲暫千門萬戶開
華嚴宗頌舒無蹤卷無迹日午晴空轟霹靂衲子蘇迷
失路頭神號鬼哭知何極
雲門杲頌十字街頭見成行貨擬欲商量漆桶蹉過
竹庵珪頌綿州附子漢州薑暴好沉黎出麝香曾子師
僧才一嗅鼻頭裂破眼睛黃
介庵朋頌有無與奪俱拈却突出華山老大蟲咬乳
聲天地靜自然颯颯起清風
悅齋居士頌頭端尾正任橫斜一念才生離本家西寺

呼爲且緩緩東村婆作阿哪哪
拄子青拈人無遠見必有近憂　蔣山泉拈有時與則
易無時奪則難你若道得相接句蔣山與你拄杖子
蔣山元上堂舉此話連舉或泉和尚云你有拄杖子我
奪卻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師云芭蕉
能度才任職體德加勳或泉善擔神將之謀落必死之
命看他兩負前宿各有閫外之權俱得其妙乃豎拄杖
子云天峯且不從諸人手裏奪來亦不分付諸人且道
分付阿誰卻分付與德山這漢卓一卓
天童覺拈你有則一切有你無則一切無有無自是當
人與奪關甚芭蕉事正伊麼時作麼生是你拄杖子
真淨文上堂拈拄杖云但將心易號差別智難明乃舉

此話云歸宗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你
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衆甚麼處是歸宗不恁麼
且道與麼是不與麼是擲下拄杖云是什麼良久云是
即龍女頓成佛非爲善星生陷墜
文上堂舉此話云大衆見錢買賣莫受人謾知麼有剎
無剎不離行市阿呵呵卻憶趙州勘婆子不風流處也
風流喝一喝　兜率照上堂云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
杖乃拈起云所以道你有拄杖子奪你拄杖且道那箇
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則途中受用若斷不得
且世諦流布乃擲下　竹庵珪上堂舉此話連舉五祖
請益白雲端端云要會麼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師
云何故神仙秘訣父子不傳白雲大似一錢爲本萬錢

為利孫不知幾人善得日勝日貧老禪道多處孫些子
小處欲些子自然到處恰好著箇箬法極省工夫你諸
人要會麼多孫小欲休那元丈移折變加三倍平生有
子不須數一回落臨自然會
心開資上堂舉此話遂舉文開西云我則不與麼你有
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師
云宗師家或與或奪或逆或順莫不出手提持這拄杖
子然且不免疑訛學者萬年與你拈却與奪有無還你
拄杖子你若會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你若不會七十
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
文拈云蘋用這一條拄杖子瞞却多少人礙却多少路瑞
岩路見不平為你拈看乃提起手中杖云還見麼日月

宮云拋八十四萬里復身一下云還聞麼簡家　壁上校
興雲吐霧往十方世界塞盲瞽子也你等諸人句什
麼處見老漢老子
道吾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一不得問二
不得依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第三度來與你相見
投子青頌休問雛摩卧病城靈山空自掩光陰流沙欲
渡金無難莫聽驟驟帶夜林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見僧摸尚書來便畫一圓相
摸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師於中
書一點摸云將謂是南番船主師便歸方丈閉却
門 [illegible]
雪竇頌團團珠繞玉珊珊馬載驢馳上鐵船分付海

山無事客釣鼇時下一機縈師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佛陁遶舉此話連舉雪竇頌師云資福陳操一場敗闕
也不少雪竇又更重增病累白雲即不然乃作頌曰無
私圓照滿中天大士臨方立化門從上巨鼇閑釣得不
須更下此機縈　偽山喆拈資福雖是本分爐鞴爭奈
陳操是煆了精金諸人要識資福麼等閑擲一劍驚動
碧波龍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資福盡圓相尚書恁麼道豈不
是落他資福機積了也資福便歸方丈關却門豈不是
落他尚書機積了也可謂一抑一揚一奪一縱各出一
隻手提撕此事且道是什麼事巨鼇傲盡滄溟水留得
珊瑚對月明

黃龍新拈若不是資福幾乎被陳操靠倒
靈源祖拈這兩人如臨陣扣敵各自迴軍且陳操只有
先鋒更無後殿資福雖能善用其機也是閑門自語
　資福因僧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云古人
　伊麼那僧云拈槌豎拂又作麼生師便喝出
雲門偃云古人是什麼眼目有僧云和尚伊麼驢年會麼
門乃召僧云來來僧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
　資福因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作入定勢僧
　云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云你問阿誰
雲門偃舉此話云這阿師語墮也不知　又云前頭
早是萬樣又道你問阿誰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

云早時忘却不憶塵生

投子青頌家破人亡何處依無心無緒話來歸十年忘
盡來時路暫憶些時惣不知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云

錢子渡深溪

丹霞淳頌白頭帝子智尤長半夜三更渡渺茫任運往
來無間斷不消舩艇與浮囊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大師因僧問如何是真如佛
性師云誰無後有僧問淨果如何是真如佛性果

云誰有其僧於此有省

淨嚴遂頌誰無誰有句中玄擊碎重關道亦然若是乎
期聽品弄肯將拈韻作叔譚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初參石霜問起滅不停時如
何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万年去函盖相應
去全清絶點去師不契却往嵓頭處如前問嵓頭

喝云是誰起滅師於此有省

大洪恩頌向裏明人孰辨踈親寒山撫掌拾得欣欣
天童覺頌斫斷老葛藤打破狐窠豹披霧而變文龍
療瘡而接骨出起滅紛紛是何物
育王諶頌是誰起滅起滅是誰相孔著楔拔痛便離兒
起鵰落小轉還移二十年來無處覓白雲流水共依依
保寧秀拈大小石霜不識羅山來處嵓頭雖然識伊來
處要且龍頭蛇尾羅山直饒悟去未免被他熱謾既然
如是接眼別有什麼長處良久云白雲下可離青嶂明

月那教丁碧天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吾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薦福即不然忽聞起滅又傳時如何但與一喝

羅山因閩王建蘇師道場請諸長老行道念佛唯師端坐鼓山云大王請道場何不為行道結緣師云大師行得多少轉鼓山云四十九轉師云更有一轉何不與大王結緣鼓山無語

大覺璉頌七七環周勢轉孚如緘口不柯栩要師未後能推讓留與羅山遶一遭

孩真一代鼓山無語云日勢稍晚又云不欲盡行

羅山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伊面前一攔矩無對師云石牛攔古路一馬勿雙駒後有僧舉似疎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雲門杲頌出門握手話分攜古路迢迢去莫追却笑彼心遺劍者區區空託刻舟猜

竹庵珪頌不踏門前路春歸又一年落花紅滿地芳草碧連天

明招舉此話云賴長老當伊麼時作何祇對代云但撫掌一下云意可殺當鋒

竹庵珪送新豐長老上堂舉此話師乃呵呵大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兩个段量大僕不免依樣畫葫蘆鼓山今日送客則不然溪山雲月南北東西別無相送錦解杯鎗以拄杖卓禪床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參洛浦問如何是一漚
未發已前事浦云移舟諳水脈舉棹別波瀾師不
契又參盤龍依前問龍云移舟不辨水舉棹即迷
源師因此有悟

大覺璉頌若移舟須辨水通津一路先諳要一漚才起
萬漚攢棹隱帆高休擬議截流過後復何之龍王失劍
渠徹喜漚歸水是甚麼盌

丹霞淳頌金烏玉兔兩交輝照破威音未兆時若謂青
霄別有路木人依舊皺雙眉

法真一頌移舟曾不別澄潭舉棹從生豈更要會一
漚初未發木人夜半好同參

雲峯悅拈木平若於洛浦言下會去猶較些子可惜許

向盤龍死水裏淹殺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對云不勞斤
斧果然只在這裏諸禪德大凡發足超方也須甄別邪
正識辨真偽帶些眼觔始得然雖如是賊過後張弓

妙喜舉此話連舉雲峯拈師云雲峯此語亦能瞎人眼
亦能開人眼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因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
何師云知有箇什麼僧云不可無去也師云伊麽
則合道得僧云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云水凍魚
難躍山寒花發遲

大洪恩拈這僧雖知有要且道不得永安雖道得畢竟
不知有有人知有亦道得有人不知有亦道不得四人
中阿那箇是其人放過一著各請歸堂

永安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壁上畫枯
松蜂来競採藥不見蜂叢本云又有問雲門如何是祖師
西来意門云長連床上有粥有飯又有問國清泰
和尚如何是祖師西来意泰云東壁打西壁
風穴舉永安話競採藥師云直未待天邊羚羊挂角
心聞貴拈一句通途把斷一句百嗦完全一句移頭換
尾若揀辨得出一任陳力就列若揀辨不出一家有事
百家忙
鳳翔府青峰山傳楚禪師因僧問大事已成為什
麼如喪考妣師云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
吹落
丹霞淳頌家山歸到莫因循竭力晨昏奉二親機盡功
志恩義斷便成不孝闡提人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南
方来師云南方近日佛法如何僧云商量浩浩師
云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僧云爭奈三界何師
云你喚什麼作三界請評云諸僧
天童覺頌宗說般般盡強為流傳耳口便支離種田博
飯家常事不是飽參人不知
又頌參飽明知無所求子房終不貴封侯忘機歸去同
魚鳥濯足滄浪煙水秋
上方岳拈地藏和尚種田不解收来道僧三千里
外行腳　雲峰悅拈會麼種田博飯與言中誰辨的午
後打齋鐘金剛曾失色

大潙喆拈淸貧長樂彌富多憂
天童覺送臨收上堂云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者無心
獲者力分明秖个是家風會得種田博飯契記得地藏
問僧什麽處來至毀什麽作三界師云唯心唯識平出
平入金刀之齊玉尺之直你毀什麽作三界直个不曾
遺顆粒　圓通璣上堂舉此話云大衆者僧當時但向
他道答曰性性那事無防直教地藏老漢上無衝天之
計下無入地之謀這僧既進語不得地藏亦乃休去致
令千古之下使人唇齒盡作平常商量山僧若作地藏
當時却向他道雪後始知松栢操歲寒方見丈夫心
靈源淸上堂舉此話云種田博飯喫佛法正商量言下
超三界靈機發妙光妙光發無處藏開者開兮住者住

因知異類中行李白牯狸奴勝法王且道白牯狸奴有
什麽長處便能勝得法王會麽報恩底有地成事了無
功　智海淸謝臨收上堂舉此話至博飯喫師云作家
宗師天然猶在頌曰插田博飯喫衆功大藏宜家家鼓
腹自謳謌蠢蠢誰知有帝力君不見關公輔成王兮合
穗呈祥大戊興殷易兮扶把修飾贊祖父田園一片平
子孫好好勤耕播　白雲昺上堂舉此話云異行水
潤鳥飛毛落若能荷負得行可謂吾宗大嗣還會麽種
田博飯喫言中須辨的日午打三更金剛曾失色當陽
不覆藏日用承誰力往往應世人幾个知恩德
地藏問保福僧彼中佛法如何示人僧曰保福有
時示衆云塞却汝眼教汝覰不見塞却汝耳教汝

聽不聞坐却汝意教汝分別不得師云吾問你我
不塞汝眼汝見箇什麼不塞汝耳汝聞箇什麼不
坐汝意汝作麼生分別僧於言下有省
東禪齊云那僧聞了忽然惺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還
得麼若不會每日見箇什麼
妙喜舉此話云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地藏與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云好一朶牡
丹花長慶云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朶花
玄覺徵三尊宿語還有親踈也無只如羅漢恁麼道落
在什麼處　晦堂心拈據此三人所見一人可謂超佛
越祖一人自利亦能利他一人不唯謾人兼亦自謾你
道自謾底一人是誰僧曰莫眼花師曰此去但向更深

夜靜迥絕無人處更共伊商量看
地藏問僧甚處來曰秦州來師曰將得什麼物來
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為什麼對衆謾語其僧無
對師却問曰秦州豈不是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
西師云也不較多
大溈喆拈這僧覩從秦州來為什麼道對衆謾語要會
麼作客畏勤帯累主人拖涅滞水
福州卧龍山安國院慧球禪師示衆云我此間粥
飯因緣爲兄弟擧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
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
門入者一切有爲（傳燈云一切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
從觀音門入者一切善惡音響乃至蝦蟆蚯蚓爲你

擧揚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我今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筯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還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你百般善巧不爲究竟

心聞賁頌十二飛欄百尺瞰夕陽影裏水東流南鴻北鴈無消息空看江山表裏秋

瑯瑘覺云雖是善因而招惡報

空叟和尚擧此話云若在保壽門下又且不然未入門時提得去頂門已喫棒三千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十六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十七

達磨第十三世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嗣法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襄州石門山獻蘊禪師嗣法

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鳳翔府紫陵匡一定覺大師

幷州廣福道隱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福州長慶慧稜禪師嗣法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　福州報慈光雲慧覺禪師

泉州大傅王延彬

達磨第十三世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嗣法

岳州巴陵新開顥鑒禪師　西川香林院澄遠禪師

鼎州德山緣密圓明禪師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

金陵奉先深禪師　金陵清涼明禪師貽

韶州白雲山子祥實性大師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

蘄州北禪寂悟空大師　郢州趙橫山柔和尚

隨州智門師寬明教大師

達磨第十三世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嗣法

宣州保福清豁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汝州南院慧顒禪師嗣法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　穎橋安鐵胡

達磨第十三世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嗣法

芭蕉山繼徹禪師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因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菡萏滿池流僧云出水後如何師云葉落不知秋

丹霞淳頌白藕未萌非隱的紅花出水不當陽遊人莫用傳消息自有清風遞遠香

天童覺拈李陵持漢節潘閬倒騎驢

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因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云陋巷不騎金色馬迴途却着破襴衫

丹霞淳頌瑞草叢中懶寢眠徐行處處遍偶然披毛戴角人難識為報芝童不用鞭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因僧問數家禮越同請未審赴誰家師云月應千江水門門盡有僧

丹霞淳頌妙圓無相劫前人隨類權分百億身月夜御樓纔報曉平明六國盡知春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普請擔泥次中路按拄杖問僧云上座泥下座泥僧云上座泥師打一棒又問一僧上座泥下座泥僧云下座泥師亦打一棒又問明招招放下泥擔叉手云請師鑑師便休

雲門舉此話云招慶雖然休去爭奈明招不甘雲門當時若見他放下泥擔云請師鑑劈脊也與一棒看他如何折合

福州報慈光雲慧覺禪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臥龍師云在彼多少時僧云經冬過夏師云龍門無宿客為甚在彼許多時僧云師子窟中無異獸師云

汝試作師子吼看僧云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
云念汝新到且放汝三十棒
雪竇顯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
此俱喻還點撿得麽
泉州大傅王延彬入招慶院煎茶次朗上座與明
招把銚忽飜却茶銚大傅見乃問上座茶爐下是
什麽朗云捧爐神大傅云既是捧爐神爲什麽飜
却茶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大傅拂袖便去明
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江外打野榸朗
云上座作麽生招云非人得其便雪竇顯云當時但蹋飜茶爐
雪竇顯頌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可悲獨眼龍曾未
呈牙爪牙爪開生風雷逆水之波經幾迴

大潙喆拈王大傅大似相如奪璧怒髮衝冠明招也是
忍俊不禁難逢快便大潙若做朗上座當時見問但呵
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追
王大傅因入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个是什麽鉢
主云藥師鉢傅云只聞有降龍鉢主云待有龍即
降傅云或遇惡龍來又作麽生主云他亦不
顧傅云話墮也
玄沙云盡你神力走向什麽處去　保福云歸依佛法
僧　百丈常作覆鉢勢　雲門偃云他日生天莫負
老僧
法眞一擧此話連擧玄沙保福雲門百丈拈師云任大
也須從地起更高爭柰有天何

大溈喆拈殿主只知瞻前不知顧後大傳神威旣遑殿
主鉢盂猶覆大溈當時若見他道箏箋纔須來時如何
扗起鉢盂道盡做神力直饒八大龍王來也只得振威
乞憩

岳州巴陵新開顥鑒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
師云銀椀裏盛雪

雪竇顯頌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椀裏盛雪九十六个
應自知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幡之下起
淸風

海印信頌大冶精金瑩潭底月南北東西孰分優劣昨
夜春風一陣來掃盡千山萬山雪

保寧勇頌人天會上分緇素龍象堂前定是非選甚邪

魔并異類好殺齊向此中歸

崇勝珙頌雲蒲銀盂說轉說何人能此辨提婆聲鷲立
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不似他覺老休談證道歌
從來成敗盡蕭何誰知出匣有吹毛

佛鑑勤頌銀碗裏盛雪寒光倩皎潔究然自是又非眞
不是巴陵孰分別

天童覺上堂僧問記得僧問巴陵王銀椀裏盛雪未審
此意如何師云猶隔一色在進云恁麼則滿船空載月
漁父宿蘆花師云轉却後作麼生進云龍得水時添意
氣虎逢山處長威獰師云且喜沒交涉進云却請和尚
道師云欲識誕生王子父鵲腦骨漢出銀籠師乃云括
計如今付舊人腦頭跡久又還親是何月與長江混淼

沏清光一色句底時節落功勳卧穩須知却轉身轉得
了來相識歷異窮面背黑皴皴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云珊瑚枝枝撑着
月
雲覆顋須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
冶方磨礱不下良工方拂拭未歇別別珊瑚枝枝撑着
月
長靈卓須價重三千不可圖從教千古强名模長因堅
北海塵息記得江南啼鷓鴣
崇勝珙須珊瑚枝枝撑着月禀禀吹毛三尺鐵遍野連
山摧露雪路岐誰問舊時轍舊時轍暫不暫幾个男兒
皮下有血

心聞賁須既得邊城戍役身玆來偷賞上林春當前
卧伍聲語不覺衝他見事人
天童覺舉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劍濟云禍事禍事僧
便禮拜濟便打又舉此話師云殺人刀一毛不度活人
劍一毫不傷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巴陵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雞寒上樹
　鴨寒下水
投子青頌同別祖意問端由便將無價與他酬絡繪夜
靜人歸豹曉得金烏帶月收
保寧勇頌昨夜三更風括指輪世間休說兩三人數聲長
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崇勝珙頌雞寒上樹鴨寒下水物態之老人心爭秀方

祖乃教孰擧孰點師子咬人方王道平平狂狗趂塊方
平原壘壘
雪竇顯擧此話連擧僧問睦州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州
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師云問既一般答亦相似
其中有利他自利讀人自讀若點撿分明覆取解空第
一
白雲演上堂擧此話云大小大巴陵只道得一半白雲
即不然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松源上堂擧此話連擧白雲頌拈師云白雲盡力道只
道得八成有問靈隱只向他道人我無明一串穿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明眼人落井
薦福逸頌好个明眼人落井叢林話會幾時休修心未

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此話錄僧問巴陵至落井僧禮拜退首座代僧進語云明眼人落井陵云你會也你會也
海印信頌明眼人落井西方正東嶺捉得个饅頭開拳
是餬餅
保寧勇頌秋夜霜天月正明偏饒星像約三更一條大
路平如掌歸去何妨徹曉行
翠嵓真擧此話連擧僧問寶應如何是道師云五鳳樓
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云脚下深三尺師云此三轉語
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叅衆中莫
有揀得麼出來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
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
蔣山勤擧此話連擧僧問石頭如何是道云木頭僧又

問韶國師如何是道國師云宗師家為人各有出身處若是通方之士一舉便知苟未相諳不免指往秖如一个問頭三人恁麼荅且道是那一句親切還委悉麼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東西密相付師云此豈不是信心銘伊麼道僧云是祭同契師云我近日老耄也

蔣山泉頌目前未透三關路脚下難逃万丈坑慚愧巴陵真作者年雖老耄眼猶明

西川香林院澄遠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臘月火燒山（山僧問護州羅漢禪師意旨如何師云十首祠髑髏生燒）

薦福逸頌僧問衣下事師云火燒山佛手遮不得人心似等閑

法真一頌臘月火燒山此話如何首若不得流泉還應過別嶺

天童覺頌香林臘月火燒山關棲如今透底難無礙機鋒能自在虛空搕𢫫不成瘢

又頌老大叢林快說禪不將禪掛口皮邊谷深山遠空無像何處人呼應不亂

雲溪益頌歲晩年窮正苦寒千林木葉盡凋殘炎炎野燒無流水應是隨風過別山

松源頌臘月燒山天寬地寬藥着磕着徹骨毛寒

雪竇顯拈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鷀今踏雪人寒透磨不會大難大難　翠嵓悅擧此話問僧會麼僧云不

會師云汝爲什麽却護老僧其僧良久云某甲會也師云香林須喫棒　蔣山勤拈舉一明三衲僧孔竅千差一轍本分鉗鎚然雖如是或有問道林如何是衲衣下事秖對他道綿包特石　又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大小雪竇隨摟擻不能截斷諸訛若是道林即不然臘月燒山特地無端綿包特石纖㬎捏團

介庵朋上堂舉此話云香林伊麽荅話只得一橛若是資德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向他道骨瘦如柴諸人若向這一句見得徹去也千句万句只是一句千言万言只是一言千說万說只是一說千機万機只是一機其或未然更聽一頌骨瘦如柴只自知自知方敢動唇皮驅狸解作南山虎獺狗翻成師子兒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坐久成勞

傳燈[illegible]云

雪竇頌一箇兩箇千萬个脫却籠頭卸角馱左轉右轉隨後來紫胡要打劉鐵磨

白雲昺拈夜月流輝澄潭無影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盞燈師云三人證龜成鼈

投子青頌云耳同謀事可成直言方表赤心人室中燈焰誰來撥白髮童兒兩鬢新

蔣山勤頌皎皎清光徧界莫藏聲拋不出色豈能彰直下斬釘截鐵劃却古今途轍高出林際德山三人證龜成鼈別別一回喫水一回噎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北斗裏藏身師云三生一問

崇勝珙頌一問三年苦問來老盧明鏡亦非臺蝦蟆昨
夜身全脫曲蟮今朝哭更哀

鼎州德山緣密圓明禪師示衆云及盡去也直得
三世諸佛口掛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
人參學事畢

投子青頌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投巖暫得甦爭似石
人眼半夜兒歎辭讓守林居須知花絕非干木無脚行
時早躡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元是覺皇進國圖

天童覺頌收把斷襟喉風磨雲拭水冷天秋錦鱗莫謂
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鉤

投子青拈然雖如是德山大似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

星

天童覺小參僧問記得德山道及盡去也至呵呵大笑
未審阿那个是此人師云通身無影像時其間却有眼
在僧云轉身蹋著鐵崑崙方信黑風吹不入師云是須
恁麽去僧云正風吹不入時還著得一言半句也無師
云風吹入也僧云玲瓏八面自回合峭峻一方誰敢窺
師云正是風頭上句僧云只如風後底句又作麽生師
云天童渾忘了僧禮拜師乃云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只
是明心了事底漢阿你諸人還明得自己心也未還了
得自己事也未你若明得心你若了得事更無毫髮分
外底更無毫髮大小底得盡脫得了通身恁麽去言語
有所不到是非有所不及如蟄鐵上泊蚊子不得了無

外因緣了無他影像照與照者二俱寂滅於寂滅中能證寂滅者是你自已若恁麼捅底子脫去地水火風五蘊十八界掃盡無餘作麼生是盡不得底所以德山圓明大師道及盡去也至參學事畢諸兄弟於絕氣息時斷蹤迹處須具眼始得那時歷歷不沉靈靈絕待便能闊步大方周旋普遍入一塵一切塵中坐道場入一處一切處所作佛事至於草木叢林山河大地還有一件一事分外底麼都只是你現形處是你說法處是你出身處門門恁麼來法法恁麼住中間無往來相祇者靈明絕待底是諸人自已若與諸法待對即不成自已若是身空則眼處空眼處空則色處空以自已合自已於一切法中如空合空似水入水相似何用作分析何用

作妄緒所以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箇時平等平等無起滅無往來無好惡無取捨恰恰好好是平等相若有小分相觸便成礙塞你若蕩盡去自然具足放下去自然現成若於一切處自雜碎大大小小方方圓圓見處立色不得全色是見聞處立聲不得全聲是聞乃至香味觸法亦復如是還曾恁麼來麼若也恁麼來方知道性自平等無平等者珎重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因雲門問近離什麼處師云查渡門云夏在什麼處師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師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汝三頓棒次日師却問云昨蒙和尚放某三頓棒未審過在什麼

麼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伊麼去師於言下
有省
法真一頌平生心膽都傾盡三頓未明何過犯未後蒙
師親示誨方知公案本來圓
佛陀遜頌問荅雖然覿面酬脚跟猶踏木欄干當時三
頓那輕恕大小雲門未到頭
東林惣頌問荅由來未薦幽韶陽三頓且輕酬說來撥
出金剛眼萬里無人獨步游
保寧勇頌三頓棒時打不迴鐵門重擊鎖方開堪嗟不
蓄一粒米十字路頭接往來
智海清頌天高難側手海闊必知音要識雲門老精光
百煉金

慈受頌去年八月離湖南行盡千山與萬山不與雲門
三頓棒爭知虎體有玄斑
崇寧勤頌見兔放鷹因行掉臂赤骨歷窮方富貴放
三頓棒尚遲疑再挨方識剎頭雖單提獨脚機開外明
眼衲僧猶不會
佛眼遠頌恭君三頓曲周遮屈辱雲門老作家便承穿
雲五湖客欲將何物當生涯
雪竇顯拈雲門氣宇如王擬著便冰消瓦解當時若據
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上方岳舉雲門大師勘襄
州洞山初和尚近離什麼處至飯袋子江西湖南恁麼
麼商量洞山於言下省悟禮拜起來向雲門道某甲向
後去無人煙處卓箇菴子不種一莖菜不蓄一粒米

接待南北往來與他揭却職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
他洒洒地作箇師僧去雲門大師云身如葫蘆子太開
得許太口師云雲門大師也是久日攤來屑洞山未免
勞心 法真一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當初洞山云
某甲過在什麼處雲門便好打了趁出然而盡法無民
雲門若不入水入泥洞山何得悟去諸仁者放開把定
各是一家理當即行固應難分

慈明問黃龍南禪師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言如曰
放洞山三頓棒洞山于時應打不應打(云)曰應打慈明
色莊而言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汝自旦及暮聞鴉
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何時當已哉南
公瞠而却慈明曰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矣即使拜南
公拜起慈明理前語曰脫如汝會雲門意旨此則趙州
嘗言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勘處南公面熱汗
下不知答趨出

枯木成上堂舉此話云雲門解向滔天白浪中張羅布
網無限鯨鯢赤尾跛鱉盲龜盡落網中其間或有透得
網者便乃攀雲霧縱鬣角擊頭香山今日効古人之作
遂盡一圓相召云大衆如今還有透得者麼良久云釣
船載到瀟湘岸氣咽無聊問白鷗

海會端拈大小雲門被洞山一問直得額頭汗出口裏
膠生

雲溪益拈倒地方知雲門蹉當時若見雲門云放你三
頓棒解道得箇不合趣動和尚也免得江西湖南一倒

受屈然洞山若不問破雲門也是瘂子喫苦瓜
承天懷上堂舉此話云大衆此則因緣諸人作麽生會
向日衆中商量異辭莫知其數有云雲門見伊漏泄天
機便盡覆將去其奈洞山皮下有血眼裏有睛雲門直
得不奈其何却言及江西湖南大似指東劃西與麽說
話可殺傍若無人有云江西湖南見處未必不及雲門
有云雲門也是平地起波瀾有云雲門見伊不會著甚
死急更說江西湖南累及他人似此般批判最多不能
盡舉殊不知古人一期方便只是老婆心切山僧而今
不惜眉毛為諸人一一注出我道雲門見伊恁麽來公
驗分明遂乃放過洞山不覩來機暗得便宜便合禮謝
何得又手近前口喃喃地致得拖拽江西湖南大似龍

鬪魚傷山僧與麽說話諸人還會麽若會去截斷兩頭
歸家穩坐若不會未收安南莫憂塞北以拂子擊禪床
竹庵珪小參舉此話云大衆須是恁麽一迴始得若不
如此無量劫來業識如何得盡去雲門老漢只管驗許
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殊不知特語落別人手裏猶賴洞
山未是咬人師子大似得个驢兒便喜歡然不免遭人
笑怪山僧道獨施三頓如何尚未眼開飯袋子這自把
一生折倒如今還有不受人謾麽識出來山僧為你
證據卓拄杖云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跡
重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諸方盡謂父子投機啐啄同時殊
不知雲門正令不行却向草窠裏輥致令洞山打失鼻

孔直至如今無摸𢷤處

密庵傑舉此話云雲門大師放去大奢收來大儉末後殷勤何不與他本分草料致令和泥合水洞山伊麼悟去也是杓卜聽虛聲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麻三斤

智門祚頌麻皮三斤不用秤秤頭那肯坐蒼蠅一念纔生箭骨露徒勞更覓定盤星

雪竇顯頌金烏急玉兔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展事投機見洞山跛鼈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咦

投子青頌三年一閏大家知也有顢頇不記時昨夜鴈廻沙塞冷嚴風吹綻月中枝

浮山遠頌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去年一百五今歲又與他　前頌華頭禪人別作解會又述二首

十二峰前巖畔路洞雲深處不須迷禪人不會儂家句都謂斯言李洞詩

我語休商較他言不用論乾坤長獨迥宇宙不逢昆石馬穿林徑鐵牛渡海門一言寒景象朝雨暮雲屯

蔣山泉頌雲起千山曉風高萬木秋石頭城下水浪打釣魚舟

大愚芝頌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真言吹火長尖觜生蘭竈蠅

瑯琊覺頌洞山麻三斤真鍮不博金將錢買玉彩壁上畫天神

薦福逸頌鶻臭布衫臓脂帽脫下千人與萬个明明有
眼不點睛却把髑髏鑽欲破

翠嵓悅頌洞山有語麻三斤衲子拏拳問要津惱著舊
年看草字張顛顛後更無人

海印信頌問佛麻三斤齋僧怕夜茶春來寒食後古木
噪群鴉

資壽捷頌古德臨機扇祖風浮雲收盡露尖峯禪人若
也知端的土上加泥又一重

道吾真頌同袍參學問通津來扣宗師正佛因爲說三
斤麻最好三斤天下說尖新幾多正者頻拈掇秦緣緇
侶有疎親余今更爲重拜過那吒太子析全身

仰山偉頌洞山麻三斤禪人各自秤只知秤尾重秤頭

不沾蠅

東林惣頌須打金鍮白霜凋玉樹青龍吟天霧起虎嘯
谷風生

白雲端頌斤兩分明不留君眼中瞞千萬生頂百年三
萬六千日得欣欣處且欣欣

五祖演頌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
著渾身

慈受頌洞山麻三斤斤兩不讓人語稀難問事見古易
傳神

佛鑑勤頌箇中斤兩甚分明買賣徒勞捻秤秤入手自
知輕與重如何錯認定盤星

圓悟勤頌雖在扣谷受響池印月鏡含像曾非展事投

機豈是殖搔待痒點鐵成金舉直措枉一箭鵰一雙一
摑血一掌君不見跡而不漏方恢恢天網
崇勝珙頌麻重三斤若世尊爭星爭兩動乾坤惡言偏
使傅千里好事從來不出門不出門日月焉能照覆盆
不認青松作子孫也須郊外去招魂
牧庵忠頌汝來問佛將何與賴有火麻三二斤把去莫
教胡乱用用時須是見當人 蝋頌偎集
白雲昺頌千峰勢到岳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迸出紅
爐金彈子眼睛定動面皮焦
懸航朴頌鳳凰九包文麒麟一隻角仲尼慎之表春秋
於是作
混成子頌如何是佛麻三斤鐵作秤鎚墜不起衲僧眼

皮一寸除依前葉落隨流水
本然居士頌没縫罅渾侖佛一字麻三斤秤頭不豆
蠅禪人子細秤
無為子頌麻三斤不知輕重莫權衡縱使三三稱得過
也應錯認定盤星
悅齋居士頌舉起千鈞重收來一縣輕打開八面著放
下十分平
無盡居士頌三斤足秤洞山麻撥動錙銖萬里差常得
血流無用處夜來依舊宿蘆花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大衆有箇一件事何故無人知
得洞山見人不知了遂自頌曰七寶畫牛頭黃金為點
額春晴二三月農人皆取則寒食好作餳新正鐵錢三

四百猶梓嵛嶺巖請仁者試一轉因緣蓋謂麁言及細
語皆歸第一義又云臨機應用一切尋常如斯解會理
沒茲人要見洞山老子麽茲甚一擧千里飛鷂雲鷂子
與天齊鳳凰不是凡間物爲瑞爲祥自有時
育王諶拈洞山如上將軍只將斷弓折箭撥亂天下便
一切生民皆得安樂與麽見得也是大行山上老鵶
竹庵珪上堂云豈不見靈巖老夫道洞山只道麻三
斤趙州布衫七斤靈時人要會个中意明明離向五更
啼師遂以手作鶏鳴鳴云谷谷呀大衆雞啼也五更侵
早起更有夜行人　又上堂擧此話云大衆山僧尋說
向諸人即是少人會若向君要會得當下超佛越祖佛
法須是向省要處知始得有个頌子與似大衆猶吹天

魚祭獺野火焚燒布箇山僧夜半吹燈滅急走歸來
舊處看風吹不動天邊月倚拄杖
慈航朴上堂云洞山麻三斤趙州庭前栢佛法不行
來免遭他五裂靈牛頭便道是極則七寶絡身世
个頭籍特桃花紅李花白東君怪恁辨未得且令蝴蝶
舞三臺咳呀老和尚十八拍阿呵呵可憐皆上遊人眼
堂堂著賊哭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親切一句師云遠處無當門
頌
心聞賁頌鐵部當門便露風恩重也是一場[illegible]只
愛黃金印不道身上口舌中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善知識眼師云紙撚無端

五祖演舉此話云洞山老漢不是無只是大儉忽有人
問四面如何是善知識眼只向伊道瞎何故且要相稱
紙撚無油也大奇不堪指撥有誰知回身却憶來時路
月下騰騰信脚歸
洞山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雲門杲頌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逢人
解縛
竹庵珪頌只要拔楔抽釘為人解黏去縛如何洞山老
人先自藤蛇遶脚
瑞光本舉此話云衲僧到此又且奚為何如戴笠披
蓑執直鈎泛輕舟訪尋知識來能休自從猿子歸青
嶂拋却釣覆却舟從教湘水幾清秋

覺範云雲門曰昔洞山參雲門悟言茲言下入佛正知
見所有多隨解子鶻殼布鞋皆脫去以四句偈明其悟
蓋得展事自在之用投機善巧之風故其應機接物不
承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得大自在於孳乳時百獸震駭
蓋接三種如是故也因隨句釋之頌曰大用現前能展
事春來何處不開花放伊三頓參堂去四海當知共一
家又曰千差万别辯投機明眼宗師自在時北斗藏身
雖有語默辭消息少人知又曰滑小翫水便承言自己
商量擲不備鶻鳧有程脫未得且隨風俗度流年又曰
滯句承言是聾瞽參禪學道自無功悟來不費纖毫力
丈夫鞭轡參大敵
竹庵珪舉此話云山僧問你前廊後架忽有人喚你

聲時如何你終日絕早至夜說東道西口子吧吧地是有語是無語你作麼生會快道快道莫向陰界裏作主宰　育王諶舉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你問我不荅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我荅你不會你既不會我又不荅還有利益也無有利無利不離行市然雖如是臘月扇子亦有用着時節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和底撤離了趙州東院西

深明二上座見漁人網一鯉魚透出深云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云雖然如此爭似當時不撞入網羅好深云你欠悟在明至半夜方省

雲門杲頌俊哉一躍透重淵霹靂邊之去不還却笑龍門燒尾者依前點額在波瀾

竹庵珪頌網中跳出便飛騰好个天然俊衲僧何似當初未入網悟來方始是知音

育王諶頌赬尾紅鬛活鱍鱍肯向來山叢裏淹蹐刺一聲離網罟長淮萬里碧潭潭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萬像之中脫體自有生緣一色之後轉身須分活路既如是也直是一員衲僧且道衲僧行履處作麼生妙據當途無字印馬蹄終不涉塵泥

雲門杲拈明上座悟底且道是網羅裏底是出網羅底

心聞賁拈深兄見他出網明兄憐他入網天下衲僧秖知舉話不知網在頭上

韶州白雲山子祥實性大師問僧云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椅子云者个是椅子師以手

撥倚子云將鞋帒來僧無對師云者虛頭漢雲門
聞云須是祥兄始得
雲門示衆擧此話云雲門扶强不扶弱爭奈憐兒不
覺醜若僧當時若是个漢待他道將鞋帒來便與掀倒
禪床直饒白雲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也分踈不下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薦福境師云
莫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莫問聞師久蘊囊中寶
今日當筵略借看師云莫曰和尚豈無方便師云
莫問大善知識將何為人師云莫曰恁麽則有問
有荅去也師云莫
崇勝珙頌薦福莫會還錯醍醐變成毒藥既非龍樹馬
鳴豈是天親無著不回踏破草鞋只為當年行脚

枉須頌莫莫拈出一條斷貫索任從我佛及衆生遼天
鼻孔都穿却
薦福示衆云直須向空劫時了取自己本具胞胎
已前認取何者是空劫時自己本無名字方便呼
為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淨嚴遂頌朕兆未生誰是主寒寥全體不曾虧大虛本
自無關鑠一念參差万刼違
蘄州北禪寂悟空大師問僧甚處來僧云黃州師
云在什麽院僧云資福師云福將何資僧云兩重
公案師云爭奈在北禪手裏何僧云在和尚手裏
即収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趂出
雪竇顯云奇怪宛有超師之作還知這僧麽只解貪前

不能顧後若在雲竇手裏棒折也未放在

郢州趙横山柔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平地

望高坡

投子青頌江山歷盡幾施功方得逢人話昔同春劉洞

庭南壁岸鳥啼西嶺月生東

淨嚴遂頌平地望高坡初夏麥含秋農家放有歲犢牧

盡謳歌

隨州智門師寬明教大師開堂日舉指示衆云會

麽僧云不會師云前是按山後是主山

蔣山泉頌前是按山後是主山堆青疊碧天上人間懺

破老雲門鼻孔觸髏大迦葉機閑忽去忽來兮白雲舟

舟今深今淺兮瀾水潺潺君不見長沙老絕追攀始隨

芳草去又逐落花還

明教問五祖戒暑往寒來則不問林下相逢事若

何戒云五鳳樓前聽玉漏師云爭奈主山高按山

低戒云須彌頂上擊金鐘

圜悟勤頌萬高峰頂翻銀浪深深海底起紅塵金鐘玉

漏相酬酢疑殺傜傜天下人若非作者孰闘閑潔乾鞭

迴首四海良驊君不見仲尼溫白雪傾蓋相逢也奇絕

心聞賁頌邂逅相逢豁意襟不教消息更平沉鳳樓昨

夜銅壺箭已射金烏至兔心

黃龍南上堂舉此話云戒禪師只解步步登高且不會

從空放下若是歸宗則不然遂擲煙麼則不問林下相

逢事若何云僕主有道成無道爭奈案山低主山高范

羅論功却不功

明教省山迴首座與衆出松行接座云和尚游山巇嶮不易師拈拄杖云全得這箇力座乃進前奪却擲向一邊師放身便倒大衆遂進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趁散迴顧侍者云向你道全得這箇力

黃龍南云明教雖然會起會倒不覺弄巧成拙

明教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降

蔣山泉頌佛祖不知鬼神那測霹靂一聲天地黯黑揖隆阿竭二千年觀音菩首問弥勒

澧州保福清豁禪師初參大章契如庵主後見睡龍龍一日問師是何尊宿來還悟也未師云清豁曾訪大章得箇省處龍乃上堂集大衆召清豁

開梁山對衆燒香說悟處看老僧與你證明師便出拈香乃曰香即已燒悟即不悟龍大悅而許之

白雲昺拈若僧出去燒香箇消息將謂無人識得若到南華門下正好喫棒只如者僧既有悟處因甚更著喫棒南華若不行棒將謂見解瞞他一般還會麼

竹庵珪小參舉此話云既是見悟處如何却道香則已燒悟則不悟你禪客便道可知是也此事本來無迷無悟所以道香則燒了悟則不悟有底又道香則燒了豈不是見悟處了也若恁麼會只是杜家禪客打野榸漢山僧道香則已燒悟則不悟雖然奇特終成露布不省從前眼肉拈是須脫却娘生袴阿嫂元是大哥妻師姑元是女人做

保福因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云不能盡底去
僧云爲什麽不能盡底去師云賊是家親僧云旣
是家親爲什麽翻成家賊師云內旣無應外不能
爲僧云忽然捉敗功歸何所師云賞亦未曾聞僧
云伊麽則勞而無功師云功則不無成而不處僧
云旣是成功爲什麽不處師云不見道大平本是
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大平

雲門杲舉此話云絲來線去弄精魂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問南院入門須辨主端的請
師分院以左手拍膝一下師便喝院以右手拍膝
一下師又喝院舉左手云這箇且從闍梨復舉右
手云這箇作麽生師云瞎院拈起拄杖師云作什

麽奪拄杖却打和尚去莫言不道院擲下拄杖云
今日被這黃面浙子鈍置一上師云大似持鉢不
得詐道不飢院云上座莫曾到此間麽師云是何
言歟院云好好相借問師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
坐喫茶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嗄也甚奇特一箇生苕箒一个破
糞箕搖擺頭也用得着未免鈍置門風若據正令而
行總欠一著在

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
機去則印住住則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則是不
印則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云某甲有鐵牛之機
請師不搭印師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

泥沙陂佇思師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
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
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師云見个
什麼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師便下座

雪竇顯頌擒得盧陂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楚王城
畔朝宗水喝下曾令却倒流

天童覺頌鐵牛之機印住印破透出毗盧頂𩕳行却來
化佛舌頭坐風穴當衡處陂負隨棒頭喝下電光石火
歷歷分明珠在盤眨起眉毛還蹉過

保寧勇頌鐵頭壁立鐵牛機十字縱橫寶劍揮一陣賊
軍俱粉碎凱歌齊和太平歸

蔣山勤頌列聖風規初不放過擬跨鐵牛驀頭印破盧

陂當斷却沉吟電轉星飛活被擒喝下攙搶同霹靂三
玄戈甲振叢林

開先暹上堂舉此話云作家宗師發言殊特欛柄在手
握主為金大衆去即印住擬甚處去且拈牛頭喫草復
云住即印破者裏無你措足處何故當脚下構得亦是
二頭三首復云不去不住用却奚為三十年後莫錯認
定盤星

翠嵓璣上堂舉此話至住即印破師云然而古人一期
與麼道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何故有去有來有動有
靜底從你恁麼印只如無去無來無動無靜底作麼生
印得還有人知得麼若也知得盡乾坤大地有情無情
一印印定更無絲毫而遺漏若也不知但知行好事不

要門前話　上方益上堂舉此話至住即印破師云法
雲今日到百丈山前直得進身無路退步無門始知盡
大地人出海印不得然雖如是敢問諸人下土如印印
泥中去如印印水上去如印印空只如摠不恁麽來又
印个什麽良久云一圓相云會麽衆無語師以兩手拈
放背後云順捋虎鬚猶自可倒拈蝎尾有誰知咄
佛鑑勤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則印住住
則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麽生
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奉為諸人注破師累叅十
月初八日圓寂
蔣山勤拈風穴當三玄戈甲施四種主賓明立信旗搖
排陣敵叉玄盧皎繞縛鐵牛劃時掄下遂令收主知歸

所謂龍馳虎驟鳳翥鸞翔雖然若是學寧待伊道有鐵
牛之機賛者使棒殺人刀活人劒還知落處麽
白雲昺拈暗裏抽横骨明中坐舌頭若非全鋒敵勝爭
見得功高佇馬還會麽金鏃慣調曾決勝鐵鞭多力恨
無鋒
心聞賁擧此話云這裏脫得去文彩未前都坐斷塵塵
中見本來人其或不然却須撩起褐襦莫使沾濕
惹水
妙智廓上堂擧此話云二大老恁麽酬對函蓋未有出
身之路忽有人問當去即印住即印破只如不去
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却向他道白面千重僂羅脫倒
騎佛殿出三門

風穴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云常憶
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與師信頌鷓鴣啼處百花香撫掌可笑一場因憶昔
年遊歷所送人雲塢立斜陽
雲門杲頌怨不出門先見路纔方洗脚便登船神仙秘
訣直須措父子雖親不敢傳
竹庵珪頌快騎駿馬上高樓南北東西得自由最好腰
纏十萬貫更來騎鶴下揚州
心聞賁頌亂雲堆裏諍佳妓枯木堂前習豔詞攪動春
風歸去後從教猿鳥自相疑
松源頌百花香裏鷓鴣啼百歲光陰七十稀纔憶世間
多少事落便宜是得便宜

雲居頌二十七　　　　廿六　傑

雪竇顯拈曰有人問雪竇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
復云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鱉恕龜必應有主
大潙秀拈江南佳景誠合如之千載韶光添人性燥懷
成不尔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枯木成上堂舉此話云諸人還體悉得麽若也體悉得
去便見釋迦老兒四十九年横說竪說未曾道著一字
達磨祖師少室九年聲盡十方良久云還會麽無心道
者方如此未得無心也大難
天童覺舉此話遂舉雪竇云劈腹剜心師云露躶躶圓
陁陁直是無縫罅且道風穴無縫罅何似雪竇無縫罅
還會麽和光惹事刮篤成家
又小參僧問記得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至百花香未

審這裏是什所在師云遶群像出名言僧云靈叢路師云見个什麼便與麼道僧云爭奈赤心片片片片赤心師云言語道斷處元非過未今僧云雪竇道傍腹劍心此意如何師云要且無你著意解處僧云只如和尚道和光惹事刮篤成家又作麼生師云怕你入思惟斷人作伎俩僧云還當得者僧問處也無師云似則便相似倚千萬里僧云忽若有人問和尚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云唵阿盧勒繼娑訶僧云信受奉行去也

舉嵩宗拈風穴雖善能據款結案要且只成荅話當時這僧問未絕劈脊便打

佛鑑勤上堂云伏承堂頭禪師舉似風穴因緣是他僧問風穴至百花香禪師道來已是錦上鋪花山僧不可更向泥中洗土只如禪師舉處還有薦得底麼 甚或未然不免重重話會禪師行一丈老僧行一丈禪師行一尺老僧行一尺且如諸人又向甚處見風穴要知麼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應須著眼看仙人莫觀隨後紅羅扇

自云兩拈風穴和尚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眼睛裏倒卓須彌眉毛上橫世界畢竟落在甚處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心聞賁拈萬緣爐中迸出火星一點多少人迴避不及瞥破面門

寒岩升上堂舉此話云大衆醜婦照鏡不知醜醒醉鏌罵人不知醉風穴恁麼答話切恐而今人盡去鶻鵠帶處

會了要得親切麽行不得也奇奇

介庵朋上堂舉此話云這僧編逼問將來風穴信意答將去可謂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於斯會得不為諸法流注便能越格超宗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放下佛法擔斬知去就輕蚊虻吞巨海水牯過窓櫺

密庵傑舉此話云風穴老和尚將白麫和麩糓糶了引得後來人徒向百花香處作道理成群作隊外邊討之遶徑山即不然忽有問語嘿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即對他道致將一問來

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嚬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要識闍梨麽左邊拍一拍云若裏即是要識老僧麽右邊拍一拍云若裏即是

雪竇顯頌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萬里風淸只自知

天童覺頌勝劣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淸餓人只在一塵分變態高名勳業兩難泯

知非子頌一塵有立太平天造一塵不立散地難保誰問興衰無心野老或泣或歌顚倒多少

悅齋居士頌兩拍雖然是一家更須左右轉龍蛇合時

南蒲雲拈直雜從西園月影斜

雲門偃拈這裏即易那裏即難

雪竇顯舉此話拈拄

秋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　瑯琊覺拈杓卜聽虛
聲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立一塵作麼生受界為什麼野
老顰蹙不立一塵作麼生受用為什麼野老謳歌又向
其間指注去也幾許歡心幾許愁好看野老兩眉頭家
風平貼清如鏡水瘦山空一搽教手段邊變身心自由
不怕風濤雪擁洲海上三山類一割六鼇連落亡金鉤
諸禪德是須恁麼體是須恁麼用且作麼生委悉華岳
連天秀黃河徹底流　靈源清上堂舉此話云風穴一
期為人終始可觀當機要直截無殺還會麼良久云
老將不居功賞地八紘無處謳昇平
海會演上堂舉此話云太平即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
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九九八十
一窠漢受罪畢上接屐脚眼蚊蟲穢蚤出
松源上堂舉此話至這裏是應菴師祖拈云大小風穴
不會轉身句師云薦福見處又且不然大小風穴錯氣
猶在何故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
成喝一喝
空叟和尚留知事頭首上堂舉此話還與雪竇頌師云
妙甚若不是雪竇不敢如此放手放脚雖然保壽當時
若見只向他道縮頭去要見諸聖猛將麼吹毛元不動
徧界髑髏寒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杖林山下竹筋鞭
海印信頌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行人萬萬千堪笑一

堂無事客臥雲深處不朝天

翠嵓悅頌拄杖山下竹筋鞭頭尾拈來惣一般莫怪玄沙不出嶺他家元住釣魚船

道吾真頌杖林山下竹筋鞭搭索拏鈎大裹牽拽近不能推放後回旋却到使君前

資壽捷頌杖林山下覓金谷雨滴花開滿樹紅頭上有星皆拱北面前無水不朝東

真淨文頌杖林山下竹根鞭木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上方益頌杖林山下竹根鞭拈出寒嵓尚帶煙扶過斷橋曾得力而今不直半分錢

佛鑑勤頌杖林山下竹筋鞭久歷風霜節自堅若是驊騮纔見影懸頭千里便超然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金沙灘頭馬郎婦

浮山遠頌相逢盡道歸山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回首面南觀北斗金鎖早報五更春

薦福逸頌金沙灘裏馬郎婦宗匠臨機得一言官箭穿紅日影數云斫木不成痕

海印信頌藏鋒之機安可測頓開千眼莫能窺禪人到此徒尋覓錯認欏梨作亂梨

心聞賁頌金沙灘頭馬郎婦合掌殷勤頂戴誰老去心情都放下舞困嬌饒畫蛾眉

無盡居士頌何曾嫁著馬家郎鳳枕同眠碧玉牀回首畫橋離別苦落花流水淚千行

僧問南源圓和尚如何是金沙灘上馬郎婦師云隨波逐浪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如何不是佛僧云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師云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

保寧勇頌晉問一道白毫光歷劫知將甚處藏永夜寒天未曉更須斫額望扶桑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五鳳樓前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問取皇城使

投子青頌深宮禁殿隔重圍簾幕層攝紫氣垂善地不通朝請近家人指路莫遲疑

又拈然指道由人行之在己問著次悟答以提宗不是當人徒勞進步何故盖向上一路千聖不遊擬議之間喪身失命是以龍樓迎瑞紫殿籠煙於御深園燭香人靜正當與麼時還許人喘息麼若喘息之間長途萬里

瑯琊覺上堂舉此話云衆中商量極有云云山僧今日與你須岦月似羅中鏡星如霧裏燈滿堂清淨衆盡是坐禪僧珎重賦詠（云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 月似羅中鏡星如霧裏燈）

風穴因念法華與直圓頭侍立次師問眞云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眞云鵓鳩樹頭啼意在麻畬裏師云作許多癡福作什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念云你作麼生念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云你何不看念法華下語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山僧當時若見遮老漢憑麼道

深掘一坑一時埋却更牽牛從上蹋過却須放真公出
一頭始得山僧恁麼道且不是抑強扶弱亦不是杜撰
箸排作若識得鵓鳩樹頭啼意在麻畬裏便識得動容
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這兩轉語畢竟是一耶是二耶若
道是一為什麼風穴只肯念法華却不肯真關頭若道
是二爭奈落霞與孤鶩齊飛流水共長天一色系

風穴因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云木雞
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投子青頌古嶺月色鏁重雲枯木迎芳曉帶春群夜星
河轉南斗金烏隨鳳過天輪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這黃面淅子恁麼荅話也做他
林際兒孫未得在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古曲無音韻如
何和得齊只向他道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風穴因僧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云三月懶
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

心聞賁舉此話云風穴向前不及村後不及店處驀然
得句慶快平生而今大有向這裏蹉過底瑞嵓不惜眉
毛為你舉看良久云楊花落地飛不起無限愁人悉子
規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須弥南畔
齊打鼓賀蘭山上曬皮裘

投子青頌親切曾伸問老翁東山歌唱北山吟弄潮須
是弄潮客別語還他漢地人

風穴因僧問塵塵成群如何射得塵中塵師云鈞

般載到瀟湘岸氣咽無聊問白鷗

投子青頌禁兵重圍視聽危側思偏立峰綸雲漢鄉雲

斷行洲迴嶺暮猿啼孤月蹟

風穴因僧問密室之中如何是道師云穿雲天外

月透窗曉霞光

翠嵓宗拈宗上座即不然不須天外月何用曉霞光還

會麽會即便會見即便見擬議承當驀靈劄龜

風穴因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云無目仙人

能揣骨鬧市相逢執手驚

天童覺拈此語云謙仁者心心不觸處處相逢秖此鬧

是文殊家風越這箇是普賢身相不動步遊彌勒樓閣

不返聞入觀音普門覺上座秖知當局若迷不顧傍觀

者箇更通箇消息去也乃竪起拂子云三世諸佛歷代

祖師天下老和尚風穴老漢係這一隊禪和子鼻孔總

被覺上座拂子穿卻還覺麽塵中亦有江南客休向人

前唱鷓鴣以拂子擊禪床

風穴結夏日因僧問解夏日師意如何師云半

勝龍護雪且喜驢人來

育王諶頌九旬且喜離人來坐臥經行徹底清露柱燈

籠齊合掌十方世界盡歸平

心關貫頌月臨粉壁簡尤白燭在紗籠更紅夜冷井

邊闌落葉已驚秋色到梧桐

育王諶拈還端的也無這裏有个驗處以拂子擊禪

床一下云一不得隔二不得向後擊兩下云東一不橫禪

理無曲說又擊三下云誰言天下無人鑑我道驪珠到處明

慈航朴解夏上堂舉此話云風穴可謂克期修證功不浪施直饒滴水冰生要且事不相涉何也手把白玉鞭驪珠盡擊碎以拂子擊禪床

穎橋安鐵胡一日在風穴團爐內坐有鍾司徒來見便問三界焚燒如何出得師將火匙撥火開司徒擬議師曰司徒司徒

空叟和尚舉此話云指東劃西喚鐘作甕要提持箇事須明第一機始得大衆這裏風頭稍硬且歸暖處商量

芭蕉山繼徹禪師因僧問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師云不提攜僧云為什麼不提攜師云老僧粗知好惡

投子青頌百歲童兒出戶來滿身紅爛惹塵埃火中閑步清涼地識者無因敢近擡

丹霞淳拈此話云大衆芭蕉恁麼道秖解入理深談不能門庭施設子細看來大似漁家竟日長垂釣却值金鱗不會收若是丹霞即不然待他問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但向他道山僧常時與伊相見若向這裏著得箇眼不妨主賓互換亦乃同氣連枝何故傳宗立法幸遇良朋唱道談玄喜逢作者諸人還會麼此時立際維摩老信步相將入荒草威音那畔月華幽夜明簾外風光好 因龍通直 武寺上堂

天童覺拈芭蕉雖然識好惡且一不能牽耕夫之牛奪飢

人之食如今若有人問長蘆便和聲打為什麽如此我
從來不識好惡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十七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十八

達磨第十三世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 單羽法師扁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嗣法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嗣法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隨州護國守澄淨果大師嗣法

韶州薦福院思禪師　安州大安山崇教能和尚

達磨第十三世潞州西院思明禪師嗣法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

達磨第十三世安州白兆山志圓大師嗣法

鼎州大龍山智洪弘濟大師

達磨第十四世襄州廣德延禪師嗣法

廣德山周和尚

達磨第十四世西川香林院澄遠禪師嗣法

福州北塔光祚禪師

達磨第十四世金陵奉先道深慧照禪師嗣法

廬山蓮花峯祥庵主

達磨第十四世雙泉郁和尚嗣法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

達磨第十四世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嗣法

金陵清涼文益法眼禪師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

襄州清溪洪進禪師　南臺守安和尚

達磨第十四世鼎州梁山觀禪師嗣法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

達磨第十四世汝州風穴延昭禪師嗣法

汝州寶應省念禪師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因大陽延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指觀音像云此是吳處士畫延擬進語師急索云這箇是有相底如何是無相底延言下有省禮拜乃歸本位立師云何不道取一句子延云道則不辭恐上紙墨師呵呵云此語上石去在後果上碑

授子青頌路鄭遷仍問山谿翻指擬西嶺近東嶽進霧嶽嵐色重迴頭頂見大陽叔

又拈然道曠古今行人難度山危纏道登者無因僧不發問先蹤覆蹤無期得入所以悟者自已耳乃憑師遮代證明續佛壽命此者寬退閑路方發有疑巖懸無門力窮進退既全龍失水妙難急難孰造波瀾復歸本位諸仁者正當恁麼時還知古人退位處麼若知得可謂萬仞峯操千波弱湖龍宮唳天界分蹤鳳閣並星辰合家品松蘿瑞川霧草蕭不犯化門千山迴出若不知落處當闢無人問龍愁淺海深

梁山因僧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云識得不爲冤僧云識得後如何師云貶向無生國裏僧云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云死水不藏龍僧云如何是活水龍師云興雲不吐霧僧云忽然傾湫倒嶽

時如何師下繩床把住云且莫濕著老僧袈裟角
靈源清舉此話云梁山老漢洞達機宜堪稱作者爭奈
借使開門展轉令人着賊撿點將來正是箇大賊黃龍
即不然纔見伊問家賊難防時如何便與一刀兩段教
伊家破人亡永絕窺覦之地然雖如是忽有箇衲僧出
來指黃龍云賊賊這裏作麼生爰遣具眼底試辨看
密庵傑舉此話召大衆云梁山老賊慈悲大殺與賊過
梯引入屋裏劫盡家財攪吵一上不解勦絕他命根致
令偷心不死若是烏巨則不然忽有問家賊難防時如
何便與一刀兩段教他洒洒落落作一枚白拈賊到處
偷營劫寨遂拈拄杖云這一隊賊漢來這裏討什麼下
座一時趕散

梁山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金烏東上
人皆貴玉兎西沉佛祖迷
丹霞淳頌靈山會上言雖普少室峰前句未形瑞草蒙
茸含月秀寒松蓊鬱出雲青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師云擊動乾坤
鼓時人聽不聞
丹霞淳頌虛空為鼓須彌槌擊者雖多聽者稀半夜髑
髏破夢滿頭明月不思歸
梁山示衆云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
然雖如是不當宗乘
瑯琊拈云梁山好一片真金作頑鐵賣了瑯琊即不然
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一任天下衲僧貶

剔
空叟和尚擧此話連擧瑯琊祐師云二大老好
則好未免傷盖傷觜育王即不然閑持經卷倚松立
笑問客從何處來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莫亂道
投子青頌國令嚴嚴擬者危毫釐纔動鐵輪隨心覇
口應三千里蓋露言來苦怨誰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云碧玉點破琉璃
芭蕉曰紅塵不見沙
丹霞淳頌劫火洞然無相宅金門不覩玉樓家碧天雲
淡銀河泠浩浩波瀾豈動沙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上堂云隔江見資福刹竿
便迴去脚跟下也好與三十棒豈況過江來時

有僧繞出師云不堪共語
曹溪明上堂擧此話云後來衆中商量盡道資福是
則也是只是孤高大甚直得人情斷絕殊無禮尚往
來如斯批判大殺抑屈他古人殊不知這老漢已
是四楞塌地爲汝說老婆禪了也還識麼慚愧良久
云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同不相識
心聞賁拈鷄鶻一軒搏屬寒廓驊騮一發驚騰光萬里
然雖如是未免猶隔江在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一日大衆上堂大衆才集師
云風頭稍硬不是你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
便歸方丈大衆隨至方丈師云才到暖室便見瞌
睡以拄杖一時趁下

大覺璉頌風頭稍硬不商量暖處依前膃思長拄杖拈
來齊趯撒元因雪上更加霜
蔣山泉頌堂上非常凜冽衆人誰敢當頭秖見西風刮
地豈知一葉驚秋暖處去極傳因無人為與塞咽喉須
信高是功業大鵝瀟兩岸一時收
雲門杲頌夜半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曉雞鳴可憐白
屎不知羞又欲重新拈似人
竹庵珪頌風頭稍硬難安立暖氣才通瞌睡來却笑明
招開眼力無端兩處強差排
開先暹上堂舉此話云傳因長智當時待伊道今日風
頭稍硬歸暖處說話去來但撫一掌各自歸堂教者老
漢一場懡㦬雖然如是且明招是本分宗師若無者个

手脚且莫將虎鬚撩不用久立
明招到勝光光擬議是師云彼倆已足拂袖便行
心聞賁頌完璧歸來不受誠相如勳烈固難名這迴
熱趙生光彩孫得強秦氣不平
明招問羅山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山云第七箇無
尾
雲門杲頌第七箇無尾巴食牛之氣已摧藉叢林龍
龍盡吻幾箇行人得到家
竹庵珪頌無尾大蟲難傍近近前便是傷人命除非自
解據虎頭自然頭正尾亦正
松源嶽頌第七箇沒尾巴不落群隊獨露爪牙擬心湊泊
終難見須信遊關火裏花

竹庵珪小參云豈不見明招問羅山虎生七子那箇無尾羅山應口道第七箇無尾你看這般說話豈是你學解傳習杜撰阿師口中言語到這裏師與弟子如何教得德山道恭諾句莫恭死句活句下薦得亦無疑滯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羅山明招又子所謂諳活祖師西來意不似如今諸方口口只說要收拾三箇兩箇生怕佛法斷絕去

　頴州薦福院思禪師因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云梵音何來

淨嚴遂頌古殿苦生像不安霜風八面逼人寒梵音忽奏誰能會人天盡聽玉珊珊

　安州大安山崇教能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三叅境

　師云千山增秀色萬樹鎖銀花

佘庵朋頌萬樹千山盡力提廣寒宮裏沒塵泥姮娥昨夜冠簪墜驚起鸞鶵失舊棲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恭西院乃問曰擬問不問時如何西院便打師良久西院云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言下大悟

保福拈雖然如是你眉毛有幾莖

心聞賁拈西院一頭打一頭援興陽一則憂一則喜雖然棒頭有眼爭奈皮下無血

　大龍因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此話林詳新出駄大麓鉊拱撰顛）

雪竇頌問曾不知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岩寒檜堪

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手把白玉鞭驪珠盡擊碎
不擊碎增瑕纇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雲門杲拈若以此兩句明堅固法身生身入地獄
空叟和尚舉此話云青玉即不然有問色身敗壞如
何是堅固法身只向他道遍身紅爛難逃醜靦著令
人雙眼枯

廣德周和尚因僧問波浪之中如何得妙師云橈
橈不施篙底脫往來終不借浮囊
丹霞淳頌一句相酬難取則輪王不化閻浮國無邊剎
海浪痕平獨駕泥牛耕月色

廣德因僧問承教有言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
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

又無僧云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
道向道愁人愁殺人
雲門杲舉此話云古人恁麼荅話寬作洗脚上船

智門光祚禪師因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
蓮花僧云出水後如何師云荷葉
雪竇顯頌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江北江
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天童覺頌莫向枯龜版上鑽衲僧關口見心肝蓮花荷
葉出未出幾番工夫轉覺難
長靈卓頌蓮花荷葉的的分無限清香付與君彈指君
知音漢路便龍平撫起煙雲
佛鑑勤頌香苞冷透波心月綠葉輕搖水面風出未出

時君自看爺盧豬在一池中
松源嶺出水何如未出水蓮花荷葉有來由定光金地
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天童覺拈云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
又上堂舉此話云叢林多作出水未出水不違花荷葉商
量我也知你為他畫蛇更有底打傳口令有底杓卜聽
虛聲總未得點紙長蘆為你拈却了也方知道智門是
箇無固必漢長蘆今日大似繫縣茶瓶
寒嵓升上堂舉此話連舉雪竇頌師云者兩个老漢一
等是不唧𠺕且拈放一邊寒嵓老漢為你下个注脚蓮
花與荷葉葉葉是清香有鼻不聞氣只看荷柄長若恁
麼會則有肥仙人若不恁麼會則無冷鑊湯長官左邊

口邊痛只參明學士妨傍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并舉
僧又問洞山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山云楚山頭倒卓僧
云出水後如何山云漢水正東流師云智門種出游泥
洞山根抽陸地雖然遍界香風爭奈不曾開落
　智門因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蚌含明月僧云
　如何是般若用師云兔子懷胎
雪竇頌一片虛凝絕謂情人天從此見空生蚌含玄
兔深深意曾與禪家作戰爭
法真一頌蚌含玄兔意何深體用明來絕古今雪曲唱
高還和寡不知何處是知音
慈受頌蚌兔懷胎蚌含明月秉時正在中秋節一顆明
珠轉玉盤徹底無瑕光皎潔

雪竇顯拈非唯把定世界亦乃安貼邦家若善能恭詳
便請丹霄獨步
黃龍南上堂舉此話云大小智門却向言語中明體用
黃龍即不然如何是般若體一堆屎如何是般若用一
堆屎中虫

智門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踏破草鞋赤脚走僧
云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云拄杖頭上挑日月

文辨頌踏破草鞋赤脚走尋他城郭幾時休長年愛作
風塵客不肯歸來故國遊
惟岳頌去年今年年末是負電光石火猶遲又 王程有限
莫躊躇 破草鞋赤脚走
天童覺頌踏破草鞋赤脚走拄杖頭上挑日月智門直

得祖家風放出雲門廣長舌大智如愚大巧若拙用盡
工夫參不徹莫撥平地上增堆休向虛空裏釘橛
牧庵忠頌踏破草鞋赤脚走方知秤鎚硬似鐵拄杖頭
上挑日月照破乾坤明皎皎要會古人端的意看取烘
爐一點雪會不會徹不徹切忌當頭輕漏洩胡人飲乳
佐良醫不信鑊湯通底熱參
雪竇顯拈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翠嵓悅舉此話問僧會麼僧云不會師乃以須示之鞋
穿赤脚走衲僧關大口日月挑杖頭面南看北斗僧便
禮拜師召云來來僧廻首師云莫教擡著露柱
長蘆賾舉此話連舉翠嵓頌師云諸仁者此頌雖好猶
欠一著在試為諸人拈破鞋穿赤脚走鼻孔下是口杖

頭挑　日月面南看北斗
智門因僧問師子返擲即不問虎頭生角時如何
師云生得幾箇僧云恁麽則學人退身去也師云
龍頭蛇尾
心聞賁拈者僧將一箇帽踏天下人頭罩着智門一場
懡㦬
廬山蓮花峯祥庵主拈拄杖示衆云古人到這裏
為什麽不肯住衆無語自代云為他途路不得力
復云畢竟如何又自云𣠽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
峯萬峯去
雪竇顯頌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峯萬峯不肯住落花流
水太茫茫剔起眉毛何處去

法真一頌作者寧甘在半途半途不住覔何如橫擔楖
標千峯去雲外何人得見蹤
又拈什麽處是拋頭　天童覺拈云入不直出本色住
山人思大吞盡諸佛普眼不見普賢且道在甚麽處
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雲溪益受上方請當晚小參舉此話至直入千峯萬峯
去師云山僧今日奉違大衆得到蓮花峯話乃拈拄杖
云古人到者裏為甚麽不肯住得驀頭處且拋頭畢竟
如何老僧遥指猿啼處更有靈蹤在上方諸仁者山僧
恁麽道與蓮花峯還有優劣也無若定當得許你具半
隻眼若定當不得山僧明日且翳拄杖子上崑山去也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至不得力如是二十年無人會得

此話後有老宿聞舉云是則是少進語在有僧問如何進語宿云但問畢竟如何僧將此語問庵主主曰榔標橫擔不顧人却入千峰萬峯去師橫按拄杖於肩上高聲喚云和尚和尚又云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

雲門杲端午示衆拈拄杖舉雲門大師道從上諸聖為什麼不到者裏蓮花峯道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師云二尊宿拆東籬補西壁拕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即不無要且無為人底道理山僧即不然未到者裏教伊到已到進裏教伊頭破腦裂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良久云一二三四五虛空闕處補五四三二一當門書大吉好手擇行去鼻泥衲僧機妙安能識驀然識百草

頭邊露消息且作麼生是露底消息唵嘟臨嗒嚧嚂急急如律令卓一下

白雲昺拈省錢易飯喫了還饑直饒打破鏡來老僧也米與你相見在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蓮花峯脫灑直是脫灑超遙不妨超遙可謂一槊千里擒將來要且祗解恁麼去廬山即不然卓拄杖一下云今時人到者裏切須住何故跳脚上般一切現成且道畢竟如何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下座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鐵門路嶮

開先暹頌鐵門路嶮武陵開坐斷東西過者難從此少林皮髓句依前流落向人間

又頌鐵門路嶮青山萬點達磨曾經隻履不擕

金陵清涼文益法眼禪師因地藏問上座何往師云迤邐行脚藏云行脚事作麼生師云不知藏云不知最親切師豁然大悟

天童覺頌而今參飽似當時脫盡廉纖到不知任短任長休剪綴隨高隨下自平持家門豊儉臨時用田地優游信步移三十年前行脚事分明辜負一雙眉

法眼與紹修洪進行脚到地藏三人者附火擧肇公語至天地與我同根處地藏乃曰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同藏竪兩指㸔視曰兩箇即起去

保寧勇頌商量同別有多般潦倒何曾話會端今古不能提得去一雙靈鶴向天寒

法眼因江南李王請開堂西衆盡韜湊觀瞻一時先擁却法座有僧錄大師乃告師云衆人先擁却和尚法座了也師云是他衆人却參見真善知識僧錄於言下大悟

智海清國施主慶法座上堂擧此話云諸仁者看他清涼老婆賊作李王國師推出盧寶仰面覿面相呈便上根之人而立地擔去還知麼直饒色心不二彼我非殊放下曠劫無明顛倒現前三昧方知道本無生死可出亦無涅槃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如今若向這裏悟麼悟去則昔日清涼法眼全體現諸人目前今朝白蓮老僧與衆在靈山會上然雖如此猶是半途未爲透脫

且道作麼生得達就去良久云不因妙德傳尊命那得
維摩下寢床

法眼因僧問慧超諮和尚如何是佛師云汝是慧
超

雪竇顯頌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
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投子青頌巇嶮行時問路難有人相指北村南長安無
限人來往幾个親曾過得關

天衣懷頌通宵買賣不相饒問佛云言是慧超差見衲
僧生異解認他虹蜺作仙橋

薦福逸頌本人行千里驟馬不移蹄落日依南土回風
望北嘶

南明泉頌纔到元正便是年暖風無處不陶然途中多
少尋春客誤聽黃鸝作杜鵑

崑山元頌簡齋佳名萬古標曾飛一鏃落雙鵰行間雖
効將軍作謾擭虛弓向碧霄

佛鑑懃頌問佛還言是慧超禍來多是口能招頂門未
具金剛眼滴水應知不易消

白雲端頌一文大光錢買得个油糍喫放肚裏了當下
便不飢

慈受頌一顆藥丹大似拳服來平地便外仙塵緣若有
絲毫在躍過蓬萊路八千

雲峯悅頌三千里外望家鄉蓋水重重客路長向道莫
行山下路果然猿叫斷人腸

崇勝珙頌奇哉慧超問佛根諸聵草甘雨潮路歌謠仲尼禮讓顏子簞瓢堪嗟莊老睛未醒夢中怳惚與逍遙

長靈卓頌問佛如何答慧超拜鉦雖定價相饒雲中不覩雙鵰落箭過新羅十萬遙

日雲異頌親面相呈見不難髑髏鑑覺尚瞞頇巨靈展手擘不破始信從來踢突圞

又頌鈍鳥棲蘆棄金鱗透網難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介庵朋頌西風吹我寒明月為誰白底事世間人雲泥自相隔

混成子頌名中有實眼裏屑霜天後夜重飛雪孤鴈一聲雲外來雌雄誰道能分別

上方岳圓僧問慧超佛話傳今古清涼密音意如何師云孟嘗公子醉垂鞭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笙歌雜到畫堂前

慈受上堂云春風掃盡庭前雪暖日偎隨枝上花物物頭頭皆漏泄莫教心地亂如麻人人是佛衆生日用不知各各圓成誰解迴光返照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能直下承當徒徒當面蹉過不見僧問法眼承聞是慧超者个說話須是个一刀兩段底漢始得其或擬議思量便見千山萬水　圓悟勸上堂舉此話云還會麼病遇良醫飢逢王膳稟得識雪中送炭

又心要舉此話至超乃言悟師云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耶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連舉雲竇頌白雲端頌

師云二尊宿一人許伊會聽鷓鴣啼一人會貝油餈喫若是慧超佛話未會在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云是曹源一滴水

大覺璉頌的是曹源水滔滔浪激千波常自湧一滴詎曾異趙老和茶飲幾嘗帶月看通身扣磨得渴死待豐干

大洪恩頌是曹源一滴水亞地波瀾頓起直饒截斷眾流未出鄱陽湖裏

又須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禮尚往來可知理也如今休更問如何當時自有傍觀者（此頌諮閭師傍聞此言有者）

御山信頌曹源一滴水晝夜流不止普潤於一切大海無邊際

東林揔頌曹源一滴是曹源蕩蕩滔滔向海門無限乘槎人不薦風濤鼓處有龍盤

承天懷頌曹源一滴水幾个相諳委閑口追追天無言渡没誉

佛跡琪頌曹源一滴話來曰浩劫曾無一點塵物象但隨高下照歌斜皆適醜姸真函宜和月含沙皆清好樂時說客塵落葉落花休點污谷陵遷變色長新

崇勝珙頌一滴復一滴古今無濁色諸方泥水深萬里風濤激風濤激誰知半娑上備赤

無爲子頌曹源一滴水是則波瀾起桃花流出洞門來漁舟夜宿蘆花裏

密庵傑舉此話云法眼和尚向百戰場中舞裊腳旗未免
傍觀者哂忽有問靈隱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只對他道
和尿合尿
覺範賛天台韶國師曰聞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
水而法眼但曰是曹源一滴水韶乃豁悟夫問詞答語
無所增損所謂悟者何自而發之及觀韶所對問者如
問古佛心對曰此問不弱如問如何是大子身對曰大
家見上座問則問答之間不令意根椿立嘗曰大凡
言句須絕滲漏而學者方爭趨微妙之域欲見祖師之
心譬如趨越而首燕也歟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云題目甚分
明

崇勝珙頌如是一卷經題目甚分明秋至葉頻落春來
草自青草自青牝雞報曉三更
無爲子頌學人一卷經題目甚分明摩訶般若波羅蜜
留與山僧遮眼睛
法眼問脩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作麼生會
脩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云恁麼又爭得脩云
某甲只如此和尚又如何師云毫釐有差天地懸
隔脩便禮拜
薦福逸頌慈悲堪笑脩山主因地起手因地倒覿面難
遭第一機令人却憶雲門老
蔣山泉頌一隔兩隔手搖手擺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明
明好个金鱗欲化龍他點額不點額擧頭看雙浪擊轟

處風高天地寒

法真一頌　毫釐有差天地隔　龍濟清涼何失得　原尊刀
刀孰可分水中有乳鵝王擇

天童覺頌　拜頭蜿坐便敬傾　萬世權衡照不平　斤兩錙
銖見端的　然歸輸我定盤星

保寧勇頌　石城親切問同參　話東西便指南　明瑠兩
條來往路　依俙留由在煙嵐（清涼寺在石頭城）

雪溪益頌　師子子騏驥兒　一唱一和相追隨　青山有態
若或向或背　流水無情若自東自西　隔不隔毫不差　孤
鶩飛邊見落霞

元豐滿拈　噫許大脩山主被邏彈子換了眼睛　還知麼
脩山主後面禮拜　也是傍因長智

法真一拈　法眼脩山主揔只恁麼學　得失在什麼處乎
生若無實頭悟處　不具擇法眼　又爭得見　若道法眼別
無長處　脩山主何得禮拜　且道是什麼道理　汝試說看

長蘆賾舉此話　至脩山主三日後有省　師云　敢問諸人
且道脩山主省得个什麼　良久云　祖佛位中留不住　夜
來依舊宿蘆花

雲門杲上堂舉此話云　法眼與脩山主絲來線去　綿綿
密密　扶竪地藏門風　可謂滿目光生　若是德山林際門
下　更買草鞋行腳始得　為甚如此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甚處得這个消息來

白雲昺拈　揔盡目前義路　截斷古今誵訛　直下透頂透
底一向破麼破的還會麼　離相離名人不稟　吹毛用了

怎須磨

法眼因見僧來參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簾

師云一得一失

天童覺頌松直棘曲鶴長鳧短羲皇世人俱忘治亂其安也潛鱗在淵其逸也翔鳥脫絆無何祖祢西來許裏得失相半蓬隨風而轉空舡截流而到岸个中靈利衲僧看取清涼手段

妙智廓頌一得一失邁誰悉石火電光不及

悅齋居士頌月落上簾鉤行人已舉頭角聲風約住不肯過南樓叔云全得全失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恁麼去底錯恁麼去底親錯時錯到底親時親見真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佛眼遠普說舉此話云你等事須不得道有什麼得失又道一人會來去捲是得一人不會來去捲是失若伊麼作生會醫如今明未得蓋為悟心未諦如不識病稱醫者他人會也不識不會也不識有無見殿惣辨別不得却如何為人如何說向人須是見骨究實始得若肯去見骨究實無有不會者不見古人道你但究理而坐二三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作尿杓子

法眼指橙子云識得橙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橙子天地懸殊

崇勝珙頌崇壽周匝有餘韶陽天地懸殊若要既盡蛇足古錐更弄枕珠見珠何必羅帳盻人豈在馬駒局去句來消歲月到頭白髮是誰輸

雪竇顯拈澤廣藏山裡能伏豹　翠嵓悅拈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保寧秀舉此話連舉天衣懷云識得橙子椺楠木造師云捷賢即不然識得橙子四脚着地大衆其間一出一没半合半開有得有失有親有踈具眼禪人一任點撿

薦福逸上堂舉此話連舉雪竇拈師云灼然此一時而彼一時則無可不可甚子細點撿來猶是藥病相治薦福即不然識得橙子坐久成勞珎重

又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要會麽良久云誰家別舘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長蘆賾舉此話連舉天衣懷云識得橙子椺楠木做圓通云識得橙子四脚着地師云山僧即不然識得橙子

只是橙子

海會演上堂舉此話云者兩人一人過船一人渡水若點撿得出許你具正法眼

育王諶拈識得橙子蒲團閑倚無餘事永日堅窓謝太平　雲門杲拈識得橙子好剃頭跣脚雖然如是大有人錯會在

法眼久參長慶後嗣地藏長慶會下有子昭首座抗聲問曰長老開堂的嗣何人師云地藏昭云太辜負長慶先師師云某甲不會長慶一轉語昭云何不問來師云萬像之中獨露身意作麽生昭乃竪起拂子師云此是長慶處學得底首座分上作麽生昭無語師云秖如萬像之中獨露身是撥萬

像不撥萬像照云不撥師云兩个大右皆云撥萬

像師云萬像之中獨露身聻

天童覺頌離念見佛破塵出經現成家法誰立門庭月逐舟行江練淨春隨草上燒痕青撥不撥聽丁寧三徑就荒歸便得舊時松菊尚芳馨

佛眼遠頌萬像之中獨露身一迴相見一迴嗔東西南北吾皇化莫向江頭苦問津

白雲昺頌萬像之中獨露身一迴舉著一迴新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言前疏言成胡越眼裏無筋一世貧迴首面南觀北斗鐵牛產得石麒麟

心聞賁頌兩口無一舌同途非共轍磨礱白玉箆挑剔黃金屑撥不撥兮何處著颯颯秋風吹碧落迴頭摟倒个中機管取填溝并塞壑

東林揔上堂舉此話云學道之士直須就明師決擇好只如萬像之中獨露身是撥萬像不撥萬像莫便是我從發中來和尚當上坐今日晴昨日雨我但平實相見不管伊問頭賣得無相纏惹自然脫洒不落他緒續不然即拍唱大用東西顧視拋擲長短縱奪擒縱不拘時節此盡是識心邊事自救無門且道畢竟作麼生良久云焰合句賊敗家擊禪床

法眼因僧問聲色二字如何透得師云大衆若會這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

法眞一頌聲色本來惟兩字作家曾共辨言端若人識得這僧問直透色聲應不難

淨嚴遂頌覿口問來求透路作家直爲指出膠眼耳忽
然春忍爲見驚吟嘯詩語盡圓通
慈受頌聲色却來兩个字衲僧不透眼中沙黃鶴樓前
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無爲子頌聲色兩字如何透一一舉來金玉扣碧眼胡
人笑點頭支那弟子眉空皺
天童覺拈從前不了只因家賊難防直下分明且向草
庵止宿

法眼因僧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
是無住本師云形興未質名起未名
天童覺頌沒蹤迹斷消息白雲無根清風何色散乾蓋
而非心持坤輿而有力洞千古之淵源造萬像之模則

州頌文 主 契

刹塵道會也處處普賢樓閣門門闢也頭頭彌勒
開先暹上堂舉維摩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以
何爲本無住即無本師拈起拄杖云拄杖子是本還有
人識得麼老子麼良久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瞖以拄
杖擊香臺一下　蔣山元上堂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拈起拄杖云拄杖子是無住本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十
方世界皆是拄杖子建立且道還建立得無相道場麼
說著無相道場拾掇著拄杖子發瘚也看拄杖子變作
雷音乳佛領諸菩薩眾坐無相道場說藏字陀羅尼去
也卓拄杖一下便歸方丈
法眼問則監院你在此多少時則云三年師云你
是後生尋常何不問事則云某甲不敢謾和尚曾

在青峯處得个安樂處師云你因甚語得入則云曾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峯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師云
好語只恐你不會則云丙丁屬火將火求火將自
己覓自己師云情知你不會佛法若如此不到今
日則躁悶便起至中路却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
道我不是必有長處却迴懺謝便問如何是學人
自己師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
淨嚴遂頌丙丁求火問青峯亘耐韓獹逐塊蹤轚得
金陵重點破一聲雷震化爲龍
東林總頌丙丁求火已躬明法眼青峯古路行行到水
窮知盡處坐看雲起見平生
無爲子頌丙丁童子來求火十年誤認兩重過至今醜

風猛燒山苦恨不逢破竈墮
法眞一拈當時法眼只恁麽擧又不曾一言半句別爲
他說破因什麽得悟去有般底秖是學語之流聞恁麽
擧不知落處往往非笑今時學者秖要作个時節或下
一句無交涉語便道我會甚哉甚哉正法眼藏看看滅
矣兄弟生死事大論實不論虛須是眞實悟去始得
天童覺上堂擧此話云前來恁麽道却不會後來恁麽
道却悟去且道關捩子在什麽處覺上座有頌丙丁童
子來求火南海波斯鼻孔大拮据舌頭會者難直下而
今照得破照得破須知你被底穿當與同床卧廣
纔脫盡舊時疑杯影蛇蹤縱留再坐
法眼因百丈常和尙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

問無言語未終師示住住你向世尊良久處會去
也常放教有省
白雲昺頌擘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萬里平
田無寸草種時須用鐵牛耕
法眼因僧問秋風才動會者何依師云若能知恩
方解報恩
翠嵓悅拈還會麼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
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白雲昺上堂舉此話云問標答言答徵問宗四方峭峻
八面玲瓏於此明徹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苟或不然
由來此事知音少不是高風去不回
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來覺云船來師云船在

什麼處覺云船在河裏覺退後師却問傍僧
云你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
天童覺頌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毛色而得馬靡絲
絃而樂琴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真淳盤古心
法眼示衆云盡十方世界皦皦地無一絲頭若
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後法燈云這裏即不恁
麼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
蔣山泉拈這父子二人雖解絲來線去未免傍觀者醜
圓通秀拈既是無一絲頭爲什麼卻是一絲頭良久
云大平本是將軍建不許將軍見太平
法眼因見俗人携兒到問之不語乃有頌云兒
年八歲問不解語不是不語大法難舉 白雲端云似頌

有一字來是個不道
不是不語大法全舉

開先暹與語云三世諸佛不敢舉諸代祖師不敢舉天下老和尚不敢舉山僧故不敢錯誤且道留與什麼人舉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第三度入嶺參地藏乃云此者特為和尚從汀州與麼來對盡艱辛涉歷許多山嶺有甚向處藏云他涉許多山嶺也不惡師不薦至夜洞深前侍次云某甲百劫千生曾與和尚違背此來又值和尚不安藏起身將拄杖卓向面前云只這個也不背師從此省悟

大覺璉頌古人撥草要瞻風三度迢迢入嶺中拄杖卓來全不背夜深南斗掛天東

修山主示衆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

拈頌云

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个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

悦齋居士頌一理立乙已二義花三千非一亦非二塑飯更重眼

海印信上堂舉此語云諸仁者離凡聖外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猶在半途若道不得一任天台南岳參

天童覺拈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到這裏當成底事一時颺却始得提坐地還端的麼一等平懷泯然自盡

靈源清上堂舉此語云修山主秖知布網張羅不覺自遭籠罩要得出身麼此亦有一理二義若人會得求臨阿鼻

雲門呆拈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又上堂僧問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時如何師云好箇消息進云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時如何師云也好箇消息進云未審是甚麽消息師云見人空解笑弄物不知名進云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師云修山主來也問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之路時如何師云好箇消息進云和尚為甚麽一向壁立萬仞師云你試向壁立萬仞處道一句看進云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黄金師云且緩緩乃云一人在高峯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不是釋迦文亦非維摩詰若向這裏識得渠面目方識得修山主道具足凡夫至即是聖人還有識得者麽若識得去凡夫聖人孤峯頂上十字街頭只在這裏若未識得放待冷來看

修山主頌云二破不成一一法鎮長存若人一二解永劫受沉淪

圓悟勤拈宜似倚天長劍凛凛神威向平坦坦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平坦坦地雖然只道得一半道林即不然二破不成一一法亦不存不作一二解永劫受沉淪

修山主云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

真淨文上堂舉此話云好大衆修山主見處與大衆見處日用無差大衆見處與歸宗長老見處日用無差歸宗見處與雲峯山主日用無差雲峯見處與深首座日

用無差乃喝云莫分彼我彼我無差心光共曉日用堪
誇驀拈拄杖云阿誰不見阿誰不曉擊香卓云阿誰不
聞復擲下云是什麽喝一喝
靈源清舉此話云還見脩山主麽竪起拂子云看現在
黃龍拂子頭上轉根本法輪入徧行三昧爲諸人
重說偈言真氣中我既照照喧喧處君須悄悄休聽
如相歎千花謾聽玄談誇百鳥縱然迷悟兩全超檢
點將來猶未了既是迷悟兩全超爲什麽檢點將來
猶未了以拂子擊禪床
心聞賁舉萬法是心光師云盡十方世界見一絲毫
許不可得諸緣唯性曉師云著衣喫飯何處得自己
來本無迷悟人師云脩山主與你諸人相見了也只

要今日了師云且作麽生了乃卓拄杖一下云井底
蝦蟆戀窠臺不知天上疾雷奔
松源上堂舉此話拍禪床一下云今日了大盡三十日
小盡二十九
脩山主頌云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絕見
聞聲色鬧浩浩
丹霞淳冬夜小參云好諸禪德金鍾雖韻星月未介假
燈燭爲光明杖聲塵爲佛事於是熒煌交映音韻相和
迴出見聞超聲色所以道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諸
人若也於斯委悉得去可謂如龍得水似虎依山苟或
未然不免被他旋轉六洪今夜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
耳界鬧時眼界通一根旋返六根融欲知佛祖虛明地

妙在聲香味觸中

智海清準此話云諸仁者有色即舉眼便見有聲即觸耳便聞又作麼生說箇絕見絕聞底道理忽若於此薦得去則專馬與人天合還處處歸家笙歌交鍾梵喧轟聲聲見佛所以無驕玉鎖分身孫勤而始解牢籠折脚金鐺千手大悲而方能提掇阿呵呵出生入死是什麼人避色逃聲名為何者乃云驚群須讓仙陁客敵勝還他師子兒

圜悟勤拈聲不到耳色不到眼聲色交參萬法成現且道還踏著解脫道也無不省這个意修行徒苦辛

脩山主問僧甚處來僧云翠嵓來師云翠嵓有何言句示徒僧云和尚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

釋迦師云與麼道又爭得僧便問和尚又如何師云出門逢阿誰入門見什麼僧於言下有省

天衣懷上堂舉此話云雖得一場榮肭却一雙足且道落在賓家分上主家分上若定當得出憂則共戚樂則同歡 山僧即不然出門則吳山楚水入門則佛殿行廊或有个衲僧出問師意如何詩伊具一隻眼

脩山主偈云初心未入道不得鬧浩浩鍾聲裏薦取鼓聲即顛倒

翠嵓宗拈兔角若是羊角不非

脩山主偈云佛教是梲鳴祖宗是臨語曉語與梲鳴分明好記取迥絕無人處衆頭相共舉會得甚奇特不會也相許

圓通秀拈既是無人處爲甚麼聚頭相共舉會得甚奇特不會爲什麼也相許要會麼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

修山主云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保寧秀拈山僧即不然是非已去了但覓作露柱

蔣山元上堂舉此話云山主鼻孔被露柱穿却直至而今脫不得不見道胡蜂不戀舊時窠獵犬那肯床下鬪許重

雲門杲舉此話云又是從頭起

又上堂舉此話師召大衆云是非既去了各各照顧且道照顧个甚麼良久云莫教撞著露柱

白雲昺上堂舉此話云龍濟雖然寸絲不掛爭奈滿目光輝只如他道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且道薦取个什麼還會麼是非喪盡復何言脫略無私藹古傳渴飲飢飡能任運騰騰贏得尋遶天

密庵傑舉此話云孟春猶寒在日月幾時遷

襄州清溪洪進禪師問脩山主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什麼被生死之所流脩云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筏使得麼師云汝向後自悟去在脩云某甲所見秖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云這箇是監院房裏箇是典座房脩乃禮謝 莚提女經云恭談提婆問文殊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什麼却被生死之所流文殊云其力未充

萬楠迷頌進老分明到五臺脩師真箇入閩來維那

院主房相對說著令人雙眼開
天童覺頌豁落去依髙閑不羈家邦平貼到人稀岦岦
力量分階級蕩蕩身心絕是非是非絕介立大方無
軌轍
悅齋居士頌無情說法法中王一揑攤開滿十方露
柱燈籠齊鼓舞寒山拾得轉風狂
南臺守安和尚因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云寂
寂麼灊乃有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
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介菴朋舉此話連舉妙喜舉了喝一喝師云要識南臺
麼切忌寒灰燒殺人坐却白雲宗不妙要識妙喜麼有
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要識真德麼以手作

打令勢囉囉裡哩哩招何故妙舞不堪誇遍拍三臺須
是大家催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上堂云嵯峨萬仞鳥道難
通劍刃輕冰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
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道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
知音大陽今日也大無端矜重
丹霞淳頌不掛唇皮一句奇小林冷坐最慈悲須知此
道非傳授立雪神光已強爲
大陽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滿鉢傾不出
大地沒飢人
丹霞頌荊山美玉何須辨赤水玄珠不用拈罔象無
心黃帝重卞和有智楚王嫌

大陽頌云莫行心處路莫坐無處功有無二俱離
廓然天地空
天童覺舉此話云功勲消階級盡尊貴不知名威嚴莫
得近子退步而就父目轉身以合君正恁麼時如何體
悉機轉玉輪側妙叶正當風
大陽示衆云一句子當明隱照一句子當明全照
一句子當明叶照隱照不當機全照今時路叶照
物外身通明主中主
天童覺舉此話云叶照轉盡功隱照未度世全照不遺
機諸人若體悉得到恁麼分曉處許你是箇通身手眼
底衲僧其或未然天童錐劄去也釣盡滄波月一鉤月
低煙樹夜維舟寒雞料擻呼天曉笑對春風百草柔中

外表猶縱横自由志公不是閑和尚刀尺相將拄杖頭
汝州寶應省念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新婦
騎驢阿家牽 首山頌經
神鼎諲頌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張三與李四
拱手賀堯年從上諸聖揔皆然坐起終諳没兩般有問
又須向伊道新婦騎驢阿家牽
道吾真頌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
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海印信頌新婦騎驢阿家牽王老空中駕鐵船井底掛
帆風勢惡須彌頂上浪滔天
淨嚴遂頌牽去騎來路坦平尊卑老少若為明柳眉樛
臉頭如雪月暗星沉信脚行

天童覺頌新婦騎驢阿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堪笑劫
壺隣舍女向人嚬醜不成妍

又頌衲僧去頭真个自由運斧裏許没錐鈎輪扁斵工
不授子庖丁游刃無全牛

仰山偉頌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若人會得
顛倒處獨自騎驢不用牽

保寧勇頌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常
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真淨文頌新婦騎驢阿家牽低頭拈得一文錢十字街
頭拍手笑東村王老屋頭穿

又頌張顛不似首山顛不動毫芒百怪全猶得黃龍再
拈出四方明眼若為傳

雲門杲頌新婦騎驢阿家牽步步相隨不著鞭歸到畫
堂人不識從今嬾更出門前

竹庵珪頌阿家新婦兩同條咫尺家鄉路不遥可笑騎
驢覓驢者一生錯認馬鞍橋

白雲昺頌新婦騎驢阿家牽萬里滄溟駕鐵船拳若島
嶼分諸國縣歸星河共一天

牧庵忠頌柳惲江頭賣白蘋小風吹處曉煙輕漁翁坐
釣秋尋月離憶苕溪話舊情

悅齋居士頌新婦騎驢阿家牽解道方纔得一邊有箇
十成巴鼻子阿家騎後婦驢前

海會演上堂舉此話云大衆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
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楚王城畔汝
水東流
大覺璉頌楚王城畔水東流萬古朝宗去不休惆悵夜
來寒月上幾家歌管幾家愁
承天宗頌對揚有準豈虛施斷際全機獨讓師汝水波
心駕舟楫楚王城畔幾人知
薦福逸頌楚王古城畔汝水向東流爭競垂鈎幾人
能直鈎
蔣山泉頌楚王城畔水東流逐浪隨波早晚休雖有謝
郎生計在夜深明月上孤舟
海印信頌城畔東流水因風浪亦高江湖留不住到海
作波濤

眞淨文頌楚王城畔水東流樹倒藤枯笑不休好是自
從投子後更無人解道油油
妙智廓頌楚王城畔水東流大宋山河四百州金鏁慣
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讎
眞淨文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佛法大意門云春來
草自靑又僧問首山至汝水東流師云忽有人問汾陽
如何是佛法大意向伊道又爾不曉此三轉語有一轉
語可以作諸佛如來之法藥治一切衆生病有一轉語
可以作諸祖之秘開菩薩直截之要道有一轉語可以
作衲僧解脫大道場是禪者放身命處大衆若擇得出
如久客歸家若擇不出若行人失路喝一喝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菩提路師云此去襄縣五里

僧云向上事如何師云來往不易
投子青頌問路窮途擬進程綠楊鶯語送行人牌摽
五里向君說莫道當年不指陳
首山示衆云第一句薦得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
得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僧問和尚
是第幾句薦得師云月落三更穿市過
海印信頌退後未分倆未許頓超三句不爲奇幾回梁
上無尋處月落更深始見伊
天童覺頌佛祖髑髏穿一串宮漏沉沉箭傳箭人天機
要發千鈞雲陣燁燁急飛電个中人看轉變還賤則貴
貴則賤得珠因象兮至道綿綿游刃士牛兮赤心片片
心聞賁頌曉曉磽磽復悠悠月落三更未盡收合木和

捏穿一串從教屋裏販揚州
智門寬上堂舉第一句至自救不了云雙泉這裏即不
恁麼第一句薦得無有祖佛第二句薦得擗提祖佛第
三句薦得與祖佛爲師擗提祖佛與祖佛爲師即不問
作麼生是無有祖佛有僧纔出師便打
慈明圓上堂舉此話至自救不了師云道吾則不然第
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
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
坤失色日月無光汝等向什麼處出氣良久云道吾爲
汝出氣乃喝一聲卓拄杖而起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至自救不了古人恁麼道還究得
落數句麼蕩年又且不然第一句薦得踏著秤鎚硬似

鐵第二句薦得猫兒頭上雀兒糞第三句薦得長裙新婦拖泥走萬年恁麽道還免得落數句麽唱一唱云癡人面前不得説夢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十八

達磨第十四世汝州風穴延昭禪師嗣法

汝州寶應省念禪師

達磨第十四世鼎州德山緣密圓明禪師嗣

鼎州文殊應眞和尚

達磨第十五世汝州寶應省念禪師嗣法

汾州大子院善昭禪師　汝州葉縣歸省明壽大師

汝州廣慧元璉大師　襄州石門山蘊聰慈照師

達磨第十五世襄州清溪洪進禪師嗣法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

達磨第十五世復州北塔光祚禪師嗣法

明州雪竇山重顯禪師　潭州雲蓋山繼鵬禪師

達磨第十五世金陵淸涼文益禪師嗣法

金陵淸凉泰欽法燈禪師　金陵報慈玄覺導師

天台山德韶國師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

洪州百丈山道常禪師　宣州興福可勳禪師

達磨第十五世鼎州文殊應眞和尚嗣法

筠州洞山曉聰和尚

達磨第十五世福嚴雅和尚嗣法

潭州北禪智賢和尚

達磨第十五世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嗣法

舒州投子山義靑禪師　興陽剖和尚

達磨第十六世明州雪竇山重顯明覺禪師嗣法

天衣義懷和尚

達磨第十六世汝州葉縣歸省明壽大師嗣法
舒州浮山法遠和尚
達磨十六世汾州大子院善昭禪師嗣法
滁州瑯琊山慧覺廣照禪師　袁州南源楚圓慈明大師
筠州興教守坦和尚　舒州法華山齊舉和尚
達磨第十六世金陵清涼泰欽禪師嗣法
洪州雲居山道齊禪師
達磨第十六世投子山義青禪師嗣法
大洪開山恩禪師　郢州大陽山楷禪師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我不將小意
對闍梨
神鼎諲舉此話云若有問神鼎但向道此一問豈是小

意會麼首山大似擔水河頭賣神鼎只解就窩裏打艮
又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
首山因僧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
師云低聲低聲僧云如何受持師云切不得污染
投子青頌水出崑崙山起雲釣人樵父昧來因只知洪
浪巖巒鬧不肯抛絲棄斧聲
天童覺上堂舉此話云來問此經低聲低聲大千卷自
塵中出三世佛從口裏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空
無依兮谷不盈摩訶般若波羅蜜落日漁樵歌太平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云惟你一問
遷也
投子青頌末語難明迷悟情發言方表赤心人秖貪進

步求名玉爭信靈苗不受春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五九盡日
又逢春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冬去寒食一百五
投子青頌曰暮陰雲郊野深重陽到後菊花新不因西
嶠破外證爭得東山一帶春
首山示衆云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
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你若將問來問老僧在你脚
底你若擬議則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
浮山遠舉此話良久云說甚在脚底大悲不展手通身
是眼睛以拄杖擊禪床
首山因僧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
僧云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

神鼎諲舉此話云曾有僧問神鼎一毫未發時如何向
伊道白雲嶺上僧云發後如何曰澗下水流若是前來
兩轉語有可咬嚼東看西看若是神鼎這語如喫木札
瓦片相似實無滋味直是自覓自悟始得會麼天高東
南地傾西北
首山頌云端哉拙郎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開
著靴水上立端哉巧女兒攛梭不解織貪看鬪雞
人水牛也不識
竹庵珪舉此話云大衆這兩頌是說箇什麼是有巧拙
是無巧拙後來汾陽和尚見人不會又爲注解出哉拙
郎君汾陽道素[illegible]條然巧妙無人識汾陽道運機非面
目打破鳳林關汾陽道蕩盡玲瓏性著靴水上立汾陽

道塵泥自異咄哉巧女兒汾陽道妙智理圓勘揀校不解織汾陽道無間功不立貪看關雞人汾陽道傍觀瞥騰距爭功不自傷水牛也不識汾陽道全力能負不露頭角你看汾陽恁麼對來線去那裏錯行一步你無眼瞎了向語句裏尋他汾陽父子所謂釣去丈夫徒勞刻舟山僧也有一頌山僧底却易會只是難入汾陽底難會只是易入你參禪人子細定當看山僧道拙郎君巧女兒巧拙由來總不凝拙人常被巧人使只是拙人常不知巧人百拙作驢子拙人百巧騎驢兒輸機乃是等人法得便宜是落便宜也無巧也無拙箇中巧拙如何說以拄杖卓一下云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阿僧祇

晉山拈起竹篦子問僧云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且道喚作什麼

雲門杲頌背觸非遮護明明直舉揚吹毛雖不動遍地是刀鎗

竹庵珪頌爆起竹篦子如何便到家欲魔甞不會隨後便擊叉

無用全須黑漆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際羞殺檐底如何擔帶

雲門杲普說云室中嘗問禪和子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即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卜度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你便奪却竹篦我且許你奪却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即背你又如何奪更饒你道个請和尚放下著我且放下著我喚作露柱

則觸不喚作露柱則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
則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集有个舟峯長
老云某看和尚竹篦子話如籍没却人家財産了更要
人納物事妙喜曰你譬喻得極妙我直箇要你納物事
孫無從所出便須尋死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拌得命
方始死得死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便歡
喜喚你作賊漢便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古人道
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絶後再蘇欺君不得到這裏始契
得竹篦子話　又普說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
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擬議正當伊
麼時釋迦老子達磨大師雖有鼻孔直是無出氣處目
道遮一則公案着甚處還委悉麼遇貴則賤遇賤則

貴若向貴賤處著到更須買草鞋行脚始得所以道不
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做不可以寂
默通雖然如是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全放全收全殺全
活妙喜伊麼道也不離者箇消息云云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驢鳴狗吠

大覺璉頌驢子鳴狗兒吠南北喧天東西括地令人拍
手笑呵呵三箇椰[illegible]洒巴鼻
淨嚴遂頌目連來佛梵音相運盡神通不見邊誰悟驢
鳴并犬吠圖音落落示人天 洪琛僧問 護閩和尚

鼎州文殊應真和尚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師云黄河九曲

投子青頌問法窮因歸何處黄河透過碧波瀾須知雲

外千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
松源上堂舉此話連舉牧庵頌九曲那容眼眼看操舟誰解別波瀾文殊曾展回天手直得朝宗萬派乾師云牧庵恁麼道只具一隻眼
汾州大子院善昭禪師問首山百丈捲簟意旨如何山云龍袖拂開全體現師曰未審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言下大悟拜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心聞賁頌幾迴躍馬到凌煙不敢擡頭看內前今日驀然偷眼覷瑞光直透九重天
又拈奇特中更奇特夢中更夢易曉中更易曉難會中更難會諸人畢竟向什麼處見汾陽老子良久喝一喝云長蘆不可做他兒孫不得

汾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青絹扇子足風涼
薦福逸頌叢禪傑出鎮汾陽響走名馳振八方人問西來祖師意解云扇子足風涼
蔣山泉頌青絹扇足風涼斷際全機善舉揚月明巳映猿啼夜何處人間不斷腸
海印信頌祖意宗師先漏泄團團青扇足風涼禪人來曉童相問獨自悽悽過汾陽
上方益頌汾陽青扇價難酬為有風涼卒未休不見鹽官多少衆競争頭角覓犀牛
佛鑑勤頌風格團圓妙意涼等閑拈出示知音汗流浹

背當施手氣乘中宵便負心
青王謾道青綃扇子足風涼誰怕炎炎夏日長放去收
來只這是莫教辜負老汾陽

汾陽示衆云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汾潭云
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

琊耶覺頌汾陽拄杖子天下走禪流秋風急似箭春雨
潤如油

悅齋居士頌商海欋椰船上爇香若也未識日光火光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云此二尊宿一出一入半合半開
猶是干戈相待禍福所不然識得拄杖子霽月冷光在
指雲秋片殺

瑟嵒悅舉此話拈起拄杖云這个豈不是拄杖子那个

是沒行脚事復云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海印信上堂舉此話云大小汾陽淈淳拄杖子也不識
好與三十棒山僧與麼道也是久日棒來唇

又上堂拈起拄杖舉此話師云大小汾陽淈灅拄杖子
也不識好與二十棒山僧則不然拄杖子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在山為猛虎在水作蛟龍且道在山僧手中發
作什麼以拄杖卓禪床一下

蔣山元上堂舉此話云龍華道識得拄杖子正好行脚
何故既識得拄杖子而用行脚良久云青陽不剪霜前
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卓拄杖一下

大溈喆示衆舉此話乃拈拄杖云遮个是拄杖子那个
是行脚事直饒向這裏見得亦衲僧門下只是个脫白

沙彌若也不識且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
不定
湛堂宗拈古人恁麼有什麼交涉蔣拈拄杖云須是識
得這箇始得
妙智廓上堂舉此話云大衆古人大似為山九仞功虧
一簣育王則不然識得拄杖子正好買草鞋行脚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汾陽雖是開口見膽未免落在第
二頭驀拈拄杖云者箇不得喚作拄杖子衆撫掌
汾陽因僧問切急相投時如何師云天木中花蕚子
又問忽切相投時如何師云禪衆見留難
瑯琊覺拈有一轉語截斷天下人舌頭有一轉語能開
人眼目你若撿得出與你一條拄杖擲下拄杖

汾陽云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據坐但有來
者即便咬殺作何方便入得汾陽門得見汾陽人
瑯琊覺上堂舉此話云瑯琊者裏也有些子瑯琊有據
坐師子若有來者即便喪身失命作何方便入得瑯琊
門得見瑯琊人此兩轉語若是諸人還點檢得出也無
若點檢得出方名擇法眼若不如是且無安身立命處
雪竇益上堂舉此話通瑯琊拈師云此二尊宿可謂
以五十步笑百步仁王當門有據坐師子來者不動他
一莖毛亦不作方便便許入仁王門得見仁王人何也
彼自無瘡勿傷之然雖如是直饒有一个半个跳得
出也是死中得活以拂子擊一下便起
心聞賁拈要殺便休用入什麼門見什麼人然雖如是

且昔章頁汾陽

汾州因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云汝是行脚僧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云日出西方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云千里持來呈舊面如何是定乾坤底句師云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嗔師復云老僧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子雲峯悅拈此四句語被天下衲僧勘破

崇勝珙頌千里持來呈舊面當時一衆誰能薦須知古聖不虛言口是禍門何可僻頌正令行句

育王諶頌汝是初機行脚流南州打到北州頭草鞋跟斷還家後寧細思量始識著頌接初機句

又頌斗轉星移北作南西方日出會須諳衲僧端的如何辨辨得分明落二三頌辨衲僧句

又頌吾家正令擬行時千里來呈舊面皮昨夜二更何處覓刹竿頭上礼阿彌頌正令行句

又頌地久天長柔與剛剛柔何必更斟量北俱盧洲長粳米任你人人取性空頌定乾坤句

又頌行人記取攀時踢去拳來合自知好手手中誇好手得便宜是落便宜頌汾州後語雲峯悅拈

心關貫頌綿綿不墜一條真坐斷歸來氣愈高八表四夷歡至化自然雨順更風調頌定乾坤句

東林總拈驗則驗矣爭奈有箇人不肯寳峯令曰對大衆前敢別汾陽四轉語如何是接初機底句云舞底醉盡光爛爛如何是辨衲僧底句云天台榔標累鮮被如

何是正令行底句云戴金鍱腹三千里如何是定乾坤
底句云人間天上一般看復云汾州與麼驗天下衲子
寶峰與麼辨海上禪流
雲門杲舉此話連舉大愚芝拈至衲僧勘破一本云雲峯悅拈
師云諸人要識大愚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松源上堂舉此話連舉雲峰悅拈師云二老漢滿口含
霜總跳不出薦福有一條活路要與諸人共知
汾州因僧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師云青天也須
喫棒僧云未審過在什麼處師云堪作雨時不作
雨好晴天處不晴天
薦福朴上堂舉此話云尊不横推理無曲斷古人雖則
全機據令要且勞而無功何故不見道力役不如逢時

如今或有人問青天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只向佗道長
鯨已駕浪頭飛一聲雷振清飈起喝一喝
汾州葉縣歸省明壽大師因僧問不落諸緣請師
道師云着
蔣山泉頌蓄檥村石人鳴爆爆韓信功勳誰與同轉頭
折了連雲閣
葉縣問僧日暮投林朝離何處僧云某甲不曾學
禪師云入地獄如箭射 明教寬代鑰匙 存和尚手[illegible]
大洪恩拈雖靈山授記也未必如斯遮僧對面相謂可
惜放過葉縣老婆心徹底無用處以理推之直教盡未
來劫永墮無間獄中何似列在三條椽下蕎[illegible]回
葉縣因僧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今日施設師

云有你瞎驢漢在僧云恁麽則打破弄琵琶師云
捺胷放屁聲
雲峯悅云然則一期倚勢欺人而奈事不孤起葉縣老
人失卻一隻眼還有人點撿得麽你若點撿得出雲峰
分半座與你老點撿不得良久云横按鏌鎁全正令大
平寰宇斬癡頑
葉縣因李文和都尉請谷隱石霜與師三尊宿陞
座末後師繞擲座取拄杖就牀拗折擲地便下座
文和公曰老作家手段終是别師云都尉也不得
無過
介菴朋舉此話云好諸禪德葉縣省用釼刃上事擬議
則沒交涉文和公具擇法眼舉起便知落處二老漢以

心相知故道相見即不無若是臨濟宗旨則未夢見在
敢問諸人且作麽生是臨濟宗旨喝拄杖卓一下
汾州廣慧元璉大師問念和尚學人親到寳山空
手回時如何念云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
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念曰汝會處
作麽生與我說來看曰只是地上水碙砂也念曰
汝會也師便礼拜
雲門杲拈你道念和尚還肯他廣慧也無若道肯他何
故不與一棒若道不肯他何故不與一棒有人於此道
得妙喜與你一棒
廣慧因僧問如何是廣慧劒師云竹竿頭上耀
紅旗

崇勝珙頌竹竿頭上曜紅旗簫鼓爭迎後擁隨眼裏真
珠手裏玉千年松遠歲寒枝

襄州石門山蘊聰慈照大師因僧問如何是古佛
心師云踏著秤鎚硬似鐵云畢竟如何師云明日
向你道

雲峯悅頌踏著秤鎚硬似鐵驟驢禪和猶未瞥三家嶺
上大雲主云月長天降大雪

竹庵珪頌踏著秤鎚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眼開依
舊枕頭邊明眼衲僧莫饒舌

仰山偉舉此語云仰山即不然踏著秤鎚難辯別不是
烏龜不是鼈若人得大用石人須腦裂

石門云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

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
裏我有鈎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
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
用鈎即是用錐即是遂有頌云正當十五日鈎錐
一時息更擬問如何頭日又出

智海清舉此話云諸禪德古聖意作麼生還會麼天
高地厚都來秖在掌中日暖月涼究竟不離腳下所
以諸佛於前於後生滅皆是爲著聖者有住有離鈎
錐並爲增語然雖如是正當十五日又作麼生良久云
三足麒麟入海心雲間片月從中出

雲門杲舉此語云悅表三玄三要扶豎臨濟正宗須是
德山人始得雖然如是雲門即不然十五日已前諸佛

本來曾坐十五日已後諸佛本不曾滅十五日已前你若離我這裏我也不用鈎鈎你一任橫擔拄杖緊悄草鞋十五日已後你若住我這裏我也不用錐錐你一任教折拄杖高掛鉢囊且道正當十五日合作麼生乃云十五日前後鈎錐徒兩爲今朝是十五正好用鈎錐且作麼生開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石門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云東村王老夜燒錢

介庵朋頌東村王老夜燒錢火裏烏龜出洞天千眼大悲看不透衝煙和雨過山前

空叟和尚頌曰前無異路信手斫方圓眉毛横眼上鼻孔大頭懸 此錄并舉僧問洞山和尚生死海中以何爲津濟師云竹盡不難殺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行脚時參西院居常自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也無一日西院遥見召云從漪師擧頭院云錯師行三兩步院又云錯師近前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師云從漪錯院云錯師休去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師當時便行住後謂衆云我當初行脚時被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發足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

雪竇顯頌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著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謂當初悔行脚錯錯西院清風頓消鑠復云忽有个衲僧出云錯雪竇錯何似天平錯

圓悟勤頌把纜放船㡾柱調絃遠水不救近火短綆那汲深泉天平老大忩草為切錯悔行脚大地茫茫愁殺人眼裏無筋一世貧

悅齋居士頌三錯平分兩家中間一錯互交叉將心明去都成滯信手拈來落下差

首山念拈擬天平作恁麼會解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天平因僧問如何是天平師云七凹八凸

投子青頌今古天平大險生七凹八凸少人行雲邊脫兎知何在落日飢鷹空自鳴

明州雪竇山重顯明覺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云千峯寒色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

雨滴嵓花

蔣山泉頌千峯寒色雨滴嵓花直下會得眼裏添沙獵獵霜天八九月海門風急雁行斜

石佛宗頌乳竇明前問本源當機誰解辨來端千峯寒色凌霄漢剔起眉毛子細看

法真一頌千峯寒色冷堆青雨滴嵓花眼眼明若問个中端的意休將鸚鵡作鸎聲

無為子頌千峯寒色事如何雪上加霜凉漬多若還雞陽吹暖律嵓花應不待春和

石佛宗拈此个公案諸方紛紜散林落落或云對揚底眼或云付他階頭要見雲竇猶未可直是千峯寒色作者猶迷雨滴嵓花非君境界鳥飛兎走錯會者

名鷓鴣啼在深花諸人何處摸揉
雲竇示衆云義出豐年儉生不孝於衲僧門下是
放行是把住若人道得老僧分半院與伊住
圓悟勤舉此話云雲竇病多諳藥性經効始傳人箇中
或有知豈知儉知放行知把住底亦何必分半院與伊
住燒香發願只圖他早有箇院子住使當甚滋味且免
得窮廝煎餓廝炒
雲竇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四衆圍遶又問如何
是涅槃師云雙林樹下復云便是劍背鐵舌漢也
穿語會不及
白雲昺頌往衲迷規聽驢趁隊祇許我知不許你會
又拈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

雲竇示衆云諸人要知真實相為麽但以上無攀
仰下絶已躬自然常光現前个个壁立千仞
雲峯悅拈雲竇與麽為人入地獄如箭射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雲竇與麽道教小兒順朱即得
怨還張顛出來把頭髻顛罵打个ノ丶定是討精魂不
見藹孚又且如何濃將紅粉傳了面滿把真珠蓋却頭
不識佳人真面目空教人唱小梁州
雲竇頌話云威音王已前無師自悟是第二句還
我第一句來自代云掃土而盡
寶林本舉此話云好諸仁者宗師一言半句誠謂耀古
騰今雖然如是稍違於人他且會將無作有山僧這裏
也有稜是穿過爭人今日不惜眉毛與你諸人頌出雙

林第一句舉常不吐露爲你不仙陀不究爲君舉良久云舉即舉了也且道什麼人要恁麼也來會切不得錯下名言

雲竇示衆云見一則瞎汝眼知一則醫汝眼醫生則天上人間瞎却則三頭六臂或若辨得許爾十字縱橫

圓通秀舉此話云既是醫生爲什麼天上人間既是瞎却爲什麼三頭六臂山僧則不然醫生則長連床上伸脚打睡都莫以道爲懷瞎却則朝走三千暮行八百且道還有得失也無良久云可知禮也

潭州雲蓋山繼鵬禪師示衆云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久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雲門杲舉此話云徑山即不然高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此錄云道吾）

空叟和尚上堂舉此話連舉大慧拈師云二大老一人釘樁搖櫓一人把纜放船保壽即不然也無高也無低也無富也無貧天堂地獄苦樂皆均要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開堂謂衆曰山僧本欲趓避嵩賢又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今日出來為他分析時有僧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師便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師云過在我殃及你

大愚道指爲衆竭力禍出私門　雲峰悅拈這漢一期
與奪也似光前絕後及乎撥著又却龍頭蛇尾如今莫
有爲清涼作主底麽　天童覺拈這僧若是箇漢出來
便與掀倒禪床不唯自已有出身之路亦免見祖禰不
了殃及兒孫

金陵報恩玄覺導師聞鵓鳩子鳴乃問僧是什麽
聲云鵓鳩聲師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
法輪

崇勝珙頌鵓鳩之聲繞一伸莫謗如來正法輪顏回德
行窮居巷夫子文章厄在陳厄在陳夜行誰是不疑人
但得陽和不擇地自然海角亦逢春

東禪齊拈上座道是鵓鳩子聲便成謗法什麽處是謗處

若道不是還得麽上座且道玄覺意作麽生

報慈因僧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未生時如何
師云隔僧曰只如情未生時隔个什麽師云稍子
你未遇人在

天衣懷頌古人一隔納僧命脉欲識一貫兩箇五百
海印信頌燒却連雲栈閣打破似鐵散開若非韓信大
難大難君下見大鵬展翼蓋十洲投窓之物空啾啾令
人却憶維摩老天上人間莫可傳
淨嚴遂頌江南兩浙海南船把柁張帆知節拍隨波逐浪
幾時休撒手到家頭已白
智海頌隔青天無雲轟霹靂叢林衲子如稻麻不知幾
个仙陁客

無為子頌情未生時隔金毛多失色狐狸門外走縱橫
笑殺叢林老禪客

瑯瑘覺云報慈不妨入泥入水撫納僧門下遠之遠矣

天台山德韶國師在衆時問龍牙云天下不能蓋
不能載此理如何牙云道者合如是師云再乞垂
示牙云子向後自會去在師不諭其旨尋遊臨川
至淨慧法席以偏涉諸方倦於叅問但隨衆而已
一日因僧入室次淨慧開示其僧師聞之忽然省
悟

智海清頌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裂破虛空雄雄絕對寒
山放舊見豐干普化搖鈴尋布袋叅玄人須慷慨著鞋
由來明大藏龍牙尖上現全身且道者猶疑在緊垂

依衆下臨川凝涉諸方心已倦心已懲屏蔡之間忽醒
快節鬚落盡獨歸來蘇公不下單于拜

韶國師因僧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
後於蓮花臺上現本身為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
子本來身師云大家見上座問僧云恁麼則大千
同一真如性師云假饒似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
調中

牧庵忠拈大衆要會麼曾因藏拆還父母分明方見本
來身所以道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只如諸人每日
普請般土扛木且道是本來身父母身若道是父母身
則辜負本來身若道是本來身又辜負父母身且道畢
竟如何忽有人出來道兩个作如何對他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問二禪客上座近離甚處
云都城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
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
理則住不會即去二人無對

雲門杲代和尚護某甲不得某甲亦護和尚不得復云
即今莫有道得相護句者麼若也道得許汝說得金剛
圈吞得栗棘蓬

洪州百丈道常禪師有時上堂衆纔集云喫茶便
下座有時上堂衆纔集云珍重便下座有時上堂
衆纔集云歇便下座後來自作一頌頌此三轉因
緣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
君未徹

薦福古擧此話云常和尚從往多用此時節因緣接人
罔測涯涘後來又自作一頌云云大衆只如常和尚作
此一頌且道見處如何還知得失否要會麼據他三度
上堂時節恰似箇好人後來作此一頌恰如西上雕兩
行字若是通人達士擧起便知後學初識難爲揀辨若
僧與汝從頭註出百丈有三訣賊身已露喫茶珍重歇
贓物出來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大似捉賊判事然
雖如此諸仁者若具擇法眼方能證明如或邪正不分
可謂顢頇佛性更須博問覽良可惜虛生浪死

雲門興福可勳禪師頌云秋江清且淺白鷺和煙
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

五祖戒擧此話云諸上座什麼處不是法眼何處不足

清涼然雖如此祖師且不恁麼甚嘆傅大士孫勸亦不
少　晦堂心舉此話云明明舉唱明明剖露三十年
後莫尋覓人好
徑山杲舉此話云從荒草不須討爲甚麼如此不識大
哥妻元來是嫂嫂
介庵明舉此話云古人恁麼告報大似徐六擔板只見
一邊若是南禪即不然秋江清淺時白鷺和烟鳥良哉
觀世音正要入荒草何故尋覓裏驀然撥得一箇半箇
出來嗣續吾宗也不可知然雖如是要知南禪爲人處
麼以手掐口作譁譁聲云祭
　筠州洞山聰和尚因僧問既是泗州大聖爲甚
　楊州出現師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蔣山泉頌白日西沒逝水東流千兵易得一將難求金
剛嶺上青松老無限行人失路頭
悅齋居士頌無錐無地未爲貧月白霜清愁殺人二十
五輪留不住至今無處頓箇身
　澧州禪智賢和尚除夜示衆云年窮歲盡無可
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
野菜羹大家與諸人圍爐向榾柮火唱村田樂何
謂如此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更被他人喚作郎
下座歸方丈次有一僧揭簾喚和尚縣中有公人
到此師云作什麼僧云句和尚納皮角師把頭帽
擲放地下其僧近前便拾師扭住云捉賊捉賊僧
以頭帽覆師頭上云天寒還和尚頭帽師呵呵

大笑（僧云好偈上座被師問如何 還曰道喝中新貴一訣僧過）
心間直須有箇省覺有箇無業無偏殷勤着靈地相與送殘
年要不能再舞與千古令人憶北禪轉步機前論殺活
遼天鼻孔一時穿
竹庵珪舉此話云大衆你看他明眼宗師隨分露些子
自是不同你今時人只管逞知逞解逞驢唇馬嘴爭人
負我以合頭相似語句印可若宿作禪福甚那裏到得
恁麼田地山僧這裏也不要露地白牛與你喫也無工
夫炊香米飯煮野菜羹供養你也不共你向爐邊燒榾
柮火伴你閑坐從教你諸人倚他人門傍他人戶卻與
你說些子臘月三十日眼光落地底禪且要諸人各自
覓去生念死辦家事免見臘月三十日未有去處手脚

忙亂以拄杖卓一下云還會麼天堂地獄門相對無限
輸龍擊不開
介庵朋舉此話云此禪客出世安生這條性因長須撥點
將來二俱有過此禪若露地白牛未免惹辭若是能仁
又且不然也不要露地白牛只將箇鐵酸餡與諸人分
歲皆也咬嚼得破百味具足滿口馨香甚或咬嚼不破
也須照顧牙齒莫逢起峯云諸人要這箇作什麼還有
人道得麼試出來道看有麼有麼既無能仁不免自賣
自買去也畢竟如何一生受用不盡應會麼若也不會
要聽一頌鐵箇被毛撞出來奪禪機把未心灰皮穿骨
露古休歌不把宗乘作證猜
舒州投子山義青禪師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諱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僧云如何是相付底事師曰金因遶地月得照耶陽者僧云恁麼則入永見長人師曰祇知神主興那辨楚王心隨段以拂子敲禪床

丹霞淳頌珊瑚枝上玉花開風遞清香徧九垓勿謂乾坤成委曲韶陽曾見聽州來

投子示衆云若論此事如鷺鷥雪中不留其跡羚羊掛角那覓其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直饒王膺若立須威音路外轉頭問答言陣乃玄路傍提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乃遲疑不勞相見

丹霞淳頌水澄月滿道人愁妙盡無依類莫收劫外圓

偏　絲劉路不萌枝上辨春秋

興陽剖和尚因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靜覿面相呈事若何師云妙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僧云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云似鶻提鳩君不覺御樓前驗始知真僧云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師云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教點額痕

天童覺頌絲綸降詔令分寰中天子塞外將軍不待雷驚出蟄那知風遞行雲機底聯綿兮自有金針玉線卯前悟隣兮元無鳥跡蟲文

天衣懷和尚擧教云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師云一錢鈍眼空花亂墜若未消不出門知天下事窮若猶盡始知庵內事不見庵外事

法眞一頌 醫得生病眼見空花醫瘥花亡絕點破庵內不知庵外事為餘嗜酌一甌茶

上方益與遊庵內人不見庵外事此一段公案自古今叢林未見有一人斷得分明今法雲為諸人批判且問諸人為什麼庵內人卻不見庵外事為復是合卻雙眼不見為復是閉上門子不見為復見而已見為之不見為復本無知見為之不見若也定當未得不免令拄杖再為諸人說破乃拈起拄杖良久召大眾云說則不無誰為聽者若云擔鉢有耳文殊猶在半途若道無說無聞空生未為斷絕且道庵內人不見庵外事還公案畢竟作麼生斷以拄杖子卓一卓云餘俟案後施行放

天衣起杉山請初入院上堂云二十年樂慕此山今日且喜因緣際會山僧亦到此山身先到此山及乎到來杉山卻在山僧身內

慈受頌 移身換步若為云天衣不惜眉毛幾箇知今日若明當日事打破日輪鶻鶴啼

天衣因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云衣穿骨露

擊破香臺眼

法眞一頌 骨露皮穿衣服穿夜深塵破香臺眼頂門不具如瞬揚眉宜商量未語相禪

天衣上堂云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

法眞一頌 寒鴈高飛冷雲飛影落寒江不自知江水無情何所行於影類亦如斯

慧覺因僧問鴈過長空至之心意旨如何師云事向無
心得又頌鴈過長空豈遺影影沉寒水水無心但能休
得無心處不用無心道自深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懷禪師
是則是者一絡索從什麽處得來山僧不是披毛覓縫
洗垢求瘢要得諸人大家知有豈不見道直得乾
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
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敢問諸人作麽生是全提底
時節袖中拈出鐵如意擊碎珊瑚撑月枝
　舒州浮山法遠和尚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云八十翁翁輥繡毬僧云恁麽則一句迴
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云李陵元

　是漢朝臣
投子青頌月裏無根草山前枯木花鴉回鈔案後秥
杵落誰家
又拈水深魚穩葉落巢疎
　浮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平地起
骨堆
投子青頌嫩草踈耕徑山泉帶碧流文曲要滑
永烈士恥莊周
　滁州瑯琊山慧覺廣照和尚問舉和尚近離甚處
舉云浙中師云船來陸來舉云船來師云船在甚
處舉云船在步下師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麽生道
舉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便行師御問侍者

這僧是何人侍者云舉道者師遂去且過堂見問莫便是舉師叔麼莫怪某甲適來相觸忤舉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師云恁時舉云我在浙中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秖如此何得名亘宇宙師乃作禮曰慧覺罪過

海印信頌漁翁蕭灑任東西蘆管橫吹和不齊夜靜月明魚不食扁舟卧入武陵溪

雲門杲頌奪得驪珠即便迴小根魔子盡疑猜拈來拋向洪波裏撒手大家歸去來

竹庵珪頌官路無人獨自行兩家公驗甚分明路傍偷販私鹽客草裏藏身過一生

雲門杲舉此話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二大士驀

劉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際心髓若非徹證向上巴鼻出常情正眼未免作得失論量或者道舉公前來一一援實秖對耶耶末後不合作佛法道理是杜撰處或若道耶耶被舉公道个杜撰心中疑惑即時倒戈卸甲遂說留舉公答決此事謂之坐參一犬吠虛千猱啀實盡由主法者智眼不明濫觴宗教疑誤後人殊不知二大士激揚若日月麗天龍象蹴蹋決非跛驢盲者之事并諸酬難又焉知宇宙之寬廣耶余嘗室中舉此話問學者你還肯耶耶此語否曰不肯何故不肯曰不合作佛法道理余復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曰查渡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你還肯雲門此語否曰肯肯者云何曰雲

門無佛法道理余曰師家問處一般學者答處無異你
為什麼肯一不肯一潭者佇思余遂棒打出復召其僧
且來且來其僧回首余曰你若作麼會帶累我也是箇
瞎漢其僧便禮拜曰今日方知瑯瑘與峯公非常情可
測予曰你看者瞎漢亂統又打喝出云云

瑯瑘因長水座主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
地師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主於
言下大悟

淨嚴遂頌當明不犯體全彰進步剛然要論量妍醜只
因逢古鏡迴頭滿面負慚惶

天童覺頌見有不有翻手覆手瑯瑘山裏人不落瞿曇
後

佛鑑勤頌因風吹火徒為妙借手行拳未足多清淨本
然隨口道忽生大地與山河

圜悟勤頌相異勞接指相喏諾潑水塵撲大地收花闈

世界不起一模般出絶功勲向裏撥開大旋門

海印信拈先行不到末後大過

白雲演拈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尊者恁麼問瑯瑘恁麼拈還曾
識得山河大地也未且道鶻年為人眼在什麼處已過
聞者識請辨看（此緣舉楞嚴會上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瑯瑘覺拈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日長夜短諸人還省麼青天復青
天打失髑髏前看看日又過當教人少年

瑯琊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此去城中七
里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切忌下河澡洗
海印信頌去城七里非三六靈利衲僧數不足豈知牧
笛與巴歌聲聲盡是胡家曲
瑯琊示衆云進前即死退後即亡不進不退落在
無事之鄉何故如此長安雖樂不是久居
雲門杲舉此話云賒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瑯琊示衆云有一轉語截斷天下人舌頭有一轉
語開人眼目你若揀得出與你一條拄杖
心聞賁舉此話云瑯琊已是不輕分付山僧今日與他
明辨驀拈拄杖卓一下云要識截斷天下人舌頭一轉
語麼只這是復卓一下云要識開人眼目一轉語麼只

這是還有分曉向這裏見得底麼若也見得兩手分付
君見不得別換條章
袁州南源楚圓慈明大師因僧問鬧中取靜時如
何師云頭枕布袋
海印信頌頭枕布袋要眼得自由任他人物鬧猍猍麁衣糲
食猶嫌合誰肯挨祭日出頭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踏著不嗔僧云如何
是道中人師云肩駄背負
蔣山泉頌踏著從來不解嗔肩駄背負與何人故園咫
尺須歸去休佐長安陌上塵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一畝之地三
蛇九鼠

空叟和尚舉此話云一畝之地三蛇九鼠物是定價錢是足數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水出高原乃作頌水出高原也大奇禪人不會眼麻𥊍若也未明泥水句燈籠露柱笑哈哈

智海逸頌慈明謂水出高原天下禪僧定似煙只聽濤聲來耳畔不知流落那峰前

崇勝珙頌水出高原色猶且寒皆云見佛誰辨來端洗耳非易飲牛更難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瀾

慈明因僧問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云有年無德又問楊岐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岐云西天人不會唐言又問晦堂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堂云寒無被蓋

海會端頌天高地迥人難見水闊山重不易論萬古人風吹不入西天人不會唐言（此錄只舉楊岐問答）

心聞賁擧此話云這三句中一句如白玉無瑕一句如風生古澗一句如箭穿石虎你若辨得許你親見祖師

慈明因楊岐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師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岐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便喝岐亦喝師又喝岐亦喝師連喝兩喝岐便禮拜

白雲端示衆舉此話云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峯頂上握手向千峯頂上相逢

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道有頌云他人住處我
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
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
了也有眼底莫錯惟好珍重
竹菴珪上堂舉此話云大衆雖然養子方知父慈饒人
不是弱漢慈明楊岐雖然有守家同時之機且無守家
同時之用你諸人要會麽驀拈拄杖卓一下云玉帳夜
嚴兵似水朔風卷地塞雲黃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二人父子比如弄璞不觧其手不
踏其地不住茲亦無玄妙个裏如何眼眼唱一喝
蓉春僚因僧問楊岐問慈明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
時如何明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意旨如何師云

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進云慈菴道兩家漆桶失却
鼻孔又作麽生師云要且拔臨濟不起進云昔本和尚
恁麽道還得也無師云老僧更是不柰何進云慈庵
只知他人失却鼻孔不知自家落盡眉毛師云那裏是
他落盡眉毛處進云特地一場愁師便喝進云若非父
子至親爭得赤心片片師云上座又錯會了進云楊岐
道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慈明便喝又作麽生師云總是
漆桶見解進云楊岐云好喝慈明又喝楊岐亦喝慈明
連喝兩喝楊岐便禮拜又作麽生師云三生六十劫僧禮拜
筠州興教守之和尚上堂云大家相聚喫莖虀若
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
松源頌殺活全機覿面提大家相聚喫莖虀後生不省

這箇意旨在打野榸
妙智廓上堂舉此話云這老漢當時若知有衲僧轉身
句汝等諸人未拈掇一箇笑何故不見道勢力不到處
何聲謗向西
　大愚芝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鉅解秤鎚
蔣山泉頌鉅解秤鎚靈飛電轉左搖右擺七片八片有
時落地尋人行千眼大悲看不見
保寧秀頌鉅解秤鎚七片八片達磨西來只得一半那
一半留與後人盤旋
雲門杲頌問佛如何是宗師即便酬秤鎚并鉅解言外
度迷流
竹庵珪頌鉅解秤鎚渾似鐵大愚老子重饒舌水流潤

下大虻生雲在嶺頭明不徹
悅齋居士頌蝱蘊得雲雨鵬鷃在秋天挂在屋壁上不
直半文錢
保寧秀拈鉅解秤鎚七片八片蒼龍著灰頭上面刀
拈拄杖云提變今日權衡在手你諸人尋常道我右
眼半斤右眼八兩且道老子鼻孔多少良久云
莫謾定盤星須承銖兩處
　舒州法華山齊舉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蘆
　芽穿膝
佛印信頌信手拈來如擊霆金鱗大用疾如風激行一
句通消息後夜夜常在亂峯
　法華示衆云三世諸佛口掛壁上天下老和尚如

何指手作諸人他日如何舉山僧恁麼道大似又
日禪牀瘡

竹庵珪舉此話云舉道者大似抱贓叫屈自把持縣投
衙山僧今日據款結案有條攀條無條攀例唱一唱攤
下拂子

洪州雲居山道齊禪師因法燈問道來有人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老僧向伊道不東不西藏主作
麼生師云不東不西燈笑云恁麼會又爭得師當
時莫知其旨至晚再伸請益燈曰他家自有兒孫
在師於言下頓然契悟乃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
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使用恰好

大洪恩頌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平生活

計剎那中東頭買得西頭賣

保寧勇頌西來祖意不東西簇馬春深花樹芳多少行
人空悵望青山孤負白雲低

智海清禪師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看他藏主向
自己衣單之下攤開乾坤法燈老為甚轉求人
直得渾身是水且道畢竟得力處畫文作麼生良久云
南宗北祖皆如此天上人間更問誰擊禪床

大洪開山恩禪師因投子青和尚問一塵即無涯分
何有法之量情作麼生會師依舊拳法祇對青云
須是自悟始得師後因捧水洗面忽然大悟

淨嚴遂頌體露分明絕點瑕塵中法界量無涯無邊剎
海毫端上凡聖都如病眼花

大洪上堂拈起拄杖云得自天台絶比倫從來無葉
又無根有時扶過斷橋水幾度伴歸明月村然雖
如是也不得放過擊禪床一下

丹霞淳頌此杖不從天地得登山涉水承渠力如今擲
向乱峯前免致叢林爲軌則

郢州大陽山楷禪師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云金鷄夜棲無影樹峯巒纔露海雲遮

丹霞淳頌等閑應問豈安排一句全提隱顯該薄霧依
依稑古徑孤峯終不露崔嵬

大陽因僧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
事師云滿舡空載月漁父宿蘆花

丹霞淳頌星流水國夜燃燈月印江天明似鏡隱顯無
私位不該挾備擬動成偏正

禪門拈頌集卷第二十九

禪門拈頌集卷第三十

達磨第十七世袁州南源楚圓慈明大師嗣法

洪州黃龍慧南禪師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

達磨第十七世筠州興教守芝和尚嗣法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

達磨第十七世天衣義懷和尚嗣法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

達磨第十八世袁州楊岐方會禪師嗣法

舒州白雲山海會守端禪師

達磨第十九世舒州白雲山海會守端禪師嗣法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

達磨第二十世蘄州五祖法演禪師嗣法

雲居圓悟克勤禪師

達磨第二十世黃龍靈源惟淸禪師嗣法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

達磨第二十一世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嗣法

育王介諶和尚

東土應化聖賢

洪州黃龍慧南禪師有三轉語示學人云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人人盡有生緣處那箇是上座生緣處遂成都頌生緣斷處垂驢脚驢脚收時佛手開為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

海印信頌潜問生緣真俗氣生緣斷處豁無為二途不

謗如何也八十婆婆學畫眉

我手何似佛手天上人間稀有直饒怒不恁麽也似枷上著杻

我脚何似驢脚甚爲林僧指卻昔年瘡病未痊如今又遭毒藥

直得文殊我手何似佛手難覆誰辨好醜若非師子之兒野干謾爲開口

我脚何似驢脚隱現千差萬錯欲開金剛眼睛看取目前善惡

人人盡有生緣處認著依前還失路長空雲破月華開東西南北從君去

天衣懷頌曰昂頭角出雲端擁清風天地寒壁立三

關高且險探玄遊子透還難難幾何般佛手生緣若爲會儀淵元是海中山

淨慈本頌相逢不免問生緣一句當鋒音最玄達磨少林遺隻履卻吞葱嶺不虛傳

又頌欲透宗門向上關須明佛手并驢脚黃金不使假金裝莫認醍醐爲毒藥

景德曠頌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颭風濤 後住香城山

又頌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别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峰影漸長

又頌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爲君舉猫兒偏解捉老鼠

雪溪益頌人人有箇生緣何須盡要窮原若問若僧生
處茄枝香滿南園
我手何似佛手從來有指無袖有時閑向人前不覺露
出雙肘
我脚何似驢脚寒來須要襪著莫教踏著泥水和鞋一
時濕却
揔頌波渺渺水邊邊黃龍山下起三關無限舟沉淺瀨
幾多船翻深灘唯有漢翁不管醉來一任天寒
佛眼遠頌佛手驢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饒恁麼知
之我儂亦未相許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
慈航朴頌佛手驢脚與生緣宣德門前令已傳龍山畢
竟無人識盡道汾陽的骨孫

介庵朋頌我手何似佛手展開滿天星斗收來天地潛
藏用處鳥飛兔走
我脚何似驢脚乾地都歸掌握卷舒自在縱橫一任時
人卜度
人人有箇生緣觸處八穴七穿堪嗟劍椿搖櫓不解陸
地撐船
悅齋居士頌我手何似佛手寄語商山四友不如耐些
霜寒休纔人閒五斗
我脚何似驢脚若是蹣跚並蹩諸佛六道四生一切不
得染著
生緣是何處護前三兩步坐且搭肩頭直出三門去
無盡居士頌黃龍老漢語三關二月春風料峭寒佛手

不親驢脚似江西會裏著生謾
隆慶閑因黃龍問人人盡有生緣處閑梨生緣在什麽
處師云晨朝喫白粥而今肚又飢龍云我手何似佛手
師云月下弄琵琶龍云我脚何似驢脚師云鷺鷥立雪
非同色龍云汝若伊麽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云只要
無事龍云旣是無事何須剃髮師云若不剃髮爭知無
事龍云伊麽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師
云是何言歟龍云元來是箇伶俐衲子師云也不消得
龍喝一喝師拍一拍便出去
林間錄云南禪師居積翠時以佛手驢脚生緣語問學
者答者甚衆南公瞑目如入定未嘗可否之學者趨出
竟莫知其是非故天下謂之三關語晚年自作偈三首

今只記其二曰我手佛手齊舉禪流直下薦取不動干
戈道處自然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皆契無生
直得雲開日現此道方得縱橫雲蓋智禪師嘗爲予言
曰昔吾再入黃蘗至坊塘見一僧自山中來因問三關語
兄弟道曰如何商量僧曰有語甚妙可以見意我手何
似佛手曰月下弄琵琶或曰遠道擊空鈴我脚何似驢
脚曰鷺鷥立雪非同色或曰空山踏落花如何是生
緣處曰某甲某處人時嚴之曰前塗有人問上座如何
是佛手驢脚生緣意言汝將遠道擊空鉢對之耶鷺鷥
立雪非同色對之耶若俱將對則佛法混濫若揀
擇對則機事偏枯其僧直說無所言吾謂曰雪峰
道底

雲門杲到資福請上堂舉香城順和尚頌此話云黃龍老和尚有箇三關語要捉老鼠廣鐵英禪師因見此頌乃曰好則好新恐學者作無事會去師云誠哉是言山僧今日也有箇頌子黃龍此語蓋天地從來縝密不通風後昆隨例承其響惣道貓兒解捉鼠鐵資福法孫乃廣

黃龍示衆云有五種不易一施者不易二化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受供者不易五且道第五不易者是什麼人良久云斷時翠嵓真爲首座藏主問第五不易者是誰真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翠巖和尚舉此話至良久云嚮着語云錯又舉翠嵓真語着語云錯師乃云錯錯彼錯醍醐毒藥三十年後切忌舉着

黃龍示衆云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時如何黃檗勝禪師云猛虎當路坐

雲門杲頌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擬如何著甚死急

竹庵珪頌猛虎當路坐遮莫騎底過不學紫胡老便打劉鐵磨

黃龍因僧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且道有什麼過師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僧云學人未曉再乞方便師云大庾嶺頭笑却成哭

心聞賁舉此話云黃龍是即也是爭柰公案猶在山僧不惜手段爲你翻看乃以拂子擊禪床云還聞麽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跳

雲門杲頌金剛圈栗棘蓬玄沙三箇痛石蛋一張弓直截為君說新羅在海東

竹庵珪頌楊岐老人鎖口訣萬里長城一條鐵砑牌禪客如到來不動金鎚腦門裂

楊岐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三脚驢子弄蹄行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湖南長老

保寧勇頌前步高兮後步低動頭搖尾三隻蹄過鬧市人東西湖南更有須菩提

雲門杲頌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攧殺黃幡綽

竹庵珪頌三脚驢子忒殺好長放後園教喫草等閒牽出向人前踢倒湖南長老

心聞賁頌踏斷程途到別峯依前蹉過不相逢弄蹄驢子無三脚突殺楊岐錯指蹤

介庵朋頌剝下人皮露出狗頸三脚驢子可貴可賤

竹庵珪拈鞭影未施徒汗血遲遲何處覓龍駒

雲門杲上堂僧問楊岐一頭驢為甚麼只有三隻脚師云你少喫水草進云恁麼則覿面相呈更無回互師云且莫詐明頭進云既是潘閬倒騎歸為甚麼攧殺黃幡綽師云非汝境界進云爭奈即今何師云且莫莽鹵者僧進云恩大難酬便禮拜師乃云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攧殺黃幡綽妙喜三十年前底註脚

今日被這僧勘人天衆前花擘一上不同小小直得楊
岐和尚指手呵呵大笑山河大地萬象森羅一時起舞
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證明所以道處處真處處真
塵塵盡是本來人直饒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却身
作麼生是堂堂正體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
人已畢云云

又普說僧問昔日僧問楊岐至弄蹄行未審意言如何
師云天上天下俱蹤迹進云只如威音王已前是什麼
人騎師云威音王已後是什麼人騎僧擬議師便喝乃
云威音王已前三脚驢兒踔跳威音王已後楊岐老人
絕消息既絕消息却因什麼三脚驢兒踔跳若也茶欺
明得方知威音王已前三脚驢兒果然踔跳若明不得

楊岐老人一生受屈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雪屈一句喝
一喝云洎合寺險

松源上堂舉此話云大小楊岐被者僧崖倒

楊岐在九峰受請陞座罷九峰勤和尚把住云今
日喜得箇同參師云同參底事作麼生峰云九峰
牽犁楊岐拽杷師云正當伊麼時楊岐在前九峰
在前峰擬議師托開云將謂同參元來不是

天童覺頌一枚杷一犁鋤平田淺地且相隨恰到飢時
無草料激開頭角便東西老楊岐老楊岐盡道從來解
弄蹄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洞庭
無蓋

覺範頌洞庭無蓋陳穀法身趙州貪食牙齒生津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新長老不荅話僧曰恁麼則大愚的子臨濟兒孫師云放你三十棒

海印信頌三級浪高游魚謾進點額空迴自招悔悟忽尓風雲會遇時霹靂一聲輕驀迅

雲峯示衆云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唇吻離却咽喉一句作麽生道若道得坐斷天下人舌頭若道不得法輪門下有粥有飯

心聞賁頌松逕裏邊山半伍石牆頭上草初蒔入門不見雲游侶鳥在紫荊花下啼

雲峯因僧問如何是心地法門師云不從人得僧云不從人得時如何師云此去衡陽不遠

雲門杲舉此話云雲門即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看脚下

雲峯因僧問巔山嵓崖還有佛法也無師云有僧云如何是巔山嵓崖佛法師曰糊猻倒上樹

雲門杲舉此話云若人信受奉行一生參學事畢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示衆云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覰破如今玉石難分只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

雲門杲舉此話云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睛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點照之徒思量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若口叮嚀恰似樹

頭風過

舒州白雲山海會守端禪師示衆云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草蓋却且道作麽生得汗出去良久云自有一雙窮相手

不曾容易辦三臺

雲門杲上堂擧此話至蓋却師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決定可信瓊樓玉殿被一莖草蓋却莫被他熱謾徑山恁麽道爲已得一回汗出者説若未得一回汗出者切不得疑着

白雲頌曰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

竹菴珪擧此話以手摩頭云出家也未

雲門杲示衆擧此話喝一喝云猶有這个在雲門即不然他人住處我亦住他人行處我亦行瞥喜瞥嗔無理會新羅夜半日頭明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試定當看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每叫云屈屈僧問和尚屈个什麽師云如今不屈更待何時

佛眼遠頌盡力不柰何按牛頭喫草若無錦繡文難以論嘉藻

竹庵珪拈顛狂柳絮隨風去輕薄桃花逐水流

五祖展手問僧云何故喚作手

佛眼遠頌何故喚作手衲僧難開口擬議自顛頂可憐大蒙斗

又擧此話代云瞎我大殺　竹庵珪拈川菩苴

五祖因僧問如何是臨際下事師云五逆聞雷

雲門杲頌五逆聞雷曾參顏回一粒豆子爆出冷灰

竹庵珪頌從來五逆怕聞雷不似大蟲看水磨孤峯頂
上要同行十字街頭還共坐

五祖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肥從口入

心閒背循牙根爛嚼眞彌勒腹裏橫吞老釋迦大地虛
空皆得飽這回不到貧檀家

五祖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露胸跣足僧云如何
是法師云大赦不放僧云如何是僧師云釣魚船
上謝三郎

雲門杲擧此話云此三轉語一轉具三玄三要四料揀

四賓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若人
揀得許你具一隻眼

五祖因僧問古德道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
箇什麽字師云鉢囉娘

空叟和尚頌東山老漢放癡放乾纔開臭口便見鄉談

圜悟勤拈云迅雷不及掩耳

五祖出隊歸示衆云出隊半箇月眼不見鼻孔尖
却祖師禪拾得箇骨董且道向甚處着一分奉釋
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

雲門杲出鄉歸上堂擧此話云徑山法孫出隊八十餘日
鼻孔常與眼睛相見亦無祖師禪可失亦不曾拾得骨
董旣無骨董則無以奉釋迦牟尼佛亦無以奉多寶佛

塔畢竟得箇什麼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圜悟克勤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口是禍門
雲門杲頌口是禍門雷激雷奔沙婆竭出海震動乾坤
竹庵珪頌的的當陽句明明背後路着靴人喫肉赤脚
人趂兎
　圜悟示衆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
通身是口説不着通身是心鑑不出通身即且置
或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
説無心作麼生鑑若向這裏撥得一線路便與古
佛同參且道參什麼人
雲門杲擧此話云惜乎便山當時不在若在點一把火
照看這老漢面皮厚多少即今或有傍不甘底出來道

和尚也是普州人又作麼生即向他道西天斬頭截臂
這裏自領出去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
　　事師云天旱爲民愁
心聞賁祈雨上堂擧此話云諸禪德還知落處麽忝盡
山川風雲吐出江河日月能爲暗能爲明能爲陰能爲
陽能該括衆妙無有遺餘能包含萬類不露形品無出
是這天旱爲民愁一句莫爲默然變作龍自在王菩薩往十
方世界興雲吐霧扶電掀雷扇清涼風洒甘露雨使焦
者潤渴者涼枯者榮死者活而這一句子本不曾動本不
曾移本不曾知本不曾覺還委悉麽無限蒼生待霖雨
不知龍向此中蟠

育王介諶和尚舉示三句云一句如碓觜生花一句如寒江月落一句如花開錦上

心聞賁頌錦步障間移鳳輦金明池裏送龍舟凌波曲無人會只有明皇暗點頭

東土應化賢聖

生法師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

雲門偃以拄杖空中點云阿耶耶又敲板頭云作聲麼僧云作聲門云者俗漢又敲板頭云沒什麼作聲

黃龍心示衆云敲空作響誰是知音擊木無聲從旁側耳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起識不相知箇中無背面象王行處狐兔絕蹤水月現前風雲自異到這裏乾坤收不得宇宙不知名千聖立下風誰敢當頭道諸仁者

應是從前活計所作施為會與不會一時掃却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

崑山元上堂舉此話拈拄杖擊繩牀一下云不是擊木無聲又以拄杖向空中打一下乃云不是敲空作響諸仁者若作聲色話會辜他教外別傳更以棒喝商量正是執指為月兩路葛藤與你一時拈却這裏還有目覷雲漢底擇客麼無妨出來露箇消息良久云射虎不逢真飲致千鈞弩拋下拄杖便歸方丈

僧肇法師云夫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予則謂之不然何者放光云法無去來無動轉者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必求靜於諸動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動以求

静故雖静而不離動然則動静未始異而惑者不
同

心聞賁頌娘好無言粉淚乾水邊籬下怯清寒南枝未
用爭先發留待殘冬帶雪看

靈源清舉此話云肇法師却道予則謂之不然是何意
行令朝既遭點破方知無處藏身何也避得青君逢赤
帝風光潜透骨毛寒

傳燈錄云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僧云不敢
或曰肇法師有物不遷義是否僧云是或人遂以茶盞
就地撲破曰這箇是遷不遷僧無對法眼代附掌三下
肇法師云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無
形真空無名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為万法之
根源作天地之大祖

保寧勇舉此話云肇法師大殺盡力道未道得一半何
故若教摩騰門下滿目生光祖師門下未夢見在且道
祖師門下別有什麼長處乃云有智人前莫說無智人
前莫說

金陵寶誌公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
沙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雪竇顯云一對無孔鐵槌
法真一頌五蘊山頭古佛堂拈香擇火好承當何須向
外求賢聖終日無非是道場
悦齋居士頌月盈月缺怨生棗潮去潮來到海同雪竇
無端心大切强將欄柄綴虛空
天童覺拈寄歷八十翁翁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且道利

害在什麽處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此錄李志公語古來精粗濮举孟湛語古奇怪八十翁翁云云

圓悟勤拈終日焚香擇火不知焚香擇火

育王諶拈此二人一人將橋皮爲火一人將火爲橋皮

檢點將來可謂四雙八隻育王道終日拈香擇火不知

火裏蝍蟟吞大蟲

婺州善慧傳大士見梁王不起其臣問曰大士見

王爲什麽不起大士云法地若動一切不安

投子青頌梁國令他魏國愁渡江投水暗隨流雖然寸

土居無動爭奈雙林樹半秋

又拈安邦定亂實假良臣立法明宗須憑作者然投機

不妙過犯彌天力用不全化風減半若據將高就下則

枯木重陽若盡令雙趺則哀同萬里

傅大士頌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

誌公頌法身無相爲空手色身有把鋤頭若識步行

來往意眞隨逐轉名爲牛眞心喻水常寂妄體爲橋

橋自流眞心不動喻身動正是橋流水不流

思大須剎那無常即空手爲除煩惱把鋤頭定慧雙修

步行意不離法界騎白牛六度爲橋牽牛過諸行無常

是橋流法性清淨猶如水本來寂靜水不流

雲門偃舉此話至騎水牛師云是你從向北騎一頭水

牯牛到遮裏乃拈起拄杖云不見道千頭萬頭到這裏

但識取一頭

智海逸上堂舉空手把鋤頭師著語云瞞語步行騎水

牛師云夢言人從橋上過師云乱走橋流水不流師云眼花山僧即不然空手没鋤頭步行不騎牛人從橋上過水從橋下流參　雲居元上堂舉此話云諸人揔從諸方騎一頭水牯牛來還識也未若未識得山僧有箇尋牛底法今日不免布施大衆尋牛須訪跡學道要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既然尋得作麼生養山僧有箇養牛底法更為諸人說破尋得牛來心自忘欄中林叟問青黃春山春日生春草閑對深雲卧夕陽直饒你識得尋得養得也落第二月

法眞一舉此話連舉雲門拈師云一頭在甚麼處

海印信上堂舉此話連舉雲門拈師云大衆還識自家水牯牛麼適來聞打鼓騎上來小閒參退騎下去然雖如是切莫犯人苗稼參　雪峰了上堂舉云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乃拈拄杖云遮箇是水那箇是橋這箇是橋那箇是橋上過底人遂召大衆云行行莫攔我路

黃龍清上堂舉此話云作麼生會要知不是古人言道好歸堂喫茶去　雲門杲上堂僧問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時如何師云鱉走入油甕裏進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云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進云只如傳大士向魚行酒肆裏接人未審和尚向甚麼處接人師云向一切處接人進云未審接得幾箇師云只你一箇深稱不會乃云空手把鋤頭飯裏有巴豆步行騎水牛蹴著脚指頭人從橋上過蹶殺多少人橋流水不流却較些子若恁麼提得去方信道彌勒眞彌勒分身

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柏梓宗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傅大士是即是要且拗直為曲
山僧向你道六月上伏八月中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松源上堂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黃
河水逆流人從橋上過猛虎當路坐橋流水不流佛祖
是仇讎
傅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便於座上揮案一下便
下座武帝愕然誌公問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公
云大士講經竟
雪竇顯頌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當時不
得誌公老也是恓恓去國人
薦福逸頌遠別雙林事有因金陵明主兼仁人良哉高

座登臨次一擊瓊函若土塵
聽受頌大士講金剛揮案成註脚一丸療衆病不假驢
馱藥
崇勝珙頌梁皇請講誠勤意大士登視實可論點尺一
聲經已竟剩頌何曾入膠盆
海會端拈傅大士與誌公被梁帝一狀領過
法眞一拈傅大士已是葛藤誌公老又與他重下註脚
諸人樂聞麼良久云兩段不同
傅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
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
處秖這語聲是
悅齋居士頌倒立三叉路橫眠十字街驀人端的處孰

不上鈎来
玄沙拈大小傅大士秖認得箇昭昭靈靈
玄覺徵且道他認不認若認他又是補處彌勒不可認
也若不認玄沙又恁麽道不可徒然
雪竇頌擧欲識佛去處師云三生六十劫末後一句天下
衲僧跳不出直饒口掛壁上漢別有一竅勘過了打又
云玄沙也是打草蛇驚
嚚嵓蓋拈認與不認來年更有新條在擾亂春風卒未
休　薦福懷拈誰有單于調擬取假銀城良久云曾被
雪霜苦楊花落也驚来
智海逸上堂擧此話云是什語話山僧試下註腳看夜
夜抱佛眠如蝨如蛭朝朝還共起似蛭似蝨行坐鎮相

隨蝨蛭語默同居止關一不可毫釐不相離蝨須
蛭食如身影相似蛭假蝨趨欲識佛去處蔵竄孔穴只
這語聲是師乃喝一喝云諸禪德且道山僧喝作什麽
良久云喝他雙林傅大士雲黄山裏失猫兒雙溪岸頭
誘蛤蚧見伊顛倒是以罵之別則無事歸堂喫茶
香山良上堂擧此話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露柱裏踏
跳烏頭撥却汝眼睛出漆桶来
保寧勇上堂擧此話云大衆傅大士此之一頌古今不
墮一切人知向此嚌地者亦多錯會者不少玄沙云大
小傅大士只認个昭昭靈靈洞山聰云你且道衲僧家
日裏覷富驕也無此二尊宿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
須信壺中別有天保寧亦有一頌要眠時即眠要起時

即起水洗面皮光喫茶濕却觜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
起呵阿呵呵囉哩囉囉哩便下座
傳大士頌云勸君一識取心王萬事畢六塵堆裏
拾得來歷劫元來未曾失
長靈卓舉此話云大小傅大士失却了也何故曾經大
海休誇水除却梁不圍愍是村
杜順和尚法身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
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
蔣山元頌君看杜順詩祇是言我壯病多諳藥性撰出
開方狀
又因僧請益乃註懷州牛喫禾東涌頭疫益州馬腹脹暴養金毛
天下覓醫人靈龜殿巂灸猪左膊上黃安溥訟

五六
老夫

智海逸上堂舉此話云諸方老宿咸言盡善盡美殊不
知這漢蹉蹉蹉蹉夢中說夢智海即不然懷州牛喫禾肚
皮似鼓服尾血脚跟膝錢角在頭上參
香山良舉懷州牛喫禾云眼裏無筋益州馬腹脹云隈
坑落壍天下覓醫人云倒走三千灸猪左膊上云禍不
單行
又上堂舉此話云此是杜順和尚當時熱發了狂言寱
語後來宗師不識好惡却唆作法身頌逆說法身無形
無相平等一如總似與麼壞滅宗徒有什麼救處既不
然又作麼生良久云禍不單行
智海清舉此話云杜順和尚乃是文殊菩薩化身如今
却變作一頭驢子了汝等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頭

上是天脚下是地風和日暖水洋雪融乃召云諸仁者分明公案現成切莫無繩自縛

靈源清上堂舉此話云要會麼前人減量編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以拂子擊禪床

竹庵珪上堂舉此話云杜順和尚是文殊應身却有些子衲僧氣息而今禪家流打入法身邊去所謂莫奮先德喪我兒孫後來慈明和尚見人不會復有四轉語懷州牛喫禾何必世界益州馬腹脹蟻銜[illegible]走天下覓醫人驢頭馬角灸豬左膊上畫虎成貍雖然恁麼下語脚正是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東林亦有四轉語懷州牛喫禾復云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復云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復云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復云灸豬左

〔拈頌二十〕

驀上大衆老禪甚處下註脚雖是殘羹餿飯三十年後有人悟去也不定

心聞賁上堂舉此話云杜順和尚夢裏指覺起來摸索不見不覺擺頭磕額端的也有箇甚臭頌子舉似大衆

一雨一陰風未和春殘一不快囊消磨桃花墮已隨流水空使劉郎惆悵多

南嶽慧思和尚因誌公令人傳語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師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

法雨岳頌一口吞盡三世佛吞則任吞吐不出既得背題萬字背圓月

法真一頌曰親煙霄卧白雲不知山下有亂擲從何更

有衆生度三世如來一口吞
淨嚴遂頌生佛名殊體不殊吞來吞去漫區區浮塵廓
散日當午一點靈光爍大虛
五祖戒拈更說道理看　玄覺徵且道是山上語山下
語　雪竇顯拈有什麼屎臭氣　瑯琊覺拈驗人端的處
翠嵓芝拈思大秖見針頭剎不見鑿頭方
芭蕉徹拈要進一步又云雖是入泥入水幾人搆得
天聖泰拈思大只知開口寶公平地喫交
佛印元雲居辭衆上堂云雖然衰老百無堪自利何如
去指南寄語聽泉猿鶴道大千都是卧龍庵且道庵內
人爲什麼不見庵外事憶得誌公至何處更有衆生可
度師云大小思大已入在誌公穀中了也何謂既有諸

佛可吞豈無衆生可度然雖如是香臭大肚皮漢也難
得　海印信上堂擧此話連擧瑯琊覺拈又擧明和尚
拈若不是思大泊被誌公愛下山來師云永安即不然
大小思大被誌公驀發使下山來孫
上方益拈思大開大口即不無要且被寶公一搯直得
藏身無地若也辨得海上橫行
曹溪明上堂擧此話云勘破了也諸人且道誰家被勘
破去家被勘破明眼衲僧試請斷看當時忽若有人憶
麼問曹溪只向他道自小精麤身已老見人無力
下禪床雖然如是他家自有兒孫在
慈受上堂擧此話云思大德說話只知開口關口不覺舌
頭長既有諸佛可吞豈無衆生可度若是山僧即不然

自四月十六下俞山或 山路上行或野店頭宿也不見諸佛可吞為什麼如此但知飢來喫飯渴即飲水困即喫茶亦無衆生可度為什麼如此只為人人具足个个圓成蝦蟆蚯蚓項佩圓光白牯狸奴骨頭萬字今日來到慧林院裏與人相見且道與古人說話是同是別會麼不勞久立

慈航朴上堂舉此話云恩大和尚只知開口閉不覺舌頭長既有諸佛可吞豈無衆生可度若是个通變底向者裏轉身吐氣隨處入作遇緣即宗敲唱雙行主賓互顯豈不是大丈夫之所當為拈起拄杖云還見麼鐵作一尋非等閑壁立千仞須攀躋

妙智廓上堂舉此話云訥么外揚家醜未免喪盡門風

恩大不護口門已是隨寮圍續廬山今日又且不然忽有人問何不下山教化衆生自視雲漢作麼却向道雲有出山勢亦無投轄聲

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陁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雲門杲拈而今來獲旋陁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若見以何為驗若不見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只憑麼念過却成剩法矣

又曾說舉此話云如今說與人若是不曾入得般境界剗地不信何故智者自是陳隋時人與釋迦老子相去二千年如何因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便於

法華三昧中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猶復是謾人耶是假說耶此事唯證乃知難可測須知妙音今日說法與釋迦老子在靈山會上說法無異與智者大師在南嶽證得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亦無異真實證者必不相甚未證者一似說夢所以道過去一切劫安置未來今未未來現在劫回置過去世以為?三昧一?印定更無透漏無去無來無前無後云云

文殊問無着近離甚處着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着云末法比丘小奉戒律殊云多小衆着云或三百或五百着問此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着云多小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

頌說

明招頌廓周沙界聖伽藍滿目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佛眼迴頭只見翠山巖

雪竇顯頌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清涼多小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大覺璉頌前三三與後三三且問均提作麽語一拍迴頭是多小崐西鐘鼓過山南

薦福逸頌積翠千峯倚半空龍蛇凡聖混其中箇中凡聖知多小前後三三數莫窮

翠嵓真頌前三後三是多小大寡光輝明皎皎迴頭不見解空人滿目白雲卧荒草

東林揔頌聖者由來不可陪相逢相問豈安排三三前後輝今古一句無私振九垓

法眞一頌無著文殊不易逢相逢各自問家風清凉海衆知多小前後三三數莫窮

佛鑑勤頌前三三與後三三便是文殊對面談若向箇中云會得不須更用問瞿曇

育王諶頌三三何必分前後一一當頭細度量即放即收全主伴何妨到處是清凉

心聞賁頌七花八裂不成團前後三三作麼觀昨夜月邊倫眼聽沉香亭北倚欄干

翠嵓芝拈文殊道前三三後三三作麼生會要會麼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

佛眼遠上堂舉此話云大衆無著遠遠遊五臺禮拜文殊及乎覩見要且不識誠實苦哉是故明招雪竇有頌

云云大衆此二頌道古徹今于美則美矣要且不見文殊山僧今日爲諸人頌出乃云青山門外白雲飛綠水溪邊引客歸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大慧杲上堂舉此話云徑山當時若見即向他道和尚如此住持極是不易

密庵傑舉此話師乃召大衆云或三百或五百置之勿論只如文殊道前三三後三三如何話會良久云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文殊提起玻璃盞子問無著南方還有者箇麽著云無殊云既無將什麽喫茶著無對日晚求宿殊云你有執心不得此宿著云某甲無執心殊云汝受戒多小時著云二十夏殊云大好無執心乃令

均提童子送出寺云適來和尚道前三三後三三
是多小童子召云大德著迴首童子云是多小著
又見化寺無額遂問童子此寺名什麽童子以手
指金剛背後云看看著迴首化寺乃隱
大覺璉頌提起玻璃問有不言無何物作茶甌當時陳
老如逢此一摸令教粉碎休
智海逸頌自別南方㦯路岐要茶處處用玻璃如何恰
到清涼手問著元來揔不知
洞山代無著無對處但展手云有無且置借取看箇看
得不
又舉日暎求宿至子云是多少云欲覲其父先覲其子
曹山代云父承大士接鈒為什麽處在一麼

長慶稜代云若假麽擬客勸主人
瑯琊覺拈若也是去可謂虎口裏橫身若也不是去移
舟看水勢擧棹別波瀾　長蘆賾拈請仁者大小無着
向文殊面前納敗闕當時若問將什麽喫茶但云謝大
聖重重相為又問汝受戒多小時也但云曾經走却幾
人來若能如是親見七佛祖師既乃未然只是草裏漢
無着至臺山一日廊下見一老人問大德近離何
處無著云近離南方老人云聞說彼中出木槵數
珠還將得來否無著云好者即無麁者有一串老
人云借看得麽無着度與老人老人便隱不見
大覺璉頌摸㮊無着滯他途言下非明本神珠麁底將
來誰肯要舉頭爭得見文殊

無着一豐干去五臺逢一老人問莫是文殊否曰豈
有二文殊師遂作禮忽然不見
趙州代云文殊文殊　潙攝懷拈無著只有先鋒且無
殿後老ノ若不隱身去有什麼面見無著
佛陀波利尊者去禮拜文殊路上逢一老人云尊
者從什麼處來尊者云從西國來老人云還將得
佛頂尊勝經來不尊者云不將得來老人云空來
何益尊者却迴西土
大覺璉頌西土迢迢十萬程空來何益甚可嗟莫言彼
利無尊勝東震流通是底經
大陽安拈當初下得甚語得見文殊不迴西土乃云但展
兩手似伊

瓛瓚和尚云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要心
傳
蔣山元上堂舉此話良久云若要心傳直待驢年
圓悟勤拈若老漢纔行水闊徧還不小然雖如是个中或
有解忘緣能絕慮者出來道作麼生是心傳若也會得已
傳了也若會不得心即且置畢竟是那个一言歸堂歇
去
天台豐干因寒山問古鏡不磨時如何照燭千云
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山云此猶是不照燭更
請師道千云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
心聞賁拈云荊山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纇
具眼者試請辨看

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山却將茄串向一僧背上
打一下僧迴首山呈起茄串云是什麼僧云這風
顛漢山却向傍僧云你道這个師僧費却多小鹽
醬隮䶊䶢劉作
大覺璉頌華着時全不顧却道風顛多乱做茄子須知
硬又生費盡儂家幾鹽醋當時若是个仙隨迴首報寒
山當時小喫窮君恥
恍齋居士頌第二文殊莫覓他覓他添箇眼中沙豈于
老漢非饒舌千古喃喃一串茄
真淨文上堂舉此話云諸禪德拾得訂維那實語費鹽
醬多那為當別有道理明眼衲僧試出來斷看一為衆
决疑以曉未悟二表自已参學辨其是非令地重說葛

藤貶剝古令不為好手有歷若無老僧為你决疑去也
直歲若苦苦退両三留得寒山拾得總分付却掃地底
教掃地燒火底教燒火諸寮兄子莫令空過饒若豐干
到來老僧為伊斟過蕐院維那與座直歲更須要知寒
山拾得娃箇什麼若也不知異日他時惣遭伊把鼻孔
領過喝一喝
翠嵒宗拈當時傍僧若能更道得箇風顛漢寒山便見
隱身無地
黄龍清上堂舉此話云寒山秖知着僧費却鹽醋又知
自已拋撒更多大衆且道什麼處是他拋撒良久云十
方遍界成狼藉今日収來五味全
慈受上堂舉此話云當時會些不辨玉石難分自古至

今黄龍替他説破莫不頭頭總能處處打開云云
廣靈祖因名茹庵上堂舉此話云若僧故掌殊不審來
由當時若見是寒山便好以名串劈胸搥云衆務之處
不得相玩且寒山祇知臍前不能顧後若僧擬議即時
推放火中云未欲活埋且就火葬諸人爾時堂中端然
踞坐恣意飽飧須是箇箇咬著始得若咬著去也四事
供養敢辭勞萬兩黄金亦銷得若咬未著明年更有新
條在攪亂春風卒未休

寒山頌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
聽聲逾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黄老十年歸不得
忘却來時道

黄龍心室中舉此話次僧問作麼生是來時道師指香
爐曰看寒山來也見麽僧曰好个香爐師曰慚愧師又
問是你適來從什麽處來僧曰寮中來師曰從寮中來
底如今是記得是忘却僧曰只是自已更説什麽記忘
師曰將謂失却元來却在　又拈好言語只如十二時
中行住坐卧是記得是忘却試斷看

寒山偈云我聞釋迦佛不知在何方思量得去處
不離我道場

黄龍心舉此話云是什麽思量釋迦老子在甚處識定
當看

天台拾得一日掃地次寺主問你因豐干拾得故
名拾得你畢竟姓个什麽拾得放下掃箒叉手而
立寺主再問你畢竟姓个什麽拾得拈起掃箒而

去寒山逕見便起云蒼天蒼天拾得云作麽生山
云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哭笑而去
大覺璉頌拾得來姓誰出叉手立時猶更覓掃條拈起
遇同音蒼天哭了無人識東家立助哀感傍鄰瞪目如
癡騃忽然滴泪淩滄須解使風濤打龍窟出
明州布袋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放
下布袋叉手而立又問秖此別更有在師拈布袋
肩昏而去
蔣山泉頌拈起即行放下便歇瞎聽阿師弄巧成拙佛
意祖意寧知裙子綸衫百結有時獨立苦誰是知音歸
去來兮一天明月
布袋常在街頭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什麽師

云等箇人來僧云來也師遂於懷內取一橘子度
與僧擬接師乃縮手云汝不是箇人
崇勝珙頌等人是橘固非輕某甲伸拳恐未明縮橘藏
囊如不會非君且莫亂縱橫
布袋頌云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
時人自不識
無盡居士頌百億乾坤百億身分身百億入紅塵釋迦
衣鉢傳何代難足山中鈍殺人
佛印元上堂云百歲光陰夢幻身年年修福莫因循要
逢彌勒龍華會識取龍華會裏人秖如龍華會裏人作
麽生識遂擲拄杖云不見道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
億時時示世人世人皆不識若於者裏識得所謂不斷

煩惱便證菩提不出輪迴即成圓覺若也未會世事似藤纏柜樹待君身倒始應休

南明泉上堂舉此話乃拈起拄杖云彌勒大士在山僧拄杖頭上揚眉瞬目說妙談玄諸人還見麼你諸人不薦却倒騎佛殿歸雙林寺裏去也卓拄杖一下

雲峯悅上堂舉布袋和尚常於鬧市倒囊中物拈起問衆人云這箇是甚麼衆無對袋自取乾魚片舉起云這箇是兜率陁天底又取乾菓堀舉起云這箇是彌勒內院底一日廊下端坐談笑而化後莆田縣令見之於南閻說偈曰彌勒真彌勒云俱不識師云看看彌勒古佛面門放光射我這裏見麼見麼若也不見一夜落花雨滿溪流水香

隆慶閑上堂舉此話云汝等十二時中還見彌勒麼若也不見可謂自輕而退屈隆慶不免為諸人說破行時行見坐時坐見語時語見默時默見如斯說話忽有箇明眼衲僧跳上繩床拽向地下云即今行也坐也語也默也且道彌勒在甚麼處也許與具半隻眼若無三十年後鼻孔遼天要須悟去始得拍繩床

天童覺舉彌勒真彌勒師云拶破面門分身千百億師云築著鼻孔時時示時人師云高著眼時人皆不識師云當面諱知師復云懸虛布袋欄街截巷直是無迴避處還辨得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黃龍心拈說什麼俱不識乃拈起拂子云元來却在者裏塵塵剎剎一見撩起便行

真淨文上堂擧此話拈拄杖云還識麽千个萬个但識
取這个擲下拄杖
慈受上堂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師下禪床行數
步却上座云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你若識得焦山
今日失利
曹溪明上堂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脚瘦草鞋寛
眉麤面皮黑說什麽圓光一尋身真金色爭似佛小林
九年面壁知不知識不識枇花滿地空狼藉
松源上堂橫按拄杖擧此話云是汝諸人還識得也未
見之不取千載難忘遂擲拄杖
昔有一老宿自結夏後並不爲師僧說話有一僧
歎云我秪恁麽空過一夏不望和尚說佛法得聞

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云闍黎莫嗔速若論正因
一字也無道了扣齒云適來無端恁麽道隣壁有
老宿聞云好一釜羮被兩顆鼠糞汚却
智海逸頌一夏調和一釜羮傳語猶未許爭衡莫言汚
了無人見隣壁禪翁隻眼明
玄覺徵云且道讚嘆語不肯語若是讚嘆爲什麽道鼠
糞汚却若不肯他有什麽過驗得麽
雪竇顯拈誰家鍋釜無一兩顆
靈源清擧此話云二老宿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秪
如這僧道不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他恁
麽道是會不會叅玄要具知方眼好向言中辨古今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

庵乃教示童子朝昏禮儀其童子既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儀然怪見遂問阿誰教汝童曰堂中上座老宿尋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什麼心行這箇童子養來二三年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使裝假去黃昏雨淋霧地被他趁去

法眼徵云古人恁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老宿云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將來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云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更買草鞋錢行脚三十年

瑯琊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古德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德云屎頭上面又問古德如何是清淨法身德云絲毫不掛

淨慈本云諸高德且道此兩則語是同是別然則塵中不染丈夫兒且作麼生會良久云殺人可恕無禮難容喝一喝

菩提庵(在梅山南)主自見南泉後嗜在深山養性庵內有一桶蜂子或要蜜以杖打桶三下蜜便自出取爲常每一日有僧問庵主爲復道德所感蜂子會人言語庵主以杖打桶三下其僧因此有省

淨嚴遂頌大梅正令就中嚴蜂蜜三斂不敢潛採得百花成蜜後到頭辛苦爲誰甜

肥田庵主住庵三十年秖使一箇砂盆一日被僧打

破主命曰懷砂金其僧前後買還主皆隨手擲却
云不要這箇還我舊底來
明招舉此話云當恁麼時作麽生祇對免被他覓舊底
師代但展開手云和尚退後撿點
淨慈本舉此話代當時但地上畫一圓相云莫怪遲滯
古德因僧問一去不來時如何德云辜恩漢僧云
一去却來時如何德云知恩漢
育王諶云恩雖知要且不報或有問顯寧一去不來時
如何鬚從今日白一去却來時如何花是去年紅
古德因僧問曹溪路上還有俗談也無師云六祖
是盧行者
天童覺頌直下無窠窟不用求奇特皓玉本無瑕雕文
喪君德
昔有兩僧各住庵旬日不會一日相見上庵主乃
問多時不見在什麽處下庵主曰在庵內造箇無
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欲造箇無縫塔子就師借
取樣子可不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也西日攝山庵主
法眼云且道借伊樣不借伊樣
大宋太宗皇帝因夜夢神人請陛下發菩提心帝
至曉問左右街僧菩提心作麼生發僧無對
雪竇顯頌魚畏龍顏上釣遲捕鮫歌月明歸盡光爍
爍鑑金殿天上人間更有誰
知非子頌夢發菩提感聖情當時緇侶不能明却思
老扶唐帝云路跳盧顏上行

雪竇顯代賓請今古宗開
智海逸代指願弘通
大宗皇帝因入寺見僧看仁王經帝云既是寡人
經因甚麽在卿手裏僧無對
悅齋居士頌此事承當也大難供通依實不堪看相如
若不誑秦王趙璧如何得出關
知非子頌仁王之經法王之詞堯舜垂衣無為而為徧
天徧地舉世奉持彼上人者日用不知
雪竇顯代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智海逸代一人有慶
昔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
曰行者小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

某甲唾法師無對
潙山大圓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
仰山代法師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
我無行者處來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龐婆拈梳
子插向髻後云回向了也便出去
慈受頌龐婆移轉髻邊梳一段風流舉世無萬事但將
公道斷維那不用筆頭書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女子送飯
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伊麽如何庵主云枯
木倚寒嵒三冬無暖氣女子歸舉似婆婆云我
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發起燒却庵

介庵朋頌檢盡三千條貫真無情罪可斷除非些外凌遲不用差官定驗

竊庵僧舉此話云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條上座家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召大衆云這婆子洞房深遠水泄不通便向枯木上糝花寒崖中發焰箇僧孤身迥迥慣 洪波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點撿將來敲枷打鏁即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伊歷提持意歸何處良久云一把柳條收不得和風搭在玉欄干

禪門拈頌集卷第三十